叢書集成續編

別冊

一二〇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二〇冊目錄

文學類

文總集

四明文徵十六卷（卷十一—十六）……清　袁　鈞輯　四明　一

國朝古文選二卷……清　孫　澍輯　古棠書屋　二二一

國朝麗體金膏四卷……清　馬俊良輯　藝苑　二七一

瀛南文略四十七卷（卷一—十七）……清　袁文揆輯　雲南　三九三

清鄞袁鈞陶軒輯

陳著

奉化縣州記

黃唐疆理天下至周之職方而大備降而秦而郡縣隨時沿革勢也元貞改元朝廷以諸縣地產民稠者升而州中下其等明之奉化爲戶五萬而贏爲下官視州設員七明年月正元旦宣授達魯花赤察罕公知州事李公柄勅授同知星燦判官趙公秉李公居安省授吏目臧涓鄭元均各以其職視事既而以記屬余謂吾夫子

之言爲政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聖賢格言如日月如金石斷斷乎其不可易也教化者本獄訟徭賦末也蓋教化行習俗美獄訟將自簡而徭賦又易易耳夫然則吾畢事矣況仕也以義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皆可行志最爾之魯有周禮在雖齊之大莫能抗蜀雖僻遠文翁以經學化之當時至以齊魯比謂地不足固旋儒術近於迂闊可乎況茲邑之舊諸老先生典刑之遺章甫搢笏於一路皆素分而自重農工商賈之家長法而專業循循惟長

民者所休戚藁之以詩浹之以義禮教亦政也和平而不流於弱簡易而不失於疏政亦教也三代而上之化民亦若是而已此謂知本於從政乎何有咸曰善是吾心也其以是刻之石大德元年六月日前太學博士陳著記

重建縣學記

樓鑰

四明六邑奉川爲大號難治然俗尚氣而服義秀士猶多治之得其道非難也神文在位郡國始建學張文定公方平謂庠序俶落乎睢渙嗣音乎鄒魯而是邑舊記

謂相國清河公士遜出鎮秣陵爲構輪之始蓋寶元初祕書監丞于君房爲宰以石夫人之廟爲縣學自爲之記云然且曰願以奉川爲縣學始亦可以知吾邑儒風之興舊矣宣和中周君因徙於邑治之東面勢益勝未幾舍法罷廢爲亭傳又遭弄兵者燬焉紹興九年榮君彝復新之於今五紀棟宇傾壞圮陋不可復支永嘉宋君始至謁奠顧瞻廟像愀然曰教化根本之地不振如此何以示斯民日欲謀焉未遑也財用之空乏期會之迫遽固已不勝其應而連歲大祲愈不暇給政成欲去

介介若不滿邑士汪君伋素好爲鄉里義事聞之謂其弟份曰是吾責也不待勸率不謀於眾以身先之首創大成殿增廣舊址不日而成一木一瓦皆不苟設必欲堅緻宏敞爲久遠計重立先聖先師十哲之像儀門兩廡以次興作前有墨池濬而廣之方正清深冰壺澄徹南山千尺倒影其中輪奐翬飛照映江縣爲費不貲曾無吝色乃季夏戊申宋君率僚佐士夫釋菜學宮用以揭虔安靈觀者如堵驚歎贊美以爲前此未有而民不知役也於是里中善士董安嗣徐如松等三十有二人爭趨競勸相與再建篇說之堂挾以直廬傍列諸齋庖湢廩庾器用畢備凡爲屋四十楹又以去歲始有自右學登科者爲闢射圃以勸方來舉梁之初屬鑰爲之文今旣崇成又託以記鑰世奉川高祖正議先生教授邑中實元學記與名刻石尋掌鄉校前後幾三十年始爲郡人然五世皆友葬墳內區區封邑猶不敢捨辭不獲命敢告於里人曰令尹洎諸賢所以惠吾邑者至矣自爾必能相勉以學相高以文蹕儒科登膺仕使鬱纚日盛爲四方樂觀則今日之舉斯爲稱矣然孟子有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是殆與今人論學之意不同何耶孔子之教人亦必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蓋庠序所以申孝弟孝弟之義明則老而負戴於道路少者必從而代之以此爲庠序之教不爲利祿地也誠能因今之學行古之意月書季考不害進取而父兄之告語師友之講習率以孝弟爲先此義既明則凡學於此者施於家則爲孝子順孫出而仕則爲忠臣良吏蹌蹌濟濟化及里閭淳漓有不負戴之風幾於一變而至道者將以此望吾黨之士豈直爲此美觀而已哉宋君名嘗之字正卿恢愠無華三爲邑長皆以儒術飭吏事首欲興學迄於有成邑人紀之實鑰之同年生也慶元三年中秋日記

鄞縣重修學記

王應麟

鄞在漢爲鄮屬會稽郡唐屬明州建夫子廟於縣東五代改鄮曰鄞宋始立學王文公安石宰縣因廟爲學教養縣之子弟風以詩書衣冠鼎盛遷縣西南兵燬久未復圭衛呂康年請於郡相舊址拚禮殿設跪像堂曰養正爲齋者四至元十九年增二齋二十六年郡城災斯

學巋然若魯靈光斯文未墜道其泰乎二十八年濟南陳公祥爲肅政廉訪副使分治於明崇序序之教明年新郡學顧邑校風摧雨圮棟桴將壓殿雖更坐像庫陋未合古制爰命撤舊宇而新是圖夏六月鳩工經始規摹崇閎視昔增煥縣尹張君孝安提前綱丞王君閏捐祿米以助主簿任君謙亦贊畫焉多士競勸佐厥費事鉅用不給檄縣以義役租續之揭石爲門六八有伉儷材爲殿隆棟翬飛清池泱泱芹藻春意自堂及序以次繕修竇惟禮樂之使居德善俗啓迪化原以恢宮牆之壯觀逢掖來遊誦公教澤永永無斁始教諭趙必燮庀役未克就嚴得桂繼之出私橐師先吳應酉聯事協力既成請識石章應麟居是邦不敢以毫疾辭惟古者百里有師教以道藝孝弟仁義斯民也三代所其學也閭爲左右塾黨以正齒位時會於州序去民愈近施教愈密自武城絃歌弗聞急繭絲而緩教化先政刑而後詩禮若密令舉善而教新城長延聚生徒何其寂寥哉無以表倡之也我思古人有行部先卽學宮見諸生試論有行縣學宮處士執經對講誰其嗣之賢使者新斯學也豈徒繳宮室云爾將新士以新斯民也昔鄞有杜先生醇學行望一鄉縣大夫再書然後起其書謂斯道我先得之必推餘於人願賜臨之以爲之師其自重難致如此師道立善人多淵源有自爰爲師者盍以爲法乎鄭士漢世僅一見虞仲翔之言可攷也陸士龍稱鄭之俗禮節慕謹蓋素履行願修其天爵是爲入德之基進道之階自學校之建俊彥興起鄉先生前後九人其四出於鄞皆以忠信爲踐履爲實仰高蹈景其人若存爲士者不自勉乎師知所以教士知所以學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服習思無愧於儒之名前哲有云學所以爲人學爲君子學爲忠與孝也服膺三言是訓是行化海濱爲洙泗以一邑爲天下式將自吾鄞始謹書其事誌夫斁學者式克用勸三十年秋八月壬寅前進士王應麟記

定海縣重修學記

胡剛中

四明人物之淵藪自公卿至大夫日益盛則業於士宜尤盛士所以爲公卿大夫之階也而士必階於學學必有主之者焉定海地稍偏而不當以偏故學不講余記

童時從師於學冠則與友遂講試於學學之政廢具而其則甚隘於心憫焉去之遊上庠叨末第旋馳宦轍蹟於學頓少而心於學則未亡也三十餘年閒如韓令永德創殿商令逸卿崇堂崔令端學闢廡與門俱各奐傑久則圮蠹繼之矣今令陳君纘以其字民餘力留情造士迺大修學凡梁楹之敧損者咸櫛治之甍桷之闕漏者咸鱗比之自塗墁至丹臒咸次第咸明之舊觀既新續且多於舊學前並民屋局於地則買地使局者舒後依山斷於河則塞河使斷者續四齋之外更立武齋齋之外爲射圃圃之側爲饍廬而門之外復爲臺門譙是十數條攸見出意表士既駭所未有物亦效異也有雙蓮植爲君所以主學之驗章章矣余濫紓朝紱鄉之士至誦言及此余聞甚聳笑洎謁告歸里所見副所聞朋儕謂予舊游請述其事嗟夫以余業於學之早去於學之久而又忽見學之成且備也能無述乎夫士固所以爲公卿大夫之階也而學固所以爲士之階也故爲公卿大夫者必習於學君慶元名輔之孫習於學者也邑之士能知學則其階於公卿大夫也孰禦特所以爲學

備又士之成材亦備則公卿大夫之盛繼自今當益彬彬焉君質勉且和爲政不擾而治其本末邑人能言之而余不能盡書也紹定四年二月望日朝請大夫祕書省著作郎兼尚書左郎官鄞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胡剛中記

慶元府重建大成殿記

王應麟

天子初郊見之歲法駕視學謁款先聖躋曾子子思侑享建首善風四方罔不丕式彝訓越再歲吏部尚書洪梁楨涉剡喟然曰大哉聖人之道於穆不已惠我無疆別東漸於海遠溯洙泗譬紱之盛儗鄒魯職在宣化弗惟道原是崇曷克稱明詔若稽郡乘舊夫子廟肇自唐正元四年至今四百八十餘歲矣元氣罔復理若有待明年實咸淳紀號之六年迺鳩工飭而鼎新之屬通判府事陳君案觀察推官汪君大有旣其事二月庚寅經始七月庚戌告成穹棟磴楹奐奕嚴倣視昔有加焉已未戊辰用幣衿佩雲集相與端拜而議曰吾邦自慶曆

諸老叔艾後進乾淳大儒闡繹正學孝悌修於家而仁
遜興德齒尚於鄉而風俗厚理義明於心而賢才盛善
信充於己而事業顯成我者夫子也聖天子立教於上
而夫子之道益尊賢師帥迪教於下而夫子之道益彰
夫道者治之本其功與天地並世之言治者謂古道不
可以御今先政刑後教化道寖微而俗滋薄獨我公眇
覩天衷民彝之統紀急眾人之所緩可謂知本矣昔魯
僖公能修泮宮威德所被至於海邦夫子列其詩於頌
而先儒傳春秋則曰學校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
廢也故不與新作南門槩書之策今公茲舉合詩春秋
之義蓋有魯侯文武之德而本之寬儉用能豐道扶教
作新數百年幾墜之緒盛德至善百世不忘也於是都
博士沈君德初鄭君信甫請書成事於右應麟於鄭幸
得從先生者後升堂而聞金石之音入宮牆而見宗廟
之美惟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易敢贊一詞竊嘗聞
之論語始之以君子終之以君子學者所以學為君子
也凡我同志服膺聖訓陟降庭止昭假不違上以承天
子之休德下以篤師帥之善教罔俾克廣德心專美魯

訪副使趙公宏偉慮囚實來環顧歎息上方嚮用儒術
式隆加封之典而廟祀弗稱非所以昭尊事宣教化此
固吾職與教授蘇君塏謀督租入撙用費學官輸俸諸
生輟供儒人之在籍者助有差龜吉攻度鳩匠庀工物
直相得而木石川流地效其良勞佚惟均而丁夫雲集
人盡其心郡材既豐眾作咸秩初梓人以圖上一如公
指授毋襲前陋毋移後觀崇實去浮於以示教視前高
一尋前廉之廣半既禮行而周旋有餘地樂作而縣設
有定所匪亟匪徐有嚴有翼閎麗靜深悉尊禮制法宮

既正爰立黌宇藏書有閣肄業有齋謹堂數十楹周垣數百尺棟宇之橈壞瓴甓之殘缺丹堊之漫漶或易而新或因而理勿爲苟完以植永固萬目聳瞻於前列有光焉既告成功我公莅之止祗謁薦誠用答嘉貺乃揖長老招諸生而進之曰庠序之設古今攸重非直爲觀美也盍知所以爲學乎學者合內外之道自謂開物成務而無本則非治自謂窮理盡性而無用則非學本諸心體諸身徵諸庶民堯舜行此道千載而上所以爲唐虞夫子明此道千載而下可以爲堯舜而口方策炳如日星學者所宜用力於此有閣傑然高明廣大尚友古人毋使簡編之富徒資蠹蝕也有齋廓然藏修游息相與濯磨羣居之樂適滋玩愒也有堂巍然正席而講環坐而聽毋爲口說之騰而耳學之淺也亦是得其門而入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源深流長器大用宏窮而其志足以自守達而其才可以有爲忠信之行漸被鄉閭詩書之化陶冶萬物立太平之基垂無窮之問此夫子之問道學者之事實聖朝加惠學校之至意也僉曰謹受教願刻之石以諗來學且識其顛末云公通古今知

州學御書閣記

高閎

今皇帝以英睿之資偶艱難之運初御大寶銳志底平逮紹興十有二年乾坤清夷世道興起是冬有紹興太學以臣閎爲國子司業越明年春賜對便朝首被聖訓上謂是足司吾風憲者簡學以明理爲宗政事以敦化爲要蓋有本者如是是役經始至大二年十月庚申越明年三月丁未乃備先任營董之責者非一奉化州判官程時敏實竟其事以材選教授蘇君承積弛之餘以職業受知成此駿舉亦克世其家者皆不可以不紀

奉天子五學之游實天下率甚於是師臣請刊石於國子監頒其本徧賜泮宮詔從之郡國被賜自茲始矣四明距天朝五百里而近頻年所賜雲漢昭回煜耀海隅而郡學棟宇未備稽古舊閣弗存守臣徐琛懼護持之弗虔無以稱上賜宮陳元裕請以養士羨餘卽舊基爲閣而以御書鎭之議旣協經始於戊辰歲之孟冬落成於己巳歲之季春元裕又請書其事臣琛以屬臣臣歸休於里復睹盛事不敢固辭臣聞治天下猶治一身其文教與武備猶飲食與藥石也人不可以一日不飲食或有病當以藥石攻之疾病旣除則飲食宜復如是以帝王之興有不得已而用武者及旣平定則必歸於文治前聖後聖不約而同如漢光武旣取法新室以興建武之治乃抑臧宮之請專尙柔道數引近臣講論經旨率至夜分不以爲疲是豈忘前日之武備哉治道所歸自宜然也恭惟聖上天錫勇智肇開中興由元師以履帝位而天人助順戢九兵以康兆民而華夷歸仁於是蒐擧禮文之事興太學而恢儒術復祕閣以儲遺書任賢勿貳坐收治功茲固不約而與光武同者至於留神

化本猶以至德要道爲未廣首書孝經以及六經論語孟子以至史傳開視羣目茲見宸心不遑暇逸雖玩意翰墨必取聖賢格言以動化天下是又豈光武之所能及哉臣愚不佞獲如興學賜書之本未敢拜手稽首以不朕之文託名爲不朽榮紹興十九年五月戊午朔臣謹記

重建九經堂記

高閌

惟我藝祖始受天命紀元建隆吳錢越王俶首奉表修臣職旣又以其弟億假守浙東之四明郡積十有二年

未有職司於王室遂爲之請命於天子有詔飭有司加優禮升其州爲節鎭寵以奉國軍號册命億爲節度使以顯異之於是四明始知有天王之命按舊圖具牒其溯海狃於霸政前此聲教未被固非有鄒魯儒風普鄭人物著見於世逮太宗朝諸所僭僞悉歸輿地車書旣同乃改元淳化詔頒國子監九經於新附諸郡而四明又始被天朝之賜時守臣陳公充喜於王化思有以發勤斯民爰卜勝地得高樹於子城東北隅乃錢公億所創以追勝游者俾葺新之鎭以賜書名曰九經堂以風

示千里其稱述帝德歸美報上有石刻存焉郡人知尊
經術談王道實始於茲而爲政者又有以鼓舞感發之
未幾風移俗易雍雍然詩書禮樂之邦信乎一變至於
道自時厥後襲衣裳吟典籍少而習之長而安之自謂
稟性固然殆不知帝力之所自也歷年多堂宇且敝嗣
而葺之者閒亦有人唯元祐五年太守李公開盡革其
故而鼎新之上以彰睿化下以勸學者其規模壯麗多
見於辭人之賦閱四十年不幸悉焚於兵火又十有九
年更十有四政猶未能復士類每歎息於斯豫章徐公

毅自禁從姑試以此郡既至上體朝廷仁厚寬大之意
政務靜重期年而有成績暇日顧舊基而慨然曰郡有
此堂事關教化久而未復豈以勞民費財耶今國家念
貽謀之重務先復古如其賦不及民民不知役此何憚
而不爲乃以程畫付屬吏之有幹理者會不踰時工告
訖功落成之日賓僚相與稱美而形於歌詩者又能茂
明公意以接邦人於道閧歸休於里獲登新堂愧不能
經世其學計偕上春官屢不偶晚治對策集英典教象
賦一日辱公過之屬書其事既固辭不獲辭命竊惟聖
上方以柔道治天下偃干戈而修俎豆興學校而新館

閎凡稽古禮文之事率皆以次蒐舉乃者親灑宸翰立
石經於太學頒墨本於天下重命有司版鏤九經以增
光祖宗右文之化而四明郡庠方建大閣以藏御書則
公之此舉意固有在異時此郡賢材繼興發越前輩相
與從容思古念舊而推尋本朝涵養之所自來然後知
是堂之復自宜特書以詔後人紹興十八年八月丙辰
朔謹記

廣平書塾記

王應麟

乾道淳熙閒正學大明朱子在建張子在潭呂子在婺
陸子在撫學者宗之如日月江漢光潤所被皆爲名儒
於是明有四先生其一曰廣平先生文靖舒公先生之
學講於張而成於陸考德問業於朱呂心融神會精知
力踐其躬行有尚絅之實其誨人有時雨之澤沈袁楊
三先生道同志合化東海之濵爲沂泗位不配德而教
行於鄉聲聞於天下淳祐中賁以易名先生有孫棫明
經世其學計偕上春官屢不偶晚治對策集英典教象
山縣庠德祐初元請於郡太守謂年七十有一願掛冠
歸老鄉里留置閫幕不就退而紬楹書啓迪後昆惟昔

先生嘗題戶册曰廣平書塾游於斯講於斯郡寮聚辨於斯先生歿門人敬事不怠肖像祠於塾乃遹追先志煥飾堂宇帥子若孫暨宗族之秀朝益暮習春秋舍菜先聖歲時朔望謁祠齒拜講說冠履翼如誦絃謦如某聞而歎曰古道庶幾復興乎古者士有常心家無殀俗八歲入小學十歲就外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左右塾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左右師坐兩塾灑掃應對是謹詩書禮樂是習孝弟忠信是修蒙養預教熏陶涵濡是以人有君子之行士之子常爲士漢唐之盛流風猶存夏四月初吉鄞後學王某記

重修慈湖書院本末記

宋乾淳閒鴻儒輩出以理學相倡和吾明有正獻袁公端憲沈公文靖舒公慈邑則有慈湖先生文元楊公故有湖先生居焉因以自號故邑之名昉於漢董孝君而湖之名昉於先生得象山陸文安之學千里心契文雍穆之風不墜朱子纂次其家傳概舉一二言之可爲士族法今文靖之孫亦服祖訓不違若稽家有塾之誼紹衣德言弗佚前人光用保艾於家庭我有喬木殖德培之我有嘉苗種學懋之詵詵胄子在斯塾也於牆於

未永嘉蒙川劉公檄來帥明捐郡帑得民地於僧寺之
右負山面湖創精舍肖像而祠之以濟民莊米爲奠饗
廩士之資書院之名得與上蔡稽山齒然禮殿猶闕也
陵谷變遷浮屠氏壞之至元丁亥繡衣使者眞定侍其
君佐行部至邑問故愀然曰是不足與較也先生舊宅
遺址故在盍卽而圖之卜曰吉於是命前進士曾君漢
炎爲之長而堂樂桂君應魁主其後役始崇禮殿中嚴
祠庭後闢講堂外植門壝旁翼兩廡因其舊爲齋四曰
忠信篤敬明通公溥先聖先師咸具像設長有署正錄

有序后士有祠閣庖湢皆有舍歲壬辰八月落成又度
地講堂後爲橫經庋書之所來學於是者六十有一人
俱得占名數復其身先是劉公蒙川之捌始前資政殿
大學士本心先生文公爲之記今也重建又得前尚書
厚齋先生王公特大書以紀其成凡文元公心學之要
躬踐之實亦既發其精蘊足以紹往而淑來矣鄉人懼
後來者於廢興本末之莫詳復命翔龍記其顚縞惟前
代儒先出處過化之地必建書院使學者尊慕而學其
學率由臺閫若郡邑長吏請於朝縉錢粟皆出縣官

下無科率旁無沮撓故力省而易成今興廢植壞遭時
方艱我道未亢外侮者棄中畔者疑觝攘謀度堂錄桂
君實身任之郡廩既不復繼資用無所出自基而構迄
乎墍塗丹艧一是諸口之力故金穀不可以緡石計蓋
其力倍勞天幸斯文上恩寬大臺省交勸督士知名義
之實始定弗搖是役也前令尹濮君馮君顯實謀其始
而歷山富君德膚成其終二令尹通明廉政規隨一心
功賴以竟士之捐貲多而趨事勇者堂賓沈君濛其最
是皆不可以無紀昔吾聖人於道之行廢必歸之天夫
天將興之必有慈惠之歸明智之長主張綱維其上亦
惟我同志之士相與緝熙廣於無窮文元公之道庶其
益昌乎

仇待制鄉飲酒置田記

王伯厚

西漢之末禮文散滅劉昆家居教授每春秋鄉射以素
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蓬矢以射免首每行禮縣宰輒率
吏屬而觀之東漢之興伏湛爲人倉猝造次必於文德
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二人所遇之時所處之位雖
曰不同皆爲漢室名臣以是觀之人之能舉行古禮於

後世者非特可以化民成俗而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亦不苟矣二人智慮所及當兵火蕩析之後不於錢穀甲兵之事而區區於討究禮文之末急其所緩異於流俗遠矣所以終於宰輔貴極人臣者其識量深遠故也四明自昔有正歲敘拜之禮至紹興戊午而學初成始行鄉飲酒禮蓋太守仇公啓之也其後二年而公薨鎮是邦酌今之宜仿古之制務從簡省上下益以爲便公躬與諸生拜跪敘飲思以清白傳家損自己之田一百有六畝歸於郡庠以爲每歲牢禮之費蓋明之學者自是

時備員學官蓋嘗紀其事矣三年朝廷頒鄉飲之禮二年仇公被命復來乃以田百有六畝支其費伯庠是天下行之數年雖旨格不行州縣猶聽其便以故明年序拜如初而仇公所撥之田移以養士酒禮遂輟乾道三年祕閣張公來守是邦政成多暇問知其所以越明年以鄞及昌國兩縣沒官之田二百六十畝山地二百四十九畝盡歸之學以復序拜酒行之禮受藏受用一切趨辦而有司不預焉是日也教授率三老侑坐獻酬於守倅禮成拜既風動千里莫不祗襲澡潄期毋負賢太守敦教化厚風俗之美意嗚呼盛矣天下之事固有

若緩而急者或謂州縣之責簿書期會之爲故而禮非所先蓋亦未之思也人皆有欲欲斯有爭視聽言動之閒以禮自防而不流不逸則乖爭陵犯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公今禮成於一日而長幼尊卑之分昭然可見皆率服之故能不令而行政平訟理其視汲汲於米鹽細故而日不暇給者固有閒矣其可不書以告來者因以田之畝步四至刻之碑陰

慈谿縣修縣門記　馮覲

書載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夫愛莫如父子以家而傳非期一世止也其堂構之難若此彼公廨之居不過三歲一去職則前人之底法其後哉蓋土木之設不費於公則擾於民法固弗許也昧肯堂而構者十常無一二豈其自負不肯規隨以蹶其率以此慮患而不敢作姑補弊途罅以爲苟完計非才力有餘慨然自足以興建詎能無擾費之患慈谿有邑久矣自泉南崔公興易新正寢之堂逮甫陽方公巨川銳意一新屬引嫌而去民惜基構之成有不竟者請終之公辭以遲來者余嘗紀其言以刻諸石後更欑攝數

易未暇調而來者正席未煖部使者聞會稽黃公濤仕以才著請辟於朝即被命而上曾不拘格於銓部賓宣和改元八月朔也公既視事私不受謁姦不容匿問民所疾苦得吏之昔所盜取於民者盡追以償之民不願復獨願以終吾方公所遲乎來者之意公於是出金於野而有材者願售募役於農而有力者願從築而拓之往往出於方公所基之外倏修外門增修廊舍以左右之即其欑楹以爲步廡廊舍之後復置支室合二十有四楹左以奉五土之神右以列五卿之司文徙諸吏出而居之惟典刑常平暨夫摘山煮海之職仍處其中盡讞議之密貨泉之聚尤所重也鳩工於明年正月己酉越二月己亥告休而落成其程功計日不愆於素也如此大抵民既我信吏不能欺故令必行而事易以集不待吾戶列而人戒之君子於是樂公之能繼非直美夫輸奐以壯吾邑之聽斷地也有過而問焉於以知公之才強且明也或謂徙諸司於門中之外吏得以自便公不得見而知也公獨笑曰古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中門之外猶在吾域中乃懸千金於門而戒之敢有私而出

給以賞其告者羣吏之家有至急難無敢越諸閭必也
朝入而莫出閭有訟者入與吏俱曾日未昃而與直決
矣以故庭無留訟鄉無橫侈或不得已而呼追之止揭
姓名於此悉如期而至不徒掛牆壁而已然則斯門之
設豈特限吏之出入哉嗟乎自元祐初迄今三十有餘
年所歷令尹多矣其基構而成就之必待乎三公何其
難也雖然前乎方公何其遠後乎方公何其近彼孰奪
而去此孰挽而來固有數焉存乎其間得非天佑吾邑
俾數至是而通不然何前人下車未幾不待次而舉耶
經之營之任城王君澤爲丞比善協志而新是謀邑士

大夫咸勸趨之庶工丕作民不知勞始事辛卯之冬考
成壬辰之秋丁君以書來曰一日必葺古有明訓百堵
皆興詩人詠焉廳事東西吾名以節愛清安兩廡翼焉
吾名以一清四畏堂曰得初以息以燕亭曰清斯有沼
有荷挹爽西山扁以高清殖殖其楹巍巍其門胥史攸
處下逮圉扉粲然一新曷敢視官舍如遽傳而怠厥事
願諗後之人俾勿壞余病耄不能文嘗謂君子爲政其
本自相在爾室始千室之邑易治也一室之自治爲難
子程子之視民如傷子張子之訓民善俗以一邑爲天

王應麟

越之東境爲鄞漢屬會稽唐合鄞於鄮開元中州以四
明山名始建縣曰奉化其地則漢之鄞也古鄞城在焉
鄞有大里黃公列於四皓卓乎千載人物之冠冕先賢

奉化重修縣治記

下之式其本焉在惟暗室之不欺而已巖谷深窈欲其疾痛必聞如接几席胥徒囂悍欲其隱微必察如在戶庭堂上之一笑顰堂下之萬休戚係焉若保赤子心誠求之推是心達於政蒲密中牟之化可復也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然則居此室可不敬與闔丁公律己守公愛民東吏日莅庠序惠訓不倦多士訢訢誦子產之誨我子弟是能知本矣耆耋俊髦相與言曰茲不可以不書乃不敢固辭書其事詔永久用勉夫字民者至元二十九年八月前進士王應麟記

奉化州重修公宇記

奉化於明爲望山海風物之殊衣冠閥閱之盛自爲縣時前人紀述備矣然土瘠而民儉食於耕地阻而四方不甚通於貨洽者雖爲其難而亦存乎其人比年歲數登進爲州官吏品秩以次俱升獨莅事所因循猶舊歲久漸弗支皇慶壬子達魯花赤木八剌公之來顧而歎曰縣之爲州雖征賦所不增土地所不闢而今之視昔難以概論司存不壯麗難以示觀瞻既而耆年上民不謀同辭乃審諸同僚上之統府上下胥悅鳩堅蒐良

凡木植之可致者必厚直以市屋廬之願售者必倍價以償工匠之勞夫丁之募皆日有給始於癸丑三月爲廳爲軒爲佐幕爲賓榮晝諾有堂晏息有室不日皆成譙門吏廡犴狴垣墉次第且舉體制宏敞輪奐翬飛儼然千里之郡矣邦人欲頌公之德紀公之績舍儒者其誰與余不獲辭竊謂天下之事有志者竟成而事有非一朝一夕之可集亦非一手一足之能爲其事豈易惟公於民得之也有棨使之也有道平時律己嚴持心恕牘不輕署卒不輒發不施鞭而賦自辦不假箠而辭自服兩造在庭事輕者釋之以理使不戾其和氣重者得其情而勿喜凡此皆所以作其遜讓之風道其君子長者之歸故是役也人之趨之如子弟之從其父兄閭者樂於勸役者忘其勞猗歟美哉今之仕也耳目聰明不能周於簿書期會何暇他及亦有苟焉歲月視爲傳舍不能一日聿寧有不愧於公若公之材試於一州者特出其緒餘吾知其去是而襦襏帝室柱石明堂有非此邦之士民所得私者矣同寅協恭實相斯舉敬書於石

前進士陳觀記

慶元府通判南廳壁記　樓鑰

郡縣丞雖不得倂然位高而偪大率如藍田壁記所言余頃贅倅丹邱問於故紿事吳公芾公曰吾嘗三爲之進則有侵權之譏退則有避事之謗余曰處於材不材之閒可乎公曰子得之矣慶元於今爲輔郡貳車有三分東西南廳而南爲勝城中一湖最爲絶境公宇據其陽盡得十洲三島之要舊爲榷酤之所至今猶以名其橋南渡增員始以居此參政錢公童建紅蓮閣於前運使楊公大興廳祀然二廳皆有題名獨此闕焉今董君

嘗入制幕先君工部時爲參議官同寮頗久樂此邦風土別駕車以來既至首欲編前任名氏登之石以序列見屬病故相仍三請不倦遂爲之書併以所親歷而知者告之君之大父資政在思陵元帥府爲名臣家法流傳猶有世臣之風只此一舉足以見居官之不苟淳熙初魏王易鎮罷修貳而置長史司馬之職故更六年而後葉君以太社令員外置云

沿海制置司參議廳壁記　樓鑰

四明爲東南大邦海市三垂北瀕海岱東控高麗日本諸國高皇南巡駐蹕臨安尤爲控扼要地始置沿海制置使尋命守臣兼之凡閩浙淮東瀕海之州皆隸焉後分道置使乃專領浙東四郡檢校少保郭公仲荀徽猷閣待置仇公悆皆嘗領之仍有參謀參議官紹興三年二司俱罷隆興元年海寇猖獗戶部侍郎趙公子瀟以敷文閣直學士出鎮復兼制置使以重其權獨置議幕非老成資高者不在茲選於是張君大年始爲之五傳而至先君先君嘗以軍器監丞兼攝起部出守括蒼倦游念歸遂仕於家又閱八人至今吳侯侯一日謂鑰

曰時平罷警幕府雖省文書然制司任重爲之參佐敢怠其事將刻石紀前任名氏自隆興始且子之先君嘗爲是官矣子爲我記之侯嘗爲鵝城濠梁二守有能名精神未衰才力過人此職雖無以表見然嘗造其公宇前日支傾拄壞之不暇今皆煥然又有餘力以及此臨事類苟不識者多稱其賢鑰既與侯游又因得以不肖姓名託先君之後遂謹書名氏而書之

鄞江盤亙百里東極於海自西壞而南支分股裂橫貫

鳧磯驛記

慈谿過是復合非惟絕風波之險而乘潮上下水輒澎湃朝昏之閒鳴艣相屬蓋未嘗頃刻閒也邑之南有驛曰磯實居其濱四方之人自越而至於鄞者必過於是而鄞之將迎者亦至於是也故歷數百年而基址猶在子觀其榜乃唐丞相房公所書及觀其基則已不復見然字體閒放灑然無塵俗氣又其上有樓可以寄遠目而寄佳興士大夫過此者必艤舟登焉朖田砥平野巷棋布桑煙竹霧互爲送迎漁衿樵門自相向背一時風景曠然在目若夫天垂晴碧山露寒青谷口雲蒸沙根石出則觴聲欲斷鴈相喧帆影乍回飛鷗競集豈特屃之去來而已機臣略士愛日而激昂野客騷人臨風而感慨孤臣孽子攬景以淒涼其或物外逍遥烏巾紵服琴閒三疊棊罷兩甌則必倚檻焚香臨流漱石水雲相照魚鳥不驚顧盼之閒所得多矣惜乎基之漫沒而宇久不治置者多而代者眾吾恐數百年之後雖鷗亦不下雁亦不鳴屃之去來疇即其所昔王喬爲鄴令雙屐趨朝帝怪其神速後之君子亦以屃磯爲故事崔寧治有日矣人服其政嘗以邑之餘財修廢補敝一日有懷古之歎屬予爲文乃略具興廢之迹以言之不足者歌於後將見此宇復完令民有攀是翼而留者

屃之來兮日暉暉江潮發兮秋正肥清波弄影兮下雲磯行與仙人兮駕言歸屃之去兮月團團雲淡淡兮煙水漫古人已遠兮坐長歎樓高夜永兮空闌干

雁蕩山記

袁采

雁蕩山溫州樂清東北山之通名也去縣九十里而遥越白沙芳林達芙蓉逾長嶺過長嶺原始至其地凡山有名號者蓋純石而土山不與焉宋太平興國二年丁丑僧全了始居山之淺者曰芙蓉庵今羅漢寺是也已卯僧行亮神昭居山之深者今靈巖安禪谷是也天聖九年辛未僧文吉得山之盡者居之曰碧霄庵今靈峯寺是也於是有居民矣皇祐元年丁丑縣尉甄昂乃發蕩陰山水今南北閣是也由丁丑至皇祐己丑七十有三年此開山之歲數也東盡縣之境西距白巖南距玉環北距蒼山此盡山之地勢也名山之人多矣或以義或以象或以跡或以無稽以跡獨侍郎巖以義則聞而可知以象則見而可知以無稽亦見而可知常雲巾子

山之勝者也靈巖山之佳異者也靈峯其次蕩山南出爲大龍湫東南會於天柱飛泉南經筋竹入於海北出爲新溪東流會於寒坑板藏大溪南入於海石門之水分自大龍湫經長嶺原入於海石城之水會於小龍湫經白溪入於海新月水簾大龍湫水之勝者也舉山無崖崖鳥名似鷹稍大有琴黃色而小謂之金雀有一種羣鳴而聲相抑揚謂之山樂官有獸如鹿大健而能歷險謂之山羊白者如雪猴有毛如絨謂之金線此鳥之異者也故詳記之

戊辰遊山題壁記

舒亶

元祐戊辰閏十一月己巳自西湖懶堂牽臨海趙逢嘗時出江東宿延福庚午過東山永安己巳歲癸酉入大梅護聖觀常師舍利錫杖鐵鞭象齒丙子上保福巳卯抵金峩眞相謁中禪師辛巳鄞江張宏公度吳升潛道至自郡留一夕往象山壬午遊金文遺宿西堂甲申同中師離瑞相令僧師下東山迺邐以歸蓋在山聞十有五日得僧院者六獨辛巳晴和登山爲勸草之劇餘輒雨雪所謂梅子眞鍊丹井法華泉石杜山雲外庵皆欲往不果而公度約余道奉化川境上遊安巖雪竇諸山且復不至亦遺憾也

水利記一

舒亶

鄞於明爲劇縣占鄉十有六而公私之田無慮幾萬頃其瀦蓄以待灌溉者既無幾而凡所以爲捍防醴導之具吏又忽不時省頹漏廢圮十或八九不幸天時稍愆亢則其涸立可待而民輒病聞無如何注江流以趨一時之急其鹹鹵至腐敗諸苗稼積不已往往田遂瘠惡遂廢不足耕種不可下光祿大夫爲邑於此始與民圖之卽北渡之西面風棚積石爲磧以卻暴流納淡潮既又自州之西陽距北津疏淀淤之舊增卑培薄以實故堤而作閘於其南拒所謂鹹水以便往來之舟而東西管數鄉之壠磧隨以繕完者凡六所蓋用工一萬一千有奇而溉田五千五百餘頃假財於賑貸之餘而工不費役民於既病之後而私不勞於是邑人相與傳之願有以久大夫之賜於無窮而舒亶因系之曰蓋治古之盛其不免於天時之不齊或與後世同唯所以應者與後世異故旱不能乾水不能溢而民不災先王之政

事獘於苟偷之俗久矣朝廷方慨焉比歲以來深詔執
事而農田水利之官徧天下恩施厚矣而或者不能推
致其意以暴之民信誕相沒使功實或漫不可考喟然
誠法至引之於歲嗚呼由是以考鄞大夫之政其盡心
果如何者雖然天下之事積在多成在久雖古之成順
致利者亦不能以易此則虞大夫之志豈敢以此自必
於無窮哉亦唯來者申之而已謹記

水利記二

舒　亶

是湖千頃有四利焉當春夏秋四明諸山積水東注浩
蕩沱瀠有如海潮居民廬舍往往淹沒不一二日輒下
以是湖納之一利也方其旱歲七鄉之田引以灌溉而
漕河北取以濟公私往來之舟二利也菰蒲鳧魚四時
不絕凡村落城市之民無田以耕無錢以商者莫不仰
食於此三利也歉歲窮民以蓏根爲聖米蓋自別邑他
州爭取而食者不可勝數四利也嗚呼其利博矣有心
於民者繕其隄防謹其經界時其啓閉禁其蓄牧可也
而或者徒見其沙泥淺淀乃欲議以爲田獨不知沙泥
爲田則湖遂廢矣古人戒始作俑者意顧不在此與越

之鏡湖白馬湖可見矣沙泥地纔四十頃田哉今夫道一渠浚一井猶苦其勞費積日月而不之成柰何欲規四十頃難必之利而遂廢千頃已見無窮之利哉誠有心於民者姑思之毋忽邑人舒某

題

水利記三

舒　亶

或謂是湖隄塘善頹每一浚築則取材調工於並湖之民亦勞費矣今誠能卽其鬻妖少損爲田歲積穀以爲繕修之備亦因利之利也是不然自慶曆丁亥距今元祐癸酉凡四十七年矣而湖隄之修前荆公中張侯峋最後段君藻蓋未始數也夫利害未嘗不相隨顧大小何如耳今置大利害而顧小利害未可謂知務也隄所以善頹無他由啓閉不時而畜牧踐踏故耳此縣令之事也嘗得諸父老謂段君治是湖頗力增卑培薄植榆柳於其上凡一百二十丈置之列亭刻石載其數曰姓名使分守之而一切禁之誠持久能如此湖復何患哉

水利記

鄞縣東西凡十三鄉東鄉之田取足於東湖今俗所謂

王庭秀

錢湖是也西南諸鄉之田所恃者廣德湖一湖環百里周以隄塘植榆柳以爲固四面爲斗門碶閘方春山之水泛漲時皆聚於此溢則洩之江夏秋交民或以旱告則令佐躬親相視開斗門而注之湖高田下勢如建瓴閱日可浹雖甚旱亢決不過一二而稻已成熟矣唐正元中民有請湖爲田者詣闕投匭以聞朝廷重其事爲出御史按利否御史李後素銜命詢咨本末利害之實錮獻利者置之法湖得不廢後素與刺史及其寮一二公唱和長篇紀其事而刻之石詩語記湖之始興於時已三百年當在魏晉也國初民或因淺淀盜根有司正其經界禁其侵占太平興國中桀黠之民竊其利而欲私之復進狀請廢湖朝下其事於州州遣從事郎張大有驗視力言其不可廢且摘唐御史之詩敘致詳緻記於石刻熙寧二年知縣事張峋令民浚湖築隄工役甚麗使所涉海二巨航如元豐所造以須朝廷遣使皆忠仁之謀也既對上說卽改知明州下車興工造舟而經理湖爲田八百頃募民佃租歲入米近二萬石佃戶所人不輕於改廢也元祐中議者復唱廢湖之說直龍圖閣舒亶信道閒居鄉里庸詰折之紀其事於林村資壽院綠雲亭壁閒謂其利有四不可廢今舒公集中載論

勞之費不貲崇寧加禮與遼使等置來遠局於明中令鄧忠仁領之忠仁實在京師事皆關決樓欲捨隨而得意也異時高麗入貢絕洋泊四明易舟至京師將迎館明會辭行上殿於是獻言明之廣德湖可爲田以其歲入儲以待麗人往來之用有餘且欲造舟舫百艘專備麗使所涉海二巨航如元豐所造以須朝廷遣使皆忠仁之謀也既對上說卽改知明州下車興工造舟而經理湖爲田八百頃募民佃租歲入米近二萬石佃戶所得數倍於是西七鄉之田無歲不旱異時膏腴今爲下地廢湖之害也靖康初頗有意於復民利予時爲御史

屬嘗以唐諸公詩與會子固張大有記文示同列欲上章未果而金騎圍城自是國家多故日尋干戈用度不給豈暇捐二萬石以利一州之民則湖之復興殆不可期建炎甲戌金人陷明州盡焚州治自唐至今石刻皆毀折剝落無遺跡予恐後人有欲興復是湖無所考據故詳錄之以俟討求

西湖記

舒亶

湖在州城之西南隅南隅廢久矣獨西隅存焉今西湖是也其縱南北三百五十丈其橫東西四十丈其周圍總七百三十丈有奇其中有橋橋絕湖而過曰憧憧天禧間直館李侯夷庚之所建也然僻在一隅初無遊觀人跡往往不至嘉祐中錢侯君倚始作而新之總橋三十丈橋之東西有廊總二十丈廊之中有亭名眾樂其深廣幾十丈其前後有廡其左右有室而又環亭以爲島嶼植花木於是遂爲州人勝賞之地方春夏時士女相屬鼓歌無虛日亭之南小洲前此有屋纔數椽乃僧定安守橋之所後浸廣今遂以爲僧院壽聖是也其西有佛祠四并其東皆鄉士大夫之所居其北有紅蓮閣大中祥符公嘗俾是州實勑之有記在焉閣之北即郡符中章時使人即湖以汲水勞費甚乃隄湖之中畜清酒務故於其上以轆轤引而注之至今以爲便然是湖流作樸誌所不載其經始之人與其歲月皆莫得而考本末圖之父老明爲州顏江而帶海其水善泄而易旱蓋嘗聞居民至飲江水是湖之作所以南引宅山之水稍不雨旱歲始以未之信也熙寧中歲大旱閾境取給畜以備湖爲之竭既又穴爲井置廬以守之節令虞公於其中記其事刻石於壽聖院乃知父老所傳不誣也

遠難知之中後世貴因循者或冀之省而好功之士至
樂爲之紛紛也明有敷湖危於屢著不持是湖也若劉
侯可謂有志於民矣故具論之以俟聞庶來者有考
焉元祐甲戌三月

西湖引水記

舒亶

案州圖經鄞縣南二里有小湖唐正觀中令王君愚修
也蓋今俗里所謂細湖頭者乃其故處也焉湖廢久矣
獨其西隅尚存今所謂西湖是也明爲州瀕海杭江水
難蓄而善泄歲小旱則池井皆竭而是湖所以南引它

山之水爲旱歲備也熙寧乙卯歲大旱湖涸建中靖國
改元之夏秋不雨湖又涸民渴甚至穴窓下濾滓穢以
飲而國家將有事於郊邱上供之舟復阨不得進公私
交病上下狼顧不知所爲策者州於是以其事屬監船
場宣德郎唐君君卽由南門道河上凡八十有五里抵
所謂宅山堰者躊躇相視遂盡得其利病蓋所謂宅山
者四明之眾山萃焉一山作兩則澗壑交會出爲漫流
方歲小旱眾山未必皆不雨而溪流未必盡絕也特河
勢中突循兩隄率支渠釃泄以去以故不得行蓋非特
天時之罪也君卽得其所利病審不疑矣乃屬民盡堙
諸渠口而稍浚上源因以其土壅補堰隙復累石於其
上以遏入江之淡流於是水稍引以北願獨距城十數
里河赤地裂深尺餘凡邦之人莫不皆謂水無可行之
理嬰非淹旬積雨莫能濟也君謂審如是豈人力所能
及哉頗閱善政王侯實始作堰以茲水賜其邦人廟貌
固在也其能漠然乎卽爲民致禱焉一昔而水輒薄城
下不數日湖流漫然至清冽可食而行舟於河不復有
留礙鼙稚驢叫里巷相屬一方遂以無虞噫侯一何異

哉雖然前此湖蓋嘗涸矣無有能發其利者發其利自
宣德君始君誠善其始矣顧非侯以相之則莫能善其
終蓋宣德君身筦庫之責而能用意勤民之事侯生既
施勞於人而沒猶炯炯如此蓋皆可謂有志於民而與
夫世之任人責而不憂視民災而莫知救者顧可同日
而語哉侯諱元暐史不傳不知何許人也唐太和中實
令是邑得之父老自宅山以北故時皆江也鄞流猥斥
并與潮汐上下水不蓄泄旱潦易災侯爲視地高下伐
木斷石橫巨流而約之率三八入江七衰於河溉田凡

八百餘頃其功利博矣故民至今祠之宣德君名意字
居正江陵人也若祖若父以風節文章聞天下而君清
直強學不苟於其職克似其家世者也既德侯之賜不
敢忘斥金以致飾其像設矣又屬余以紀其事余以謂
天時之不常久矣安知歲不旱而湖無涸乎故具論如
此且以著二君之而因以告夫後來者使有考焉冬十
月吉記

方勝磎記

王時會

奉化西南阻山其水曰靈溪泉曰白石堰曰葉畧皆東

注逆流以合於溪自昔障而北之以灌西圃洪村之田
三千畝有奇方勝磎既廢垂百年水失故道比歲無年
邑人數議復之或搖於異論或阻於重費及是天台陳
侯爲郡丞治用家法務舉其職入阡陌閒問父老疾苦
凡郡之水利皆以次蒐舉而方勝磎始克有作廣袤三
十尺釃爲水二道北行重爲二閘以折之入於西圃洪
村又七里亦爲二閘以節之入於江益濬河十里築二
隄合五十丈有奇始於紹熙四年之十月迄於五年
之五月而成屬歲大旱洪村西圃之田當先受其害獨

有儲水已而雨大至奔流屬拂梧檟雷發農人奏功綠
秀布野民大悅以爲有生未之得也凡費金錢一百五
十萬米百斛蒇於常平者一發於公帑者三得於民者
五助於趙繪徐如松何溓者一以主簿黃君子善爲賢
倅治其役且又擇邑之能者趙繪徐如松襄曰宣何溓
以授成焉民信事時工用勤作亟濟斯成陳侯名者壽
官奉議郎以治最諸公交薦之六年二月望日記

修朝宗石磎記

廉布

象山縣負山環海墾山爲田終歲勤苦而常有荼色縣

治東南往有田四百餘邑人生生之具與夫歲時之征
斂取足於此故前人經理之甚備畎澮渠川支布脈連
上枕大湖以資灌溉濱下接潮卷以抉瀦溢之患自唐以
來爲堰有四曰朝宗理川鹽長會源皆因地爲名高下
曲折尙可考也而朝宗爲諸匯之要國初瑞龍寺僧曰
蔡始伐木爲閘以時啓閉若簡而甚利治平中縣令林
君且復增益之其後潦水暴集隄障屢決元祐六年縣
令葉授始作石磎自是無水旱之憂距今幾五十年舊
址頹圮春夏雨水汎溢無復瀦蓄邑人病之而前此爲

今者熟視不以經意屬連歲大旱下田龜坼居者咨徒以罪歲紹興七年甫陽宋砥國平始爲令茲邑喟然歎曰民之有田藉水爲利衣食之原也其可以不治明年政成豪強帖柔幽憤舒悅令爭而教行吏畏而民愛迺召耆老而告之曰邑有沃衍而瀦堰不治何以卒歲君始莅邑常此軫意慨然念公私窘匱迄未遑舉於是收斂權吏罰之直下至竹頭木屑灰壤微細之利鉏抽縷積歲時之久得錢三百萬有奇不費於公不取於民而僅以足用汝其悉助力子之爲君因爲之區處不避盲風惟聲固悠久是圖經始於八年之秋而成於十月之吉既成君會邑之耆舊僚屬鎮佐以落之是日黧老黃童發舊址革而新之餘堰例加修治剏山代石以爲砥柱鬬溢公門鼓舞歡呼莫不稱頌君之休德而歎前人之貽莫及竊嘗謂古者教甿稼穡凡治野之政令莫先於水豹之治鄴發民鑿十二門渠以灌民田召信臣出入阡陌開導溝瀆起水利以廣溉灌至於任延史起僅大鼎章丹之徒皆以灌溉之利致一方富足百世蒙其惠當時歌之後世思之書於史册炳炳乎不可盡也後世長民者無至誠惻怛之心無經遠慮慮之智一時能吏不過專厲強壯鑱氣苛嬈以治名出奇以駭眾志在取辦仕而已矣其下者汲汲於斂力役之事倣精竭神於簿書文移之閒曾不暇給彎復知先王務農教本之意耶吁可歎已今宋君當此之時獨能勤儉克己長慮卻顧以圖民之利其變人及物之意無愧古之循吏矣碑成九年已未歲三月一日左從政郎新授處州錄事參軍

廉布文

重修朝宗石碶記

趙彥遹

象之爲邑環海東山爲鄉者三負郭之南豁然頃畝瀦而漢魏以來爲守令號循吏亦莫不以是爲急也西門地又有瀦防溝遂之別所以備旱瞰其斂者無不咽嗌錯列匯爲大渠碶其南以時啓閉焉初碶之作散鏹萬

緒率數歲一修耗糈亦千數以是問者憚畏熱視圮壞餘十年莫敢出口予到官民以縣無丞水利海之責諄而告曰今不修濱海潮溢土石將潰於海子不獲已行視則信然也問諸故籍繼悉必斂於民規畫支費柄於胥史里豪予曰毋乃躬舍碶上先借屯夫堰流一日畢厥二月既望越八日畚鍤始用月晦大雨休工一日鼂三月哉生明越一日告成計其役僅十日舉易而新之岸石舊皆斧形外密中麤射漏在是今易以方礩壘如瓴平水不能灊穴也兩旁舊袤四丈餘外即土岸潰裂

在是今盡用新石易其舊材以帖潰岸水不能衝決也碶板加舊五寸備橋加舊一尺碶內外植松樁數十數滿怒匠用石工鐵工木工再膳一飲官爲出傭役用俱伍食利咸從舊番休各一日垂潰以別勤惰犒肉以相勞力鑱不入雖隙不逛滴雖日備修實重舉也碶成纔費止八十緡有奇皆出公帑羨餘粒一十四斛有奇稍一十一斛有奇皆庵僧募於好施者視舊費百用其一峻廣精緻不數十年未易圮也暇日邑之耆老士夫環謂予曰吾邑視此碶爲不輕來仕者皆知之曩之不爲

慊不足於財重民之擾也今而後遍知明其事與委於人者異苟無以告後人他日必有幸碶小壞隳其實用以大賦於民其害豈細也哉雖明者蒞之且復憚費而止盍刻諸石此非近名也心乎民也予曰唯遂書之而詳其實於碑陰敬告來者隆興改元四月乙丑左修職郎縣尉兼主簿趙彥遫記

仇待制善塘記

陳居仁

十大夫行已立身懷德抱義固無慕於己矣而其用舍之閒皆有功及於世當其德之盛也世既我用澤利及

人苟爲不用則隱居田里獨善其身而其道德之光英偉之風有足感動人者人莫不尊慕而愛敬有所欲爲則不令而行不勉而勤此雖無位可居而功業亦有及於人也故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寶文閣學士兼沿海制置使益都開國伯仇公讓愈宇泰然青州益都人大觀三年登科第歷官爲縣令者三襄之鄧城懷之武陟密之高密而爲郡守者亦三知明知盧知渾又復知明其宰縣也皆有善政爲人明敏內寬外嚴剖判如流事無淹夕民至懷餅餌以俟遽決秩滿則耆幼遮泣數日

不得去紹興利知州治道總大綱而不苛嚴而不苛更民皆安州權兵火學宮州廨一時重建不取一毫於民而成歲歉發官儲以賑饑人得全活者甚眾朝廷聞秩一等居再歲召至闕既進對上親加褒諭紹興四年冬公師淮西劉豫之子麟導金人入寇陷壽春公決襲取復之密料廬壽兵得數千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搗壽春城下三戰賊皆北卻走嗾悼俘馘甚眾獲器械數千艘糧船百餘艘并得其偽檄上之又降渤海酋領二人數日麟復益以步騎數千金兀朮為之殿公追敗之合以公為儀表一有冒為相與媿咎曰何以見仇公焉其圄以左朝議大夫致仕雅愛奉化山水之秀因寓居於長汀之曲而鄉中望族民閭俊秀睹公德量風度莫不風由此起與諸生德公之賜無窮立祠於郡庠以久其傳公守明凡三年滿秩辭有風痺之疾聞居五年辭益篤

像以奉名其祠曰善塘祠以其能興悍流爲善流又嘉其善作善成善始善終也厥後民間凡遇水旱蝗疫禱無不應益見公之精爽雖死亦爲庇休於民也嗟乎士不用則已用則止匪於君下濟於民竭其志之所爲而無違道干譽之私焉此固士君子之道也今觀仇公以倘古通時之長才宰縣知郡之善政所至皆有赫赫功罔無負於所學矣而退居窮處使鄙朴之俗化成淳厚古循良者所未聞況片言出而七百丈隄塘不日而成其興利除害之功信乎不分用舍之間矣宜乎一鄉之

民久而不能忘也公宰縣守郡之事跡卓卓在人耳目之今第據其梗概餘不具述鄉人晏琦等咸感成塘之善欲刊石以垂不朽請余記其事固辭不獲遂爲之記

萬柳塘記

黃震

錢塘江濤之壯名天下其東自海門分而入長山龕山兩崖之間者實趨越之新林其地窟以曲長風巨浪日夕舂撞其下豈惟居民凜凜動與天吳海若爭疆界越故水至輒易爲患如河決然不聞於他時而獨聞於商

總無不由此遂出其所關係又豈僅州下邑利害止於一方者比哉咸淳六年庚午秋海溢浙東新林被害爲甚岸址蕩無存矣太守劉公具以其狀聞朝廷亟爲遣吏經度議改築新塘計費用石當緡錢三百萬用公費十之一公以力未及石請用土而故地葬爲一壑潮汛翁忽土立輒湍去公親按禱之神曰此朝廷所加念者願有以相之未幾沙果驟漲始得立巨松數萬如櫛爲外捍吏民驩噪奮鍤雲興四閱月而工役就其高踰丈其廣六丈其長千九十丈橫亙彌望屹若天成公率僚

吏行塘上釃酒相賀曰非朝廷之賜不及此而川后效靈其志亦不可忘也命立之祠且植柳萬株大書其扁曰萬柳塘以冀歲久根蟠塘以益固既而念不可忘日尊也復請之朝籍新林屬兵屬之西興都巡檢使任責焉蓋公雖力未及石而塘之堅緻殆不減石矣然閒自古帝王之建都定邑未有不因長江大河之勝而相其水勢之衝橫侵帙反多見於盛帝興王之時是豈有他哉水之東西靡定本其常性世治日久則濱涯皆生殄故水至輒易爲患如河決然不聞於他時而獨聞於商

周西漢及我朝之隆是其證矣我朝自駐蹕錢塘距水
猶切檣臺百萬多喁昔海變桑田之地設司爲隄障者
蓋無所不用其極越去行都咫尺實其此江海洶湧之
險水性匪西即東害每相關又宜何如其爲隄障哉頃
歲庚子潮嚙錢塘聲石後奏全功今歲在庚午適三十
年是爲天道一小變今日又東嚙新林即前日之西嚙
錢塘者也雖嶺餘福之單魚龍百怪已帖息必欲爲久
安計尙惟後之人固公之志續公之功聲石如錢塘耳
公名亘貴東嘉人時以太府卿直文華閣出守董其役
者參議金華聾公名桂明年辛未二月十日記

西湖重修湖橋記

明州直治所之西南有湖焉眾水所匯泓澄深潔風漪
月滿極目無塵而近在城闕之裏蓋亦天下之所稀也
有亭屹乎中央梁其東南西以通往來異時吏習苟且
姑以趣辦爲名屢成而壞乾道戊子冬十有二月祕閣
張公守是邦也幾再歲矣除弊起仆百度具舉故贍此
亭非但邦人嫺遊之處使客經過亦授館焉而圮陋如
許乃出廂府之餘委僧宗選如相董修治之役凡竹石
瓦木與夫取庸傭力官吏初無所預明年二月橋成而
屋之翼以石欄檻極飛舞與波上下壯麗堅緻可支百
世誠一郡之偉觀前此所未有也初公之來也以郡當
海道之衝界乎北洋風帆倏忽卽列卒焦嶼三姑司候
非常纖悉必知姦盜無所容囊沿海之民恃以樂業然
後修大成艘又修倉庾又以坊市之民表而揭之凡境
內有功德於民者如青山鮑君小溪之善政侯或請於
朝新其廟貌若神若人罔不咸格又以其餘力修平橋
及湖上皆指麾於談笑之餘初若不經意者斤斧既作
既以課最聞矣去逺而羽儀天朝必有豐功鉅績震耀
一時其所設施於一郡之閒特緒餘而已在公未足多
也五年三月日左朝散大夫新權知閬州軍州主管學
事王伯庠記

重建惠政橋記

縣之水發源於逓山鄉之鎖亭踰市而北逓於鄞江有
橋跨其上實爲交易往來之便舊榜之曰惠政建炎庚

趙敦臨

戊夏五月卒然弄兵者井邑焚燬於是橋亦殘於燎焉
前令會稽杜公綰以創殘之後不欲重勞百姓結木僅
免病涉明年夏淫雨濡漲橋復壞死傷者數十人令尹
趙公泣且言橋不時修令過也歎然不懌者累月邑之
富人相謂曰此可愛吾財而不能成一橋以戚吾賢大
夫翕然輸金釀財鳩工自仲秋之戊申卒季冬之辛巳
而橋成公從賓佐耑覩勤苦父老相視顏開咸謂惠政
之名今不虛矣因屬余記其事余曰公以天枝之英屬
處小邑能不鄙其民教以禮法政移化服而相與弟長

慈孝鼓之舞之陶成善俗不既美與一橋之成顧何足
言抑惟古之爲政者徒杠輿梁必以時成過其縣橋梁
郵亭之不修則心知其不能今公惻怛愛民之意首見
於此橋宜父老所傳識以無忘公惠而小子亦不得而
辭也則爲之書趙公名于玿字全義燕懿王之五世孫
也紹興二年二月朔旦記

高橋記

袁商

恭惟我高宗皇帝聰明神武誕受命中興迺建炎之三
年金虜犯明州大將張俊帥諸將鏖戰於高橋虜衄而
遁由是六龍駐蹕錢塘用再造我區夏橋雖更紹興重
建然年深木腐石沮壞輒修修輒壞民不惟病涉亦病
修實祐四年九月大觀文右丞相樞密使履齋吳公以
大制使判府事吐屋待士如周公克勤小物如畢公躬
決細務如諸葛公不以上宰鄙夷吾州一政一事靡不
經意期年之閒鯨波晏融風息鮐箭晝靜校鼓夜閒官
府肅而田里安翕翕然興誦興矣公猶以爲未也暇之
日周覽廛野指是橋而歎曰中興諸將戰功凡十有三
實此橋一捷始今圮不可支非所以識舊也公帑縱未

舒不當於此乎斬乃捐金召工撤而新之結洞爲橋純
以石始於冬十二月成於夏六月方工之未竟也會天
不雨農方事桔槔之丁壯公延大士若土神於府治爲
民請命忱意懇切至於淚墮時亭午日如焚俄陰雲四
合有黑龍騰於西南蜿蜒當空萬目共睹莫不歎異須
臾雷作雨沛然繼是甘霪不斷歲大熟荷鋤相杵謇弗
待呼而集官復厚其募直不戒而成雄峻堅密城內外
諸橋可俯而視之矣既落成邦之人士屬商爲之記商
竊謂橋梁之役所以便民也造舟爲梁既昉於周至鄭

以乘輿濟而君子不以政予之則夫善牧民者殆不可
以細忽也秦以前未聞梁石近代以來名都要會閭之
如吳之垂二閭之萬安不過枕煙水梁海波皆無與乎
政之激勸斯舉也可以昭中興之聖烈可以旌江表之
虎臣其感人心也有義其用民力也有仁蓋將風厲乎
天下非直私惠於鄞人信賢相之作牧發於心見於事
知所先務夐不與他人均鄞之人因是得以覘公之經
綸矣公將以衮衣歸其充廣此念相我聖天子以續思
陵大復古之勳夫如是則是橋也將同召公之芟舍歷

千萬載而不泯乃若通水利以濟鄉遂之農開河步以
便闔闓之民創田廬以養窮困數十百輩鑄租賦以寬
貧弱數百萬緡代輸積逋而擊者釋立決滯訟而屈者
伸莫重於學校則益繕修以惠蔵修之士莫嚴於海道
則增資廩以給巡徼之軍凡政之本乎仁義者不可殫
記茲故略述子吾邦唐武德中爲鄞州開元中易明州
今陞慶元府橋去西門外十五里高三丈三尺五寸長
九丈八尺上下凡六十級洞闊三丈八尺棄緡錢十五
萬八千有奇自寓槖余公晦暨士庶其樂助三萬外餘

皆公帑所出棄二百石工軍工其九千四百民工一萬
三百各有奇俊後積功至王爵橋側有小祠縱廣不盈
丈公復度地建廟宏敞視昔十倍其費不書董是役者
大制置使司準遺李迪功自強五年七月既望謨閣直
學士正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袁商撰朝散大
夫趙隆孫書朝奉大夫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豐芑篆蓋

四明慈谿縣重建二橋記

王說

慈谿直縣之南橫亙大江有二橋其東曰驄馬者唐相
房公琯之始建公嘗爲御史出宰是邑因名焉紀其跡

也歲祀浸遠規模略存圮而不完行者病涉易復屢敗
邑人告勞積是之虞其來且久治平紀號之三載祕省
于君來治於是與尉畢君同心協力其成善政興利除
害知無不爲茲事之明年有邑民加顏霸等數四造庭
狀斯橋之壞久不加葺創有揭厲之憂力將繕完眾意
咸若二君嘉其誠之至因然其請命工之日且與其謀
日潮汎上下波流迅急而橋制促狹往來艱隘每舳艫
銜尾往往壅而不通而又梁木暴露易以隳頹今將撤
柱以避湍悍覆屋以庇風雨使方舟而濟者無頃刻之

阻駢車而渡者免燥濕之患既安且久斯爲便利授以機智不日而成起孟夏興作至仲秋厥工告畢焉雄麗平儼長川并邑於是改觀江山爲之增氣其西曰大寶者因山爲名制作非古寖亦圮壞以其羨材易而新之從民志也噫前世作之以爲善利後世賢重之以成大壯則知萬法之變踵其事而踵其華亦如是之無窮也又況因樂輸之民以圖永久之利非能政者安可議哉且除道梁丘明書爲美談乘輿濟人孟子謂之不知政今觀二君之用心比之古人無愧矣

廣利橋記

大丞相吳公之表海也人知於一郡有高橋之役光前而不知又於一邑有廣利橋之役扵始者焉慈谿谿爲邑有小江貫而中出舟自西徂東者或過之經刹子港達西渡堰此故道也往年顏公作牧相其陰陽擴刹子港口紆其途爲今新堰新堰之未底績也寥寂一村通以小徑閒以冷水渡以略彴夫聯木比竹爲漁樵一二所踐牛羊三五所跡可也厥後或憧憧往來將必壓況新堰成而峻峙其上彼略彴者旁立下流以受萬蠲日夕

舂撞之厄且有曳曳於牽江色者爭如簇也是則假以利涉反以病涉矣公聞之蹙然曰四履申畫不敢一日忘肆百堵勵翼懋使一物失所於是謀易以石且懼鳩工之辦於拾瀋也能無貿贏嗇乎時乃就郡給公帑米若干楮若干毋或匄奪又懼驚行之添一長廢也迪惟董振擇之時乃就邑咨善士王君與可莫君煙惟其陳修二人皆能體公意以經之營之證市賈來羣材拓基址緻板幹鼓聳運精鬻錯飫餱糧撫勞勤於是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不只此也最邑之陸行入閩都者其道必由王家店橋浸趨於老咸與維新萬目盱衡詫兩虹飲大川之壯厥攸作人見其功之就而不震於慮始人見其乘之安而不知其煩我此公意諭授所及也二人又能推公意以衍而伸之護新堰之步以亢濤浪平新堰之溜以緩奔瀉關新堰之驛以待潮汐凡可易撼撼而使蹈實地爭先致佐助而罔有吝封此公有所感爲所應也忽夜觀天象台躔過新堰越翌日亭午果有報公一舸按視不以夾道疾馳駭民而絕其億於不及不以高牙大纛臨民而通稗輦於縱觀符采攸燭山

川生輝有橋落成無此炳燿邑之人乃言曰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何如公之寓政於橋歟叔子獨千載名與滅江流何如公之寓目於橋歟況因橋有驛立名慶豐親灑鈞翰高揭戶顏此又公不特以人者利民而直欲以天者利民願爲之記錫孫曰我大丞相之敎惠此邦苟利於民知無不爲大莫大於津梁有眾高橋其一也袁公可齋嘗書而刻諸石廣利橋之役雖什一於高橋然無小不舉者乃無大不周也保釐東邦而先嘉其克勤小物此三代相業公獨得之豈以大小計哉其閎

如吳洞橋之整以崇低垂簣山河之開以導壅底茅砧礎之治以通提淤黃沙堤之築以砥橫瀆蜀山鋪之置以靖萑苻此公以舟楫四海者而澤一邑也六龍渡江海若哈呀以壯形勢謀臣策士獻議設險於白頭者不知幾人且幾年矣朝廷未遑公來嚴備列塞睥望溟涬盡在目中雖一飛鳥不能遺此公以謹固一邑者而康四海也廣利一橋云乎哉雖易言利涉大川十有四而以未濟終焉未濟之濡而言利涉此易之爲道也公以利涉建橋而以廣利名橋不言所利大矣哉此公之爲

四明文徵卷十

易也猗歟實祐六年七月初吉朝奉郎桂錫孫記朝奉郎通判平江軍府兼營內勸農事孫因書朝奉大夫新知瑞州軍事兼營內勸農營田事程士龍篆蓋通直郎知慶元府慈谿縣主管勸農公事兼主管鳴鶴鹽場兼弓手塞兵軍正周棟立石

吳刺史廟記

明自唐開元爲州城西門之外有祠耆耋云大曆中州刺史吳侯廟也侯諱謙字德官水部員外郎史策軼其傳郡乘闕其蹟遺愛在民歆血奉嘗春秋薦蘭菊悠久弗懈余艤舟扶藜過廟下式瞻貌像問其故則曰侯守是邦開西郊之湖膏澤滲漉甫田登成其地爲九里堰因以名廟歷載綿邈民猶曰吾使君也召棠勿翦輶碑

未刻王文公宰鄞爲詩以識山光湖光之句遺黎誦之余肅然欲敬斯所謂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者乎語鄉父老曰古者建祀以爲民也民功曰庸自稷以來是尊是奉以水佐耕豐稼於野芍陂七門之祀芬至今未昧惟明瀕海厥土瀉鹵歷選良守溉田興利孔內史之於句章隋任刺史之於廣德湖皆載在簡牘今惟鄭令之壬祜屢豐穰兮除疾苦年千世百兮保艾吾土侯如存兮侯其福女敬共承祀兮無怠終古

鄞縣學乾淳四先生祠記

袁甫

鄞縣立學舊矣中廢不振嘉定閒主簿呂君康年聿新規制誾成而去嘉熙改元趙君希聖來居是官首白宰上之府請益廣教養益宏斯道且謂近代師表如南軒

張宣公晦庵朱文公東萊呂成公象山陸文安公四先生未祀於學事非大闕遂併力舉茲事屬某爲之記固辭弗獲乃言曰夫道一而已矣學者各植門庭將已自尊其師師道不如是也三代既遠漢儒專門名家破碎大道自時厥後紛紛籍籍不能會於一我皇朝大儒繼作始克合百川而宗於海中興以來四先生身任道統之責悉力主盟凡修之身行之家用之國推以淑諸後進皆天理人彝如桑麻穀粟鑿鑿眞實不可誣已四先生無二道而學者師承多異於是藩牆立畛域分所謂

切己之實學忠君孝親之實心經國濟世之實用睽離乖隔不能會歸有極反甚於漢儒可悲也夫殊不思乾淳以來四先生相爲後先所以明義利別邪正羽翼吾道果爲何事弟子之尊其師當先識其師之道大本必正大旨必明則道在是矣奚必於一語言之閒一去取之際屑屑焉較短量長以是爲能事哉迹頻而心殊名同而實異乃後學之大病又豈可以累四先生耶若夫四先生之自相切磋則固有不可苟同者矣正以道無終窮學無止法更相問辨以來歸於一是之地是乃從

善服義之公心尤非後學之所可輕議也今趙君合祠四先生於學趨然出於各立門庭之表其於大道之統必有得焉者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愚又奚言惟願同志者勿自欺其心殆庶幾矣乎

鄞縣經綸閣記　樓鑰

始慶曆七年荆國王文公宰明之鄞縣元祐中縣治建閣以紀遺愛名曰經綸肖公之像而祠其下俯仰百餘年閒嘗再興於紹興淳熙而又廢壞紹熙五年知縣事莆陽吳君泰初新之起於三月戊寅踰月而訖工舊觀

行學者競勸後有憶鄞及憶東吳太白等詩則又知公之繾綣於鄞也熙寧遇主干戈一時盡以所行者施能如公之在鄞則天下推廣之嗚呼使一時奉行者皆能如公之在鄞則天下豈以爲病哉天下雖病之然吾邑之於公不敢忘也故尸而祝之以至於今若吳君可請知務矣政成且去如始至然一新縣樸出於人之樂輸以其餘材又爲此舉蓋將以表先正仁風之效慰父老甘棠之思而示後日循吏之勸一舉而三善具非直爲是觀美而已也

高閭

烈港新建張王行廟記

聰明正直死則爲神至於有感必通無閒於幽深遠近者此神之盛也廣德軍廣德廟張王者武陵龍陽人嘗按圖牒其先有諱秉者在夏禹時感天女降而與之合踰年授以子且曰後世當血食吳分王生於西漢之末姿狀奇偉寬厚而愛人有神告以茲地荒遠不足建家乃東游吳會至苕霅之白鶴山居焉久之欲自長興之荆溪鑿河至廣德以通舟楫之用工役將半俄化爲異物驅役陰兵夫人李氏見而怪之遂隱形遁去居民思之不已既橫山立祠以事之祈祭不輟粲天監中江南大旱徧走羣望不雨武帝夢山神告之曰橫山祠靈通天地禱之必應帝如其言卽獲膏澤自茲以後歷數百載凡水旱盜賊爲民患者誠心祈請皆遂所欲乖崖張公守金陵以兄事之緘書遙禱如通家問吉凶可否報驗不爽比年靈迹尤著達於朝廷累封正順忠佑靈濟昭烈王王之祖考及祖考妣王之妻妾及其九弟弟婦五子子婦訖於息女莫不錫命疏寵加以公侯夫人之號嗚呼盛哉烈港都巡檢使李君嘗爲廣德都監事王甚恭紹興戊辰初來赴官值海寇出沒上司督捕嚴甚君乃展王之畫像焚香祈拜恍惚之間如在其左右守官二年揚舲捕盜者非一而未嘗有風濤失利之患蓋王之神靈陰有相焉遂出己俸建行廟以嚴奉之一王四公十一侯十有九夫人亦皆塑像以從其祀烈港之人從而禱信又增侈而丹雘之閒待次里閭李君知予將之廣德宜知王之始末者求序言以告後人予固嘗聞之而詮諸其人皆以爲然於是乎書紹興二十年九月甲戌左迪功郎新廣德軍軍學教授高閭記

昌國縣大夫劉君生祠記

王應麟

上臨御之三十三載妙簡銅璽以宇民訓士風示海縣劉君謙採繇元祐故家宰明之昌國於是適再祺矣廉平簡靖民便安之越明年政成邑士彙君之化相與言曰今君幸惠吾邑勤亦至矣今將造朝微以寓攀截借留之意維昔庚桑治畏壘社而祝之厥有舊比迺肖像於學而祠焉蹌吾門請識其事余謝之曰劉君余舊氏之常僚也子諒肫實喪祿如一溫乎秉木之絲澹乎衣錦之絅豈與世健令求赫名者班乎而奚以象爲且邑生祠非古也昉於漢之于公厥後韋廣都義杜池陽

軫陸浚儀雲史不絕書然繩之以召棠勿翦之義猶曰變之正者夫令去民最近是邑雖海陬去天爲尤近近天則聲聞易徹近民則恩信難孚毋怪乎推謝摩肩而誦僑絕響也劉君何以得此於邑人哉問之庠塾之士則曰言政不及化吏皆然令爲甚君甫下車垂意誨育縮費廩士以歲之正飲酒於序燕毛以齒禮遜興焉學宮水環如帶鄉老以爲文字之祥迺疏迺滌玦榮鏡澄而又捐奉入以養之莅校比以勸之是歲賓興有雁行聯璧而監學亦多中鵠擢第者有人興廢葺圮去之日如始至復築室以奉先聖舊像扁以燕居齋火之中敬而敝焉馬張之急絃歌奏焉斯乃蒲密之政爲何如余曰一鄉薈士今君教養之所及也必如子羽之未嘗至偃室然後其言情而信姑徐之爲我問政於隅激荒寂之濱既閱月有聽興誦而復於余曰維茲萌黎行舊多叨憤自君之來民不識吏庭少訾辭維茲萌黎近監而貪訖君之去海無怪風人厭魚蟹余聞之舍然曰士之言華民之言實是足以徂豆前修矣于韋杜陸不專美於漢晉矣維先忠肅公以冀之南宮縣譜推而爲滑冀縣譜又推而爲元祐相講文獻所漸裒華是似清惠維祖朔齋維允其政不棘於期會而以善俗爲先厥有本哉君家自朔而蜀又自蜀而吳余嘗稱其爲宰蓋所謂安靜吏悃愊無華者故不敢相蒙而溢美云寶祐五禩龍集丁巳閏四月既望儀眞郡文學掾王應鳳記并書

旌德觀記

王鏊

皇帝嗣立之明年改元寶慶既進賢舉貢以厲在位又衰表元朝儒學之望且訪其後而官使之意蠲所形天

下風動九月吉日知臨安府袁公韶言於朝曰錢塘爲浙右都會名人鉅公前後相望獨未有論次章述者今將考此邦人物倣會稽故事刱爲祠宮俾國人有所矜式庶教道其有補朝廷嘉焉卽日報可擇南山下新隄之上水繞其址平湖滿抱林巒映發夷曠靜深爲之區畫外堂內室周以廊廡門垣橋徑各當其置涓辰賦工民以悅從遂採摭郡志旁搜史籍上下數千載閒得全節之士自許箕公以下三十有一人女婦之以孝烈著者五人輯其生平大概製贊刻石列之堂室以代繪像

又明年移玉宸宮於其側俾掌薰潔之事請易其額曰旌德觀今丞相魯公爲大書而揭之既訖工屬甓爲記甓聞一鄉之善士生同時居同里耳聞目接固有與之俱化者矣若居雖同里而生不同時其得於父兄長老之傳如楚國先賢襄陽耆舊一傳所載士大夫或未必盡知而凡民何從知之況六飛移蹕今已百年物繁俗靡出城不跬步湖山之麗甲天下亘辰美景婆娑游衍又安知許嚴之高節之在此都也今也周旋祠下挹志士之流風識正女之嘉行將有起敬慕若醇醒而夢覺者是豈不爲感發人心之地哉公於先賢去取之際進德行而退文藝先節義而後功名使聞之者有益跂之者無弊權度森然莫不歎其精且詳也竊考國家盛時以三司開封爲天下劇任號稱省府官制行三司職歸戶部而行都繁穰視開封則一公自軍器少監擢兼府事歷司農太府遂由地官貳卿而陟文昌六載於茲省府二任處之裕如非平時學問明於體用則酬酢事物焉能從容不迫審所先後之若此耶先賢名氏傳贊紀述詳矣茲略不敘獨敘建堂本意於以表明時宅牧得賢之美且著京邑所以承流宣化之意俾後來觀者知所取則焉

證心院記

項傳

佛之教人其法有頓漸因其宿植之而順導之蓋有根器大利不用其力於此世中若杜士屈伸臂頃頓悟第一義者此特豪傑間出之士若斯人者乃能和光同塵於羣眾之列不待高舉遠引入無人之境而後有所修證也若夫根器不迨乎此而待於漸修者則不然視城邑如囹圄顧眾人若仇敵望望然若將浼我則必去而

之探山窮谷耳世不與世接以肆其業以固其行而後庶幾乎有所成就若斯人者四方皆有焉明州慈谿縣西有僧院名證心去縣五十里而遠其環列皆山前有巨澗左右無居民蓋幾於深山窮谷耳目不與世接者吾疑其有漸修者處焉問其僧以院之所自建立乃曰是地古有庵基晉天福僧道珍頓錫憩止久之人稍景慕於是有朱氏者施地以廣其基施屋以爲之院而錢氏復以新慶名之厥後世有僧嗣住持惟文慧用儔用蟾三數人皆能有所興造若方丈若大殿至夫僧講二堂廊廡圊莫不畢備而今住持宗式益置懺堂鐘臺院以愈完矣然則吾所疑以爲漸修者若有庵於其上雖莫得其名繼之以道珍頓錫而止顧非其人歟宜乎人所景慕而爲之建立屋室以居之也若後三四僧又能不忝其先世互有所增廣其志亦可尚矣今名證心蓋治平二年十月內始奉敕改賜天向所謂第一義者證心而已矣果何證乎強名而已矣院之僧誠能循是名以究竟之則漸修者不足云其將以爲庵居者光焉

元豐八年七月初三日遼西項傳記并書

多福院記

予自昭武歸故鄉視其閭巷非故也昔之榛棘者皆建甍而並棟矣昔之雕峻者皆蕭然而不屋矣昔之孩提者皆頎然而長矣昔之少壯者皆皤然而老矣且死者十有八九矣訪其居民非故也昔之農者今轉而爲工昔之商者今流而爲隸貧者富而賤者貴皆交相爲盛衰矣嗚呼世態之變如此所不變者巍然而高者吾知其爲剎矣儼然而尊者吾知其爲佛矣鐘於朝鼓於暮環然而食者吾知其爲僧矣墟雖水能以賤求之於迹盛多而衰少推之於心背實而向眾旱天不能以飢宅雖不毛地不能以寒勢雖王公人不信乎非有常者孰能如此甬東有多福院者乾德三年州民趙軒舍園作室主者德全以施無礙之浴開寶七年州刺史錢億易號興福治平元年始錫今號爲熙寧元年有圖瑩者興其所廢而人樂輸其財新其所故而工樂竭其力未信者信人樂從其化未悟者悟眾樂入其室元豐七年春二月燕然坐終繼者清雅亦其人也夫萬事之理勤於未就而怠於已成佚於有餘而勞於

不足師能勤其所怠而勞其所佚則繼師者雖百世吾知其如今日矣元祐二年二月望日記

普明寺方丈記

王庭秀

普明距縣西南一十五里而近其地得於南山之間背岡面阜東西纔踰里許而林巒相屬山光竟翠幽泉遞響含溪口谷岫幌雲關一別區也院興於梁天監中號湧泉至治平初篆賜額普明歷歲資久四合之宇僅備甲乙繼居因陋就寧寖以黎敝以釋子之宮絕在塵外而境不時與良有待也僧道澄行業精潔睿解過人其

住持之明年慨然歎曰昔人之創室展脈虬角之屋現相賀跋之舍神闢林麓而運榱桷大除沙礫而備安居道之所繫誠之所至雖天地鬼神猶不達時刻之相況吾徒久有此居衲子日視山所容猶有餘地闢者而與之當有樂成吾事者多矣於是有僧道法定率眾先中欽承師古乃鑿山而建方丈之室施者四集鳩工於春迄冬而成巍特亢爽屹立眾甍之上異時榛莽蒼翳巖壁峭巉若非人力所易夷斷而迺今修梁峻廡翠牖碧階虛坦明豁出人意外是可爲普明松桂榮而雲壑賀也一日集其徒於上告之曰裏區勝境千佛之居五臺北峙廬阜南矗窅窿峻極穹居疊嶂懷靈抱異仙聖所宅金碧交照梵唄相聞而吾之文殊有光相現於二山金橋亙空神燈耀夜祥雲綿延圓輝閃爍眞異境也汝等諦觀佛身廣大充滿法界於眾生前無所不現則文殊游於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所有光相在在處處可得而觀惟此丈室非大非小不佞不陋有若毗耶離城摩詰所居汝等當正思維安住身心文殊大士將以獅子高廣之座來至此處現大神通以不可思議微妙法

門開示於汝足雖不登玉臺不履廬阜而文殊光相於汝等前无時不現則汝此室所作佛事與彼諸方等无有異豈不快豈不幸哉他日妙高居士道過之澄前白曰茲山寂寥久矣近拗此室雖曰幽隘而嘗妄語其徒者如是矣願識之以示後來可乎余聞其言而善之因命筆而與之記建炎改元六月十六日朝散郎御史臺檢法官賜緋魚袋王庭秀譔

嚴華院記

陳時舉

學佛之徒以戒爲本戒行微細易學難持要先當明律

律嚴而密防微漸無所不至僧不明律動輒得咎何暇講他學是故如來將入涅槃最取教化尤深激切告諸比丘曰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若佛弟子克遵佛訓不犯律口堅持禁戒禪定智慧自然發生則與如來住世無異也受人天供養作濟世津梁夫復何嫌宗曉律師久從靈芝游傳南山教戒行高潔道業純備眞佛弟子爲此方所欽敬久矣明州慈谿縣有東西二巨刹東曰普濟寺寺之西南隅卽華嚴院也院自更十方以來屢經住持皆不克振基址湫隘室屋卑冗僅容百指歲久不葺頹毀殆盡偷安苟且之人不復能主於是邑父老士庶咸以律師之善狀告於有司俾其尸之師不獲辭旣至朝夕重習寒暑不懈慨然念敝陋之甚不足以嚴奉香火安處徒衆始銳意更張作是願已衆信鄉合欣然効力乃闢土宏基剗除舊迹鼎新大廈設殿於中以尊大士像建堂於前後演毗尼法僧房廊廡次第成就種種莊嚴之具無不辦集四方從學之徒幾百人往來雲水至者如歸師與徒弟甘苦一體諷誦咒無頃刻怠情邑人愈加歸向凡有疾病困苦無遠近

貴賤皆投依焉而師誠意專致以故而祈禱無不獲此佛法久住之象而是院之興固未易量噫今之高堂邃宇貌像嚴飾爲邑人祈福之地者向朽敝之餘也今之芳池綠水花木映照爲衲子遊息之所者向糞牆之扁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雖物之廢興固自有時然實本於人事耳儻非曉師戒律精誠有以動人其能建立如是耶師以宣和庚子住持卽其年興造經營積累建炎庚戌始得周備求文章於予以紀歲月予與師爲里社之舊熟知其人因書所見之實以勒諸石本院素無莊土邦人大檀越林曉迪功施田五十畝以爲倡師言自是常住必續有喜捨者當別具記云紹興壬子十月二十日記

蓬萊山壽聖禪院記

劉炳

四明東海之上有象山象山境之西南有佛刹焉五代之梁創之以蓬萊之額是爲龍德二年我朝之宋錫之以圖書之文是爲太平興國四年淮敕驗以甲乙持者天聖三年也蒙恩以壽聖之名者熙寧二年也是院隱然介象山之中雖無崇巖巨壑盤亙千里高插雲天雄壓

地軸而佳嘯蒼岫周遭映帶卑相附遠相揖亭然起翠
然止而朝陽暮靄露花霜竹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恍
然若圖畫中見也太僕卿直祕閣林公旦昔宰是邑尤
意愛之且歎基址頹圮榛棘出入庳堂隘宇上破而旁
穿殆不足以擅斯景而奄有也因命釋永淨主院事焉
蓋永淨者余聞之操行謹潔智敏而謀多又卒之以不
私於是登而望默畫於方寸轟糞壤焚輞騎却立而視
爲之瓜分某布地形之崇卑櫛宇之閎狹瞭然在目中
矣迺始卽其舊而新之規其小而廣之三門峙立兩廡

翼張閱經有堂獻供有厨澡身有室休賓有館輪焉奐
焉一切鼎新若有鬼神陰來相之獨所謂佛殿閟焉居
者無以寓歸依之誠來者無以徯瞻仰之禮適得邑之
信向者相與出力而巍巍之殿屹立矣復建寶藏以居
殿之中金函玉軸層見疊出所謂妙典祕偈悉募僧行
筆之蓋其徒寶仙倡其初義紘廣其終積之數年而五
厥後者過庭有訓盈屋有書種學績文罔敢墜失願以
文字施殿用記永久謹薰滌毫研而記之曰寺興於建
二時之供羞植松十萬本以助眾山之森秀亦其徒慧

太平禪寺佛殿記

俞觀能

永康縣事劉煇撰

隆三年甲乙相繼其徒至寘紹聖四年釋梵宣以十方
住持歷昌粹道輝至瑛爲四代自穡而初義琛與夫郡豪吳君驥有力焉竊以嘗謂事以速不
宣和五年八月十五日太平禪寺大佛殿成妙高居士
過而登之因稽首曰昔我大父爲大長者家故饒財在
天禧中捐其金錢率其豪強嘗建斯殿殆今百有餘年
住持仲瑛易而新之巍特高廣踰於舊制顧我家貧如
石女兒如焦穀芽求其堪捨一無所有念吾祖吾父詒
厥後者過庭有訓盈屋有書種學績文罔敢墜失願以
文字施殿用記永久謹薰滌毫研而記之曰寺興於建

粒導泉以廣汲凡寺之宇興隳補弊昔無今有日與其徒括槌舉拂撞鐘擊鼓作大佛事於是太平爲大禪刹視其殿則卑陋傾敧不足以示尊顯瑛曰是誠在我時則有僧仲良精進勇猛志同謀協共歷檀越勸導布施靡不翕從良其資金掄材命工不踰期年迄新寶殿去庳就爽斥隘成廓而其殿中釋迦牟尼文殊普賢難陁迦葉相好嚴妙光輝映發見者聞者生大歡喜時有比丘作如是言我佛如來昔現世時於摩竭提國菩薩場中成等正覺殿曰普光時有文殊說十信法上昇須彌殿曰妙勝時有法惠說十種住昇夜摩天殿曰寶莊嚴時功德林說十行法昇兜率天殿曰一切妙寶莊嚴時金剛幢說修學去來見在一切佛同向在它化自在天殿曰摩尼寶時金剛藏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智地今此寶殿妙好嚴特名字何等當說何法願爲敷演居士告言佛子智身寥廓偏周十方法界圓融終始無際是以如來正覺初成九天同居普光一集十處咸登今古無差舊新一念故不離果德大澤普應十方而爲一時一會本無去來則汝今者自心之力念念之中信知此身與十方諸佛齊成正覺轉正法輪則普光普光既信此心住於佛住法界空虛廣大無二則妙勝即殿殿即妙勝學三世佛常行萬行利益眾生不可思議則寶莊嚴即殿殿即寶莊嚴發廣大願充滿法界救護眾生智悲自在則妙寶即殿殿即妙寶住菩薩住入佛智地究竟修行成最上道則摩尼寶即殿殿即摩尼寶如是言之則帝網重重鑑象相入不動智佛常坐道場諸大菩薩遊戲三昧則此殿者當何名爲汝其諦觀作正思惟普光法堂正在此處時諸大眾聞居士言得受持願幷書之作將來眼居士曰不亦善乎宣和六年十一月望日俞觀能記

天童山千佛閣記

樓鑰

淳熙五年孝宗皇帝親灑宸翰大書太白名山以賜天童山景德禪寺寺之門甚雄敬刻雲章尊閣其上又於方丈專建一閣以藏眞跡實爲禪林盛事前此未有也初西晉永康中沙門義興卓庵此山有童子來給薪水後既有眾遂辭去曰吾太白一辰上帝以師篤於道行

遣侍左右因忽不見自是始有太白天童之名山在郡
東南六十里所太白一峯高歷千嶺雄尊深秀爲一郡
之望紹興初宏智禪師正覺欲撤其寺而新之謀於眾
有蜀僧以陰陽家自獻言曰此寺所以未大顯者山川
宏大而棟宇未稱師能爲層樓傑閣以發越淑靈之氣
此山之名且將振耀於時矣覺深然之乃拓舊址謀興
作內外鼎新以次就成智匠高妙務極崇侈門爲高閣
延袤兩廡千佛列其上前爲二大池中立七塔交映澄
澈游是山者初入萬松關則青松夾道凡三十里雲棟

雪脊層見林表而倒影池中未入窺樓閣已非人間世
矣中建廬舍那閣尤爲壯麗住山三十年其爲久遠之
計皆絕人遠甚後有慈航了朴一坐亦二十年起造諸
有閣於廬舍那閣之前複道聯屬至今歸然相望又大
築海塗增益歲入由是天童不特爲四明甲刹東南數
千里亦皆推爲第一游宦者必至至則忘歸歸而詫於
人聲聞四方江湖衲子以不至爲歉皇子魏憲憲王出
鎮一見慈航歡若平生暇日來游顧瞻山林登玲瓏坐
宿驚或累日不忍去因圖以進於上會稽郡王太師史

交貫堅緻壯密牢不可拔上層又高七丈舉干佛居之位置面勢無不曲當外檐三內檐四檐牙高啄直如引繩旅楹有閑翬飛跂翼周延四阿綠以欄楯內爲綺疏表裏明豁自下仰望如見崑閬梵唄磬鐘半空振響徜徉登覽四山下瞰河漢星斗如在欄檻御書金榜巍乎中峙翊以翔龍護以絳綃高出雲霄之上眞足以彈壓山川傳示千古善財童子大莊嚴藏入見樓閣廣博無量則不可知若經行四方室屋巨麗殆未見其比也鑰奉祠東歸嘗往遊焉驚歎傑特目眩神駭過於耳聞敬孚禱祝弗應里多疵厲人心累驚願更擇有道行者居來捨其有而求所欲無不響答比年主丈室者行業不而應不求自至傾甕倒囊負擔挾篋牽聯號呼纍纍而稻之供未始告匱者實賴山王陰率潛化若有人從空告語相勸導者凡粟米豆麥布帛絲麻薪炭菜果隨闕婦遠近老穉奔走邀福之地山無常產而地子朝晡蔬里之父老告於州曰淨慈爲刹實明越台三郡田夫野院初號仁王其錫名淨慈者本朝治平二年淳熙戊申

之以安慰山靈而加惠一方邦君吏部侍郎岳公從之悉召州之名刹育王天童而下十有六主首俾通選一人得今住持師宏臨江人嗣法佛照禪師始至周視庭宇喟歎荒蕪眾相與畢力支傾補罅規隘恢恢匠瑰材成此勝事觀者百堵徐興法堂靖儼以祗演佛事僧堂奧敞以休處朋徒且過接待之寮關而新之以安適來者度僧有庫會浴室鐘魚震響尊本慈茂叢林規制大略具體宏師以書來乞其事余觀人之心數緣之興廢乎是心苟存鬼其相之矣雖天下之事其將興也責於己求於心其將

淨慈寺記

沈燮

奉化縣治之西六十里有佛宮焉按圖志唐乾符六年所建院有故籍又謂始於石晉天福五年他無攷證自

壞也聽諸人歸諸天古今一軌宏師能充此心不倦則道俗不應興起法席蓋未艾也不然徒日燃薰齋供而神不我孚吾恐山王去之遠矣書以遺之使刻之山中若夫自漢以後佛法入中國四明風靡競求福利上之人往往多倡導之其來已久豈特一淨慈而已哉民生不及三代遠甚其本安在宏師不求余言姑置勿道獨識其所以振作頹廢之概如此紹熙改元八月記

翠巖山寶積院輪藏記　舒亶

有大寶珠藏於無朕辯如喫詻無所措言明若離朱莫能寄目眾生積業墮在無明我佛如來慈悲哀愍以身圓應俯視羣機於無相中發露光影重重接引遂有多門結集流傳即經律論讀持開示世不乏人鄞嶺翠巖院名寶積有長老者曰智才師於佛事門不捨一法廣募檀信鳩集眾工繕寫奉安建爲輪藏自丙辰歲迄戊午年凡閱三冬能事告畢有一居士施不及財目覩勝緣五體投地恭敬作禮而發願言願諸眾生覩相生想令一善念念念不停如是輪藏無暫休歇以至八部一切諸天在家出家善知識等若聞若見發大道心亦如是輪永不退轉則是藏也無量功德天上人間窮劫讚歎莫能盡云

東嶽行宮記　蔣安義

四明屬邑六獨昌國居重海大洲中視他邑最爲僻遠部使者按視罕及其境傳檄往來趨期會簿書而已初邑之未建隸籍於鄞度越既險民之利病休戚有不得告者焉熙寧閒荆國王公始請建邑建今四十載矣更令佐以十數然流風善政不可悉舉頃則有延平陳公戩建安章公邦獻令大梁趙公君玘受命爲宰而南康李公恕實爲之佐下車以來諏詢民瘼弊者革之蠹者鋤之政適其平人用不爭年穀告豐邑遂大治邑之民聚族而謀曰我曹生長太平不見兵革幸值明天子惠我以賢令佐矜老而恤孤養病而葬死雖父母之恩不厚於此我閭東嶽之神實佑我宋陰福吾人蓋相與尸而祝之以祈吾令佐富貴康寧乎於是翕然就應者如嚮父老占之少壯營之運土於原度材於山深殿嚴嚴修廊陰陰其直如繩其平如砥其高如軒其張如翼堊以白盛飾以丹艧春秋歲時以祀以享若有神物來遊其

閒宮造始於元符三年四月落成於大觀二年五月郡人蔣安義爲之文曰瀕海之東龍濤匝空杯浮土封爲明附庸兩山中分屹立嘉門雷吼電奔控朝於鄞壤絕勢孤摧舟畏塗東手庭趨聽於大夫二公之來天錫雄材邦除氛埃霧闢雲開政道其平安瀾不驚和氣充盈庶稷以成斯民無憂聚族而謀以祈以求報公之休稽首嶽神沐聖蹈仁手幹洪鈞下臨斯人迺咨羣工作爲行宮父子所公壽考來同席捲榛荊巖巖百楹塗以渥青周以層城春秋歲時祭祀禱祠旨酒純犧饋餽有儀

匪豆匪觴明德之將神之來翔降福穰穰蒼山之巔石完而堅勒此文爲垂千萬年

蓬萊觀記

樓鑰

老與佛之學行於世尚矣未知孰爲輕重然以吾鄉一境計之僧籍至八千人而道流不能以百其居才十數而佛廬至不可數何取耶蓋譬闔之歐陽公矣大抵以爲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趨者眾而熾老子獨好言清淨靈仙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且曰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明之四山去郡皆三十餘里西有湖千頃一山穹然秀出此爲最近者名曰望春舊有靈波廟以祠白龍政宣閒有陳孜者始崇以殿辟道院於東俾道士馮立權奉香火祖父少師典鄉邦因湖之游請於朝而田之歲得穀亡慮四十萬斛父老以爲德生祠其中又得道士何思遠居之於是觀宇益興廊廡略備思遠澄心鍊氣得黃老之眞風馭役鬼物靈迹有不可掩者嘗之京師有運船數百千艘欲絕淮而潮不登爲作法於其埧未幾潮

溢歡聲如雷悉賴以濟發運使以聞敕差明州管內副道正盜發清谿旁郡山谷間多響應者祖父大飭守備郡以無恐思遠亦有陰助石記存焉紹興癸卯太守莫公將命拜章禱雨而驗奏移象山蓬萊觀廢額手書扁榜以寵異之其後主者竭力以增益前功今知觀吳若訥繼胡志清之後里之巨室厲氏兄弟相與出力興造又得匙嘗氏創岱嶽行祠於山麓遂爲一方勝處由歐陽公之言觀之諸君可謂能自力而賢於其徒者矣鑰自念生晚不逮事祖父嘗拜祠下冠佩儼然幼年及識

何君猶記其道貌能歷歷道祖父時事使人起敬吳嗣法於何爲孫行塵行乃祖之法以大其居是爲能負荷者故與之遊一日來請曰觀之興才六十餘年懼無以傳遠久願記之應曰傳之久不久正不在記而況此猷猷之文乎世之棟宇有傾民力爲之欲爲無窮之計而驟起亟廢幾不能以一瞬山巔水涯結茅累甓或遂化爲珠庭自前古以至今日者非一也子以爲今之琳宮蔝館據名山洞府之勝霞冠星礎搖曳其閒者皆固然耶其創始之初亦若是而已又未必能如子之居之壯

也其浸致雄盛者雖曰有數亦存乎人爾揆之世法又何止棟宇也哉今蓬萊之興或作於前或繼於後以躋登茲歸語子徒儻能念其藪勤而增葺之則直可以無窮矣吳曰正欲記此以示來者遂爲之書

蓬萊觀藏記

戴機

道家經藏聚書而藏罔旋八極普濟羣動未易窺其端倪也蓋道判於希夷人含沖和之氣以孕形毓質終身由之而罔覺一念顚錯天理滅蕩其報至於流轉三洞漂沈億劫粵有大眞人在玉清宮中怡神靜念哀矜眾

賚觀之人又作奇夢以感動之其志益堅經始於淳熙
之戊戌而落成於辛丑之孟秋糜金錢一萬緡藏經五
千四百八十一卷金碧輝暉四境瞻禮有禱立應施利
日廣黃冠羽服濟濟然袂之聯也厲又樂捨良田百畝
因是傑然爲鄞之名觀嗟夫天下無難事也精誠所應
雖九鼎萬鐘盟手可立辦也志清一日叩吾廬焚香煮
茗從容以記屬余余家密邇蓬萊諗其事爲詳豈得自
默寖淳熙辛丑七月記

汪氏報本庵記

惟四明汪氏代有隱德上世葬城南之俞村鑰汪出也
嘗隨拜墓裴回松下顧瞻前後中有一邱隆然奇峯遒
峙秀水縈抱磬折面勢岡阜非若近時積土平田強爲
邱壟出於人力者比氣象秀潤眞結窩也是爲外高祖
大府君之墓府君以才選爲吏古君子也終身掌法一
郡稱平范文正公王荊公皆以士人待之我高祖正議
先生爲之志銘蓋積德之尤著者是生正奉四先生而
汪氏之衣冠始於此鑰生長外家逮事外祖少師二十
餘年親見孝友之懿奉壙墓尤謹遇忌日必躬至墓下
爲薦羞之禮遂爲汪氏家法仲舅尚書恪遵先志不敢
少怠而增潤色焉俞村之墓始於十二府君其子若孫
葬於左右者凡十餘所迫今百七十餘載矣家舍三易
歲久易圮仲舅投閒既久度不可支吾乃營基於松楸
之東輟費於伏臘之餘鳩工兩月而告成爲堂三間後
出一間併爲修祀之地前爲軒如堂之數可以聚族列
拜兩廡凡六楹前又爲門及享亭以淳熙十二年三
月二日奉神座於堂之東室宗人雖墳墓在遠遇清明
必合而祭者凡數十人列於其次規畫纖悉一一親授
辦下至庖湢無不備具廢錢五十萬一力爲之贍塋舊
有田初出於諸院其子孫聞有生計凋落視爲己業而
私售者久不能制於是積累細微益以俸入以元直取
用供僧徒命族人選掌祀事其器用則分任其責且爲
出穀以助他日尙將益之庵成未有名夢中若有告以
報本者公爲之恍然遂以名之正奉始卜葬西山少師
兄弟皆從仲舅大爲墓阡甲於鄉里又以外祖母福國
之先隴在奉川桃花隩王氏既不振亦若買田建屋以

奉香火凡其先塋域至是無所不備可以傳遠矣鑰既得歸日侍函丈一日顧鑰道始末使記其詳以詔子孫惟我舅氏克振家聲光昭前人以燕後葉庵之落成時年六十有八矣誠孝不衰而又精力絕人克勤小物壯者有所不逮皆可爲八子法遂謹書之後人能不墜少師尚書之意汪氏之興殆未艾也

長汀庵記

樓鑰

樓氏自周武王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於杞實始得姓後有食采於婁者因以爲氏或著婁焉東京雍邱縣即杞之釐故亦稱杞縣樓氏以杞國爲郡而望出東陽雖閩吾族自婺而遷不知所始自鑰一行推而上之至八世祖而止惟曾叔祖二十五助教墓志云六世祖自婺遷於明是鑰之九世祖也又不書其諱明化院之西南一山坡陁數十百畝上世葬埋甚眾邑人號樓太婆墓亦不知太婆爲幾世爲何姓今墳墓可尋者七世祖大二評事葬太婆墓山之中劉錄葬白水雷家隩六世祖二評事葬太婆墓山之中劉夫人葬於西偏相去數十步徐夫人葬明化側平地蓋祖宅之後也高祖十八正議及陳氏和義郡朱氏壓陽郡二夫人曾祖三金紫永嘉郡夫人翁氏葬龍潭先祖三少師兩守鄉郡首尾五年每寒食上家旌旗鼓吹皆集於下鄉里以爲榮少師教授兗州時祖妣秦國夫人馮氏早喪葬南山再娶魏國夫人馮氏先卒得地於報國山之左今爲仁濟院作三穴以右穴葬魏國少師親窆焉令人藏扁榜猶存約他日自居中穴而遷秦國於左晚歲有閩人上官仲恩獻金鐘山圖得於舒氏尤喜之知平江日病中語諸父曰吾死當葬金鐘比薨二夫人葬已久金鐘墓域頗狹至今三墳相去或二十里而遠初營葬時四山皆願求售仲恩亦勸之五伯父曰人其謂我家乘勢幷包非先志也仲恩歎服且曰第三虎山不可不買可以爲庵其實庵後亦一穴也少師龍虎二山皆平正如畫至江而止龍山之前俯臨沙洲相傳下有金鐘曾見光景今神龍居之亦聖迹也俗謂江水一段爲一汀近金鐘一汀最長彌勒每浴其中號長汀子故地名金鐘而庵名長汀少師薨於宣和五年至七年歲在丙申而葬今且八十年矣先君銀青卜壽穴於庵之後荷諸院相從嘗買鄰山以葬亡弟鉅壽穴正在

兩山之閒坐艮向坤面勢環擁下直金鏡之洲前有一峯錢令公葬其下號令公尖爲山五重惟此峯中立深秀正與之對自他處視之俱不如也先君以淳熙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卒於仲兄嚴州郡治以次年九月二十日大葬庵之右屋適在其下前雖不礙前山而神道門起於劒次不能相望爲曲徑以入是時以仲兄繼亡無力改造先妣年已七十有四亦不敢輕動因仍幾二紀嘉平四年正月九日先妣不幸棄諸孤荒迷哀苦之餘卜以臘月八日丙申襄事謀之羣從衙哀貟士決意先

期移建家舍以八十年左支右吾之屋撤而新之舊木之可用者十無二三又遷基於左半在田閒築叠土爲屋三十餘閒造石橋工力幸及大事之前粗畢工役爲屋三十餘閒造石橋三所材貟工緻庶幾可久於是始得神道坦平墓與門直列植檟檜移置石獸等平揖前山氣象愈偉少伸兄弟夙昔志願皆祖考陰佑之賜宗族相成之力也祖塋松行有千霄合抱之材然侵耕者多亦有枯瘁稍正疆界又補其闕別爲屋數楹於外以爲麐廩是役也雖出於一力而事實關於諸院已戒僧徒日謹焚修以資冥福若羣從及子弟掃松沿幹而至者自當館穀於此如挈家寓處或封寄什物必至觸汙冢舍非奉先之本旨自玆幸無啓此意亦宜相與戒飭僕從一竹一木毋容侵犯斯有可傳之望前輩言子孫以仕宦不能自守墳墓而使人代之故守墓之人不可待以奴隸而況庵僧乎此庵始建僧希亮入主之三十五年傳其弟子本權權住三十年又傳妙悟才三易人俱善於其事後來者宜善待之

廣生堂記

宋 翌

敷文閣直學士趙公伯圭守四明仁賢慈厚術智通練府不生事野不見吏不外取不費出宿麥既登秋稼倍常颶風駭浪不作海行舟宿席展枕安稚耋謂公撫我似召父杜母乃復口放生池於西湖仰祝無疆聖壽以廣福悅奉香火寓眾客月七日帥郡人挈水族合誦經咒梵唄鐃鼓縱之湖脫砧几鼎鑊其樂宜何如銜懷恩施口不能言耳又刻朝廷條禁列石湖四旁命住持處眞度滄洲閣後爲堂供佛作證眞戒律精修檀施効力堂成乞名於桐鄉朱翌名之曰廣生且告之曰天地大

德曰生皇帝好生之德天高地厚大和陶育物物熙熙遂性樂生長無天折夭流之吏仰體聖主大惠布之天下是其職也亦公之本志也人君深居九重未嘗不欲薄刑輕斂養視元元惟恐傷之然洽於民心使四海被寘德必艮剌史能之推廣其澤故有大者焉儻一飯之設臨庖下箸見其生有憯恒至誠不忍之心則於赤子其有傷之者哉公悉乃心道上德意又留意於淵潛之微使有夏之德見於咸若文王之德見於於物守臣之義畢矣川泳鱗游皆爲壽祝施者有常而報者無窮嶽

呼川增又豈有既乎乾道元年九月一日

信天緣堂記

朱翌

朱子北游於瀛莫之境徘徊於塘濼之上覩二禽有感焉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終不易地其名曰信天緣一類鶩弁走水上不問草腐泥沙唼唼然必盡索而已無一息少休其名謾晝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謾晝均度一日無飢色視謾晝加壯大後三十餘年屏跡荒縣私自念少之時始官州縣月俸錢萬一千米石五斗麥如米之數十

天緣乎曰是遂以名堂書其說於壁

慈谿縣清清堂記

徐璋

余一日過是邑聞邑大夫黃公嚴明通刺漫謁之公倒屣迎門倍越平生好頃之延余一堂榜曰清清憑高原面廣野基宇聳壯丹青煥飾周旋熟視平蕪散綠修竹環翠孤村落照而飛煙有無遠水斷霞而白鳥上下余謂揭堂之名殆以目之所寓者歟公笑復之曰非也將水禽嘲哳松籟悠颺艇棹絕湖而漁唱數聲牛羊下坡而牧笛孤響殆以耳之所聆者歟曰亦非也抑恐自遠

盧退而孤坐琴橫淨几香裊爐煙一慮不生萬緣具滌終日寓之而忘身之在仕途堂之爲公舍豈以意之所適者歟曰皆非也蓋淳化中有賢令張公叔達綽著彊明茂昭清德政施百里而聲達九重時太宗皇帝璽書敦奬先詔尚存後人惜其清名慮久湮沒無以勸後迺建堂揭榜目曰清清俾游息是堂者睎仰前軌脫不能與之抗衡並馳抑終不失爲自好者矣子自領邑見其柱礎傾攲棟梁蠹腐稍不葺完必將頹廢因念召伯之棠尚戒翦拜況棟宇平遂鳩工掄材增卑廣狹整攲易蠹爲一新之不惟不墮前人之志抑將永君子之傳予聞其言慢然自愧逆料鄙淺因嗟先王道德之澤熄人而從仕者多失己於物以自役於苟賤不廉之地閒能廉潔自愛有懸魚留犢之操者不務矜尚往往指誚方僻反形訾謗廉耻之風冥然益落獨吾黃公遠追前躅嚴以御吏覽以愛民勤以奉公廉以處己較德計功未容軼駕余謂揭名清清不特謂其清之又清良以張公著於前黃公繼於後揭名清清幾有待於今日乎雖然二公之德清矣要能盡其在我者也若東漢范孟博亦少碩清節及其出爲清詔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汙吏聞風皆投印綬去則又能盡其在彼者矣要亦不過施乎當時未若伯夷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噫俾二公擴充其所爲以加諸彼奚古人之難致孟子不云乎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公其勉焉因囑子爲記故述其意以書之公字巨濟戴溪人也宣和二年十月望日鄞川徐璋書記

棠陰閣記

張孝祥

君子之爲政去之久而猶見思者必有惻怛愛民之誠心感於民也深故其來也如父母之撫其子其去也如父母舍其子而去父母舍其子而去子心之思寧有既耶猶曰吾父母將復歸及其久而不復來也思之之心益不能忘於是遇其宮室見其所服用與其所愛樂趨敬起慕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更數十百世而不敢忘者蓋昔之人以爲父母則今之人皆其子孫子孫而事其祖宜何如也余昔爲中都官聞閭有賢令曰張君仲欽閭之人歌頌之去而思之前年予爲建康仲欽通判府

事當塗缺守余檄仲欽權焉居數月余罷建康仲欽亦代去余居當塗之別邑往來田閒聞民之思仲欽飲食之享也余曰張公之政何政也而使爾不忘若是民曰我亦不能知但去年有水災而能救民且治之今年水不爲害矣君在時民與官俱相忘君去我與州縣之吏目接我亦不知其故知思君而已去年余來桂林仲欽提點廣西刑獄甫下車一月冒黃茅瘴走二十五州以扁舟渡海吏士叩頭涕泣交諫仲欽褰裳登舟半濟風作舟師驚駭仲欽怡然不爲動色黜陟罷行一皆考之

民扶輿權嗷以爲百年未之見也夫以當塗之思則知閭之思以閭當塗占之則知仲欽之去嶺表而還夫朝也民之思仲欽可勝述哉昔召伯之教行於南國而人愛其甘棠故子登仲欽之閣名之曰棠陰以識民異日之所思閣之前有榕樹覆蔭閣上昔仲欽之所游息也

朝陽亭記

張孝祥

乾道丙戌上巳余與仲欽朱元順來遊水月洞仲欽酷愛山水之勝至晚不能去僧了元識公意卽其上爲亭面山俯江登攬之日會五月晦余復偕兩賢與郭道深來潦水方漲朝日在牖下凌倒景涼風四集仲欽欣然舉酒屬予曰茲亭由吾而興盡以名之余與仲欽頃同官建康蓋嘗名其亭曰朝陽而爲之詩非獨以承晨曦之光惟仲欽之學業足以鳳鳴於天朝也今亭適東向敢獻之名亦以朝陽而巖曰朝陽之巖洞曰朝陽之洞元順道深合辭稱善卽書巖石記其所以云

畫簾堂記

趙省

右朝奉郎宋侯子剛治鄞之二年政成民和上下安習凡所設施不待教令而民聽已孚政稀事簡公庭蕭然日以優暇乃卽廳治之東爲堂三楹以視事以延客以休其餘日鳩工命材棟宇翬奐窗不知費民不告勞經始於辛巳仲春竣事於是年季冬落成之日因取顧愷之宰山陰之政榜曰畫簾嘻侯之爲是舉也非夸大以掠美誠得所謂名者實之實與夫民不難親也惟平易能近之民不難化也惟寬厚能服之平易貴清淨而不擾寬厚貴愷悌而不暴以是施於政使之無訟也又何難焉今晏眠而擁黃紬卜蠱而酣醇酒文書堆案漫不省視以是謂平易謂之食焉而怠事可也經費常賦慢

令失期獄訟簿書一視成檢以是爲寬厚謂之縱吏以虐民可也苟如是則寄百里之任者心逸而體胖齒負版之列者悼屈而無告引利償害其自謀則善矣獨不念學道愛人之語乎惟宋侯之理鄞則不然旦起據案訟牒山委勤勤致詰曲盡其情催科調斂示以期會下皆奔走而樂輸會無追逮之煩宜其政平訟理庭無留滯方愷之之抬如天冠地屨豈但彷彿其流風善政而已蓋山陰在當時戶不過三萬其縣用無事晝日垂簾特折枝之易耳鄞自西漢距今號劇邑民夥訟繁十倍

山陰宋侯方且慕仰之若是可謂廉於取民者矣於是國家有邊事州縣簡科兵胙備預儲峙以應上之求常若不暇給而侯能多多益辦如王夷甫在元城時終日清談而縣務自理其材力過人遠甚若乃吏退身閒賓僚畢集彈綠綺以舒懷對紋楸而坐隱壺觴相命嘯歌嬉娛此在它人常劫劫而侯之樂獨有餘亦足以見游刃之所及矣異時第最天朝登名史氏號居循吏之目當以鄞治爲先宋侯名應子剛其字也視大丞莒公爲三世祖精於吏道飾以儒雅不圮先世之餘烈云紹興

壬午閏二月既望

直清亭記

袁燮

嘉定十有四年始闢西塾作小亭於叢竹之閒名之曰直清此君子之德也而竹實似之今夫竹之始生也拔地而出曾不浹旬已有凌雲之勢俊舉超軼殆不可禦初種不過數叢其鞭橫逸瓦石所不能制未幾成林蔚然在植物中得地之利成功之速未有過焉者豈天之賦生固迥然獨異耶其中則虛有似乎君子之虛其心其節則勁有似乎君子之守其節體正而氣肅又有似

乎君子望之可尊即之不厭能使人襟懷灑落俗氛不入直清之名於是爲不忝矣竹有是德所以取重可以入而不彼若乎書曰直哉惟清直天德也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有不直同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率性而行不勞巧智可不謂直乎表裏昭融洞徹無閒可不謂清乎直則清清則不累其初矣亭所以名得非欲觀之以自警乎夫美惡不同而愛憎隨之人情然也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則無愛憎之別竹之直清也亦然無賢不肖稱贊一辭善之培植於此非徒供

耳目之玩抑愛其爲公論所歸因以自勉日進厥德人皆心服則於竹乎何愧不然失諸正鵠反求諸己可也此誠君子立身之要凡我同志盍共圖之

是亦樓記　袁燮

余築小樓於傚廬之東而以是亦名之或疑焉余告之曰直不高大耳是亦樓也人生天地間所欲無窮必求所以滿足其欲非道而取亦何所不至養其小而失其大淪胥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此余所甚懼而不敢也樓之深廣尋有五尺崇近廣而倣殺材甚眇體頗具

故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其前累石爲山高不過丈餘雖無怪奇偉特之觀是亦山爾依山植丹桂六樓之右復一桂架酴醾以相接及雜花木數本品雖不多是亦花木爾推之於一服御飲食錢財及使令之人皆然又至於宦情亦薄每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自奉者甚狹而取於世者甚廉此心休休無所羨慕自適其適齒髮雖凋而神明不衰聊以自慰焉雖然身外之物可以寡求而易足若夫吾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礪善必遷過必改追古人而及之可也豈徒僭於

虞凡而曰是亦人爾乎哉此又余所以自警且以誨子孫者故書以識之

顧豐樓記　袁燮

君君臣臣天地之大經也雖在畎畝不忘其君臣子之至情也時和歲豐國家之上瑞也凶年飢饉天下之大苗也夫尊卑雖異休戚一體朝野雖殊忠愛一心故年豐則君臣同其慶而歲歉則共其憂忠臣事君始終一致無日不以國家爲念則無日不以豐登爲期豈敢以出處遠近貳其心哉余舊有足疾嘉定中繫官於朝思

歸甚切念吾廬不足以養痾欲求遠於卑溼而便於燕閒者惟樓居爲宜爰俾兒曹營於舍旁及還故里而茲樓適成求所以爲名者余曰臣子家居萬慮冰釋其不能忘者必也豐登乎乃取老杜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之句遂以名之是樓也東則太白西則四明南則金鼇江抱焉巡覽城中則郡治之雄屹然相望學宮之籩相與爲鄰及其他棟宇宏壯者鱗鱗相屬足以舒懷抱足以養性情足以集賓友而藏書數千卷又足以披閱四時風景無

不可人余本一寒儒餘生得此恬愉自適可忘其爲老矣而耿耿此心以歲豐凶爲己忻戚非有官守言責而憂國如立朝之時豈古人所謂君子思不出其位者乎蓋嘗聞之大義所在當思而思卽吾位也自明歲納時進苦言仁聖寬容不以爲忤且屢有忠直之褒去國之後簡記不衰可謂深知矣臣子之心豈能一日忘吾君哉袭不恤緯而憂宗國之隕女居漆室而念嗣君之弱此天地之常經人心之靈所不能自已者況簪服休服采者乎在易有之拔茅貞吉志在君也書曰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吾心如此則吾位亦如此何出之云彼以出爲戒者義所不當思爾歲之豐凶國之大利害存焉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盜賊之猖獗四鄰之侵侮皆歲不登民不安之所致也此豈小故而可不關於念慮乎眾人之念慮不出於一身君子之念慮必周於天下夫生於覆載無私之中而瑣瑣焉朝思夕慮圄於一己之私其亦狹矣君子一視同仁天下之大猶吾身也必欲家給人足極三登太平之盛豈以出位爲嫌哉遂書以識之

是亦園記

袁燮

閒禱閒余築小樓於舊廬之東而以是亦名之其說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嘉定中余文作樓於新居之旁既崇以宏不可以言是亦矣乃取杜子美憂國願年豐之句而名之曰願豐樓之左右前後有山有水有竹有花稍稍成趣而其地纔二畝有奇強名曰園而仍以是亦名之曰直不深闊是亦園也客或謂余曰甚哉子之隘也夫君子之爲園必也寬閒幽邃繚繞曲折爭奇競秀可以觀可以游可以怡神養性貞辰美景周旋其閒不

厭不倦而後有無涯之樂故陶靖節可謂淡泊矣念田園之蕪賦歸去來辭有曰窈窕而尋壑崎嶇而經邱則不爲不廣司馬公可謂簡約矣記獨樂園亦云廣二十畝蓋不如是不足爲樂也今子之規模毋乃太小乎其初固曰吾將以縱步也步未及縱而地已窮矣樂之云窮爲子不取余告之曰是非客所能知也吾聞有世俗之樂有君子之樂耳目所接一時欣然無復餘味者世俗之樂也內省不疚油然而生日新無窮者此君子之樂也世俗以外物爲樂君子以吾心爲樂樂在吾心

清明四達無適而非樂彼池臺苑囿得之不得我無加損又何以歆羨爲哉顏子簞瓢陋巷非有娛悅耳目之具而不遷怒不貳過乃有不可勝言之樂今不取諸此而導人以世俗之所玩不已末乎且吾聞之慶曆人物之盛范公實爲稱首子弟嘗以治園洛陽爲請公曰洛中名園相望誰獨障吾遊者卓哉道義之養充然有餘無待於外也客曰是則然矣陶公司馬獨非眞賢乎曰陶公徘徊三徑眄庭柯撫孤松所樂者如是而止司馬公之花木雖秀而野牡丹紅藥各不過二本其儉也如是察兩公之心亦豈役於外物者乎客無以難是亦之名遂不復易此則吾之素心猶往時所以名其樓者豈敢忘哉

秀野園記

袁燮

昔資政范公之鎭杭也子弟請治第洛陽因闢圃於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於居室且西都名園相望誰獨障吾遊者祿賜之餘以贍宗族可也奚以圃爲子弟敬遵其令無敢復言姑蘇義莊遂爲無窮之利司馬丞相公輩人也創獨樂園以極燕居之適自爲之記實慶二十畝而東坡蘇公賦詩有曰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抑又何哉雖然公亦非以游觀爲樂者培植名花或不過一二本曰吾記其種而已矣自言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是豈以遊觀爲樂者乎然則先正二公之心實未嘗不同也某家故清貧自宦遊至今田不過四百畝念族人之貧思有以賙之力不能及每以爲恨又思先君無恙時空乏甚矣而舍旁猶有三畝之園植花及竹日與其子若孫周旋其間攷德問業忘其爲貧後以爲子舍茲事遂廢此吾家不可闕者與其增廣腴數十畝而傳之後裔孰若復三畝之園而不墜其素風乎於是乎決意爲之曰怡顏曰蒙養曰觀妙曰含清皆所以爲進德之地也平生酷好泉石爲山而水環之雖秀而野不事華飾達於西塾厥廣倍之而圃不復加闢矣稍有贏餘爲及宗族此固君子之所樂也豈徒遊觀之謂哉昔者樊遲子張同登聖師之門皆以崇德脩慝爲問夫子於遲則有善哉之稱而張也則否而丈之閒聖師臨之門人侍焉切已之問不約而發舞雩之下風景可嘉此心凝

然如侍面丈此樊遲所以爲善也士之涉此園者思樊遲之所以問聖師之所以答者而有契於心嗚呼此立誠進德之機也哉

屏山堂記　應烱

定海四明壯邑也爲海道衝六龍南飛遂徧兵於此以戒不虞嘉定十一年馮柄環衛來領此戍越明年軍事修明修射亭刱軍器庫規制整整直南得山曰梓陰作堂其上命曰屏山祈其久故夷而不庳取其質故壯而不麗自公之餘領客觴詠其閒郡應烱謂客曰君知侯之

所以名斯堂之意乎客曰以予觀屏山之景四山環峙蒼翠可挹風雲月露晦明皆宜南引大江練光澄鮮北望鉅海與天無際睨視兩閒披剝萬象無丹青之功有天然之繪命之曰屏宜亦似矣此侯之意歟雖然屏之爲物頓乎方丈之室其高不過尋丈尺閒今山之與堂相去或十里或百里而侯取以爲屏也不已夸乎余曰不然世有大人先生者扃牖日月庭衢八荒天地則其室廬也然則山川城邑皆吾室中之玩而草木禽獸吾苑囿樊籠之觀耳茲山雖遠取而屏之不亦宜乎此詎非

侯之所以命斯堂之意歟嘉定十三年夏五月丁巳應烱記

義莊記　樓鑰

自阡陌旣開兼幷成俗千百餘年非復先王之舊然而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良心美意則至今不泯顧貧富不齊求者眾而應者寡志雖廣而力不贍學士大夫每歎息於斯近時所在有爲義田以給無告規畫有不同皆彷彿古意四明鄉誼最重縉紳韋布序必以齒歲時往來少長有倫無涘泗閒斷斷之歎承平時大門齊國

公以列卿領重繡義襟素高卹孤濟急不遺餘力鄉人猶能道之厥後外祖少師汪公太師史文惠王舅氏尚書暨鄉之先達與我家諸父相繼主盟此風不墜淳熙中故龍舒別乘沈叔晦煥請於文惠王曰隨時拯卹其惠有限吾鄉以滂臼相屬其能稱物平施者蓋可數矣盍用會稽近比爲義田之舉乎王韙其言與吾舅謀以倡率諸好事者於是或捐己產或輸財以買各書於籍又得撥助之田合爲五頃有奇歲得穀近六百斛米三之二而附益未已也買地作屋十五楹於郡城西望京

門內扁曰義田莊經營繼悉皆出吾舅推爵齒之高而有才者提其綱又擇仕而家食者一人司其出納及莊之事凡仕族有親之喪不能舉孤女之不能嫁者投牒於郡參稽得實以女而授始於淳熙之改元且將二紀雖未能一一充其欲所濟亦多矣舅氏既薨諸賢以綸聞居猥以見命逮起於掛冠而後他屬今邵武使君高裕如文善樂平丞袁木叔實任其事信義素著木叔尤能周知州里詳悉檢柅滲漏明辨眞贋不私市恩於是所入加多而被惠者眾先是以田數序引登諸石猶

慮無以傳遠以綸嘗預於斯也俾記之綸念昔先人太師岐公嘗命綸書范氏義田記於座右欲增益揚州伯父義莊以及宗族淸貧終身志卒不酬今鄉之此舉無間親疏可謂允美矣文惠有言曰是田之設非止濟人之急而以崇厚恥之風將使從官者淸白是持爲士者專意學業人知其所恃不汨喪素節以爲子孫計庶其俱爲賢者之歸也敢誦舊聞以詔方來繼自今嘗者樂施貧者安分與者不以爲恩受者不以爲幸有餘則加益焉不得已而後損焉共守規約以無負先正諸公之意而後可以久矣凡我里士尙勉之哉

義田莊記

余晦

范文正公置義田以廩其族至今衣冠賴以不墜近世吾鄉樓氏倣行之雖規矩不能盡同而宗黨蒙被其惠者彬彬焉蓋聚族而居惟義足以相守而養生不贍則於義有不暇卹此義廩之所傳久也先叔忠惠公未卽世時竊有意焉嘗取范氏規式揭置左右事緒因循齎志而往晦愾昨侍邊親聆誨語若以相屬者晦雖無肖似何敢失忠惠之善意覓沒不嗣乎故自入仕每不自

量而欲冒爲之恨其志與力嘗相違也僥倖歷塵節備班行俸餘銖積置田二百畝而經始焉族計以口日給以廩子弟之未學者設學以教之晦非有力可爲者亦非好名而強爲者所以成忠惠之善意耳今徒年嘗利之夫志有易其世業者爲宗盟羞者爲其日給之不繼耳苟幸無事而食老者可以養生送死壯者可以脩其孝弟忠信使宗族不至於顚危門戶不至於玷辱進非先世望於後人哉其或不飭廉隅自蹈規約不特義所不與抑非我族類矣吾家自忠惠公致身政府青紫蟬

聯至今相望子孫之預計偕者歲不乏人熾昌正未艾也惟義之一字今古不朽願吾族相與維持永久也

洛陽花木記

周師厚

予少時聞洛陽花卉之盛甲於天下嘗恨未能盡觀其繁盛妍麗竊有憾矣熙寧中長兄倅絳因至東都謁告往省親三月過洛始得遊精藍名圃賞及牡丹然後信謂向之所聞爲不虛矣迫於官期不得從容遊覽元豐四年予莅官於洛東事之暇因得博求譜錄得唐李衛公平泉花木記范尚書歐陽參政二譜按名尋討十始見其七八焉然范公所述五十二品可攷者纔三十六歐之所錄者二篇而已其敘錢思公雙桂樓下小屏中所錄九十餘種但概言其略耳至於花之名品則莫得而見焉因以余耳目之所聞見及近世所出新花參校三賢所錄者凡百餘品其亦殫於此乎然前賢之所記與天下之所知洛之所植牡丹而已至於芍藥天下以維揚爲稱首然而不知洛之所植其名品不減維揚而開後畦所產亦異哉簡受而諦視之駭而曰未之見也果異矣作詩以呈曰弟兄和氣與天通連理蔬莖瑞鬱蔥造化神機非遠近不當言異又言同伯兄喜持詩以示仲兄俄而又曰弟亦知復有雜楊連理之異乎殊本而同枝於是恪曰日旉亦連理悔曰常見之誠異乎常果駢蒂比實者有之未見連實混然者簡又省伯兄常攜簡手徐行東圃視橘實其狀如與悔之所見同簡退而念吾家一年而有連理之瑞四雖儒者罕言祥瑞嘉禾於園館足以爲美景異致者洛中靡不兼有之然天下作書古聖不廢追惟先公實德義訓所以啓佑後人深

入潛化往歲鄉以潛薄蒙賚舉子蠢蠢詭圖所至而是時吾家寂然二弟羣姪勢便力可顧視之若無不惟不作於其事而亦不動於其心此雖常德細行不足爲言而俗衰風靡吾家遂爲砥柱簡竊自喜先公流化之效至是而益著又念伯兄忠信天成進德於內而世莫知簡每自言曰兄眞三代人物也仲兄文雅灑然而深得復卦之旨於方寸之中作圖記過人皆恥於聞過兄顧自白其過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而兄安而行之猗歟盛矣叔弟機仲用改過之力於內而

人未之知又其聞鐘發省自此吐論超越季弟行仲孝友篤志訟於外而敏於中內心發光不可致詰諸子雍雍孫濟濟雖入德先後之序不齊不可枚舉數而其大較質而不浮從容乎先公道化之中則同今茲嘉祥來集不可外索祥不可恃所恃惟德德不可怠惟勤惟精此簡所以不敢荒而亦先訓之本旨也厥明書於竹房

四明文徵卷十一

清鄞袁鈞陶軒輯

伊霍之事

李生威

伊尹居太甲於桐此在諒陰之內但使之居桐爲遷善改過之圖未始易之也霍光之於昌邑則變而易之矣人臣無易天子之理孟子所謂易位者此論列國之卿非天子之卿也列國之卿皆國君之庶長兄爲之所謂易位者請於天子而易之非自易之也天子可以易諸侯大臣不可以易天子霍光之舉萬世之屬階也自光

之爲之而後世始有董卓之於弘農王桓溫之於東海王矣然則霍光者萬世之罪人也焉可與伊尹同日語哉

許行論

沈一貫

言不可以一端盡固有甚無謂可嗤而適於事許行之市法是也予少時謂孟子直可無辨耳既游於世而見許行之說易嘗不用於今之世哉先王建萬國立五等豈足以盡天下乎建五等後雖聖賢復起無所得封也夫海內聖賢豪傑大小不倫必非五等所能該而後世

餘等雖有至精幹明察吏費日損功何論揆量妄取天下而紛更之利未見而害已聞一治之不能而百亂之多有曷不較若畫一而令談者稱故典哉關石和鈞王府則有不亦可與且使賢者不能行其志雖病而能使奸人不能遂其私大利也許子之道以物就價不以價就物未嘗不可雖三王猶用之也自市官之法廢而苦窳濫惡之僞興韓伯休口不二價不能信於女子蓋習俗久敝一忠信不獨行然今天下居物行貨而守價不二者人亦不少類有所自立以成其名也由此觀之許

子之道未爲不行而天下之理不可以目前概也

論文翁　趙由宜

賢侯使爲吏而知有儒者之師所以示吾道之尊也若昔盛時儒風日起而吏治固乎吾道之中世降叔季儒與吏遂爲二途矣吏而歸於儒則隱然如吾道尊矣且博士典教之官任專責重非與其他獄訟賓客軍旅祭祀者比講明開迪無非仁義禮樂之教君臣父子之理實爲儒者之師文翁好學通春秋以儒名豈不知儒尊而吏卑儒隆而吏污乃於守蜀之日選縣吏開敏有材

如張叔者十餘人親與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何哉蓋自秦以來功利之說開於商君道德之澤斬於李斯漢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嫚罵溺辱非所不至聞有叔孫賈誼之流以儒道自名終以迂闊無用六經高閣世不復古但見貪風污習旁煽交誘學校之不修子弟之不教諸生吏繇則不除也蜀士僻在斗隅與笮功諸郡爲鄰風聲氣習往往僻陋文翁安得不以詩書禮樂之教革刀筆文法之習使之幡然悔躍然悟乎不然仕於蜀居於蜀豈無老成典刑詣曉法理可以爲郡縣吏師者何必遣詣博士而受業爲正以博士儒者之師吏而知有儒者之師正所以示吾道之尊可以見文翁轉移之意微矣

宋太祖傳位論　陸侹

或曰杜后賢后也知古今識義理其於境外之戒三從之道知之素矣臨終而奸大命豈其本心與然則何如曰太宗之謀也陳橋之事太宗與有力焉覬覦之萌久矣無所施其計而逞其詐故詭言於太后借其臨終之口以爲他日之地耳然則太后何以聽之曰長君幼兒故不覺其言之入而信之深也豈料其賊心機智也哉然則太宗有黨乎曰有昔漢景帝欲以位傳梁王竇嬰直之以漢約其事遂寢趙普受顧命不惟不能諫又從而和之豈非其黨而然與他日慮太祖之或變也又上表以請之以堅其盟而固其心又何待於已誤再誤之言而後知其奸哉嗚呼太祖何負於普耶豈特趙普爲太宗之黨廷臣皆其黨也昔者漢文帝卽位未幾羣臣請願建太子以重宗廟社稷宋祖卽位十有七年之久

曾無一人建此議者豈非盡為太宗乎或又曰太祖創業殷劻心腹之臣布列內外恩深而義固何至於是也曰不然太祖既不能樂然從母之命以付其弟又不能毅然守禮之經以立其子遲疑兩端久而不決誰肯佐不斷之主以犯赤族之誅哉故為天下之主而無斷奸雄生心而忠良攜貳不致禍敗者幾希世皆以宋氏之禍由於杜后之先言太宗之奸逆而不知藝祖醞釀以成之也

宋德祐忠臣哀鑄論

黃潤玉

尚論忠臣袁公死節事在宋室趙孟傳雖奸固難遽還袁友之與論元世袁清容賢者安得逞通譜之私贅意謂宋史不書元志莫載非時有犯忌避諱之他嫌則世無誅奸闡幽之直筆也然當是時微厚齊王先生挽之詩則忠臣之實莫信於後迨元之亡微伯高蔣先生為之傳則忠臣之烈莫詳於今茲焉忠臣之系存三尺之孤猶一昭著天下後世矣而天子忠臣之福善者信有徵焉彼其袁友忧勢而晦過忠臣之事髮引千鈞至今會元益大以昌此非人謀所能致則天

者其子孫滅亡殆盡此亦非人力所能預測天之殃愚

原刑

吳惠

古者聖人之王天下也仰觀天道俯察物情立法創制以重訓範因天敘而敘五典因天秩而庸五禮以示其向放教立矣而或弗率有不軌之事亂法之行必痛之而後畏於是不得已因天討作五刑以明威焉大者甲兵其次斧鉞其次刀鋸其次鑽薄則鞭扑夫人之倚於家則父母妻孥皆欲保聚於身則毛髮寸膚亦所護養

破絕其家殘僇其肢體則非人情見之鮮有弗怵然儆者是故刑之教與禮樂並爲可廢也然先王之世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人知所忌而不敢儆幸以成之自三代衰而三辟之制興鄭子產因之鑄刑書法益蔓矣雖去古漸遠猶沿倣其意而有存者至申韓商鞅之徒率意增加所謂參夷連坐之法由是始建遂秦而其慘極矣漢而後雖時有因革以從寬大大抵參用秦法未能復古也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斟酌百王以著大明律大誥二書深切丁寧無非帝舜命士之意人生其時

可謂幸矣嘗竊感乎古今之司刑者賢者尙矣其智巧者則眩聰明以從苛刻慈惠者則持姑息以惠姦宄或強制其事以就法或文致其詞以成獄奇請宅比日以益繁而與吏爲市殺人以媚人者弗與焉嗚呼聖人制刑以弼教豈意後之人倚法以病民如此哉楊君介卿學問操履素重於時以進士兩出尹卓有惠政當逆璫勢張甚屢仆而守益堅居刑曹三年持刑平恕未嘗徇時有所遷就今涉山東按察司僉事同官者相與謁余文以先行李夫爲政之道介卿概之胸中久矣況法理

又所明習而既試者征賦力役轉相侵蝕飢獄滋豎莫可底止若臨之以嚴濟之以操切幾何其不激之至末如之何也已生殖長育惻然隱之於心而加矜恤焉庶其有瘳矣乎斯介卿之夙志而朝廷所爲簡擢之至意也故於諸君子之命爲之推古義作原刑以復之

秦立四帝議

王家勤

漢高祖入關問故上帝祠從者以四帝對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時莫有知其說者而北雍時立在秦始典籍未焚考據明備而李斯輩稍具制作才獨不知夫五德

乎臣以爲天有五德化五行以運世治世乃德者得其理而行者行其氣若皆相等而無主於中則何以運世相終始故五帝者天之五子雖並行治世而乘時之運當互禪一長爲帝主以宰之在人君首出庶物亦天之長子故每禪五德之一而王天下君既秉一德治世四德輔行則天以一德之氣行應於上而四氣輔行是不在虛空太極之天即於五行之中相禪以上所以天下相洽世代交遷彼秦自文公獲黑龍之後君臣世以爲有水德之瑞孝公早有吞周之志儻以黑帝自居故始

皇尙黑以黑帝爲天宰而餘四帝立祠乃君以德王天
以氣應秦祠畤有深意特未審其果當於水德否耶
五德迭王秦以身置其中此是李丞相杜撰此作明
眼拈出使從來疑城盡破世弟萬斯同

天辨

或問余天有知乎余曰有知曰天穹然蒼蒼寞
烏斯道
之極也說有謂天如雞卵左旋故渾天儀似焉此亦臆
焉而已日月星辰麗乎空中二氣則爲雲爲雨瀼焉則
爲電爲雷霆陰氣游焉則爲霜雪爲霰豈故爲之耶以

陽剛言則謂之乾以主宰言則謂之帝以形體言則謂
之天天無心肝腎腸無耳以司聽無目以司視無喉舌
以司言無喜怒無好惡何有知之有哉曰盈天地間何
莫非天之爲耶故位曰天位爵曰天爵秩曰天秩民曰
天民物曰天物伐有罪則曰天討罰天之道凜乎其不
可違也故書曰天道福善禍淫詩曰昊天曰旦及爾游
衍傳曰違天必有大咎老子曰天罔恢恢申包胥曰人
定則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汝以天無心肝腎腸也易
何以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四明雜詩

余觀道書謂四明丹山赤水爲三十六洞天之第九靈
仙一都會也山頂有石開四牖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
四明余自少小時甚奇羨焉萬曆癸酉春至仗錫寺求
所謂四牖者不可得或曰道旁豎一方石高丈許刻曰
四明山心者是也或曰別有巨石中空可入四邊透明
然去寺尙二十里道險不可往余信之遂歸然意常悔
之至今萬曆庚寅已十八年矣復至仗錫九月九日決
意往尋從西南下峻嶺至谷底大俞溪復上危岡逾絕
頂者四五乃至其處而石在山半絕陡峻無路可下乃
解脫衣履呼三四土人牽挽寸寸行始得到則石壁面
南開一口可高四五尺俯僂而入僅足坐十許人口上
下相連者三因謂不連處爲牖耳余行天下見如此者
甚多何足云通日月星辰之光而以爲奇也及歸過佛
首巖下見一石高數丈刻曰四牖此亦道旁豎石類耳
余思四明之義乃此石虛冒其名察其實不然蓋寺在
半里許一峯絕高余嘗再登之見數百里羣峯以千百
可指而數東西南北無一蔽遮又此峯最中四面山環

繞如內城外又層層環繞如外郭余嘗登泰山巔極高然獨北去甚長其東南西皆無山直下一望至山麓盡矣故獨此山可稱爲四明正以四望通徹如一故也若曰通日月星辰之光凡石洞皆然何獨於此山云爾哉余怪好奇者徒欲觀四窗而以身試不測之險又怪此峯去寺甚近而不知登覽使四明之眞體面不露也故特爲著辨以告後來者毋尙險遠而貴近易且知四明之義在山而不在一石窗也并系之以詩曰四明古洞天迴環五百里仗錫宅其心羣山此綱紀左峯最孤絕

四顧爛張綺山光千萬點一一可指取所以稱四明義正如此耳彼謂石有窗乃在西南底匪惟幽且偏亦復險而鄙儻欲往尋之步步學緣蟻失足千仞豁援手何及矣寄語後來人好爲辨茲理忽邇而騖遐達觀良足恥

舍利解

周贋浙

無際上人名傳化從天台來游四明戒律精嚴頗徹梵旨寄跡祖關及阿育王王舊有舍利自陸家宰現後崇飯彌眾偶談暇謂余曰異哉贋之能眞也夫舍利之非眞久矣兵燹之後殿無煨燼舍利安所寄乎此珠購自柴氏製塔者其人尙在蓋假以貽好事者此本僧之言傳化所素諳也日者祭酒戴公悟禪其中一夕邀化觀往化意其假不眠也祭酒見爲二爲三爲化詰之再祭酒曰吾柰何爲上人魔乎詰朝第再往其曰玉宇開朗旭輪當空相與扶至月臺觀之祭酒復見爲二本僧亦見爲二化眠之眞二也蓋祭酒自登第時走觀今蓋三云化始憶本僧言既諗家宰祭酒事異哉贋之能眞也余解之曰佛者無也無非無無也有一非佛無無亦非佛故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此眞諦也其以稱舍利子明矣如異此珠之假今見之眞是無無也是有有也則又安知舍利之果珠也珠之非舍利也皆非佛也夫涅槃入化金棺自焚則丈六金身亦幻形也世或像以土或像以木施之以翡翠塗之以金碧坐之以蓮花載之以獅象此假也非眞也善信男女遠者遠公近者疆師其證已至笑翁松枝事尤可觀且師亦知舍利之自乎劉薩訶之拜祈而湧自平地者也

能乎地湧出亦能塵劫深藏能遇薩訶而顯獨不能逢五臺諸公而現乎昔龍劍下錡一沈於淵一埋於獄雷煥出而延津飛合矣劍一龍也舜舍利哉率此以論則又安知舍利之不爲劍乎柴氏之不爲豐獄乎購者之不爲雷煥而今復阿育不爲延津之飛合乎意其假不爲假意其眞不爲眞佛法圓妙正在於此夫何異焉余也儒衣冠而談周孔於西方聖人語未嘗窺隻字亦無上上智能言下便悟姑以理臆之如此因作偈曰是假亦是眞無眞亦無假參透這如來不在世尊下上大起

席合掌曰命之矣

此余舊製也余近日作罪言以詆嗜佛者而復綴此解得無以子之矛攻乎顧余非詆佛也詆嗜佛而假者也韓退之作佛骨表而復爲浮圖文暢序於予何誅焉雖然舍利能以假爲眞而嗜佛者反以眞爲假此又余之所未解也 栩栩生襍篇

鄞水利敘說上

鄞自句章以東瀕海帶江原野夷衍耕民所病水難蓄而善洩如誌記之所稱蓋已久矣然由昔水政之修具可考也邑西南連山起四明水之所出匯流注壑百五十里而始淳湎湲至今之所謂它山堰者入於江迤而東且北環郡城以走海潮汐激引下土故鄞之地東西劃不合分而爲鄉各七而水之所資亦殊而三曰西鄉之田它山溉之東鄉之田錢湖溉之二水之所不能及惟南鄉則江之流溉之它山始唐太和閻王令元偉者梁石兩山之閒爲堰以截鉅流激而注之河支絡村墟達於城郭疏爲漕渠猪爲陂湖昔人人度其不決於江者大約旱則十七潦則十三然積歲沙淤水道塡窒

浹月不雨輒以旱病此水無所蓄而善泄之故也錢湖則因諸山之麓隄而續其弗合環里八十納流七十二河半故其時鄞之爲堰七湖高於河決而下注凡得三河半故其時鄞之東田弗侵於歲自唐歷宋湖則屢澱乃令陸南金守李夷庚者益加開築荆公魏王嗣而浚之其後又復買田市葑勤亦數矣然宋人已稱湖水僅支一決今淤封之不治且三百年則湖之加塞可知也乃者甲午夏仲不雨至於六月湖遂先河而涸它山亦泥於沙港水入益微東西鄉之田盡病郡縣士大夫日夕跼龍而雩論者

謂令二水之利盡復則餘潤奚直更支半月東西鄉之田寧有不熟者乎夫君子之憂民則爲之慮也遠故其爲利也溥今欲鄞溥而遠無他修二水之政而已

鄞水利敘說中　戴鰲

中注則二鄉皆並江而田然河高於江可以決泄而江夫二水之爲鄞利功簡而事要博取而慮微何也江水故溪之委也恆亢流寡乃後湎汐漸至故往者於並江買磶累石扃木而閉縱之澇則分泄於江旱則納江於河如東之五鄉西之上下水風堋磶石磶乘時漲潮啓一曰財才勿豫二曰春運深阻夫宋人之役至出常平防遏水以入庶幾什七之利民得而食也若錢湖之所恃惟蓄水淤久蓄微其不言而喻然議者輒難之有二言導水就下則湍馳自能澈激留淤宜益治港令廣浚且務徙沙毋置近壖今多置港旁遇雨復入又稍於堰之上流爲禦予讀考工記有曰凡溝必因水勢善溝者水澈之蓋沙每乘漩淺隘易塞宋人於其外置閘曰迴沙亦莫能

而入之則可以資佐二水是故天有愆時而地無遺利今南鄉地高率於上流鑿瀆盤迴引湖注之又稍下爲磶以楫拒滷汐（如棟木磶是也）使入瀆者迂疾曲折而弗能遽蓋古之君子智足先物故能取利博而慮患微如此也歷世既久湮殛日加民固痛之而賢智之士乃或未能察識者使督役不以屬吏而民皆勸趨夫萬金（鄮湖一名萬金）之視錢米萬計役七鄉之民與水軍之番上者勞費誠鉅其非濬之不可嘗見曾南豐廣德湖記稱其時張令（名峋熙寧初爲鄞令）度七鄉之田計力賦財擇民之爲人信服有智計後則以田佐湖市封今湖久不治清水者非獨葑也故廣德東西湖爾（廣德在鄞西政和間廢）今之民豈異於宋故欲湮之非是道不可浚之而湮土之在湖中者分隅別積爲阜與旁之在山者侯水舟之畢盡乃已或欲如宋議爲堤於湖蘇文忠故嘗行之所謂西湖六堤是也已乃行

視諸磧築與舊爲其扃木釐泄有禁決納惟時如是而鄞東西二水之利可以盡復然而莫爲者非地利殊費而可與慮始者希也

鄞水利敘說下

戴銑

夫天下之事智者創之仁者守之故君子因民之利而不違也鄞西故有廣德湖廢而爲田錢湖故有田佐溉焉弗怕於今然皆弗可復棄而業民使嘗人之休澤斬焉已可復而利民者惟風堋一磧風堋在北渡西南宋令

記其事今磧旁有廟疑即祀虞者俗訛堋爲伯誌誤從棚考之韻註壅江以溉曰堋如五鄉磧舊名迴江先民命物之意可見也自行壽即今石磧三十里而近爲積潰又數里而爲烏金即今上下二水磧行舂居江下流滷汐之所易及烏金積潰則處上游非潮甚漲不可及也惟風堋截然中居去行舂十五里當三江之合江水一出宅山二出蓼化至是始合流而滷汐之自行舂逆上者又踰旬日乃至河少淘則糞江入潮視他磧爲要潦亦數十里之閒易於分泄然則爲諸鄉之利焯焯可見而湮廢歲久莫有過而問者嘗見石埭尚頹陷故瀆中誠欲繕復庳水沾洎者計田而賦趨者必眾孔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言不違乎其利也抑鄞之所恃者二水二水之所恃者諸磧乎潛謂磧

役民守磧所扃木密責之守者往往雜棄土塗塞引日至或竊啓盜決近磧者利於稻魚蟹過舟故也且平江之堤疏劣易潰釀泄之不制甚矣變而通之以盡利此其時乎夫先王之政匠人溝洫列於六官達於天下後世則猶有令牧之良因水任川以鄞斯民如王陞諸公者流澤滲漉吾鄞未艾今之君子懷負絕識而深究痛隱修二水之政以永鄞人之賜者當有在也芻蕘之說不知所載惟明者察焉

文說

徐時進

或謂余文且必傳乎余笑謂客愼言哉會不願聞者之膚粟鼠鼠也人言古今人不相及文遞以降若世數然歟中開統道脈於斯文脈亦於斯當日之貢史代不寥寥也秦賈何以不訓詁訓詁何以不典謨沿而秦漢猶

爲近古而去渾噩之風遐矣何事秦漢者之又寥寥也
唐人卑六朝而上三京自謂另闢一境界矣概其所爲
大家自昌黎河東外指不多屈至宋而歐蘇蓄合之臨
川南豐諸君子而八大家著上下七八百年閒而其能
自不湮溯止此他或不無一言之堪乎道而以託於世
若存而若亡謂且得必傳其可耶妄作名字自相剽竊
要不可以欺天下其何可欺後世之天下一操觚而輒
得傳傳且比肩貯此繁蕪有礙日角不假祖龍之疾焰
驅除此不爲愉快而子謂我願之乎凡我所爲皆取充
不謂作也從弱與而恰自宋元金華青田青黃草昧近
質而不俚儻亦元醴之適其初何所不蘊釀哉北地而
後王李狎盟一洗前習而更之駸駸咀精鍾鑪百氏人
亦謂一代龍門盡於此矣近世馮元成氏持論同異謂
歷下欲高之而其失也亂而不必謂婁東欲大之而其
失也靡而遺其質未必以元成此評爲二君子損謂二
君子不受此評又不可也俗士貴耳而賤目如其信嚮
徵言見譽騶而咋舌若觚天神讋天神罪且下阿鼻獄
何其陋也聖則必稱堯舜無加矣宰我曰夫子賢於堯
舜世不以此言罪宰我亦不以其言爲堯舜貶孟子已
聖夷惠又云夷隘惠不恭品有獨詣師貴擯虛亦就伊
人之勝場論之而已矣今之爲人者不許人輕譽一語
焉得盡後世人口而持之使必曰佳不佳評文者
亦不敢加人一語恐以相齮齕故頻文士之輕浮又爲
得俟後世人而一一與諸之使無二議吾甚戒此矣資
乃爽然謝曰文之不必病人議彈如此文之傳不傳自
有在又不得輕許人必傳如此令之文皆不必傳耶余
曰其不傳者自不傳置之可也其傳者自傳一段精光
不可磨滅雖甚瀾翻汪洋何必不似柯漢排騰皆元氣
所奔瀉哉元成氏又云唐惟韓柳其爲志狀尤精核詳
者不過二百言時已議其誄墓今睹今人志狀豈不數
吻角便耳哉是不以文論又以文之品論此言不可廢
也俗有升降事以世移元成氏且奈之何元成氏亦自
謂無貢諛矣客或言局促下九關穆者如今日而令我
夫子在事將奚術而格非心合羣策或計必有妙用矣
余曰否否老夫子之於今日惟有一卷懷而已矣如今
日爲人設詞不少溢譽豈不悖哉吾自秉直惟有一不

搦管已耳嘻讀至此而傳不傳又非所計矣以文傳不若以人傳吾所獨喻有在哉有在哉

弓說

王炎

印峯先生明詩魁貴州挾冊千里千聖主事下太学注爲蕊谿博士官其弟子員以千計櫬經講濟而先生以英碩之器應有餘裕無不雅服踰年登三十臘月甲日爲誕令期相戒致賀予昆弟子姓謂先生無教非文非文無以登先生之堂今日固文章家所稱魁弧辰也弧則弓之良者也詩以弓喻夫天下之爲弓者多矣言良實難匪良之難所以爲良者難也遠於幹疾於角和於膠固於絲受霜露以漆則六材之全冬析幹春液角夏治觔秋合三材則一年之事而被弦不與焉猶未也赤黑而陽聲者青白而豐末者深瑕而澤糝而搏廉者小簡而長大結而澤者測者況者求其覆之而俱至何如也濶欲審體欲眞目欲茶必厚其被而節其帑必方其峻而高其拊長其畏而薄其檄使其大修莫之或病何如也水火贏縮短達之侯善動強柔內外之權往來多寡安危之斡察無弗精巧無弗時然後三均九和不愧

清朝之和弓者哉昔晉平公治弓弓人曰幹生泰山之阿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觔糊以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精材也三復斯言爲先生壽

求放心說

張邦奇

心非有出入也而以放言謂其所發動之情也情之動而求之非惡其動也惡其動而失其體焉耳心之體至明而至剛也動而失焉者溺於氣而奪於欲也溺於欲則於本體之正固已離而去之矣故曰放入之生固若禽獸草木然而其所以獨異者心而已而至

於放焉寧可不思所以求之耶天下蓋有失其固有之物而百方求之者矣至於心則一念轉移而已即入於腔子之內焉奈之何學者之弗求也雖然入之易未若出之易也吾嘗求之而知其所由放矣凡物欲之交於前有所溺之謂放無所溺應用之際一息不屑省而滯其情於物焉之謂放無所滯類乎戶居之時惕焉不知其所如之謂放此正所謂獨於氣而奪於欲者皆不可以不求也雖犬放主則求之心放矣孰求之曰心求之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用也其至明而孚剛者固足以自求而自復而不假乎其他也故夫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已矣非有所請而獲之也斂之而已矣於其黯然而不自知也則惕然以省之方其省之也其心固已渙然而不昧猶恐其或放也收斂於至密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以容乎其中夫是之謂一而不二一而不二則放者固已復而復者不至於放矣是孰非其至明孚剛者之自求而自復哉易曰不遠復孔子以顏子當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所謂未嘗不知者非明乎所謂未嘗復行者非其至明孚剛者之自求而自復哉易曰不遠復孔子以顏子當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所謂未嘗不知者非明乎所

蠅虎說

李文繡

小兒輩取壁間蠅虎十餘枚置甕中滅其口仍捕蠅數十下飼之令爭噉至盡則自爲糧腊大吞小強嗾弱屢轉畢命止餘其中更無所食久飢且斃乃飼以小黃豆一枚其蟲始蠢蠢然少焉耽耽然旣而奮身搏之堅不可食盡力不舍遂抱豆以死小兒輩乃取其豆置案閒凡蠅飛集稍近去豆五七寸許豆輒能躍起擊殺蠅百中不失以爲怪檄閭而歎曰精氣之所感可怖哉古人積其精誠或上感彗與虹與霜或偏感怒濤狂風赤旱或旁感禽魚其斯之謂哉夫蠅虎之食蠅其性也豆則非其類也今不能令旣死之蠅虎搏蠅而顧能令頑豆搏蠅者蠅虎之精傾於是豆遂發其氣於豆而騰擲之夫以頑豆而可以氣動況彗與虹與霜諸紛紛者哉然

吾觀蘇卿積誠十九年不爲不久乃不能感一郤何也曰動於感者感最拙不動於感者感乃神也或曰王仲任虛無篇其辨之也最詳

裁衣者說

周容

崇禎初京師倘恬熙也共矜體貌有屬成者以裁衣名著非赫然右職不能得其一日暇然指未嘗拈篋緘云每旦携翦以出纍工隨之至一家必請見主人而後下翦翦如風生翦已指一工曰若爲之又至一家亦如是以次畢晚乃收纍工之値半纍工竢焉曰非若翦不適不特以度衣也能以度人屬成司庫彼可司銓思二人有一年少者起曰近日人情多意外者吾鄉有初登右職未習也意自下已而得勢遂生驕是與翁言反矣且人不自爲體矣以所接之人之體爲體今日而接當塗衣宜前殺後贏明日而接冷曹衣宜前贏後殺或一日當塗參伍接焉衣又將奈何翁雖神於翦亦將窮矣屬成大笑曰若言是也予猶是行古之道也予行矣不可以宜於時矣周子聞之曰屬成善用翦而年少善用尺言則知當日京師右職求端其躬正其禮使裁衣者守其翦尺而無所短長其閒者不一二見也世事安得不有今日哉於是述之以爲裁衣者說

馬弔說

李鄴嗣

馬弔說者起於天啓時以四人相角用俗所鬬紙牌宋江四十葉而以法行之其縱橫取舍之時形格勢禁各有深意於論罰更嚴謂之馬弔者言此戲人得二桌爲木今勝家上五架而三家適各一桌其狀如馬立而弔其一足也吳中士大夫嗜此戲者至忘寢食漸行於京

師其例不同都下謂之京弔吳中謂之吳弔好事者發
其妙撰爲馬弔十三篇客有問余者曰此戲取勝甚多
何獨舉馬弔且於十字門最尊百老何也余未有以應
之既而喟然曰嘻乎此亡國之兆也弘光之敗成於
馬士英永曆之敗成於馬吉翔馬用而國亡故豫弔之
也且馬弔謂之香爐脚折足之象也京弔吳弔並行言
南北俱可哀也然馬士英不用阮大鋮國未亡而百老
則諸盜中之阮小五也百老雖爲人滅尙可得籌言大
鋮雖名在逆案而其餘威尙張也尊之爲老者言大鋮

在閹孽四百餘人中其才獨爲之魁也百老冠進賢側
首者言大鋮始進不以正也百老膝按一人頭者言大
鋮能橫殺人也其上尙有紅萬千生而百老獨貴言大
鋮得用則其才非君相所可制也小五兄小二弟小七
言大鋮兄事士英弟畜諸小爲一門並進故弟七號曰
聽用而其兄二稱立地太歲言曰家畏太歲不可犯而
乃期則退舍今士英驟當國一歲而亡也小五亦曰天
罪星兄天紐弟天敗言士英持太阿使諸小敗壞國家
而禍俱本於大鋮罪實通於天也且其戲起自天啓時

值閹黨大喪國家正氣遂醞劇盜蠭起至國用盡耗而
亡故始萬萬貫而極於空無文焉國欲不亡得乎傳曰
三月無君則弔已早知有甲申三月之禍也容爲愀然
曰嘻如君言吾曹奈何習此亡國之戲乎遂相與毀其
譜焚其葉戒不復用且命余著爲說以傳諸吳中士大
夫酤嗜此戲者

春秋指要跋

鄭眞

眞幼過庭時先教授府君嘗稱王氏經學文藝有過人
者余今觀春秋指要二序會眾說爲一家誠可謂博矣

若其夏正一說則吾鄉太史存畊趙氏奏議實主之而
東發黃氏日鈔讀春秋一書則又多有取於嵗隱戴氏
者也二序前稱欽若天時自嵗隱始後稱黃氏考證尤
備豈王氏與東發生相先後里居密邇嘗有以得其傳
也耶王氏世居境清寺後今其後嗣已絕獨兄女適趙
氏者今年九十餘以死當時不及往拜而問之故其一
家父子兄弟文獻之傳皆不可考證獨指要一編則先
祖蒙隱先生嘗手自繕錄眞習經先君實以授之故其
可見者僅止此云歲在庚戌三月十二日後學鄭眞謹

讀漢二廷尉傳

鄭芳叔

民不難於治也而難於服也蓋治之者平之以法者也服之者感之以德者也以法治民輕重皆得其當其效止於斷事不枉而已以德服民曲直自知其罪不惟服於公罪亦將恥於爲非矣況夫民至無知以法平之且有不服安能自言其曲直哉夫自三代以後立人之朝析圭儋爵者每溺於功利之習而古之良法美意泯不復聞非惟感民之心使之自服者無有而治民之事使不免於徒法而定國則法之中又有德故其效有淺深無不平者亦無有矣漢之廷尉若張釋之于定國者一曰天下無冤民一曰民自以爲不冤吁天下無冤民者效之淺也民自以爲不冤者效之深也何則釋之爲廷尉也大抵處法以斷民之事法當罰金則罪以罰金法當棄市則罪以棄市未嘗浮於法而誣民之罪民之無冤可知此蓋徒法以治民而未能使斯民之心自知其冤不冤而心服之也若于定國傳於無可效之事無可觀之政徒有曰平法決疑之後又能哀鰥寡焉輕於疑罪之際又能加審愼焉若平也若哀也若輕也若審也皆此等德化治於民心民蓋以已不犯之矣猶有不獲已而犯之者而事之曲直皆能自知一時罪責之加欣然悅服不惟我之法當於彼之罪而彼之心亦自服我之法稱其民自爲不冤者蓋在是矣嗚呼奉法以治者但患不能感民之心使之知而服耳苟能使之知而服焉恥心自生何慮其爲惡哉是非治不難而服爲難也無然而二人皆漢之良吏固不當置優劣之辨但釋之不免於徒法而定國則法之中又有德故其效有淺深

題陸渭南遺文鈔後

戴表元

右陸渭南遺文一帙用王理得本傳鈔帙後有唐饒州繫語饒州端士惜放翁所作韓氏南園記無甚諛語而子孫諱之不載於家集其論厚矣自饒州以下又詆其閱古泉記及賀平原二子除祕書閣等啓以爲不當作余早聞好事者說謂放翁晚歲食貧牽於幼子之累賴以文字取妍韓氏遂得近臣恩數偏官數子此說旣行而凡異時不樂於放翁之進與忌其文詞者同爲一舌以排之至於死且百年同時爭名角進之人亦已俱盡宜有定論而猶未止蓋其事可傷悲者焉渡江以來如

放翁可謂問學行義人矣論其放阨而不傷困窶而能津不可謂無君子之守就令但如常人之見欲爲身謀爲子孫謀當盛年時如已如麻何待七八十歲之後始媚一戚里權幸而爲之耶雖血氣既衰聖人不免於戒不可謂世之君子必當然也謂世之君子必當然者其自待亦不厚矣然放翁固有不得辭者窮不能忘仕爲文不能不徇人之求龐眉皓髮屑屑道途之間而曰我意非有他也人誰能諒之哉此編取饒州之意於南園閣古泉二記存而不去使世人知放翁不絕於韓氏者其語止此其賀除祕閣等啓絕不類本作余於文不敢謂知之若雅俗四三人望而能辨其爲放翁與否也併告理得使刪去云

戴表元

題趙幾仲詩編

趙文昌幾仲自錢塘赴東嘉守時余方在太學緣余仁翁胡國器交遊故亦及造館下文昌以諸王孫奇才高等名爲詩所與相唱和者劉養厚柴景山爲多二君皆布衣頗以章句自負仁翁國器終有名宮心不敢與較而以其身得周旋縱觀爲快初甚疑之久而知公爲長者人也師之初出朝廷貴臣自呂公公著孫公同而下

戴表元

書張浮休郴行錄後

元豐靈州之役士大夫不得其位而不能諫止則有之矣又可攘臂踴躍於其閒哉余讀浮休公自序此篇之辭軒軒如喜事少年不以三數萬不得同歸之人爲戚而以其身得周旋縱觀爲快初甚疑之久而知公爲長者人也師之初出朝廷貴臣自呂公公著孫公同而下

皆嘗引大體爭之不得張公於時一陳留縣令耳被敕從軍辭受之節行留之責皆非力所能及既在行實隸高遵裕帳下而靈州傳城之戰沮劉昌祚軍使不得奪關而入者敗形自遵裕始遵裕固非公所素事然乘其敗而許之則虜爲人僚屬之誼且既皆受罪於朝疏之則近怨故一不敢置辭而但載經行交際寒暑變遷風土異同以爲好事之助西羌爲中國患幾數百年患不善攻不患不可攻故又激發言之以啓後來者此仁人志士之所喜聞者也世之人食厚而共其祿勝焉而分從相去未百年向來功名富貴忽然如電光石火之過眼而廢箋敗墨出於塵煤蟲鼠之餘者令人愛惜如此其功小有戾責揭於書暴於人曰我不與我不與是尙可立足於公之下風哉

題梅庵柴君自書所作詩後　戴表元

吾鄉汪村有隱君子曰汪度仲容樸學而好修當魏文節家無恙時仲容年少及以布衣客於其父子閒文節家固多仲容又特喜交結四方知名人因而不遠數百里千里與仲容過從者不絕余生晚不及識仲容每過其閭爲之徘徊却慕肅容致歎而後得去袁氏兄弟與汪有連一日從江村近小民家澂廋聞得故紙一束摘

拾而綴葺之知爲梅庵柴君爲仲容自書所作詩柴君諱厓字張甫梅庵其別號也計當與王季夷張武子一輩前後在文節公家文節公家數世邱壑皆在吾鄉歲時往返不一柴君豈非從後車載來耶抑或如晉宋間中人相思命駕乘興泛舟而行也一時溪山草木辱其顧盼或發於談笑賦詠亦甚光寵矣柴君詩極佳子體奇崛縱恣讀之不能盡悉卷中所與人達者如眞舍人宋眉州窮者如葛天民白玉蟾閒往往度史丞相家羣從相去未百年向來功名富貴忽然如電光石火之過古人輕齊景公千駟而高孤竹君二子之義豈不以此哉汪村人尙能言柴君黯黯然一狂酒徒耳來仲容家家人厭其索酒不已不無倦色而仲容禮之愈勤夜分醉極不能引體卽睡擁被曳席明日四壁有吐迹葛天民名行怪濁世言白玉蟾事尤可駭而柴君與之相好逃行變迹亦相類世無神明則已果有之大丈夫不得志於俗子中則飄飄然浚霅霞鞭鸞鳳而游於坱圠八極之表以逞發其所欲窪何足怪哉前輩風流日就泯

沒祇如仲容本末言者亦少後來益不得聞此卷幸袁氏兄弟寶之他日更會粹柴君他事相發以信其爲人也

戴表元

題唐師善談乘

往時木石尤先生居吳中每朝膳畢四方之賓游雲擁其門先生幅巾野服出見客薄茶一啜坐中談說典章儀注經術吏事以至巫醫算奕之類無所不有日且中又茶一啜而散以爲常羣子弟載筆光從屏後纂記其所言雖未嘗執卷問學而人人談吐各有本末無白丁之愧於時陳端明居崇德林直院劉南兵居蕭亦然丁巳歲尤先生史禍發此事俱廢表元生愈晚又居窮鄉白社然猶及識老先生十數公時時衣冠廣席必拔引前言往行以助談柄故亦不至虛爲年少二十年來無復此樂欲略聞嘉定及端平前後成敗曲折噤口瞠目有茫然之歎每羣居燕聚聞閭巷牀第猥褻近事則相與哄堂絕倒而已可勝言哉臨安儒者唐師善深潛而駿發出其平生所著談乘十二卷者見示於塵埃鞿羈旅風雨呻吟之中讀之快哉識常雜書多重複牴牾而

此編一一精確可以補亡決惑者甚眾固幸遲暮之猶有所遇而恨師善亦有衣食憂且暮且去而不得歎曲相成也於是爲題其梗概於卷末云

戴表元

題萬竹王君詩後

吾鄉萬竹詩種發芽於高公端叔端叔本中原將家右族扈從南來以邱隴在萬竹察廉岡愛而居之學者因尊稱之爲萬竹先生其詩酖純委宛出於離騷號棻甘集然端叔實未嘗得久居萬竹居萬竹久者大家惟王氏而不爲叔端之學非薄其學不爲大抵異時江南士大夫發身亢宗必須由明經詞賦進士業而端叔雖名高道尊往往不得志於科舉余聞之閩士貢嘗假館王氏秀發諸祖家言端叔歲時一歸上冢必詣王氏留連歎篤如鄉曲王氏先世待之如奉貴官及退而輒相與歎其無成而惜其徒老以死如此何緣肯爲其學至秀發之子菹居古桐始爲詩有棻甘之風古桐君死三十年而羣從某以棠墅藁傳棠墅之視古桐直肩隨之其闚棻甘亦可翹足及也傳不云乎居必擇鄉遊必就士今科學盡委士得反本趨古萬竹之世家

不患無古桐棠墅之好故余於題其遺編而爲詳具文獻之淵源如左以俟聞茶甘之風者考焉

題蕭子西詩卷後

戴表元

蕭子西詩若干篇已經其姊夫王丞公達善校定者一一可諷詠未經者屬余評之始余與丞公往還時居相鄰雖說詩大抵各以承平世家學問相磨濵譬如飲食之於庶羞穀饌以爲不可闕耳未知詩之傳永極味也年俱老蒼加之以世故兵革羈旅炎涼之憂攻之於外田園婚嫁朝暮之迫撓之於內於是詩詠味之酸醎苦欲自託於好事一有營創輒從當時有聲勢者求其翰號以相標者十人而十百人而百也而鄉閭修飾之夫士大夫吾見其祿苟充官達卽崇圃池飾館榭佳名美陵蔣忠文公重珍其最著也建業翁氏亦有梅堂廬陵丞相文公天祥宋瑞題其扁亦爲人所歆重嗚呼江南近時縉紳先生以梅堂名於世若東武趙待郎粹中毘

墨以爲光寵當其盛時大書深刻金碧輝絢與臺皂隸之徒嗟誇而歎詫然其爲人卑污齷齪雖復巧施爲高佔置蓋已不勝俗態奇醜狀不過反爲林泉草木之辱有識者往往舍笑棄唾而去然則人有所傳於世其行止進退何可不先自重哉文公之書點墨今成千金而翁氏數百年世家舜咨又堅苦好學擇粟而餐審泉而飲有貞儒碩士之風余也幸他日童稚成人門戶清立或輕舟道丹陽上三茅因尋建業以來舊游而得登舜事矣里閈之閒乃得子西山陽笛聲之感黃公酒壚之憶爲之悠然上心抑余評子西詩氣清而能不枯趣廣

舜咨詳論趙薄諸賢之遺閫緒行固一快也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戴表元

趙子昂好音凡古之言音者靡不知也知之靡不能爲也爲之而示於人人習於今之音也駭而避之既又相聚訟非訕子昂子昂抱其器與書發憤以悲余始聞其然亦以爲子昂誠高絕其成書似太銳且當虛心盡人之言數千百里閒爭音樂異同甚於聚訟獨今人紛紛哉久而得其書琴原律略等讀之則知今人所爲非子昂者特今人而非之非特古人而非之也嗚呼豈不眞

可憐哉子昂爲音始於琴子昂既自見於書吾舉今人琴以明之今人學琴者惟楊司農司農之琴不用律以手指抑按絃閒得其碎然者傳於白雲之曲曰此折竹聲也得其啞然者傳於夜烏之曲曰此投林聲也諸爲曲皆若是曲成而合其譜然後曰某主某絃爲某音爲某音而琴成夫司農之琴纔近於莊生所言籟聲而安得爲樂音乎將司農不以樂予琴而用無律之音乎將司農聖於伶倫后夔律成於心而無所事器乎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不能非之然當司農時猶自謂之新聲司農每一譜成而尸琴祭於寢曰吾安能爲是聲吾琴必有祖吾祭祖余嘗私譏之是司農琴擅天當司農自爲祖而食之琴祖不食也遍來司農琴擅天下投林折竹之聲兒童婦女聞而喻之則明然而笑始也兒童婦女習之久也縉紳大夫之安於近者幸其聲之託諸古之器也隨而習之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不能悲之然余雖知不當爲司農琴竟亦不知當爲何琴雖知人之學之非而自無以語人今得子昂琴書始豁然有以實於余心以子昂之於琴不誣也推之於他樂知其皆可徵也顧子昂窮余知之又窮而人之好司農者方盛姑私其言而勸子昂自重以俟其定焉

敬跋錄賜太祖敕文後

王彝

右命桂彥良職王傅敕書一通并翰林承旨宋濂跋語皆賢王殿下錄以賜教授臣鄭楷者也王若曰彥良純篤無僞簡在帝心遂待以王佐之任爾楷紹善門之胄學行純篤擢任斯職孰曰不宜於是自崇寧王府遷於華陽王府蓋欲放諸朝廷之待彥良者以待楷焉臣楷拜受之餘裝潢成卷出示臣彝彝謹拜手稽首言曰國

家所以待儒臣者於以崇國本守太平也故凡侍從經帷必得純正之士以成輔翼之功若夫綜理庶務特其細爾臣記曩者彥良勸講東宮凡先聖先賢格言大訓有繫於誠正修齊之要者必啓告再三至於密運嘉猷多所裨益太祖皇帝嘗目之曰汝可爲帝者師及致政而還安居養閒以壽終於家迄今鄉里仰其光儀咸以爲不可及今觀楷之雅德溫恭威儀愼重誠可爲王者師也朝夕啓沃一出於正他日藩屏邦家與東平河間比美令聞未必不由楷之助焉迨夫名遂身退歸老故

鄉尤信夫前人爲有光矣臣與彥良爲同鄉且有師資之益於楷爲同僚復有鄰郡之好又烏能不以彥良所以事上者期夫楷哉古人云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臣於此竊有願焉謹書以識於後紀善臣王霦拜手謹書

題永思言卷

陳東

左丘明有言古之制也子之能仕父教之忠余每讀斯語未嘗不惕然感也嗟夫古道之緜鮮矣況父子之間乎今夫士居隱約垂翼蓬茨之時此其蚤暮觫觫慮無

不快一朝仕顯也其已仕顯也迺侈然睢盱庸庸不自振濯此非必其身尤亦其所從與然矣人亦有言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矧在家庭哉是故便勢而明欲俚市之言信於師資舍義而導情闇闇之說明於丘索矣迺永思之訓何其遠乎余入楚得從鐫大夫後竊欽服大夫之高明已乃睇其家遺言然後知東樓翁教然也彼方其脫跡鴻漸之日始離棄第厄就顯榮也雖其親知詎不以便利告語者乃東樓翁言諄諄歸諸元本引誼章道勸忠納軌廩廩有君子之風烈焉美哉非翁不能以貽賢大夫非大夫賢罔以引揚明休弗墮軼也獨怪以翁之懿湮沒而未庸賢者固有遇合傳不云乎孝以事君也慈以使眾也大夫貞信爾雅履明忠報主上可以爲孝東樓翁縣慈眙教然而使眾之道備矣揚子謂父子之美也無是父則無是子豈謂鐫君耶

書介白庵記後

盧叔麟

介白庵者宋禮部郎中劉公揚祖祠也公故別號介白散人云曩麟從大司馬東沙張公纂修郡志蒐放佚獵幽微核名實惟懼弗稱一日偶得故文學趙君一夔錄

藏元國史檢閱袁公士元介白庵記讀之輒悚然與敬謂公忠而不激清而不炫殆始終完節者歟顧舊志無稽僅存名氏於科貢志又闕然懼弗核也因請於司馬公公曰志逸介白繇正史無傳爾袁史官也且去介白未遠宜可信者吾嘗讀其書林外集矣盍取以證焉索之竟弗得則又曰介白忠節舉舉若此不可使無傳集得不得無論遂特書之以列忠節云居無何劉之族裔尋得其碑記像贊於荒茨中友人志登持墨本見示悉與趙錄協因拊掌曰嗟嗟介白文獻蓋足徵矣夫忠義之士代未嘗乏不幸跡弗章顯不獲列於史氏者獨介白乎哉向微司馬公卓越之見信此記而錄之介白其汶汶泯泯以沒幽光將永閟九原矣既而荒茨中所得蓋又不但一記已爾人謂司馬公發潛之筆適啓其靈非歟乃今卽是記爲宋史補遺豈不顯且核耶麟嘗攷鄉先生陳公極宋史綱目備述先尚書顯因論祭京去位四傳至著復論賈似道謫判臨安著蓋極祖也乃其事固核實非傳疑者卽史有闕文亦宜補其遺焉會憲廟詔修宋元綱目顧以事不史見削之傷哉夫介白忭似道屢蒙貶斥蹤跡故與著類乃著不得史氏如司馬公故削而不錄獨介白得司馬公以傳則他日復有秉史筆者當知所憑藉矣二公同鄉同時且其事又相同故併書之

題霞舟夫子桂林讀書圖

錢蒲樂

大道中圮馳車毀壁絲綸散飭崧嵩集謀眾論議語篤生夫子夫子誕生爲道允嗣畀單厚止其男維何智波澄濤學峯傑峙夫子之貌蒼松古柏虬龍怒起夫子之度紆餘委蛇赤烏几几夫子之學窮水得源剖石得理伊洛遺微勿仔勿肩余癡余耽孝先經笥發綸振橐爲我衣被任公書倉散有廩無迺進芬旨夫子之文規矩匠心鑿悅髦磩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夫子是似虛室之內拱揖聖賢張傑綱紀孔顏爲毋嘗樂爲子苞孕嶷嶷修毋致子爲神明宰民受福祉驅卑始安載書一囊行來游婆娑道履手持一編六十四卦得易之髓夫子猶山一標服官於朝蹇蹇匪躬正直是矢逢時不祥飄然龍進退存亡不失其軌夫子不言爲天口咳唾經史夫子發蒙爲人作目剝剝尺蹙舒之彌宇卷之一掬淵

槃守衷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交在山水夫子笑曰千駟萬鍾勿以易此蕭槃小子遭黜遇劓十年瘡痛今願息心執經問道庶知臧否夫子許我爲置下座於涯之涘

石雁居士舉業引言　楊德周

昔傅幹以百家爲異饌六經爲庖廚進之則高庖以雜藝爲庖廚五經爲府藏矣又進之則楊子以天地爲萬物之郛五經爲衆說之郛並天地經顧不重歟史傳紀文苑必尊儒林書肆說鈴蕞殘玉屑亦孰與於刪述之大寶哉吾友王卣一貫穿綜覽策壕書舖都無剩藏而中所覩高才生當無先卣一而稱庫稱笥稱總龜者矣無雙井大春之紛紜崔靈恩之偏習周宣光之縱橫目漢與毛董之徒崇經術而鄒枚者流以文章顯兩司馬岐而稱之固自有說唐三百年文人指不勝屈而獨以經術故躋昌黎於泰山北斗斯太玄所謂括矩也新制破格登籲以經術鳴者珠槃玉敦並載壇坫以卣一之學殖折角重席可炊而儽也而濡嚅道眞涵泳聖涯曾是足美其七尺之軀畢其千秋之業哉陶隱居曰經者常通無滯猶布帛之有經銓綜緯僅乃成功若機關疏越杼軸乖謬安能斐然成文卣一巧心濬發靈襟解脫其於機關杼軸必有邊爲鼓吹轉爲注腳焉者餘子何足窺之余固窺之於庖廚府藏而極之於郭焉丙子山左之役余受事闈中有萊陽宋瑚者年十九作五經全篇日未昳而授卷灑灑二萬言無窘幅此亦偕卣一並馳文苑儒林者也併書以備卣一之右翼

是月之朔予渡錢塘而西歲復失稔民困於艱食吏苦於催科租道殣相望逃亡之屋舉目而是方憂浙東之粟僅支來春此則不能旦夕矣吾黨生當其時相與無大商略徒沾沾於時文之業抑末也而況操觚之家號稱能名者又往往小言破道大文不昭是昔人所云立事有三言居其下下且不可庶況冀其二豈不痛哉雖然今之時文固今人之學術上者韜櫝經訓服膺道術次則闚傳記之牖覽流家之奧其攬裔擣詞互臻厥妙皆有原本非僅剽掠支言爲華捐實已也嘗觀文中子之論文摛英綴采之士皆評之曰纖曰夸曰詭而其所

斷然與之以君子而不疑者則惟取夫約以則深以與蓋有德之言信無德之言僞在當時已難言之矣吾黨讀書談道所存不在須臾之譽故獨照之匠其技嘗絕遠於時而臨文之旨則要歸於學爲君子淺深殊方平奇殊致皆不失爲同心之言也吾社之有卣一固所稱韜櫝經訓服膺道術人也天與敏玅聞道獨早而退然不居有處女子之色其胸中經緯異聞冀除俗學不復知世閒有詹詹炎炎之習發爲文章皆有原本蓋不屑以時文負能名然當世操觚家稱能名者必曰卣一予

拙政述

政亦難矣哉篤撫字則催科怠急催科則撫字忘然則加之何或曰寧拙催科勿忘撫字不失爲良有司嗟乎是不達於政之論矣夫以民奉君古今通義軍國浩繁賦稅是需催科之政加之何其可緩也第求之當有道取之當及時災診不可以不蠲豪強不可以不抑侵漁不可以不杜幽隱不可以不達虐焉奸吏無文作慝不可以不懲能行五者撫字存乎其中矣是故撫字所以行催科之政催科所以運撫字之心非判然二物也其

或不達於是而姑息以惠奸市恩以徼眾沽一己之虛譽廢國大經而不顧獵一時之歡娛貽民重害而不恤若是者邦政之積蠹王法所必誅宸有司弗爲也或曰然則陽城不足法乎曰唐至貞元海內疲於兵革閭架酒榷無名之征紛然四至而諸道競以羨餘取貴寵如陽城之抗志不回爲民蘇息可謂賢矣第不知今之所謂賦稅果無名之征耶抑亦中正之法所不可廢耶而今之布列郡縣者果盡能如陽城之宅心否耶使陽城處今之勢抑不知視今之賦稅將拙耶勤耶不可得而

知也是故爲令加陽城當貞元之時則可非貞元之時則可縱焉爾矣有陽城之心則可無陽城之心詐爲而已吾願諸有司皆陽城其人如學陽城之拙而不得其意流而爲縱爲詐斯不亦涉於巧乎易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傳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圖政之本實惟在此拙與巧又奚足論哉余性素拙不能以巧容於時遁茲來督藩稅蓋以拙性爲拙政稱其能矣獨慮有同求拙者之涉於巧也非復古之所謂拙也覓輒與辨辨必有以稽其政而反之以自省因退而書於拙政堂之屏云

豢夸二氏誡

豢表元

古有豢氏之國其俗善搏有一人最善搏力既盡一國矣於是其奮逆批控邀遏之術特殫其巧焉他善搏雖趫健如堵牆躍其前肘交而仆由是人心服之盡國中無與爲搏者然謀折之挫之百方乃相率奉之爲燕遊醴食聲樂以獻其體其人亦以爲吾搏已絕浸淫欲兼他技縱而及於戲弄博弈之事眾奉之者外與之遊而實搏之不如也心索而習之久之搏成度其人已不復

可畏一少年眾隸曰吾屬所爲奉子者以子能搏耳吾今與子搏明日搏於市其人振脫翔踵而赴之氣喘然索矣故今言技之不終者以豢氏爲戒夸氏之國有好德之士亦猶是也夸氏之國之士叩之其笑靡不知投之其藝靡不習自炎黃以前茫昧無名之初沿而及於其身之所歷其閱歷盛衰然否之迹靡不通其故自儒者之所當務以至九流百家六合之外奇詭恍惚之說靡不能舉其業概亦可謂辨博不常之士矣去之而一邑一邑敬之去之而一州一州異之去之而天下天下之士愧之曰吾見其人殆虛爲士也則相與北遊而事之願爲弟子出則安車居則面丈臺弟子往來聽其說而先生坐授之其說曰凡吾於學弗能物物而精之也吾有要學吾之要而諸所欲能者可舉輦弟子得其說與書大喜不期年學皆成先生處之洋洋然其道有授而無受也其能有出而無入也心竊自幸吾自爲天下師何能勞苦復事學今而後惟遊樂是圖以畢其齒爾加是又幾年羣弟子時造先生之居而究焉先生應之不踰其初稍稍厭而去之益老益晉師道益衰學者

益離無所得食而歸其國之人不爲禮今人言爲其國師者又相戒毋若夸氏子然也戴氏曰二子之取侮其終身者不可追矣抑所與從遊者何太薄也吾觀自古志怪之書不一其州國名號非人跡所經誕謾無所考信其事復非人世當有故君子多略而不稽茲二事有涉於教吾故表而錄之以使偷近娛而安成名者儆焉

四明文徵卷十二終

桂林仰山廟碑

清鄞袁鈞陶軒輯

張孝祥

仰山二王自江而西飲食必祭威德所被齊光日月乾道元年張孝祥來守桂林時李全方寇郴陽羽書交馳於道孝祥謁於祠禱焉曰使廣西不被兵者神之賜則詩爲王廟於桂且奉神之象以供七月孝祥至郡九月寇平蓋以萬人鬬吾境知其備也引去惟王之仁之靈孝祥不敢盡述獨敘其荅孝祥者如此敬選日擇地於

城之北爲王館御而書其所始使後有考勸桂之民以虔事王

龍井新廟紀德碑

張良臣

乾道二年郡自夏不雨六月我制置敷學趙公分禱山川丁丑鄞尉趙君公弦將命來龍井讀祝竟天油然作雲得蜥蜴二以歸戊子有司迎神甬水門至則猶不雨公亟起告中甫燎熏雨則大至越三日告足尉復奉神歸已事而竣俄有光發波閒如叢炬復紅燄飛動下見龍之首甚大不遑顏咫尺大復現小全體鱗甲爛爛有光久不沒陰風颯然見者魄變龍動已而前二蜥蜴躍起注視尉若送歸者問旁香火老僧皆合掌歎未有丐上其事七月建新祠拜神之體不忘良臣謂周漢之際釐東夏汝南文成總一淮許扶風梁王遞據關右爰暨東嬴作司幷州雖託茲心腹而風迹不競惟我敷學內咸有壯侯巨屏以衛王室晉介江甸迺有琅琊武王保自色養外以事君庶民無不誠惟誠故能幽通萬物之情龍宜有知者也故公命之不愆期而雨施轉耗斁之憂爲豐年之慶新祠是營以妥神娛於惟休哉方慰之

視其事盡又圖有言以見之良臣不肖實拜其辱夫以羊祜登臨峴山而湛輩依以揚聲矧吾屬橐筆撰履得以奉公周旋異時依乘餘光圖寫金石且有大於此者今姑志祠之所從事以刻諸其側俾後來者有考歲次丙戌八月十三日

靈應廟碑記

樓扶

我國家肇造區夏仁覆羣生懷柔百神咸秩無文非有德於民者不祀道浙而東四明爲樂國縣晉以來靈應爲著祠緜歷千載民依怙若慈父以其司一城之命故

皆以府主稱闔靈播徽家繪人祝而未嘗驚動其禍福
譬諸祥風甘雨其入人也深其潤物也溥人陶粹和物
用臯蕃優優大哉豈惟捍災禦患水旱疾疫必禱焉而
姦芽亂萌消弭於冥默之中者未易以形迹數譬纓蟬
聯日盛以滋四民熙熙懷土安業窅爾神化日用不知
歲少不登藉海鹽以活連檣白粲閧擬他往必儒衣冠
示禮以來之訓以畀佑至巨室厚藏吝糶者亦然買帆
天際命寄鯨波乘危一呼恃以無恐島夷貢琛既甸圖
肅謁所謂未施而敬者朋食隆盛昭於一方與海邦相
子之賜子異時必朋食願遣息女爲嬖妾王謙謝毋戲
言娶擲水翻浪微露鱗角以去王屬客勿復言請別遣
一小楫後人因號其所在曰小楫客盛傳其事疑信者
半之然自是波濤息驚其說益驗王娶湖上方氏明淑
能守節生子絕肖乃翁篤好詩書王既薨建興四年葬
鹿山卽射石之所後三十年夢告其子我當再生可啓
我冢墓次夜妻夢復然謀于親黨皆曰此非常事當如
夢及發棺尸儼然如生但無出入氣息耳衣服潔潤若
朝夕所服用冢四角鑪燁然州人聚觀加敬迺乘雲而
昇練襮眞神蟬脫塵表道家謂尸解者豈其是乎冢閒

得一鑪非金非石籀文曰東海之寶永和初穆帝聞其異詔取鑪褚太后曰神物也緘香遣還許立祠王又夢呼其妻若子曰東海龍遣女在茲汝當會既而相繼以終因並祠鹿山墓旁梁大通末越有奴鈔寇三千並海郡邑積歲罹其禍王因巫者語刺史定襄侯蕭祗曰爾揚我武我濟爾力君第行必以八月十三日破賊至期寇至餘姚失潮舟膠眾惘然若昏醉官軍悉縛之武帝詔崇其祠唐神功元年八月八日王降於縣東門託鄉童終日而歌曰吾姓鮑氏廟食於此自昔及今四十餘

紀□□□縣必遷徙家在鹿山不肯居止鄞水西流北接甬水給事祖宅實吾之廬汝爲我請早爲改圖待冤化龍遇齊得王移汝來封日月交光萬載無窮我歌章章父老同守仁等告於令柳思古乞更置尉宗魯賢謂甬水有楊給事宅其子承奉郎宏道遂乞捨故父給事郎公□遺宅爲廟他無覬特乞子孫嗣掌祠事其世祝史皆楊氏吳越有國規度而崇奉之相傳稱永泰王世無易鸞臺侍郎攝春官尚書狄公仁傑檄奏故至今莫詳所自始崇寧二年三月浙東鈐轄尚書豐公稷奏

熟矣是故心超太極之先道出羲軒之上退而論著五千言無爲之道忠告其上有爲之業善道其下所惡飾

仁義之名以禍生民其意深矣於是尹喜辛鈃列禦寇莊周庚桑南榮趎士成綺崔瞿柏矩尹文子之徒得其言張良陳平曹參之倫得其道得其言者曼衍多方恢詭乘之得其道者建用一致清靜載之寖以成漢文景刑措之治有以哉然而淮南神仙黃白之書出武帝方士禱祠之事行而後老子之道始詘於是戕其冠者爲老子之徒誦其書者爲老子之學求之老子之道則芴然如也吾嘗致憾於此久矣大德十有一年當塗杜君道堅築老子祠於杭州宗陽宮之右像設巍然凡書存而言立尹列而下班以十子各東西坐衣冠古雅道德容於以洗千古荒唐之愧可謂知本者矣蓋杜君嘗註道德上下篇又著原旨發揮盡闡皇道帝德之蘊且圖老子及十子像以翼其學今爲是役也使襲明沖用之以尊既成杜君執簡曳佩執事有恪邊豆有儀拜跪有詳弗能忘願有所記以爲士之學古入官者勸公名潤祖字敬先廣平之永年人也奉母來鄞量俸入以爲養雖味之兼羞而婉容愉色曲盡其歡自奉之薄人所不堪公退卽杜門教子士非雅飭不交吏非謹厚不用苞苴私謁無路可通猶自視欿然日愼一日初公之來當積敝之極緊囚滿獄至淹十年或四三年公朝夕審錄不憚寒暑其所平反不可殫記洗冤澤物之心甚於飢渴死獄必求其生而不可得乃已其或徇私變易是非

以援淪匪樹異邊豆陳祠容閟班十子東西置古衣冠人仰止載清靜碑世治後有作敬勿墜

慶元路推官胡公去思碑

程端禮

至元三年夏胡公代且行教諭屠遠以事狀來曰孔子謂古之學者爲己張氏以爲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是也吾黨之士藏修閒燕兢兢焉日以是自省至其臨事猶或失之竊觀胡公職刑獄之繁劇其處己接物乃能嚴利害之辨整暇詳密心跡始終三年一致茲豈有所爲而然者庶幾乎爲己之學矣人之稱其孝稱其廉稱其

詳弗能忘願有所記以爲士之學古入官者勸公名潤祖字敬先廣平之永年人也奉母來鄞量俸入以爲養雖味之兼羞而婉容愉色曲盡其歡自奉之薄人所不堪公退卽杜門教子士非雅飭不交吏非謹厚不用苞苴私謁無路可通猶自視欿然日愼一日初公之來當積敝之極緊囚滿獄至淹十年或四三年公朝夕審錄不憚寒暑其所平反不可殫記洗冤澤物之心甚於飢渴死獄必求其生而不可得乃已其或徇私變易是非

至興誦謗終弗爲奪亦未嘗矜爲己能也既代無以爲歸公性行介潔早年由吏省部入仕以不能媚權貴枯於序遷前長永嘉郡幕亦以廉愼守法有聲余謂公之心知求事理之所以然與所當然而貴其身以必然而已豈他有所爲哉昔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雖齊魯諸儒質行者皆自以爲不能及如公豈可得哉今鄞士之不忘亦曰有孚惠心自有所不得已爲故余不敢以不文讓而紀其事且系以詩曰聖門之學曰惟在己其己伊何此心此理理爲心主其善無比利善之間毫釐非是明善誠身斯己是爲千譽爲善雖善亦利是曰爲人非己之謂侃侃胡公制行端粹親老而仕悅在養志其毋日問平反今幾事待公理不數伯始清畏人知家法嚴此學古人官今見斯士遺德在鄞刻示無止

閱視靖州碑

陳東

大明之化昭洽無外惟靖故夜郎賊既斥既富並於中州承平以來視爲夷鄙命吏不之法號鮮蠶卒惰而驕時時煽起昨年偏帥恣睢至擊其州守時重函密寄置唇口或曰治之色怒語難養疽不剸遂此傲頑嘉靖十六年丁酉天子登用舊德起大中丞顧公於留郡俾鎮全楚是夏至鄂秋發岳長沙閒省從勞朋徧歷荒野環大湖以行越明年仲春十四日戊午始由武岡入靖至則喟然曰美哉提疆維我遐遺有民匪民實遐明日庚申釋菜孔子廟序諸生於兩階考德陳誼咨文獻之遺餘鏡聲猷之所起已乃謁宋了翁祠宇低囘四顧欷吁歎息焉是日也進青衿之士登於鄉校者二十有幾人明日辛酉檄諸邊將士乃大閱武於西郊先是陰曀累日雲然陽開螭虎之士奮鷹揚之氣倍嘗列陣張角烏合變編甲玄旗朗耀川甸爲之角戲陳射博極旅能萬旅怫憒爭先赴命然後援桴明誓比厥負勝賞罰以時士百其競既罷黃髮耆老凡若而人攜杖扶幼儼然進曰惟靖逖於中土三事大夫苗猺我民目不睹中丞旗鼓之節已六十有八年惟公幸哀憐哉煦我復我公曰嗟嗟乃疾乃苦惟余之辜余敢自愛以煩吾民乃采羣議納之夷軌謂參議閻之惟食欲備其勤儲倚而名委積毋闕於糧俾呼庚癸謂僉事東往事漫漫爾言勿庸釀茲歎兇余今爾從元罪既死殛其遺魁與之更始

惟茲守令黷於貨賄爲吾民病解去龜組勿留於境孰
弊孰利惟爾之計謂參將章女令於躬下乃視效毋歉
於己而貸厥部校我聞戍卒無居無處僦廬寄食瀆亂
男女速發公家錢爲營百堵俾安卽於茲士謂守備柱
往者主裨兩將同居一城令號不行惟靖險害乃在五
閧是諸蠻之咽咳其掣甲士千人以往爾宮爾傔乃留
於行謂通道令童正吏貪殘之故州無留員女卽攝視
州事以待來者事如律令毋懼於掾而蹈其成於是章
程肆頒德威兩懋除舊布新新民乃闓澤復戾斯順性蒙

乃識回面向心遐邇變革日在庚午公遂啓行郎吏將
士咨嗟太息惟公遠來匪夷圖之惟公遄往匪夷留之
乃其立表石銘勒鴻休垂視來庶陳東爲之辭辭曰奕
葉玄化溢於蠻荆五溪底定渠陽載寧民之無良吏執
其咎若綱不綱棼亂時有於鑠中丞明德作人夙夜于
邁綏我靖民下車禮師夙悉髦士卽敷文謨亦訓武事
甲徒三千旂旆有奭自公令之颺起雷激公謂有衆無
然憯呶我軌其慝釋爾慶幺公謂有衆無然飢寒我命
郴國給粟授廛乃遣將軍乃守邊圍於時餱糧於時廬

旅靖人有楨公之定之靖人有爭公之聽之翦彼叢棘
登之堂皇疏亂不作民以愷康示禮導仁作靖模式不
刻者風流斯無射

龍圖閣待制趙公神道碑

孝宗皇帝在位之十三年吏部侍郎趙公粹中奏乞正
太祖東嚮之位上攷三代六經之制旁引漢魏晉唐之
規近取本朝馮公京司馬公光范公鎮孫公固中興以
來蘧公奕王公普朱公震以下及公之叔父澳奏議參
訂其說集而成編謂太祖當居太廟第一室永爲不祧

之祖太宗居第二室永爲不祧之宗遇祫饗當奉太祖
居中東向尊無與二昭穆旁列以侍所尊實允萬世公
議久而未正願陛下一定廟制上當天心光昭祖烈上
極向之會有泪其議者公又爲闢異一書尤爲著明入
以比唐之陳京而攷論過之上旣謙遜未遑公嘗撫其
書而歎曰茲事未明吾死不瞑後之君子誰能信之至
上遺奏猶曰推藝祖肇造之功早正東嚮之位念中原
沈淪之久無忘北伐之圖其志可哀也蓋我朱之興與
商周不同契稷爲始封之祖其下皆親盡則毀魏漢祖

廟凡曰太祖而上四親之廟亦親盡則毀禮之正也惟唐雖起於高祖而景皇帝始封唐公故以比穆契爲唐太祖建隆初元立僖祖順祖翼祖宣祖四廟如漢魏之祀太祖造邦之主所以列於昭穆者以上有四廟也仁宗祔廟七世已備至英宗既祔祧僖祖於西夾室禮也神宗熙寧五年王安石異議請祔僖祖以爲太廟始祖居第一室祫祭居東嚮之位故馮公司馬公等引經爭之安石強辯固執至欲以僖祖配天孫公欲救其已甚請以僖祖權居東嚮之位哲宗祔則宣祖當祧蔡京在

徽宗朝又建九廟之議遂不祧宣祖而復奉翼祖於廟高宗中興公之叔父以將作監丞對首陳其說時方明宣仁之誣謗除元祐之黨籍皆足以快天人之憤故一聞此議慨然從之擢爲御史俾廷臣共議議者十有七人皆合亦以橫議而止光宗時太常少卿邱公宓有請盡用公之說得旨集議又不果上嗣服將祔孝宗始此兒必大吾門紹興二十四年與弟大猷同登進士科

憲公而公則東趙也曾祖伸不仕祖公綽累贈右正奉大夫父濬左朝散大夫累贈通奉大夫通奉因官東南久寓會稽卒葬明之鄞遂占名數明今爲慶元府公天資絕人書一覽不忘厲志高邁自幼篤學不煩師傅下筆成章詞鋒銳甚通奉文高一時父子間自爲知己謂待罪瑣闥羣公俾爲之辭既又有旨使定祧廟之制再議而益定自熙寧至是一百四年而藝祖始居第一室正東嚮之位實自公發之而公之亡已八年不及見矣又十年綸方投閒四明公之子來請曰先公之亡既辱狀其行而墓隧之碑未立且先公立朝建明之大者無如廟議又蒙力信其說卒正國家之大典先公死且不朽今之知此者幾人哉願有以詩之泣拜不已綸亦爲之流涕敢敬列斯事以冠碑首又序而銘之公字叔達密州諸城人家世多以文發身號東西趙西有丞相清

郎監行左雜買務雜賣揚門雖在筦庫論當世事皆天下大計人已屬望以爲國器矣乾道元年用薦者改左宣教郎吉州永豐縣丞二年丁妣碩人高氏憂四年通奉公下世公抱負不凡聲望已聳七年甫免喪除太常寺主簿公世明禮樂用贊其長輪對奏乞辨雪岳少保飛之冤錄功定謚優卹其家以激勵將士又乞募人耕江淮荆襄荒田不稅不役家出一兵如四川義士進恢復機密十論俾邊帥招中原之人用奇以攜燕山又進制狄權鑑取書傳制狄之說參攷歷代事迹總歸條例爲十六門四十卷又富弼要策十卷專論屯田頻年雖嘗留意而未及前代者其說有三利害未盡爵賞未重委任未專三書既進送給舍看詳咸云學問淵源議論詳確八年冬遷太府丞再對極論文具之弊願詔大臣崇尚實用明年春除祕書郎翼日兼權起居舍人閏月暫權給事中自後凡三攝此事論事無所回撓建康將佐以獲盜轉官承旨司士之公謂軍律不修部曲劫盜曾無責罰反以捕獲推賞何以示警權臣鉏舍奪官已久直赴殿試除倅臨安公謂其無一日效第如此則其

類進矣耶律适哩乞其子閭職又二子爲額外統領乞寢覲劉光祖濫以寢疾使遠人知朝廷之尊不敢妄有僥覬劉光祖濫以邊功求厚賞條其不應格者五以駁之又論紹興府會稽和買太重欲除子戶之弊莫若以田畝均科仍下兩省集議亦不拘臣之說上曰如此則利害詳盡又奏選將於行伍中有才武智略者許自相推擇更加考察上曰誠如卿言已試而顯者多輭熟不足用對曰彼惟保守富貴不思報國自下拔擢人始奮厲上以公誠實振職每加激奬不可屢書大將眞俸從臣召命亦行繳奏上允歎其正直且曰卿不沽激不求名封駁皆當正欲如此朕見卿有節概是以用卿公奏臣孤立惟陛下聖明是以容臣愚直後省維持綱紀封駁多則可見公朝臣屢攝瑣闥無非發明公道陛下總覽於上宰執同於中臣扶持於下如此一心皆能守法則僥倖路塞小人道消矣但以不避仇怨恐遭中傷上曰朕自照知無慮也五月遷起居郎冬兼太子左諭德當奏講求渡江以來用度酌立定制以賦入之數七爲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命江東漕臣及此稔歲糴米分貯諸郡郊

紀先雪後霽願益加兢業以答上天之眷州郡或獻羨餘請更加駁實以代下戶之輸除權吏部侍郎暫權刑部侍郎淳熙元年金遣泛使梁肅富察守中來（案富察舊作蒲察今改）二月借朝請大夫試工部尚書充接送伴使待之以誠折之以理因論和好公曰煬王敗盟送死爲千古笑肅等唯唯且言其主遣使正欲再堅和好不肯舉兵先舉則曲有所歸公曰皇帝守天下以仁尤以南北生靈爲念豈肯容易言兵彼此從順自然和好堅固肅等相顧云如此則濟矣以尚書開懷見待略無疑忌是以盡布腹心不敢有隱事訖奏上大悅曰卿可謂專對之才矣二年九月除吏部侍郎公久貳天官盡公革弊不遺餘力乞將堂除架閣以下歸部以開公道以清中書右選必俟呈試方許參選免試恩例並不許用曾經堂除人及舊許壓在部者請依次註擬以均寒素而待才能川廣福建到任賞格輕重不等宜加裁抑以革冗濫選人有力者初任或併取京狀有妨平進公請次任方許薦舉改官條列銓試之禁甚密嘗奏自入銓曹不敢苟簡惟恐有負委任之意近懲數吏爲之肅然上曰公

紿田廬以爲兩淮殿最三文武官欲換授者並試文藝四罷太學混補令方州子解試內取貢敷奏詳蔚上曰似卿人材難得前後更無一人說卿嘗論王安石及秀父子姦邪當罷從祀畫像又乞崇獎直言謂人主能來天下之言則下情通下情通則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近日裒贈魏掞之褒諭鄭鑑足以風動天下監司郡守治狀顯著宜候任滿召還或令因任過失苟非已甚且令鎖降以責後效庶免數易之患宰執侍從薦舉邊帥一人堂察奏聞且與邊方差遣以儲將帥之才又論

唐取武士以八科不試孫吳之書欲仿其制止以步射步弩步槍步刀四事招兵號武士科中者與免丁役如齊之丙政唐之府兵農隙教閱以次補賞擇其出眾者爲之長又請條具積欠錢物有名無實之數因行慶典咸賜蠲除尋過高宗過南內宴賞坐出此奏雨宮歡甚就宴降旨施行公前後四求外補上眷曲留求之愈力三年始得請十二月御批久典銓曹勞績日著除數文閣待制知池州時孝宗方以職名爲重非有功不除公以簡脊之深首得之四年三月赴鎮臨政勤敏寬猛相濟布宣德意詢訪利病以簡靜不擾爲本而賞罰必行吏畏民愛姦盜爲之屏迹理財節用久而充溢既補積逋又代貧民之稅決訟如流吏不得預秋稅受輸多取於民公深疾之至是使輸者自概事既徹聞有旨行之諸路增葺學校親較諸生課程時加餽遺以勉之嘗謂權禁太嚴愚民抵冒者眾嘗獲私茶其數甚多但籍其物而薄其罪官醞價廉咪醇私酤不禁而自戢有邑令侵漁官帑止令備償其人慚甚引去公曰鋼人聖世不忍爲也大軍分屯下車大閱以錢三百萬犒之軍士歡

服營壘取水回遠爲創大池以便汲者百廢具舉兵民安之五年冬詔郡政修學實惠及民陞龍圖閣待制民爲立生祠六年春移知湖州留挽者衆道不絕興池陽監司互乞回避會有言者到任三日而罷凡四任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初遞卒狂青私啓遞筒實以匿名書至徹宸聽獄成具奏上因言事關邊徼此而不懲恐有甚於此者上深以爲然遂處極典入年臺評以爲疑公坐鐫職十三年高宗八十之慶盡復舊職十四年屬疾寖劇自言厄運方迫必不可爲卻藥不進求致其事四

月甲戌薨於寓舍公自持橐之後年勞賞格不用者二十餘年故官止承議郎高密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遵奏閤特賜四官官其家二人娶錢氏朝議大夫億年之女封碩人先公一年卒子四人長幼亡次端承事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次孺承奉郎後公十五年卒次撙修職郎新吉州永豐縣主簿女三長適迪功郎前溫州司法參軍辛勸次適修職郎監嘉興府澉浦鎮稅曾晏次適承事郎知滁州清流縣魏峴孫男七槩棨棐梁棠杲棨女二尚幼碩人葬縣之陽堂鄉同塋之原通奉棠

側六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葬公事親盡孝居喪哀禮俱至先以通奉遺澤遜與長兄之子靖次兄以疾廢又無後公經紀其家取從子竦爲之嗣先以次賞及之崇篤外家養從母終身事乳母尤謹親故有以緩急告者力周之孤忠亮直無所附離名公前輩多知已者不緣介紹自結主知器業早就年幾五十始有朝績乾道末年一歲幾於九遷入從出藩睿簡深厚人謂枋用而遽退閒居鄞十年夷然不以得喪芥蒂與太史口公丞相魏公尙書汪公爲率眞之集僑居僧坊僅庇風雨自號曰梅堂號燕坐曰意足曰樂靜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持身玉潔表裏無異望之儼然卽之甚和無貴賤疏戚均爲盡禮愈貴愈謙儉素不啻寒士杜門寂寂郡邑幾於相忘凝塵滿席處之淡如暇日幅巾蕭散猝遇之不知其爲甘泉舊德也字有楷法水墨積習出入率更公權之閒尺牘爲人藏弆告身書名端重勁正見者敬之學有原本文有體要表章雅健追配前人尤喜論治道古今典章無不賅貫論事剴切通曉能動人主之聽詩律酷似唐人杜詩韓筆深造精語劉白之作誦習無遺不爲艱深奇澀之言矯激崖異之行貌若介而有容交雖淡而能久位旣通顯專以薦士爲己任片善必欲揚之使達所舉至多皆知名之彥有至公輔者文集十卷奏議二卷梅堂雜志五卷史評五卷及廟議諸書藏於家晚又取歷朝實錄纂提綱目壽世之志未衰也遺令諸子友悌守家法治葬以時親戚之貧者廩給之或請禱曰吾素不欺無事於此嗚呼公之所存可知也矣銘曰藝祖造邦功冠萬世廟立四親如漢如魏廟曰太祖尊無二上室居第一祫則東嚮昔在五朝四親未祧開基之主列穆與昭猶虛東嚮以俟後世既祧而復熙寧橫議羣公口口百有餘年惟公會粹集其大全神堯興唐封始於虎陳京抗論爲唐太祖公之爲力倍過於京惜議之行不見其成孝宗聖明惟賢是簡問公安在何見之晚乾道之末幾於九遷入從出藩聲望烨然建明非一廟議爲大自公發之禮正昭代惟茲大端足以不朽在天之靈其昌厥後我作斯銘不顯幽光鬱鬱豐碑以賁其藏

大明南京大理寺卿夏公神道碑銘　楊守陛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甲午南京大理寺卿致仕夏公卒於杭州私第有司以聞遣官諭祭營葬以十四年某月甲子窆於三峯山先塋之側夫人沈氏附焉禮也公諱時正字尚一字季爵姓夏氏其先隴西人唐濟國公諱魯才者始遷浙之慈谿傳二十二世曰千秋者又遷定海傳五世至公之考又占籍仁和遂爲杭州人曾祖均甫祖叔茂考誠以公貴累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母潘氏累封太恭人公舉正統十年進士高第爲刑部主事丁奉政公憂復官陞郎中奉勅錄囚福建平反死獄六

十餘人有盜劫外藩王府邏者蹤跡至閩執其疑似十八人於獄拷掠死者半之公偵得眞盜獲龍鳳服飾爲左驗遂抵罪而先繫者尚九人破械出之上杭飢無賴民欲爲變遂亟發倉賑之先事後聞人以爲有漢汲黯風天順元年陞大理寺丞五年陞南京大理少卿丁恭人憂服除改南京太常少卿成化五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盜殺商人於上新河屍浮於江每夜遡潮抵其旅次或疑酒家傭逮繫具獄公至廉得逆旅主人利其財以女誘之私而殺之一訊卽服釋酒家傭南京刑部獄

囚有欲亂其子婦強而未成者坐死不服公擬流罪以聞報可時議有謂事干倫理十惡不可以未成貸死公復引經據律奏辯數千言大要謂春秋無將將則必誅今律劫囚者斬不須得囚此則不分成未成也若謂事干倫理十惡無甚於謀殺祖父母父母今律猶以已行已殺爲差內亂固十惡之一其已成者婦行已爲所奸倫理已爲所瀆故不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尚未虧倫理猶未壞故罪止於流不忍加之死此聖祖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永樂宣德閒其未成者猶多謫戍今安得一切論死乎章下刑部陸公瑜覆奏謂當擬以死罪開其未成取自上裁自是未成者多謫戍邊公所建明也七年歲大祲朝廷簡命大臣分道巡視公至江西興發勸分賑飢民二十三萬戶裁省諸司冗役數萬人黜不職庶官二百餘人所至命有司興學勸士條析兵民利弊而興革之遠近悅服長河洞流民嘯聚有司不能禁公親臨其境諭以禍福民擁公感泣羅拜享以牲醴公選其子弟開敏者若干人爲學官弟子或補胥吏境內帖然南昌城章江門外每歲夏秋之際淨水挾風

濤爲患囿城阯欲崩浸淫民居半壁公召監司會計帑
發得數千金分遣官屬固城壘增築南昌瀕江之堤及
豐城諸縣陂岸各若干里皆百世之利也舊例上供之
稅每石折銀二錢五分以蘇官田稅重及民無厚產者
有巡撫者盡以歸於仕宦之家公乃悉復舊例又諸王
將軍莊田之賦及勢家應供之稅多累民代輸公令所
司按籍追徵得萬餘石以補貧民之逋稅以是悅公者
頌之不悅公者毀之公曰吾知爲國爲民耳不遑他恤
也既還南京明年四月以疾乞致仕得旨俞允時公年
纔五十九耳公歸杭至僦室以居自如也布政使張公
瓚等重建西湖書院於孤山以處公久之書院火公歸
慈谿今天子卽位公進階一級弘治十二年三月布政
使楊公峻遣人迎公還杭舍於歸錦坊日著書屬文猶
作蠅頭細字至臘八日忽覺音澀體疲亟呼諸子曰吾
將永逝矣明日日午遂卒壽八十有八夫人沈氏同邑
人有淑行累封宜人公卒之明年九月壬午朔亦卒壽
少公一歲子男四長明楩次明楹貢士出後伯父次明
標邑庠生先卒次明楠儒士女二適士人聞昂庠生姚
瓚孫男九慈薰慈煒慈瑩慈嶸慈鳴陽女
十曾孫男九女七內外五服至百二十人公性孝友事
親甚嚴敬處同氣雍睦母夫人髦年乞歸省得賜楷僊
洗腆爲樂官大理乞遷南京便養嘗進階乞移恩以封
母每遇忌祭必哭盡哀二兄耄耋弟亦稀年天倫之樂
老而彌篤訓子姪必以忠孝大節嘗曰吾未暇遠引杭
先達如貞襄之忠于忠愍之烈姚文之孝王文璡之節
爾曹弗能效之非夫也公以宋殿帥施全布衣劉元升
俱死忠義言於御史朱洪主事林沂各立廟祀之公博
事尤詳以朱子家禮爲未成之書晚年多從儀禮公本
儀禮參定家禮爲士儀禮略十卷人或以爲繁公又刪
爲舉要十卷以家禮深衣有未盡合古制編考諸禮書
參以白雲朱氏之說斷以己意作深衣考一卷以禹貢
山川傳疏之說與今地理沿革不同考古證今作禹貢
詳節一卷官奉常時修太常志十卷致仕後修杭志六
十三卷公自號留餘道人有留餘稿二十卷又有瀛嶼
稿梅花百詠西湖書院十六題皆孤山所作東歸稿拾

穆三詠則慈谿翁所作晚年以春秋胡傳及諸說互有得失著春秋辨疑未半而絕筆吏部侍郎葉文莊公嘗評公之文謂如春空層雲動合雨意如簇繭抽絲纏綿宛轉又如秋鶴引吭闚有餘韻亦可見其概矣守阯先大夫位不稱德而所交多一時英俊於公尤深今公之歿先友盡矣可勝悼哉既爲位以哭適明槓來南京以公門人徐奇所爲狀泣請爲墓碑且曰先公治命也嗚呼阯何足以辱公之命哉惟通家世契以文字相周旋雅矣今亦安忍違之且公在大理及江西時事予兄惟貞

大理又能語其詳故爲敘次如左昔蘇少公作歐陽公神道碑謂某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守阯於此亦云銘曰伯禹佐舜禪有天下殊其徽號建國曰夏迨其後世以國爲氏隴西之夏豈其苗裔唐有杜國始遷於明自明而杭哲人乃生博學洽聞名聲烜起高擢賢科薦陟郎署被服儒紳緣飾法律錄囚於閩洗冤澤物丞弼大理出入兩京暫改奉常復遷棘卿禮儀有志刑辟有議著爲甲令傳於永世天子曰咨予閔歲饑爾其往視大江之西公拜受命荒政是職散利薄征政省役息

戊寅歲癸未余預春闈中土得崔子士粲試吏十六年而猶然一郎吉也士粲奇之果文敏公孫貽謀之徵哉士粲爲余言公葬未有碑丐於余余豈能知公而足爲公重抑不敢不諾會國家有大編摩余衰言之傳公者得九首而互詳略爲之一之今文人好以形似語易其所從來以俟後人而系之銘傳曰公諱銑字子鍾一字仲鳧河南安陽人父陞仕至參政有廉靜聲公少負奇弘治戊午舉於鄉屢不第與三原秦偉馬理高陵呂柟楡次寇天敘林慮馬卿同邑張士隆爲刊

浮篤行之學乙丑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校孝宗實錄戊辰同考會試執政欲私其子公不可而執政子竟錄於他手劉瑾擅政卿佐謁跪公及修撰何瑭遇之史館他日史官旅見皆長揖瑾怒謂張綵曰翰林盡白面輕薄生銑尤甚宜罪綵不可實錄成瑾矯陞史官俸一級而調部州縣以練政公得南驗封主事瑾誅還故官李文正當國好文藝公勸以及時悟主牧民薦賢理財強兵書千餘言滿九載陞侍讀告歸嘉靖改元召修武宗實錄已直日講陞南祭酒明教條正文體日坐東堂

與諸生問難爲名司成大禮議興江南北饑人相食公應詔言事且曰比主事張璁等以獻禮驟遷而大學士蔣冕尚書汪俊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御史馬明衡乃罷斥御史段續陳相員外郎薛蕙至下獄陛下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顧當詳稽禮意大順物情獨任己臆曷其有既疏入報罷歸無江南一物諸生悵失依已亥立東宮起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擢南禮部右侍郎撫臣王暐言句容朱家巷皇祖故鄉墳址具在宜表章公以爲興王之基失實爲罔竟寢之尋病致仕卒贈尚書

謚文敏公好古敦禮不妄取出處瞻然中慶居洹上十六年折衷羣言廣授徒以師道自任稱後渠先生其言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愼獨不喜時之言良知者以爲霸儒又曰讀經驗諸行事卒至不駭可以卽變矣邇害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勤可以學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初爲古文詞鄉人或授以文選公不屑去學左氏瑰瑋不襲人嘗爲述居其略云客有告者曰先生知今之所謂君子乎狹小賢哲而動稱唐虞鄙劣典常而談心性命非神非化不言德非寂非玄不措詞

先生曷知之以昌其名崔子曰是難言也閩宋代有村如桃源其民食粟飲水不鹽不酪既樸而和年皆累百後通外人致美異更狡而夭況乎好新重異以常爲陳陋紈綺而衣罽毯厭膾炙而食蜆蛤所好愈高所失愈遠大水誠淡穀誠糲民可一日棄乎醉醲飽鮮且有伐生之患況蜆蛤哉吾見其驅於疢疾而已所著有松窗寤言中庸凡演大學全文士翼政議中說考文苑春秋讀易餘言彰德府志洹詞刪定二程遺書朱子大全子傳舉於鄉孫士褒癸未進士今爲戶部郎銘曰黃羲而

前風淳道樸史籀篆文竹書猶邊勳華執中夫有受來而其景運日朗以開尼父遡前斷從此始若齊璣衡立歲綱紀豈無掎特喙鳴衡行太陽麗空嘒彼小星云何末年浸以漫漶家則不競召戎來孽有隼聚緯大輿積微迨於曾玄亦或相誰是無他繇匪衷之故甚精必愚或詭而忤窮經蹈躬反性完初夫道坦然寧忘故吾有卓崖公中原和理來儀聖明誨人規矩動徵洙泗豎於關閩學以爲己仕以爲人處世黃牙堅白靡點天作嵩高其儀有儼往踐南雍青衿若雲退考洹室經耕史耘

乃晚而翫晦嵫載紲顧猶採榮豈其食實道世相喪自古爲歎謇則閎諸壯蕙谷蘭是時異者舍王而霸公終不許道無假借王微猶一霸雜何居漢豈不大終愧唐虞作書滿車日星同燦後世有雄逢之暮旦我銘公墓不敢爲容言必稱先道寓諸庸其文雖史其事則野游夏不贊用信來者未緘金匱立之慕門於千萬年來徵斯文

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晉川劉公神道碑

沈一貫

上所簡任九卿得先帝戊辰多豈祕省之儲從祕省出倘七人晉川劉公其一也公之歿東阿爲之狀山陰爲之誌而以賜阡之珉屬予自余預機政借前籌莫如河漕戊戌之秋得公而始有所藉手則余之悲公其恤國也公既緜常吉改兵垣用蓑菲謫蒲丞徙知盧氏萬曆初召補西曹調民署乃僉豫臬參議關中督學我越中歷齊楚藩臬長晉中丞撫保定已協理中臺佐邦治奉尊人喪還里久之以河決黃堽起少司空兼僉都明年上功拜尚書敭歷中外三十餘年官階十六易而妳節

懿行未易纖數所爲難公者則西曹時與大司寇爭疑獄司寇子死比公傅生議司寇不能從寬以失入譴而人始服浙故多材先是學使者行剋核之政公至則衡文采實不爲毛舉所瓢拔皆一時秀髦在西輔適無秋而有倭警師宿於天津羽檄旁午公外調兵食內理荒政是歲也饑而不害博陵盜起嘯聚至千人所司議勦公曰不然好則人怒則獸草薙之不忍下令殲其魁餘勿問人謂劉公尺檄賢於十萬師故事河與漕皆設府上以公宿望舉兩府屬之監司守令受節制者七省公

謂河漕患有標本而工無緩急循商臣鉏虞城以下至於彭城得所謂趙囤者買魯故道也而鳩工焉開積壅疏支流隄堰閘壩增卑倍薄延袤若干里不淹時告成上嘉賚晉秩廕子於是有二湖之役二湖者邵伯界首維揚之巨浸也涉者虞溺公闢裏河避之行旅無恙於是又有泇河之役泇通淮海渠成則漕無乞靈於河也公排羣議躬閱鑿有渠形而病公故恂恂長者至講書大事不惑於呶呶之口趙渠潘司空患費而止者也泇河舒司空鑿而中輟者也力主必行人多公之斷自少費金十萬二湖三萬泇七萬畚鍤雲興未嘗不宿飽人又多公之辦爲政持大體恤民瘼行河時籍郡邑城旦不問家人產恥言錢穀而行河輕費指計無爽趙渠僅以工役相準所活無數病既篤乞骸於上不許則從牀節簀中治程書不及私所謂致身者非歟公宦蹟最多而行路爲烈昌黎有言君子所以信於天下者在行事之勞臣吁嗟百身誰而喪道誰而喪世何思何慮國評已定易名之章俟諸太常我題其碑採彼輿議風於有位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

琢菴馮公神道碑

沈一貫

贈太子少保馮公琦字用蘊青之臨朐人萬曆丁丑進
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歷禮部尙書兼學士歲癸
卯卒於位壽四十有六海內士人識不識恨不大拜究
厥施而上亦云是前輔錫爵所常薦者爲憮然云公天
質奇瑋氣朗朗絕塵學無所不闚期於致用入史局益
究心我列帝典謨洎先臣條畫供奉日講十餘年所陳
說治本亂萌比古諷諫積有若干卷爲侍講宮坊時或
議闢玉臺礦可助邊則移書守臣此千數金幾何而使
令他日有聞而膻使者孰利多寡也東朝未建下詔並

封三王則立奏記太倉公有祖訓在太倉公亟引爭直
謂左庶子馮某語臣如此爲少詹事禮部右侍郎時倭
在朝鮮封議與則言倭跳梁海外方張甚安所急吾封
先是寧夏卒據城畔公策之謂宜用閒無急攻而輕決
河灌城微獨多殺傷士且恐水壅猝難自反卽以雄鎭
百萬命易數百賊未稱得計矣罷外艱家居闔朝事有
不可輒憂於色西虜創後談者爭言罷市公曰言何易
哉易不問內備而亟挑釁爲所與諸制閫書權關右雲
中上谷緩急甚睎師救朝鮮咸疑我不可代人受兵公
曰我非救朝鮮乃爭朝鮮漢人故用西域制匈奴矣假
令朝鮮折而入於倭且代倭難我惡乎其不救經略邢
大司馬撫師公力贊之今日如庸蔡功斷乃成耳倭旣
遁異議猶不休公謂諸臣久異域轉戰數千里潛屬復
完不可謂非功卽有所亡失詎可謂罪此其前後料敵
無不踰度懸中者其在吏部入則佐太宰澄流品出則
廣延見周咨詢隨人地資望而劑酌所宜疏定銓格每
月令旦書其需次之俸而揭諸屛次銓之旣月復如之
幾幸者乃無容私而故事計外吏有疵者悉署不及公

謂京考有浮躁之目浮躁者過非不及也必正其稱乃
服人心疏而增之蓋少宰二年而草建儲停礦稅疏甚
多皆剴切曲盡善以遜言微語作轉旋上諭及君臣一
體則爲羣臣引咎以微動之楚璫陳奉罷還則請釋其
所誣逮者卽以推勅降官被詰則言今選曹不易爲宜
容其以落階供事嘗謫職方空其署則請免其比舍不
顧事者而因備列數年中所連坐者咸宜甄敘其因事
納忠多此類也上或用或不用顧察公悃誠而時爲霽
威將舉三慶典特簡公秋宗三日而具儀俄司設璫稱

費詘欲改期公矍然曰中外眼穿此舉今已晚何所得若言適戶曹郎薳遠餉四萬金出都遽以便宜止之而畀司設禮遂成因言上以大禮成歸功聖母親朝長信宮加徽號事親至孝願持此事天躬郊祀之禮上勞之云其須三殿成壬寅之反汗也公抗言聖體危而復安何可令聖德光而復晦播二三之令失億兆心後有緩急人誰信之亦思濒危時有金如山何所用哉復以災沴三疏論中使皆報聞其得稍禁抑者若晉璠孫朝訐魏中丞允貞而言貞清操無兩臣願以百口保得不問張

忠者掊一令宜調高案者輓一藩使可巡撫公言此輩何如安可令侵黜陟權饒倖既墨敗緣稅事希復留公削其籍粵璠李鳳爲其翼堅營貲官公謂大司徒何可令此事自今始俱得寢所遺璠乞關防至再公固毋與上迺以牙章代之而佐銓時痛故大司馬張公經讒死白其寃與邨典麻方伯溶卒賚誥特贈太僕卿與禮時疏瓊故相高公拱有款虜功邨贈賜謚通政沈公子木請復建文君祀議廟之於懿文側若申定宗制則議罷祭忠長子封尊崇繼妃封皆據法持公凜凜必行無廣中格而旁撓也秩宗二年疏復十數上易簀時猶刪其誉所草牘而奏之比於尸諫遲明度疏入乃瞑嗚呼可謂致身盡瘁矣弱冠登朝二十七年自以世受國恩念所謂報主承先者曷刻在慮大旨欲引當道顧先務自捐成心厚集君子之朋乘宜量分而精圖之恒言今朝士自相猜何由信於上不信則不任且旁啓竇必也至誠至公息爭絕嫌庶有濟乎又曰吾儕當以體國舉公爲先別白是非爲後誠意感通爲先犯顏觸忌爲後寬一分有一分之益成一事有一事之功毋爲艱鉅輒諉噫此眞救時要術古大臣詎有易哉斯人之早世也天命也夫余屢隕涕而爲之碑銘曰方公誕時於鄒

有徵銜火曜闡毋也寤興王毋曰嘻睹冕而絳稱宋魏國昔於來降禋斯璵實肇叶嘉名誰能叶之實韓載生煜燁五雲著祥臚句褒閣蘭臺亦茲早遇若韓焚草公乃不驚若韓鑠邊匪旅以勝若韓鋤奄匪勑用正長流深壑涔乎厥神高山大岳麗乎厥眞謂稚圭誰吾用韞是來去一身囊今閒起孰氏爾韞竇位與年竇位與年人胡卻前我書豐珉旌此靈域重來何時祚我明德

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

全祖望

世祖章皇帝之下江南也浙東拒命雖一歲遷定而山海之閒告警者尚累年吾寧之首事者爲錢沈二公其閒相繼殉節者四十餘人而最後死者爲尚書張公方錢忠介公之集師也移檄會諸鄉老俱未到獨公先至忠介相見且喜且泣既舉事卽遣公迎監國魯王於天台王授公爲行人至會稽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兼官如故入典制誥出籌軍旅公雖與忠介共事而持議頗

不盡同閩中頒詔之使至議開讀禮張公國維與熊公汝霖爲一議朱公大典與忠介爲一議公出揭以爲當如張公之言因請自充報使入閩以釋二國之嫌王從之及自閩還累有建白不見用江干之破也公泛海入翁洲道逢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王入閩公從之旣至招討使鄭成功以前頒詔之隙修寓公之敬於王而不爲用公勸名振還石浦招散亡以謀再舉乃偕還王加公右僉都御史時威虜侯黃斌卿守翁洲名振以石浦之軍與爲掎角明年松江提督吳勝兆請以所部來歸斌卿心不欲往而故都御史沈公廷揚御史馮公元飈皆勸名振應之遂監其軍以行至崇明大風覆舟沈公死之公與名振皆被執有百夫長者識公導之使走乃得至公之故王午房老知諸暨縣錢氏七日閒道復歸翁洲時忠介已奉王出師於閩浙東之山寨亦羣起遙應之公乃集義從於上虞之平岡山寨之起也因糧於民民始以其爲故國也其餉之而其後遂行鈔掠民苦之其不以橫暴累民者祇李公長祥東山寨王公翊大蘭山寨與公而三履畝輸賦餘無及焉庚寅閩師潰諸

將以王保翁洲名振當國召公以所部入衛加公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辛卯浙之提督田雄總兵張杰海道王爾祿並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是秋大兵下翁洲名振奉王親擣吳淞以牽制舟山之師拉公同行翁洲陷公扈王再入閩次鷰門時鄭成功軍甚盛旣不肯奉王諸藩畏之亦莫敢奉王而公獨以名振之軍爲王衛時時激發諸藩使爲王致貢然公極推成功之忠嘗曰招討始終爲唐眞純臣也成功聞之亦曰侍郎始終爲魯豈與吾異趨哉故成功與公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癸

已冬復閒行入吳淞專招軍於天台次於翁洲明年軍於吳淞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陵三軍慟哭先聲烽火達江寧時上游故有徵約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甲午再入長江掠瓜洲復儀眞抵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復東下駐翁洲是役也故誠意伯劉孔昭亦以軍會或曰孔昭南都之亂臣也公何以不絕之公曰孔昭罪與馬阮等然馬阮再竄浙東而孔昭以操江親兵栖遲海上者蓋累年矣則其心尙有可原倘疾之已甚使爲馬阮浙東之續將何以所部助公又令善泅水者斷滾江龍而支軍進奪譚家洲礮相約滾江龍旣斷則公卽進踞上流奪其木城以來擊之滾江龍雖斷然舟多應礮而沒不得前公登柁樓焚香祝天飛火夾船而墮遂以十七舟竟渡公渡而譚家洲守礮者亦走木城俱潰操江都御史朱衣祚被擒明日成功始至城中出戰不利提督管效忠走攻城克之議師所向成功欲直趨江寧公請先取鎭江成功恐江寧之來援也公曰吾但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而致書成功請以步卒陸行赴白下時江督郎廷佐懼甚不意成功卒以水道來

補平聞者服之是年名振卒遺言以所部付公自公平岡入衛之後部下不滿三百至是始盛乙未成功貽書於公謀大舉丙申公軍於天台是冬軍於閩之秦川丁酉大兵遷翁洲之民公還軍翁洲時王已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戊戌滇中遣使加公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督郎廷佐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是年七月成功以師會公北行仍推公爲監軍治舟羊山羊山多羊見羊馴擾不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至是軍士不信而烹之方熟而禍作碎船百餘義陽王溯焉復還軍十里士民迎降六月二十七日成功來告鎭江之捷公兼程晝夜進次日抵觀音門而致書成功請以步卒陸行赴白下時江督郎廷佐懼甚不意成功卒以水道來

大兵之征黔者凱旋聞信倍道而至請同守城於是嚴備已具七月朔公哨卒七八乘虛入江浦初四日成功水師方至次日公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成功謂蕪湖爲江楚所往來之道請公往扼之公頗以成功年少特勇爲憂欲留軍中與之共下江寧而後發辭之不得乃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遏上流之援一軍拔和州以圖采石一軍入寧國以遏東道休歙諸城大江南北相率來歸其已下者徽州寧國太平池州四府廣德和無爲三州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陽青陽石埭涇巢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水溧陽建平二十四縣初公之至蕪也兵不滿千船不滿百但以大義感召人心而公師所至禁止鈔掠父老爭出持牛酒犒師扶杖莊香望見衣冠涕泗交下以爲十五年所未見瀕江小艇載果蔬來貿易者如織公軍人以船板援之而上江賓因呼爲船板張公之軍公所至城邑入謁先聖遺臣故老赴見者角巾抗禮撫慰懇至守令則青衣待罪考其政績而去留之遠方豪傑延問策畫勉以同仇多有訂師期而去者日不暇給於是徽州降使方上謁而江寧之敗問至初公貽成功書以師老易生他變宜遣諸將分取句容丹陽諸城邑如白下出援則首尾夾擊之如其自守則堅壁以待倘四面克復收兵以至白下在掌中矣成功以累捷又聞江北如破竹謂城可旦夕下雖有遺水師提督羅蠡章招撫吳會之命而未行但命八十三營犇連立屯設雲梯地雷并造木柵而來援長驅入城莫之過者前鋒將余新銳而輕士卒樵蘇松總兵梁化鳳等以馬步兵相繼至浙之駐防兵亦以去成功倉卒移帳質明軍竈未就大兵傾城而出諸營瓦解成功之良將甘輝亦以馬躓被擒死之軍遂大崩初議取崇沙甘輝之言與公合及議過蘇常援兵輝言亦與公合而成功皆不聽以致敗公之聞信也以爲雖敗未必遽登舟雖登舟未必遽揚帆雖揚帆亦必入鎮以圖再舉故彈壓列城祕不使諸將知而更貽成功書以爲勝負兵家之常乞益舟艘以相助不知成功并撤鎮江之師竟入海先是鎮江之捷漕督以師援江寧

中道溺死松帥馬逢知密以書請降其自巡撫而下皆出走故公勸成功持久以觀變既不得請江督鄖廷佐等復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廷佐乃發舟師以扼公歸路期必得公而後已公與諸將議以下流已梗而九江一帶尚未知我之敗我麾下已萬餘前此豪傑來見者又多成約不如直趨鄱陽招集故楊萬諸家子弟以號召江楚八月七日次銅陵與大兵之援白下者遇公奮擊敗之沈其四舟是夕大兵以不利引而東下礮聲轟然而公軍誤以爲來擊營遂潰或勸公入焦湖惡谿義士魏公遮道說公以爲焦湖入冬水涸不可駐軍而英霍山寨諸營多耕皆識其魁請入說之使迎公乃挾舟登陸士卒願從者尚數百人十七日入霍山寨已受撫不納乃次英山甫度東溪嶺而追至士卒紛竄相依止一童一卒迷失道賂土人爲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蹤跡者多導脫身去又以賂解散諸蹤跡者然而茫然不知所之念有故人賣藥於安慶之高河復賂一土人導以往至則故人適他出而其友有識公者蓋亦觀變從江上來至安慶者也遂導公由樅陽出江渡黃湓抵東流

之張灘陸行建德祁門山中公方病癘力疾零丁至休寧員棹入嚴陵又恐浙人之多識之也改而山行自東陽義烏以出天台公之在途中也海上人未知所向或曰抗節死安慶或曰殞英霍山寨中或曰爲浮屠矣父老多北面泣下者及聞公至婦女皆加額壺漿迎之人謂是役也以視文丞相空坑之逃其險十倍過之而其歸則郭令公之再至河中也遂駐節天台樹纛鳴角故部漸集成功聞公還亦喜遣兵來助公公巡視天台海上有長亭鄉者多田而苦潮乃募諸義民築塘以捍之至今猶蒙其利乃遣人告敗於滇中且引咎滇中賜公專勅慰問加官尚書兼官如故明年移師林門尋軍於桃渚時大兵兩道入海討成功皆失利而成功以喪敗之餘雖有桑榆之捷不足自振乃思取臺灣以休士公聞之不喜辛丑引軍入閩次於沙關成功已抵澎湖公遣幕客羅子木以書挽成功謂軍有進寸無退尺今入臺則將來兩島恐幷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成功不聽成功雖東下而大兵尚忌之懼其招煽沿海之民於是有遷界之役沿海之民不願遷大兵以威脅之猶遲

延不發公頓足歎曰棄此十萬生靈而爭紅夷乎乃復以書招成功謂可乘此機以取閩南成功卒不能用公遺書故侍郎王公忠孝都御史沈公佺期徐公孚遠監軍曹公從龍勸其力挽成功而卒不克公孤軍徘徊兩島要其劉琨祖逖之志未嘗一日忘也而滇中事急公復遣子木入臺苦心責成功以出師成功方得臺不能行公乃遣職方郎中吳鉏挾帛書閱道入郎陽山中欲說十三家之軍使之撓楚以救滇十三家已衰敝不敢出師王寅滇中遂階成功亦卒於臺公哭曰已矣吾無望矣復還軍林門會閩南諸遺老以成功卒謀復奉魯王監國貽書來商公又喜即以書約故尙書盧公若騰而下勸以大舉又擬上詔書一道又以書約成功子經勸以亞子錦囊三矢之業於是公屬兵東裝以待閩中之問是年浙督趙公廷臣與中朝所遣安撫使各以書招公公復安撫書大略言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乃因國事之靡寧而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芻蕘糇糒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可爲惕然況復重之遷徙乾以流離哀

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既以保兵息民爲言則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卽以濱海之賦畀我在貴朝既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間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是珠崖雞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艱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卽當夕掛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又復嘗府書執事新朝佐命僕明室孤臣區區之誠言盡於此閩南消息既杳鄰經偷安海外公悒悒日甚壬寅冬十一月魯王薨於亹公哭曰孤臣之栖栖有待苦都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故也今更何所待乎癸卯遣使祭告於王甲辰六月遂散軍居南田之縣磬在海中荒瘠無人山南有汊港可通舟楫而其北爲峭壁公結茅焉從者惟故參軍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卒數人舟子一人初公之航海也倉卒不得盡室以行有司係累其家以入告世祖以公有父弗籍其家卽令公父以書諭公公復書曰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爲徐庶兒他日不憚作趙苞以自贖公父亦潛寄語曰

汝弗以我爲慮也王辰公父以天年終鄞人李鄴嗣任其後事大吏又強公之夫人及子以書招公公不發書焚之已亥始籍公家然猶令鎮江將軍善撫公夫人及子而弗囚也嗚呼世祖之所以待公者如此蓋亦自來亡國大夫所未有而公百死不移不遂其志不已其亦可悲也夫於是浙之提督張杰懼公終爲患期必得公而後已公之諸將孔元章符瑞源等皆內附已而募得公之故校使居翁洲之補陀爲僧以伺公會公告糴之舟至以其爲故校且已爲僧不之忌也故校出刀以脅之其將赴水死又擊殺數人最後者乃告之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畜雙猿以候動靜舟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爲備矣故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攀藤而上暗中執公幷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公至寧杰以轎迎之方巾葛衣而入至提督署歎曰此沈文恭故第也而今爲馬廄乎杰以客禮延之舉酒屬曰遲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今日之舉速死而已數日送公於杭出寧城門再拜歎曰某不肖有孤故鄉父老二十年來之望杰遣官護行有防守卒史丙者坐公船首中夜忽唱蘇子卿牧羊曲以相感動公披衣起曰汝亦有心人哉雖然吾志已定爾無慮也扣舷和之聲朗朗然歌罷酌酒慰勞之而公之渡江生正氣歌公笑曰此王炎午之後身也浙督趙公寄公於獄中而供帳甚隆許其故時部曲之內附者皆得來慰問有官吏願見者亦弗禁公終日南面坐拱手不起見者以爲天神杭人爭賂守者入見或求書公亦應之嗚呼制府之賢良在張弘範之上然非仁祖如天之大度則褒忠之禮亦莫敢施非公之忠亦無以邀仁祖之惓惓也九月初七日公赴市遙望鳳凰山一帶曰好山色賦絕命詞挺立受刑子木等三人殉焉公諱煌言字玄箸別號蒼水浙之寧波府鄞縣西北廂人也父刑部員外郎圭章祖應斗曾祖允忠太夫人趙氏感異夢而生公公神骨清削勁挺生而跅弛不羈喜呼盧無以償博進則私斥賣其生產刑部怒先宗伯公之仲孫穆翁雅有藻鑑曰此異人也乃以其已田售得金三百爲清其逋而勸以折節讀書思陵以天下多故令諸生於試

經義後試射諸生從事者新莫能中公執弓袖矢三中舉崇禎壬午鄉試感憤國事欲請纓者累矣而卒以此死公初以爭殉詔事與同里楊侍御文瓚忤遂不復面及戊子侍御一門死節公哭之慟曰負吾良友所親有失節者公從海上貽之書曰汝善自衛勿謂鞭長弗及汝吾當以飛劍斬汝公初入海也當遭風失維飄至荒島絕食夢一金甲神告之曰贈君千年鹿遲十九年還我汝早果得一鹿蒼色人食一臠積日不飢及被執又夢金甲神來招之蓋十九年矣公生於萬曆庚申六月

初九日雅精壬遁之學己亥之渡東溪也占得四課空陷方大驚而兵至纜舟未返卽以金甲之夢占之大凶方呼居敬告之而兵至牢四十有五髮董氏子萬祺並先公三日戮於鎮江女一卽歸子族祖穆翁爲子婦子族母也初杭有舉人朱璧者抗詞作保狀以百口保萬祺母子不得今以再從子鴻福爲公後公之未死也嘗賦詩欲葬湖上岳忠武王子忠肅公二墓之閒於是鄞人故御史紀五昌捐金令公甥朱相玉購公首而杭人張文嘉沈橫書等殮之有朱錫九錫蘭錫旂兄弟者豫爲

公買地經紀之而鄞人萬斯大等葬之南屏之陰從公志也姚江宗羲黃公爲之銘子木等三人附焉至今七十餘年每逢春秋佳日游人多以炙雞絮酒酹公墓下者而吾鄉亦以公忌日祭之羅子木者名綸以字行梁陽人也已亥公在江上子木挾刺上謁公以其年少而負奇氣有清河李蕃之目欲留之幕中以父老辭及公之無鬬子木之族父蘊章故在成功軍中引見成功江寧之敗也子木涕泣頓首固請成功無遽去而不能得成功因強子木奉父泛海子木至海上不欲參成功軍

事旋奉父北行將赴公營卒與大兵遇格鬬子木墜水得救起而其父被縛去子木展轉閩南思出奇計以救父遍時不得音問嘔血幾死復起公營公勉以立功卽爲報仇遂相依不去以死冠玉鄞人制府以其年少將脫之固請從死王屠敬者字畏齋一字朱薇黃巖人也公被執居敬以計得脫其後爲僧名超遁頗能言公遺事亦不負公者而前此誘執公之故校得以功授千戶奉大帥命巡海島猝遇公之舊將憤其害公執而殺之子嘗謂公解軍而後已將此懸罄爲首陽向非張杰生

事徵功公似可以無死然是時公猶未五十非甘心黃冠以老者也若留公至十年以往三藩之禍公決非肯晏然坐視者而謂中土能忘情於公乎此文山之所以不見保於夢炎也且天下無惜死之忠臣剖肝絕腹所以全歸也公丙戌以前文字皆無存者今所存者有奇零草甲辰六月以前之作也冰檗集其雜文也北征錄已亥紀事之編也采薇吟則散軍以後之作而蒙難諸詩附焉其八卷公既愛防守卒史丙之義又日呼之與語因得藏公之集有宜興人徐堯章者從丙購之曰公之眞跡吾日夕焚香拜之不可以付君堯章乃鈔以歸嗚呼吾鄉死事諸公公爲最後而所成功亦最偉然世但知夸公之忠誠而子更服公之經略故涉歷山海之閒且耕且屯而民樂輸賦招撫江北三十餘城而市不易肆小住緜城而陂塘之利傳之無窮惟其深仁以成遺愛斯在古人中諸葛孔明渭南之師不過爾爾諸葛有荆益之憑藉所以得成三分之業而公無所資終於齎志以死則天也嘗有盜公之衣者部下擒而獻之公曰衣在我爲我煖在爾爲爾煖其煖一也卽以衣賜之

其大度如此姚江黃公之志其敘公北征稍詳而前後多所掛漏至於公之官階終尙書浙督趙公會以其印上之而高氏雪交亭集以爲閩學黃氏墓志以爲侍郎皆不合翁洲新志則謂公於己丑官尙書亦不合若杭八叟農祥所作公傳尤誕妄不足取信子乃攷公集中諸事跡合之野史所紀幷得之先族母之所傳者別爲碑銘一篇或曰公子萬祺在鎭江故嘗有侍婢舉一子守者憐其忠胤私爲育之然今無可攷矣其銘曰天柱不可以一木撐地維不可以一絲擎豈不知不可聊以抒丹誠亦復支吾十九齡啼鵑帶血歸南屏他年補史者其視我碑銘

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巡撫江蘇思蓼邵公神道碑銘

全祖望

同里吏部侍郎邵公與子家相隔僅一湖水其贈公與先君兄弟爲文字交子十四歲爲諸生猶及肩隨公未幾公貴丙辰南宮之役爲子座主然公仍以故人之禮待子初公嘗欲薦子入詞館尋爲今太傅相國福公所先而止後有議子於太傅者公急以告子令釋言焉子

卒不自白太傅亦未嘗信其讒而公之爲子則盡矣是年公卽出鎭撫江撫未及期而卒公子鐸於大葬時屬子以埏道之文子以在憂中廢業請俟除服爲之而公子又卒其可悲也夫公以康熙辛丑進士改庶常授編修再改御史巡視京西復入爲御史改給事中侍直皇子書房副鵷臚遂參厴司改祭酒侍經筵仍副厴司再遷都御史侍直南書房爲少宰兼院長累主文字之任公素小心謹畏雅不喜馳驟聲氣及其出入禁廷尤凜凜以溫室之樹爲諱而世之趨公者累及門而被辭報劾而不知事之難徑行未幾竟奉嚴旨以不肯徇其故舊得同年卽同鄉爲有阿私公之平昔以不自得公又言蘇俗下吏河督反請釋而用之而公益不自得公又言蘇俗汰侈無度請禁止伶人之宣淫者勿令流播上國世皆爲不可江左大吏遂莫與公諧者會劾蘇州守白嶸已迂而莫之視也公自以累年侍直得預親臣之列賓心報効而不知事之難徑行未幾竟奉嚴旨以所薦吏非同年卽同鄉爲有阿私公之平昔以不肯徇其故舊得罪於人天下莫不聞及旣爲大府屬守令相望不能揜其同年同鄉之善者亦勢也而乃坐是得咎公亦不敢辨也公素羸至是積勞乃得疾天子終眷公馳令太醫診視幷令公子南歸侍疾而公已不起遺奏至京賜卹如制幷諭江左大吏助其喪公之在蘇日淺旣爲同事者所牽制跋前蹇後有戒心故其所設施不能十一昔人之論姚崇以爲不過積穀作米把纜放船之人嗚呼是不知任事之苦者也方公盛時妻不衣帛旁無姬侍客至魚菽蕭然多擬之三公布被之故智及諭祭使者

及門隘巷不足容肩輿則步以入矮屋不足以容廣筵則畢事於簷溜之下人始信之公子既不永年煢煢一孫王夫人親抱持之夫人向予遠前諾予不敢有溢詞亦不敢沒其實也公諱基字學阯世爲浙之寧波府鄞縣南社壇人生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某年某月某日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公官娶王氏封夫人子鐸予同年生翰林院檢討孫某葬於西山之某峯其銘曰曾是魯男子目爲登徒三人一口市虎非誣我作斯文足以慰冥魂

西明寺錄 卷十三

彰德路天寧寺鳳林演禪師碑 任士林

盛行世祖皇帝在御詔師爲彰德路天寧寺住持尋恭奉聖旨上都慶安寺作千佛大會法雲布日慧雨馳風獲大殊利至元辛巳裕宗皇帝時在東宮以納鉢地隸蕩陰者益寺之制俾建舍利寶塔以鎮之丙戌塔成瞻者生信禮者去慳輦金以來龐合猥附於是創法堂闢丈室廊楹塔級有覺且崇示寂之旦復以其事與道譣付智祐夫大雄氏以道爲岸以覺爲海以慈爲舟以惟空諸有故入印俱涉漸車惟裝憚在未濟得既濟故冥行獨學往所適滿意通矣哉演公之爲道乎帝王至尊信及殊類成人讀書日誦千言瞭然古今人物成敗痛自感觸至絕粒不食遂祝髮於興福寺父母不能奪其志受信具辯公習四分律方廣專默終挹於深盡得天台賢者之旨常精進故跌坐不臥人稱爲演菩薩一日豁然悟曰言語文字豈究竟事乎乃走太原北師巖習定安居者四年往眞定參安國賢禪師復依柏庭如瑯山湛三泉和三尊宿晚入筠庵沖公之室直接臨濟爲二十代孫萬行俱足教法

賞其學元臣碩貴宗習其風故幢蓋所覆作大道場雨
花所集無增上慢非有道者能之乎惟不有諸己故已
不孤惟不滯諸物故物自至凡閫師之道能無覺乎是
宜銘銘曰維師之學爲世大覺維筠庵卒欒維臨濟不
穫師之道空津直造維天子是召維元臣是好惟施不
殖維精進不息維師之德維塔在空維樓閣重重維師
之功鬼神泣其通遠近沐其風維弟子駕其宗維舍利
是封山川無窮尙有考蕩陰之南東將毋侈爾碑之豐

清鄞袁　鈞陶軒輯

少司馬竹墟屠公墓表　余有丁

少司馬屠公卒於家遺命勿乞祭葬勿以聞於朝命卽窆於甬東之原公之子遵命惟謹不三月襄事已乃編復自思曰遺命得矣如不朽何夫所不得請於朝先公志也所得請於名公以圖不朽者則在本畯於是屬水部郎余君寅爲狀走太倉乞中丞王公世貞爲志銘又謂故事三品得樹石神道則又走長安手二公所爲狀而歸二十五年其勞勤在朝廷其行誼在閭里任朝重在里里重是烏可使汶汶不傳於世於是爲題之珉石曰有明司馬屠公之墓而因摭狀志中所述犖犖大者表之狀志曰公敓知合州輒得父老心因知所便著以與民更始所爲興革甚備民相顧目爲神明知吉妥府其治辦如合州時擢山東副使飭徐州兵徐時新中寇公簡卒乘愼固封守徐方以寧擢山東布政使移福建不好爲可喜事務以實勝所至皆有去後思此以吏

銘謁余謚公壽八十凡冠而學十年學而仕三十年仕而歸二十五年其勞勤在朝廷其行誼在閭里任朝重在里里重是烏可使汶汶不傳於世於是爲題之珉石曰有明司馬屠公之墓而因摭狀志中所述犖犖大者表之狀志曰公敓知合州輒得父老心因知所便著以與民更始所爲興革甚備民相顧目爲神明知吉妥府其治辦如合州時擢山東副使飭徐州兵徐時新中寇公簡卒乘愼固封守徐方以寧擢山東布政使移福建不好爲可喜事務以實勝所至皆有去後思此以吏

寘於理其一則有里中兒爲公吏曹以屬公公不少芘卒以賄逐因怒公公以是滯徐州八年不得遷至其所最忤者分宜父子以公嘗守鄰郡既連得重地不能無望公公絕不答乃銜公甚以貴州苗警責公已又以蘇州俊難將東公死地非天子神聖首領不保矣此不畏強禦而明於義命可表者曰土帥冉世蕃欲篡其父位行黃金百斤珠玉稱是抵公家公閉戶世蕃轅門杖之百諸土帥請命乃已終公在楚不敢奸父官公征苗時王留守爲曹偶齮齕公廉而釋之已留守行千金爲公壽

公卻之曰吾爲汝冤不問而汝胡犯簡書乎公居官久所更州郡重鎭多而家蕭然無長物廛廛取足先人產此食廉於官於家嚼然不滓可表者曰公歸海上卽下楗卻掃不過他客日與里中父老會輒引滿曰老臣無狀當死賴主上恩不賜死以有今日與諸君杯酒道生平爲歡獨柰何有他異乎日徜徉山水閒酒酣耳熱輒呼筆賦長短句立就輒自吟吟竟輒棄去歸卽嗒然燕坐時或經伸呼吸事導引家術以自愉快卽病革形神安雅不亂所遺言甚正更逆知其所逝之期此爲見道

明性灑灑剛詣死生不貳可表者狀志所述公犖犖若是余故爲表其墓云公諱大山字國望號竹墟有子一人本畯最賢若其先系配嗣生卒月日詳具狀志中

明殉節江都令雪松周公墓表 盧鎬

公諱志畏字抑威號西麓又號雪松世居鄞西浮石里弱冠舉於鄉崇禎癸未登進士除授揚州江都縣令時兵戈旁午剝膚椎髓揚民苦之公撫輯萬端及大兵南向史閣部困守維揚公仗劍登陴親當矢石然因高傑跋扈憤不能堪閣部惜其才不使屈於強藩遂上疏以

新喻羅公伏龍代之於是公可以去矣而卒不忍去乙酉二月城陷羅公死揚州二守王公繼爵亦鄞人也同赴難死時公出居福緣庵聞二公死義不忍獨生痛泣呼號適羣兵擁入庵內不用推刃池中噫國亡則身亡固其所也第可悲者可去而不去乃至力盡被縛飲刃而卒公之心何如哉公既死積骸徧城內外家屬十餘人亦皆從公亡公之死所幾無識者惟一僕潛臥積屍中三日卒不死因徧覓主屍不獲適見衣帶方得遺骸於福緣庵旣草草殮訖顧裸身自苦無歸計乃從村落

中覓得敝絮裹之遂沿途乞食而歸以公訃聞公伯兄之子斯戩卽倉皇渡江扶櫬旋歸卜葬於城西石乳橋之原夫以干戈搶攘血肉如麻之際而公之片骨得邱首不可謂非忠義之報也乃甫百餘年而泉臺傾圮幾莫能保族有忍人利公無後以墓旁祀田鬻之李姓劉削漸及兆域棺和隱隱將露矣繼欲并其墓而遷之焉公之從孫周德潤力鳴諸官邑侯闕中張公閎業牘以公姓名載欽定明史知爲殉節守土之臣斷令墓歸周氏特立周公墓戶券一冊而以案牘附其尾且令立石

墓前以昭久遠嗚呼忠臣義士之遺骨匹夫豎子莫不敬恭卽如史閣部梅花嶺上所葬雖僅以冠帶招魂過而拜者尙莫不欷歔弔況此一抔之土爲萇弘碧血所埋而忍令其就於磨滅耶然向非公從孫力爲之救護良有司堅爲之主持則公之墓久將不可問矣可歎也夫公爲宮保尙書四代族孫曾祖炯贈安慶府推官祖天覺萬曆乙卯舉人鄧川州知州父乃祚府學生配袁氏公生萬曆丙辰歲四月十七日順治乙酉五月初一日殉難年僅三十歲嗣子斯臧方在齔從姑氏喬於浪穹縣邏知直隸保安州移知湖廣歸州而遷刑部員外郎知廣西平涼府罷官公爲宋宣和閣學之後自丹陽來鄞明嘉靖中提學洲以書生受胡梅林尙書之辟招降王迫有大功爲忌者所抑而罷公族祖也公四歲而孤依外家以成立甫就塾卽循循有規矩刻意勵行非禮不言非禮不履放蕩之士見而迂之嘗授徒會稽其主人豪家也孌童百輩出入交錯無其防閑而公正襟危坐從無流視侍兒歎曰眞聖人耶又嘗授徒錢湖主人相得甚歡一日襆被竟歸叩其故不肯言久之方知其因奔女也其爲政也以學道愛人爲先務民有以

知平涼府蔣公墓表

太史公作記特立循吏列傳循吏非廉之所能盡也而必以廉爲本周官六計之說蓋有見於此世風日下其不爲盜泉所汙者蓋亦甚難吾鄉平涼守眞循吏也而其廉已甚今公之沒未幾時其子孫食貧不能自支廉吏果可爲耶天子方修國史如公者一朝守牧之冠冕也乃爲之墓表以作史局立傳之底本公諱兆龍字御六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康熙辛未進士釋褐知雲南

爭訟至者呼來閤前諭之以禮勸之以情絮語若家人之相戒訟者多內媿請不竟其在保安嘗有奸吏見公惡良以爲易與暮夜挾兼金求出人罪公立予杖而褫之於是胥吏輩驚相語以爲使君煦煦易與耳不料其難犯若此歷南疆谿洞苗蠻雜遝及移畿輔又勳貴莊戶所在公以至誠撫之莫不帖然西曹尤重民命每逢訊期反覆詳審闕節既絕乃以貨請於公之子無敢應者而公署終歲如洗典衣沽酒書帖乞米號寒啼飢無日不有是時朝廷欠道化成上下共爲博大之習苞苴之禁不甚蕭京師游手之徒爭求爲內外官僚執役謂其餘潤可豔也獨相約莫事蔣大夫登公之堂不過長頭奴數人赤腳婢蕉萃其容自相姍笑以爲居官如此徒苦我輩而公油然自得其樂其至平涼西陲方用兵軍輸旁午日不暇給公悉心以應之會大將軍過平涼公供應簡淡遂以買馬不稱被劾平涼之民叩首於制府乞留公卒不能得雨泣送之公既免歸尚令償馬直卒無以給日爲諸子講易及卒家無以治喪聞者哀之公平生未嘗留心術數之學頗能預定屬纊時日卒

而人不以爲私族子下第而人不以爲矯蓋其素行孚於人也家居時乘肩輿出衢巷閒適有貲郎得罪於諸生誤認其輿以爲賞郎之輿環而擊之碎其蓋公亟下問故諸生惶恐匍匐謝過公笑曰孔子貌似陽虎匡人圍之以爲陽虎也非孔子也諸君何尤焉揖之升堂茶話而別其雅量有如此者公之諸官無赫赫之名其遺事多脫落獨清望則五尺童子能言之嗚呼吳廣州之流與楊道州之流與

陸處士墓表

楊守陳

處士諱桂字庭芳號樸庵世居海鹽之馬廄里近創平湖縣而馬廄里入焉故今爲平湖人其先固以富且穀聞而處士誦書史尚禮義田宅日益闢子姪日益繁齒德日益高偉然鄉里之望而邑大夫歲飲於庠亦既亢厥宗矣逮其子愈成進士擢知縣以陟御史行且被誥封之榮而遽卽世壽六十有八鄉人惜之愈既卜葬遂求余表其墓余觀刑部郎中屠勳狀處士之善多矣有卓然異俗而可表者三焉景泰閒歲嘗歉有詔富民出粟賑饑者樹碑其門以旌之處士遂輸米六百石一時

偕輸者必琢貞石爲碑勒侈言曼辭而樹之覆以亭甚奢麗君獨曰吾知奉詔賑民耳烏用是觀美者哉鄉鄰饑者眾吾省一亭之費尚可賑十數家卒不樹碑構亭處士有女弟贅張承宗冬而承宗欲復厥家處士念女弟爲父母所絕愛而張氏家僅給乃分與田百畝宅一區凡百器用畢備世之兄弟分產或雖一錢猶競而處士於女弟猶爾人以爲難自佛老之說熾世皆惑之凡疾病死亡則刑牲以祠祀鳴琖鈸以追薦者相屬也處士親喪悉遵朱子家禮未嘗設一齋供家眾病惟迎醫市藥求始行一禱至其身病且亟閭子姪欲祠祝輒怒詈罷之其不惑而有執若此是三者皆卓然不與俗同宜表以勵世余故嘗之若其他行與世系卒葬之詳則志墓者已具之余可略也古者稱人之善惟實而簡故閭之者信傳之者眾而其人之善乃彰沒世銘表諸作掇拾其人之鉅細言行毛舉而纚數之甚或有未實者故人厭觀慵道井與其足觀宜道者而忽忘之譬之宴筵羅列繁雜至烝腐魚而繡其外綴蠹果而虛其中鮮有可口者品益多人莫之記莫如選薦一二佳品人則

味之弗忘矣若處士之三善則實而可信也簡而傳者也猶品之佳而可味者也豈以余言之鄙而有不彰者哉

順庵墓表

楊守陳

處士姓汝諱昱字思元別號順庵世居吳之吳江黎里生子謚年六十有四天順癸未年卒明年葬西胥園先塋之原行有狀誌有銘矣其從子太學生訥復求余表其墓余辭不獲乃據狀與銘書其行之立於家敷於鄉效於國者以示其後之人處士之父諱衡仲母呂氏窮

水陸之珍以爲養疾則晝夜候其湯藥食飲臥起惟謹至籲天以求代方壯喪父哀毀幾滅性遘老喪母與泣七晨暮遂滅性與兄思遠弟思善思顧怡怡相友愛思遠先卒撫其孤子如所生此其立於家者與人泛愛而包荒別一室置觴弈書畫以延羣士韻士相與娛適家素以貲雄有司委徵鄉賦賦完而民不擾其乏絕者疾厄者婚喪不克舉者多周助之嘗建太平迎祥鍾秀登瀛五石梁以濟涉蒼羅漢寺西廡以棲僧此其敷於鄉者景泰癸酉之歲閩朝廷將北征募民助軍餉乃輸米

八百斛於京庾詔賜冠帶以榮之此又其效於國者昔王荊公嘗謂浮屠寺廟之盛由其學者之材多有以動世而歎吾徒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以余觀之由古逮今凡淑一鄉綏一邦以至陶煦萬國而參贊二儀者皆吾徒也彼區區朝丐暮乞以弘其棲者曾何足道然亦由吾徒之力能庇之耳使吾徒不振於斯世則民胥以溺矣彼能以獨昌耶若處士者其行能可一鄉而其餘力尙能爲浮屠之庇視其才使勝一官有不足耶吳江一邑耳處士一民耳況四海之廣百辟卿士之

眾材豈少耶顧宋之材獨不逮今耶天下之治安誰之力也今因表處士而言及此世其嘗余好辯也夫

故華孺人墓表

楊守陳

無錫華炯之妻閔氏孺人卒葬於其里西壽山之原其二子塾基既求南京吏部侍郎王公嶼志諸幽矣復屬其族人珏請某表諸明珏乃余所論之秀還往素習而請甚懇至故余不得而辭乃考志參其行狀取余所言者書之孺人世家蘇之常州父曰公澍母蔡氏也年十七而歸炯其舅素饒於貲方承二親撫四弟羣子姓公不怠事尊屬以恭處諸姑以謙日食不貳味常服惟院濯之衣未始作驕侈態及舅老而傳也孺人相炯無廢事饌賓加豐訓子彌篤御婢妾有法每授以織紝之事必身師焉其姑有疾孺人侍之勞燼姑卒哭之過哀成疾久而增劇醫禱弗效里人羣約禱於神祠孺人曰吾不可爲矣毋以我故使彼妨農費財也亟遣子謝而止之既而聞其舅亦疾嘵呼天以額泣下沾巾鬱鬱不食而卒年纔五十有七時塾以納馬冠帶與基皆有子矣

凡此皆志與狀之言也志又言孺人卒時其族謂孺人之行備矣盡節以壹惠而以賢孝稱之於是志之書題與爲傳者皆如之獨余不能從之蓋節以壹惠者周人之謚法也在禮生無爵則死無謚爵謂夫夫以上也魯莊公誄縣賁父檀弓載之曰士之有誄自此始記失禮之由也後世士而私謚若陳文範陶靖節君子猶或議之而況婦人乎婦人之從夫而謚之爵而已謚惟后夫人得之雖大夫之妻未聞有謚而況士民之婦乎然則族稱孺人而節以壹惠過矣宜余之不從也雖然孺人

行如余所書亦庶乎孝矣凡表孺人云者言有傳不傳而人之聞無聞繫焉使余言而不傳也則孺人安能有聞雖加之數字之謚徒自勤耳使余言而傳也雖不謚而孺人之聞有既乎

宋安撫使蔣允濟墓誌銘

張孝祥

乾道元年余守桂林初識潭州守蔣君德施是歲君赴朝執政三人共稱君之賢賜對擢守邕管明年余免歸江東君與邦人送子於興安置酒於鮮乳洞之下時方六月洞中極寒水如冰雪余與君裹裘脫履簪火入之凌兢石間題名賦詩火盡乃出於時君年六十有二而精神矍鑠未艾也又明年余司長沙桂州舊像以書來云君至邕管卒矣夫君何至於此耶桂州在二廣號士鄉其聞固多賢然余所與遊者若君若石君惠叔其尤賢者也君歿惠叔蓋其前數月歿故甚悲之明年八月余移師荆州君之子礪自桂徒行數千里持惠叔之弟安持狀求銘於余余方謝府事未幾礪至刺血爲書以請夫以余之悲君而礪又誠孝若此則焉可以不銘君諱允濟桂之興安人父熙以君贈奉直大夫其葬也得

致堂先生爲之銘致堂道學高一世語不妄發奉直之銘可知已奉直力貧教二子君與其兄皆中紹興進士第歷柳州城尉容州普寧令改秩知邵州新化縣賀州富川縣新州教授通判賓州知潭州邕州如是朝廷知君之賢亦誠君於邕將用君矣而君遂卒君積官朝請大夫居州縣四十年以恩信結民務安便之新化號難治君至俗爲之變積歲不輸之租車牛係道會君丁內艱未至縣者聞君去相率數百人遮部使者欲奪君喪在富川適行經界鄙遠不素習旁縣驚憂有死者君親

爲之指畫條疏節制吏受其成而民安其業部使者取其法下諸郡嘗攝招州始官出錢二百與民輸布一疋既復折爲錢十倍之君疏以聞竟減其半隆興詔書長二千石君在潯州爲廣西第一邕州控蠻獠歲買國馬百貨所聚君盡蠲免時武臣無事馬沒入諸蠻帖服不敢相讎殺死之日哭者罷市嘗按平南巡檢祝尚賢奪一官及君喪過潯尚賢哭之舟中哀甚或詰之曰昔我犯法非公之私公賢者我安得不哭君娶前秦氏生四子砥碩早喪次礪以君蔭任將仕郎次確再娶王氏有女春娘君之孫男女凡六人君葬以乾道四年八月丙申在縣巨木塘二夫人祔焉銘曰居鄉孝弟仕有循長外甚和愉中乃峻剛惜乎生於南方仕於南方

朝請大夫王君墓誌銘

樓鑰

吾鄉五先生俱以文行師表士子惟桃源王先生暨我高祖之後皆大蓋其啓迪後學德澤之及來裔者源深而流長矣先生之子宗正少卿珩孫廣南提舉市舶勳繼登進士科提舉疏財仗義以廉節著所積尤厚是生三子長太府卿諱正民三人以節誼政術能世其家嘗一歲同奏子興國未艾也嗚呼昔者鑰既銘太府之墓纔八年而君與季相繼下世既葬矣君之諸子以國子正袁君燮之狀求銘惟王氏樓氏自二先生以道義定交至太府增吾門姻好稠疊感今懷昔乃撫其大概爲之書而系以銘君舊名上字从小从眞下曰思字有之後以避孝宗嫌名改焉遂字承甫曾祖說贈銀青光祿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娶蔡氏元氏群氏贈武陵永寧普寧郡夫人君辭出也家世之詳已載於太府之志惟君生而不凡幼篤於學不待彊教已如成人以金紫遺澤補將仕郎紹興二十四年由銓選授右迪功郎撫州宜黃縣主簿尋易處州青田有訴夫死於毆者君按視則吏曰自經君察其必以賄故卽用初情訊之具服隆興初調筠州司理參軍筠號道院而獄事亦繁精意推鞫獨岸屢空乾道二年循右從政郎四年爲荆湖南路轉運司主管帳司給事黃公鈞主漕計以嚴明稱察屬僅取充位君果於立事滯訟見屬剖折無留難黃公舉以屬同列之持兩端者尚書沈公介爲帥

尤簡貴威重裁決無敢輕經外臺者理或未安若改之不疑沈公更加敬異不以爲忤也二公爭薦之又爲延譽不期月舉削應格七年改宣教郎知興化軍莆田縣素難治始至牒訴數百懲其非實而決其久滯者遂寢以清省宋氏子怙勢突入殿史林公相守信其從父太學諸生也喧競於庭皆捕治使服而徐釋之且戒曰後復爾不汝貸也感謝而去林公由是知君後爲監司嘗薦焉邑岸大姓鬻鹽因爲寇鈔捕獲數十人其黨纂取殺傷卒徒纂官亦被數創救至得免而郡怒其生事君曰拒捕至此而賞罰不伸何以厲其後卽窮治之而賞官兵焉又修陳壩斗門以永灌溉之利淳熙六年賜緋衣銀魚七年通判潮州推誠佐郡守貳無閒言郡人有爲憲屬者武斷鄉曲征利於近郊君裁以法不勝慚忿搆之不遺餘力君用是罷將歸會劇寇沈師逼城民走依官寺君開門納之力贊郡將修戰守具甚悉賊知有備而退眾嗟曰是已罷官而爲民深切乃如此耶至其行多涕泣者九年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十一年改淮南皆以伯氏將漕引嫌十四年主管湖北安撫司機宜文字紹熙元年差知澧州陛辭論沙毛錢及雜賣場二事上亦深知其弊嘉歎再四三年到郡帑庾枵然廉祿累月不給君去其侵蠹之已甚者節浮費沐冗食補罅漏郡計無乏及期而用頗裕乃從邦人之請卽州治之前關城通道建澧陽樓前俯大江巨麗軒豁遂爲一方偉觀嘗屬鑰記之由是人心鬮懌士氣振厲比舉多決科者藥園寺僧以稔惡鬮邑令發其端謂罪不可赦而以賄緩其獄君詰之治始急復賕於上司之吏移文使先縱遣而以牘來君曰欲以勢力求免耶遂知蘄州自私錢之費淮民多窶鮮有蓋藏遇霪雨至絕市無糴君以慶元四年視事急發廩而損其直且多邀米商許以蠲征舳艫湊又念歲收纔能自給而巨商率先以他貨來售禾始登場厚取其贏君以爲過糴固非古訓而坐視民食之空咎將誰執力請於朝乞禁止商販許之民相謂曰使君通變如此自爾有足食之望矣有言銀礦發於山者君欲過之而未得其說耆老訴云往歲嘗有此事官不熟計而遽行之非徒無益治

戶以虧額坐深文鬻產以償者數百家痛猶未定也君爲奏罷之佛鐙火師者自稱戚里挾權要書走州縣取無藝人病其擾莫能詰君出郊有訴者立捕之僚佐勸止不聽比至一黔隸爾致之法六年除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嘉泰元年賜四品服廣右之俗輕於冒禁而上官以不按吏爲從厚君深病之劾其貪暴之尤者請託一無所聽始知悚懼而君亦寢危矣興宏令之子嶷小史至死逮繫郡獄令脅治獄者欲變之君怒曰臺治所在可使死者抱冤乎劾令而移獄鄰路令誣訴於言

者公遣論而歸自以無慊於中處之怡然二年冬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三年正初屬疾癸未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一娶同郡伍氏贈宜人先二十九年卒今宜人應氏子男六人深從事郎新無爲軍巢縣尉滇迪功郎新池州青陽縣尉洙迪功郎太平州蕪湖縣主簿登紹熙四年進士科泌將以遺澤補官女八人長適從事郎監紹興府會稽縣戶部贍軍上皐酒庫毘陵張符女後君半年卒次適進士伍遵第五第六女蚤亡餘與第四第五男俱有廢疾孫男三人仁之儀之信之信之先

一年卒二女一天一未行先是伍宜人葬於鄞縣桃源鄉排隖之原諸孤以四月已酉奉君之柩合焉君資稟忠信不發一妄語妻子不見喜慍之色開心見誠吐露情素孩孺有問亦告以實不敢戲侮之田夫野老市井小人過而抱之俯接惟謹或遇機穽險巇之人一對以誠彼自意消以是善與人交終始不變筮仕之初或言邑令有心術亦當有以牢籠之太府問客言何如君曰以誠待之爾何術之可用卒與令甚厚至執手不忍別人但以君爲恂恂自謹之人而遇事敢爲毅然不可干以私每曰食君之祿徇情撓法以取悅於人自爲計則得矣其如體國何廉潔守家法俸入非令所載者謝不受澧陽終更東自有資送錢三百萬悉拒之惟備舟浮家而歸郡人歎服所至未嘗飾治器用不市一物甫陽荔子最盛有以名品餽者堅辭之怡於仕進不求知於人而人自知之丞相趙魏公樞密使軒山王公每欲汲引丞相京公尤稱其眞淳力薦於上晚歷麾節皆其力而君不自知也張侍講栻風裁甚高在潭游從雅相愛重呼君爲齊年兄清貧自處質貸以給奉已至衣得

祿不足以償逋負如是者三十年然持損有餘補不足之說有義事亦勉爲之後既稍裕親故有求隨力以應隆冬細民乏食賑與無倦色幼孤鞠於兄嫂少長省事自念孝養無及以事親之禮事之嫂卽鑰先祖少師之季女也伍宜人亦順適君志躬執婦禮旣亡祔於廟以時奉祀太府諸女之行竭力以助斂具良厚皆人所難者性暗學多錄未見之書唐諸帝實錄略備今寫本及版行者各萬餘卷少喜爲詩周旋太府與王信州之間佳句與之相下上暮年益造平瀾有荆灘集行於時餘藏於家嗚呼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也漢文帝初立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周家用人以吉士爲首文帝之化幾三王質基於此王氏父子兄弟皆有以自見於世惟君制行醇篤立身處家施于有政風誼鬱然而其本體蓋所謂吉人吉士長者人也故鄉評卒以是歸之使其得位而行可使鄙夫寬頑夫廉而風俗庶幾於古小試緒餘感化已多一隅之宅始成求田足以卒歲天假之年亦可表率鄉曲而遽已矣此鑰平日敬歎每以語人者今也四子俱列

仕版家道肅穆天之敷佑如此爲善者亦可以勸矣銘曰恂恂王君家世儒雅君尤篤恭視如樸野周云吉士漢云長者君其人歟力行不捨藍田皆眞元規非假施于有政不言有化義所當爲勇於施舍麾節倦遊求田問舍是宜上壽式是鄉社云何不淑棣華凋謝高其門閭尚容駟馬詩以颺之用慰泉下

知江州汪公墓誌銘

樓鑰

外祖少師生於熙寧十年後自太府少卿爲兩浙轉運副使年六十一季舅始生年丁巳時庚申皆與太少師

同深異之母氏歸寧亦以是年生鑰又長於外家與季舅卯角嬉戲少長同研席年十三同冠而公已受世賞周旋二十餘年相與不翅如同氣中雖游宦南北見輒傾倒對酒劇談幾忘晷刻一別遂成千古總帷之哭未嘗不盡哀也將葬內弟求銘何忍銘吾季舅又何敢不銘公諱大定字季應世爲鄞人曾祖元吉有隱德於鄉祖洙爲鄉先生以特恩補官贈正奉大夫父思溫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贈少師母王氏封秦人贈越國夫人所生母沈氏贈宜人公性開爽宏邁了無城

府十四歲遭越國憂伯仲二舅未及歸弔客盈門公哀毀擗踊如成人受弔盡禮宗黨稱之少師撫愛尤篤甫冠又丁外艱服除授右迪功郎特監潭州南嶽廟未幾沈宜人下世隆興二年差兩浙西路安撫使幹辦公事未赴省罷監行在排岸司乾道五年就充賀金國正旦信國所官屬六年任滿七年以奉使賞循文林郎監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請兩浙轉運司文解九年到任務場歲課三百萬公平時不屑會計至是躬親簡書乃以增羨受賞獨深厚淳熙元年循承直郎四年改通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以賞典用新制實歷凡十年至朝請郎公在上虞政務平易吏民相安事日以理邑有寓公吏部豐公誼左司潘公時皆清介之士相與如平生歡魏王薨於四明將葬於越詔遣刑部尚書謝公廓然運副韓公彥質護喪使者旁午州縣震動官吏股栗他邑我知句攷簿書盡吾職而已他日代者以此得譴獄吏不過供頓之勞惟上虞通明一壩最爲高峻潮汐雖登檥過數舟則已涸矣公相視地形復興舊閘增浚渣湖別於支港創小堰以通餘舟募游手百人別以旗色分欲易白金四之一瀦瀦踰期雖已過北使者辭疾不出一日與權公誓曰今日不決斷不可空回於是檥被爲列左右俟大舟入閘立柵既定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

留宿計始相感歎遣人遜謝不待有請而事畢漕使以
閫權公以是進擢公不自言也知韶州郡計惟仰諸邑
常賦而令多攝官去來不一幾不可攷究舊者未足新
者復積計逋緡錢三萬公曰民貧可重困耶徒費文移
且以飽吏貪爾盡蠲舊負惟新是圖五邑欣然承命民
亦樂輸焉舊有漏澤園在光運寺之側其廢已久遺骸
多貯以瓶罌垂之梁閧暴暴無數公因勞農見之其閒
亦有游宦不能歸者惻然興念而未有以充費會曲江
尉許君教老無妻子卒於官下公既爲之經紀葬送篋
以此爲許公植福勝於他用遠矣邦人尤德之幕官陳
光祖爲之記甚詳經略趙公彥操漕使黃公掄倉使趙
公不迁列於朝其略言以寬得眾行簡臨民勤儉公廉
慈祥愷悌庶幾古循吏之風代還朝廷用諸司薦書而
嘉其才遂除知江州江素號名邦訟簡財裕可以臥治
及公之至大異故時弊藏不盈萬緡而負諸司之錢幾
二十萬官兵俸給亦積至萬五千公爲之矍然日與同
僚圖之蓋征賦既弗辦而游士耗之特甚公曰撥民膏
血而使往來者挹取之以邀譽吾不忍爲也會有
旨申游謁之禁公奉行尤嚴凡有挾而來者止以尊酒
謝遣之或恐由此起謗公不爲動剔蠹刻弊謹朱墨節
浮費飾廚傳稱過使客之事一切略去屬邑舊通鑿貸
之如曲江不三數月而用粗足補解諸司十七萬緡吏
俸亦以次支行民不賦益安公之政而不得志者蓑裴
寢成矣公竟以此罷歸郡人冤之相與語曰不知誰爲
飛語厚誣吾賢侯耶有曹官坐侵用郡帑吏乘爲姦既
下有司公曲爲保全姑與易地以息眾譁彼吏以爲怨
總幹王君與翁皆一時名士情交意洽歡然莫逆有賴
協濟數月政成功退觴詠相樂前此未有惜公之歸尤
眷眷不忍別二郡皆有大兵屯駐待軍帥一以誠意敬
公亦有加焉士卒有犯詰證明白送軍中使有懲戒了
無聞言兩造至庭究問詳盡俟其首服多歸於恕惟姦
惡盜竊之徒治必盡法爲之屏迹則又仁者之勇也水
旱有禱隨即響應嘗祭社多委僚吏代行寢以弗虔公
曰社稷重事豈可憚勞乃躬修祠禮貳車有詩曰九江

代拜嗟從昔五馬親祠始自今公自由支郡升巨鎮荷
朝家選委之重洗手奉職深自奮勵又素著廉潔而橫
遭口語皆出風聞不能無怏怏去郡尚無他重罹風雪
之苦將次池陽忽得微疾一昔殁於舟中實慶元四年
正月丙辰也嗚呼痛哉享年六十有二官朝請大夫娶
陸氏故發運使寘之女明慧勤約內助甚飭相夫教子
俱有可稱先二十六年卒贈宜人子男五人敏中從事
郎撫州軍事推官教中將受公遺澤餘幼亡女八人其
三亦先卒一適陸森宜人弟之子其次迪功郎監鎮江

府延陵鎮趙希一從事郎台州臨海縣丞趙師恍里士
黃沐皆壻也一尚幼孫男一人之綱迪功郎臨安府富
陽縣主簿始宜人葬於慈谿縣石臺龍潭之原敏中等
將以十二月壬申奉公之喪合焉公之處家居鄉一出
而從宦表裏如一明白空洞不問大小待之鈞禮故所
至與大人無所怨惡檢身謹密杜門省事又不治生產
了無贏婚嫁交迫俸入緣手而盡處故廬西偏欲少增
闢竟莫之遂外家友恭之名聞於時仲舅尚書任兄弟
之子猶子也叔舅運幹蚤世澤不及子公奏闕中以官

西明袁徽 卷十四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梅州張君墓誌銘

樓鑰

龍游爲浙東壯縣號難治自紹興閒陶安世定有聲之
後歷數政不以善罷四明張和卿由袁州萬載尉以捕
盜賞改右承務郎年壯氣銳往爲之宰親黨或勸止之
既至謁廟以廉勤公平自誓上不負於君下不欺於民
終始如一神其臨之聞者悚然首定規畫凡聽訟催科

出納閒稽公吏抱案進退皆有程度鄉胥姦弊智者不
能盡察君左右參驗甲乙相糾簿籍更用薄楮以消防
削改字畫分明欺偽略盡有宗室子與強民爲仇各聚
眾至數百期操兵夜鬬於市尉趨告公曰安有是事命
置酒尉股栗不敢飲吏又告將合矣君笑不答俄散去
約明日復至遲明召二人者至庭謂曰汝自相仇彼眾
何罪而使藍被殺傷乎不如挺身持刃決雌雄於前兩
人者相顧欲退公曰官府有法可容爾耶分囚廡下至
累月始悔過求免邑眾爲言願相保任使自新卽縱之

俱愧惕感服君既歸猶以時節致書問起居者數年設
保伍之法繪爲魚鱗圖君處向背山川遠近如指諸掌
又籍其家之長幼姓名年齒生業纖悉畢載其姻強無
行鄉里可以糾告或犯法未就捕而君已知其人私忿
鬬毆鄰不爲勸止者與同罪牒訴誣妄必坐其教令者
法令易行非若畫一欲以獻之朝通行天下未果也豪
右並大溪爲舟行之害閒有廢之僅
能撤去浮屋君始併其基址去之初謁太守司諫施公
元之迎謂曰邑大未易治蓋以君尚少也君曰正恐上
官以爲易今知其難則可爲矣守待僚屬嚴一日令賦
外別輸四令奉命惟謹君獨爭曰使某在枝右梧月獻
緡錢千計未爲甚難如貽患後人何守盛怒君辭益堅
且曰寧棄官以歸已束裝矣守曰試子爾乃能剛果如
此更薦之後日書問如待子姓家事亦或咨謀焉白革
湖鎮當水陸之衝戍兵經由不翅寇盜莫能誰何君白
帥府以軍法齊之無敢譁者有一士籠禽於市爲惡少
年侵侮君責其不學送縣庠從師受業謹其勤課居數
日而後杜其所侮者人皆悅服視事纔三月有訴君於
郡使者聚其言不根反以此受知又訴之朝洎付有司
乃拔台引前令事爲言其人既伏辜君之治行益白久
之諫諍雖然如十德詩能官賦十可喜歌頌錢木鏤石
幾不勝數流聞四遠境內多立生祠惟蠶耀成志二寺
至神事之或致禱焉帥憲具績效奏聞有旨俟任滿赴
都堂審察淳熙初元既造朝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俄
改差權發遣均州制詞有云風力敏彊有聲劇邑是時
孝宗皇帝垂意民事田冶縣而擢爲郡者不過數人如
丞相葉公衡自於潛守毘陵卒至大用均有管內安撫

之權人謂君自此升矣四年陞辭奏事稱上意且屬以有機密事奏來而臺評以資淺論罷五年差知興國軍前論者又以爲言改通判筠州遭所生母安人方氏憂服除通判衡州既授代而報罷紹熙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通判廣州幾年適梅州闕守諸司奏辟未幾而屬疾慶元三年十月丙子歿於郡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官至朝散郎嗚呼命矣夫娶伍氏封安人子男五人度廣岸序廉度將以君遺澤補官孫男六人奇之湘之衡之環之次俱未名先十一年奇之卒孫女三人尚幼君之入廣從行者多困於瘴癘第四子序卒於梅君念之切闕月而君亡安人來自富家善事其姑君既受命悉以祖產歸諸兄而又不事生產安人攻苦食淡閫助爲多人無閒言奉祭祀未嘗不躬親撫庶子不翅如己出初封孺人後得今封率諸孤扶君之喪遠歸悲苦勞勤人所難堪歸而治葬尋亦感疾五年三月乙巳不起始公卜壽藏於鄞縣清道鄉鄧家橋祖塋之側既以四年十一月丙申大葬又以五月壬寅祔安人於君之墓嗚呼天之禍張氏何其酷耶先是君之諸子爲君求銘

至育於家曉暢世務以氣義自許庶幾大其家者居官所至可紀萬載有盜竊發躬勒部伍擒得之念其窮無所衣食而致此以爲案問自首盜得不死衡陽歲饑道殣相望君遽發廩賑給而後報監司不罪其專而以才具優長薦之提刑姚公恪轉運張公綱提舉陳公傅良謂君敏彊精勤廉平簡素不詭隨而失守不強梗以侵權鬻稽其簿書條目雖多撮爲一編上收下支日總其最簡當精密無所容姦委之決獄酌情參法隨手剖析人稱平允相率列其狀於上今諫議張公金爲廣帥以

歲有登歉欲廣儲蓄以備緩急爲經略司檄備倉創立
朱久專以委君爲之條畫綱紀辦事旣速了無遺策張
公亟稱之梅在萬山閒官舍民居率以茅竹爲屋公慮
火災更以木瓦自驛舍庫廩兩獄先以公帑爲之民亦
樂從郡計匱竭爲之經理而用稍足又能葺學校爲養
士計汀贛接境歲晚輒百十爲羣名曰負販實爲剽掠
松源石下爲二州淵藪淳熙閒有嘯聚者自是幾無寧
歲君下車卽用龍游魚鱗比伍之法行之羣盜爲之屏
跡郡治之後茅葦彌望君令民築室兩傍者復其身遂

爲通途舊以土客戶社丁供州家之役各有科調爲罷
去之皆起來暮之歎息其見於用者止此也與人樂易
持論平恕而勇於立事不顧強禦毅然不可回奪居官
廉約爲令時鬻產以繼祿又好周人之急力竭而無倦
色嫉吏姦如仇洞見肺腑人不能欺衡陽之劾良以此
也平居念當世利害尤所留意朝議有經解雜著素十
卷大書編次實藏甚飭對之輒泣下嗚呼古人以方六
七十如五六十猶可以行志爲宰邑而得名於史傳者
衆如君龍游之政可以不朽故余表而出之家有治縣

捷徑等書皆公見於已試者後來尙得以攷其規模云
銘曰張氏著姓孝友惟仲漢良晉華支派尤衆永嘉南
渡始爲吳人或官於明遂大於鄞君起孤貧以才自奮
所至可紀芒刃不頓龍游之政絕後光前治聲燁然徽
於帝前謂自此升欲起輒仆晚試於梅遂罹變故抱負
有餘齎志而亡哀哀賢助又不勝喪邑人尸祝足以不
朽銘以表之尙啓厥後

李公墓誌銘

樓鑰

公諱宗質字文叔世家於濮六世祖文定公相眞宗仁

宗隱然爲社稷臣子太子少師東之謚懿靖又以名德
世其家徙洛中號西京房生中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
夫孝孫則公之曾祖也金紫生朝奉大夫偉偉生晟承
議郎知懷安軍贈奉直大夫配曰劉氏贈荼人公八歲
而孤未幾而生母展氏去嫡母四子又散於靖康之亂
從兄提舉宗臣攜公入蜀閬叔父直閣赴亦在蜀中閒
關尋訪至則已下世惟叔母劉氏在又公之從母也柔
順賢明撫之如己子竟以直閣延賞命公公紹興八年
補將仕郎公有姊歸司馬文正公之諸孫與之俱詣行

在所至江州水南始遇展氏於廛中物色良是司馬氏姊見之而信抱持相哭人以爲孝感別十餘年而得奉色養者二十年贈安人赴調授右迪功郎監明州大嵩鹽場九年到官惟李氏代有顯人子孫目濡耳染爲世吏師公年尙少筮仕筦庫臨事極不苟秩滿之日例裒花帶錢五十萬公悉謝遣之因家於僧坊晚卜居名塘遂爲明之鄞人矣十七年爲洪州新建縣丞二十年關陞右從政郎就差處州遂昌縣令饑寇作於旁郡或告豪民將率數百人侵暨犯邑者公急捕首惡斃之杖

下而後聞於州羣黨帖息授湖州長興丞遇主上登極恩循右文林郎隆興元年改右宣教郎知紹興府蕭山縣未赴給事吳公芾爲帥以會稽劇邑非健吏不可爲奏改命公旣至剸裁有方政譽甚休賦租素重公思有以寬之先是以奉永祐殯宮免三鄉支移折變公請依永安祖宗陵寢儀制舉邑皆免仍豁除折帛上輸本色吳公具以聞亦浹日而得上旨父老歡呼拜詔至今紀之丁展氏憂服除權通判明州引寓居之嫌改隆興府時江西大旱安撫龔公茂良委意荒政多以事屬公賑

濟盡力全活者眾侔廳有贏資頗豐致之公帑帥以助公之歸不得已以其半分給吏卒義不受一錢龔公益嘉歎之提轄行在雜買務雜買場改通判鎮江府外臺以清廉公勤列薦於朝差知台州陛辭上曰久聞卿才宜以節用愛民爲務公祇上命深自奮勵聽訟必先抑告訐懲姦惡郡有靜鎮堂退公不入私室危坐堂上吏抱案牘至前隨卽決遣庭無留事暇則默而觀書治家尤嚴外人無識子弟面者內外斬斬人不能欺理財精察量入爲出無一毫妄費帑庾爲之充衍增田於學

以養士者幾百畝上下贍足凡事整辦簿書器物位置粲然惟公之精力足以行之歲時按閱及調戍兵遣海舟咸設方略羣立庭下厲威以臨之號令簡明凜有風采舉眾聳聽無敢譁者伍符尺籍一閱而識其人閭有廋隱隨卽摘發人以爲神以故威名遠聞寇不得發發亦輒得治獄雖以寬縱爲戒而重囚苟有罣誤之跡必求有以生之郡縣吏重足承命而未嘗輕用鞭撻每曰此曹但欲其不犯吾令然亦民也可鞭而死耶有婦人訟前母之子不孝者親子實使之公深得其情責以子

不順母弟不恭兄一等繩治毋不忍視求禹母三卜初諄復訓諭使之改事而退閭者服其平允年餘擢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始至庫藏枵然入閱月而罷所蓄已四萬緡蓋公之勤儉過人食不兼味自奉至以其行於家者移於官眞有古人竹頭木屑之智所至不加賦而用以饒侵尋暮境倦游而歸不復有當世意尋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官五轉至朝散郎淳熙十一年公於是年七十有三矣素少病俄致其事或勸止之不可拜命纔數月遽感疾六月十五日卒於正寢若前知然娶夏氏朝散大夫知徽州承之女能相其夫亡十九年矣贈安人以十二年十二月辛酉合葬於天童山南鼻之原男四人長文鑄通直郎通判臨安府先公一年卒次文鎮次文錡卒於隆興次文鑑將受公遺澤文鎮將遜之亦以成公之志也女二人長適姜處俊再適夏祖禹次適登仕郎王祐之孫男五人澤涇津潛源孫女三人尚幼公系出名門而遭時多故日以孤孽不得於親挺身自立艱難險阻有人所不能堪者先世舊物不遺一簪致位部使者退而燕閒生理頗裕皆公刻苦以至此時出其餘以濟人遇歲寒散廩以食貧者安分知足未病而掛衣冠可謂賢矣然惜其不究於用也先君工部久與公周旋鑰贊倅丹邱以父執事公公相與殆忘輩行治郡之績皆所親見侍坐從容猶得窺中原故家典刑年來憂居公時時相勞苦庖饌有珍鮮必畀以奉甘旨方爲林下游從之約而公亡矣公抗直有祖風不輕以詞色假人不知者或以爲忤獨於鑰拳拳如許使人不能忘二子求銘公之墓義不得辭銘曰矯矯李公文定之孫奮身孤窶思大其門事無劇易遇之輒辦低徊宦途惜用之晚宛邱之政尚有可紀使其用大所立必偉未病引年得終其天公乎不忘視此銘鐫

蔣德言墓誌銘 樓鑰

仕宦以作邑爲難而又有甚難者姚江爲越壯縣戶口繁庶士夫駢集令才而猶不暇給四明蔣君德言以便親爲之宰貌不勝衣年又尚少平時簡易和同或慮其不能辦吏民亦望而易之去鄉近當舟車之衝毫髮不及悔吝必至此其甚難者府主邱公密一世吏師威望

赫然君一見白事當其意退而視篆遇事風生曾未浹日聲稱流聞滯訟見則冰釋兩造至前或片言折之無不厭服得君書判者傳播道路皆以爲神明催科徭役綱目開明不妄施一筆而官賦夙辦受役者俛首以聽令邱公及部使者大稱之以爲今日之最則又以其餘力修學校葺傳舍講序拜以崇義風歌鹿鳴以觀多士應酬曲當下情益通進見者人人自以爲親已殆無一人議其後纔半歲而屬徵疾不閱月而不可爲矣闔境相弔如喪所親日相與聚哭於門喪舟之行耋稚長號

江浒雖古芝循良久於其職者未必得民之深如是是豈可以力致哉蓋君家以詩書相傳父子自爲知已者累世君少俊邁近歲尤刻意向學劍心問進進未已故其敏於政如此以是知非作邑之難顧其人不易得爾嗚呼斯民之不見德久矣如君能變愁歎爲謳吟於旬月之閒曾不得究見所蘊天遽奪之其不仁哉丹陽金壇蔣氏自東漢有封義興山亭侯者代爲閩族君之曾祖歆事徽皇爲中執法終徽猷閣直學士左宣奉大夫累贈少師忠言直道冠冕一時龍溪汪公誌其墓曰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嘗守明州靖康來避寇難卒於海山葬隱學山子孫遂爲鄞人祖謨右列金紫光祿大夫父臺卿奉直大夫皆篤厚君子也母恭人張氏君諱綸德言其字也以乾道三年郊恩父任爲將仕郎五年試銓闈六年授迪功郎饒州安仁縣尉淳熙三年之官八年以強盜賞改承務郎知信州貴溪縣丁奉直憂不赴十年授姚江十三年七月到任磨勘轉承奉郎三月丙寅卒於縣治六月癸酉葬於定海縣太邱鄉富都畧之原與父祖之藏相望也君之在安仁已能卓然有立當路名公知已甚眾盡力所職稅傷考驗視必親人以不冤盜賊不必發發亦輒得改秩之後憂思相仍祖母安康郡太夫人俞氏既喪而父行三人俱以毀卒君性至孝執喪至甚哀調娛上下內外姻族丁多病見於用者止此豈造物者不能延其定數姑使之發名譽於是數月之頃乎使又不得此則君之所長益

無以自見而人未必信其能過人也今邑人稱頌之於前幾不容口追痛於後久而未忘是亦足以不朽矣君昆弟四人叔氏早喪君口之不能自勝至於成疾與伯氏季氏友愛尤篤傍及羣從切磋學問觴詠相從甚適也去秋君以視篆之初不及秋賦伯氏季氏皆在選中又相繼之官搢紳以爲榮太荼人首過姚江方將往來諸郎之閒一旦禍起不堪晝夜之哭行道所不忍聞而況於親黨乎始余仲兄嚴州止一女爲欲得快女壻戊子歲就試漕臺歸而喜曰吾得壻矣有蔣氏子從其兄奴來手札炳如以所藏歐陽公爲進士時自襴及其史

入場屋動輒如流取而讀之駸駸逼人父母少之未欲其覓舉上書請行氣宇爽甚閱三年成壻翁壻俱名薦書即德言也德言於余最厚既嘗爲之狀奉直之行今忍銘君耶仲兄之亡相抱持而哭且曰外舅既不可見事公猶舅也今女姪既失終身之託以兄子爲後曰興仁睕得一女曰餘拊之輒心折因君昆仲請銘於辭亦不忍也哀哉銘曰君之往兮秋風蔫流聲兮與江俱東手摩兮瘡痍居無何兮民歌之忽不見兮何當歸父老頓兮吝嗟涕洟君歸兮柰何風搖搖兮水揚波英爽兮

磨

高端叔墓誌銘

樓鑰編

余與端叔游舊矣宦游契闊而情好愈篤蓋其清苦勤敏皆余所畏而與人薰然又不得而疏也投閒來歸攜孌離騷一軸遺余曰試讀之當相與論其當否余退而讀之擊節歎其精深而悲其志方將與之痛飲而極論之而端叔已病病久而不可爲精爽猶前日也一日遣女奴來手札炳如以所藏歐陽公爲進士時自襴及其史

稿詩章見遺且曰吾將亡以此爲永好辭之又至未幾而亡矣實慶元三年九月癸丑也往而哭之哀將葬其門人來告曰先生葬有日矣願得銘其墓余爲之泣曰向固嘗狀其先君之行今又忍銘端叔耶卒敘而銘曰

君姓高氏諱元之端叔其字也韓國武烈王曾孫曰士孽朝議大夫是爲君之曾祖祖公仔右宣教郎燕山府君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考世埴修職郎致仕母洪氏封孺人高氏家劇門五代之亂徙濠梁又徙亳是爲蒙城高氏後居京師建炎衣冠南渡修職始寓明州今

曰慶元府著籍於鄞安貧而喜教子君性穎悟絕人勤
篤亦絕人居近市獨處藉山蕭寺顧無書得一編晝夜
誦不輟遂曉大旨鄉士異焉稍借以書君下意質疑謹
聽強記執禮甚恭人亦樂告之飢寒寥落辛苦萬狀人
或厭且怒至排擯不容濒死者屢矣而志愈厲夜依佛
鐙寒擁敗褐或數月不盥櫛由是博通經史諸子百家
之書少未知名屯田郎三山鄭公鍔一見奇之俾訓其
子鄭公爲鄞士師表人以此加敬始寖得束脩以奉親
且力於學今澧州使君傅公伯成爲教授折節定交不
以諸生遇之由是門人益廣眾始數百人少讀襄陵許
公翰書及從沙隨公迴故尤邃於春秋博採諸儒所長
搜抉無遺聞人有書會不憚遠裹糧徒步而求之前後
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刪其不合者會粹爲一書閒出
己意號義宗蓋十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專務明經
自三傳而下不盡以爲可吾鄉及旁郡之爲春秋者多
出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嘗病學者不務下學上
達驟而求之太高故自天文地理稗官小說陰陽方技
眾藝之書靡不究極雖人一技可取亦盡禮問焉佛氏
大藏經五千卷讀之再過他可知也念英咀華以昌其
文困阨多故其思苦憤悱極故其得深眞劇目鉥心穿
天出月之工既乃日造平淡以幾於古作詩數萬存不
能什一自謂樂府不媿前作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矣爲
之九篇曰愍畸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感閒波曰力
啽曰危畏曰悲嬋娟曰古誦曰繹思深得三閭大夫旨
意且曰變離騷者沿流於千載之後而探端於千載之
前非變而求異於騷所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於理
義之衷以障隄於隳波之不反者也又曰班固揚雄王
逸劉勰顏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眞朱
玉賈誼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徒皆悲原
意各有纂著大抵紬繹緒言相與詹詠而已原之微旨
不能有所建明噫君以爲騷人之本意將忘君之意又
將誰明之耶性嗜書家藏數千卷手自點勘寶之如珠
玉遇所未見解衣輟餐不計其直又好周人之急有古
人內溝之心田不滿半頃或割十畝以遺親黨事父母
盡孝浣濯炊爨必身親之初入郡庠一羹敝必以奉甘
旨食淡自如人設異饌不敢嘗必歸以遺親平居無疾

言遽色彊力而忍詢薄之以患難而不可奪教導生徒懃懇詳盡如訓已子貧者致貨賄則卻之而訓愈力有念其孤苦衣食教誨卒名於鄉君無德色也婺士柳義老於逆旅君哀其窮率鄉人供給之死爲之棺殮至殯於家皆人所難乾道四年薦於鄉淳熙改元又爲第一五上春官卒不第僅以因慶霈以榮其親去年當受特恩不就年纔五十有六而卒疾既革不食者月餘自分必死卻藥屏醫而處之怡然區處身後事纖悉無遺獨以不得終養母氏爲痛修職葬奉化之察廉岡力疾作書

以母氏他日事屬其門人屠君槐以其居近察廉也且爲書以別親舊君子曰終豈不信哉豈不哀哉娶朱氏里士友聞之女先三年卒子男三人子高子享子文一女淑尚幼家貧無以葬門人相與經紀其家以十二月甲申葬君於桃源鄉蔣山新盛隩之原始修職生名門實爲殿撰睢陽劉公棐之甥君學問固有自來蚤受知於殿撰從子侍郎孝韙周公侍郎紳周公年八十有二爲君記謙齋稱君之刻苦雖聚螢積雪和膽刺股不能過也屬文贍蔚咄咄逼人學益富文益進行益修此其志

欲立於萬人之上而以謙名齋可謂有志之士矣客游括蒼吏部何公俾風裁最高愛君之才教以詩律其子參政公遇君尤厚至今不衰也禮部會稽陸公游文章少所許可以詩人稱君君又好前輩遺墨故物對之則起敬如見其人得之則喜而不寐以遺余者一二也老校退卒與之語中原及兵家事抵掌怳慷有封狼居胥之志故論兵法尤精或得其一策以干時宰諸公爲之驚歎使得少分自見且將著於事業而坎壈終身不得一官以死豈非命耶義宗百五十卷又有易論詩說論語傳後漢曆志解各一卷揚子發揮三卷詩三千雜著五百號茶甘甲乙稿藏於家嘗結廬察廉在大小蔣竹之間著萬竹先生傳自言爲人達生任性不拘拘儒者之節好學而未至於道好文而不中繩墨好閒而刳心於古澹苦吟而不能自已鄉評亦謂君有不可曉者三貧而疏財貌古氣嚴而樂易已甚衣冠垢敝望之如木雞而胸次灑落緯有晉韻知君者以爲然銘曰君之生兮何爲君之往兮何之學窮百氏兮五上而空歸蓄書萬卷兮竟死而何禪天不可問兮吾將誰訴君視如歸兮

吾又何悲志在平魯史之義宗文存乎楚人之騷詞噫後有欲知萬竹先生者其視諸斯

周伯濟墓誌銘

樓鑰

周氏爲鄞聞族始慶曆中毅中丞造以進士起家是生三子曰處厚溫厚師厚伯季俱躡世科仲亦以特恩入官父子兄弟皆以儒畜家聲卓然伯知建州永州季爲荆南湖兩路轉運判官終左朝散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娶范氏文正公之女二子皆有俊聲鍔登元豐二年第以宏才直節有志當世坐黨籍仕至左中大夫知南雄子業而耽玩書史以詩自娛好讀杜工部韋蘇州詩

雄軍州而止公論歎息銖登崇寧二年第仕爲邑令卜不合棄官而歸鄉里尤高之中大夫長子沖任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憂思之餘又更建炎兵燬慕叔父之節不復仕進優游終身蓋自崇寧至淳熙相去八十有七年歲在屠維作噩有煒薰於鄉煒薰於漕臺紹熙改元煒遂登第鎗時待罪朝行問之鄉人曰此周伯濟之二子監嶽之孫也惟周氏名士繼出仕不甚達而多以退爲高中大夫望最偉而不究於用伯濟守家法有隱德不務進取鄉人亦罕識其面故其子孫能振發如許

鎗晚出及拜監嶽下風而隨侍游宦在都下嘗見其二子而聞伯濟之賢獨未之識既而奉祠里居慶元四年二月壬申聞伯濟之亡明往弔之二子一日率諸季泣以請曰先君雖不及定交而託契已數世先君嘗卜通遠鄉金谷里銀山之原去祖塋二里而近將以九月丙午襄大事願有以銘君諱楫伯濟其字也莊重剛簡幼不喜嬉戲從濟南劉壽夫學凜如成人扃戶讀書率至夜分家人不得而入鈔書用楷法既冠一舉不售卽棄舉子業而耽玩書史以詩自娛好讀杜工部韋蘇州詩至忘寢食故下筆有二公之風對客清談無一語及名利事監嶽燕居好客日與賢士夫從容觴豆家無僕侍奉承惟謹朝廷搜訪黨籍之後欲加錄用清敏豐公少尹夏公之家皆以此登仕版君爲中大夫適長孫都上於朝未報連遭內外艱遂不以介意又不事生產奉祀之餘僅取自給田有逋租未嘗訟於官公賦則先期而輸閭至質貸了無慍色寡言若訥不爲諂諛克勤小物憂深慮遠舉足如蹈規矩過人無少長與之均禮眞有不欺闇室之意教子甚篤每以門戶之重訓飭之且曰

吾家以清白相傳使汝輩能自奮勵貧非所患也延禮師儒意不少懈躬自督課始終如一鄉校月書季考焯屢占前列君曰吾方以此卜汝之進否投卷必以實年兩際慶霈焯年不及或爲惜之君更喜其不欺焯拜恩以歸賀客滿門君以爲幸不失舊物繼此有望矣不見其甚喜也焯之官請君御安輿以行曰吾方蕭散物外寧能閉置車中自爲局促耶晚益杜門簡出入絕嗜好薄滋味康強少病不近藥石先一年忽以脾疾不喜食他皆如平時歲除祀先不改其度正旦微覺困憊疾遽侵矣諸子日奉醫禱不效竟卒於家享年七十善人雖亡識與不識相與嗟悼是宜銘矣娶林氏子男九人焯燁焯煥焯炤煜煒煇長子及炤煜早卒焯迪功郎治州臨海縣尉女三人壻孫輈劉佃紀櫃皆里士孫二人塡坦女四人在室銘曰周爲名門中有人豪世以學爲業而仕以退爲高猗歟夫君閱世滔滔哦詩擁書隱居以自遨有子克家爲時髦君則已矣後其有遭乎

史君墓誌銘

樓鑰

四明衣冠之族紹興以來莫盛於史氏自八行先生以純德奧學積善餘慶是生樞密公吾鄉之登政地者實三十四年歸休三十年致其事奏君將仕郎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以便養三十二年丁樞密憂服除引孝宗登極恩循修職郎再奉祠乾道六年調福州古田縣尉九年文惠公帥閩以避親不赴崇憲靖王知明州辟爲定海制置使司準備差遣淳熙四年秩滿關陛從政郎用舉主改宣教郎知紹興府新昌縣十三年差權通判婺州十六年光宗嗣恩轉朝散大夫餘以年勞積官至朝請大夫嘉泰元年引年致仕三年九月旦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五嗚呼君年三十而得官歸自婺女纔

六十三已無復宦情其見於施設者止新昌婺女兩任而所至聲績可紀其奉親立身處家居鄉又皆以古人前輩自期是亦爲政豈虛語哉樞密之歸君已壯矣謂君曰吾之進退固自無歉第郊恩不能及汝耳公拱而對曰大人方欲全晚節豈當以某爲念樞密喜曰吾姑試之而氣貌泰然足以成吾志參政李莊簡公守永嘉樞密爲簽幕待遇極厚君方就傅附學郡齋每旦必束書以俟戶外寒暑如一李公奇愛之樞密赴餘杭君侍大寧次長安埭時有數百艘相持旬餘公猶總角爲之

登岸處分使往來之舟以敘而行已舟獨殿不日遂通樞密被召將行吏有以白金遺僕夫者公侍側奮然曰是將汙我當發之樞密喜曰吾兒可謂清白吏子孫矣性篤孝大學既下世樞密年益高父子相與爲命娛侍左右藥非親嘗不進未食不敢食執喪盡禮既喪結廬其旁捨城居而家焉致敬家廟旦旦集家人拜謁風雨不渝蔬菜之屬未薦者弗敢嘗祭祀備極誠潔滌濯烹飪必躬必親將奉祭祀則夜深衣以寢諱日先期齋素哀慕涕洟如始喪生朝不爲宴樂在官吏民無知者同氣惟一女兄適周氏事之甚篤見其卜居以金谿別墅遺之制幕例得毓直君曰吾有先人之故廬在僕從亦以鄉曲不當用悉辭之魏王來鎮君以職事迎謁境上與客謂當庭拜君曰此必非王旨揖而出王首以此見重遂被論薦將校捕海寇幾百人吏欲逮治匿賊事君曰彼出死力得盜以賊爲賞亦不爲過君以屬吏是爲賊報仇也誰復用命王爲寬之皆感激盡力海道亦清幕僚蔡君大成廉明有守或汙衊之將寘於法君力辨其非辜及出又厚爲之禮東錢湖積封膠輞王欲開治之有請於朝欲給錢穀及設醵賞目以屬君君引嫌以不敏辭又白王曰今爲民興利所費非不多水軍有舟楫畚鍤之屬儻優給軍士當必樂趨第嚴爲紀律毋令擾民足矣請列杙岸旁取封積之日久自成隄矣若屬之官吏必致煩擾民疲於奔命吏急於言功止得目下瀰漫可觀根蔓不除適滋後害爾已而皆如君言始至新昌待制朱公熹時爲提學一見如舊即以滯訟委之天台有王烏頭者中產之民以析戶交訟三紀矣案牘山積君盡召其黨諭之曰至親終訟未有不破家者我不爲宴樂在官吏民無知者同

非不能處斷一有勝負汝必將復訴詞意愿款察其感
動遂與酒肴使交相悔謝明日俱拜庭下曰今不復訟
矣朱公深爲器重自是親戚有訟率以此處之或使之
拜起猶遜於前而去得罪於父母者輕重亦惟父母之
聽曰吾盡法則傷恩矣由是無不感屬自新蓋平時鄉
鄰有失孝弟之義者必諭之以禮曉之以法不悛者或
媿辱之感悟則與以酒食之資使其奉父兄之歡乃已
其有暴戾恣睢狠於鬬鬨於貨者亦誨之諄諄俾歸於
善故見於政者專以風化爲本也君於催科不擾而集

嘗曰寬之於粒米狼戾之時而迫之於半菽不給之際
是罔民也乃爲之曉諭謂及今不及即輸納將來不免
追催諒勤周悉無慮數百言讀之者雖頑鈍之夫亦知
感悟租賦不待促而辦部使者至以移示旁邑至今邑
人猶傳誦之邑在山閒異時趣辦役夫以稱過使客近
鄉之民一月或至數四君令鄉各置籍據籍點差出歷
爲信自輦輸官物之外一無所役三年閒戶不過再及
之遠者或終不及也大谿自天台而下瀕田甚廣舊隄
以障狂瀾而善壞幾無寧歲君曰人力不至爾出官錢

屬耆老督民修築民競勸趨其他陂埭經君修繕者無
不堅久鄉吏銷鈔不以時遇有點追擾及已輸之民者
多矣君深慰勞其人問其道里期會之費官爲還之罰
吏金以償官吏困於輸金其獎遂絕有士與民訟田君
謂士直而牘未具士復來謁君曰茲事已決彼當無辭
今見諭則成請求之私移丞佐決之後無敢有私請者
僧訟一民負錢至數百緡君疑之問民妻安在曰近鬻
於人矣即謂僧曰此人甚貧何屢貸之汝必私其妻妻
鬻故訟爾僧繇又有訴僧寺殺其子而屍亡者念筍蕨

方盛此必爲盜被擒而竄爾責僧令尋訪而寬其期尋
獲之一訊而服豪民以稱貸獲利倍蓰償者無所出則
以錢百萬獻於官公問錢安在曰散於民閒官取之易
耳君曰以此餌我而欲自爲計也即受其獻而列名及
數悉鐲之無不稱快或殺人於野而未獲尉兩以他盜
塞責君察其非是皆縱使去既而真盜乃見猶微服至
其處覘之與獄辭合縣計初無百金之儲而遍負以萬
計君攷歲入之目窮蠹耗之原曰吏姦耳吾能裕之先
是歲用一吏出納號場典羣吏表裏假貸爲姦君使日

一易之凡一日之入暮歸諸帑久而寢饒曰此理官錢
法也規模既立上下寢以相安再歲所用益衍重門頹
地眾以爲請區畫自出一物不取之民有與官爲市及
就役者加與之庸直有獻木者君曰官自足用此汝先
壟中物或與族黨不平將假手於我耶卻之先嘗籍詣
鄉之盜日閧而拘焉民閭無復犬吠之警既數月相率
而訴曰某等失業爲此然朝暮惕恐未嘗得飽食安臥
如今日也各已知悔旦望少寬許其日就傭役夜必歸
宿及是皆執役於官元夕落成棟宇華煥鄉民不知有

役咸聚觀以爲神縣庠久做欲新之而前迫於民業一
徑幾不容車馬君謀闢地或曰其家富饒未易得也君
召與議既以爲獻厚償其直於是面勢軒豁新啓廡列
棨戟觀者嘖曰吾邑文風其昌乎其後名薦書取儒科
者相踵元日爲敘拜衣冠畢集爲陳尊俎設介僕敘長
少獻酬雍容無敢譁者且曰鄉飲之禮昔固嘗行之未
有濟濟如此者臺稚皆相與觀禮焉君資明而健決兩
詞至前情僞立見書判數百千言反覆切當每曰久訟
廢業竇官司不決之過惟詳盡不可轉移則安居矣故

一經予決雖宿奸巨猾無復異辭及君將去念一任所
決滯爭訟幸無翻訴吾去之後猾吏或爲姦利則貪弱
必受其害乃許請斷由以備於是請者日至一一給之
或感泣者曰令君爲我長慮及此眞父母也咸請立生
祠君力止之既去民知其不可留扶老攜幼前期出境
數十百里俟於水濱泣且拜曰不復有此知縣矣姦遭
大水溪南之民登屋緣木以避者數千計守倅乘牌君
首募善舟者救之令曰活一人者給錢五千竭貳廳之
蓄計以私帑到者分處官舍既飲食之又列炬通夕以
男女混處恐其淆雜也人尤伏其慮深盜入民舍覺而
遁隱於桑閒主人訪求盜投以石幾中主椿以矛盜墜
而殞吏以盜徒手受矛當主人以殺人之罪君詰之曰
石非仗乎雖非所持然中則生人死矣聞中偶傷於刃
此爲登時勿論可也守不能決交讞以上棘寺卒從君
議有毆傷保辜限日未滿而殂者吏坐毆者以重辟君
己知傷者能遨於市飲啗自若偶以宿疾發而斃再訊
如所聞吏民驚伏蓋於獄事尤留意深思以得其情平
反如此等者非一也婦人有欲棄其夫者誣詳盡不可轉移則安居矣故

不承而死於獄吏白無所考誣守將從父君曰使其有之亂倫之罪固不爲輕使其無之厚誣其舅亦當反坐舅由此以死婦可已乎聞之憲臺遂坐婦罪里婦獨處惡少譖之不從夜詐稱夫歸婦痛無以自明泣告其夫而縊君聞而爲葬之表曰義婦冢畢其爲詐者君之莅政多此類嘗禱雨於龍潭冒險親至其處肅然若有所感雲出湫中得神物以歸陰雲隱隱及郡而霈然作邑時凡禱皆應如此豈人力哉守既行而新刺史之兵百餘人未知所歸使盡集於庭探籌分管隨卽帖定三易語不輕發居不雜交親朋有過面折之有一善則奬借之禮行於家子弟有惰容必正色以臨之童穉笑語亦不敢妄衣服器用不追逐時好家人俱不敢爲華靡之飾或見之則歎息世態之薄也嘗在眾中服布衣鄉先生欲以請於孝宗而君辭焉曰未更吏事且欲字民以行志耳晚年閒居歲久祠祿亦不復就廟堂聞其廉退亟稱之以厲躁競者山居蕭然棊酒自適不以一事至公庭鄉之太守或欲見而不可得居官以廉節自厲俸給之外凡有例者皆不取用度一切取贍於家歲計僅給均爲十二每月一出之效東坡段作十三塊之說不治產業凡貨之事未嘗爲也好仁樂施聞親戚之貧乏者以濟之喪不能舉女不能嫁多爲成就爲粱以濟涉解衣以蔽寒塗潦者予以笠屨年凶則爲粥以飼餓者疾疫之家旣遺以藥至量其所食昏暮潛送其家不使知也親見義役之便民及歸見鄉鄰有以爭役破家者君謂受役之害小爭役之害大勸率爲之請於邑大夫力主其說今賴其利焉近山有虎樵牧失業者幾月募獵者許以厚賞獵具入山虎亦遁去晚益嚴重端莊守禮動勉加自己出取司馬公家範書儀約爲冠婚喪祭之禮行於家子弟有惰容必正色以臨之童穉笑語亦不敢妄衣服器用不追逐時好家人俱不敢爲華靡之飾或見之則歎息世態之薄也嘗在眾中服布衣鄉先生沈公鍊笑其激君曰某不知其爲陋也淡然一室無嘖好惟取禮記檀弓學記中庸大學祭義祭統儒行表記等篇通鑑唐鑑朝夕從事尤篤於教子招延名士宗族子弟之願學者留預勉以修身之要不徒其取青紫也長子中第及二子入太學未嘗以爲喜蓋所期望者不

止此夜課童幼語孟爲之講大義每曰雒誦之聲賢於絲竹遠矣莊談梵帙深究理趣病中區處家事秩秩有條醫至嬉笑待之呼諸子曰我無所憾惟汝祖隱德實行太史紀載甚略我死則汝輩不復知矣口授數千言既革神觀愈清自書一頌尤爲曠遠又書二紙戒母受賻贈大略言生無益於親故歿可擾之乎仍戒母用緇流既畢盥手炷香奄然而逝其視死生眞若旦晝耶君娶舒氏御史中丞亶之曾孫先君十四年卒贈宜人孝敬誠篤四德全備樞密方爲國子監簿宜人未嫁而樞

密超遷臺諫大寧喜曰此婦其昌吾家乎未歸登政地歸享上壽康寧宴衍宜人未始一日不在側也大寧性嚴事之至謹遂信愛之樞密久未有弄孫之樂宜人請君置妾君曰設心如此何患不昌既而得子今茲薦衍蓋不妒忌之效也新昌相傳有白虎神爲祟吏言請避正堂君弗顧宜人亦曰何物小鬼敢據公宇乎不爲動而亦帖然旒妹爲邑士之室始至遺餽之及歸則與之酌別中閭不時求見則謝之果有私請也在官未嘗問閫外事俸入亦不舉知其目君之清德所助爲多凡君所爲極意奉承君待之如賓言必稱名有出入宜人必攝衣揖之子婦侍側雍雍如也待婢僕未嘗譴怒詈言不出諸口衣必澣濯不事珠翠綺繡之飾年纔五十有七卒於婺之官舍葬於陽堂鄉包家山之原子男五彌邁迪功郎紹興府蕭山縣主簿彌遜迪功郎新台州臨海縣主簿彌遵先卒彌進將仕郎彌逖太學生女二人早夭孫男十三人麟之中之介之舉之希之畧之皐之常之逢之異之昇之畧之女九人在室諸孤將以十二月壬寅奉君之葬合於宜人之墓來求銘鐫託契非一日君之清介實所難及諸孤錄君行實甚詳且其施於

敢者皆可爲後法又自言其母之賢尤痛其早歿懼無以顯於世願併書之故爲具載而系以銘用慰孝子之思云銘曰史氏之賢德惟邁種衣冠之盛輔相我宋君生而秀弱不好弄父兄濡染以義折衷比宰百里始見於用廉白照人輕徭清議人皆望君夷庚飛鞚僅乘貳車其退益勇平生介然晚益嚴重閫門自養無所修綵潭府不居歸侍巳壠家廟時享極其欽奉動循禮度周旋勉中閫門化之無敢奢縱屏絶聲樂喜聆雒誦謝去

機事志甘抱壹力行所知不牽於眾誰毀誰譽終不爲
動老成云亡鄉黨所痛君則了達如幻如夢我方臥疴
向風一慟詩以颺之後人其諷

天童山交禪師塔銘

黃龍南禪師受法於慈明傳臨濟正法眼藏叢席之盛
冠絕諸方一傳而東林總得之東坡先生贊之曰巍巍
總公僧中之龍再傳而泐潭乾得之無盡居士贊之曰
禪人過得香卓于他日鑪中莫負恩又再傳而天童交
得之潁川了翁贊之曰拶破黃龍第四關世人猶問生

緣法是二三巨公徧遊名社窮究此一事因緣非大善知
識深語宗乘確然奇特爲天下眼目詎肯筆端推重之
如此耶余大觀初寓四明招提見了翁贊語讀之聳然
又聞四方衲子繭足而至者歎慕畏服交口一詞詢其
宗旨所自來則曰臨濟兒孫是眞端的者遂攜杖屨請
從師遊徐而扣之則崇岡峻嶺壁立千仞夫足以喻堂
皇之峭拔也逈霆怒雷不及掩耳未足以喻戒鋒之敏
捷也長江活流洪鐘巨響未足以喻辨才之無窮也是
眞所謂大善知識者歟從遊久之因以遐想當年黃龍

叢席之盛而坐揖東林泐潭之遭風知師之門庭凜凜
其所由來者久矣師諱普交明州鄞縣葛齡鄉畢氏之
子自幼穎悟未冠從釋初往錢塘南屏山聽天台教觀
因修懺悔佛事遇道人於塾中忽問之曰師之懺罪爲
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
非汝爲能懺之師不能對歸諸南屏亦不能決遂憤然
以去尋師訪道幾徧天下逮遭泐潭泐譚知其爲法器
見入門卽訶之擬問則杖之使去師不復敢進一日忽
呼之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商量何不自室中來師擬

進泐潭喝之師豁然有省呵呵大笑泐師下繩牀執師
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以手托開亦喝泐潭呵呵大笑而
坐師以偈呈曰若人問我解何宗一喝須教兩耳聾滿
杓黃蘗飽喫子生涯總在鉢盂中自是機辯迅疾學徒
爭歸之士大夫歎慮席以迎師悉遁去歸隱天童山掩
關卻掃者八年偶寺闕主僧郡僚邀師甚力遣介候於
道師不得遁居之六年引退以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
休浴陞座留偈辭眾曰寶杖敲空觸處春光陰掣電舊
官閒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擲筆坐浙俗

壽七十七僧臘五十八後七日開龕貌如生闍維獲五色舍利頂骨牙齒不壞以其年四月十日葬於天童寺山之西原師修持清苦行履孤潔正揚祖令灑落軼羣鮮有能湊泊其機者凡見僧來必詢牓之曰棚標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个什麽吹毛洗鉢招扇張弓趙州柏子靈雲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麽閒唇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杖拄杖悉逐之泐潭聞之笑曰如此解悟僧堂草深一丈去也師既得法於泐潭猶欲徧參一時號爲尊宿者聞師至皆倒屣出迎必居第一座故雖爲天童主人矣而叢林至今猶以交首座稱之亦足以見師之禪望耆德太平子珦德圓道場山曇俊皆能傳門行潛茂椿圓應太平子珦德圓道場山曇俊皆能傳師之道闡揚於時以余知師最詳屬以銘文見屬義不可辭乃銘曰西來誰露眞消息教外別傳要端的黃龍佛法付兒孫臨濟宗風本奇特珍重天童老古錐聲名四海日晷垂當年一喝獅子吼狐狸望風而避之直截機鋒難湊泊摘葉尋枝何太錯滿堂龍象競交泰側耳

鐘蓋偉然奇男子也徐與之語論辨蟬聯出人意外辭深義祕落落難窮詰其所宗則曰天台大師吾祖也其教卽言說而詮解脫由文字而契性空語其次第因戒入定因定發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攝諸方寸而無餘擴之照用而皆足要其極致則心離名字法等虛空空假雙融有無俱遣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爲般若包大千而不礙極深而探賾者與不然又安得稱不思議境耶予益服其辯博始大奇之爾後師數主名刹予亦宦遊南北聲跡了不相聞一日比丘誤定清皎

自城抵山居寒暄外袖出文書一通曰先師圓照法師已葬願丐公筆誌其塔予既與師有疇昔之雅又熟其行業之詳故不辭而與之銘師諱梵光字和甫姓楊氏圓照其錫號也世居明州奉化縣初母王氏感異夢而娠十有二月迺生既生室有異香親族嗟駭髫齡警穎不類常兒授以儒書一覽輒誦年十二出家依普安院鑒修爲師十六落髮受具戒器識已自卓越一朝語曹輩曰三世諸佛戒爲根本菩薩六度率先尸羅戒律五儕稍梁也詎可一日亡哉迺詣湖心壽聖見通照律師授以毗尼之學凡三年盡通律部始來延慶從神智習台教無幾何厭城市囂塵慨然有遊方志卽東走丹丘禮智者塔仍徧歷祖師往昔經遊地當是時天台教盛於浙西秀有智普杭有元淨梵臻四海學徒風馳霧合惟恐其後師聞欣然卽日芒鞋西去初見辯才淨師於天竺嘉其精專爲授記莂及傳圓頓大義得解脫知見復之白牛慧海謁梵慈普師心法相契一見忘歸留十有三年日夕諮叩雖疾病不廢業或勸其養痾少休則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普師法華至如來壽量品廣揚三

身報應遂於言下大悟久之求還鄉普撫其背曰吾道東矣子去必大振四明法席宜自愛既歸止都之承天衆請說法舉麈揚旨滿座歎服俄請住茅山普安師受業院也居有閒太守王公資深以廣壽召師焦勞一紀聲價愈光政和四年春屬延慶虛席太守呂公淙固請不獲辭初離廣壽其徒願從者百有二十卻之弗聽於是延慶增至五百衆其盛殆過法智之席矣給事中傅公墨卿使三韓寄徑四明傳家會稽稔師譽望首過延慶請陞座敷宣妙旨歎重久之因贊所繪像以示傾倒

靖康改元高麗遣使修貢及境訪師云國王問訊翹佇大名無階瞻禮謹獻法衣一幷寄海東曉師所著疏論二百卷屬師流通名稱遠聞雖蠻夷亦知嚮慕焉建炎三年以老謝去退居茅山湛明庵婆娑林泉七閱寒暑將有終焉之志後寓奉化之福聖會延慶燬廢積年太守待制仇公悆思得人以振起之迎師再還至遁避力辭終不許入院日纍僚畢集佇聽講演仇公歎曰微言發覆聞所未聞士庶無不改觀紹興十二年示疾丐閒衆挽留之不能乃以院事付傳法弟子道琛而歸老於

擇陽之悟眞住持義誠者師弟子也平日尤所善親故
往依焉擇陽之西半里許卽前發運使陸公藎之舍館
往歲陸倅明時雅重師與爲方外交至是數過從明年
春忽謂陸曰老病久以口腹累悟眞且辱公異顧銜戢
亡可言者生雖無常滅必有所今將以後事託延慶請
從此辭陸公卽具舟楫遣行旣抵延慶沐浴更衣跏趺
宴坐集眾誦無量壽經索筆書遺訓付稟法弟子復作
頌告別投筆於几再命眾誦安樂行品至深入禪定見
十方佛恬然隱几而逝實紹興十三年三月八日也俗

四明文徵 卷十四

壽八十僧臘六十四手度弟子二人曰正勤正因師孫
八人升堂入室稟法傳道者二百餘人其餘四方學者
殆不可勝紀以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又於城南崇法院
祖塔之側師天資樸素不事矯飾坦率有度量待人無
貴賤之殊公卿輿臺禮遇惟均或者難之則曰吾法以
平等爲心常不輕爲行豈容分別耶其在講席如妙玄
文句止觀皆再終帙平居似不能言至部析經旨決隱
破疑霏霏如吐木屑聽者終日忘倦諷唄齋薰尤務虔
恪雖陰功密行痛自韜晦若乃隨緣利物卻魁救災顯

四明文徵 卷十四

然在人耳目有不可得而隱者初住延慶宣和壬寅夏
旱祈禱備至而旱日甚郡中官吏以式法築壇請講雲
雨經始披軸則雲興甫離席而雨作一境沛然卒賴以
濟昌國縣戴氏爲鬼物所擾呼巫覡召羽流百方驅禳
故弗效迎師誦呪及門而祟滅其在福聖道俗請師增
授大乘菩薩戒奉化縣鄔氏子方疾革如有物憑附語
家人輩曰吾汝之先久處幽冥聞人閒有光法師者道
行高潔爲眾施戒是日冥中異類悉脫沈淪故得暫歸
別汝師之異跡如此非一然亦未嘗語人人或詰問則

四明文徵 卷十四

正色拒之領家眾逾五十載接物度人始終無如一日
及其示滅識與不識皆涕泣戀慕云頌曰宣尼居聊士
絕橫議夢奠之後儒墨分類大雄降靈心印不二金相
甫闍教禪殊致歧判途別其歸則同曰教曰禪均助宗
風教或訊禪執有非通禪復訶教病在溺空兩者交紛
互相矛盾孰能統一各固封畛於赫天台悼法將泯兼
總二家爲世標準妙玄文句教是以明開止觀門禪那
廼行智者旣寂傳數十鐙垂五百禩法知中興飛英鄞
江掀雷扶電又百餘年不絕如綫逮生圓照灰死復煽

遏追三智示佛知見脫法齊眾蓋五十春匪怒伊教其
徒曰親攘斥異端如薙荆棘拯溺援溺如航巨淵盛德
辟邪沃彪犀怖聲譽遠騰蠻夷嚮慕旱既太甚演經澤
霪幽魂靡託戒法能度襟量汪汪罷幹堂堂釋門領袖
慧苑琳琅道行雖高鏟采埋光豈曰聲鄙自伐已長化
緣既周踦趺告別不斷世諦示有生滅惟師之心鑑像
水月嵩岱可磨師名不沒

侍御史王公行狀　清鄞袁　鈞陶軒輯

曾祖寂故任永靜軍東光縣累贈少傅　妣趙氏贈成國夫人　丘氏贈濟國夫人

祖禔累贈少師　妣張氏贈衛國夫人

父次翁故贈資政殿學士左大中大夫致仕累贈少師　妣趙氏贈秦國夫人

本貫濟南府章丘縣巨德鄉巨人里王公伯庠

年六十有八狀

公字伯禮其先大名府人五世祖繼文贈特進者以明經出身嘗爲河中府虞鄉縣令四世祖昇贈太保者以甲科爲尚書郎直史館嘉岐王府翊善十餘年請老而歸避大河之患葬特進於濟南因家焉少師占學精深兼通醫卜工眞行草篆尤邃於春秋既免少傅喪不樂進取攜二子屏居青崖山之兩河太師因教授其閒以供甘旨名聞東州學者雲集時號兩河先生紹興初執政凡四年力丐閒退已遂致其事居於四明西湖之陽今遂爲鄞人公登紹興二年進士科授左迪功郎吉州左司理參軍試教官爲第一改充明州州學教授十一年任滿循左從事郎便親自列主管潭州南嶽廟時太師方在政府詔以諸將卻敵功皆二三大臣奇謀指縱之力可與一子職名改左宣教郎直祕閣顯仁皇太后回鑾太師充禮儀使辟公書寫機宜文字尋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四年授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太師薨服除二十二年通判平江軍府事職罷歸三十年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十一年賜五品服通判鎮江軍府三十二

年以覃恩轉左朝請郎隆興元年改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官二年省罷知興國軍乾道元年七月召赴行在除戶部左曹郎官仍有旨復舊職明日兼皇子慶王府贊讀尋改直講二年南省試進士爲參詳官就院擢殿中侍御史五月遷侍御史八月罷四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二月知閬州五年八月復直祕閣改知夔州兼本路安撫七年移知溫州九年赴上纔三月終於州治累官至朝請大夫忠孝謙勤得之天資自幼刻意問學家素淸貧太師教子甚力朝夕講習至於楮衣禦寒手種

苴藉以充飢及冠猶未知肉味父子易衣以出而抗志不凡慨然有立名當世之意手鈔古書往往成誦太師守道州欽宗登位奉表者例當推恩公請以叔父次皐行既乃連中世科人益奇之分教四明人士仰慕適與名士相先後或以見在過去未來三佛名之初被延閣之命時宰欲擢丞列寺太師既不欲私其子公亦力辭焉平江當冠蓋之衝毗贊郡政聲稱甚美會以讒閒遷論自此不復造朝安貧樂道十有餘年若將終其身一旦趨召際遇聖明首論養人才裕民力理財訓兵以爲及上今朝廷遣官增稅怨始有歸矣上感悟卽令罷去以便貧民廢省兩浙舶始簡閱宿衛之士皆自公發之由是眷意愈厚嘗奏事良久上肅容謂公曰卿所言一一可用議論全似唐王珪公平日恥言人過未嘗臧否人物恩仇一視坦無城府旣居敢言之地遇事輒發抨彈所及動涉仇怨無少分顧忌意或爲公危之公正色曰言責所在顧忠於君者何如爾一有愛身之念紀綱何賴焉力素高作奏不能自休諫稿謹密子弟不得預論事尙多非施行於外者莫傳也諫長率公論政府乞置詔獄已乃下其事臨安一日太守請聞公語之曰

始得之風聞不容自默今郤事在有司豈復當預獄具失實卽上章自劾以故俱獲譴而公止從罷免上亦知其非由於公念之不忘或言去國之後事有涉公所嘗論者上必取元奏親加省覽而施行之且嘗曰此眞臺諫也奉祠未幾以閩風起遂易夔帥夔部曠遠夷夏雜糅公首圖諸郡地理合而爲一分別險要獸蹊鳥道纖悉畢見區處指授盡出於此人莫得而欺也撫夷人以寬養百姓以惠馭官吏以嚴夔以大治郡有巨刹旣爲嵩呼祝壽之地而祖宗諱辰薦修及三歲合五州人事而有伉儷之戚亟問祠祿遂移永嘉赴闕奏事上意欲

留惜公已衰矣到郡篤志從事不少懈而疾已不起實建貢闈二區以其一與漕司土木之工皆有條理不日而成士民誦而歌舞之巴做多略子女以爲貨公特嚴其禁有綿竹獄掾者稱載而來爲瞿塘關所詰蓋以此牟利者有年矣公立訊之皆遂寧渠川閒人爲給貲各還其家或請發其事公曰不可究也惟責而遣之城素無井見水於山杜少陵所謂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者郡失於葬或課民以錢詹事王公十朋嘗縱民取水日曰義泉修王公故事又增治焉市人歡呼

相謂曰二公豈伯仲耶其他營繕非一先賢遺跡如子美高齋之屬皆以餘力一新之施黔珍三州與南平軍地接生夷而思州則田氏世襲撫御尤難有何思明任鬼師楊震穆會等皆豪族動輒疑阻牒訴累興公化之深得其道宣布威德譬曉禍福揭示要束至或親致尺書思明投牒乞藏牓於家傳示子孫楊振得書感泣飲血盟誓邊境帖息公遇事敏明臨機善斷戢吏至嚴莫敢仰視聽訟之際反覆究問誠意具孚無不退聽者旣

至孝少時所得成夫人奩具悉以奉太師居喪哀毀盡禮有人所難及者記問絕人博覽載籍當宣政間舉子惟務金陵之學公獨貫穿經史旁出入百氏至老未嘗釋卷賓客相對諸子侍立輿篇隱帙隨意舉似以探其學問之進否後生多親附之舍人朱公翌嘗問侍郎周公紹曰比見表中用一驢載都市事偶忘所出周公素簡默僅舉一二公適參坐又以目公公歷誦臧質傳中數十語二公歎賞不已又歸以勵其子焉作文雄奇操紙筆立就若不經意而語多警拔諸公銘誌類出公手

有歷山集雲安集奏議告蒙賚治編年宏詞集要奭路圖經等藏於家他不及屬稿散落甚眾人雖以公不作文字官爲恨然崇論宏議日月獻納亦有以少伸素志矣立朝典州威望凜然而待人接物卑牧已甚閒居客至應酬終日倒屣延納惟恐其後朝章野服顚倒層疊人人與之傾寫略無倦色士夫無不愛敬下至閭里聞風悅服疏財好義不計家之有無義所當爲無所吝惜因外家以拜下風自蚤歲辱知獎閒置坐隅匪怒伊教四明舊爲義郡顯謨汪公思溫爲之主盟汪公歿公實殆非一日公將泝江鑰以假吏之燕會別於金山客授永嘉公適來守尤得窺治行之詳公之二子不鄙以行狀之緩急叩門視所請曲爲之經理故鄉人尤歸心焉

實見屬自惟荒淺不足以稱下筆復輟者屢矣壬寅之夏提幹公一疾不起殊使人有愧於泉下今推官又以爲言乃取所聞見敘次之以俟當世君子立言者採擇云

直祕閣廣東提刑徐公行狀　樓鑰

曾祖義贈中奉大夫　妣胡氏贈令人

祖佐贈宣奉大夫　妣許氏贈碩人　鞠氏贈碩人

考立之故任朝議大夫贈特進　妣李氏贈安定郡夫人

本貫登州黃縣

公諱子寅字協恭世居文登特進以紹聖初元登進士甲科南渡先寓會稽建炎四年令人梁氏生公徙居四明今遂爲慶元人特進家無儲石儲而篤意教子公生而敏悟尤所鍾愛先意承志務進於學受詩於鄭先生剛中累冠鄉校紹興十年以明堂大禮恩補將仕郎十八年春銓中選授右迪功郎監渾州南嶽廟時法官多山東人與特進厚善勉公習法明年公方弱冠一試中其科二十一年丁特進憂遺訓有云吾以孤寒自奮爲正郎者三十年中遭兵燬僅能立家異時汝曹莅官內弗欺心外勿虐民公泣血書紳終身誦之服除授建州司法參軍任滿闕陞右從政郎授潼川府路轉運司主管帳司未赴以法科改福建路提刑司檢法官審復囚牘累百凡駁正死罪七十九人吏部以聞減磨勘一年公曰法所當輕非敢縱囚以求賞也竟存而不用隆興元年以舉主改宣教郎授兩浙西路提刑司檢法官改除大理評事乾道元年以鞫制獄除丞其詞曰志業有立操修可觀潛心於孔子孟軻之言兼窒於杜後惠文之事是於聖人之志其知之矣三年差充刪修續降指揮所刪累官四年輪對力以清刑爲請上固已識之丐外補除知無爲軍十一月陞辭奏兩淮議營田屯田久矣地有餘而人不足每以爲病比年歸正之人甚眾分處州郡仰給大農徒有重費猶慮不給臣嘗以鞫勘歸正人公事嘗以給問之皆以爲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爲此若得官備耕具使治惟上荒田以糊其口何苦犯法哉臣矜其言竊嘗詢究淮上治田之具蓋每招一家必

首給錢百二十緡以其三買牛一爲室廬耒耜之資是
知淮上不惟人稀牛亦艱得計道之費固應倍於內地
又緣經歷商稅費亦寖重臣恭睹仁宗皇帝國史凡鬻
牛者免算稅紹興敕令云若以牛販賣其過稅勿收卽
遇災傷放稅及五分過往稅亦免欲望遵仁廟之法申
甲令之文並免販牛過稅至兩淮者住稅亦免耕牛輻
湊則曠土日闢矣臣恭聞陛下方發內帑委守臣備耕
具招歸正人營田若更免牛稅則必欣然從事於畎畝
農隙閱以武事邊備之至計也上大悅曰牛稅可免卿

之長隨處置莊仍給備耕牛農具屋宇等錢家與草屋
二兩牛幷屋一種種萬錢並俟入莊日給付初年開荒
免納本錢次均五年還還足給其田爲己業候滿十年
起納稅賦其勸諭等人獎勸有差詔可具奏淮東師奏
曰朕圖此久矣未有利害較然如卿所陳者卿於訊囚
之際乃能體國遠慮及此耶卿未可以試郡朕將用卿
置公奏喻口當射陽湖入海之要監城築壘不堅又無
屯兵乞下楚州措置守禦從之是月除大理正不俟授
告先次供職復往淮東御筆賜知揚州莫濛覽徐某所
具奏聞公在朝行恂恂似不能言一旦對奏卓然動上
聽感激自奮始盡力於淮甸而眷寵日深矣公躬履阡
陌募樂耕之人與之通情議不以使者自居上嘗念

夏潦循其舊而浚之因而賑給歸正原耕之人實爲兩
利又奏荒水田及守令拊摩等事亦得旨行下並依所
乞施行七月詔以莫濛措置淮東山寨及民總首幷
莊寨使效已及半年未曾審實委公按視激犒仍支舟
師器甲等尊兼權尚書爲郡郎官又奏仍舊置萬弩營
六年正月有旨徐某措置官田招集人民委有勞效除
爲部告詞有云司輿即吏高選非曾把麾持節不以授
今特命汝上曰徐某清貧不受餽遺繼命中使賫白金
五百兩四月差知高郵軍公奏措置官節次勸諭到歸

正人及種田使效計一千四百餘人共置五十莊屋宇
牛具畢備緣諸莊散在揚楚高郵盱眙四郡今差知高
郵切慮諸莊疑惑欲專委才吏措置兩淮官田得旨徑
委公兼領許令每年一往詣莊激犒俄改知泰州又一
月召奏事因陳鹽場利害及捍海堰事甚悉遂兼權淮
東提舉御札令俞召虎與徐某同措置營田卻令徐某
同措置鹽場各宜協濟以副朕使令之意十一月以職
事修舉除直祕閣七年賜緋衣銀魚四月奏事選德殿
復條具鹽事遂除提舉淮東茶鹽常平措置官田如故

楚州申淮人陸梁恐開敗隙上令相度隨卽奏聞上喜
御批卿無所避懼挺身任責足見恪勤乃職朕甚嘉之
當官處事正宜如此然淮民旣已肅靜卻當撫之以恩
不可專用刑威也恐卿等或未之思故茲奬諭復示朕
懷宜加體悉十二月以鹽課增羨特轉一官丞相虞公
允文貽書謂一司治辦前所未有欽歎不已是年以和
糴最多而先辦仍自行津運委見盡心國事又轉一官
八年坐不覺察所部私渡降一官後乃得實改正屢請
外祠以鹽司積壓鹽本降二秩卒以總領所申額鹽虧

失罷九年七月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元年正月召赴
闕奏對稱旨除工部郎中仍舊措置官莊樞密院得旨
列具淮東官莊已成之數總五部七縣及楚州忠勇使
效爲五十四莊屋二千四十九間耕者一千二百牛六
百二十有五稼器六百二十五副老稺五千四百二十
有七耕田九百一十四頃上見實效尤以爲喜公蒙上
異恩感激盡力嘗歎曰古者專以屯田爲養兵闢邊之
計國無重費而可成功今講和方堅無所展究將有見
忘者矣已而果然淳熙二年官莊結局除將作監點官

莊三年四月除大理少卿六月罷十月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四年春除淮南運判不赴九月再命仍專一措置督修城壘五年兼權揚州於是瓜州城成六年五月除知揚州八月除運判副時暫差知楚州九月修築高郵興化寶應縣石闕斗門函洞隄岸可以固護民田約三千七百餘頃特授中奉大夫封黃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未幾罷歸兩任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十三年轉中大夫十四年除知隨州十六年賜紫章服冬始赴郡紹熙二年任滿尚書張公枃爲帥薦於朝三年除知

台州公至郡詢訪利病之實思欲不闕郡計而又裕民量入爲出優有餘地榷酤征稅大率從寬闔郡熙然塗歌巷詠率有太平官府昔所未見之語明年版曹比較上供以台爲優人謂既以利于民非天雨鬼輸何以致此益以爲不可或問公則曰求獘當求其源台有二獘偶皆得之一曰秋苗爲鈔二曰軍士虛籍有姦胥增改鈔額照以倉籍僞增至八千餘石至以十爲百以百爲十上下蒙蔽久矣公既廢之而使輸苗者每鈔不過一石獘無所容至增萬斛虛籍尤爲重耗因立賞罰使之自陳覈籍凡紊上親爲銷注月餘十去二三歲減數千斛財賦條盡較計精詳節不急之費罷饋賂之私杜刺軍之請是以能不擾而辦屬縣寧川邑庠久廢公爲買田五百畝以振之剖決滯訟情法俱當人既悅服一毫使民則爲之竭積逋至十萬餘謠誦騰播遠邇寮吏亦皆感歎倅貳賢者還朝語人曰郡太守職在便民政有不平則吾當正救之今徐使君專意撫摩加恐傷之吾無所用其力惟贊之而已憲使陳公杞行郡父老擁車請留太守者累數千牒陳公歎曰得民如許諸郡未見其比當以聞於上五年四月除廣南東路提點刑獄中事郡人尤惜公不滿秩而去立祠以歌謠刻之石攀轅臥轍喧動千里幾不容去公歸此亦倦遊矣力丐祠而促行之旨益嚴既抵所部詳刑決獄務在寬平恩威兼行列郡皆聳慶元元年春夏之交欲徧諸郡或謂瘴煙季春甚姑緩之公謂職在澄按不能自已至五羊疾作而還第四子隨侍自公得疾於道驚憂祷禱願以身代公既還而此子先以疾卒公深不堪遂相繼而逝實五月八日相去纔五日爾痛哉享年六十有六娶汪氏累

贈令人再娶陸氏封令人七子長睎皐通直郎先三年
卒次睎益承直郎知台州寧海縣丞次睎稷嚴州觀察
支使次睎夔儒林郎新鄂州觀察支使卽死於曲江者
次睎垂將授公遺澤次睎契睎夷習進士女五人長適
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唐潍次適進士王然次適從
事郎監溫州在城商稅口曰琴次適承奉郎監台州在
城商稅汪立中次適史宣之竇太師之孫將以遺恩補
官孫男十一人師顏師孟師周師偃師雍師錫師點師
召師伋師夏孫女四人未行諸孤將以二年九月丁酉

葬公於鄞縣翔鳳鄉隱學之原從新卜且公志也公天
性夷曠與人以誠實素嫻吏道晚益更練故台州之政
尤爲人所稱孝宗知獎實千載之遇往來淮南數年尤
詳究精密諭事上前如辨白黑動輒寤朝奏暮行閒有
飛奏亦皆嚮答故凡事皆見功緒人但見其寵渥使薄
成大家亦其才業勤勞有以取之公爲漕時有揚州教
官倚勢援迫諸司求攝傍郡守皆俯從之來求於公公
曰此非所以相愛悔吝必在旦夕邊郡章奏動輒上前
萬一以爲問何辭以對力卻之其人遂陰擠公坐此罷

公不以爲恨後數年其人以贓失官舉者皆坐公蓋嘗
誡之彼自不用故獨免於罰仁者之報也閒十餘年
築屋湖上日以觴弈杖履自適尤善屆鄉米嘗忤物宅
欲成而東南尋丈之地或執不售公亦何用此左廡爲
前榮而缺其後久之求售終以善價酬之晚雖豐餘而
自奉如小官時兒子數人撫之有愚意調給惟均無有
閒言公在淮南鄉人有被盜疑公之僕爲囊橐追捕治
掠甚苦公聞亦不爲動已而得釋伺公歸而訴之公曰
我以家事付汝累歲侵漁已多迨假手以治汝尚何訴

其無競類此聞者服之麾符所至前後薦士百二十餘
人其聞有在從班者而公出入三朝受孝宗之知尤深
官止列卿豈非命耶鑰汪出早歲及與公同舍姊母既
歸公情親寖厚丞相留公當國最重然諾鑰一日見之
坐中有語及公者留公曰此人有才鑰因問曰相公何
以知之曰朝廷每下邊郡措置禁銅錢過界惟隨州一
奏甚明而可行因曰其人純茂向來口語非其實也其
後丹邱廣東之除皆出其手鑰不惟服公之知人而又
喜公之爲留公所知也諸孤請狀公行并以所聞書之

四明孫先生行狀

先生姓孫氏諱元蒙字正甫孫氏系出河朔名全照者有功澶州其仲子某嘗補牙校以讓其季南遊吳越遂爲明之鄞人曾祖諱願質宋朝散大夫國子司業工部侍郎祖諱璹宋通直郎知臨海縣父諱嗣明宋將仕郎曾祖妣黃氏祖妣莊氏妣周氏先生生而靜重寡言然自幼穎悟有志於學歲在戊申先生年十有八遭家多艱父母連喪與其長兄元厚次兄元佐拮据喪事哀踊

如禮既葬服闋潛心經史家事一不經意值國家新學校法有司選故家俊秀補郡庠弟子員先生摳衣以往適鄉先生魯公月卿杜公孟傳皆以老成重望訓導大學一見問其家牒以先世同官於朝有通家之契喜而謂之曰文獻之傳其惟有人乎蓋先生之四世祖枝與其子起予同登宋嘉定七年進士第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累贈朝散大夫嘗師事宣獻樓公鑰端憲沈公煥正獻袁公燮及見徽國文公證其所受學正文粹彪爲儒宗所著海上稿人多傳誦先生既得諸家學之懿又有魯杜二先生以爲依歸且以東南詩學莫萃於明魯先生既得其源委於是先生請授詩經諸家之說旁通曲暢學遂以成胡松石奉禮幣招致爲師館穀之禮十年如一日郡庠延聘爲訓導從者雲集逾年以一言不合拂衣去太守丁公某與教授張遵道留之不能得陵陽牟公應復景陽都司宣閫屈諸賓席俾二子執弟子禮且請攝教鄞學而兼其廩祿先生力辭不受棄先生恆敬常以國學生釋褐爲餘姚俾奉書走百里延居館下守州劉公某文大同知宇文先生公諒子貞咸致

敬禮遣子就學四明自宋紹興以來有鄉飲酒禮先生以其禮行之姚庠揖讓進退衣冠文物彬彬焉宋童杜洲先生得楊文元公慈湖之傳其孫子舟請於朝創書院奉其祠事司教者自黃彥實以後難其人先生以童氏致請之勤勉就東歸申明朱子教條季考月試具有成式朔望讓呂氏鄉約書善記過以示勸懲遠近裹糧而至者凡數十人太守埜堂阿殷圖公聞先生名復以訓導屈致郡學當時與同其事者若先教授鄭先生以道將先生景武伯威桂先生德稱彥良協力作興士習爲儒宗所著海上稿人多傳誦先生既得諸家學之懿

爲變廣平董公搏霄孟起僉師浙東於先生雅愛重至正八年河南兵起公以復浙省功陞參知政事駐師三關辟先生爲餘杭縣儒學教諭或謂先生宜謝不往先生曰董公吾知已也況教職爲斯文世教所關者耶既至公爲欣喜慰藉傾蓋如平時時兵甲之餘舊染汙俗誦弦絕響先生延請師儒講明忠孝聞者興起殿廷齋廡煥然一新監郡孛顏公繼總制三關平章左答納失里公駐劄餘杭尤相禮遇訪以世務先生條晝以對皆中事情二公雖韙之而不及於用有以見先生經濟之

學蘊蓄之素如此在任二考調松江清忠書院山長於是先生已老矣喟然歎曰吾何復仕哉得爲晚節完人斯可矣歸隱於家爲就終計然當時名公鉅卿四方士大夫學者咸以先生鄉之耆碩典故因革就而取證焉先生高下隨時不矯不屈各得其所欲大明洪武六年朝廷以六科取士有司以先生仲子章應詔先生語之曰吾就木不遠賴汝等扶掖以盡餘日今與汝訣吾念汝從政未之能也以吾老故得告還幸矣脫不汝聽其以清白勿墜家聲哉因嗚咽不自勝逾二年得末疾日

猶夙興盥櫛有來問謁者必冠帶以見舉手謝焉屬纊前一日始就枕席不食飲次日四鼓怡然而逝神色不變生於元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十月二十六日卒於大明洪武八年乙卯五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五娶莊氏沈靜寡默不事華飾年二十有七來歸治家勤儉先生之得安於教育者其力也生有元至正二十九年壬辰六月六日卒於至正二十五年丙午十月三十日享年七十五葬以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十月十七日子男三長弘次章河南府永城縣稅課局副使次傳女一人適同郡金烏府義烏縣儒學教諭鄭駒孫男六人復生端生震生謙生道生陽生孫女四人長適同里楊啓明餘幼在室弘等以明年閏九月初三日奉柩葬於鄞縣豐樂鄉黃山之原與莊氏合兆蓋先生所自辦定云先生姿稟純粹紺顏白髮起居視聽康寧不衰而沖淡夷坦得諸內養始終不爲勢利聲色所惑待人接物和氣可掬酒酸之享豐約隨宜而久交愈敬信不渝有善極口稱揚有惡未嘗出諸口恐不爲人所齒天性孝友歲時昭穆祀享思慕終其身不辜於鬼神巫祝幼子傳嚞

病亟有勸禱於祖禰者先生曰禱之誠是也然祖宗豈不欲嗣續之盛耶且壽夭有定瀆祀邀福非時與禮矣可哉傳竟得差人咸歎服先世產業以讓二兄一無所預已嚢質而用資復還者亦不爲已儻居城中從容自給不以貧窶爲戚二兄年幾八十常延致於家委曲承順竭力周濟不爲吝疾病躬調藥餌憂形於色愈則觴詠務盡其歡比其歿尤盡殯送之禮其篤於倫理若此平生書無不讀至老弗倦而以性命道德爲根柢文章出入今古嘗兩造浙闈不售遂不復踐場屋盡出以傳碩果不食官止於儒而身居兩朝年逾八秩深衣大帶

藹然如魯之靈光庶幾於儒先君子哉眞慨念先處州教授在時與先生齊名兄駒又爲先生子婿累世親契過從周旋而久客中都靈焉聞訃斂不及一根窀不得臨穴負愧九原矣然念卅角以來號知先生乃爲泣哭以弔序其出處及生歿歲月大概求當世立言之士銘其墓使後世君子知斯世而有斯人焉謹狀洪武九年十一月初二日日南至鄉貢進士同郡眷生鄭眞狀

王先生叔遠行狀

先生諱寧孫字叔遠姓王氏王爲琊邪著姓後徙居開

鄭眞

封祥符宋保信軍承宣使安道公四世祖也靖康末金人入汴公以兵扈從南渡遂定居鄞曾祖掞文學治政爲時名臣官至禮部郎中崇政殿說書祖旜麟中寶祐博學宏詞科歷事三朝掌兩制者十餘年高文典冊當世傳誦官至禮部尚書翰林學士號厚齋先生父昌世承務郎世尊爲承奉公故侍講金華黃文憲公銘其墓母楊氏先生幼岐嶷侍承奉公側循蹈規矩出就外傅庠校諸老若趙公山心石公仲剛咸獎勵之治詩經得優柔溫厚之風繼以春秋帝王經世要典取左氏公穀

氏胡文定公張氏主一陳氏止齋呂氏朴鄉及鄉先達若息齋高氏存畊趙氏時叔程氏畫夜復習訂正異同史傳有未得其要者必推明事實極其始終而止讀范蔚宗後漢書欲爲注釋弗果爲文敦尚本實然不肯拘有司繩墨未嘗一踐場屋崔植傳淳嘗就焉二人者後亦爲名士夫郡守知其賢以幣招致郡學訓導弟子員郡大家邵氏梅氏嘗屈諸家塾不久輒棄去西游浙江以所業贄丞相府丞相以其先賢子孫將署爲白鹿書院山長辭疾東歸人遂稱爲山長先生云同舉山去鄞

安之分省參政杭州不花浙東僉帥朵兒只不便其所爲時御史廉忽魯一夕將由海道入京嗾其他事誣搆戴罪繫諸府治父老民庶寓士論行臺訴冤及上書者相繼未報先生慨然曰此非吾所當言耶率明士大夫杭疏臺端戴得復職會朵兒只自海道遄師踰城以入變在不測戴帥郡將討之事定將薦剡先生謝絕之於是先生年已艾矣將卒以家事屬其兄請異日葬同兆域且命以啖趙春秋徇生於有元大德十年某月某日卒於至正二十四年某月某日年五十有八以是年某

月某日葬於同墓先塋之左嘗娶楊氏無子以兄子隅爲後孫男一公權女一先生天資穎悟書無不讀而性理文章之懿制度典故之詳深致意焉其文章根柢班馬出入韓柳歐曾詩文未嘗留稿惜乎散亡者多性尤孝慈承奉公謝世已久事母楊氏克致其謹楊氏深愛之僕隸養之如子至爲搆廬娶婦割膏壤以給之早與董先生秉彝蔣先生敬之爲友二先生已物故獨兄事先君子求我先生敦始終之誼酒樽棊奕論辨今古眞時以子弟侍立嘗爲論唐正衙內殿之制詞科制誥檄宋爲主爵都尉衍昌者元嘉末徙宜黃觀上刺桑則實啓刺桑譚氏之族歷世蠻與國初有名世隆者則公高祖也世隆生積積生廷用廷用生鎬鎬以明經入貢分教歸安轉順昌王教授是生司馬公司馬公生而沈雄多大略於書無所不窺然時善道家言而志閒閒而氣閶閶嘉靖癸卯以儒士舉於鄉登甲辰進士初授湖南祠部主事惟南陵之夢是踐已迺居太夫人憂服闋補北武庫其遷南武庫郎也倭夷入兩浙轉掠蘇松直薄留都城下都人士大駭顧安所知兵乎公卽挺身出募得壯士五百人介而馳之我軍生氣於是都人士爭目

公不逾時出守台州則由此選也台東北被海時賊新破僞居黃巖勢張甚邑屋狼藉流血被原野郡兵盈萬人皆巽恢不敢攖其鋒公莅郡則慨然曰其柰何令盜若是立請於督府胡公簡卒千人日臨試之行陣旣閑恩信大著於是有柵浦之捷賊迫城下則多方誤之且守且戰擊其惰歸於是有北嶺之捷賊從象山向天台公曰此虛聲也設伏東界邀之三日賊果入伏中於是有揚沙溪之捷夫公提千人之旅旬日而三摧劇賊此有勇夫計士扼腕而庶幾迺公方存亡恤孤爲民計利

便日進諸生與之陳說經義戒門者不得斷謁卽古賭墅卻敵方斯蔑以過矣督府上其治行第一擢浙江按察司副使治兵寧波公至立散徵調之卒訓練土著踰月皆爲銳士於是與俞總兵大猷戚參將繼光誓必旦夕滅賊以報天子時督府已計擒王直而有詔并擒毛善善故黠虜其黨精悍善戰多利器初據岑港我水陸且二萬相守十月其遁而徙柯梅也諸將更以破巢聞於是憲臣有得罪者是爲嘉靖戊午公至寧之前二月也公始破賊於何家磯戰甚力其南援桃渚也日夜馳

檄道三百里飢甚因果棗爲糧賊聞公至立棄巢遁公遂趨海門海門當兩賊閒幾不守公與戚將軍馳入之是夜四鼓賊果襲西門殺守者登矣公聞譟聲率衛兵而出則章延廩陳其可方裸而搏賊疾斬數十人賊退城遂以全公計兩賊不北走海門則南出深門於是以舟師截深門而與戚將軍疾走新河城遂敗之新河城下又敗之南灣賊潰而西則陷淖澤中殲焉方兩浙之中夷也征發半天下賊數十爲羣已卽橫行莫敢當胡公以名御史起御戎行計除大憝公又起艮二千石奇

勳章灼若是儻東南者非兩公其禍何由弭哉何由弭哉越明年庚申以軍功陞參政治兵如故又明年辛酉以父喪去官未幾廣賊流入江西則以原官起復公擊之公泣曰是及膚之災也墨絰而往帥浙兵直擣其巢已又與俞將軍會勦張璉則旬日之閒擒斬張璉林朝義蕭雲峯等及餘黨盡滅之設平遠縣故賊中自是江西無廣寇之患矣捷聞則有銀幣之賞尋改福建布政司右參政上疏乞終喪許之其明年癸亥倭奴陷興化則又起復公以原官視師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撫

八閩假之節鉞公聞命兼程而進令戚將軍率浙兵剋期赴援與俞將軍期無輕出濬河列柵扼賊於渚林公三旬而至一鼓盡擒之斬獲二千二百有奇溺死無算獲被虜三千餘人衛所印信一十五枚蓋東南被倭患興化爲烈渚林之捷亦前此所未有也天子嘉公丕績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賞以銀幣已又有福清神前澳之捷有漳浦玻璃嶺之捷復擒斬二千有奇其他山賊楊一蘇阿普藍松山等衆不下二三千人皆誅滅過當八閩底寧公爲條上復水纂處兵將等一十二事及善後之宜六事閩中至今賴之然公以不得終父喪居常含泣至是懇疏補制天子重違其意特許之歲乙丑起公撫陝西未至而蜀妖賊蔡伯貫等連破州縣轉劫不禁丙寅春改撫四川至則賊已平爰度羅介在川湖是酋夷所出沒則移施州衛其地而設隆昌縣於隆橋驛以制其衝及平龍州辟氏則又改龍川爲龍安府皆得諸蜀人以是大德公語在熊過生祠記七月會討逆賊鳳繼祖有功詔賜銀幣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撫兩廣時則歲丁卯隆慶改元也首討七山

諸賊設營扼險越三月召還京尋以左侍郎總督薊遼公初至卽上定廟謨以圖安攘疏蓋薊鎮昔爲內邊自大寧既徙三衛寢弱門庭之固與虜共一牆耳故公意率欲以戰爲守戰則虜騎我步易見蹂躪行可馳逐止則頓舍則車戰之法宜講也邊既廣延虜恆突入不利擺守之卒迄無固心則增築壺堡更相應援先自固之道矣北虜長技強弓勁鍛能取人三百步之外乎則是無有故南風火攻之具實中國長技也疏入天子悉取其請於是造車七百乘鳥統佛浪機五千修治邊濠墩立三大屯營以前戚將軍專領其事薊自是稱雄鎮東西虜相戒不敢犯矣兩歲中以青山口遼東獲首虜功再受銀幣之賞歲庚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辛酉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理戎政如故是年冬以病乞歸明年詔起公兵部尚書掌部事則今上登御之初受知三朝思捐廢不足報稱益壯厥猷一意效忠主上請託僥倖盡法裁之諸所經略陳議爲足裨萬世治安余嘗讀公前後諸

疏皆慷慨政任曲中事情讜言辛未之警直請之身當黃花爲京陵扞蔽一何其意之烈烈視死靡貳也是冬宣大貢市竣元年廣東盜平首功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二年四川蕩平都蠻六十餘寨首功四千六百有奇北三貢禮成東討平逆酋王杲首功一千一百有奇三年東有平虜堡之捷首功二百有奇於是公受銀幣之賞者三廕子入監者二陞俸者一加太子少保賜蟒衣一襲主上方倚重公也迺公一旦卒不可起矣嗚呼傷哉主上重惜公卹典有加贈太子太保又以部臣請

追敘羅穸之功與一子錦衣衛世百戶謚曰襄敏公卒之日萬曆丁丑四月初三也距其生正德庚辰七月廿一日享年五十有八公父口口公大父口口公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母王氏生兄經爲武經推官祖母口氏俱贈夫人母羅氏生公封夫人初娶饒氏卒贈夫人繼娶劉氏封夫人子三長河圖聘臨安府同知劉應明女次洛書聘光祿寺署丞劉森女又次洪範聘舉人李希哲女女子二一適口守備陽早饒氏出一尚幼三子皆側室楊氏出公同母弟綵者廩膳生以公應爲右軍都督府都事庶弟綺五歲而孤公撫之俾有成今爲縣諸生公自號二華先生所著有奏疏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史氏曰今蓋數數望見公云公若溫溫長者願其中恢恢乎大也執籌計天下利害所懸無論兵戎夷蠻情僞形勢險易指掌瞭矣即錢穀刑法諸瑣屑禮儀因變盈縮掌故所載謠俗所合不合有不犁然具者耶余惡睹公之涯際也及其謙謙下士片善不捐斯有味乎翕受之旨矣余又觀古今文臣多不知兵知則多不能身履行閱公大小身經數十百戰方新河之役安所從求贊水者幾滅頂矣人材兼量誠難公勤名滿東南其經營西北尤多頎畫焉復大寧西稍移鎮偏頭庶幾公志哉悲乎公今死矣抑公所最難在讓諸林之功儻公不得十日破賊則前撫君何所藉口終以免戾乎若夫孝友篤至譚於進退之節口不及私尤多古大臣之風焉余重悲公之死迺爲論著其大者如此俟當代宗公得有採擇傳諸永永云

心友張君行狀

范光陽

君諱士塤字心友姓張氏雪汀其自號也系出宋文節

公知白其後有諱顧者徙居於鄞孫用明遷雲龍磯
明永樂間用明之後永肅贅城西青石橋余氏因家焉
永肅生寧寧生泮弘治辛酉鄉進士豐縣知縣改汀州
府學教授聚徒講學人稱爲味芹先生味芹之少子仕
仕生國紀國紀生一相一相生遐勳字振寰君其仲子
也自味芹至振寰凡五世遺澤旣泯無以自立於是爲
廢著之業遂以貲雄於鄉里然性介介不肯下人常嚴
督其子冀成名以光復先人之業君幼穎異讀書作文
能屈其同舍生翁以此譽其兒人竊以爲笑而君亦不

妄交人故無知之者其後與郡人名流論文角藝一時
聲望大著年二十四舉於鄉其明年成進士高等時今
上未親政大臣用事者喜吏員便給銳意欲參用之君
闔中策對謂用才宜廣流品貴清主司擊節歎賞例授
推官奉改裁知縣未選給假歸省其親人始爲善教其
子於是顏其所居之室曰味芹堂蓋君所儆居卽味芹
之至今憶余在君家塾者四載君登賢書功令新改論
策余復與君同入京君舉進士需次於家旣久余尙潦倒名
場及乙卯余預計偕館於君之寓樓下第將旋君中夜
浩歎余反慰之稍止其篤於朋友如此及疾革遺言寄
爲不及又手錄漢唐及元明古文大家數十種朝夕循

覽其所作詩能自出新意不爲剽襲葬擬之學甲寅乙
卯間滇閩交訌大兵四出國用旣繁遂用援例侯補中
行評博將授官卒於京邸嗚呼君學雖未成而文采絢
爛若冶金弭刃使假以年殆未可量其才可以大用而
竟不及一試賫志以歿可哀也已君性孝友張寰翁凡
有所需輒手持以俟其侍疾也衣不解帶者累月與兄
士培相友愛無閒言生於故明崇禎庚辰某年某月某
日卒於康熙丙辰某年某月某日年三十七配陳氏子
二長錫璜縣學生娶同榜今侯補內閣中書徐君諱勑

安次錫瑤國子生聘侯選知縣胡君諱文譽女君將入
京謁選時預營葬地於吳家斗又使善畫者作圖而乞
友人題詩其右余引趙邠卿陶元亮故事有君年尙未
幾四十較之二君無太遽之語豈知竟成先兆乎今歲
於形家言又不克葬故誌銘尙有待而余之狀君亦遲
之至今憶余在君家塾者四載君登賢書功令新改論
策余復與君同入京君舉進士需次於家旣久余尙潦倒名
場及乙卯余預計偕館於君之寓樓下第將旋君中夜
浩歎余反慰之稍止其篤於朋友如此及疾革遺言寄

訊謂牀中滋味僅僅勸余無再向春明余復飢驅南北
今牀君能無愧悔也康熙庚申七月同學范某謹狀

通判知山東堂邑縣事張府君行狀　全祖望

曾大父文大治諸生　皇贈文林郎
大父萬機國子生　皇贈文林郎
父之紀河南孟縣知縣
本貫浙江寧波府鄞縣張華山人享年七十有
君諱與宗字肯堂先世出自宋景炎太傅越公世傑之

後越公自臨安抗議背城一戰不得以所部東渡駐慶
元定海之小子山爲觀察計元使降將卞彪說文越公
執而磔之山下會陳丞相等起奉端宗越公遂航海赴
之展轉閩粵竟殉崖門而慶元遺民爲公立祠中子山
上公長子出百死亡命以慶元遺民多念公者遂來隱
居鄞之張華山聚族四百年潛德不曜自君之大父萬
機以才譚邀湖海國初勳鎮大臣多延之幕府盡嘗
僑居山東暨松江皆久之而歸寧至孟縣君之紀始通
籍以循吏稱君爲孟縣長子以高才列國胄當是時張

氏家門正盛甲第田園殷然而孟縣醇心篤行貴不驕
富不侈力敦孝友勤施族黨遠追古人義田之風設爲
家塾以課族中子弟諸一切事宜皆以君督之君能仰
體厥考心以先諸弟滌除世務嘗粱裘駿馬之習吾鄉士
論翕然以爲漢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則孟縣似之而克
肖其家風則君殆郎中令之流也君既身綜家政無毫
髮私於已諸弟亦化其誠推棃讓棗雍雍怡怡顧君坦
懷待人不逆不億遂以是爲人所負來連往蹇驟耗失
至二千金而門戶益大淳遭死喪支吾日困以是家漸
落計君資格亦應早得官而中遭沈滯又罹太君之變
至雍正己酉始得入都就選入籍而君已蕭然成窶人
矣次年天子召見殿中以爲能遂發東南州試用今都御
史唐君我村方任東臬一見識之命以查賑而同賑諸
君大率欲節省賑穀者體恤饑民者少東臬親出驗視
又爲求賑饑民所聒擾頗激怒君宛轉調停核其果有
浮冒者汰之餘皆疏通其戶口而增給之東臬大喜以
爲能善會其意且補其過也役竟言之署撫王劉二侍
郎咸之堂邑君之莅事也首入獄見其中別有屋數間

詢曰是何人所居吏曰前令沈君去官監追胥所建也君囅然曰戒之哉乃君之作令則實有過人者其初受任也見所徵錢糧皆憑戶房吏所造赤歷流水簿而幕友不過核其大概苟求無錯而已未嘗一一查對也凡一切摘拏大戶句消流水皆出吏手因得以舞弊絲毫稍增而爲釐釐增而爲分漸積而多吏因得將已戶漏輸或私收大戶所納肥己而以民閒之羨抵之若大有餘則不肖之官不肖之幕友分啗之是固天下之通弊也君別令幕友之精於會計者將赤歷逐戶查對核

緻之罔臕遺者初君里居嘗歎近來司牧聽訟之失不論大小事宜動經數月甚至沈閣數年不結鈔詞有賞紙之例一票出則差役爭營求得之夫以出票有費拘犯有費挂牌聽質有費聽質上堂又有費蓋自六房兩班差役以暨行杖之徒無不有費而尤可訝者所謂賞紙之例一票出則差役爭營求得之夫以賞差爲名是導之需索也倘有人心者乎所以一訟結能蕩中人之產及君之任其准理呈詞定在三日內出票而鈔詞出票拘犯之費免簽牌時量其路之遠近親年之均抵及貧民也故令其所親或延挨不完以圖被澤者君必欲絕之乃於次年赤歷以忽爲止吏稍稍窮筆限某日帶訊違者責而挂牌之賞免屆期不論早晚即爲訊問消案或有須覆訊者多即在次日或甚冗則歲終不過十餘金君令存之庫以備公用其後浮徵漸

面諭以日期而遣之而遷延守候偵探指撞之費免差
役畏君之嚴營求屏絕需索亦衰止然君則曰此輩如
鬼如蜮謂竟能使之一切風清吾未敢信其然也盡吾
之心行吾之法庶幾不至決波倒瀾乎聞者以爲至言
堂邑人命之役頗多君於相驗尤謹所全活申雪甚多
事繁不能悉記乾隆二年東州復歉於收大府授以工
代賑之例題開臨清武城夏津一帶運河君方署臨清
牧所轄役夫二千三百餘人共計估工方三萬三千七
百有奇日則步行河干刻無停晷夜則握算計之乃所

發帑銀在君境內僅得二千七百兩不足以給民之食
而督役甚急君大憂之歎曰以工代賑周官之美政也
而行之今日大有累民之處無由上達大工既興人眾
米價益昂老幼之不能赴工者先受其累將謂壯者之
赴工可以養及其家乎則工值幾何且如築城築隄可
但以土方計工今開河必兼水工如此次河身需開二
丈四尺初開在平地一人一日可得土一方受值裕如
及至七尺有餘高下懸絕二人竟日僅得土一方則所
受之值不敷至一丈五尺以上三人竟日僅得土一方

而水已橫溢四出又別需人運水其運須椿須埽須水
事然後得運土而運土者往來八十餘步人益勞既深
二丈則三人竟日尚不得土一方而所受之值不增何
以救飢遂日夕逃亡勢莫能禁大吏始事所計但及土
方之工計束於成數欲稍爲變通則土未及半帑銀已
竭必至誤工司牧者之資力又甚無幾即捐以急公終
不足雖以身殉之亦又何益不得力身先捐資以及富
民之稍有餘粟者苦口曲意令之助工給食僅而克集
向使初估之時豫分計土工水工人工則官民不累而

工易成而又須別謀所以賑其老幼之法則事無阻然
大吏必不肯委曲及此以滋重費故爲民者往往反以
累民此爲君身歷而知之而予備詳之而不厭者以爲
足令天下後世之臨事者鑒於此而動心也然是役竟
而君遂以是積勞成疾右足爲汙濕所傷屈伸不得自
如初君之試事期年而眞授既考以最制府平越王侍
郎將薦之會去任不果北平黃藩使又欲薦之不果乃
歷攝臨清高唐館陶皆有聲其在館陶東泉白英棠方
以武酷臨下有屬吏曲意承之卒遭謾罵勒令去官者

一日以事屬君於曲直大鑿柄君獨抗之怒甚然卒以
君理直不能有加富人以八百金爲暮夜壽拒之未嘗
以告人也而富人以語其所親於是始盛傳之其餘善
政及民者不能條舉而件繫然觀於其大者亦可以
見君十有二年居官之略矣君既以足疾欲乞休而同
城僚屬有惡其持正者請託多所不遂乃搆之大吏遂
以去官堂邑之民譁然攀轅塞路不可遏抑天子亦念
君勞再召見謂尙可用將令之直隸而君奏對畢疾動
浦伏不能起乃賜歸其命也夫然君自少年承先人之

餘履豐席厚中年喪其資斧殆盡老得一官堅持古人
之節釜魚甑塵解組南下家無長物僵臥一室有爲寒
素之士所不堪者雖枯菀之遇亦關於命而云不媿於
古人者正在是矣君生平無事不遇於忠厚前堂邑令
朱君卒於官所欠官帑二千金君爲委曲設法抵之僅
及千金太守已屬君然更無可謀乃以其養廉償之又
以二百金贖其眷屬而歸里中管生子然一身爲之納
籩今遂有後生平所遇非意之事橫逆旁午每委曲謝
之猶惓惓欲廓大先人之義田而不克晚年困甚猶

時時不能忘情其操履醇篤從無大過閒有一二藏物
紲故自以爲未嘗者垂老猶向子弟言以爲悔欲使子
弟戒之蓋亦近於慈湖內訟之學者與君生於康熙巳
未三月二日卒於乾隆庚午正月五日享年七十有二
身後幾無以爲斂娶胡氏杭州府臨安縣訓導德裕女
再娶陳氏大理寺少卿紫芝女三娶項氏戊子舉人埔
女四娶邱氏諸生正恂女男五長嗣鏡國子生先卒次
嗣鐸國子生次嗣錫嗣銓女四孫男三孫女四諸子將

以卒哭後合葬於先孺人之兆而乞予爲之狀予自庚
戌與君邂逅京邸其後音問雖不甚接而從東方士大
夫聞君政聲甚善嘗致書欲君捐清俸以修太傅越公
巾子山之祠君復書甚喜願乞稍待其力而竟弗能副
也及其歸君已足疾杜門予亦終歲奔走不得時見然
能知君居家居官之心跡足以有所暴白於世而惜其
命之困卒無有拔而能振之者以至於厄窮賫志而歿
而猶欲以文字之力稍爲君申沈屈於身後者莫予若
也是爲狀

高祖先生事略

楼鑰

樸某字子文其先婺人不詳徙居之始居奉化縣世以財雄於鄉祖以選爲縣錄事有陰德及人父某尤積善以古學爲鄉人所尊慶歷中州縣立學掌教縣庠者數年郡學尋又延請至十餘年遂居城中爲郡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舒州廬江主簿祿不及親不欲出官以繼母無以養弟妹未成立具見辭墓祝文既歸遂致仕授大理評事其孝行節操如此自後又主郡庠十餘年爲州縣士子師前後凡三十餘年號樓先生四明五先生某其次也成就一時人物甚眾豐尚書稷舒中丞亶文史與處州以終贈光祿大夫其宗諱轂亦占籍開封元宋仁宗朝詔外郡得籍開封舉進士嘉祐初爲開封舉首者諱轂後通判杭州蘇文忠公時爲郡太守日論試進士歷官至祥符縣丞因家焉爲公六世祖五世祖歸里積善好施年八十餘預言死期別親黨沐浴端坐以逝曾祖諱昇爲明州助教贈太師衛國公樹德力卑讓鄉里尊信郡有不軌大獄命公攝治即其家搜驗得僞署籍姓名一千餘人皆六縣大家不以送官立焚之下用闕里故事手植數木今有存者祭文見赤城先生集中郡邑學中皆立祠碑志登載甚備莫教授冠卿一書尤詳子常先孫弁昇五世孫鎣鉉鑰鏞六世孫汶皆踵世科昇受知祐陵仕都司大卿前後知泗秀蘇州再典鄉郡居畫錦坊宣和初盜發青谿攻陷旁郡一路惶

朱文公於是相次被召先後爲侍從縉紳榮之尹臨安十年神明愷悌自辛棄疾揚王體馬大同巨寇以後推公次之爲同知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師越國公妣陳氏吉國太夫人贈周國夫人考諱似道中散大夫知嚴州總覈事物能通達損益然不樂仕進守次江陰將行乞祠祿以歸理宗異之贈中大夫妣王氏恭人贈令人公嚴州次子七歲能諷誦詩書左氏通大義以越公遺表恩奏補承務郎年十七試吏部銓監鎮江府大軍倉明年道臨安馬光祖以樞密爲京尹上書往見之馬公喜謂曰是故袁樞公孫耶光祖治京師皆先公條教今官位適相同然貴家諸郎多不達文墨是書果子所作當留以自近公謝不敏遂改辟監桃源酒庫檄入帥幕時馬公號嚴敏客多畏避不敢進率秉燭決諸曹事命四客坐四隅禁私語夜分閱以成案俾閱先後是否一日擇卷牘繁穴者以試公公疏其要領言是事曲直微有隱某官所擬兩端馬公大喜曰以不決事委處分將俾徵旁邑通負公謝曰初入官而以括責稱欃失先公遺訓馬

院彌封官甫出院度宗忽降手札諭賈某曰浙東惟溫處士可名士袁宏嘉定名臣孫宜與陞擢差遣舒同里人賈疑有內援遂除舒太常博士公爲太社令就職兩月諷門下省論而舒亦以他事去賈相嘗曰浙東惟溫處士可任事四明士不宜用於時高公衡孫趙公汝楳以戶部侍郎汪之林以汀州陸合以軍器少監章士元以太常少卿趙孟傳以贛州合執政官至守倅凡六十餘人皆牘繫穴者以試公公疏其要領言是事曲直微有隱某家居月爲一集約計討論先哲言行不得議時事由是公益得紬繹文獻深愛重自晦絕不通京師書問賈相

悉偵知之迺命主管華州雲臺觀咸淳壬申遷通判建康府公閱事敏決口老吏不敢訹慮句容有僞楮連坐二百餘人悉出之定議止誅其首帥趙潛貴駿不親庶務僚屬上府謁不得入率用紫袋取畫諾公坐賓次命吏白帥令邊事益急惡少年掠奪市上將驕不習兵非紫袋可奉行帥聞即延入閤出通語且曰將循視沿江請屯壘苟可安便者毋忌也甲戌冬十有二月帥行郡中大驚爭移徙出郭而村落民與故侯聯絡者復入城有約白晝罷市公詢煽亂者斬之戒門者毋納村民城吳浚浚舊爲沿江參議與公厚善相對各泣下公曰國勢日蹙諸將率聞風內畔浚薦丞相陳宜中將留用之公願自効待罪急辭去趙公孟傳尹臨安奏爲沿海制置撫使機宜文字不拜趙公制置慶元復奏爲浙西安司參議官公時已陞階朝奉郎亦不拜乙亥冬臨安奉表降謝太后詔諭東浙諸郡如命戒毋徒以百姓汙鋒鏑時入南軍道上處餘姚焚掠以行聲言留軍慶元備禦居無何王師將壓境公見趙制置言南軍已具海舟實無意留旦夕必縱焚當先攻甬東門宜戒火攻分卒保東城以全居民未幾果縱火焚浮橋劫江浒城有備不得入舟出定海以行制置司改宜撫司復署爲參議手弓送弦三發皆中第一入的將謝不敢公強之終不能並卒定其賞如初諸將前曰惜侍郎官曉然事不可爲公默然侍郎蓋江淮閫幕府通稱也二月帥調精銳居屯江城中贏卒數百相偶語有卒夜從江浒還言趙制置已南遁數日將解兵還淮西總領費伯恭棄軍資夜乘舟如通州入海賈相師濬歸揚州諸將率故侯部落將劫公出城公不得已微服閒道歸臨安見太常丞吳浚浚舊爲沿江參議與公厚善相對各泣下公曰國勢日蹙諸將率聞風內畔浚薦丞相陳宜中將留用之公願自効待罪急辭去趙公孟傳尹臨安奏爲沿海制置撫使機宜文字不拜趙公制置慶元復奏爲浙西安司參議官公時已陞階朝奉郎亦不拜乙亥冬臨安奉表降謝太后詔諭東浙諸郡如命戒毋徒以百姓汙鋒鏑時入南軍道上處餘姚焚掠以行聲言留軍慶元備禦居無何王師將壓境公見趙制置言南軍已具海舟實無意留旦夕必縱焚當先攻甬東門宜戒火攻分卒保東城以全居民未幾果縱火焚浮橋劫江浒城有備不得入舟出定海以行制置司改宜撫司復署爲參議中始安夜多火災有徼卒贍對詳練公私以白金立署賊嘗一夕卒馳報有賊約以二鼓從大東門劫門鑰以出令賊俱在廟中治火具公遣卒徑伺賊將出廟門捕二人有緼火在手即斬以徇諸將留城者皆故侯部至是益驁傲願習射以求官賞且曰在昔惟陳招捕習騎射今不能復見此等相公矣翼日將巡城請公乘騎吏擇馴馬以進公命取將馬來將異之坐城上召諸將曰郡庫非制置使不敢用若等求較射吾當以私財定高下語畢入射將挾矢前嗬曰願奉約束然不敢先公

人心危疑旁郡邑相屯堡未散舊不快意於衣冠者爭
上變入爵參議官陳允平素與王姓讎讎言新從福州
航海來見陳參議爲書蘇都約以九月乘帆下慶元當
出兵以迎又言禮部尚書高衡孫而下三十餘人皆聯
署勸進時張元帥督師將征南命招討使王世強圍捕
鞫實公儒服立庭戶見王辨陳參議與聯署書實亡有
招討故爲宋官寧知讎不爲虛言王未應有一戎服長
髯者將登階見公亟下拜持抱曰此吾袁侍郎詣王前
曰傳海舊爲建康壕寨官承宣使阮思聰與侍郎巡城

議列木柵阮言城廣不可守且木柵毋所從得傳海答
曰蔣山左右巨木可取撤近郊居民屋高下附益可立
具使果欲守良無難阮故呂太尉姻盛怒將以軍律抗
對袁侍郎悟旨急叱海入獄明日仗海而遣之今
不知侍郎何故立庭下海願以身贖罪王大驚具賓禮
以迎且告元帥帥引問之故公言安反側定新國當絕
告訐羅織翌日元帥盛軍容坐府有告者復言奉化昌
國某大家以故王爲名一從台州黃巖來一從海上來
帥立叱去之陳參議亦由是得脫郡大疫具善藥以施
死者給棺以殮後戒以爲常行之踰二十年至元十五
年從趙公朝京師覲世祖皇帝天語命班秩宜高從行
者一等將授總管以子幼辭迺授朝列大夫同知邵武
路總管府事以疾不赴至元二十年授溫州路同知疾
作復辭公幼從王先生鑄學問戒以躬行爲持身本因
授以言行編諸書公守而行之至是書陶靖節詩顏氏
家訓爲一編以寄意至元丙戌歲侍御史程公奉詔徵
士首寄聲起公公遜謝不敢當大德二年改授處州路
同知命下而公已捐館實是歲二月十有八日享年五

十有四先大夫性孝友事兄賓州如父器物田宅賓州
所予者猶辭不敢受嚴州遺澤二悉讓兄子淡嗜好自
建康歸卽獨處清坐嘗曰綺穀聲色非潤身延年佳物
諸君何慕焉喜賓客終歲無虛日客去復具饌以俟不
喜言人過或甚不能自重者猶覆護言無是事急施與
家無長物嫁娶喪葬有不能舉者悉賑與之愛博而內
明碩儒故官旁邑外郡俱館致教子弟嘗言吾交游宜
廣汎愛親仁勿爲臧否可也有客素依公調官京師願
奉公文書以效勞久之客得官郡議咎客公以書慰之

君果有得猶我之得客出書示議者迺止善尺牘琴弈
諸藝皆過人不自詫祿每言沽名徼行爲之良易然不
可欺於心晚歲過郡土神祠柄待行指謂曰吾言出諸
口今得視神無愧自丙子來冠屨雜糅抑負不自振嘗
開釋防漸而扶植之或利害不便必正色廣論絕其萌
糞迺止歿之日鄉里無貴賤老稚皆驚惋不絕葬在鄞
縣桃源鄉慈溪嶼之原元配史氏太史丞相忠定史越
王浩之曾孫祖彌堅資政殿學士贈太傅謚忠宣考寶
之朝議大夫直敷文閣荆湖轉運副使再娶楊氏世儒

家五世入太學景定壬戌太學進士太平州判官某之
女以宋明堂恩俱贈安人男一柄史出女三長適丞相
史莊肅公嵩之孫侶伯前將仕郎次適工部尚書余天
任孫昌期前道仕郎次適資政殿大學士史嚴之孫益
伯前承務郎孫男二壎壎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
孟貫餘許嫁未行痛惟先大夫言履歷在人口耳早
登膴仕將大有爲迄不得展究尙義勇斷施止於州里
而中年泊然退靜莫有知其意者不肖孤藐然嗣承懼
歲月之久失於傳貽將益負不孝願託於立言大賢以

終

趙汝楳善湘子爲宰相婿卑退自修精易象有易敘叢
書可傳官至戶部侍郎晚歲以理財進用失士譽
李伯玉鄱陽人爲右司論事得罪後爲禮部尙書薦以
政事可作劇邑將入政府卒
馬光祖婺州人號吏師改署佐其府性過急斷決無停
滯一時新進效之鄉有馬元演時爲仁和縣晨坐廨決
事五百縣大治改官奏舉皆出馬公後爲衢州坐殺儌
民罷

劉震孫東平人忠肅公元孫文靖公之子魏文靖公之
壻爲喬丞相行簡樞屬喬相與劉嘗言越公尹京政治
晚歲爲宗正少卿兼中書舍人知爲諸孫署劾曰嘉定
名臣某有孫敏材宜理清縣
胡太初天台人以清苦自檢治與處州季鏞同其父越
公門下士胡晚始有言事見劉克莊爲銘
劉敞永嘉人左史出治慶元於時奉祠山中以居鄉清
修薦世號六士
汪之林里人龍圖閣學士大猷族孫爲諸王宮教授守
汀州晚歲十年不通時相書遺識樓宣猷公言出處大
致不可易居同里巷貧益甚卒
應文煒奉化縣人精史學年六十始入太學早游江淮
吳毅甫作相兄淵守建康不去應作書諷之卽謝事毅
甫奇之招入相府不顧去史嵩之罷相猶子璟卿上書
或言應爲輔史相諷所屬掠治應益忿然卒得脫癸酉
歲襄陽降應言世事已去先子官金陵戒毋攜妻子凡
所言得失悉中
曹說侍中粹中曾孫父爲山陽佐死難幼絕董娶精易
象數論論詩春秋皆有解多折衷舊說歲一再至易說
爲里人所編今不傳閻在松江儒家
王先生應麟兄弟中博學宏詞科爲翰林學士禮部尚
書咸淳詔冊辭命皆先生所作著書有春秋攷逸詩攷
古易攷通鑑義例攷困學記閻玉海一百卷文集一百
卷先子命柄受業門下十年
胡三省天台人寶祐進士賈相館之釋通鑑三十年兵
難稾三失乙酉歲留袁氏塾日手鈔定注乙丑寇作以
書藏窖中得免定注今在家
吳浚建昌人喜論兵爲建康參議數淩侮郡將賈相督
師舟泊龍灣客謁不得入吳大慟賈奇之後入爲王宮
教授累遷起居舍人嘗薦先子於陳丞相入南起義兵
事不濟議降文丞相殺之
戴表元辛未進士善論兵失仕歸里力從諸先生能古
文爲金陵教授時與之同官家貧衣食喪葬咸賻之後
留塾中有榆林五十卷
黃震慈谿人以清介聞賈相知之守撫州兼本路提點
刑獄迄不能合坐論去性不喜鄉里獨作書以所爲日

陳蒙鄖縣人國子司業損之子善筆札治獄多探奇嘗疑之後爲淮西總領以浪用公帑罷貶建昌晚守溫州夜刖先子行益詭誕子孫散亡不可攷

安劉汴人居鄞之小溪以詩義冠多士善清言三歷祕丞郎官素爲賈相客安以科目自持卒不得顯用

程巨夫舊名文海郢州人今居建昌善鑒裁爲侍御史時奉詔徵江南遺逸首薦先子以疾辭所薦士皆知名多至大官今爲翰林學士承旨

謝昌元資州人淳祐甲辰刖院第一守封州提舉廣東常平幼歲見劉文節公光祖能通蜀士大夫言行可傳錄言蜀中亡事甚慘僑居於鄞入朝爲禮部尚書

青陽夢炎西蜀人使李璮善機辯賈相愛之爲荆湖提點刑獄仕元朝爲吏部尚書多智

留夢炎三衢人事見國史晚爲翰林承旨焚香擇吉日薦先子爲御史中丞翰林修撰汪漢卿與楠官翰林時言之

趙與票黃巖人篤誠無城府睦姻族與先子俱爲史堉官京師歲一遣問官至翰林學士卒

盛夫金華人篤經學多本項安世氏丞相王爚薦爲太學博士後通判慶元

梅應發廣德人與叔祖屢道同補太學爲慶元教授習詞科卒不成官至太府卿喜鈔書先世書皆傳寫

舒岳祥台州寧海人七歲能古文弱冠謁吳子良吏部大奇之吳學於陳耆卿舍人舍人學於葉適正則以師道自任好譏侮晚歲詩益工官盛慶元與之游後作書

仲梓往事之

劉莊孫學於舒能文詞深沈善精思家貧無書傳五經能默與先儒合病發卒

樓鑰宣獻公族孫精曆法言宋司天氣朔盈虛當改章法不可用未之信後授時曆頒言始驗館於賓州伯父家四十年日布算疑多財者貧老卒

應發孫參知政事燧之子父爲翰林學士時能代父書命能祕其父書不出好博以蠱死

史蒙卿乙丑進士拙程文默誦五經其學喜奇說禮部尚書王公多傳授卒以奇不合於王公

陳定孫參知政事卓之孫為軍器監丞家居四十年歲
奉祭祀必哭泣年八十餘乃終
余尚質官至太府寺丞賈相大朝不得調孝友誠實鄉
里交賢之
謝翱南劍人僧圓志瑞州人俱能古文尚嚴簡氣鬱不
得舒困死
周密湖州人與陳厚翼甫李義山咸淳初為運司同僚
俱有史才約貴日以字稱禁近俗名號陳能文端明存
之弟韓安陽脩孫善持守李豪邁名吏壽朋之孫皆早

卒周中丞祕曾孫晚歲以鑒賞游諸公微失雅道
萬慶龍南康人寓居四明僧舍精唐律詩酒酣能飛筆
為數百言然棄不復錄有什一集極精警游越卒

先祖府君行略　范光陽

先祖諱大捷字子謙邑庠生性至孝能曲體親意值世
父無嗣以先祖為後而所後母張孺人性嚴生母唐孺
人又恐以屬毛離裏之愛重傷妯娌意先祖兩事之俱
得其歡心生父裏明公卒歲當賓興學使者已錄取應
試先祖泣曰禮為人後者降服期吾不敢違制若遂以
赴舉吾有所不忍禮為其師心喪三年況敢
期而服除其敢忘吾親乎時人謂無有善處喪如先祖者
平生周人之急惟恐不及故交老友解衣分粟無幾徵
客色過才士之有文譽者尤加意愛惜之自幼時已旁
通百家而於醫為更長嘗遊維揚一富子患痘已落痂
獨足上一痂未脫先祖見之曰此兒百日必死死當以
腹痛富商恚甚謂吾兒已無恙一日其子與商同食遽
呼腹痛卽死逆數之正百日也揚州莊經歷者其妻有
微疾靚妝求治先祖切其脈曰土衰木絕是謂臟死形
歲多病日不能偏及常五鼓起先往鄰族及貧乏家而
後應舟車之迎者性不喜貴人報里中有貧婦將娩忽
患痘甚危先祖自攜藥一日六七往曰此婦若死是隕
二命也後果母子俱全其急於救人如此餘所全活者
不可勝計其治病也必發明陰陽寒熱經絡氣血表裏
標本先後虛實緩急而以藥應之常曰素問內經不言
方而為諸方之本張仲景劉河閒李東垣朱丹溪各以
其意治病而要不離乎黃帝岐伯之旨然學者當細審

病源不可徒泥一家之言如近世王宇泰辟立齋繆仲淳張景岳諸家俱當以意參酌之若徒執古方或病在於陽而藥犯其陰是陽病而陰亦病矣病在於陰而藥犯其陽是陰病而陽亦病矣況偏補偏瀉刻舟膠柱之兒乎故病於病者可以藥起之病於藥者將益其病而人不知也所著書甚多藏於家居常訓子弟以修德行善謂不可有所覬而爲之譬若農夫寧以水旱而廢耕耨人以爲名言晚歲慕趙臺卿陶元亮之達致自卜壽藏蒔花種竹於其傍怡然自適年八十有六以壽終

戴剡源先生自序

戴表元

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郭又再傳而徙剡源之榆林先生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爲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諭即厭去遊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頖申二十六歲已巳用頖申入太學明年庚午試中大學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辛未春試

清鄞袁鈞陶軒輯

孫郃

元英先生傳

方干字雄飛新定人徐凝一見器之授以詩律爲人質野喜淩侮每見人設三拜曰數禮數有三識之者呼爲方三拜貌瘦又兔缺有司以故不與科名隱會稽之鏡湖及遇醫補唇已老矣因終身不出嘗謁姚合合意侮之覽詩卷爲變容敬禮列郡湖州鄭仁規建州李頻九江陶詳益於干契分爲深初會稽守王龜欲薦干諫署不果歿後宰臣張文蔚奏文人不第者十五人干預其數追賜及第工律詩鍊句字字無失有高堅峻拔之目自咸通得名迄文德江之南未有及者後進私謚爲元英先生集十卷

謝翱傳

任士林

謝翱晉字皋羽閩人也父鈗性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詞倜儻有大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善哭如唐衢過姑胥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句越行禹穴閒北向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俟濤山感夫子浮桴之歎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噣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游空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自已夫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若翱者竟皇山澤惡夫涕之無從也既客浦汭往來桐廬人翕然從翱學所爲歌詩其稱小其指大其辭隱其義顯有風人之餘類唐人之卓卓者尤善敘事有良史材作南史帝紀二十贊來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東西州佳山水必有遊記當天下廣大足履燕魏趙代問遺事故跡且涉大瀛海外盡識風物鴻濛之初度越子長矣惜其悲鳴煩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克克入襲相持解不去憎闖翱翱自若也易曰浚恒凶克无攸利翱之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平非怨者也精

神漂散鬼語神詞變幻不測翺豈平伍耶初翺無恙時得唐方干舊隱白雲村遘炎四年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諸賢爲文祭臨水之神避地於此翺曰死必葬之作許劍錄迨疾革語其妻劉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方鳳果聞訃至與吳思齊馮桂芳方幼學于方藹翁衡翁登奉骨如志夫以死生託人不爽毀日信矣哉其徒吳貴買田月泉精舍祠曰晞髮處士歲時奉烝嘗云贊曰唐宰相董晉爲汴州辟韓愈從事愈激知己稱隴西公而不姓晉死從裴度度乃不引用愈愈作弔田橫文以著其哀若翺者夫亦橫之客也歟

吳思齊傳

吳思齊者字子善婺永康人其先世處之麗水父遯龍川陳氏自出大父時家焉以父任入官有能聲既老失仕恂恂爲鄉人嫁兄弟之孤無歸者穀其鄰之兒女欲棄者棺死無以斂者意洽如也逮貧不悔有寒疾耳輒聾不聞人事賴不與世接獨婺方鳳聞謝翺睦方蕭友善善蓍老氏闕疑等書晚號全歸子全歸子生穎悟仲父監永公天澤器其材卒授其學初父遯仕員郎當補官

讓庶兄者再監丞公曰毋廢嫡然非其志志在科目自奮故征商新城日猶樂舉子試中舉攝鄱興令善聽微決疑語在全歸子自述洪提刑起辟置類田吏用事者言辨此可通籍思齊曰以民怨藤非得也婦翁方饒州登爲人少裁制謀以自近思齊執子壻禮不衰終不就其有守自立如此賈氏方柄國上將以鹵簿臨其母喪文侍郎及翁言不可然畏禍中悔思齊以書勖之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已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臺爲太府少卿丞相直堂有勳籍思齊以書正之曰公宅百揆以貴戚廢公論世誰賴乎其自強敢言如此惟自強故不以貧屈惟有守故不以勢移屈且移則終始相渝或虧其中以取售其能以全歸乎或曰人事通塞昔智今愚常逢其固也何全爲是不然茲其所謂全也山林川澤之閒引若人以自媚如橫空之參耿耿生白察曙色者有徵惜乎其自閟者深其根於遠者不宏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及觀俟命錄斷自孔曾以下死生瞭然貞焉矣贊曰余識謝翺得其詩以唐杜甫自律賀以

二李其傳乎遇方鳳道謝翔已死葬於釣臺之南與方
干隱相望言於邑泣下出所書全歸子自述至曰天奪
炳燭之鄉畸窮孤危如鼎一足悲矣夫其以古道自信
者夫

宋進士袁鏞忠義傳　蔣景高

袁鏞字天與四明鄞人治春秋有文武才尚氣節中咸
淳辛未進士第以父憂未即仕時宋事日蹙宗室趙孟
傳由莘文閣直學士兼沿海制置使鎮撫四明將作少
監奉御謝昌元亦寓於明故與鏞相友善鏞因倡言曰

時不利矣顧公等食君之祿爲國重臣鏞亦忝進士名
聞朝廷爲臣死忠此其日也幸無忽三人者因相結納
誓以死殉國德祐丙子元兵至鄞遣游騎十八人候於
邑之西山資教寺二人肆謂鏞曰爾第先往曉以逆順
我二人卽將兵繼之鏞往遇其騎將首問行在存亡爲
之開陳大義具言四方勤王之師日至恐汝北歸無日
北兵聞之疑信猶未決明日大軍四集趙謝懼乃以兵
獻於慈溪之車廄鏞失援被困因挺身與接武自辰至
酉力不支爲所擒元將口其才豹令降曰不死且富貴
不降卽燒夥汝鏞罵曰我爲宋臣死則死爾終不從汝
胡也元將怒命取牒箕穴其中加於鏞頸旁縱火燎之
鬚髮且盡鏞詞氣愈厲復以刃劫之嵩益振遂遇害趙
謝併以城降實是年三月十日也屬清明墓祭鏞家人
上冢同舟次鼈山聞鏞之死凡三子二婦三孫二壻伯
祖妣胡與其子妻二子併姑之子曾祖之側室若婢合
十七人悉驚悼赴水以死惟仲子澤民甫六歲亦在溺
中僕沈攔出而藏之黃猛洞裏青糍黑飯食之比五日
兵退始克還守閭妾利其篋笥復投置大水甕中僕朱

腳援出之得免袁氏得以不墜後昌元入元爲禮部尙
書孟傳爲游東宣慰使深寧王先生先生每語及鏞事未嘗
不闔淚太息而鄙二子之賣友也大德閒袁清容求其
家世不與心銜之比延祐修郡志前事沒而不書洪武
丙辰四世孫琪慨前烈之無聞求余傳

刑臺外史論曰矢躍不可以羽回輪運不可以蓬止天
下之勢人孰不知之彼陸秀夫輩自以死國之難故溺
其妻子而不辭文履善艱難萬狀猶欲有爲豈當車而
奮螳螂之臂哉誠以廉恥禮義有所懸之耳及其迫於

利害怵於事變喪其先志而負乎故人洪涇慚愧死亦非夫矣謂知幾之士可乎故君子易於赴死難於就義二三子孰順而孰安哉

黃浦先生傳

沈明臣

黃浦先生者上海人云上海雲間支邑而雲間四大姓曰朱張顧陸先生姓朱氏名察卿字邦憲少時人稱曰象岡已而自號曰醉石友人稱曰黃浦而黃浦最著於士林已而行輩以古道相砥凡相稱引輒曰邦憲亦曰朱生云邦憲爲人美風儀肥白便腹頰敏跡四五歲時

史爲郡太守所至輒有異政所樹立多才賢者後爲官人至雲閒輒來報稱朱生固遜不居有欲益其田宅者乃以好言謝去之其人歎服謂生眞長者而少古之廉夫節婦爲不如云先是侍郎趙文華奢貴幸一時勢甚熏灼嘗持節督察江南軍事諸有事所部大吏皆股慄不敢仰視生死在眉睫閒喜怒故有司自太守皆長跪道左不起侍郎故嘗德於朱之先世乃檄郡縣加禮朱生致之幕府願以軍功起家殊顯之時上海令者爲什仿劉克學克學奉檄惟謹一日三及朱生門致侍郎意旨殊甚固欲強朱生一行又言侍郎接遇殊禮故實在朱生爲朱生具舟楫供帳倏人肅候浦口趣朱生行朱

生固謝不敢當乃扁舟一詣督察所督察見朱生歡甚握手相勞苦再拜問堂上母夫人無恙飭治具飲酒酒酣督察示朱生乘時射取功名意者三又令朱生多持其金錢爲生產計朱生皆固謝之卒不可強督察反笑朱生迂然心殊大敬之有梁將軍者見督察無此重客重朱生乃甚矣操三百金爲母夫人壽求生關說重用之朱生目不一睨峻卻之去已而侍郎死朱生深心哀之朱生九歲亡福州公母夫人蔡故嚴教督生恩不廢法生事母夫人極孝敬無論其他卽母夫人所愛憎人生輒愛憎之俟母意稍懈輒微言使薄其所憎者罪而母夫人棄去且數年矣家政一不改其故朱生性幸酒善歌州閭之會每雜坐簪珥閒鼓鳴瑟度曲合尊同席歡如也及其至樂雖大故不問乃持蔡夫人喪三年諸所幸皆屏去斤斤以禮自守戚容不解平居與故舊陳說生平偶語次及蔡夫人淚輒簌簌下不能收收疏窶屬數謹舍養之死爲殮葬兄子姊子劬躬鞠之甚已之子捐地葬韓謙貞毋他故人妻孥不能自存者時時修問遺人有以哀憐之事干請者雖拂情難應亦不以拂

南昌府同知先輩夏寅稱爲孝王大父曜字景陽以貢
授清江提舉子貴封監察御史博學高行世宗師之門
人多通顯者福州公諱豹字子文學士稱爲青岡先生
才名德政著在各郡乘中語曰鄧林之末元圃之玉難
爲材矣若邦憲者上承下啓爲孝子爲慈孫爲名父余
所睹近世罕儷哉罕儷哉

李名父傳

楊承鯤

李君生香鄞人也字名父生而秀慧讀書數徧輒不忘
及長美髮脩望之有異而顧獨善默憶與同舍生學不

見其問辨而意固已了了烈初頗好繪事諸劇伎已忽盡
屏去篤意經業年十六補邑弟子員爲華亭公所知未
幾以貲入國學試高等南海倫公甚器之於是天下知
名父矣君大父春亭公性峻急畜諸子姓不少假獨假
君君故善治產家內外事咸決於君咄嗟便辦無不中
其竅春亭公益才之父橘莊公治產米鹽遂病腑每疾
作竟夕不休君亦竟夕不解帶其事橘莊公常得其微
指先中之歲時具湔澣必邀其諸父奉觴上壽
歡如也橘莊公嘗召日者卜日者私於君曰天運一周
公大期至矣名父大憂之爲不食而每以丙夜出中庭
燕香額天祈以身代沍寒薄之遂得痢疾明年橘莊公
卒哀毀骨立又明年母夫人卒名父哭不絕幾滅性疾
增劇意惘惘不欲生家有圃亭常縣其父母像朝夕薦
茗進家政如平生歲月朔必至墓所哭拜墓去城十里
而近常徒步往初爲期後不爲期忽一念至輒往矣家
人弗知也比歸見餘淚覆面乃知從墓所還如是者十
餘年不輟其天性篤孝如此與仲氏析箸不爲籍遇美
田宅輒不問人有左袒君謂君云云君默不應徐而曰

天地何私乎君性儉嗇于自奉服食器具一如素儒而
顧獨好施人有求之必與之有貸之者未嘗責子錢曰
無損於我而有利於彼何靳焉郡嘗饑富室多閉不發
而名父獨開廒以待糴亦稍周其匱者閭里德之邑土
磽俗無積蓄利頗闢出海外與島夷互市又多負夷金
夷怒掠殺數輩於是府禁不得下海通夷且縣賞格捕
下海者於是邏卒競致漁樵人市賞府悉酷坐之君憫
之亟白於府全活甚眾君性夷與人交無城府亦不爲
苟容引休峻議論首先名節而性不能忍人過而忠厚

閩爽無彼此於人人亦以此近之

論曰名父常營道旁晉井三地三葦之此其意有足多者語云種樹畜養不見其大有時而用吾於名父亦云其子若孫彬彬蓋賢矣

吾謹傳

屠隆

吾謹字惟可姑蔑人中書舍人吾廷介子吾廷介者篤行君子也謹天性機穎絕人倜儻爲任俠好奢負奇傲世謂天下才無如己者少讀老子蒙周參同契黃庭經素問諸書慨然有離世趨舉志辭家去登少華山學修

煉日據山絕頂散髮歌嘯久之棄歸依井閭酒人劍客俠少年從事擊劍弄丸蹴踘六博日與諸少年飲胡姬肆中每大醉出都門走馬平原外識者咸目之曰此非吾舍人兒耶奈何從市井輕薄少年遊舍人無子或以告謹謹曰卽如人言何若乃遂稱舍人有兒也或曰大都以文章取上第位尊顯則能爲子矣謹笑曰此樸樕小儒輩事耳誠若是於謹何有遂謝諸少年折節下帷讀書爲博士業三月就試有司執卷搦管文頃刻立就上有司風動衣裾文采五色爛然有司詬怒曰何物小生敢爾呼左右笞之謹曰詩閱謹文乃受笞有司閱文奇甚則又試五馬賦立就奇氣翩翩橫出有司大驚詫曰吾乃幾失一才子雖然若抱奇若是何爲爲市井兒狀謹曰謹受教已就試於鄉以詩魁鄉貢第四人自於

讀書至鄉貢才三月耳所稱說經義絕不覽朱儒傳注覆按其作語多與程朱旨合謹曰宋老先生亦嘗道此耶邑人方豪負才好奢置衣千金謹閱之笑曰以方生才且爾若謹者當何如哉於是亦置衣千金既偕計京師業已睥睨天下士自負舉首時父故人爲相謹往候之會故人以事出五往不得見故人過謹亦五至不見故人大怒私度令若狂生第上第當益狂以故才雖高竟不得魁禮闈比廷試又抑置第三甲謹憤恚不平就試庶吉士詩乃曰突兀三山近蒼茫五岳低致身霄漢上一掃淨虹霓見者益惡其輕薄竟不與館職則益又憤恚不平遂不肯仕上書天子乞歸書五奏乃賜歸出都門經黃河大陸渡揚子登姑蘇臺弔吳王夫差浮錢塘眺海門放意山川慷慨爲詩歌往往跌宕肆志播弄寥廓見者大驚失色遠近好事者多從謹遊戶外屨常

滿時李何諸公以文章雄海內餘姚王先生以功業道學顯皆推戴謹才而謹獨強項矯矯雄辨諸公閒與李何文章與王先生談性理之學率負氣山人孫一元居南屏山寺中數過從相與浮西湖登飛來諸峯唱和不休謹語如奔濤赴海山人稍稍屈焉謹頗以聲色自娛久之貌癯色黃山人視之謹矍然曰足下言養生是也若所稱修短之數何不達也大鈞播物固薄推盪若起若滅萬形同傚故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齊彭殤一死生洞觀冥極天地一指而悲傷怛化滌泗泛濫不亦過乎

不之拒夜讀書坐達曙不就榻以爲恆需多嘗取自長明玉盌僧卽代供嘗不以煩公夜供茶矚公坐矻矻如立或謂神戒僧謹事公僧亦私念世無此恆人庸得慢爲異日種譴耶學使者行部選著子衿不能具以告宗老宗老檢篋無藍縑貽一青卽召縫人爲青袍或問能著此謁郡否曰能卽以謁郡郡君啁之問已聽鹿鳴耶公正色答曰從主君賒此數月簑人子省得一翻辨衿事耳其儕皆掩口出鄞學舊無明倫堂寶雲寺扼其左與廟墉鄰無從展地戒香寺爲文僧當廛中時爲行腳於是乃爲之傳

託宿甚溷自公在泮卽以請當道撤戒香寺徙寶雲寺於其址以寶雲寺址爲明倫堂錄戒香木石供堂左右廊廡東西祠閣一一位置厥閟皆出公所規畫也弘治壬戌成進士辦事吏曹當事多器重公面與語當臺省公謝曰誠得一官自効唯命何必津華於是得郎比部一騎驚長安道侃侃發舒絕不與人疏親人亦無爲公延譽者久之拜命僉貴竹兵事駐思仁故苗窟藪也乖西最獰獞倚險劉連諸苗薦食銅仁石阡開無寧宇故設棧出入如坦途官兵狃之亦渡棧踏機墮穽中不

煩血刃無一活公至笑曰苗雖蠢動詎肯平治塗迂官兵入耶何至愚乃爾於是罷征議苗闢出則稍逐之不入深去則陽示倦不能軍賊亦漸懈募黠者削其顱如行腳僧入乞施悉其旁徑胸懸小囊如裹糧乃草實而苗境所前無種者撒歧路東西分處先是下令吾兵亦不能以功名終有陰譴哉公於生死利害之際了弗關懷而應卒多當機以免嘗獲盜令獄吏令扞押或恐之且去而拇盜幌甚以重賂脫押斧門出直趨堂其黨大噪繼起公入室下楗從後牖登屋以韓行及私署舍中

人耳豈以徇此輒等猿猱而責之緣山升木爲吾甚怪若之以捷爲能也人取拳石附膝閒禁勿跳殊苦之不得其解發春草種生下令去膝石閒行直抵徇所當人途以草識賊皇遽不敢戰走踞山巔滾木石如奔雷公

兒望公來援公弓矢公迎之自牆盜行及發一矢輒殲矢發無虛盜以沮而援者亦至矣世莫不羨公才而又多日懾公不使盡用也先是直指劉以巡方至劉少年倨甚公不爲屈竟亦無以難公故不無怏怏代者爲劉報恨掩其功盡以歸中丞僅得金幣賞稍遷爲福建巡海兵使公不能無望瘴毒發卒於閩其之閩五越月耳嗚呼悲哉公配封安人祝氏余母之從姑也余得聞於視之長老視公家乘載有溢也焉以此柩抵墓道覺安人拊棺慟曰夫爲吾不從泉下耶吾自授未可與公俱也以公清勁爲朝家奮不顧身寧此遐徂所不悉悉乃公亘有在而待彼耶棺遂行

外史氏曰吾觀陸公張膽明目恢達不拘似狂一物不萍上友黔婁似猖且直矣子之誨之又曰括而羽之鏃而南山有竹不揉且直矣子之誨之又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入之益深矣悲夫吾焉得起先生而與語此

明刑科都給事中貞齋毛公家傳　汪　閔

有明天順成化間吾鄉有二直臣焉曰章黃門鎰毛諱

門宏皆以特立敎言聞於當世而毛公之名尤著其所疏奏俱有關國事之大詳明愷切一時爭相傳誦至於太后宮中呼爲毛秀才而不名不曰且將柄用天下皆想見其丰采惜其未竟所施而卒也公登天順二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立朝伉直遇事無所避當時有章黃門手毛黃門口之稱尋擢本科都給事中偕葉文莊公盛考察京畿杜絕請謁黜陟悉當朝中無不憪憚之會慈懿皇太后崩時以太后無子議欲別葬大臣彭時商輅等爭之未能得公執奏曰臣伏以大行慈懿皇太后與皇太后俱於裕陵合葬慈懿皇太后居左皇太后居右一體祔廟允合萬世公議灑灑數千言力斥異葬之失且云此事果皇太后之執意屢請不允皇上正當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可因未得命而遂已內則曰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等而上之諸侯不諫使親得罪於國人天子不諫使親得罪於天下皇上若慮因此違忤曲徇私情將陷聖母於有過之地而不合於天下臣民之心以此爲孝非臣等之所聞也反覆爭辨又合

同列伏哭文華門竟得如禮壯哉公之爲此議也當漢
熹平時宦官以竇武之故怨竇氏及桓思太后崩欲以
宋貴人祔葬桓帝會議之日大臣李咸等相顧不敢出
聲終賴陳球之言而後定當公之倡義死諫慷慨指陳
聲振殿陛大臣皆倚之以爲重卒使憲宗皇帝得全其
母子之恩而不得罪於萬世之公議天經地義昭然復
明此公之力不在陳球以下者也公既以伉直聞所奏
皆天下大事不似他諫官毛舉細碎以沽訐直以是人
皆服其能知大體自憲宗踐祚以後四海承平聞事逸

遊公數上疏皆屢盛危明之言又言災變頻仍公私交
困願省遊戲宴飲之娛停金豆銀豆之賞日御經筵講
求正學庶幾上解天怒下慰民心帝頗厭苦之嘗曰今
日毛宏明日毛宏然章疏屢上卒嘉納之其所建白多
見施用方公與章公同居諫垣章公嘗一劾僧繼曉而
公則力請誅張元吉元吉者道陵之後也賜號正一眞
人姦淫無道賊殺不辜法司已擬淩遲帝特命減死杖
一百廿蕭充軍公力糾其罪請卽正法且云其教至漢
而有以帝王之道例之彼卽無所犯亦當人其人火其
書廬其居以絕惑世誣民之術況其罪惡深重乎律
有十惡皆無赦之刑也況其擅殺至多人乎皇上爲天
下之父天下皆皇上之子今以異端無益之徒肆兇殘
於皇上無罪之赤子安忍置之而不誅哉疏入留中公
固爭不已訖正其法又薦用羅倫章懋諸人沮倪謙錢
溥之起復其餘有益於國事者甚衆公剛毅多大節而
溫良仁恕不抗不激帝方嚮用之而公已不幸暴卒矣
年僅四十有二家至清貧歿時無以爲殮同舍醵金賻
之乃始克歸葬於鄞公字士廣別號貞齋學者稱貞齋

先生章黃門者字元益成化二年進士後以劾威寧伯
王越忤旨放歸二公同時皆號直臣而毛公所爭祔葬
一事其關於教法尤大故余掇其大旨存之且附見其
行事焉
焚湖氏曰吾聞之師曰國無二統尊無二上毋以子貴
此公羊氏之言非聖世之正經也漢唐以來皇后無子
而妃媵之子得立則尊嫡母爲皇太后而奉其所生爲
太妃此千古不易之經質諸先聖而無疑者以妾母並
於正嫡乃後世溺情違禮之舉不足爲法況合葬祔廟

之典又可舍其所常尊者乎彭文憲公有言二太后方自今日始則陵廟之制亦當始自今日不可以此爲窒礙也公之所爭引君當道善矣而千載之失則有非一時所能正者夫進諫者亦固因乎其時哉

吳宗伯公傳

錢肅樂

小子避亂於福州之化南時夫子亦避亂城頭音問曠絕一日得達喜甚揮小艇見師於城頭師亦以後三日過化南相見畢坐定師出一編曰余生平大概盡此矣及門士惟子在其爲我敘之小子踧踖屏立勿敢應自

念才非班馬學不徐庾操筆窾談塵汙長者正如蝦蟆向天跪拜尸祝人將笑其不知量也退復自思人臣以宣上德爲忠人子以顯親名爲孝弟子之於師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也雖不文又烏可以已乎謹齋心盥慮者數日詮次成篇後有覽者毋以文苛我夫子諱鍾巒字巒稚別號霞舟自太伯之適吳子孫以國爲氏所居

託晦庵於白水時論咸以相輩云夫夫子既已從涇陽先生遊又嘗與高景逸先生復七會知伊洛淵源已而涇陽先生講學於九龍麓及東林書院咸得聞諸公議論泠泠曉心浩乎有得如坐春風中豈復知世間有富貴利達足以攖拂人哉夫子性行矜飭無書履少年侻薄態嘗館於巨族屏閒婦女喧集笑語爲垂睫下視其篤行如此比受知歐陽宜諸韓參嶺毛孺初蔡虛臺楊淇園諸公恥媕婀爲干謁事曰彼以文交耳不宜出私及羅山劉公聘修毘陵誌立宇王公延入幕府訓其子令聲蹟甚著父秋宇公篤行君子爲鄉里所師帥櫝韞

方直自業絕私請如故先是王撫發牒至郡太守以問
吏曹掾掾對曰是固前府主所聘修郡誌者太守亟命
掾致刺道意始一入謁報謝而已時邑令亦雅相推重
然卒無所于請夫子性不治家人生產作業諸婭親閭
與撫臺使令長交歡而不能致千金則病之家人以告
夫子曰吾見諸時輩持文字作緣奔走郡朝邑邑無生
人色吾豈效之而以千金爲樂吾以無累爲樂行休矣
人有其實矣夫子性恬淡不尙名然每文出墨瀋未乾
脞走千里四方耳熱如沸道持脯脡延致負笈來戶外

蹇陌時也夫子以斯道爲已任雖落魄闇戰然不恨惟
以不得聞道負名賢教爲恐嗟乎觀夫子隱居詩謝客
問廣士不遇賦山中與劉彥和書彼其胸中浩浩落落
別有天地豈肯與持梁刺肥卑卑者流同泛名航於洪
濤十丈之中者乎壬申貢於京廷試天子擢爲第一謁
選得光州學癸酉抵光秋就試開封榜發得雋座主爲
萊陽宋長元先生中外知與不知咸額手賀得人云是
時州守爲治裝具夫子謝絕千請如諸生時甲戌聯捷
殿試第三甲授長興令故事甲第上下悉內閣裁定夫
子厭苦薄書欲因房師爲請可得二甲念進身之始不
可私干遂聽之而長興俗剽悍多盜癃湖而穴山夫子
至於湖盜劉滅之無遺種於山盜鍥剔之誅巨散黨民
賴以安又修城關擒奸細興學校緩征輸諸事美不絕
書而是時勦練二餉功令竣亟考成及臺司臺司望風
持折峻繩下長吏移過百姓督賣及耄椎繫閉敲扑追
呼徧郡邑矣嗟乎倪寬已往陽城不再孰其有知負租

之爲最下考之爲上哉夫子治邑恆如匡坐讀書時恥
爲一切叫沽博名之事與時不合欲賦遂初會覃恩及
格得贈父母如其官而己卯歲中使崔璘以齟差出兼
覈錢糧體同撫按夫子抗體伸志不往見爲時忌以輩
語中直指邑人色駭然夫子笑曰吾今抱我而歸來時
不增去時不減何嗒然喪哉遂拂衣去而與舊諸君子
游卒志學易口占有老至光陰莫虛度還須三絕韋編
書之句數載閒舟往來於梁溪婁水廣陵之閒嘯歌自
適若將終身會周挹齋再召宅揆招之補選夫子慨然
曰吾行爲聖君出爲賢相出豈爲執政之汲引出哉辦

之見獨道詔爲幡然起作聖政詩而諸君子多勸駕者遂北行時甲戌同年多在銓部人或謂夫子若詩內補相公從中可之計甚便夫子毅然曰古人上封事爲君國豈區區一官哉且君子恥受恩於人吾守吾拙而已補紹興府幕朋吟謫仙此行不爲鱸魚鱠自愛名山入剡中之句至署詰姦盜省冤滯民向化如在雉時與諸生會講於暇日一之王文成公祠一之尹和靖古小學退則箋易自娛不減明道先生謫涪時也癸未移粵西司理行次梧州聞賊突桂林甚迫或謂宜頓車觀變夫

子叱之去曰人臣之事君職也亟趣家眷歸而自以單車疾行入境則士民安堵桂林甚迫或謂宜頓車觀變夫府篆其地簡隘其民黠疑多貲少機智夫子抱書臥治其一作桂林讀書說與諸生講論六藝士喟然歎興於學其察梧十屬多以講學化人其折獄亦以此則又文翁之化蜀也在粵中聞先帝變痛不欲生其明年陞禮曹時弘光改元之初也私念至南痛陳時弊與君相救攝亂波死不恨及行至南壖人閩留都失守老臣孤旅盼望聖明萬憤千愁迴織中夜讀其詩如讀少陵諸什

墨未乾也先是入粵道過英德以懷堂公名臣事屬金令君比歸復過英德成禮而還蓋秋宇公所未竟者乃今日竟之夫子可以無憾矣隆武改元夫子復閒關抵行在仍授儀曹郎數上書言國計民生條畫甚悉至引易卦敷陳忠愛又不滅敬輿封事也書上爲時宰所忌夫子歎曰吾以行吾學耳豈以此媒官哉往吾令長興時假能緘取膏血走名聲都下倚一二氣力又扶引之不患不得美官即補選時稍委蛇可不外補即外補亦可得近郡何至垂老孤臣崎嶇作萬里行哉吾一副硬

骨天授之一團熱血親與之兩字忠孝師傅之吾不敢負且公看今日何等時如某者更說一句不得耶夫子知不可爲乞外自効得廣東糧道會虜入不得行夫子性好山水宅心醇粹不以世事攖懷未第時嘗與樂石帆先生跋惠山絕頂高談盪胸人地雙絕既官長興遊烏瞻山及方丈觀梅西湖四時遊清輿絕俗入越遊東陵南鎮蘭亭柯山諸處過新昌遊南明禮石佛遂入天台歷萬年石梁高明國清赤城桐柏瓊臺雙闕之勝西粵道過南昌登滕王閣至柳州登立魚臺拜子厚祠北

遨遊太白諸山歷石屏諸勝至端州遊五羊登五層樓泛海珠寺夫子嘗曰吾生平無負須之歡仕宦無姑藏之潤獨於山水樂此不疲今雖亂語及山水眼饞涎出不自知其貪也昔太史令涉沅湘登會稽徧遊名山大川文章雄天下邵康節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歸而曰道在是矣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夫子之遊直山水觀哉夫子交遊最廣莫逆者爲孫鑒孫泰庵顧虞工郡先達則有唐凝庵錢啓新孫淇澳繆西溪諸先生相與唱和爲學道之侶則有張冶生張二無

二君子少被推奬得第後以讀書相對爲孫文介公自少才名籍甚受知當道與夫子同深結意分則有馬素修先生貢於京得交劉蕺園太史及張天如楊伯祥徐九一令長興得交劉黃石齋太史及張天如楊伯祥徐九一令長興得交劉念臺先生先生家越州鏡關卻掃而扁舟過簪盤桓笑語素風道味泱泱湖山尤爲奇擘云及入越則交倪鴻寶章格庵諸君子其他宦跡所至僚友往還風期亢爽亦自有人以非風教所關故不著夫子立教每以清眞法脈引之大雅被其延納擬登龍門及門之士若季仲

達其首稱也黃賀伯襄陸魯瞻自嚴皆魁甲第其甲戌同舉進士者殷義卿宜中王稚實永積丙子分闈得士六人曰盧鳴玉翁明英馮文偉吳夢白金漸皐小子莆樂亦與焉而李仲達死於瑞難夫子語樂等必稱仲達曰吾黌者語仲達必稱高先生以礪之今爲諸君稱猶前志也勖之哉會盧馮二子早世虞入浙翁明英坦人殺僞使扶主於天台金漸皐夢飛入瑞昌軍吳夢白亦棄妻子入閩官京邑虞入鄭芝龍斂兵不戰不得已遁去蕭樂於師門最庸下亦且搴旗四明卒邑義子弟搏戰江皐者八閱月雖散兵入閩志亦可憐矣若夫子平日知交如高景逸繆西溪之死於瑞倪鴻寶馬素修之死於寇此其犖犖大著者而夫子麟鳳四人長祐之公求次禧之公凝次福之公介次裔之公及皆華孺人所出贅序有聲公介尤挺挺弘光貢於京比虞入吳率其同志入太湖舉義兵而其婦亦慷慨誓死有古烈女風有自湖中來者傳公介陷夫子聞之喜曰福之可兒可兒嗟乎父子之閒劉向不能得於劉歆交遊之閒摯恂不能得之馬融師弟之閒王通不能得之於魏徵而夫

人兼有之商樂謂五倫之中夫子全其四所不足者君臣耳若遭際盛明使夫子得居論道之列發明義蘊正人心以挽頹波天下或尚有救夫天下之壞非口也理學不明而人心邪積邪生闇積闇生蠱積蠱成壞積壞成亡人心亡矣天下安支乎喪心之人彼以爲富貴吾所自有君父過客耳一旦有敗鋌而走耳立而觀之耳理學者所以治其矜上勝長浮薄之心而使之俯首而歸本也故理學明而人知君父人知君父而君父始安事急則人出其心以衛天子故理學者君父之城郭也

丁孝子傳

烏斯道

丁孝子名鶴年字鶴年西域人也性狷介窮經博史尤工於詩自其祖入中夏世爲顯官父職馬祿丁公官武昌縣最長有善政歿而就葬武昌後兵亂鶴年倉卒奉母夫人走南徐世父家生母馮氏先匿邑之東村東村.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三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忠孝節義備於身者也古之君子求於天也寧求於身求於身天者備矣身之不修而乞靈於天天或與之一旦權移勢謝同首本來索然無物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若夫子所稱修其身而天自備焉者非耶或曰備之中亦有不備者夫子少時名走天下落實取材箴云秋矣及爲吏不能同容投轄去隆武時以口舌得官

朝而布衣夕而開府夫子自首郎署如故是皆昌黎所謂工於鼓瑟而不工於求齊者也余應之曰余見夫爲文者脂其轂轉而東西之淫文靡采奔追時好然而有終身不遇者其爲官也徵斂財賄交歡當途已無固惟人之睇盼已無氣惟人之吹噓然而亦有顛倒抑頓踣墜而不振者彼之不備不備孰大焉夫欲刀之銛以石爲砥欲身之修以人爲砥觀夫子生平所傳述亦可以自砥矣

止半日終事竣至質明密雲雖四塞雨則強不澍也及發引視穹而反雨傾瀉如故已而訪生母葬地村聚中有知者鶴年無以措意惟作母主蚤暮拜母主前求五旬浹有報拜至七日夜夢母氏出高堂中鶴年遽牽母衣慟哭以慟卽瘥晨起鄰老楊重者至云吾昨夜夢子之母氏堂宇閎自內出以酒肉見賜與三人同食飯內一人不御也鶴年以夢母氏與鄰老同所夢堂宇皆在是非藥石所能攻也將剖股以救親疾者尚可爲耶可以生吾父吾於身奚愛乃潛割右臂肉鼎膹進之父啜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始驚歎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儼遊學從兄於亳其嫡母蒙瘝疾於家儼妻鄧年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姑哉於是割右胹肉以進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方危急之際雖召子何及且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歎曰吾收骨相斂葬是鄉慈母王氏墓在寒溪塘併加封樹鶴

舊業之西又同夢之又同斯氏葬地映光試與萊菀土物色之因具畚鍤皆往徘徊顧視見平陸土有陷下者鶴年意謂吾聞母葬時無棺槨下轜土磚上覆敗舟板人與板腐盡乃爾茲迨可啓而觀歟遂陳酒肉以祭祭畢剔其土骨果見板僅有松節土磚亦具良在是矣然恐他墓偶有同者復齧指血骨上試之良久收去血骨通變黃色可驗母一齒當正中如漆視之亦驗時四人同往享祭餘鶴年未嘗入口正與鄰老夢無少異爽乃收骨相斂葬是鄉慈母王氏墓在寒溪塘併加封樹鶴

姚涞

唐孝子傳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蔭嘗知郴州歸老於家得危疾時儼年十二恆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石所能攻也將割股以救親疾者尚可爲耶可以生吾父吾於身奚愛乃潛割右臂肉鼎膹進之父啜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始驚歎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儼遊學從兄於亳其嫡母蒙瘝疾於家儼妻鄧年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姑哉於是割右胹肉以進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方危急之際雖召子何及且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歎曰吾

得子若無憂於事親矣是時家君督學政於杜廉知其狀錄儼於廩以粟帛給其妻儼事嫡母甚謹生母朱儼事之兼隆而儀節衣食視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十年而朱歿儼朝夕號慕葬朱於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苫負土惟從一童子龍蛇虎豹縱橫其閒儼亦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相其勞儼曰吾爲母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知全州顧璘慕而訪之賦詩以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先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辭曰事親以盡吾心耳名於儼何有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之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表其門儼終於太學生云

評曰昔鄂人之對謂毀傷絕滅黷政傷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毛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塗地腰領可斷而況於一股之剔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睹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則其情猶可殺哉無可柰何而甘於自殘以求親之生聽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而其勢濱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使人而使固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直以毀傷爲罪則韓子持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代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閒尚可以延武王之命死周公爲之而顧靳於股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滅絕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夫婦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綠珠傳

綠珠者桂林郡合浦人也合浦於唐爲博白博白蓋有梁氏者家雙角山之原生女美而豔因名綠珠教之歌舞長益有閎富貴人雖捐累千金莫能得石司徒子崇以交趾採訪使過博白遣梁氏明珠三斛求之珠遂歸石氏事崇既攜入洛陽金谷園望清涼臺構樓居焉脩有椒塗薜有錦步障珊瑚珍玩與芥木雜陳莫不極其怡奉琴書旣暇輒炊蠟治羞進酒如其數絲竹播宣爲

之奏思歸之操非惟玉世不能覩之金屋貯嬌一時無與比者驟騎將軍孫秀用事趙王挾其威振卑辭致崇覬得珠崇方諂幸賈謐勢達宮掖不應中則慕秀矣他日著明君篇成撫視珠歌之曰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曰殺身貞不易默默以苟生珠首肯焉未幾趙王誅賈氏黨秀以是媒孽收崇家少長棄市收者爭趨藏積秀獨遣人急索珠侍者曰卿轉盼新君其慮勿珍但我輩幸睹光芬有年琵琶過舟當絕聽矣珠泫然泣曰主君以我之故首領異處宗祏皆夷忍不以死報之彼不

共天者何面目爲旣收泣俯視樓下嶮巇危曲宛若泉原之道猶能逮崇倏舉身踰闌下投侍者不及褰裳而跗然就仆遂死爲石氏婦雖有中書令之雄風未由拂其裙矣唐喬知之有碧玉一閭墜樓事卽赴井然已濡跡武氏終含媿云

論曰嘗讀漢蔡琰事傳早婺衛氏室沒匈奴左賢王得贖還重嫁董氏徒以其博學才辨取憐當時得載列女中珠無閫焉殆以鼓舞爲人所鄙故術不可不愼也雖然揚雄撰著太玄法言一稱莽大夫迄今罪在名教況

平者蔣述節既廢交固藝耳琰猶見貸珠獨不見稱者幸不幸至此或者以聲黷賈禍凶於而身而家雖死何贖昔閎晉荀息欲以死濟其君之禍卒不食言春秋書及大夫萬世稱節矣而珠竟死崇其所謂女中前息者非耶

烈婦胡氏傳

任士林

劉平婁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人也既笄適平生子男三人平從軍有材名至元七年戍裘陽平在行中旣戍乃閏月六日平以小車載婦子往時長男不從中男

纔七歲小男在抱未十月胡前挽車平從後推之未至裘陽西北百餘里沙河之濱日入聚車木下宿焉夜半虎來噬平臂負之去平號胡徒手從之力奪虎足中男拔刀室中走以授母胡得刀刺虎肝腸盡出虎始脫平平尙能言懼他虎來不勝乃捨車扶平挈二子涉河而西至季陽關堡南門叫欲入門者驚懸火下燭見衣血淋漓猶信爲置門下遲明白其將趙侯命戲下卒往致所棄車載死虎來歸爲召醫者視平藥之三日而死於是趙侯上其事裘陽帥且官納虎皮給鈔十千以瘞平入

年十月胡以二子至自襄陽濱州長吏訊之圖其狀以
聞復其家
任子曰嘗讀詩至大夫行役室家閔其勤勞莫不有自
貽伊阻之歎則胡氏之從戍也以倚及其遇虎而脫夫
也以烈方胡之搏虎而剚刃也知有夫而已兒之拔刃
以授母也知有父而已虎雖暴豈能齧天倫之哀哉泰
山之哭夫子哀之至矣余讀張維此傳因爲序其事書
於後云

月娥傳

月娥者太平蕪湖葛通甫之妻武昌邑長職馬祿丁公
之女西域人也少聰慧靜幽諸伯氏皆明經工舉子業
月娥隨而記誦通奧義及長歸通甫及葛門事上撫下
凜如禮法家婦盧見月娥德踰於己一日率諸婦諸女
請曰願以諸婦諸女屬之娣姒暮教詔之月娥奉命惟
謹細微之隙必告以婦道乃援引古烈女示以爲則以
是咸淑其化旣而寇羣起其一據有豫章自上游而下
勢甚張郡邑悚惶盧曰郡有城郭可恃且有兵守因使
月娥挾諸婦諸女避郡城未幾寇果至城陷寇紀綱民

凌烈婦傳

陳沂
歙程生景夫少嗜學爲邑諸生會疾不可起謂諸父昆
弟曰男子生不成名死當道路焉惟不絕先人之後祀

就可爲之後也婦且少孝不辱朽腐諸父曰諾復語婦曰共姜何人曰婦之賢者也曰有如其賢乎曰矢死不難君有不諱妾知以殉勿謂無賢也生曰守義而生衛人歌之死將笑爲婦曰諾明日生卒婦枕其屍哭氣數絕而逝曰我當大事不敢以絕君子不死於婦人請丈夫以斂既斂請殯既殯請葬君之主祠子奉主以祠婦曰事終矣即絕食母哭慰之飲以湯強而乃飲繼談於家人知復以藥解數日自經於房其媵往救之凡三自是守者日嚴且喻之婦曰今乃有知舅姑無養嗣不爲動又虐使出賦徭之需徵其奩具以嫁已女不敢吾婦不爲此也識者以爲知禮季欲撓其節屢毀挫之躬操井臼晝夜紡織紉縫以爲活惟不製丈夫鞋襪曰躬操井臼晝夜紡織紉縫以爲活惟不製丈夫鞋襪曰中名家子徐泗踰年生子德昇甫三月泗病亟語之曰吾旦夕且死汝年少將不能自持吾老父嬰子孰顧耶節婦泣遂齧一指血淋漓以誓曰妾二夫者有如日始其舅老制於悍妾季不禮其姑盡收其貲用而別去姑以憂忿卒至是泗又卒室如懸磬節婦確秉前誓或勸之渝輒口頰疾視弗與語甚則唾且詈之單居無婢僕

違亦不敢懟且時往事舅與季惟謹艱苦困悴惟母家常慰視賙賑之見德昇孱且多疾苦難其成因微諷之節婦毅然曰吾知守吾志耳孤之成否天也一日舅病甚亟呼節婦手書畀田若干畝遂卒季恚不顧節婦哀働殯葬盡禮後二十餘載季卒其壻女不顧節婦殯葬之如其舅德昇之幼也節婦親取小學論孟及日記故事手孰女工而口授之爲講解其大義長則遣從名師課其業閒不率輒楅戶痛責之曰吾忍死茹毒以至今日爲待若也若不成吾則索刃而從若父矣德昇感泣

節婦傳

楊守陳

徐節婦老太末汪泰亨之女也諱妙善年十有八歸里

奮厲不以善聞於鄉郡大夫廉其節將以聞而旌其門節婦曰守志育孤婦分之常也何必旌遺德昇力沮之既老有五孫誨之如德昇家日豐裕矣猶衣粗食糲勤女事如平昔年七十有五病卒卒之日盡出其手所剪製分遺親屬偏召子姓教戒之甚備沐浴更衣就枕氣不息矣其仲孫曰璧以鄉貢士今爲童邱教諭賢而有文辭

太史氏曰老子云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若徐節婦者使不喪所天何以見其節徵委亦何以顯其節之堅吾重悲節婦之不幸也夫以少年子居罹百艱而不變卒保其孤以昌其家而亢厥宗何其賢也豈獨其性然耶蓋以涉書達理義故耳曾子嘗謂可以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人也余謂節婦亦女婦中之君子哉

駢義傳

烏斯道

蕭從吾字自成以稱於官府就以自成名從子翀字鵬舉世居吉之泰和南溪泰和古文獻邦也人多讀書尚義自成之父曰志立謹守詩禮且倜儻大度疏財慕義

前沈曰蕭氏產業狥分當得者至涼薄狥服官府者爲自成也書獄詞又自成名願以身易狥狥實不當承罪矧伯氏早歿僅有此孤今年逾而無後使范則冠而蟬有緌蠶則續而蠶有筐自成何忍乎苟不從請願先赴溝壑塞不義羞廷臣感其言然恐其詐也旁詢於人得其實又命府推官問狥獄中狥慟哭復曰狥與叔父身異而心一少者就安而老者就危理萬不可況叔父求義名狥獨可居不義乎不義之人見宗族鄰里且不可又何敢見祖父於地下乎狥意決矣推官具以白廷臣

廷臣歎息不已然恐自成先自盡迺出狥正自成罪狥不得已號泣而去嗚呼世有小利害必曲造其故牽引諸父兄弟白於官府以代已豈有陷重罪一旦棄妻子舍田宅冒犯寒暑了了然蹈異域受力役終其身者反爭相就也哉若自成與狥誠足爲世道勸也余目擊是事起敬起慕爲傳之以俟觀風者采焉

董氏五先生世傳

萬斯同

董琳字廷瑞鄞人系出漢江都相仲舒後仲舒孫春爲廬江守家句章春孫黯以孝開漢唐累封孝子純德徵

法出來敢不赤來敢不敬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直聲主事盛應期范瑋以詿誤副使楊茂元以建言並

獲譴後遇赦當錄用孝宗不從綸上言近吏部奏詔

例擬茂元知府應期瑋通判而明旨不允是朝廷之恩

詔不足取信於天下而臣子之小過終不蒙宥也此舉

關係國體惟聖明裁察不報然三公終得輕釋者實綸

之力也清戎河南更定軍法兵部馬文升善之著爲定

式復命卽劾戶部尚書似鐘縱子受賄狀罷之巡按雲

南鋤強扶弱持法不阿時鎭守太監孫景與都督盧和

四明文徵 卷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詐訟屢經按問皆畏瑞勢不敢決鑰至嚴訊得其情竝

置大辟會逆閹劉瑾專政除不附己者勒致仕猶憾之

不已矯詔逮赴京師會瑾伏誅得釋卒於家其後直諫

著者有從弟鏊

鏊字潔之狀貌白皙頎然修長正德六年成進士武宗

命取堪諫官者親試擢第一授戶部給事中嘗呼爲董

長子立朝正色不阿封章屢上嘗陳救時弊條回擿宦

令均差徭平攷校恤軍士清刑獄修城堡士嘉納之江

西賊王浩八爲亂浙江鄰境賊勢往討勢

甚猖獗鏊陳形勢利害請調山東總兵劉暉入浙相爲

掎角賊以之平浙遭水旱兵餉不支議留漕儲及支兌

軍折銀報可居京師與一大璫黃姓爲鄰有布政某以

二百金遺黃其使倉皇認董爲黃以獻鏊召使還之而

終不發其私黃愧詣謝鏊曰予固不肯翹人過以沽直

也戶部科職掌軍儲有指揮使失銅符請死鏊曰姑徐

覓之無恐浹月得之井中一時咸歎服以爲有裴度之

智武宗游幸頗煩每宣樂必問董長子在否蓋虞其抗

直大諫也閹黨尤不使之謫溧水驛丞而上實未之知

四明文徵 卷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日朝羣臣偶問曰何久不見董長子時相愕然謬對

曰已陞矣問陞何官復謬對曰九江知府退朝急以九

江知府命鏊命至而鏊已死數日矣子洛舉嘉靖元年

鄉試任鬱林州知州亦有治聲士民頌之孫楹申恩貢

生授諸暨縣教諭聚徒講學儒風丕變會孫光曄舉萬

曆二十八年鄉試未仕卒鏊從孫爲副使楹

楹字亨鏊弟鈿之孫也負俊才性剛毅家貧以授經養

其親克盡孝道門人滿吳越萬曆六年成進士值潞藩

出閤選經術士從因授楹翰林院檢討侍王九年王甚

敬慤之尋進修選十六年順天鄉試多私人禮部郎中
高桂刑部主事饒伸以劾奏被譴樾昌言於朝權貴共
憤然未有以中之也有執政爲樾座主召使作奏傾一
正人樾謝曰陷害忠良以圖富貴樾不忍爲執政變色
乃更授意於吏垣陸楙龍陸樾之同里也遇諸朝面責
之陸大慚恨歸遡之執政遂出樾爲廣西參議怨猶未
已會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官軍莫能制乃調樾貴州
意書生不嫻軍旅當以憤敗受誅也樾至明大義信賞
罰出奇兵屢挫賊鋒軍聲漸振復選死士潛渡烏江邛

關攀援而上破老軍關出難民四萬五千餘人爲請賑
恤檄貴州安宣慰給地聖種遠邇咸悅賊氣益折乃親
率大軍逐之踰水西與諸豪盟慰勞懇至莫不願効死
力應龍乃遣客說樾樾斬之誓必戰復釐金數十車私
詣樾門求緩師樾堅拒之賊遂北走白石山挫蜀支兵
以去而重賂當事使罷兵眾遂阻貳巡撫林喬相與樾
力持勦議爭之不能得調樾四川副使未行經略侍郎
刑玠抵重慶樾三上方略備陳不可不討之說玠深然
之留樾練兵集餉應龍憾入骨且畏其說之行則已終

覆滅也夜遣刺客入帳中竊其頭而去此萬曆二十三
年七月九日事也前三日無雷而雷大風拔木摩尼站
晝見素車白馬衣幟盡白徧滿山麓死之日庭降白雲

如旂眾咸異之方樾之在軍也以貴州靡莫故地民俗
未淳宜伸禮教稍暇則講學論文親禮賢士以身化導
之攝學政尤稱得人世皆目土官爲利藪樾絲毫無所
受女官奢世統餽藥醬亦卻之故心折羣酋往往能得
其死力焉樾既歿其姪光宏亦以治績聞
光宏字君謨御史鑰曾孫也祖濬泰安州同知父棻南
安府通判光宏少有大志喜讀書以孥子不容於嫡而
孝謹殫父母歿其兄逐之別居極貧苦勵志不衰日
爲婉容愉色以娛其所生尊姚江致良知之學行事必
求不欺於心爲文章惟以自慊爲主不因循講說隨經
生後四方才俊士咸相推重稱君謨先生萬曆二十九
年成進士除兵部主事進員外郎有囚以非罪擬辟駁
正之囚感恩以絕色女子獻光宏峻拒不納欽恤入閩
平反最多由郎中擢河南按察僉事提督學政有冰鑑
名性淡泊每按部節諸供給累數千金籍記之無所涅

暨按察司例有贖鍰進者見其嚴正竟不敢言而退遷參議鎮磁州尋調懷慶適福王之國扈從諸璠恣橫甚光宏屹不爲動亦無可伺之隙不得逞以去及還本卒三月而上念其忠特賜祭葬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焉

輿人阜人丐人傳

毛聚奎

輿人者南都武定橋人不詳其姓氏都城之變夫婦同日縊死吾友吳子藩親其事爲弔之阜人者于姓江陰人都城之變傳新縣官至於往執役如舊諦視良久歎曰世乃有如此官人吾不可以爲之役遂歸而縊時新縣官者湖州李某也丐人者姓氏與里邑俱未詳闖賊陷北都題詩養濟院自縊死吞月子曰夫輿人阜人丐人也而汲汲赴義若此可異也噫無異也輿人阜人丐人之微者也然而人也人則義其性之也也則亦有人而不輿人阜人丐人者乎夫人而不輿人阜人丐人者多矣不輿人阜人丐人者吾未數數見也予之爲三人者立其傳也擬曰輿公阜公丐公三先生傳既而思之今之所謂公之先生之者皆其不輿人阜人丐人者也舉輿人阜人丐人而公之先生之是以所不人目之

也殆於所不人之也故從而人之者人之也人之者別於不與人阜人丐人而不人之者也不異固所以異之也

二僕傳

李鄴嗣

余家有二僕一曰任瑞一曰孔瑞任體長能飲解音律性甚黠喜逐輕薄兒遊孔狀黑絕短小而其中猾毋弟俱依余家余家待此二人俱甚厚及亂後此兩人以余家失勢遂謝去任僕投海道門下爲夜不收孔爲某副將營健步其後先公蒙難械至西陵余亦身坐繫太夫

人使人持金錢微嚮先公爲給用適任僕以事至省因乘醉呼主人名謾罵欲遮奪所持錢余故人在西陵圖援先公者俱徙舍避之竟分所齎財方已而孔僕在家時引營中二夥將突入余家強取器物去復爲告匿狀投副將逼取余家數百金以一貂裘獻將官兩賊睥主之惡至此未幾其副將移守台州孔僕從行閒使其持急書至省下投大帥府北僕行數日見塗中一人刀笠杲堂曰任僕之死人不知其所以死至孔僕之報惡人誅亦不自知其所以死也而且父子同死天若睥主賊是亦大奇也藉以余之弱力而手此賊斷不能

偶出門不歸比曉人傳南湖水面有一屍抱一陳屍並浮出其一屍卽任僕也俱謂此僕不能忍淹餓自投水死或曰此僕行遇一故酒徒與飲得醉歸黑坐湖上橋意謂其家榻上墮殪橋下石故其屍腦碎或曰其人有溺水死者其魂常爲水鬼必得代方已此奴醉後坐步曰爲鬼拽入水中故相與抱出二者俱有可信口口杲堂曰任僕之死人不知其所以死至孔僕之死卽彼負囊稍稍相就與語知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睥主賊是亦大奇也藉以余之弱力而手此賊斷不能口營健兒齎書告省告警備事因與同宿舍對飲臥口

盡其死若此噫可畏哉可畏哉使不其然則廝兒竈下傭倶得日使其主人矣

搏者張松溪傳

沈一貫

我鄉弘正時有邊誠以善搏闖嘉靖末又有張松溪名出邊上張衣工也其師曰孫十三老大梁街人性麤戇於師者嚴不授非人張嘗踏青郊外諸少年遨之固不許還及門諸少戒守者曰毋入張閉之月城中羅拜曰今進退無所且微觀者願卒惠之張不得已許之門多回石可數百斤者命少年累之累之不能定張手足之稍支以瓦而更累一於其上祝曰吾七十老人無所用儻二勞到底供諸君一笑可乎舉左手側而劈之三石皆分為兩張終身不娶無子事毋以孝聞死於牖下所教徒僅僅一二又不盡其法余嘗從其徒問之曰吾師嘗觀予師予師誇吾師曰何如師曰吾不知吾嘗問之師曰夫刺則刺矣而多為之擬心則歧矣尚得中耶余聞而憬然因憶往時曾問王忠伯邊人何伎而善戰忠伯言邊人無伎過膚近三十步始發射短兵接直前攻刺不左右顧者勝瞬者不可知旁視死矣今張用此法又悟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非謂不被人刺至撓且逃直如飛蠅之著體忘撓與逃赫鼓精舊神專篤無兩雷萬春面集七矢而不動是矣張有五字訣曰勤

曰緊曰徑曰敬曰切其徒祕之余嘗以所聞妄爲之解曰勤者蓋早作晏作練手足力少睡眠薪水井臼必躬陶公致力中原而恐優逸不堪以百甓從事此一其素也曰緊者兩手當護心胸行則左右護脅擊刺勿極其勢令可引而還足蹈蹈如有循勿舉高蹈闊丁不丁八不八可亟進可速退心常先覺毋令智昏立必有依勿虛其後眾理會聚百骸皆束蝟縮而虎伏兵法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戶者益近之曰徑則所謂後如脫兔超不及距者無再計無返顧勿失事機必中肯綮既志其

處則盡身中一毛孔力咸向赴之無參差若貓捕鼠然則三字中擊刺之術盡之矣曰敬者儆戒自將勿露其長好敵者必遇其敵其防其防溫良儉讓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曰切者千忍萬忍招指齩齒勿爲禍先勿爲福始勿以身輕許人利害切身不得已而後起一試之後可收卽收不可復試雖終身不見其形不成其名而無所悔蓋結寃業者永無釋曰犯王法者經無貣期得無愼諸閻張之受於孫惟前三字後二字張所增也其戒心又如此君子曰儒者以忠信爲甲胄禮義爲干櫓豈

尹羣頭傳

尹羣頭名繼先臨洮人目見檄欽北狩時事至元得禮部度牒爲僧遇異人授以接命之術元末嘗乘黑驢遊燕雲聞接命於眞定遇羣盜奪其驢刀傷其身首遂入滇南山中避亂景泰中時往來荆襄陝洛閒成化末過江西有宗室叩其術不答宗室怒杖之垂死令置棺中

舁出生焚之尹密告舁棺人曰死則死矣幸微露竅穴少便呼吸其人憐而許之及舉火空棺耳遊南都成國末朱公見所佩元時羊皮度牒相與駭異知其年且二百餘矣正德初太監賴義召至北京劉瑾時方竊權欲以威劫其術尹終無言瑾怒遂以妖言惑衆緝送法司議死司寇閔公珪止令招年九十免死抑發原籍鉗束後於鐵鶴觀發土得鐵鶴跨之飛去初在刑部問官叩其術合用婦人否頷之而已或再三問之自言每一接命必得奇禍是獄也豈其餘殃乎對問官惟請死期略

無懼色一食能盡胡餅數十酒數斗或數日不與亦未嘗告飢平居惟單衣袍隆冬不寒

達觀大師傳略

陸符

師諱眞可達觀其字也晚自號紫柏萬曆中慈聖皇太后欽師道風上亦雅廉知師謂若此眞可名一僧師遂取以更其名云世家於吳江之攤缺沈姓父連字季子其先句曲人也師生有異徵雄猛不可鞍絕稍長志益大飲酒恃氣慕古游俠之行他日自言吾木殺豬屠狗之夫蓋道其實也年十七辭親隻行願立功名塞上行

至郡城楓橋天大雨不得前虎邱僧明覺者過視壯其貌問知遠行因以蓋接之歸且晚餐夜臥聞僧誦八十佛名號心忽開悅侵晨起告覺願出家遂解腰纏治齋覺卽白衆爲祝髮因禮覺爲無是夜卽兀坐達旦時覺欲募鐵萬斤鑄大鐘師乃獨身往平湖跌坐大巨室門外主人進食不食問何爲曰願得鐵萬斤鑄大鐘鎭虎邱山寺主人立畀鐵如募師爲舉食徑載之歸卽閉戶讀書歲餘不越閫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掩關武塘景德寺三年辭覺包腰去參訪閱僧有誦張拙秀才偈者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曰何不曰方無病不是邪僧哂之師大疑到處書二語於壁迷悶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頭面立消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自是凌爍氣宇凌爍諸方矣初祖西來以楞伽印心從上祖家皆精其義立爲綱宗勘驗來學宋宏覺範憂末法失傳遂爲智證傳僧寶傳諸書以撰述佛祖旨訣其書世多未之睹見師搜得古本大喜因游匡山深究相宗精義已而游五臺至峭壁空巖有老衲孤坐師作禮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宿豎一指又問旣生時如何宿豎一指又問旣

生時如何宿展兩手師於言下領旨尋迹之失其處至京師參徧融大老融問何來曰從江南來來此何事曰習講又問習講何事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能清淨說法乎曰至今不染一塵融命師解直裰施旁僧攬其裏曰脫卻一層還一層也師笑領之遂留時與知識嚴法主暹理諸公參證所得乃歸省覺蓋去辭覺已九年師見道法陵遲五家綱宗墜地以負荷大法爲已事倡刻大藏廣其流布日以智證傳一書囑付傳習或時教人專持毘舍浮佛偈謂此偈是去來諸佛心印禪

之眞源嘗言吾持此二十餘年已熟句半熟兩句死生無慮矣先是有南昌諸生出家補陀日密藏道開者聞師風來歸師深器重留爲侍者凡法門大事如復楞嚴寺刻大藏復化城皆以屬之師終身不受人祈請出世終師世亦無敢開堂受請者獨與憨山清公爲友嘗對談四十晝夜不交睫因有志修國朝傳鐙錄與清公約共往曹溪開導法脈遂從帝京繇三晉歷關中跨棧道至蜀禮普賢順流下瞿塘過荆襄登太和至匡廬尋清公約時清公以興復勞山海印寺爲黃冠輿援訐奏被

逮師聞報禱佛冀佑不死獨往曹溪將囘救都下知已得遣雷陽戍因住白下江關待之相見執手歎曰公以死荷大法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無生日他日卽先公死後事屬公清公至雷陽得閒過曹溪曰此達老志也吾以行閒至殆不偶後公得釋卽住錫宗風振焉時上以三殿工開礦稅中使聾出有李通者劾奏南康守吳寶秀抗旨逮治其夫人哀憤投繯死師聞之曰良二千石爲民請命死其妻身且不免時事至此乎遂入都門營救授以毘舍牟偈令誦十萬當出獄吳持至八萬上

意解得末減師因喟然曰憨山不歸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我救世一大負傳鐙未續我慧命一大負釋此三負當不復王金城矣其時門弟子皆知都下側目師已甚相繼奉書勸出開侍者刺血具書隱去當師居方山時嘗卜出處於李長者蓍以身命宏法故報書輒謂吾當斷髮已如斷頭今更有何頭可斷其意以出家兒大事旣明身心尙有修治旃雖比古之沈名護不使然諾者尙不可得況欲稱祖宗兒孫操提正令以殺活天下故雖謗師形章疏不一師處之屹然居無何妖書

事發上震怒方大索先是江夏郭公正域爲少宗伯以楚藩事與政府牴牾而吳江沈令譽者師弟子也以醫游公卿聞尤往來江夏稱最善羅織者遂欲乘妖書中郭卽掩捕沈拷掠備至沈終無所承惟篋中搜得師與令譽書乃營救清公謂勞山海印之復爲聖母保護聖躬香火今毀寺戍清是傷聖母之慈妨皇上之孝也御史康丕揚得之遂據以聞先時慈聖聞師至今近侍陳儒致齋供賜紫伽黎師受供謝紫衣適從石經山得隋時瑰禪師所藏佛舍利因請入供太后出帑金送歸石

寔言者率以縣內帑金錢爲師咎一日有中使奉上命
賚數千金請師印藏經須賜師不奉詔曰印經自有人
中使固以受上旨堅請不肯去其人嘗從師執禮者師
呵之欲起杖不得已復命上笑曰固知此僧非利財者
上嘗手書金剛經汗漬冊紙疑當易亟遣中貴馳問師
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
覽旨大悅以故劾上留中遲之乃下命大吾金研審而
已時師居西山潭柘嘉福寺諸校夜至不敢白但匍匐
求開赤師爲語竟夕至曉諸校伏地哭出帖師命治齋
寄至中有怪來雙徑爲雙樹遂定議歸徑山師相好魁

禮佛書偈別眾就訊以三負對無他辭傳送刑部對如
初有郎官嫉師者同鞫故令杖師凡對簿直入趺坐階
下左右雜投刑具唱聲恐嚇不爲動受杖已復起坐獄
詞無可按特以救清公書謂語連朝廷欲引子罵父律
不果竟擬左道獄具將上師闔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
爲手字付侍者性田令致江南法侶田哭師叱曰待我
二十年猶作此去就卻食飲尋說轉生歌子夜猶口授
十餘偈黎明索薑湯漱齒就地坐誦毘盧遮那佛數聲
疾呼眾前顧謂曰閱生死要當如此師身律嚴至於忠
閉目不語有御史曾學理先以言事繫獄聞狀趨至望

見輒大呼師好去師復張目微睇啓手扶兩足跏趺以
逝時萬曆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於嘉靖癸卯六
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奇師報逝待命
六日坐風露中顏色不少改遺命毋龕斂周以蘘裡葬
慈惠寺土坎中次年春夏霖雨及秋眾憂淹漬久令田
侍者鳴諸當事得請歸龕啓視端然如生見者悲慟如
佛復出傳聽來觀奔動畿下龕歸江南途中尚多求啓
視瞻禮者江南弟子議卓塔地持未決適園中錄刻成
寄至中有怪來雙徑爲雙樹遂定議歸徑山師相好魁

奇雄碩威掩萬眾童眞絕染膺體如鐵石日飯數升過
中不食自出家卽脅不到席四十餘年如一日所至設
高座懸鐙趺對密藏開公嘗侍立聞雞鳴顧語師曰學
道人坐地安問雞鳴故行腳二十里足痛以石腳足至
日行二百里乃止嘉興楞嚴寺初復禪堂成師題一聯
謂嘗以血書之引錐刺臂血盈盌用絮漬大書榜上嘗
至膠西秋水時至欲渡眾不可師解衣先涉亂流及肩
孝大節尤爲性篤幼奉母訓不坐閫終身立不敢近嘗

禮佛始進食在潭柘值客至誤先舉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爾痛杖三十輕則倍起受杖就佛前伏地受責如數在陽羨山中讀長沙志至忠臣李芾城守垂陷授劍部將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受命已而自殺執卷淚迸如雨旁侍者不哭呵之謂當推墮崖下所至梵刹見祝聖碑牌必敬禮曆書初授必加額始開覽白衣弟子入室撥發以忠義懲戒貪暴形於論說至謂教人制舉業進身使為大盜劫財較昔人畫馬入馬腹其罪報當愈甚師心慈外貌威重及門弟子多賢豪縉紳御之手師有所往頂笠即行一肩追隨若預裝者嘗呼為小道人或命為田道時遭痛杖初無怨色一日逐之使去甚悲音齒俱異師問知為田乃復令入自此不復加杖師示寂報訃江南復北上奉龕歸徑山始薙除不踰年微疾死塔骨寂照庵放生池山左曰田侍者塔云師龕始供庵中越十一年定葬山後黃沙灘人言其地有潴水改卜五峯大慧塔之陰曰文殊臺已擇日火浴矣清公從南嶽數千里來操文預定祭日適與期會遂把火焉師有文集及圖中語錄金沙門人合刻共一十六卷

心要四卷序而藏於家

論曰嘗聞震澤閒有寺名普濟者寺中有古柏一樹奇絕吳興閣學某嘗艤舟其閒夢師登舟謖謖作風聲明日起入寺婆娑樹下若有所見後追錄其夢正圜中滅度日也因款師以樹中神道成而歸且曰師固嘗號紫柏云至考師心行本末若其夙命前知顯跡坎土直以內身熾然說法自非古佛大士酬願一出豈易得此也哉憨山老人曰正法中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中不可無此老誠哉知言彼樹中神何修而得此於出世乎

擊狐傳

毛聚奎

有宋宣和閒天運中微王室多難災眚迭見陰長陽消迄七年乙巳有狐升御榻而坐矯誣帝命竊據尊稱營都冰山拓地玉海下令羽毛鱗介三百六十屬山君山公鑾氏觸氏辰日河伯巳日寘人白額之侯長鬚之長蚍王蚌王螻國蜂國咸拜稽首北面稱臣冊元黿爲皇后（用褒姒氏）冊鼉及蟒爲左右妃（咸夫人趙昭儀也）冊豚犬爲太子俊氏（劉知俊）其記室參軍曰大牛（袁宏）其荊湖制置使曰蜈蚣（吳淵）其河東刺史曰碧鸚（裴寬）其太守曰鷹（義從）其知東平府曰浚氛獅子（鄧簽）其神泉令曰鷺鷥（張甲）其令史諮事以蝦蟆（卞斌蝦蟆）其白事小吏以鯽魚（崔雅）其靈臺保章等官頒曆授時以蛇虎蠆蝎鶴鸛社燕蝙蝠之徒（蛇蟠向壬虎知衝破蠆蝎於甲子庚申閒閉口不食鶴知子午鸛避太歲燕避戊巳蝠忌庚申）至其親戚作列要津者曰梁冀其衛將軍則餓虎也（魏元繼）其關尉則乳虎也（簡成）其奉車都尉則瞎虎也（谷楷）其吏部尚書則疽囊狗（何晏）其侍中尚書則崖柴狗（鄧颺丁謐）其外監則險拙之狗（呂文度晃禽獸決錄）其太史曰黑獺（宇文泰）其廬州牧曰焦胡獺（南唐張崇）其僕射曰猫（章惇）其驢王（諸葛瑾）其左都護曰長面驢（諸葛瑾）其尚書僕射曰猫（章惇）其禮部尚書曰鵝鴛（蘇頌）其天官侍郎曰囊駝（吉頊）其宏文學士曰狡駟（劉晝）其司徒曰狡兔（王衍）其光祿卿曰鴿鶉（申屠嘉）其荊公事（王方慶）其大中大夫曰禿鶖（羊闡）其鳳閣侍郎曰凍蠅（王方慶）其祠部郎曰青蠅（元稹）其侍中曰泥蛙（王仲宣）其殿中侍御史曰黑豹（李嵩）其監察御史曰赤鷩豹（李嵩李全交）其給事中曰書鵲（賈申）其諫議大夫曰鵝（趙嘏）曰鴨（趙嘏）其史官曰猢猻（梅聖俞）其率更令曰獼猴（歐陽詢）其中書舍人曰羊（呂文顯亦見決錄）其河北采訪使曰獍（劉守光）其涇州節度使曰黑羊（劉知俊）其記室參軍曰大牛（袁宏）其荊湖制置使曰蜈蚣（吳淵）其河東刺史曰碧鸚鵡（裴寬）其太守曰鷹（義從）其知東平府曰浚氛獅子（鄧簽）其神泉令曰鷺鷥（張甲）其令史諮事以蝦蟆（卞斌蝦蟆）其白事小吏以鯽魚（崔雅）其靈臺保章等官頒曆授時以蛇虎蠆蝎鶴鸛社燕蝙蝠之徒（蛇蟠向壬虎知衝破蠆蝎於甲子庚申閒閉口不食鶴知子午鸛避太歲燕避戊巳蝠忌庚申）至其親戚作列要津者曰梁冀其衛將軍則餓虎也（魏元繼）其關尉則乳虎也（簡成）其奉

兩腳狐楊再思曰九尾狐陳彭年曰帶鈴狐令狐綯曰假威狐國策曰娟狐駱賓王檄文不可指屈於是開五經科以延四方之士羝羊贏豕黃牛驪贏蚌蟹之屬以易進牝雞雌雉大龜陽烏旅獒熊羆之屬以書進鸜鵒鼷鼠螽蜈蜮之屬以春秋進蠃蛤螳螂鴳鳩蜩范之屬以禮進盧龍獫貔鶉鴽鵪鶉鵝之屬以詩進朱鶴載寶含蟹負珠蛄羌轉丸魚鱮獻錦怒蛙呈勇狂象送齒望風奔走以于祿位者不可勝紀時有冥鴻者初爲高蹈計將充隱焉後不勝其熱中翻然改曰吾其悔是哉於是鼓翅以往狐

亦賓禮之時致飲食焉太史公曰狐之興何暴哉蹄角黔喙乘勢而起亦一時之雄也鴻之不終所守曷怪焉亦以不離其類也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儀哉鴻哉鴻哉儀哉

捉鬼者傳

周元初

世有以善畫鬼名者予以爲不盡然以鬼之形似人則人之形似鬼耶鬼不得見於何得似若以鬼之形似人不知使人自人於崇中而鬼於鬼方曰與人爲祟而人不知使人自人於崇中而鬼亦不知雖曰進巫史操豚犬羊豕而尸之祝之曰邇曰昵且曰以屬曰以祟彼畫鬼者何以似之不過似其牛首馬面瞋目露齦夜叉羅剎會不能似其譎張險詖與抉人殺人一片腎腸也吾先世有抉捉鬼之術者每有病者延之家見爲邪魅所中則掀髯仗劍挺視書符視之若噓者若噏者若吐納者若感召者或如風雨奔赴雷電颯馳者或如坐戎車排甲帳獻俘馘者或如坐囊頭三木擢髮訊舉狀者乃攜之甕中仍壓以符其甚者竟舁之釜而烹之不知其之聞其呼號痛楚之聲而病者以痊嗚呼惜世之畫鬼者不及受此術也受此術則

無不似矣不寧惟是使吾先世是人在今日必不使世上之鬼寄行盡現無所顧惜一至於此雖然吾所慮者鬼形日多鬼術日巧能治無形之鬼者未必能治有形之鬼即能治之亦豈能盡天下而捉之而烹之況不知其鬼視其人即無形之鬼亦或非曩時之狀雖然安知是人在今日其術不更有精焉者乎

眞一先生傳

任士林

眞一先生家姓釀名字伯醇無功鄉人其先秫有國神農時黃帝既致杵臼之利陳師伐其國秫以俘見帝不

忍播棄封之爲大塊峒牟氏聞秫賢有立志以女妻之秫得牟氏喜曰此眞吾糟糠妻也生子旨禹會諸侯於塗山有儀狄者以旨進禹味其言甘曰吾子孫必有以是亡其國者心疏之然亦不斥絕旨生泛泛生醴醴生益益生緹緹生沈仕成周爲最盛朝廷宗廟之上咸相推尊下至比閭族黨升降酬酢莫不有禮遭春秋歷戰國子孫以詐得幸諸侯獨商以清德聞齊威王時淳子髡以滑稽受上賞而商去矣暨至秦漢商之族通顯然官不過主爵都尉先生其胤也晉桓大司馬辟先生爲

青州從事志不屑雅與阮宣累卓劉伶阮籍之徒爲忘形骸之交義熙閒先生抱甕自閉不希薦引會五柳先生陶元亮棄官歸柴桑與先生交歡凡戚欣歌哭平險順逆之塗必揖先生商之元亮沈湲醞郁先生亦風流醞藉莫逆於心元亮嘗坐東籬下望先生不來辱焦肺渴心甚苦之會江州遣白衣人送先生至元亮爲之傾倒殆盡先生時枕藉糟中爲浮蛆所困元亮脫葛巾手自引撥笑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其愛嗜如此元亮晚年多感山陽下國之事令人酸心遂有瓶罄罍恥之憂失笑相顧舉口見疑作詩戒止恩與先生絕交先生仰天耳熱撫缶而歌烏烏曰知我者陶先生乎罪我者陶先生乎退而守口如瓶不求沮豆賢人之列著書壺子以自娛後趙郡蘇軾追尊之曰眞一先生太史公曰家氏散居天下而釀以醇和稱大白者辱不沽市井之譽其聖之清者歟自義和叔和以來愛嗜釀者甚眾惟晉陶淵明爲最浹洽然而酬酢之情不能白首君子惜之彌子之賢未變乎衛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釀之於淵明亦愛憎之至變歟世之

所謂醇酎交者可不慎哉

壽光先生傳

任士林

壽光先生古鑑者西蜀人父同嘗輸作倘方其母范氏夢明月入懷同曰此奇徵也吾爲爾成之後遇祝融氏盧中得鍊養術神光滿室彌月不散果生鑑鑑生未有識察會員局仙人從代來見鑑奇曰此不迎不將應物而不藏者乎命以金膏塗頂玉水洗胸鑑遂光明善照人無妍媸皆愛鑑鑑亦不少假借毫髮無隱對之者衣冠必肅武帝初待詔建章宮帝將御晃旒朝羣臣召鑑

侍帝改容臨之賜錦袍玉匣進爲玉臺郎時方遘大長
秋以鑑賜貴人陳氏陳氏得鑑益自修飾容儀絕國遂
冊陳氏爲皇后后受冊已謝曰妾待罪後宮不能自媚
陛下以鑑賜妾妾以色承恩鑑之力也乞封鑑如儀迺封鑑爲成侯賜錦袍如故后立十餘
年挾婦人媚道覺女子楚服棄市相連者三百餘人賜
冊皇后上璽綬罷退長門宮鑑懼毀求容平陽主家謳
者衛子夫善鑑帝敝霸上還過主家所侍良家女皆不
悅獨忧子夫得幸軒中入爲皇后后不引鑑不敢侍上
八年與戾太子擅發兵誅江充朝廷大怒執金吾劉敢
奉冊收皇后璽綬后自殺帝乃制詔容御史容成侯鑑
克明嘗飾號爲察物後宮賴之然二后實危余而鑑不
察反飾置之雖好色必惡心朕幾中焉夫能察人之形
而不能察人之情能飾人之容而不能飾人之心容成
侯何以自明遂廢棄民間晚號壽光先生

太史公曰市公賈父周之初也鑑豈其裔歟胸中不正
眸子眊焉鑑豈不善察者飾置之過帝甘心焉以貌取

人罪鑑誤矣

漢光武帝紀卷上
三國志魏書一
太祖武皇帝紀第一

BSE

再和

海帆先生相國甲辰嘉平紀 恩七律
原韻二首卽以寄懷
城南韋杜奉
天顏 丹詔黃麻日再頒鳳藻
龍光騰
殿陛
袞衣赤舄耀河山
兩朝恩禮全非易一悳
君臣遇不艱共喜
相公能下士泥塗拂拭到鄉關相國屢從
及鄙人輒相識處譚
目爲清高
个臣天上領鈞銓老去揚雄際遇偏故國
相公能下士泥塗拂拭到鄉關
君臣遇不艱共喜
个臣天上領鈞銓老去揚雄際遇偏故國
溪山同禹甸中年作息戴
堯天更無經術堪傳後空有狂名詫守先功
德與言三不朽惟

君
魏闕一身肩
岷陽布衣孫鎭呈稿
前題敬
和
繡衣朱綠渥丹顏喜起明良
詔屢頒
上相都俞騰
北闕羣公頌禱禋南山受
恩日重 身逾健任事才高意弗艱別有勝
情隆吐哺一嘗輿誦徧江關
朝端武選輿文銓疏附干城戒黨偏四海徽
猷朝入
告 九重密勿夜陪
天世家衣鉢方遺後 才子文章又擢先相國
詔嗣現由
編修升擢他日華陽傳故事鳳毛黃閣見

隨肩

年家子孫宣甫呈稿

前題敬

和

和風光霽挹

芝顏湛露

龍光

殿陛頒

丰度端凝張相國

文章忠雅白香山蒼生望歲情何盛

黃髮趨

朝力未艱

天上同年懷舊雨相國弟與先大父鄉榜同年書計往復　相國每嘗分言情亦稱先大父曰同年也孫枝長養意重關

上相鈞衡職選銓

老成持重未嘗偏樸臺卜築會無地

心事光明聿告天造士共知文藝末

傳家惟視

國恩先鳳池接武　佳公子謂編修君黃閣當年

合並肩

年家孫孫岷呈稿

國朝古文選總目

上册

彰石第一　亭林第二　雪苑第三

勺庭第四　改亭第五　堯峰第六

稼書第柒　在陸第八　青門第九

少渠第十　望溪第十一

下册

穆堂第十二　鈍叟第十三

隨園第十四　樂齋第十五

代宋遺民廣錄序

王猷定 軫石

程鉅夫撰輞謝皋羽鄭所南十一人詩文傳於世題曰宋遺民錄李子讀而賢之為序曰嗟乎此皆南渡傷心之士也夫自建炎祥興中原血戰其間一百五十三年興亡之故不具論麻鼓將相吕及仗節死義之士其行事俱載之史而遺民不少概見何與蓋一代之史成之多世其史官皆尊崇本朝有所飾於彼則有所遍於此而宋史為甚延祐間天麻開朝士不知義例屢詔歐陽元吕思誠之徒豈不知統緒之所在而乃吕三史比於晉南北諸朝之例致使崖山同漂之孤忠不盡詳於正史而一二稗官野乘猶能傳之嗟乎彼遼金之臣不知宋之君父而況於遺民乎甚矣鉅鹿之有功於宋也雖然遺民數子當國家顛覆之時雖未享高爵厚祿猶是宋之民也鉅鹿身非遺民之列而又時當太平無事麥秀泰離之感何至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傍偟嗚咽於殘編斷簡之中豈非吕忠義之在人固不隨世運為存亡者耶吾歎鉅鹿之有功於天下又不獨宋也余不幸不當鉅鹿太平之世又不能效宋諸君子傾貲赴難痛骨納鐶之義竊自愧焉因思少而讀書有志纂脩宋史吕繼先文定之志述於今白首荒邱仰視蒼天寒噤不敢一語帝者病須作徒吕區區之心附諸君子以不朽後世豈無明其故者若云自以為功則傷心之事士更有不忍言者矣

趙宦低洄具體廬陵駿騶予有太史公神韻矣

王猷定 軫石

澈曰此君胷中定當別有感慨始其見於文者嗚咽悽愴不盡如此

錢烈女墓誌銘

揚州有死節帥火葬於卞忠貞祠南十五步為鎮江錢烈女之墓烈女死明宏光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火吕家於忠貞祠即其地為墓當其死告於父無辜此五吕尸投火火如其言南昌王猷定客揚州与里人談

乙酉事輒為詩文弔之歲丙申春其父乞余銘痛哭言曰吾老人無兒自吾女死而老人不歆生也城破督師史公率兵趨東門女決其父死吕已持刀歆自刭余挽其手積薪吕焚余又奪去結纓絲絕纓又斷余皇急采知所出采得已乃予吕藥曰汝姑視緩急可也猷定為之感泣嘗客聞者皆流涕又言曰嗚呼吾老人十年吕來頭童然禿且盡而視聽茫然而肝肺痛裂如沸如屠然每憾吾女吞藥采得死吾老人采知生之可悲也兵入吕戈刺床下毀刺毀抵其隙乃去采知之可癒而死女反匿床下藥發啼采絕余与老妻抱之痛強飲吕水采死女泣謂余曰兒父死無緩兒為也兒受生卷十六

牢父母又無男兒不能与父母相養以生相持以老俾至於終身而今使父母收我骨目不瞑矣父老祖宗之不血食家血江南當與母勉圖歸計百時注水庭中立起以頭投水水淺自項以上不及頸余乃持之起目瞪口瀉水如注是嵗甫門外馬蹄踐血與泥轂濺濺比屋殺人焚廬火四起夜女以紙漬水塞口鼻強余手閉其氣令絕余心慟手不能舉又解衣帶強母縊之母倉皇走出聞足擊床閣閣嗚呼死矣獻定聞益悲忍不銘烈女名淵賢父為鎮江錢公廳式母卞氏公善醫活人者衆女死後受兵梃及數十不死兵縛公欲殺以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卞嵗病甚亦受及久之頃甦人以為

女之陰助云銘曰

三光絕一炬烈后出爭之出欲裂瘞爾於忠貞之旁而重離以毀四方之缺

恣肆生動直逼史遷寫意此等文熙甫且將望而卻走矧匀庭若文諸子耶

澈曰信神處奕二如生是龍門處相

顧炎武 林亭

郡縣論一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為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為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蓋自漢以下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為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不為之所焉尚一二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非以土而分之國令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皆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稟之寫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有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

郡縣論二

其說曰改知縣為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及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遷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考滿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考滿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圖書勞問又三年稱職為真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考滿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既代去愛其縣為祭酒祿之終身所舉之人須為試令三年稱職為真如上法每三

西縣若五六縣爲郡三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遣
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吏上得補令丞吏下得用本邑人爲之
吏部選授丞任九年吏上得補令丞吏下曰尉曰
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游徼曰嗇夫之屬隨設之毋裁
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吏下得用本邑人爲之
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既家於縣
則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爲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
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並事處焉不職者流貪吏敗官者
殺夫居則爲縣宰去則爲流人賞則爲並官罰則爲斬
絞豈有不勉而爲良吏者哉
郡縣論三

或曰無監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興乃專乎千里以內
之人不私其親故乎夫吏職之所以多爲親故撓者以
其遠也使並處一城之內則雖欲撓之而有不可者自
漢以來守鄉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鮮以貪酷敗者非孔
氏之子獨賢其勢然也若以子弟得代而寬其專蕞爾
之縣其能稱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舉劾縣之兵以
討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縣者肯舍其可傳乎弟之官
而後亂乎不見播州之楊傳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
曰無監司不可爲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達於六
部乎且今之州縣官無守定守民無守定奉是以常有盜
賊戎狄之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不此
之圖而寬令長之擅此之謂不知類也
郡縣論四

天下之人各裹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爲天子爲百
姓之心又不如其自爲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
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
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
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囷窌
爲子姓則又愛之而勿傷爲田疇則又治之而勿棄爲
藩垣囷窌則又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以私也自天子言
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廣之變又
不如劉國石勒王仙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

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有合從締交之拒
非爲天子也爲其私也爲其私所以爲天子也故天下
之私天子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
以復行於後世矣
原評

顧炎武亭林

也則曰行已有恥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為學者何其平多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閔而下萬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講空寂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澈曰此篇是亭林見道之文

太平仁義之效論

人主欲以三代之治治其民莫貴乎其斷也以斷行之猶恐以小人之言間之況乎其以君子之所進說於其君者有以王者之治相期者矣有以伯者之治相期者矣是三者其言不同其人亦異其時來成功亦大懸殊雖人主慎終惟初未可逆知而要其大端決於聽計之始何也其所以排之者力而所以審之者定也未有用刑名法術之說而治能幾希於伯者也未有用雜霸之說而治能幾希於王者也五帝三王其治尚矣三王之去五帝已遠而三王之心固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求仕而不求仕未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仕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

主之心亦曰吾終不以征誅之世代降而治遂不如揖遜也故帝王之治無百年而不變者法也雖千世而不多者道也道莫大於仁義自堯舜二帝以至於三代以來未始更也秦欲以一國而併天下則須强兵欲强兵則須用刑名法術之學併民力於一而李斯韓非之徒起仁義乃蕩然于天下卒之秦滅六國而亦楚之猶病熱陽狂之人惡其疾而以毒寒攻之疾去而元氣亦蕭索矣漢承秦後高帝草創文景啟崇黃老孝武好大喜功所云雜霸者非耶宣帝矜察刻核自以爲漢家制度議者推原西京之蔑宴基於此惟光武有人君之量而躬親吏事大其綱要浸淫至於魏晉六朝益不足言矣

嗚呼相傳千百年仁義之說不明而欲致太平之效猶適越而北其轅吾見其惑也宋儒曰貞觀之治庶幾三代吾嘗考太宗之治天下也粟米狼戾囹圄空虛夜戶不閉人行萬里不持寸兵而太宗謂太平矣而可謂太平之效猶徵勑行仁義之效且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彝言便給可聽魏徵所陳近於迂緩其能不以此者良由太宗所以批之者乃所以審之者定也鄭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人而已矣亦惟一其政而已矣亦惟貞其恒而已矣若是者所謂斷也彼所謂兼採其說而遂觀其成者皆謀也後之與賢者謀之出與不肖者議之是與不肖者議智也其始也多者道也道莫大於仁義自堯舜二帝以至於三代以來未始更也秦欲以一國而併天下則須强兵欲强兵則須用刑名法術之學併民力於一而李斯韓非之徒起仁義乃蕩然于天下卒之秦滅六國而亦楚之猶病熱陽狂之人惡其疾而以毒寒攻之疾去而元氣亦蕭索矣漢承秦後高帝草創文景啟崇黃老孝武好大喜功所云雜霸者非耶宣帝矜察刻核自以爲漢家制度議者推原西京之蔑宴基於此惟光武有人君之量而躬親吏事大其綱要浸淫至於魏晉六朝益不足言矣

與賢者謀之出與不肖者議智也其始也多者道也道莫大於仁義自堯舜二帝以至於三代以來未始更也秦欲以一國而併天下則須强兵欲强兵則須用刑名法術之學併民力於一而李斯韓非之徒起仁義乃蕩然于天下卒之秦滅六國而亦楚之猶病熱陽狂之人惡其疾而以毒寒攻之疾去而元氣亦蕭索矣漢承秦後高帝草創文景啟崇黃老孝武好大喜功所云雜霸者非耶宣帝矜察刻核自以爲漢家制度議者推原西京之蔑宴基於此惟光武有人君之量而躬親吏事大其綱要浸淫至於魏晉六朝益不足言矣

千古以來治術略見於斯原許

殉節錄序

嗚呼此知隨州徐公殉節錄也當昔州縣吏使盡能守死拒賊如公賊雖强其鋒又數折銳而不可用羣州縣靖野堅壁賊勞於攻無所得食其勢可以自斃何至全蹙破陷蹂躪素豫神京陸沈豈不非夫獻賊攻隨州凡十三日公以孤卒乘城出奇兵殺賊力竭絕援身卷戰攢矛斷腕以死一子二妾諸奴婢從死者一十八人可謂烈矣天子嘉憫贈官太僕卿賜祭予蔭生建特祠二哀忠之典於是爲盛州縣吏宜親感奮興舉命疆場爭自致身忠臣烈士乃其時矣降相繼聞風棄城守抱

魏禧 甘庭

頭實伏已免者往往而是抑獨何與天下之亂莫始於州縣州縣得人則亂不及府府得人亂不及省會得人亂不及京師州縣選非其人釀毒決疽禍延轄會勢有叕至然當時州縣吏權太輕細故興除必積累而上大有司不報可終不得行又所簡科目士率皆已時文進身不習庶務夫已不習庶務必學居甚輕之任而當大難民社存亡繫於反掌死生決于呼吸雖賢者猶不克勝況貪庸齷齪者乎此公之士與烈所為不可及也公諱庶字中明嘉興縣人中萬厤戊午舉人先任重慶推官有政聲禧特敘其大節因及州縣治亂用已告後之人使有變計焉

澈曰天下之亂莫不始於州縣長國家者慎諸

魏禧 冰庭

彭躬庵文集序

躬庵先生為文章務已理氣自勝不屑屑古人之法而予少時好議論後乃更好講求法度獨每見躬庵文則顏色消沮心怵惕而不當當譬之戰鬬弓人聚六材已為矢夫人相苛眠羽已多深已夫人相苛眠羽已多然扶山之夫瞋目直視則失弓夫落反馬而入辟夫然後知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而躬庵之文則又非未始有法者故當譬之江河秋高水落隨山石為曲折盈科次第之跡可指而數也大雨時行百川灌滙滂濊原隰漫衍之其故道而所為隨山石曲折者未嘗不在俄頃之間而儒者徒訣已白馬實珪行禱祀或竦身投淵之變如江河潰決四出夷城鄣宮室破沈冢墓殺民人當其衝爭之已死俗吏擊里鼓徵徒役糾一束之薪一把之草能濟也多堂諸子中鹿鹿無狀其過予而確然自負疾且大又皆甚貧已衣食之故勞苦其身亂其心余竊懼夫托諸文章已空言曰見者亦將以予是而不能進也悲夫

躬庵文集序

今天下治古文眾美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無所有其弊為優遊之衣冠天資卓犖者師心自用其弊

爲野戰無紀之師動而取敗蹈是二者而主吕自滿假之心輔吕流俗詆言天資學力所至適足助其背馳乃欵卓然並立於古人嗚呼難哉雖然師心自用其失易明好古而中無所有其故非一二言盡也吾則吕爲養氣之功在於集義文章之能事在於積理今夫文章六經四書而下周秦諸子兩漢百家之書於體無所不備後之作者不之此則之彼而唐宋大家則又取其書之精者衆和雜糅鎔鑄古人吕自成其勢又不可吕更加之外者然文章格調有盡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窮識不高於庸衆事理不足關係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

與左史韓歐陽並立無二亦可似之不過古人之再見顧必多其篇牘吕勞苦後世耳目何爲也且夫理固非取辦臨文之頃窮思力索吕求其必得鍾太傅學書法曰每見萬彙皆畫象之韓退之稱張旭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人主平百吕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有其所吕然之理雖市儈優倡大猾逆賊之情狀寵婢丐夫米監凌雜鄙褻之故又皆深思而謹識之醞釀蓄積沈浸而不輕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淺深各吕類觸沛乎若決陂池之不可禦譬之富人積財金玉布帛飣餖頭木屑糞土之屬無不豫貯初不及有所用之而當其

君盛德長者無怨惡於家邦皆並家巨室所難能予吕爲尤難者在兄弟之間伯氏之言曰吾兄弟和好數十年未析產小翮年半百歲家事無大小未嘗主斷雖千里外請命視色聽穀不忤予于神明予有過婉容幾諫汝書道吾弟須白齒衰善病吾心欽欽然不知涕淚之沾衣也嗟予蕭氏之兄弟如此予嘗吕爲後世人倫之薄莫甚于兄弟蓋五倫惟忠孝爲難盡然父母生我恩最大君可吕富貴我主殺我非大故不敢叛而私暱之情夫婦爲萬劫之投合有意氣相結約命生死者故四者或庶幾于並至於兄弟則吕爲吾適然而與同生

蕭小翮五十序

魏禧叔子

若路人之共居於蘆廬之內恩不若君父情不若妻子
投吾之善氣不若多友而又有父母愛憎之相激田廬
財貨之爭貴賤貧富勞逸地遠而相形婦人之譖說浸
潤而易入是以兄弟之故十人而九雖號為賢者未免
有幾微之情不動于顴色而累於其心然則萬兄弟為
世所難能有甚于忠孝者然而人特未之思耳今夫歧
路相遺及其解攜也有悲泗之情其愛逆旅奄久旬時
則分張有黯然之色兄弟同母而共腹異母而共氣是
以一物析而為二為三為四也夫是謂之同體而手相
若壽相佰其共冢于天地間自紛壯至老耋視父母妻
子為特久今小翮兄弟二人孟昉交遊滿天下使天下

為聖賢為豪傑者且千萬輩而欵于其中擇一人焉增
之為三小翮曰所以事孟昉者嚴事之為兄孟昉曰愛
小翮者撫之為弟則萬萬不可得予弟兄三人手並五
十外內頗稱無間然予所以事吾伯兄者往往不及兄
之愛我蓋子見小翮其反面而拭汗曰退者不知其幾
矣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昔
者楊延壽兄弟交恭司馬伯康年八十溫公時其寒煖
饑飽之節若護嬰兒二家兄弟並老壽蕃祉吾蓋于是
嘆蕭氏並澤之長而小翮之順德其手為不可計數也
澈曰此篇子皋有所刪節必合本文讀迺知選者之
苦心孤詣

籌南論一　總論先圖東南要害

取令曰之大勢會觀而熟計之然後可以決他日之大
機須前人之大業如太祖定天下之畧其形勢要害根
本次第必先審定宸衷有緩一著不得躁一著不得者
即降而言偏安割據之局如古魯肅諸葛亮之徒亦必
有斷然數語于戰守要害立國形勝一望而定之使其
君臣奉以為準的盜使聽者無新奇之喜言者受拘牽之
譏而策一定於今日事必盡於後圖而使行之者得以
次第成功計惟有緩兵西北而且厚集其力于東南吳
夫東南者東盡於淮西盡於漢中盡于江而天地間自紛壯至老耋視父母妻
之三以為界也宋李綱之言曰起西北則足以據中原

而有東南起東南則不以足窺中原而有西北漢並
唐肅宗晉元帝之局彰彰史策若是則併力東南而緩
師西北將不願其君之為漢並祖唐肅宗而願其君之
為晉元帝宋康王予然臣據今日之大勢而欵計之則
非李綱之說也蓋固東南然後可以進中原而進中原
圖西北則併不足以保東南而何有於中原而有西北
于東南而不能頃中原西北者若劉宋蕭梁之輩固無
足言若晉元帝宋康王則其初實未有西北中原之志

曰尋何暇外事圖且謝安乘肥水大捷之後而終身不渡河一步則素無西北于朐中寔有拱手而取天下者哉若宋高之溺任秦檜則其老死臨安已爲萬幸豈可尚言西北哉如大祖起於淮西不引兵北向而反南渡江者以西北險固中原足食未可遽與爭鋒而以淮南之兵取江南則易也既據金陵十六年截淮而取之則東南之財賦分毫不得入北而元人坐困故一旦北討而有取無戰昔人有言曰太祖之渡江而南也以强取弱及其渡河而北也以飽餓令請以今日之土地當洪武戊申時之土地取東南之財以守淮楚之要衝亦如太祖之厲精十六年則兵力厚積士飽氣盈以之渡河雪恥尚何往而不定耶而所爲固守東南之策則其言無一新奇可喜但摠攬曩人之建鼎江南者鑑戒其敗酌取其善統而論之則孫吳東晉劉宋爲上蕭齊南宋次之東晉梁又次之吳陳与南唐劉宋爲上蕭齊南宋次之東晉梁陳南宋南唐所守之衝要當以爲最下以劉宋能西以襄陽南鄭爲重鎮東以彭城麻城東陽爲重鎮中以蕃瓠爲重鎮則其勢幾踦中原而壁西北矣故曰劉宋爲上若南宋雖無劉宋山東之地而劉韓血戰兩淮岳孟虎踞襄陽兩吳死守巴蜀使北方得所謂極衝凡幾大衝凡幾據圖數計以爲建康計者則一伸足而取中原矣蕭齊雖淮北之地所得絕少然當其全盛時西以南鄭樊城襄陽爲重鎮東以壽春淮陰角城漣水朐山爲重鎮中以義陽鎮東以壽春淮陰角城漣水朐山爲重鎮其勢亦能北瞰中原故曰南宋高之溺任奸輔自墮干城忘親事仇宴樂終血失蜀於成季東失徐於劉后祖逖死而北境益蹙僅以合肥淮陽壽陽泗州角城爲東方之重鎮上明江陵夏口武昌爲西方之重鎮而蕭梁亦僅西以襄陽下淺戍夏口爲重鎮中以白狗堆硤石城爲重鎮東以合肥鍾黎淮陰朐山爲重鎮則益縮而南矣故曰又次若孫吳東失廣陵西失襄陽于魏又瑜肅相繼早亡不得遂其入蜀之謀左右牽攣形格勢禁故忭蜀又臣魏忭魏又和蜀西以建平西陵樂都巴郡爲藩扞東以皖城濡須塢牛渚圻柵城爲藩扞曰夜兢兢苟活四亡則以徼淮

爲一府輔和州爲一輔此真建康肘腋間之要害可備非常援倉卒宜倣古漢馮翊扶風京兆之制擇文臣之久習兵事者各督練五著一萬以守之何謂五鎮曰頃史閣部所謂立四鎮皆偏重于淮甸而不詳及上流於兩淮設鎮太密於上流之要害太踈臣統覽東南之全局謂當以淮東爲一鎮淮西爲一鎮荆州爲一鎮襄陽爲一鎮成都爲一鎮頃強兵三萬人統支郡之所有約每鎮五萬人則多寡得中戰守有餘吳紀陸遜言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疆界雖遠所恃以爲固者長江耳四川爲長江根本凡北人之并南者大約先得四川故曰當以成都爲一鎮毋謂其不切于建康也若淮東則當建閫于淮安而以徐揚之兵壯其膂背全楚則當以荆州而建閫于江陵西則當以承天鄖陽鄧黃之兵統于襄陽而建閫于樊城五鎮既立則首尾連絡勢如常山之蛇而既設三輔則建康有磐石之固所謂分戍要害其全局之計如此況兵以濟民而以浙吳楚之兵爲天下勁兵處食以養兵而東南財賦自唐宋以來經畧中原無乃使庾亮殷浩褚裒王元謨翼笑人乘後死守不下如臧質之于盱眙昌義之之于鍾離能固守于四十日之外者爵賞伯即不幸而城陷被執能如劉思忌之甘爲南鬼者亦議贈卹如是則威法行而守者之心固守者之中出矣如是十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而兵食厚集氣自百倍然後以荆襄成都之甲渡河直取宛洛何賊不滅何讐不報故曰固東南然後可以撫中原而有西北也荀悦無十事之教訓食無十事之生聚遽欲東武

澈曰攷亭上此書於史閣部年甫弱冠後上未聞其晉有加於此聖學不講英才每畏可惜也

宋人季青購得古端硯一于俞子無殊之所其形如展遂目展硯顏其竝既命四方諸名士作詩歌目寵之復屬無殊命予為之記予問曰季青何目好此硯也無殊曰此硯相沿為宋季物閱歷四百載矣自閩流入吳中凡更數姓而入于季青之室季青弱冠目意氣自豪讀書善屬文則其得硯之古者而好之不亦宜乎予曰甚矣季青之憊二于古也誰然古之宜好者獨硯也乎曰甚其見於器物者則有鐘鼎彝尊壺盤洗之屬見於翰墨者則有碑文石刻法書名畫近代士大夫遺蹟之屬是皆可謂古矣顧猶非其至也最上則莫如六經三史諸子百家與夫漢魏目來訖於唐宋諸凡賢人君子大家名流之文章其好之也非區二供耳目之玩而已見聞之博也蓋得其鐘彝器皿則可目考制度得其法書名畫則可目怡性情得其經史子集諸書則可目上鑑國家之盛衰興廢下觀人物之是非邪正淺深高下而采擇其嘉言善行目為楷模而備當世之用其益視一硯不尤大哉夫古人之亡久矣一切風流餘韻往二散見於是數者之間雖其磨滅乎兵火零落乎山崖塹市而毀棄乎婦人孺子流俗之手殆不知其幾而嗜傳人間者猶十而三四也特患夫有力不能好與好之而無力耳季青既幸少有志而又力足目副之益當遐收博

撫使是數者悉充牣於竝中然後能極其所好而無憾也而其端則自展硯始若區二目此硯為無名其竝也毋乃局於一物而未之思耶吾知其決不然矣故為述前之說目廣之

澈曰是一則真正玩物喪志注疏彼貴人金多身又閒爭買書畫不計錢者井可鑒矣

書沈通明事

淮安沈通明字克杰嘗為前總兵官任俠輕財好施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明通之為人加禮遇焉至

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他所會　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賺跡至通明家且并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譟園其居通明走入寢門飲酒數斗裂衣束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目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耶遂注矢擬捕者皆逡遁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名賣卜目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岩山祝髮為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髯聲目欽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聞目曼哀裸此酸楚動聽一市皆目為狂而彭公子錢其物人也素有聲

望於江淮間方罷遣撫家居獨閒而異之偵得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為彭遜撫乃大喜吐實公捉其手曰君狀兒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為魯家朱耶引與俱歸公亦豪好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懽居久之遇赦始得出通明少呂勇力閒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胸通明急拔去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矣齊力雖少衰飲酒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敢又為浮屠又名元弇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夫通明季戰爭之際四方奇士輩出如予所紀乙邦中江天

一及通明之屬率倜儻非常之人意氣幹畧縱橫百出此皆予之所及聞也其他流落湮沒為予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曰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而卒無補于明之亡者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枋事之臣非溺邪多比即闒昏委瑣懷祿貪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擊若人之肘也又從而加媒孽焉及一旦債決潰裂捽手無策則慨誦天下吕乏中鴈呼其真反中灺耶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為政此予所吕歎也

澈曰末一段言明之所吕亡其由亦此豈惟前明彼南渡君臣皆由之可嘆也已

弭盜策

古今弭盜之術無他治於既熾之後不若治於未熾之先絶於既萌之曰不若絶於未萌之先何則吾民冒民非樂為盜也衣食之不給賦役之不時禮義之不先必不知夫是吕陷于盜而不能自免使其未為盜之先上之人有吕引之於禮義使無迫于飢寒而賦役則天下安有所謂盜哉故善弭盜者不於其始不於其著于其微唐虞之詰姦宄周官之嚴守望固弭盜也稽吕揩殼幹吕明倫者亦弭盜也司徒教稼穡鄭長趨耕耨者亦弭盜也用力不過三曰起役無過一一人者亦弭盜也不足有補不給有助其于恒賦用其

緩其二者亦弭盜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使其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盜也唐虞三代所吕化行俗美水戶不閉者吕其弭于未盜之先有此具有三代吕下則不然上之人平居固非能安利其民也所尚者虛名也固非能安利其民也所急者賦稅也幸而歲豐無事則坦然四顧吕為盜賊無自而有一遇水旱之災飢寒無知之民蹙然而起不可禁止待其既起然後設兵吕禦之責官吕詰之懲積窩吕絶之勦吕威之撫吕褒之申保甲吕防之嚴緝捕吕求之懲積窩吕絶之此數者非不可吕靖萑苻清潢池然孰非吾民不能使之安其生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區處之乎故前史所載

聖遠寔詡張綱李崇之徒其弭盜之功非不嘖嘖人口然愚嘗鄙之以爲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統海不揚波可謂治平矣而江浙之間政煩賦重歲書大有而蓁藋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爲此所矛故愚以爲天下有不足憂者有大可憂者兵不能禦盜不足憂官不能詰盜不足憂勦撫不得其方不足憂保甲不行緝捕不嚴積窩不懲不足憂教化不敦大可憂稅斂日增大可憂農桑不豐大可憂所謂不足憂者非謂其無關於天下也數者必不理一盜未獲此一盜耳一方未靖此一方耳若天起于一盜而有不止之勢起于一方而有不止一方之勢此則所謂大可憂者矣是故教化不可不敦也教化者非必如古學校之制率草野之民盡教以時儒也但在朝廷示以義申以禮使知貨利爲輕廉恥爲重則風俗之淳可計日而俟矣稅斂不可不薄也薄之者非必如古鐲租減額也但在寬其期限勿使今歲而完來歲之糧絕其侵漁勿使加耗而羊正供之額則樵悴之民可安枕而臥矣農桑不可不勸也勸之者非必如古省耕省斂也但使農夫紅女恒尊於富賈豪胥無擾之以刑則汙萊之區自不令而闢矣誠如是民何樂而爲盜萬一有之則所謂自作不典者也所謂凡民罔非懟者也所謂天降威者也夫然而兵以禦之可也或勦之或撫之或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以詰其弭盜之功非嘖嘖人口然愚嘗鄙之以爲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統海不揚波可謂治平矣而江浙之間政煩賦重歲書大有而蓁藋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爲此所矛故愚以爲天下有不足憂者有大可憂者兵不能禦盜不足憂官不能詰盜不足憂勦撫不得其方不足憂保甲不行緝捕不嚴積窩不懲不足憂教化不敦大可憂稅斂日增大可憂農桑不豐大可憂所謂不足憂者非謂其無關於天下也數者必不理一盜未獲此一盜耳一方未靖此一方耳若天起于一盜而有不止之勢起于一方而有不止一方之勢此則所謂大可憂者矣是故教化不可不敦也教化者非必如古學校之制率草野之民盡教以時儒也但在朝廷示以義申以禮使知貨利爲輕廉恥爲重則風俗之淳可計日而俟矣稅斂不可不薄也薄之者非必如古鐲租減額也但在寬其期限勿使今歲而完來歲之糧絕其侵漁勿使加耗而羊正供之額則樵悴之民可安枕而臥矣農桑不可不勸也勸之者非必如古省耕省斂也但使農夫紅女恒尊於富賈豪胥無擾之以刑則汙萊之區自不令而闢矣誠如是民何樂而爲盜萬一有之則所謂自作不典者也所謂凡民罔非懟者也所謂天降威者也夫然而兵以禦之可也或勦之或撫之或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以詰其弭盜之功非不嘖嘖人口然愚嘗鄙之以爲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統海不揚波可謂治平矣而江浙之間政煩賦重歲書大有而蓁藋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爲此所矛故愚以爲天下有不足憂者有大可憂者兵不能禦盜不足憂官不能詰盜不足憂勦撫不得其方不足憂保甲不行緝捕不嚴積窩不懲不足憂教化不敦大可憂稅斂日增大可憂農桑不豐大可憂所謂不足憂者非謂其無關於天下也數者必不理一盜未獲此一盜耳一方未靖此一方耳若天起于一盜而有不止之勢起于一方而有不止一方之勢此則所謂大可憂者矣是故教

真經濟真學問子皐

明吳尚書傳

儲欣在陸

吳公諱中明字知常號左海歙望南里人也母戴夢麟曙曰驚而寤生公中萬曆丙戌進士授司理內陞南京主事由刑部改禮部又改吏部文選署郎中是時天下太平內庭逸豫盡耗萬方殫農商賦稅之入不足給庚子礦稅太監四出民不堪命矣楚奄陳奉激變武昌漢陽巡撫支大可囑嗾遮飾不以寇告公聲情抗疏曰臣聞盤石之埶墜于土崩土崩之危由于壅蔽今觀楚奄楚撫所爲此壅蔽之象土崩之階也臣具列奉受命出都之狀與敝言搜礦縱黨入內逼辱婦女之形大可

告一漏十而曰陛下采可采宜
所入有神國用乎無論飽私囊
所入必數會計十分半計入剩餘所入有幾而即
如泥沙積者須同朽楮而天下百姓怨氣滿腹矣奈何
予陛下又言民猶水也水能覆舟陛下席祖宗全盛之
業百姓感二百年深仁厚澤沐浴休養此恩凡有誅求
竭慮效命然已有賣田宅鬻男女以應者率此以往財
匱民窮家無可賣此田宅身無未鬻此男女饑寒切膚
而誅求未厭當此之時所謂慈母采能保其子君安得
有其民哉宋又曰方今阻撓必例至嚴大臣諫臣相繼
棄斥臣謂陛下棄其身用其言諸臣雖退伏畝猶得

優游盛明沒齒無憾若盡反其言亂政亟行禍變將作
社稷宗廟神靈大明郊壇社稷之血食尚忍言哉疏入留中
寢采發鈔然其子孫並並繕錄以傳于後余每讀此未
嘗采流涕也公憂忡要人直聲震天下少讀書慕張益
州垂崖之為人也居官執法所至有威風由吏部轉河
南提學再轉至薊州兵備陞陝西布政簡廣西巡撫政
績皆可言獨兵備薊門為尤著薊門故雄鎮也歲費兵
糧五十餘萬諸將朘賄珍玩饋遺文吏極豐酒食遨
嬉轂色此奉甲天下田是戶多壞籍其寔者貧苦采能
自存貢賞此歲州縣泝民田以給民多逃亡田廢采耕

兵民交困公深以為憂始至即饋遺禁宴會革私泝將
校有司稍自斂戢公上書政府治大將臨敵畏縮者一
人削將擊貪婪者一人籍其產然後所屬文武人人震
懼惟公令是從菅邊牆築障堡菜蕪此田及邊土廣漠
可藝植者募民力耕鋤犁相望勤閱道操寬恤驛遞兵
民大讙戴公如父庚戌神宗采豫京師喧傳鄭氏招集
醜類欲為變大臣使人告公俾整飭薊兵朝發夕至公
密語其人曰呼吸之間嫌疑之際爭在毫髮焉用外兵
就令朝發夕至亦須仇非定變矣上疾尋愈所傳皆浮
言公處大事有定識如此萬厤四十四年起公南京戶
部侍郎總督糧儲明年薨于位公痛疾門戶嘗謂令士
大夫分曹血戰岐途之內復有岐途伊于胡底耶獨居
深念咄咄采休家人竊笑之然明之天下卒亡于門戶
如公可謂有先見之明矣厤官十二布家無半畝之宮
囊無千金之蓄薨於位須同官所致賻襚斂布歸此人
情所極難而在公猶非其至者嘗張益薨贈戶部尚書賜全祭葬采為附
孫也諸孫中賢而能文章者曰支論曰余讀公擊璫疏嘉其直聞公捐館後家無餘貯服
其清然當是時東林浙黨之論方起天子經歲采視朝
公獨憂之每念采置是則曰清同曰直恐未足概公之為
人也明之天下若潰癰決裂於懷宗而養毒在神宗之

並誠淳良醫一二扶牟寒源詎曰小補惜當時無吕大任屬公者而公亦享年不久弗究於大位疾彌留息如線忽呼曰臣已矣奈天下事何蓋其事君如此悲夫

澈曰勝國萬厤昔尚書此疏已言財賦民窮家無可賣之田宅身無未弱之男可蓋不必獻閩二賊之交相為瘉而社決屋矣盛則君天下者可不藏富於百姓邪昔曰吾民望多取之吕濟吾欲斯誨寇哉

鈔古文載序

余聞之先儒曰文者載道之器故文非道不立道非文不行多曰觀乎人文吕化成天下孔子曰文不在茲乎是文之載道尚矣

暨乎列申韓者流鑿幽並仕乃各倡其曲說為一家言蓋文與道離矣漢承秦煨燼之餘掇拾補綴六藝蔚然復興董仲舒賈誼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最為爾雅自是文靡于六朝韓愈振之于五代歐陽脩蘇氏父子振之數公者其慨然自號于一世莫不欲原本道術追詩書六藝之遺顧于道猶或離而或合也夫三代吕前文之盛衰在上兩漢吕後文之盛衰在下文之用在上則文與道合而其文極盛而不可加文之用在下則文與道倍離倍而其文亦多駁而少醇非獨人事蓋有運會焉是故其道則君臣父子禮樂政刑其文則如曰星如河岳者六經四子之文是也其于道或

醇駁參而其文足自名其家者遷固韓愈吕下數十家之文是也其文嵚峙魁偉駁典之可以目而于道往往離而叛去者莊列諸子之文是也若夫起漢唐宋儒語錄之文是也脩詞者病剽談理者病偏而文與道兩失之者末世之文是也謂之無文可也予友賀天山志慕古彙抄史漢唐宋諸名家文若干卷名曰古文載屬予序予吕為賀子所抄離于道與合于道者皆在焉是醇駁參者也夫合者當思其所吕合離者當究其所吕離而一折衷于六經之旨然後醇者可為吾法駁者亦可為吾用而學者讀之可蘄其由文吕適于道也予故推其大指序之首簡云

澈曰其譚文也中與魏禧子論文書某頡首禧子先生足下向辱示論文數書學者化文之法慕倫獨疑吟文章之源尚蓄而未發意善易者不譚多耶抑有所秘也僕于文本學之而未至者顧衷所自志敢一質之左右聞之先輩曰夫文者非僅辭章之謂也聖賢之文吕載道學者之文蘄弗畔道故學文者必先潛文之源而後究文之法潛文之源者何在讀書在養氣夫六經道之淵藪也故讀書先于治經愚意欲畫吕歲月多象詩書春秋三禮諸書吕漸而及不文屑二拘牽注疏務融液其大指所在然後綜貫諸史吕驗其

癈興治忽之由旁及子集呂氏其耶正得失之故又恐乃不能悉營史自左氏司馬班范三國南北五代而外子自莊列荀揚韓非呂氏賈董而外集自韓柳歐蘇曾王而外或畧加節抄可倫采擇此讀書之漸也韓愈氏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是故其氣盛者其文暢呂醨其氣舒者其文疏呂達其氣斡者其文觚呂紕其氣悉者其文詖呂刊其氣撓者其文剽呂瑕是故沿泝遊泳道德之塗藝苗六藝之圃呂充吾氣也伯子宽營浩予自得呂舒吾氣也植慤氣急標榜而支離叟攘臂其旁設縱送之法刺之不休試令之操弓挾矢則拇指退矣僕論文大類是唯先生進而教之

澈曰是篇可為學文之門也

成不能也不究其法而言文譬之驟新羈之馳而不能無營史自左氏司馬班范三國南北五代而外銜轡操匠郢之斤而斲其規矩幾文之成不能呂氏賈董而外集自韓柳歐蘇曾此說藏胸中久與流俗人言未免疑駭譁笑惟先生為當今文匠而又疑向者之論尚有所秘也輒敢竭其愚陋冀相叩質誰然僕僅能言之可僕才氣實劣又苔人事誰心歎其至是乃不能赴歲月荏苒思遂無成亦何敢望與先生抗衡哉養由基射楊葉于百步之外不失一焉張七屬之甲一發而洞胸貫札此其手藝至精也而支離叟攘臂其旁設縱送之法刺之不休試令之操弓挾矢則拇指退矣僕論文大類是唯先生進而教之

澈曰是篇可為學文之門也

闕典史傳

闕典史者名應元字履亨其先浙紹興人於史官京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始至有江洋大盜百艘張幟乘潮闖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簿選悚怖急男女奔竄應元帶刀鞬出躍馬大呼於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皆無械應元又馳竹行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岸牙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殪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而吕欽依都司掌撥巡縣尉得張黃蓋擺纛前驅清道而

後行此故事色人呂為榮久之僅補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為尉應元呂母病未行亦會國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當是時本朝定鼎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金陵降君臣出走宏光帝尋被執分遣貝勒及他將畧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未或閉門旅拒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呂南一月間下名城大縣呂百數而江陰呂彈丸下色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此謀計居多初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呂閏六月朔懸明太祖御容明倫堂率眾拜且哭士民蛾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城守明選曰吾智勇亦如闔君此大事須闔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饑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粟出粟菜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麇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烏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菅萬石他酒酤醯鐵鎚藁稭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 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已而

射傾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礌機弩乘高下其所殺傷甚眾乃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絙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隙罅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束藁為人人竿一燈立陣隙間而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吶噪若將繼城所營 大軍驚夫發如雨比曉簇去無算又遣壯士夜繼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踩踐相殺死者數千 大軍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閣君雖故為我語閣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宏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本朝總兵者也語應元宏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尚知大義將軍舵士分茅為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為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應元偉軀幹面蒼黑鬚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貸然輕財賞賜無所慳傷者手為裹創死者厚棺殮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弟兄不呼名陳明選寬厚愷悌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為之死先是貝勒統兵略地蘇松者既連破大郡濟師來攻面縛兩降將睨城下涕泗說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禽不速死奚啻二為又遣人諭令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即撤圍應元厲聲回答曰寧斬吾頭

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會攜具
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
歌之歌罷與刁千猶吹觱篥相應竟三夜羅貝勒既覩知
如是嗚呼可感也哉
澈曰人可感事可感文亦可感設呂此典史易楊嗣
昌瞢師廟堂為知人矣噫
湯中丞雜記
予閒冀進士春江湯中丞潛庵自明至今撫吳者誰比
曰海忠介周文襄得公而三曰言公莅任皆某親見其
夫人暨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貧士而其曰給惟
某韭公一曰閱簿見某曰市隻鷄公愕問曰吾至吳未
曾食鷄誰市鷄者予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笞公子名公子

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
立不屈一卒持鎗刺應元貫腔二折踣地曰暮擁至栖
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元
死凡攻守八十一日　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
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擒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
者無慮五六萬尸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
城破時陳明選下騎傳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
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

論曰尚書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於
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跖犬吠堯隣女詈人彼固各為
其主予童時則聞人嘖三談閻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

樂天集一部當時賢之然李則郡守而湯公位開府又賢於幼毅遠矣宜其可以娘美周海而三也謹記之以備異日史官之闕

寓二瑣屑數事附二點綴具見全身原評

原人上

方苞望溪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董子曰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非于聖人賢人徵之于塗之人徵之也何以謂聖人賢人為人子而能盡其道于親也為人臣而能盡其道于君也而比俗之人狗妻子則能竭其力媚嗜欲則能致其身此塗之人能為堯舜之驗也婦人之淫男子之市

竊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為也而有或許之則怍於色恕于言故禽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墨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宋元克劭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為見哭唐柳燦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劭之為子燦之為臣未嘗不明于父子君臣之道也惟知之而動于惡故人之罪視禽獸為可反孟子曰人之所惡人之道幾無以自立非莫禹蕩滌不可以更新至於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知其幾矣然其間得自脫于瘡痍之餘剝盡而復生者必於人道未盡失者也

自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二千年其民繫和老壽恒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改代而禍不延於民降及春秋賴先王之遺澤以相維持會盟討伐徵辭執禮且其時戰必以車而長兵不過弓矢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其俘獲至千百人則傳以特書以為大酷焉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年無數十年而無小變百年二百年而不馴至于大亂者兵禍之連動數十百年殺人之多每數十百萬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其四三焉或十而遺其一二焉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而大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

皆不遠於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之所寄五行之秀之所鍾而可多殺執人道之失自戰國始當其時篡弒之人列為侯王暴詐之徒比肩將相而民之目心志移爲所尚者機變所急者嗜欲薄人紀悖理義安之若固然人之道既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為天所絕故不復以人道待之草薙禽獵而莫之憫痛也秦漢以還中更衰亂或有數十百年之安則其時政事必少修明爲人風

嗚呼古之人日夜勞來其民大懼其失所受於天有失所受而不自知任其失而不為之所其積也遂足以干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德所以俾于天地也歟

澈曰望溪生平欲為布衣矯粟之戈愚謂若二篇寒者可衣飢者可食也

書汪陽王僉事家傳後

國之將興其時非無姦佞陰賊之臣也政教方明而賢者持其樞柄則務自矯革以取所求或伏抑而不敢逞人君子少得事任常有物焉以制之若是者豈人之所能為哉汪陽王僉事徵當明崇正朝以邊才由司理擢

按察司僉事監登萊軍未閱月軍變落職歸田里甲申三月聞懷宗愍帝殉社稷七日不食死公少時即慕諸葛武侯八陣圖倣木牛流馬制械器皆可試用其家居見流賊猖獗倡築魯橋城以保汪原鄉人賴以曩令監軍登萊得期月之暇撫循士大夫則克并無逆煽亂而公之才實可顯見矣乃方起遽踣持國論者不信毘之有無而輕棄之此可為流涕者矣然公之功能猶未著也孫高陽久鎮邊關功在社稷而瘝棄不收率使城破巷戰鬬閧就死其所遇乃恭憂勤恭儉之君親見其困于逆閹又賴其力以收儀疆紓國難而終奪于姦檢豈非天哉少師為諸生時即徒步麻鞋邊以天下為

己任蓋其始也不以事任之而不屬而弛其憂其終也不以事任之而不屬而讓其死是則諸君子所自為而不聽命于天者夫

澈曰以明之亡歸于天命可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

書潘允慎家傳後

辛未九月廿一日日將暮檢架上散帙見濟寧諸生潘允慎家傳載其衝擊流寇脫祖母死地奮身蹈火出兄於燔薪匝屋長吁夜參半不能寐蓋嶸古異君非有涼德也朝非有暴政也眾非有離心也無兵城堙池梟張之賊勢如猛火而守令學官奮

死守禦殺身殘家而不悔者無地無之蕞紳士民廟哭巷戰戶號人厲併命于鋒鏑者無地無之其如允慎之保身與親泰然而無患者千百中無十一也蓋至懷宗愍帝嗣位而累亟之忠良已盡于逆閹必斷喪矣其未罹門戶之禍如孫高陽靈義興孫雁門諸公頊危死於奸會之擠陷故自周延儒謚體仁得君已後凡內服大僚外東節鉞久安而無患者皆巧佞奸欺庸鄙忍心之人也社稷之傾危生民之禍亂漠然不以關其慮而多謀私計語附權要惟恐失意於幾微試夫則無小無大皆痛心于文臣之節制言路之紛糾轉以養賊脅上為自安之計是以人主孤立于上蒸黎糜沸于下土崩魚

爛一漬而不可收豈非天命遐終故多生亡國之材使
惑于民上而剛亟憂勤恭儉之君亦陰奪其璧使嗜奸
人之疾味吕至于敗國隕身而不寤與嗚呼此又自古
亡國轍迹之一變也
澈曰此一幅亡國圖也宜乎無逸篇並揭政事堂一
取為戒一取為法
送鍾勵暇寧親宿遷序
古之為交也粗者責善而精者輔仁至于爵位之相先
患難之相死抑末也鍾君勵暇始冠余見之其師所其
後時往還兩徒視吕眾人舒君子展者勵暇之友亦余
所善也雍正丙丁子展有憂勵暇急之遂視其疾因治

其喪自杪冬涉三月上旬迫試期不輟是年成進士吕
家事留京師會選期不就眾吕為疑曰吾二親皆近六
十假而官蜀粵滇黔將若之何噫勵暇之情人之情
也然吾未見人之數三然也叩其所學則誦易詩書治
三傳旁及屈氏莊氏之文有半矣嗚呼其前行蓋基于
此乎曰與考三禮而講吕所聞其家事畢吕未竟余說
留者頃數月庚戌九月將宻親于宿遷乃西告之曰君
子之為學也將吕成身而俛天下國家之用也若吕載
籍自澗澤而號為文儒則秦漢吕降始有之是謂好文
非務學也君子之立身也其事必始于慎獨而終于獨
立不懼遯亦無悶凡子之所已能皆學者之疎節也繼
自今其事乃日起而蹈之益難子注矣繼自今不學之
友曰誑誘于外而妻子交訌吟中吾懼子之有基而頹
壞也吾病且衰將不復見子矣願子時誦吾言而勿自
墮其力也
澈曰粹然儒者之文

原教

教之說何昉乎中庸言循道之謂教道惡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道在於是則教在於是無教莫古於唐虞禀其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也亦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已孟子叙述三代之教謂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然則舍五達道去人倫無所謂教也魯論稱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詩書禮樂之所繇出而行忠信者以親義序別信之節也行者踐五倫之實事也忠信者以親義序別信之寔心而詩書禮樂其事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即中庸之知仁勇所以行此五達道者也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即父子友即兄弟睦者兄弟之推婣者夫婦之黨任卹者朋友之交其教之而興之者君而承其教而升焉者皆臣也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所以相治相養而遂其親義序別信之心者也聖人繼作其教遞詳教之以倫教之以常教之以秩教之以禮樂教之以刑政教之以遷交易焉教之以衣冠焉教之以車旗焉教之以門擊柝以待暴客弘大之利以威天下焉教之以楚以斷木爲杵掘地爲臼焉教之以上棟下宇焉教之以蓋以封以樹喪期有數焉教之以書契以百官治萬民察焉其爲教甚繁而總其要之歸則曰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而已其人之業誰有士農工商賈之別而總其人之類則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五倫之所繇屬而已是故天下無倫外之道即無道外之人即無人外之教自二帝三王以來莫之或易也迨及後世乃獨目聖人之教爲儒而又有異端邪說與儒者之道分行畸立而多爲教之名者何也曰二帝三王之時教主于上作之師者即作之君者也至周文武而下道在周公則移而之臣矣然猶行其道于朝廷之上也至孔子而移于士矣儒者士之別稱不必皆能爲聖人者也故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二行出于漢不必竟爲孔子之言然哀公問儒服而孔子猶不以儒自居至戰國時有楊墨之言然後以學周公孔子之道者爲儒墨者夷之所稱儒者之道是也而孟子亦曰逃墨必歸于楊逃楊必歸于儒此名于是乎乃立楊氏爲我墨氏無愛未嘗遺棄五倫也而推其流弊之所極至于無父無君孟子以其有害于人倫也故辭而闢之至後世乃有所謂道與釋者出焉而後天下乃有倫外之道乃有道外之人乃有人外之教夫所謂倫外之道者何也人之一身有理有神有氣有形仁義禮智信者理也知覺運動者神也屈伸呼吸者氣也耳目口

軀四肢者形也吕理宰神吕神運氣吕氣運形施之身措之亟而人倫出焉所謂道也若釋之道則靜守其神而已却有神不却有理惟恐一物之擾吾神故空諸所有雖遺棄五倫之人而不顧也極其靜之明可吕彰往察來而動則昏道之道專致其氣而已却有氣不却有理惟恐一事之損吾氣故清淨無爲雖遺棄五倫之事而不顧也極其專之用可吕卻病延年而勞則敗是所謂倫外之道也倫外之道無與于家國天下故曰道外此人道外此人無與于修齊治平故曰人外之教昌黎韓子欲塞而止之則孟子放距之說也歐陽子欲修其本吕勝之則孟子反經之說也然吾謂不必塞而止之亟之修之雖實心寔政亦與時爲盛衰然未有舍五倫之說而可吕治天下者也是吾之本無曰不修也本無曰而不修則儒者之教無人而不遵而勝不勝不足道矣予疑二氏之衆而守儒教者之少耶儒不必尊而衣逢掖也凡南面而臨天下者君也即儒者也承流宣化于下者公卿大夫士也即儒者也赞襄天地之化育者即儒者也耕且歛者農也即儒者也趨走而在官者府史胥徒也即儒者也耕且歛者農也即儒者也趨走而在官者府史胥徒也即儒者也遷有無執藝事吕食其力者商也工也即儒者也何也彼皆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者即皆聖人之教也彼遺棄五倫道而爲道與釋者特養神養氣之一術蓋千萬人而一二人者也千萬人而一二人爲能爲有無而又何勝不勝之足言乎吾故曰天下無倫外之道即無道外之人天下無人外之教也

漫曰通論

原命

人所吕不能爲聖賢者病在信命不及吕利爲可趨害爲可避也利害之心勝則雖天性之良聖人之訓不足吕止其趨避之妄而終身于皇皇戚戚之中且人之所吕不能爲聖賢者又病在過于信命吕爲命既有定修德未必獲福爲惡未必獲禍也弱者任運無爲如無舵之舟而聽其所之强者如橫流之水東潰西決而莫可防遏弱者欲其自强爲善而不能强者欲其回心嚮道

而亦不能也是故古來帷成德之士安于義而不必言命而欲與溺于嗜慾之人言學則必使之信命知趨避之無用乃可與說事于聖賢之塗吾頗其良心大賊所謂無畔援無歌美而頗可登于道岸也又必使之不苟于信命知惠連之必吉從逆之必凶然頗可吾啓其善心而禁其逸志孟子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顧命之所吾為命未能深信之焉命之說有二有有定之命有無定之命有定之命僕之而已無定之命立之而已故君子有僕命之學有立命之學何謂有定之命天吾陰陽之氣化生萬物而人為最靈物之命不足論也于人乎驗之凡氣有消必有長也有生必有息也消長生息互為乘除故人之所值有盛必有衰也有衰必有盛也當其盛不能遽使之盛故曰天之天將興之誰能癈之當其衰不能遽使之衰故曰所癈不可支也此命之有定者也何謂無定之命天之生人也有是氣又有是理氣有消長理無消長氣有生息理無生息盛者不遽就衰而君子不敢不憂其盛衰者不遽頓盛而君子必有吾救其衰也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命無定者也有定之命有四曰天下之命曰一國之命曰一家之命曰一身之命天下之盛也禹湯文武吾致治其衰也孔子孟子莫能救之國之盛也齊桓晉文吾之吾霸其衰也公儀子為相子

柳子思為臣魯之削滋甚家之盛也父作而子述其衰也反是身之盛也道之將行也其衰道之將癈也此四者命有定而君子僕之莫敢怨尤焉為無定之命亦有四曰秦併六國天下盛矣而仁義不施則二世而亡周轍東遷天下衰矣而文武成康積德累仁則數過其歷矣夫差越勾踐國盛矣務武力則旋滅會稽魯衛之國積衰而魯秉周禮衛多君子雖衰而久存鞿旅之臣五世其昌家雖衰可吾盛也樂卻之族降在皁隸家雖盛不難衰也其在身也亦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也此四者命無定而君子立之論理不論氣故謂性不謂命也或謂君相造命國與天下大權在焉宜可吾立命若士大夫一身一家之微恐理不勝氣則命亦未易立常見為善者未必獲福為惡者未必獲禍則立命之說未可恃與曰此皆僅見未定之命而未嘗究觀其所積也積此道國與天下固然而身家其易見者也易傳謂善不積不足吾成名惡不積不足吾滅身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蓋小善小惡不足吾轉移氣數必積焉而後命可轉也就一身言或吾將降大任而困阨之吾動其心忍其性增益其所不能或吾其惡方茂則益其疾而奪之鑒蓋皆未定之命也就一家言則固有餘慶餘殃所及非僅一人之所致者昔欒武子治晉國人思之如甘棠之思召公故其子桓子

貪欲無藝宜及于難而賴武烈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之德宜可以免而罹桓之難以亡于楚蓋皆家所積使然可鳥有不可立之命哉是故有定之命則居易以俟之所以息怨尤無定之命則修身以立之所以扶人極也今之人徒知命之有定回以放達任運為學凡其所以口不絕吟手不停披而砭無非欲以供吾賦詩作文之用而已然則苟有可以讀書而工為詩與文者焉則彼且謂計而爭趨之恐不及矣夫以王勃李賀輩之天才穎異應口成文識者猶以為非遠大之器況乎持不建之資而強追力取使一第以為榮此宋人閔其苗之不長而助之術也蓋不待其子之趨視而已知其無不槁

戀而切戒之者也

澈曰說命遯卻如暗室得燈熟之嚮可以自立達可以

茅星來鈍叟

說文一首贈立夫

治天下國家矣

詩與文之曰就衰且薄也蓋自有專攻為詩與文者始

矣古之時無有以詩文為教與學者也漢時如下帷講誦設絳帳為諸生說經要不過讀書是務讀書之功既至則隨其材質之高下淺深而皆必有所獨得得之于心斯應之于手于是乎信口吟咏而自然合節焉率臆抒寫而自然成章焉其有不能不強使為苟其閒見廣博學問淵深雖無著述要不害其為通儒也蓋自幼以

敢淪為備旱潦也縱橫深廣皆有寸尺其法度可謂精密然自商鞅開阡陌其迹蕩焉無存亦不聞曰此遂歲有旱潦患使民不得耕耨也然則雖古聖王良法而苟非出于天地自然之勢其事且不可以久何則以其有所為而為也有所為而為者非所謂原泉混混不舍晝也夫為仕詩與文而始務讀書何以異于是豈若江淮河漢此不可得而變也善乎胡宏氏此言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嘻為欲供賦詩作文此用而著書其書未有不雜且陋者也為欲供賦詩作文此用而讀書其讀未有不雜且陋者也天理人欲此辨二此于此事語曰用志不紛乃凝于神又曰思此思此鬼神通此不可不加此意也

凡詞訟涉兄弟親戚便當委曲勸諭使歸和好若以官法治此勝負一分仇敵便成後雖欲和好而有所不能矣然今居官者動云息訟安民於是以不准詞訟為得計則又不可蓋如此則倉廩負屈不得伸理令强者愈橫弱者受虧爭訟愈多矣昔嘗有賢令於民之爭訟各至案前委曲曉諭使知爭訟為害和好為利且曰爾歸自思如果有冤必不可忍者明日須來我當為汝申理須來矣蓋爭訟不過一時之氣二過即平其有久不能平者俟其再來然後為之申理蓋即於准詞訟之中寓息訟安民之意斯得之矣

催科自不可免然當量其有所入而後可以責之以所

論作縣數則

辭典言恤刑必先曰欽哉欽哉蘇公之為司寇亦惟是

有志于學者亦惟志其有所為之意而後可與語于古王君立夫故吾鄉篤學好古士也予素聞其名未得見于任邱見之相聚幾一月每談輒終日不足以燭繼之蓋言多至不可記憶王君請予撮其大旨書此以附古人請贈與處之義予謝不敢而重違其請姑據所見書之如右亦以相與云爾雖然韓文公不云乎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雖亦十一年十二月辛酉歸安具汞山人茅星來書

澈曰說文之原如燃犀牛諸靈蠢畢見

出夫所入亦自來同矣士子呂教授之所入呂爲出商賈呂貿易此所入呂爲出其傭工度日者亦即呂傭工此所入呂爲出而又四方之風氣來齊人事之晉晚亦異所當一一體貼使窮民省一錢之費便爲窮民留一錢此用若使拘二八月開徵之例來問民之有所入與否而勒限追比悍吏下鄉如盜賊之白晝劫人而豈暇顧人之死活哉民畏其威含怒隱忿惟命是聽蓋有刖費什倍于正供者矣於是苟令吾賦可完蹈湯赴火無所顧忌遂有輕棄其田廬賤鬻其器用賣男賣女來眼愛惜追及少有所入而已棄者來可呂復得已賣者來可呂復完惟有哭泣痛根而已然則何如少需時日

使民有所入而後責之呂所出此爲勝也是宜于開徵之時設仍設櫃如有力能完納者來拘多寡陸續完納聽從民便其有力未能完納者須令預先稟明呂某事故須寬限至某月日完納如期來完然後催之則催科皆所呂撫字矣蓋二三月開征設櫃所謂律設大法也量其有所入而後責之呂所出者所謂禮順人情也凡色有先賢墳墓及祠宇又修葺此其後人有可成就者又隨其材器呂曲爲成就之若有敗類來可化誨者須時二戒飭弗使誤陷法網總須少加優待與他子民來同

凡吏民未經杖責者小有過犯來可輕加鞭楚帷當嚴

加訓飭呂警其將來使知所懲創而已總之凡蔡號施令須有至誠惻怛此意自然使人感動至誠而來動者未此有也來誠未有能動者也

署中用人最爲緊要其眾官時波累之人自來可來少有呂酌此然只可備呂銀錢來可假呂事權蓋此輩無大識見一旦權柄入手倚勢作威無所來爲一經破敗雖欲保全有來可得者是適所呂容之也

凡事上官須如父兄待同官須如弟兄撫百姓須如子弟誠意懇至誰遇克暴未有來感動者百姓有見來到衆一一與之作主來使有失足上官及同官有見來到衆一一與之爭辨來令有過舉上下交孚然後可呂有爲又來可呂來知也

胥役乃民之蠹一寬縱則無所來爲而民受其害官假此而其頑梗來可化誨者懲治此而有人心者豈來可翻然改悔耶

凡官吏有來悅于民二向上官訴之此亦民情之所常有者被訴者亟宜自及來得固此遂謂民之無良也周禮太僕之路鼓司寇及朝士之肺石皆呂達民之情使無有壅蔽宋制凡有冤欲上達者先經鼓院進狀或爲所抑則詣檢院然則古人立欲導之使訴可豈可反禁

此使不得訴耶不然則一任州縣官之胡作胡爲而莫之控告焉何用更有道府巡按官吏者輒曰告官吏罪之甚者即詰與本州縣自已有心誠意者絶鮮何也蓋當是時民之困極矣官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救死而恐不贍者遍天下皆是也民之生于其時者何不幸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人主者欲專天下之利而不使天下之人得少有其利倉廩實矣而猶極所以實之凡有可以實我倉廩者無所不至焉府庫者無所不至焉於是學校廢而士無所歸而民失其業關市之征重而百物湧貴是士農工商皆病而內多怨女外多曠夫陰陽不和以至水旱交作孟子曰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蓋特就平陸一色之民言之而離散之多已如此則當日全齊之民蓋可知也而當日天下之民亦舉可知也民何不幸而生于此時也夫彼豈不知室家完聚之爲樂哉又豈欲去墓墳離父母妻子而羈棲異鄉扶而上之人且曰爾胡不歸也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使其安于鄉里爲而其父子兄弟相率而爲溝中之瘠也固已久矣自古最苦者亂離孰若此之不亂而離者爲倍可悲也是志將爲狂此邦不殲轉而之他吾不知所極矣故曰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氣積于下乖氣應于上安得有樂歲哉其所謂樂歲者

學況以素未嘗學之人而一旦策名仕籍顧不稍留心典籍其何以居官服物之道耶凡讀書須要切己如今爲州縣一退堂得暇便須將古來循良如魯恭卓茂劉矩劉曠諸傳細細觀玩自有一番觸發處學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而民亦受一分之賜司馬文正公通鑑朱文公綱目裨益治道置在案頭不時繙閱多少受益矣蓋升堂視事退堂觀書二者循環所謂仕學相資也

宮保曰右數則可作縣譜凡州邑長人可手一編

少泉又論孟子書

此封來批語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

孟不過不至如所稱大無麥禾耳而其君若臣已交相慶幸曰樂歲矣孰知夫民心轉愈苦而有不得自達于君上者哉夫凶年此苦人所共諒也樂歲此苦乃民所自知也惟為民所自知而人不得而諒之斯其苦迺更甚于凶年矣然則樂歲亦幾二不免有死亡此憂一遇凶年盜賊縱橫飢饉滿路其何以堪此則甚矣民此生于其時者此不幸也孟子于是不暇與此言誠意言正心言修身齊家而汲汲二以用人行政為齊梁諸君言之其言行政也往二于養詳而於斂畧非畧斂也謂民不得其所養而無所施吾教也其言用人也獨於闢土地充府庫以富其君者痛斥之蓋君此心雖甚好利而臣

苟有從旁導之以回心者則猶知顧忌其流毒未必如此其甚也其對梁襄王有云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夫為人牧而豈有嗜殺人者人即甚不仁當不至此然而孟子云然者蓋所謂嗜殺人者固非必日操刃而剸于人此腹中也但使長國家而務財用使天下之人君亦如宋此為我有也賢哉后也其識鑒遠矣然則所有而無損遺利萬而天下之人固已斃矣且夫自起坑長平降卒四十餘萬流血成川洪濤曰聖賢惡言利非惡利也惡其為害也物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有若曰百姓足君孰与足文本此立論暢發孟子何必曰利之旨是古今人主第一藥石

近思錄集註後序

近思錄集註既成或疑名物訓詁非是書所重胡考訂援據之不憚煩爲曰此正愚註之所以作也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爲二而後之言程朱之學者往往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間而不復以通經學古爲事於是彼稍有一知半解之士遂或病以謂道學之說興而經學寖微噫何其言之甚歟夫道者所以爲人不學則不知道不知道則不可以爲儒而不通知古今則不可以言學夫經其本也不通經則雖欲博觀今古而泛濫而無所歸也宋史離而二之過矣伊川分學者爲三曰文章曰訓詁曰儒者夫六經皆文章也其異同疑但爲之博考而詳辨之

即訓詁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儒者之文章訓詁中則可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非儒者之訓詁孚然則文章也訓詁也而儒之所以爲儒者要未始不存乎其間然而使伊川且必欲別儒于文章訓詁之外者何也蓋謂求儒者之道于文章訓詁中則可而欲以文章訓詁盡儒者之道則不可其本末先後之間固有辨也奈之何進訓詁章句之學于儒林而反別道學于儒之外其無識可謂甚也夫道學與政術判爲二事橫渠猶病之況離道學于儒而二之郎甚矣其蔽也蓋嘗竊論之馬鄭賈孔之說經譬則百貨之所聚也程朱諸先生之說經譬則操權度以平百貨之長短輕重苟見而非之則雖有權度亦無所用之矣故愚嘗竊以謂欲求程朱之學者其必自鄭孔諸傳疏始愚故於是編備著漢唐諸家之說以見程朱諸先生學之有本俾彼空疎窳學者無得以藉口焉

遊唐氏瘞園記

予爲兒童時每于佳時令節隨長者遊唐氏之園亭怪石文錯奇卉列蔭高樓脅其南清池流其北予時尚小宋能盡領其勝然已頗識其爲里中第一勝境矣長者爲予言唐氏有臨水弱者竭畢生之力以爲此園所費殆不啻億萬計于今幾已百年矣噫豈非當明之季物力有餘志得意滿而爲此耶後予稍長却讀書爲學銳意欲追古人而與之並而苦于質之鹵鈍雖專心致志猶恐弗逮而敢復從事遊觀以玩惕時日爲自是遂不復至唐氏之園矣歲丙申余讀書園義僧舍去唐氏園數步每出入輒望見荒烟零落而向之所見爲怪石奇卉與夫陂池臺榭之勝何蕩然其無復有存也竊不勝驚嘆回復至其地爲洞民久盖三十餘年之間而外沈變遷遂已如此萬物之無常而人事之不可知也予於是重有感焉夫天下可爲之事甚多而恒苦于力之不足力足矣而不知所以用之甚且以有用之力費之於無用如唐氏之爲園比者比二皆是也假使當時

呂築園亭必費建為義莊則一族之人享之矣建為社倉則一鄉之人享之矣夫既為一族一鄉之公有則雖有子孫欲取而廢之亦孰得而廢之此呂癭公所以為義莊記也

答金震方問律例書

公呂夫君子檀刑名之學故將郵罰叢事採訪殷二枚趙庭時年幼無所存錄但畧記先君子之言曰舊律不可改新例不必增舊律之已改者宜存新例之未協者宜去先君之意以為律書最久古人校之已精我朝所定大清律尤加詳審令之條奏者或見律之未備妄思以意補之不知古人用心較令人尤精其不可及者四在疎節闊目使人比引之餘時三得其意于言外蓋人

之情偽萬殊而國家之科條有限先王知其然也為設大法使後世賢人君子悉其聰明引之而議以為如是斷獄固已足矣若必領設數萬條成例待數萬人行事而即合此是以死法待生人而天下事付傀儡胥吏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試帝增三章之法為萬三千盜賊鑾起大抵昇平時綱舉而網疎及其久也文偽之吏爭能競十毛舉紛如反乘政體蓋律者萬世之法例者一時之事也萬世之法有倫有要無所喜怒于其間一時之事則人君有寬嚴之不同卿相有仁刻之互異而且狃于愛憎蒙蔽于倉卒難據為準譬之律者衡也度也其取而擬之則

物至而權之度之也部居別白若綱在綱若夫例者引彼物以肖此物援甲事以配乙事也其能悉牽合影射之弊乎律雖繁一童子可誦而習至于例則朝例未刊暮例頒下千條萬端藏諸故府聰強之官不能省記一旦援引惟吏是循或同一事也而輕重殊或均一罪也而先後異或轉語以抑揚之或深文以周內之往往引律者多公引例者多私引律者直舉其詞引例者曲為之證公卿大夫張目拱手受其指揮豈不可嘆且夫律之設豈徒為臣民觀戒先王恐後世之人君任喜怒而予言莫達故立一定之法以昭示子孫誠能恪遵勿失則雖不能刑期無刑而科比得當要無出入之候若

周穆王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杜周所謂前王所定為律後王所定為令均非盛世之言不可為典要謹以先君子所私校者數條列狀于左伏候採擇

減曰例之為弊至於此為君子強善常厭于毛小人為不善呂濟其奸此唐虞貴稷契之臣殷周隆伊呂之任也讀子才此文有之三嘆

上兩江制府黃太保書

嘗聞天子有諍臣而不聞督撫有諍吏者何也蓋忤天子旨天子即以忤旨罪之雖得罪而有所以被罪之故有寬嚴之不同且狃于愛憎蒙蔽于倉卒難以為準譬之律者衡也度也其取而擬之則

故天下不知好名之士亦不肯為況以明公之威重視天下士若踞泰岱而臨埏陵較諍尋常撫更有難焉然枚一乞病吏耳公獨勤三咨詢豈非知其難而欲聞所未聞耶伏見公撫甘肅時　天子命公提兵勦邊公毅然不動封還　詔書卒至邊民大安此公之以識量抗　天子也鄂西林當國人多目幅之公以一總兵官獨不為屈此公之以氣節抗宰相也夫公之識量氣節可以抗　天子宰相而人之進言乃不敢抗一制府此亦公所深悲而曰以己之所能者望天下也然則公來江南三年矣未嘗鷹鸇毛擊而民怨未嘗彈劾貶竄而官愁未嘗偏聽喜事而武弁紛放未嘗鬻獄賣爵而幕

府受謗是誠何故哉夫本無愛民憂國之心而悻于行事以傳于此名者勢必無可奈何者也實有愛民憂國之心而忘其流弊以傳于此名者事必立可改移而豪傑旁觀必所深惜者也竊以為公之度可以為小人不可以為君子公之威可以治邊防不可以治中土公之察事明于遠而暗于近公必能君知其小而忘其大是輕者不可不察也夫黜陟賞罰先王治吏之大權也先王有治吏之大權足以制天下矣然必推心置腹以要其成策畫是非寔固有在公以為仍付有司鞫訊然後裁之以法當無頗戾不知曾撫之威有雷霆萬鈞之勢殆空而下訊詳拘解逐

內不已過乎一切大府出巡舟車廚傳之飾僚案入謁磬折趨拜之為皆吏事之末節臧獲之能事也人之精神必無兩用恒幅無華者必不能供張儲偫奔走捷給者必不能愷悌宜民公必獎許注云在彼而不在此故曰可以得君子公之威可以治中土公必察事明于遠而暗于近公必能君知其小而忘其大是輕者不可不察也夫黜陟賞罰先王治吏之大權也先王有治吏之大權足以制天下矣然必推心置腹以要其成策畫是非寔固有在公以為仍付有司鞫訊然後裁之以法當無頗戾不知曾撫之威有雷霆萬鈞之勢殆空而下訊詳拘解逐

層枚轉縱或深明無罪立釋訟繫而被訪之人已棄產破家而不可救萬一委訊官人本傾危已有事為榮已深文為枝妄控揣公意張口輒曰大人詞察盍有誤哉其幕府亦曰縱十事九虛亦須望實一二為制府尖顏在公證剔之苦心為小人迎合之捷徑豈不可惜夫州縣屈法有公可申訴也公屈法誰北走長安已申訴乎而兵丁者習慣于刺探經營于恫喝勢必相引為冒挾持有司文武交恩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無縱詭隨已謹慭慄又曰無易由言耳不可逝矣言誤聽詭隨之言政令一紊便不可挽故曰公之威可已治邊防不可已治中土也遠莫遠于僚案之家庭近莫近于明公之左右今屬吏床第詬誶公能知此文牒宣揚及至衙前之散從眷馬之健兒謳詞不法而公不知所過州縣掉磬叫呼在公不過一榻之安一飯之適而乘高勢而為鄉者如雲而起易稱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自治貴嚴也今反其道而為之故曰公之察事明于遠而暗于近也　主上南巡所治橋梁山川原計開除已供何及門徵戶罰悅　詔書重疊惟恐累民而公故欲反之已為心知微旨君行制而臣行意非所已持奏舜也公之言曰南民狡獪無忠愛之心故一大創之不知忠愛者民之油然自生者也非可已威力取也然而望　君之來江南人心來及不如公之不來　君之來江南人心來及不妨鼓舞已成其美今閭紳士設綵棚經壇

肅官方夫屬吏見督撫會典甚明府已上法不當跪道州縣已上法不當自唱名先王制州縣卑其職而不卑其禮者何也卑其職所已使民親也不卑其禮所已防民輕也公何不體此意敬士尊賢其不法者効之不使晚拜營求而得免曰爾固得罪于天子百姓也非得罪于我也其賢者薦之亦不使感恩曰爾固有益于天子百姓也非有益于我也如是則一人出人中得矣其一曰總大綱已扶政體朝廷官職各有攸司丞尉之權縣不可侵州縣之權府不可侵苟非其人寧缺勿補去之官果冗寧裁之禮尊不親小事卑不施大功今宰牛務博必事動煩公訪過矣枚閒雷霆之威不輕擊人然一旦

地地而下未有舡曉而求免者公之訪瀆也檄張七縣及其終也不効一官使七縣不當訪而訪爲失明矣當効而不効爲失刑矣疑者曰是何若蒿火之暴怒而無雖也黠者曰是公之用詐也公明知七縣瀆政之不善而利其多費吕雜供張恕其不喻意也故威脅之又恕御史之訊之也故失爲訪案吕待奏對地步非真欲躭其姦也在公未必有此意而形跡固已如是可不戒哉其一曰速僉壬吕停羅織夫官之爭名猶商之爭利也善爲商者不居奇貨則物價不騰人心亦靜不善爲商者挾奇邪譎偏吕來則街巷聚觀矣公一則曰振作再則曰鋒利于是在位者莫嚴乎如有急色兩袪高踞而張之曰某賊功某屬沒某重一豪某速一訟及考其實雖尋常簿書尚茫然也要知事果當爲君子誰曰行數百端必不肯煩稱于上吕炫其才今之事未行而言未至者公亦可知其故矣有事然後可藉端求見求見然後有言可陳有言可陳然後有息可冀其同寅僚友往往互相攻發吕求見悅于公而代其位又憚公之明而難欺也故司馬謀太守之位又假別駕吕擠之縣丞謀州縣之位又假簿尉吕擠之何也使公之不疑也使公之不疑而去其一用其一則固已墮其術中而不悟公亦知樹荆棘者涉受其刺樹桃李者終飲其甘乎舉錯之間故宜慎也其一曰去權術而歸至誠公之旰漸

大臣則不然不求名亦不避名不與人爲同亦不與人爲異周官註所云和載六德容色六行者公何不勉而進焉伏念公官宮保尚書子作監司年屆六旬天子之恩可爲極矣人臣之惰可爲至矣自此吕往誰爵上公加衮服於公亦何加增哉惟願公殼名流千萬歲揖讓于古大臣間而不吕挾術固寵自足則於枚所陳說者或不無采取焉死罪死罪

非造詣不信非許吕爲直說大人則藐之一片丹帙可師可佩。不無過于尖利處稍加渾涵爲高

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客冬蒙寄古文七篇讀畢思有所獻替忽忽少暇入春來歸妹于揚州益日窘婚物不可支比來稍閑敢白所懷昌詩足下竊謂足下之為古文是也足下之論古文是也若夫傳一篇之工成一集之美閨戶專思不踰戮前人一字而卓然為行遠計此其道誠不在是矣足下非也足下之言曰古文之途甚廣不得不貪多務博昌求之此未為知古文也夫古文者途之至狹者也唐昌前無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出懼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別今文而言之也劃今之界不嚴則學古之詞不類韓則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柳則曰懼其昧沒而襍也廉之欲其節二公者當漢晉之後其百家諸子未甚放紛猶且懼染于時今百家回見又須作時藝之稱名如康崑崙彈琵琶久染淫俗非數十年不近

樂器不能得正聲也深思而慎取之猶慮勿暇而乃狂于麗襍昌自猪過矣蓋嘗論之古書愈少文愈古後書愈多文愈不古而書渾二爾雅書疆二爾雅作詩者不知有易位易者不知有詩下此左穀昌序事勝屈宋昌詞賦勝莊列昌論辨勝賈董昌對策勝就一古文之中猶不肖合數家為一家昌累其樸茂之氣專精之神此豈其才力有所不足而歲月有所偏短哉荀子曰不獨則不誠不誠則不形天下事不誠文章然也鄭康成昌禮解詩故其說拘元次山好子書故其文碎蘇長公通禪理故其文蕩之數公者皆抱萬夫之稟者也偶有所雜立法窮則變二則通西京渾古至東京而漸漓一二文人不得不昌奇數之窮通偶數之變及其靡曼已甚豪

也方閒級學之徒而談論角逐昌震耀子曰耳此非煩稱博引不可也邯鄲淳之見東阿王李鎚之遇梁武帝是也若夫傳一篇之工成一集之美閨戶專思不踰戮前人一字而卓然為行遠計此其道誠不在是矣足下非也足下之言曰古文之途甚廣不得不貪多務博昌求之此未為知古文也夫古文者途之至狹者也唐昌前無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出懼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別今文而言之也劃今之界不嚴則學古之詞不類韓則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柳則曰懼其昧沒而襍也廉之欲其節二公者當漢晉之後其百家諸子未甚放紛猶且懼染于時今百家回見又須作時藝之稱名如康崑崙彈琵琶久染淫俗非數十年不近

傑代雄則又不屑雷同而又挽氣運呂中興之徐庾韓柳亦如禹稷頴子易地則皆然者也然韓柳亦自知其難故鏤肝鉥腎爲奧博無涯涘或一兩字爲句或數十字爲句拘之鍊之錯落之呂求合乎古人但知其憂

二獨造而不知其功苦其勢危也誤于不善學者而一瀉無餘蓋其詞駢則徵典隸事勢難不讀書其詞散則言之無物亦足支持句讀吾常謂韓柳爲文中五霸者此也然韓柳琢句時有六朝餘習皆宋人之所不屑爲也惟其不屑爲亦頗不能爲而古文之道終焉且賢者之大患在乎有意立功名而文人之大患在乎有心爲關係古之聖人兵農禮樂工虞水火呂至贊周易修春

龜豈皆沾二自喜我時至者爲之耳若欲盲天下難成之功必將爲深源之北征安石之新法欲著古今不朽此書必將名崔浩刊史之災熙豐僞學之禁今天下文明久已聖道昌而異端息矣而於此有人焉裹衣大袼猶呂孟軻韓愈自居並之人有不恥而喙之者乎夫物相雜謂之文布帛菽粟文也珠玉錦繡亦文也其他瓌雲震雷奇木怪石皆文也是足下必呂適用爲貴將使天地之大化工之巧其專生布帛菽粟乎抑能使有用之布帛菽粟貴乎無用之珠玉錦繡乎人之一身耳目有用鬚眉無用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鬚眉乎是亦不達于理矣韓退之晚列朝參朝廷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如

與道離也久矣然文人學士必有所挾持呂占地步故一則曰明道再則曰明道直是文章家習氣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亦非持文章而後明者也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又不求合而合者而矜之者乎夫物滯將終其身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矣竊爲足下憂之綿莊文多說經而絕不類選體而呂之最足下者彼見足下筆氣近弱不宜散文故呂六朝綿靡之體進此得已也足下不善用其短而拒之過堅僕愛足下過於綿莊安得不再爲忠告

澈曰子才此文為程魯門作非獨論文可師也談之尤見前輩直諒處若近人則以面相諛薄矣又諸城劉石庵曰程魯山優長可惜為名士此君事賢友仁一書俱臻絶頂其學所以能傳

徵士程綿莊墓誌銘

有清徵士綿莊程先生以乾隆丁丑三月二十三日啟手足于白門之如意橋將窆其同徵友袁枚為誌其墓曰六經之道如帝都然仰而朝宗者舟驅車馬各以其具行要其歸至已耳惟力之至大者乃卓然獨往而無所附依或張帝禁而申之曰戒庸于某已而後可嚮其惑矣吾友綿莊深于經者也卓然獨往者也且歸至

者也其初博存百家實究其意已而貫穿合并精思詣微著易詩書三禮魯論的已然言其所言非先儒所言其言曰墨守宋學已非有墨守漢學者為尤非孟子不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毀孫頲疏經多有先儒之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為孫頲其言如此其著述可知先生名延祚字啟生年十四作松賦七年餘言驚其長老弱冠舉茂才屢闕于有司遂棄科舉專治經一切星經地志樂律禮儀元本二識其大者性端靜迂緩其衣冠傳先王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為之肅乾隆元年　天子開鴻詞科十五年徵窮經耆老江南大府薦先生應詔天下聞之不喜先生得薦喜薦者也先生然先生竢自立足絶公卿門雖兩如京師卒不遇乘舟棧歸余同試保和殿通數語已而官白下相隣益親每相與為忘年交將謝後買山隨園所居宅相及韓柳而先生遠過殷陸則余之降心以下者宜也然先生誠何所暱而殷于余耶豈不以孤奏咸池之音肯一過聽者已難得耶又豈不以年已頹暮荷遺甚重不得不擇一後死者望其能張而傳之耶嗚呼今遺墨尚存先生不可復見而余亦將老矣誰安有先生族孫

魚門帙奇多聞每假館余所三人連日夜語蝉嫣不忍別或漏盡送先生出則兩人者重簾燭對數海內人物必首舉先生數畢又未嘗不歎歎息憂先生之衰今先生果卒而魚門亦遠官京師遘其棺而哀者獨余耳夫天之歲月原不能為賢者假借先生卒時年已七十七矣但可沒而盥焉然終竟生人如是不使一日居后稷東觀羽儀我　聖朝而又不使知所藏何山所傳何人竟溘然以歸冥漠然則賢人之在亟與其畢生甘苦性端靜迂緩其衣冠傳先王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為之肅乾隆元年　天子開鴻詞科十五年徵窮經耆老江南大府薦先生應詔天下聞之不喜先生得薦喜薦者也先生本歙人曾大父靈卿遷江陵其翁被

盞國初隱君子生先生及其弟嗣童嗣童有濟世才
經讓先生而專攻史學與先生白髮扶持熏三熙一各
呂一家言爲塤篪之雅人呂比南朝劉孺昆季良不愧
云先生有二女無子嗣童爲之立孫呂某年月日葬于
某所著卷帙許嗣童行畧中銘曰
儒林文苑古無界誰歟劃開成兩戒先生兼攻割愛
抱經見聖升堂拜聞呼參予唯而退羣儒稷卨立門外
爾鳶于天神所介誰之不如命爲磔高文典冊垂金薤
黃河千年清可俟此人如未免再請碣某原志所在
家旁草生盡書帶

滋曰賢者生世其隱其顯國家之氣運道之顯卻
有功業隱則名文章野乏可傳多書君子有呂觀世變矣

井三

井書封建論後

或曰子言封建之非勢固已然如子孫何柳子曰尾大
不掉則子孫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矣曰柳子亦知先
王之愛百姓甚于愛子孫乎周公之命魯曰賢則昌不
賢則亡武王滅殷欲依宮于五行之山周公不可曰五
行之山天下之險也使我有德則天下之納貢者遠矣
無德則天下之伐我者難矣此意也非獨周公意也即
堯舜禹湯所呂封建其時天子不仁則湯武至
誅侯不仁則殪桓晉文至千八百國中苟有一賢君則
民望未絕師膜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尾大
上先王亦愛民甚矣豈其使子孫一人肆于民上尾大
不掉之說皆後世之非先王意也雖然夏亡殷亡殷亡矣宋不亡即呂子孫論而封建必
亡者何哉蓋公極而私存義極而利存天道然也亦非
先王意也或曰封建必亡如人十何柳子曰封建者繼
世而理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有世及大夫之世邑世
祿聖人生于其間亦無呂自立于天下曰呂若所云則
柳子不知今并不知古矣古者有國學所呂教胄子也
有鄉學所呂教野人也彼言揚而行舉者其果專在國
而不在鄉乎若夫舉舜于畎畝拔傅說于版
築伊尹于耕太公于釣管夷吾于士百里奚于市此并
不在學校者也安見聖人生而無呂自立于天下乎柳
子此說爲孔孟言也夫孔孟之不能自立者道不行也
非封建爲梗也然賴有封建然後栖栖皇皇之齊
之陳蔡之梁之舊之滕綴綴乎有可行之勢而諸侯敬
弟子設則殼名庖大千萬年後猶知遵奉爲師使聖人
生于郡縣之世三試明經不第則蹋促一邦姓氏湮沒
亦遑世無聞已耳安見其有呂自立于天下耶然則孔
孟之刪六經垂俎豆傳食諸侯雖無呂自立而有呂自
顯者封建也乃也且惟封建故君多臣亦多王臣公公
臣卿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士臣隸使一人隸于民上尾大

僕二臣臺此十人者皆不耕而食在官此祿者也然不
雲其不足者何也其時大夫有采地民有受田累世
舍尺土無曠故什一之稅重于沒世而所出足供所食
又大小其中為十等用則將惰者無有也雖有佛老無
所容身其開疆欲建浮屠立刹院而萬國鱗列經界剗
盡而無曠隙地縱有楚材晉用者其為得展其才受
其利濟則一地沒故放癈之士日見其多而且賢人
君子官如傳舍所懷抱不得施或老死牖下欲越一步
寸不可得而非士非農非工非賈之氓故而襍之
且據享其土木山川之奉若是者皆秦之罪也若夫有

治人無治法自古然矣試問柳子之時彼懷印曳紱有
社有人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曰朝拜而夕斥之
果其拜者果賢乎斥者果不肖乎柳子將何詞以對
論封建名位甚多此文出諸作皆在下風原评

駁封建論 柳宗元

封氏曰子謙非社稷臣也故不諫易儲敎子曰子謙社
稷臣也故不諫易儲侯氏歎論于謙失讀孟子孟子曰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曰大臣者以安社稷為容
悅者也宣宗以社稷人民付之統不能守付景泰
景泰癈太子見深立太子見濟未適而卒不足以知公之心也
景泰癈太子見深立太子見濟未適而卒不足以知公之心也
時儲位未定上躬不豫外寇猶存謙之心又恐社稷之
危也必有器歆景泰為社稷計若仍迎上皇或仍立

上皇之子或擇藩王之賢者而立之君臣魚水所論事
秋外人不得知也故景泰閒鐘鼓殿廷曰是于謙耶吕
謙之忠帝豈疑其篡哉景泰知謙之心悃二于社稷
之不可無人故疑其有所迎立耳然則景泰無子襄王
並子果賢于上皇果賢于上皇之子則迎立之謀并不
及為謙諱也謙但知有社稷而已遑知其他吾又嘗讀
宋史而歎明之不亡北謙之賢實景泰之賢也宋南渡
時有相如李綱將如宗岳而不能用終于二聖不歸景
泰用一于謙遂使社稷人民危而復安而上皇亦得生
入國門及再竊大位而反戮其勳臣草其辜號嗚呼宋
矣然而公論卒難泯沒故成化為上皇之子而特旨褒

公之忠王弇州亦當時臣子而深不吕為儲為非佞朝
宗隔二百年始生異議魏牀子譏而附和之此非持論
之苛由其學識之小故歟

滋曰南山可移此論不可易

贈懷遠將軍王吾公傳

趙端淵樂叅

先將軍諱萬嵩號王吾生九歲而孤弟諱萬嵩甫六歲
遭伯氏變貧無吕為資然慷慨既有大志常吕濟困扶危
為己任歲旱貸粟于隣人朱翁二善鑑奇之嘆曰進宜
擅權盜賊橫溢並將亂然陣此方者必君也請吕子孫
託遂指栗數囷遺之及壯力治生事有田百頃家僮數
十人甲申之變逆賊張獻忠由夔及重瀘破成都據藩

府僭偽號大順土賊蠭起眉有鐵脚板舟有蕭永道先
將軍團鄉勇力為防禦盜不敢近獻逆遣假子撫南王
劉文秀屠川南始印蒲次及舟營舟城水先將軍計款
賊且覘動靜于是擇健勇七人與俱內裹鎖甲藏利刀
牽牛搶酒至賊營賊橫戈豎矛刀劍交加先將軍射口目
殺人俯首次進服慄失色先將軍意氣自若賊詰來意
語未畢忽殺人藏刀墮地鏗然有獲賊叱縛帳下詰吕
故殺人畏賊舌強二不能下先將軍泛傍應曰某等去
將軍營數十里防路盜劫藏刀自衛無他意也且某僅
八人計何能為賊釋之遂歸暗據扼要脩賊二亦旋引
去當是時舟東南北諸村殘害幾盡獨吾鄉梭堵如故

馬令田閒道越論邛呂奔成都囑之曰賊退又急此行三百里惟新津長江可呂阻賊公子渡江當沈船毋使猾渡吾自有計呂退賊回率鄉老數輩侍通道安呂實告韓等韓視之不疑地問去留幾何矣曰未踰時何道可及曰閒道近大道較易行韓從大道固令導者紓其途景新前渡江即沈船殺渡夫韓至津急不得渡而景新已脫去楊氏之不絕者失將軍力也我　朝大軍既誅獻賊于鳳凰山下餘孽未息其黨赫成裔瓊據黎雅叛建南觀察使張敱麟聞風負印呂逃賊乘勢由青衣江破洪雅夾江直下嘉陽八南瀆大亂警報至成都制軍李公國英憂之問軍中誰敢探賊虛實者或呂丹稜界連黎雅舉失將軍與張公應試對應試者余家亦戚爲人有幹畧曾與失將軍相犄拒賊者也召至詢之失將軍曰某閒師出有兩道一由邛州一由洪雅洪雅地僻而狂險賊不知備將軍大軍揚言出邛而呂奇兵襲之可呂破賊且傳言賊喜僧此亦易計可遂歸遣幹僕削髮易衣七食賊營潛探路徑還報制軍於是制軍分兵兩道赴期暗應及期使前軍挑戰佯敗賊悉衆來馳奇軍突入覘祈鳴鼓縱火焚其巢火煽蠶天賊回顧驚亂夾擊之斬赤成裔衆悉降制軍語失將軍曰微君之功不及此給呂都督僉事劄付張如之失將軍堅辭制軍不敢屈張宴數事亦歸失將軍平生濟人利物他無所計當蜀遭賊變人二逃竄不暇耕會大旱斗米數千錢人不得食道路死者相枕籍失將軍家有餘蓄設粥場于通衢之傍四方就食者日不暇給禱于祠及黍稗可食之物呂續之三事所活數千人鄉官裔陳道儲少孤諸奴乘亂謀逐失將軍撫爲己子誨之成始呂業後平爲所隔幾覆其家事白終不興較是二事皆父老至今百事來猶嘆息稱說之事八十八卒遠近聞之多爲流涕云後呂孫肇祚擢黎雅郎孫端洲贈奉政大夫孫端節贈懷遠將軍

此極經營結撰之作無字句不著意者胡稚威

張節婦傳

彭樂垒曰余讀歐陽公五代史馮道傳載王凝妻李氏引斧斷臂一事謂彼固有慨而言之然其遺烈至今如在方明之亡學士大夫恐辱偷生者何可勝數而余鄉緒紳家多抗賊不屈呂故殘容無遺種今誰欲述之不可得至閨閣中尚有傳者則亟錄之呂余聞諸廬山仆金忠曰邑程翺鳳妻張氏賊至闔門被害張自經未死賊艷其容欲汚之張投廚賊不能近遂去張構幼女逃避承平後鄉里豪家閒其名强取之不可繼呂威前髮亂夾擊之斬赤成裔衆悉降制軍語失將軍曰微君之功不及此給呂都督僉事劄付張如之失將軍堅辭制軍不敢屈張宴數事亦歸失將軍平生濟人利物他無所計太學生仆應祥仆氏至今拜掃程墓不絕金忠者應祥孫也公車來京師求余文呂爲紀余不禁欣然書呂遺

之

半神頌近廬陵 原評

陳烈女傳

彭樂叟曰余聞諸先儒云女子未成婦無守節理此言蓋不呂其所難強人也未成婦而夭節豈非然人之所難哉邻城陳烈女者生自農家許聘隣人徐姓子未冠而死訃至女執薪方爨聞之薪自竈中燃及外蓬于手始解須臾入內徹其頭繩足帶易呂素出復爨忽大慟其嫂見之微笑言于母曰閨中女奈何佗此態女遂出父農人難與言舅某已諸生素奇女適他曲女口中念曰安得舅氏至乎久之乘閒語母曰兒已

許聘徐郎倭終身不易聞郎伯兄有兩子得一子輔之便畏兒願母亟色叱之曰唉是何言汝母自為婦來未聞有此心恕為外人羞也且母令若父知二則當重怒汝女不再言他日母怪其形骨立潛視臥處則淚濕枕有血痕驚曰此子乃一癡至此耶倩隣媼代解之女度母終不可行已志歸又不敢違于父但日俟舅至而舅終不至遂自經於所攜老人屈悔翁曾與女舅遊得悉其事言于余三閭茹漢曰嗚呼烈哉是固可呂媲天下之既為人婦而他適者已

送宋式可歸里序

交道其難也非交之難交而能擇使不失之難也凡交之難始易合者其終又易離初甚親者其後又甚疏既已合之則不得復離之既已親之則不得復疏之合之親之而復離之疏之則是合之親之也故曰交而能擇而使不失之為難也凡交之適呂離之疏之也交審其人既交以于信是呂君子之交負當丟之累則憐之聞流言之加則斥之棄吾之於鮑舛也而等于生我仲謀之于子瑜也死決子源之及注張劭信巨卿之死弔此其人皆或結于微寒或從于患難或訂于俄頃而始終不渝蓋自其合之親之時遂呂逆知其後之及至此也曩嘗讀宋公舛劉孝標之論竊疑其太過既而覽人情周旋世故始信

孟門太行之險未足呂相踰是呂君子擇而後交毋交而後擇茫然張陳凶終蕭宋隙末此豈可不為寒心者哉余友朱君式可君子人也有言及踈見義又為然喜交游所至易與余懼其後有易離易疏之患也于其歸里作擇交說呂送之

劉宜人墓誌銘

古州司馬蔡君乃奉之配劉宜人先其姑前一月卒訃至京師其弟太史雪南述其行略請銘于余曰嗚呼吾嫂平生篤于孝睦大義適吾兄三十年事母無懈容曩母疾篤屢易醫者皆難之嫂焚香夜祝願呂身代既而

潛封殷昌進始憨一婢竊見之嫂故弗速也當吾兄官黔北鎮遠爾迺養嫂未嘗不從雍三十三年逆苗爲變鎮兵出援他州苗昌數萬衆突至吾兄方力謀守禦策而署中僻役紛三奔竄獨募友張州九回吾北不即去特爲君老母故耳事急矣速去諸州九回吾北不即去特爲君老母故耳今虜據爭郊君昌宜城獨當其任奈何使老母罣困不測之地乎吾與君分則叠膚情同骨肉君母即吾母吾思避難沈州欲偏君奉老母行也誰然服食旭居徹君夫人無與底石況君有四月嬰兒鬧老母最係念惟君寡之嫂時竊聽屏間倉遽出曰先生言甚當顧今日之事尚有重于此者鎮遠危若朝露固臣子盡職之時吾義當從夫不應獨全先生奉姑行幼子存亡所系敢計吾兄亦色語曰是何言後姑義也從夫亦義也今日之事從姑爲重且汝既從姑母使吾老母榮心或得從容畫計俾保無虞是汝于義兩得也嫂顧泣奉姑行當是時吾母新驚于亂又吾兄故憂恤彌深嫂奉事益勤曰則歛情慰姑夜則咽哽違具體素羸吾哀傷故乳竭不給幼子天寫率之使吾母得由黔趨楚吾歸蜀者嫂之力也余固素聞宛人多懿範今由雪南之言益信嗚呼其可銘也已宛人子二長某聚某氏次某聘吾兄又仙之長女二幾許字某享年幾今將葬于某山之陽云銘曰生既後姑于患難亏履至險而厥平沒履迹于九原亏距後先生之一向嗚呼宛人吾孝死子夫何憾于此生

銘婦人古吾爲難因無可多述也只叙一六事厥使通篇寫處俱成銘詞尤絶佳稚威

文有生氣序次亦曲折得法瘦石

奉政大夫蔡君墓誌銘

奉政大夫古州司馬蔡君卒余聞之爲位吾兄位不稱其功而壽不酬其德也其弟太史雪南走書毀千里屬余銘嗚呼徹雪南言固將有吾銘吾兄悲吾友也謹然服食旭居徹君按公諱時豫字立垒先世自越遷蜀父懷遠將軍某甫麻仕山東遊擊卒于官公時年十二弟雪南方在抱奉母與

平諸州縣果罷吉苗人乘勢遂圍鎮遠鎮遠之兵已駐
羊老矣時公新還清江別駕未及赴諸同官倉皇失措
思欲逃公阻曰大義曰君等皆吾城誰與守眾曰然戰
予能守予公曰戰則不敵吾計先此可守也眾不得已
從公於是公悉索倉實吾安流民募士卒數百與誓括
商賈布得萬餘足設軍帳數百環城示吾不測令士卒
執戈迭繞城垣晝夜礮矢傷苗二驚竄不敢進遂遁公
親擐甲冑樹旗鳴鼓率眾追躡其後苗人奔逃自是無
敢有覬窺鎮遠者公既保鎮遠提督哈元生乃得合楚
蜀諸軍次第平苗當是時名滿黔中黔之人無老少知
有公不知有上官也上官病焉公不知有上官也上官病焉

閒嗟予歐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吾戰虎狼百萬
之賊此王介甫所吾梁歎息于丁元珍者而公卒吾成
功其賢于元珍不已遠哉其後由清江別駕遷麻哈牧
數年始得遷古州司馬吾母老七養上官不許會緣例
入覲陳情請改近地命下遂翻然歸養數月丁母夫人
憂明年公卒年五十有二初

上遣張文敏公照經畧
黔中文敏與公語奇其才謂可大用欲薦公未發吾事
逮獄遂寢又有吾陽城馬周薦公者亦不果用卒吾同
馬終命也夫公事母夫人吾孝聞弟雪南幼疾醫者吾
藥進輒手飲公服飲示之其至性過人如此又善文章
所著有集若干卷配宜人劉氏公卒男二曰某聘吾尺

端洪之長女曰某聘某氏女幾許字某令葬于某原時
乾隆十一年某月日也銘曰樹功于國而人嫉之修孝
于家而天忌之天與人不可知嗚呼其實其事而止于
斯

趙捷鳴曰別有勁姿實無荊公永州之長朗稚威

-

國朝麗體金膏

拜颺集
擬
上以董其昌字帖賜內院諸臣謝表順治十三年 吳綺
擬浙江大兵平大蘭山土寇舟山逆賊捷報露布 吳綺
平蜀頌有序 尤侗
平滇頌有序 尤侗
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初九日
麗體金膏卷一 全
皇上南巡駐蹕西湖行宮恩賜御書恭紀 章藻功
瀛臺賜宴詩序 陳維崧
進 章藻功
呈類函表 張英等
謁 陵表 鄭王臣
四庫全書告成表 多羅質郡王等
進

行厨留壽等集陳陳相因奏疏略及條陳殊非體要夫喜起賡歌權輿虞代下及漢世雍容渝揚宣上德而盡忠孝不可闕也茲集托始拜颺而奉揚雲樹臺兼絮酒庾鯖等集以次付梓愚曰金膏聊資渲染

石門馬俊良嵞山氏識

男珮愉
姪孫春校

麗體金膏引

擬

上以董其昌字帖賜內院諸臣謝表順治十年　月　日伏以聖極昭文大啟琅函之秘黃扉渥寵宏敷寶笈之華闡異代之幽光成

熙朝之盛典輝騰東壁澤貫西清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河洛昌圖始代結繩之政嶙峋作篆用垂勒石之文蒼頡之列三家象猶蝌蚪宣尼之題十字體兼麒麟增減遞及八分神妙各傳三品然枕中得訣只傳習於專家几上

揮毫未稱奇於秘閣昭陵玉匣二百幾十紙脩楔亭不落人間長壽珍函三百十七篇文選樓僅存天上用拙毫而自免幾同庭草春悲補戈而法以逼眞未見筆花宵瘞古肥今瘦爭愛篤以忘鵝晉畫唐摹半繫蛇而綰蚓坐魯公之池畔誰憐正氣於叙痕刻蔡氏之樓中但憫遺踪於瓦礫米顛振袖僅聞誇異於一時劉泊登牀反致貽譏於千載未有異代還叨夫眞賞同官共被乎隆恩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文放玉奎決取諸夬鑄鼎繼夏禹之業銘鼐揚周
武之心以惜墨者惜財而無朋不正以畫沙者
畫法而有印皆同則永崧金陵四海奉十華之
帙長熙玉燭千秋炳八會之篇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拜國集

擬浙江大兵平大蘭山土寇舟山逆賊捷報露布

臣聞玉弩垂芒九地失負嵎之險瑤階舞戚四瀛銷吐霧之妖日月所臨有容光而必照雷霆下擊無負固而不靡干戈揚天子之威鐘鼓送聖人之喜恭惟

皇帝陛下天挺英姿神授儁略元雲入戶奉寶籙於丹陵綠錯昇壇得瑞圖於翠渚榮露下竹葦之澤薄桂海以敷文薰雲垂芝草之華馨水天而服武塗山禹會已集萬國之共球蒲版堯衢自靜九重之樽俎蠢茲浙寇敢悖天常肆虐金甌輒奮九頭之暴舒凶赤舌久羈一面之誅始猶鬬搆魚書遁蓋崖而伏莽終則怒迴螳臂依碧嶂而憑巖踪幾類於黃巾蔓欲同乎綠線兼之鯨背爲帆通孫恩於扈瀆鰲身弄楫連楊泰於鼎湖出沒蛟門憑陵虎嶼山倚海接相爲犄角之形水借陸援用逞連拳之勢遂使曹娥江上

佔客盡棄桃枝嚴子嶂中隱士難安桂樹屢殊
康樂寧煩孟顗之疑戈挺盧循屢致王凝之變
臣等敢承
皇靈力傳璽而呼冀追揚旗之罪乃揮戈而舞仍矜
拒轍之能犬既敢於吠仁虎愈威于服猛遂乃
應變出奇潛師制勝躡懸車之嶺暗搗腹心陟
東馬之巖平分牙爪氣衝南斗輝煌赤劍之芒
影滅西郊變幻元雲之陣始於夏關之地殲厥

兇鋒纔于斗門之區蠭其堅壁焚骸積鼠幾成
京觀之風殘息登高更切守陣之哭爰於某日
遂破大蘭山土寇某者羊頭巨鏃并穿袁尚之
顱龍尾神鏡爭斷蚩尤之背血被原而成赭何
言雁宕千尋屍伏地而流丹遂滿山陰萬壑而
化皆言水不揚波樵客迎仙益見山無匿影矣
逆賊某等或以干城舊將爲背地之陳豺或以
島嶼遊魂作圖危之道覆猶爾遷延重地窺伺
巖疆臣等益奮天聲嚴伸大討乘屏翳之効靈
值馮夷之助順樓船萬艘還興橫海之師戈甲
千重共合昆明之戰鯨波夜湧笑鼈令之浮屍
屢氣朝昏縶呂嘉而授首兎方迷於入穴烏乃
歎於焚巢惟此舟山皆去浙水纔有兩潮藏沃
野寧惟千頃咽喉吳越煩廟慮者十年襟帶閩
浙結隱憂者數省獲茲全勝遂據要衝凡皆遥
稟乎神謀故致奏功於師武資其甲仗不煩武

軍之兵藉彼餱糧可上金城之策斷上充之奔
逸勢若建瓴作東越之屏藩雄如列嶂遠人歸
化皆言水不揚波樵客迎仙益見山無匿影矣
臣等無任懽忭踴躍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平弭須有序
臣聞虞階舞羽嘗格三苗周室櫜弓猶遷多士
維九夏之奄有彼一隅其幾何五丁武擔已受
秦擒百部斯榆旋遭漢滅公孫躍馬難逃建武
之師諸葛臥龍終下征西之檄矧茲寇孩能
天威伏惟
皇帝陛下
寶作聰明
布昭神武制旻則爲章雲漢敷納則若決江河午

朝聽政而兵農禮樂之咸熙乙夜觀書而雅頌
典謨之畢備丹文綠字廷多講藝之官彤馬朱
軒道有懷荒之使黃皮烏弋梯山航海而來紫
脫華奉并柯共穗以獻固已幽都暘谷悉入版
圖孳尾昆虫均沾
上帝之誅
皇帝赫斯一怒率止四征旣卜日以禡師復鑿門而
遣將鬼方之克期以三年獫狁之攻急于六月頃
者霍家驟騎直抵岳陽縱而楊僕樓船遠通彭
蠡綸巾羽扇一麾雲夢之煙盧矢彤弓大破瀟
湘之竹然而檣槍未埽妖見旄頭車轍載馳蠡
餘螳臂豈貫夜郎自大惟恃蜀道方難倚劒閣
之千尋一夫可塞擁瞿塘之三峽百丈空牽長
閻澤何意鴈音未聿鷹眼仍殷聚蛾黨以磐牙煩
狐林之擾甲如叛賊吳三桂者本爲亡國遊魂
封玉壘之關陡絕連雲之棧但思巫嶺帝子愛
遊誰料陰山將軍飛渡
皇帝獨持廟筭廣集邊籌親推矯矯之臣密授堂堂
新朝佐命因其倒戈而崩角遂使裂上而茸茅不思
編附

之陣將軍臣王進寶三秦豪傑重生景畧之才
提督臣趙良棟九枝便宜素具金城之策高崇
文之智畧允足貔劉王全斌之威名雅堪馘孟
李流遺孽匹馬能驅社宁殘疆尺箠可下于是
斜穿褒谷暗度陳倉越大散以屯營過七盤而
埋簫出其不意示以無生遂拔蜜以先登班銜
枚而疾進或跨鹿頭之寨徑達成都或踰鵶首
之梁長闉閒內旌旗所指祇聞風行雷擊之聲
金鼓方鳴即見土崩瓦解之象血流漂杵京觀

等于峨眉骨載專車降甲齊于熊耳淮西雪夜
羣喧鷙鴨之池隴首霜天盡復魚鼈之地聞風
聲而却走王衍投纓望月影而揚鞭吳臧受縛
三軍銕吹新翻巴蜀之歌百姓壺漿爭獻鄂筒
之酒錦官城上才斗無驚玉女臺前趨耡有喜
是皆
皇上聲靈震叠賞罰嚴明布大武之三曾殪小戎于
萬里從此過師枕席懸戰鼓于銅崖摧敵鴻毛
勒銘碑于鐵柱西川父老重傳諭蜀之文南詔
官司還紀平蠻之績休哉大定永矣不基臣幸
侍朝班欣聞凱奏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於鑠
皇清克配
上帝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莫不尊親凡有血氣東漸西
被朔南訖暨
一人首出時乘六龍誕敷文德肇定武功四方無拂
萬國攸同乃命止戈撤彼藩封藩封誰何實起

王用出征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重以推轂奮其執鼓戰勝朝廷折衝樽俎桓桓上將左右陳行元戎十乘用詢仇方出自南鄙底于太原羌戎大猾小隊小劒地險阻是疆大蓬小篳六劒小劒地險雖設天威何憚萬里橋邊千秋池畔肉薄蟻登腹攻魚爛褒斜間道遂出龍門巴山席捲潼水盃吞朱雀日耀黑甲雲屯塵飛宵遁響起朝奔五嶽摧枯千鈞壓卵秋籌隨風春蛾赴火僞帥徭體金膏卷一　十一　麗體金膏拜鼈集

徭體金膏卷一　十二　麗體金膏拜鼈集

不殺良民三都萬戶盡作王人市廛無恙樓櫓重新黃童白叟歌舞成羣露布遞傳一月三捷受賑獻俘九重嘉悅救民水火取殘饑渴告于文人銘此功烈蹅爾圭瓚礪爾戈鋋單及鬼方一統幅幀爰開明堂載奏管絃臣拜稽首天子萬年

萬度支轉餉牛馬終夜有聲鉦人
伐鼓一月三捷大慈稔惡天用勦絶其命賊徒
駭潰闕越之人震慴流汗匍匐
朝廷下制書賜尚之信死以犬紲縛耿精忠
關下二方底定潘猶不悛收合餘燼自鼠竄棘孤雛
腐鼠保首領之不誅卒取覆亡爲萬世慘其伏
罪亦已晚矣夫以堂堂
天朝踴躍用兵殲厥小醜摧枯振落何憂不克然當
其始也一夫抗命三孽連衡若火之燎于原不
可撲滅以
皇上天威率其股肱心膂之臣熊羆虓虎之佐運籌
帷幄折衝樽俎一戰而舉荆襄再戰而收衡永
西師絶連雲之棧跨劒閣揭成都東師破辰龍
關席捲貴竹直抵黔城下摩旗黔蒼之墨飲
馬盤龍之津風馳電掃谷靜山空自征伐以來
未有驅除若斯之速者也且滇雖一隅僭始莊
蹻閉關昆明不通中國蒙社并有六詔鑿食茲
大鄭趙楊干號令三嬗終歸段氏迨元始入版

圖明遂郡縣其地然以世祖之雄畧頓京西平
之壯謀加以十一總管三宣六慰而伯忽舍利
畏造變于前阿資思任搆釁于後纔爭觸闢
尋干戈何者夜郎不知漢大聲教阻絶嘗殺怙
亂其習俗然也況叛臣教之嘯其兇族逆我顏
行驅市人千鋒鏑朝箕暮斂廢燭其宅家此邦
之人水深火熱喁喁然延頸待救若枯旱之望

陛下義征不庭提赤子出沸羹之中使登衽席焉人
雨今
濮人回首面內胥沾闓澤甚盛德也雖虞帝之
格苗民殷宗之克鬼方何以加焉然後振旅而
還告
廟獻俘班朝飲至勳庸銘于鼎鐘名號昭于史冊不其
厚乎于是
天子沛然改容曰予一人敢不荷
天之寵承
祖宗之慶顧自軍興宵旰不遑諸大夫勤勞于內
諸將士暴露于外烽燧所至毋乃驚懼子弟憂

慮長老。其他飛菱輓粟。疲于奔命者。不可勝數。
朕心閔焉。頓
社稷之靈。以遏亂畧。罪人斯得。庶幾息兵革。嘉與海內
更始。其須爵賞褫賦役。赦殊死以下。天下聞之。
詥謂
皇上武功赫赫。既如彼。文命洋洋。又若此。博恩廣施。
遠撫長駕。車書混一。符瑞臻臻。道侔乎乾坤。德
隆乎三五。雝鳴和鑾。奏雅樂。封泰山。禪梁父。夫
何愚哉小臣。倘備官珥筆。退而作頌一篇。爰揚

至尊之光烈。用告太師。歌以舞萬。其辭曰。
天子穆穆。坐明堂。載羹尫。羌雒薄。何跳
梁。射天逐日肆。披猖二豎。從之同。領狂彭彭。大
車拒螳。頓吾
皇一怒。威神張。手麾白旄。掃欃槍。盪門推轂。授斧斨。
礮乃鋒。刃峙糗糧。雷輜星馳。啓戎行。勢同猛虎
驅。破羊。大首既隕。羣凶亡。遂挽彭蠡。廻瀟湘。羅
義烏。道闕康。莊木瓜。金筑歸。驅場競。率鐵突。渡
瀾滄。井蛙鼃。息走且僵。貔如山。鬼伏等。篁銅鼓
一鳴。竟梟。喪長鯨。就戮。短狐。戕前徒。倒戈爭。投
降。君子小人。簉靈漿。竹王祠下。迎三郎。六軍齊
繈。臨城陛。鞭指邛。笮揮冉。駹將洞。晌盱。遑相望。
碧鷄。畫啼金。馬驟。彩雲飄。飄颺。颺昆池。旁平。填河海
成田桑。市屋不改。耰鋤。長樊。僮唱歌。傳白狼。聲
毛象。齒貢。梯航。掞。書飛羽。奏明光。
天顏有喜。夜未央。百工來賀。舞且颺。
帝曰嗟。咨心如傷。賊臣不道。犯天綱。夏民何辜。罹池
殃。居者裹。負行。輸轅哀。我人斯。亦孔將。刑獄幾
何念。桁楊。錢穀幾。何問。倉箱。亟放。赦令。覃恩章。
后以誥。命施四方。乃開石室。紀太常。彤弓。盧矢。間珮
龔。龍旂。和鈴。鏘革。鞗朱。鷺鉞。吹。登廟。廊職。方會
同。統萬邦。王道蕩蕩。臻平康。大武。止戈。偃兵藏。
逝將。歸馬。華山陽。功成。治定。禮樂彰。秩宗。脩。徹
夔。笙賡。龍圖。龜書。出。伾昂。遨。遊。麒麟。苑。鳳。巢
粔。黃。蓼。兆豐穰。壽芝。赤箭。呈。禎。祥。仰觀。玉燭。俯

金湯美哉丕基亘皇唐宜升介丘答
穹蒼云云亭亭風雨翔金泥玉檢書揮煌探策占之壽
永昌
皇清受命歷無疆

麗澤金膏卷一
拜颺集

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初九日
皇上南巡駐蹕西湖行宮
恩賜御書恭紀
皇上聖由天縱見論語德乃日新書仲虺之誥後日新萬邦爲憲包九
舜而出十堯舜明出十堯包九
盧思道表萬靈翹首應三台以東指世躋仁壽樂志
西巡兩儀貞觀乘六氣而南
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而憂以民憂見孟子時值平成書大
禹讓地而溺由己溺見孟子益濁流未順水經注河色黃
平天成而溺由己溺見孟子古羣逢歌曰出而
者衆川之流恐妨日作於田古羣逢歌曰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
益濁之也

而飲耕田而食

清問必勤書呂刑皇帝清問下民爰夙星言之駕詩膠風星言夙駕說于桑
田核水經而似多疑義按桑欽作水經酈道元作水經注攷禹
貢而慮有缺文按禹貢夏書篇名拜颺者拜手稽首颺言曰後漢馬援傳豈
稷卨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後漢馬援傳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朕咋舌乂手從族乎別無
嘉策前漢爰盎傳盎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畧塾者剔膚之切書益稷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易剔剔淋以膚切近災也仰藉訏謨詩大雅訏
謨定命察順逆之情度高卑之勢或則疏或則濬
九派同流郭璞江賦流九派乎尋陽亦既治亦既安一勞久

逸班固燕然山銘茲所謂一勞永寧者也地眞安土洵仁者之能敦易繫辭安土敦仁故能愛海不揚波知聖人之有在韓詩外傳成王時越裳氏重三譯而至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舳艫相屬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盡往朝之舳艫相屬郭璞賦舳艫相屬千里通檝其修服其鎭不解於時翎飛翠輓而前漢主父偃傳父偃傳又水耨火耕而集史平準書部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饒民得流徙就食江淮間陽侯效命淮南子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注一清之瑞陽侯陵陽國侯也溺死能爲大波一清之瑞斯徵拾遺記黃河千年一清一大瑞兆姓依懷五位之至聖之君以馬太平御覽

飛利見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顧望雲就日史五帝記帝堯者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就有喜之詩天顏杜子美詩天顏有喜近臣知而跨斗連牛淅江通志天文分野斗牛女分野信無私於地載識孔子閭居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采菲封而化被草木詩邶風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周興千字文化被草木賴及萬方若鳥獸而信及豚魚書伊訓鳥獸魚鼈咸若易中孚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如彼江河自然行地見孟緣知閭閻定是同天張衡西京賦表崤函以爲關注閭閻天門也仗劍柳長條似帶低桃牙檣掃塵最好風微南淮

子令雨師灑道澄練恰逢江靜江淨如練詩淮水湯湯挾舟楫以濟深淵伐檀伯猱塵上珠盡光合楊州府志高郵雙耀湖孫莘老家下湖陰夜生覺窓明如晝徵求之見一大珠其光燭天貧富於其文謂過李百藥郡世賢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腳見其詮南方草木狀楓香樹二月華發乃著實鴛湖過處樓上則雨霧烟消府志鴛鴦湖府城南一名南湖湖中有烟雨樓五代時建爲一方勝景鷺續傳水門外則香飄桂落宋之問靈隱寺詩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龍飛鳳舞郭璞南郊賦百寮翼翼以承旨兩乳長虡爰興鱗鱗攀明鳳翼以翔翥山立萬乘雲擎郭璞南郊賦百寮翼附鱗攀決言攀龍鉤已献芹負日列子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麤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輿室綿纊狐貉順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

故謂之泰谷泉慫玆而勿冷西湖志者九一口冷泉固泰谷温和穀鄭衍吹律而温氣生宜黍黍有谷寒不生五飛來峯知何以黍谷温和劉向別錄燕

舍之曰昔人有美我甘棠芣苢于者對衆豪稱之鄉豪取而富之猶於口據於腹象哂而怨之子此類也陰康紀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睹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

由浙西以暨浙東

按浙江屬府十一即今之浙東浙西三

行在

三輔黃圖天子以四海為家不以京師宮室居處為常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車輿所至奏事皆曰行在

草從風

見論語

合江南而訖江北矣乃昔昌時市

甫周翰同生

詩大雅維周之翰

盛世鄉枚梁園並

枚乘梁王不悅遊于兎園會賓客

集

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于兎園會賓友召鄒生延枚叟

乃置旨酒命賓友四海為家不以京師宮室居

特召承明

前漢楊雄傳召雄待詔承明之庭

雲出輕蓋

事類賦辰氏雲蓋注辰成

麗體金膏卷一　壬一

拜閣集

式與溫庭筠雲蓋紙絕句序云予在九江出謝伯之法全無張永之功輒分

造雲蓋紙餉之左伯之法全無張永之功輒分

送五分給尚書之札

前漢司馬相如傳謂為天子之賦上令尚書給

十枚

筆札

湖橫遠碧頒來

原註四月初六日

天子之題

原註四月初六日

橫之句七律一首取四名一徐

頒二查關課三陳

惠左右二史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如處號螭頭則妍辭競騁

雪賦援簡子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輕移雉尾

騶子妍辭侔色揄揚為寡人賦之

崔豹古今注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尾則

御覽親評詎落紙以如飛

景龍文館記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

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罷還帷宋二詩人觀乃沈詩也又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閱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詞氣已竭朱猶健舉沈乃幸揮毫之自在杜子美詩朝罷香烟攜滿袖詩伏不敢復爭

成珠玉雖風雲月露無禪廣歌

北史李諤傳諤以時文體尚輕薄之形積案歌曰而月

在揮毫

薄上書曰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歌曰而月

盈箱盡是風雲之狀書益稷乃賡載歌曰而賡之

乙丙丁敢嫌次第

王勃滕王閣序時維暮春之初會于兎園賓主盡東南之美雄州霧列俊采星馳

韓柳名遂太賤既而何寵多士謂占第四自以與何齊名酬居其下驕傲之慕殿下有言上稱問其姓對曰姓丁上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復何言

且也餅臼大官而賜

進士在鼎江閱喜宴上命中官以餅馳賜之故徐演詩曰莫歎老鉄愛牙齒曾咬紅綾餅餘來後漢百官志大官令一人本注曰掌御飲食

果從中使而頒頃赤

詩大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玉王維敕賜百官櫻桃

王維敕賜百官櫻桃兼玉盤

私心飽德

詩中使頻傾兼玉盤

麗體金膏卷一　癸一

拜閣集

進士在鼎江閱喜宴上命中官以餅馳賜之故徐演詩曰莫歎老鉄愛牙齒曾咬紅綾餅餘來後漢百官志大官令一人本注曰掌御飲食

果從中使而頒頃赤

詩大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玉王維敕賜百官櫻桃

王維詩中使頻傾兼玉盤

私心飽德

詩大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宸翰之上騰即

屬目榮觀矚

天章之下賚鸞鷟鳳翥難以形容

宗書勢詩六文開

玉豢入龍廳餘青又鳳皇崩雲絕鷺驚游霧陳烏頡魚頡於何贊須梁元帝古時啓游霧重雲傳敬禮直超晉始服一臺之法烏頡魚頡表揚泉之賦

二妙以中心

晉衛瓘傳瓘舉問於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

人號爲一臺二妙　若論唐初退八體六文而北面見上註
彼太宗之學虞監徒云戈法逼眞法書苑唐太宗學虞監隸舞鵝于戈法一日作戲字召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鄭公日卿窺聖作內戲字戈法逼眞帝賞其鑒　縱逸少能迫元常書斷梁武帝云子敬之不迫逸少猶逸少之不迫元常　要是
御書難得天邊錫子不啻路車乘馬之榮詩小雅君子來朝何錫之路車乘馬　日下攸同寧殊隆眞和鸞之盛詩小雅隆殊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貢舉所取多知名士世謂之玉笋　鼇頭金膏卷一　拜颺集　臣藻功玉笋新班唐李宗閔傳與李德裕詩荷花初直翰林故事學士院北壁前階有花甃道冬以日影過五方蓬池兮倖厠李德裕詩蓬池鯨注龍府稱鄉隔里日梓里隔里經歸　鼇頭金膏卷一　拜颺集　臣藻
舞鶴盡飛鴻之致書評梁武帝評鍾繇書如舞鶴遊天飛鴻戲海　九重天上楚辭九辨君之門以九重　天台賦成示友人范榮期五色雲中杜子美詩雲近蓬萊
年夢繞隨黃童與白叟晉史白叟黃童　飄將玉潤墨藪褚遂良書字裏金生行間玉潤　尺璧何曾足重帝王世紀禹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　此眞寶貴千秋寸珠未必皆珍史用敬仲完世家梁惠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乘　是乃騰輝萬里喜而裴潾有裴潾匠五人明唐六典崇文館
良志上下之交書益稷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其志同也　秘以縹囊昭明文選序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
吾之作　察臣淨以居心纖毫不敢黠綴念臣拙於應物空江且自安閒選出唐音何如謨典按虞典舜典大禹謨皐陶謨益稷棒來
聖蹟儼若球圖書顧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夫寶鏡錯鈎張說千秋鏡應制寶鏡須神鈎擬規寫聖情東觀漢記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鉤佩　猶誇寵錫素屏錦被魏毛玠傳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氈賜君古人之服謝承後漢書朱寵爲太尉家貧食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寵固不敢當之　備極恩榮而況龍跳兼虎臥之奇書斷龍跳天門虎臥鳳闕　舞鶴盡飛鴻之致書評梁武帝評鍾繇書如舞鶴遊天飛鴻戲海　九重天上楚辭九辨君之門以九重天台賦成示友人范榮期五色雲中杜子美詩雲近蓬萊
日劘試鄉地當作金石聲晉孫綽傳綽作　常五色　飄將玉潤墨藪褚遂良書字裏金生行間玉潤　尺璧何曾足重帝王世紀禹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　此眞寶貴千秋寸珠未必皆珍史用敬仲完世家梁惠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乘　是乃騰輝萬里喜而裴潾有裴潾匠五人明唐六典崇文館
良志上下之交書益稷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其志同也　秘以縹囊昭明文選序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　光燄恃子孫之保客天盡無纖雲獨坐空江碧唐句按詩爲施肩

粵以歲次重光支逢作鄂三皇紀十干閼辛爲重光十二支閼酉爲

作噩

皇帝方居清暑之崇臺御招凉之邃館月頒大酺式讌群工漢紀文帝賜酺五日註大酺若夫路人大飲酒也後唐宋皆因之

東華橋通西苑沙偏泥泥泥詩零露泥泥

睇詩湛湛露斯　樹只騷騷夜不風而自響張衡思玄賦寒風凄其永至兮雲雌之騷霏微殘月銀騷庾信小園賦風騷騷而樹悲

弓猶挂於高城錯落疎星珠斗尚斜於遠岫見瑣

拜颺集

壩賦坐平沙之似毯蕭俟傳呼藉嫩芽以如繩遥見瑣躍魚鈐爭鳴芝田錄必用丹鳳書聞春秋元命苞皇

憑宣喚少焉赤烏銜燭武王受鳳書之紀故

龍樓盛闕見滕王賦雞人嘐嘐

以魚者取其目不瞑以守夜之義錦管鏤簫卿書遊文王之都故

飛繡轂以遄催周禮雞人夜呼旦以臨百官註雞鳴之人也劉禹錫詩城

中晨雞喔喔鳴虎賁駭駭鶩珠珂而並入周官虎賁氏掌領虎士八百人軍旅會同君宿于外則守王閒詩駭駭征夫倉雅珂餘馬具梁簡文行馬詩晨風白金絡

桃花紫　紅門舒篆見懺玉珂

水面已維青雀之艘見藤王賦紫掖遥遲宮闕志天有紫微人主象之曰紫宮紫閣紫掖殿曰紫宸京都

之衢曰紫陌柳絲先隱黃龍之舳見王賦俄傳汎汎之遥載詩

紆盡許登邳斯時也太液波紅一奩蘇鞠國產上林炤碧

液池在建章宮北唐實記鞠鞠國大如巨栗中國因名鞠鞠

紅寶石大如巨栗中國因名鞠鞠

滿燈玻璃偏宏漢舊儀上林苑離宮七十所容千乘萬騎名果樹二千餘種按始皇

建在渭南苑內漢因其名黃山谷詩畫出西樓繞秋註猶一幅也

以平揉摭言川師名黃頭郎以擢船爲業土勝水故長鼠名史記鄧通

檥蘭橈而競發左傳吳伐楚載干長岸楚師繼敗吳獲其乘舟餘皇吳使長

鷰者三人酒伏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歸夜從之取餘皇以鬭楚詞桂棹兮蘭槳庾信詩蘭橈

遊秋黃頭郎以擢水勝土

洲千衫艾葉見懺國賦映水蓼以彌鮮萬綬桃花

帝室皇居之畔別自成村孔融表帝室皇居必當非常之賓　末將南

唐北宋之間疇工此畫三唐紀前唐自高祖歷二十主二百九十年後
傳璟煜共三十八年南宋自高宗紀北宋自太祖至欽宗
一百五十二年按南唐北宋多名畫一行到瓊樓
百五十二年按南唐北宋多名畫一行到瓊樓
玉宇天上晴多王子年於江岸玩月俄見月規半天瓊
欒玉宇嫻然數息除將鳳舸龍翔世間秋少隋
移時不復見矣除將鳳舸龍翔世間秋少隋
煬帝遣陸士澄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艒等數萬艘吹曲桂樹爲君船青綠爲君牙作帆檣註桅柱也
漢鼓吹曲桂樹爲君船青綠爲君牙作帆檣註桅柱也
者日笔梁王談思歌象
陟坡陀沿峭磡博雅陀陂廣衷貌廣韻陀陂
不平貌峭磡舊賜王賦註屬遵
簷路距帳殿以非遥幾折緣垣隔幔城而不遠

沈約詩帳殿臨春御石林燕語宋畫盧山呼以
幕行時撤而藏之帳殿則設帳也山呼以
峻城皆行幕也
拜颺集
使量來玉尺莫罄恩長晉書荀勗暗解律呂因
正雅樂阮咸心謂不調勗以校已所制
最忌之後有耕者得周時玉尺荀以校已所制
業制皆短一黍于是服阮神識並詳九日序
縱令負用銅仙難勝睨重見勝王賦註
墮懷中詎信秋初春還袖底擎來水淚鴛鴦解
稱山呼本此易時則暗職貢魚以宮人籠時則暗職
貢魚以宮人籠時
輝廣韻縑綾爲蓋日
金志國王徽或紅或黃艷赤形霞
御榻屹花磚相向視花磚日影
於殿廡之間夫其登繪成峰吹納散霧千端霜
雪割完碧海之綃述異記南海有鮫人水居如
出以賣之爲服入水不濡北窗瑣言唐張建爲
幽州司馬往渤海遇冰泳神遺之鮫綃乃自賣以
進明宗于涛暑時如封霜雪
百筵雲霞販盡平陵之彩見勝
王賦

偏搖翻帳。銀罍告濯。翠釜云調。杜詩紫駝之峯出翠釜。然而羊膚雉醢。未便稱珍。說文肫下曰鹿肉醬無骨曰醢。鴨糊鵝纖。何由示美。說文纖㪷也。即今機子九絲縠也。淮南俶真朱玉相魂。露雞臛鵝。或弋來鶩。落雋永於雲端。獵得黃麞。致羶蘇於海外。衛雅麋屬亦謂黃羊。周禮詳羶羊脂。薤牛脂。謂以脂膏煎和也。羶湘錦帶餅裏。紅綾杜詩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註謂以綾裹餅。嫩脆詩云。烝之浮浮。註烝。烹也。唐紀。幸南內興慶池方食餅餤。時進上在曲江有開喜宴。命御廚各賜一枚。以紅綾衆之。徐陵詩。莫笑老缺殘牙。尚曾喫紅綾束之。哲傳。可以通冬達夏。四時咸宜者。其惟牢飛綿薄夜。亦柔如積素。

九乎爾。乃弱如春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而遠遍。侵盛食品有籠上牢。丸中牢丸。湯中牢丸。子瞻誤爲牢丸。荀氏列饌傳。春用饊頭。夏嗣以薤。夜代之註。晉盧諶祭法。周禮。醢人春獻。抑狻未足。以誇禁臠之肬。而奪侯鯖之麗。也。晉史初元帝公私交。窘得豝以爲美。項上一臠尤佳。輒以薦帝。帝嘆爲禁臠。西京雜記。王氏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傳。食五侯間。盡得其歡心。競致奇膳。合以爲鮭字。林鮭雜肴也。煎和五味之名。鮭。爾臣僭。厥厀。江河之咏。惟茲。卿尹。牟居。魚稻之鄉。倘遂庖虛。魴鯉。島用爲歡。若其俎。乏鱣鮪。能取。飫獻師。芳餌。乍垂綸於百子池頭。周禮獻人春獻王鮪。陰符芳餌之下。必有懸魚。三輔黃圖。漢上林有池十五所。武帝于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

于闕。饗宰雕盤。旋斫鮸於九成宮。唐書上賜宰臣食。日給酒一斗。醽色鷰黃。杜詩鷰兒黃似酒。亦上參軍之。蓬萊橫拋。與慶之緋。珠。宮闕志開元二年以宅爲興慶宮。中有興慶池。一握葡桃。亂灑平陽之銀。豆。平陽見滕王賦。駄裝寶馬。共鴛綺以繽紛。見本篇上。携出銅龍。亦名銅龍張晏

註門樓上滿鳳城爲歡笑事原秦穆公女吹簫有銅龍也滿鳳降其城因號丹扇城其後言京都之城曰鳳城九衢迎問何來方朔之桃陳暄詩洛陽九衢上漢武內傳東郡獻短人指東方朔曰西王母種桃三千年結子此兒已三遍偷之老萬戶傳觀不數河陽之菓詳藝圖序註按潘岳爲河陽令臣綴微玨猥叨異數才慚鮑俊菖清廣燕鎬之詩詩杜清新庾開府後逸驅參軍文遙班香芳藥奏檄詩王在在鎬京飲酒汾之曲詩杜牧詩濃煎班馬香李樓啟宋髦班香作詞有曰沈檣舶分流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註胡本漢武秋風辭序上幸河東而自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按菖蒲芳藥編名詳三芝序

進

呈類函表

經筵講官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今致仕臣英經筵講官刑部尚書臣士正經筵講官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揆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榕端等謹

題遵

旨纂修類函一書今屬稿告竣謹進

呈者伏以群言淅瀝爭充棟而汗牛萬象散殊貫

分條而晰縷娓嬛福地張茂先所未全窺津逮積書鄴道元所曾覩記遠溯黃初之皇覽久失流傳近誇永樂之秘函亦多缺略石渠虎觀俱詳古而略今玉檢金泥誰鏤雲而繪月縱橫萬里上下千年考索難周校讐未核伏遇

皇帝陛下

睿思天縱

聖學日新

神功則緯武經文

景運則參天貳地。
宵衣旰食勤綜攬於
萬幾。
目覽手批。聚精神於四庫。九金匱石室之藏。靡不
探原竟委。門古史稗官之列。亦皆按部就班。
謂類書從無善本。惟博類函略稱賅備。宜推其體
例。漱潤增華。蓋類函所錄本於虞世南北堂之
鈔。歐陽詢藝文之纂。初學記雖約而有則。白孔
帖終駁而未詳。據止及初唐。紀載非關內府。

而且各自為編。不相統攝。揆諸體製。未盡陶鎔。
臣等祇受
成命。恭率翰詹諸臣商確凡例。臚列區分。益以他書
句檃字比。諸凡日星河岳。部次貴於精詳。禮樂
兵農。制度求其明備。以及禽魚草木。罔不搜羅。
道德性情。更加闡發。踵孔門文學之科。究歷代
圖書之府。雖抱殘守缺。未能力致五車。而落實
取材。編擬目採二酉。非徒稽制言工。不數餘杭
為富。故首以音義明辨。總載提綱。而典故次之。
事對又次之。單詞隻句。有可采錄。另為一條。不
敢放失。至於詩賦雜文。則辨體標目。刪繁就簡。
有節取之義焉。譬夫翦裁在手。集千腋而成裘。
組織任心。辮五絲以為采。庶幾方名象數。幼學
者展卷神開。理幹文條。瞭然在目。考索者會意
隱可無纖叅之勞。虞秘書并省行厨之脯。然諸
臣既非成于一手。

多。魯魚不少。當諸緗帙之旁。復荒謬而何知。罣漏滋
在芸編之末。差言會萃百家。恐猶學府之糠粃。
書倉之菅蒯伏冀
文光奎照。
大度海涵。
矜載筆之陋儒。管窺蠡測。經
重瞳之
御覽。日麗雲昭。
帝錫嘉名。便覺光騰萬卷。
天開鴻製。更令價重三都。縣呂覽於國門。賞頒一字。
刊石經於太學。歡溢九衢。將見臨文濫瀚。無俟

排沙以鬱金。緑事紛綸。不啻銜珠而噴玉矣。謹
謄寫本四百五十卷目録四卷奉
表恭
進以
聞

康熙四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學士臣張英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臣王
經筵講官翰林院學士臣

麗體金書卷一
拜國集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

謂

聖王隆報本之文。合鄗泰江茅以展敬。
哲后大奉先之義。蔡山車澤馬以星祥。金支秋麗。和
風易日。瞻海嶠寶龕夜零。協氣溢璇源珠宮義
興於烝嘗。祫祫歆洽乎南朔。西東大喜是承。光
民有慶。篇惟萬族本乎祖。樂所自生。孝子能享
親。誠無不格。苞符篋啟已垂。假廟之文。竹册屢
更。多有上陵之禮。太昊宛丘之葬。不獨衣冠文

麗體金書卷一
拜國集

王畢郢之遷。已爲墓祭。迨至永平建武以後。典
夫開元景德。以還莫不皇。柏雲畢魚。雅而下。瑾
階桂醑。新燎慢愾。以承玉豆。然大典數舉。雖厘
久而彌章。禮意難明。竟相沿而漸失。丹徒之
覲園寢祇。在郊畿縣。合而祀。祖宗本因觀省出
遊而立。原廟叔孫通遷就。何多。粢臺以望。獻陵
魏元成儀規不少。過沛橫汾。頗覺漢王之草。莫
東封西祀。益嘗宋主之區。區從未有道。濟知周
旣民安而物阜。義兼志敬。尤地察而天明。日羽

芒芒增龍塞菟城之景色露蕭蔘蔘聚鵝山鰈
海之精神如今日者也爰茲恭伏遇
皇帝陛下
德協欽明
功隆位育揮弦解慍馳膏雨而驆薰風刻玉來遊熬
珠囊而懸金鏡
堯仁已遍旁流於燭龍開景之鄉
舜孝彌殷對越在元鳥生商以上是屬
盛京星臨九子旁連箕子封疆天作三陵中有軒皇

弓劍乾開坤闔夾二氣以榮廻瀆鬼嶽祇率百
靈而守護瞻九九松栢遡
列聖均篤孝思拜奕奕几筵惟
文孫克承廟志遂移
仙仗恭奉
慈闈當萬寶之告成村村擊壤駕六龍以發軔處處廻
春盡蠲所過之輸將無費吾民之供帳玉衣鐵
馬儼陟降於三天烏弋黃支效駿奔於六宇縉
十倫之化大澤可待於下流備百順之名至仁
不遺於一物鳳儀鴛楫樂以鼓瑟吹笙象譯鳥
言錫以羣金鶴幣加以日月光華瞻雲念麗源
泉浩淼觸地成瀾土壁葛燈藁金壺以貯寫青
鳧黃扈付玉管以鐫雕頌來槐棘重沾垂露之
餘勒向瑤琨應繼卿雲之頌大孝備矣復允武
而允文庶事康哉冥無偏而無陂同江北鎭齊
呼萬歲者三莢草神羊行與四靈而五臣等身

厠清班才慚小相獻西都之策識愧齊賢紀東
狩之儀博輸應劭豹尾翹車莫奏凌雲之賦蝸
頭珥筆長懸捧日之心伏願
明德惟馨
無逸作所綠字蘿圖往返崆峒之躅皐囊甲帳從容
宛委之藏則陟隆嶽原觀耿光而揚大烈懷柔
河嶽罩解澤而酌衝樽敷天肇造纘丕績於思
文率土放蠲逖休祥於下武繼封禪七十二君
九握貞元之秘後天皇萬八千歲長爲仁壽之
君

敕編纂四庫全書告成謹奉
表上
進者伏以
天璣甕度書林占五緯之祥
帝鑑懸光藝苑定千秋之論
立綱維於簡極函刻雲珠
媲剛遮於龍蹲契昭虹玉理符心矩黎三古以垂
謨道叶神樞匯九流而證聖治資鑒古德洽敷

文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神霄九
野太清耀東壁之星懸圖三成上帝擴西嶽之
府文章有象翠嫣遂吐其天苞繪畫成形白阜
肇圖其地絡書傳著頌初徵雨粟之祥籙授黃
神始貯靈蘭之典洞庭祕簡稽大禹所深藏柱
下叢編付老聃以世守秦操金策聖籍雖焚漢
理珠囊遺經故在儒生密寶惟孔鮒之承家謁
者旁求見陳農之奉使蒐文以後篇章自是滋
多鱗閣所儲條目於焉漸備杖吹藜火夜讎別
錄之編衣染鑪香坐校中經之簿王仲寶區其
流別定新志之九條阮孝緒撮其叢殘括舊傳
之五部勘書妙畫世慕展氏之圖捲幔飛仙史
載隋宮之蹟唐武德訖乎天寶鈿軸彌增宋景
祐繼以淳熙互籤再錄南征俘玉元遷三館之
觀北極營都明蓮十艘之櫝莫不前徵邃古丹
壺溯合雒之蹤悠發空林詩簡孤頻斯之篆西
州片札辨點漆於將磨南雍殘文檢穿絲於已
斷竹編末朽名認師春瓠本猶攜槖存班固爰

羅繼碎或得諸玉枕石函授拾畸零均給以螺
丸麻紙精鏤廣購一篇增十匹之酬華暉重紹
三品別兩廂之等凡以窮搜放失獵文林辨圃
之精互鏡瑕揄立聖域賢關之訓結德興而轄
轄軌順經涂儻學海以沿波源通道筏然而掖
餘易匱四千卷既勾殘膏騖廣彌燕百兩篇更
珍鷹鼎丹青失實或貽誚於王充朱紫相淆孰
齊蹤於鄭默甚乃別風淮雨惜奇字而編脫或
如許綠紆紅踵駁文而莫悟蘭臺庋貯多如貽

改漆經裹板摹傳遂至誤尊閣本故祕書總目
鄭夾漈復議校讎而文苑英華彭叔夏重加辨
證從未有重點累洽雯華懸柴極之庭稽古崇
儒冊府闢丹宸之館弼綸宙合識大識小之無
遺榮鏡登閱傳信傳疑之有準金模特建實遵
周融加
今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
瑞席蘿圖
麗體金膏卷一 三
拜曦集
神凝松棟
撝威稜於十曲響震靈藏
洽文德於四溟兆開神籞
帝媽歌詠已題九萬瓊牋臣向編摩更緝三千寶牒
博收竹素仍沿天祿之守乃猶尋端竟委溯支絡於詞源緯地經天
探精微於義海昭陽韶歲
特紬翰府之藏永樂遺編
俯檢文樓之帙倒取諸吳興顗海割裂雖多體宏於
孟蜀書林寬羅終富藤楮宏篇
命刊削其譌言瀝液堪珍
敕比排其墜簡焦桐漆斷重膠百衲之琴古壘銅斑
合鑄九金之鼎復以羽陵蠹剩或有存留宛委
藏餘不無佚漏十行
丹詔徧徵汲古之家七錄緗囊廣啓獻書之路逸經
斷策出自大航雜卦殘篇發從老屋錦帆捩舵
孟家東洛之船玉軑飛輪吳氏西齋之軸鱗排
玉宇多王棨之所未聞筍東金繩奉張華之所
麗體金膏卷一 四
拜曦集
莫識光明繭紙朱題芸帙之名蟠屈鸞章紫誥
槐廳之印紅黎隔院曹司對設於東西青鏤滿
香品第詳分其甲乙
天潢演派光連太史之河卿月澄暉彩接文昌之
宿總司序錄叨楊億之華資分預校讎列任宏
之清秩銀袍應
召騶雲路以彈冠粉署徵才記仙郎而題柱懷鉛握
槧學官願效其一長切線割圓搏士亦研其九
術遂乃別開書局特分署於

龍墀增置鈔胥競抽毫於虎僕圖與史竝陳左右
粉本絢摹隸與蝌兼備古今綵褓扁曹連什
伍各隸屬於寫官工辨緻良均精研於計簿提
綱挈領董成者職總監修補闕拾遺覆勘者官
兼詳定庀器預儲於將作集几筠簾專餐徧給
於大官珉廢珠餡溫鑪圜炭紋凝鴛鴦之青朗
鑑涵冰色瑛玻瓈之白花駢入直地同兜率天
宮蓮炬分行人列娜嬛福地瓊箱牒送全搜滕
囊帷蓋之餘

芝殿鐵排共刊木扇金華之謬程材效技各一一
而使吹累牘連篇遂多多而益辦香霏碎惡擁
書何止百城審漬踰糜削彙寧惟兩屋譬入衆
香之國目眩酋於花光宛遊羣玉之峯神愕胎
於寶氣豈但鴻都多士驍聞見所未曾實令虎
觀諸儒辨妍媸而莫決所賴恭承
睿窽提玉尺以量才仰稟
天裁握銀華而鑒物初披卷軸共掇零璣即荷
綵綸務簪完璧吳澄易翼辨顚倒乎陰陽楊簡詩音
勤披
玉案開緘
丹毫
親詠五家易說岐塗附闕其傳燈四氏書箋餘緒兼
紫殿

詳乎括地。前輩後學。陳風雅於經筵。斜上方行。寓春秋於世本。廬陵處士。特申僭上之防。安定門人。大著尊王之義。王元杰名同讞獄。爲雲谷之重儓。洪谷蘩跡類探驥。竊玉川之餘瀋。四箴誤註。寧知顏巷之心。二佛同稱。轉啚尼山之量。六經作繪。全收諸楊甲圖中。七緯成編。知出自莊周書後。五音分配。豪文互備其形聲。二史交參。奇字各通其假借。古香襲細辨班書。碎腋穿連。重刊薛史。清流鑒鑒。豐示鑒戒於東林。正統

懸探。更勝賈倉之富。至於孔庭舊語。首定儒宗。蔡帳祕文。嚴排異說。范祖禹之帝學。具有淵源。會公亮之武經。姑存崖略。橫戈危堞。節取陳規。握策靈臺。參徵蘇頌。箠窮杪忽。九章研鮑瀣之藏術。雜縱橫。十卷稽趙蕤之撰。楚中隱士。互權韓柳之評。婺郡名賢。不廢呂唐之學。臚登識記。衍洪範而原非妄議。井田託周官而更誤。錢塘遺事。深議首鼠於宋元。曲洵舊聞。微憾操戈於洛蜀。細總有取。旁通方朔之言。指佞無難。愼聽

韓非之說。陳思書苑。列筆陣而成圖。馬總意林。存綱常於西蜀。派沿凍水。袁朱之新例兼存。俗記扶餘。班范之訛傳並訂。黨碑再勒。嗟掘盜而開門。權斂彌張。啧教星而替月。西湖遊蹟。殊憐野老之藏名。北使賓筵。深愧詞臣之校射。宋鈔僅賸。覓舊志於臨安。金刻稀聞。竇遺聞於貞觀。或攻或守。徒存十鑑之兵謀。相勝相生。未亭取乎厄言。南宋枝談。桉鞫深嫌其曲筆。十七卷騷人舊製。更證以草木之名。二百年吏部清吟。特賞其煙霞之氣。兼推韓杜續來鳳翥之膠。竝採郊祁。擬以棠華之句。文恭著作。先歐尹而

孤行忠肅風裁抗蘇程而角立勤王留守呼北
渡者凡三殉節壯南朝者惟一學如和叔
原不限以宗朱詩到儀卿乃轉嫌其人聖讀書
祕閣明詹初論古之非從宦金淵貧仇遠琥吟
之癖楊維楨取其辨統而頌泰則當詠劉宗周
閔其完忠而吠堯爲可恕凡茲
獨斷咸稟
睿裁詮此同情實孚公義苞千齡而建極道出於
天綜百氏以歸型言衷諸
聖標衡筆創事通乎春賞秋刑絜度方圓法本乎
乾規坤矩是以儲璆懸耀揆景亮趨鏞棧先鳴聆音
鷹集鯨鐘方警啓蓬館以晨登鶴脅嚴關爰蘭
膏以夜繼披文計數寧止於萬七千篇按月程
功務得夫四十五日裁縫無迹先成綴白之裘
傳寫相爭齊炙汗青之竹架羅黃卷積盈有似
於添籌儿擁鳥皮刊謬時防其掃葉畢昇活板
漸看字是排成曾鞏官書已見序稱校上加以
乾行至健

七旬之念典殫勤
離照無遺一宇之褒議恆審梁騶練士庚郵遞初篤
之函
雲輅巡方乙夜展重修之卷至三至再戒玉楮之遲
雕鐫萬數千摛金根之屨諛坤原爲釜兼收刊
板之訛芊或作羊細檢鈔書之謬毫釐不漏戡
旁添待補之戈塗黓必嚴羅上辨續加之冈削
訒以妄下雖黃輪郭空存常

指其竟同曳白
明周纖芥共欽
睿照無遺報乏微涓獺鷺媿心生奮若夫考勤校惰
督課雖詳荷寵邀榮
恩慈實渥風雲得路先登或列於九官
雨露均滋中考亦賜以一級柏臺聯句聽鳳徘之新
聲芸署題名踵麟臺之故事曇勻蝶翅祖帖雙
鈎帙簇龍紋
天書五色猩毛擢穎膩魚子之華箋龍尾雕

煤之方氣銀墨翠管細縈百和之香錦段香羅
交映五明之扇繡囊委佩鉦貯朱提珍毳豐茸
帕裁白琥雕盤列饌果分西域之甘華組簪茱
瓜勝東陵之種自
天宣賜多非蒙寀所期無地酬
恩惟以文章爲報周賚始末擬勒長編別採英華先
爲縮本曩長庚之紀歲屢叫
嵩呼屬太乙之占祥象符奎聚八年敬緝挹古今四
庫之精兩部分儲合大小二山之數惟全書之

浩博實括羣言合衆手以經營倏逾數載香薰
蘭櫝方粗就而未終閱聚雲楣已先成以有待
文河疏瀹初如江別爲三筆海朝宗繼乃濆增
以四望洋無際慮創始之爲難登岸有助幸觀
成之可冀較刪繁之別帙又閱兩年勤彙總之
獄倅此壯觀前千古而後萬年無斯巨帙益非
鴻裁乃盈一部插籤分帙次拔乎甲乙丙丁列
架臚函色別其赤青白黑經崇世教貴實徵而
躬當其盛叨司校錄實忝光榮臣等功謝蠹蟲
賤虛談史繫人心削誣詞而存公論選諸子百
識同闕豹鑽研文字未能服望之通仙延緩歲
家之粹博收而不悖聖賢懲十人九集之非嚴
時僅類鞠通之食異仰蒙

訓示得聞六藝之源曲荷
寬容許假十年之限百夫決拾望學的而知歸一貫
成山營書嚴而幸就欣陳實笈對
軒鏡之澄光恭進
瑶階同蓡圖之永實從此依模範狀若墨矩而重
規因之循軌知途益輕車而熟路先難後易一
隅可得而反三謀始圖終百里勉行乎半九精
心刊誤八行細檢朱絲協力鳩工萬指齊磨鳥
玉連綿告蔵峙看四奏

天閻迅速先期不待六更歲籥人文成化
帝機運經緯之功
皇極敷言
王路示會歸之準觚棱雲構寓義乎銀牓璇題方策
星羅珍貫乎金嘗水碧曰淵曰源曰津曰洌長
流萬古之江河紀世紀運紀會紀元恒耀九霄
之
日月垂五經以樹訓道通乎丹書綠字之先合六幕
以同文治超於元律蒼牙之上臣等無任贐

拜颺集　鄭王昇
恩詔謝表　代謝　蔣士銓
賜冢嗇盛京賦表　蔣士銓
代江西士子謝加科牒文　蔣士銓
進江西省祝嘏詩文　蔣士銓
恩賜通鑑輯覽生揅林爽文莊大田紀事語二十功臣像贊墨刻謝摺　孔憲培
恩賞臨宋　臣　李迪鶺鴒待飼圖　孔憲培
恩賜四得論四得續論墨刻謝摺　穆和蘭
御製詩謝摺
恩賞修德修刑論墨刻謝摺　阿桂等
御製四次巡浙詩恭跋　蔣士銓
頒賜文二集謝摺　孫士毅
爲莊撫軍賀平伊里表　袁枚
爲尹太保賀伊里盪平表　袁枚
爲黃太保賀平大金川表　袁枚
掃平噶喇衣奏摺　阿桂等
平定兩金川賀摺　和碩額駙福康安
代賀金川平定疏　大學士等
代賀受哈薩克回部內款表　蔣士銓
臺灣全郡蕩平賀摺　蔣士銓
臺灣首逆就獲合詞叩賀摺　孫士毅等
巴納布進表納貢復奏　王大臣等
御賜墨雲室記李廷珪古墨歌墨刻謝恩摺　穆和蘭

恩詔謝表

竊唯發龍祥於姜水炎皇六佐同升流虹采於姚墟虞室八師濟美在姒光周道興賢者三物之條曹高贊宋猷舉士重十科之選惟采儀配地自膺五福而享期頤而壽考作人爰闢四門而求俊乂

慈宮慶溢藝苑歡騰欽惟

皇太后天與淳粹氣鍾元和燕入主筐咿母地母天之字馬依金爰叶履中履順之占正坤儀而道盛

西陵彤管播徽音顯懿宣陰教而化行南國瑞函注景福綿長恭惟

皇帝陛下

仁孝挺生

文明啟運星流景宿恒思石紐之劬勞電繞斗樞每念軒邱之鞠育萬安宮裡親捧瑤觴長樂階前常依玉輦極九重之尊養永頌岡陵合萬國之歡心徧敷雨露年逢辛未正屆

壽母週甲之期歲在壬申特遵

聖祖開科之制沛湛恩於寅丙忻聞珊網宏開式至孝於斗中已見金車登山期嘗森牛先歌鳴鹿之詩飾值秋中高掛遷鶯之榜甲乙科均由異數春秋闕疊見昌期乘暖浪而上龍門爭忻燒尾際秋風而題雁塔共慶摘髭動銀鋪橫識是丞孫之錦袍毫花吐知爲王母之花鳳麟兆龍麅齊收奚似彩鸞青雀芝术共參苓並採無殊蘗棗棗蟠桃嵩呼者三喜濱海三千擊水祝如雞九

恩綸曠古爲昭文治於斯極盛某等閭苑下士荷濡鯫生濫列賢書未遂林藻穿楊之願幸充貢籍常深郊祓擢桂之思志切觀光曾遊槐市情殷論秀薹入芹宮夔下焦桐遭賞音而欲奏泥中古劍遇望氣而思騰忽聞宅俊新恩郤鵬程之不遠快睹招賢鉅典實皃藻之曷勝唯

皇太后以高行獲高年蔭蕃枝於百千萬億而

聖天子以孝思成孝治開蓬榜於東西測南榮光起五嶽圖中高映壺公之嶠仙醴傳三神島上遠

沾龍女之游九鯉湖邉齋進長生之頌雙龍闕下遥瞻獻壽之儀伏祈轉詳俯允代奏海隊歡欣之忱悃獲酬

堯母門前草茅鼓舞之情形盡入

軒皇鏡裏

代謝賜冢書盛京賦表　蔣士銓

日月臣恭接到

聖慈頒賜清漢冢文盛京賦各幾本臣讀豐鎬式廓留都國風紀自幽郃聿昭鴻業炳著大文之煥成書首重于唐虞推原受命之由作頌不忘乎景亳欽惟我

皇上聖教誕敷皇謨丕顯萬國仰觀文之化羣言會殊俗之歸天縱

聖以多能濬思睿發

帝以臣同喜起寵錫紛披赤文綠字之奇儼授圖于天老玉檢金泥之秘驚搆冢于龍威曩者賦天作于高山揚

昭代陪京之盛肆懿德于時夏美

聖朝開國之隆志山川物產之雄奇發祥由始記風俗人情之美厚

天命維新作述之聖在

一人寶守相傳于萬世六體八法妙合元功轉注諧聲悉存古意臣以囿書冢籀玉筋雙懸佐之漢

體龜魚琅函焜美在天成象既日麗而星輝因
物賦形復鸞翔而鵠峙緘同合璧不徙留禹俗
于峋嶁珍若聯珠豈止垂周書于石鼓千以頌
諸秘殿等麐圖籍加持蒲穀躬極試將鏤以金
泥作鎮封疆不啻嵩衡華岱臣備員轉運叨賜
恩榮覩禾垂九穗之文欲切豐年景瑞仰龍起千秋
之地心馳蓬海雲帆所有感激微忱理合具摺
恭謝
天恩伏祈睿鑒臣無任拜舞欣榮之至

聖母棘圍陳天保之歌進多士干

熙朝壽宇式嘉賁之燕尊之至也養之至也本博厚
高明而悠久自古皆然元首起哉股肱喜哉大
協和於變以時雍於斯爲盛欽惟
皇太后尊開積慶德合無疆徽號極域中之尊光施四
表至仁爲天下之母範率六宮資身由坤順以
成十三年內治柔雍贊治著包嫗之淑誕
聖協慈寧而吉干萬國太和翔洽合章仰文母之蕊
固已鳳閣含飴錫嘏載賡多祐旋宮問政樂育

屢賀得人欽惟我
皇上恩純錫類明達闢門問詩深宮大孝極九州之
尊富求賢側席中天備一統之車書
皇仁合聖敬以單敷贍依不廣
文德偕武功而並懋俊傑無遺雲霞能金爪之靈瑩
五福祥開門闢極鴻鴈集玉階之仙莢羣工喜
動于難名當茲寶籙之豐年恭逢
聖母之仁壽陽生葭管一時鍾呂都諸日麗春輝五色
蓬萊俱煥頌堯樽而上

壽展禮南宮奏舜樂以承歡奉觴北極仙桃春色映衮
補于九重瑞雪晶光照共球于萬里籌已六添
慈顏永樂其遐齡恩方四達于家邦計運際天申巽命
預施于先歲開
萬壽之科而決
祖繢鴻圖而麟鳳重騰蓬六旬之慶以掄才紀鶴算而
鵾鵬全化叙奏倫于宮禁
普文教于寰區廣

一人之孝思增萬邦之選舉黃裳黼文
地道之光潛麟際利見以亨推本
母儀之化是王國克生多士斯中遠用及武夫惟坤德
載物以成故天心因材而篤維茲盛典期以來
年四時行文武兩闈一歲訖春秋二試榜分甲
乙科統正出兎罝偕鴻漸以同升鳳翮與鷹揚
凡鱗私幸滄溟眞跋浪深山之樟雕翳植竊思白
以俱裔鄉鴈遠行直省同在仲春賢書近獻邦
幾於當三月歡騰中國慶溢西江大澤之鯢故

日翻風瑣院聞鶯迴異趣吟香砌龍門望杏猶
疑桂黙春衫燭炳三條花櫪壽字日懸五色垂
煥秋暉既移踏月之梯用展搏風之翅榜開薇
省諸生竟坐槐陰筵列仙簧鳴鹿忽來桃岸乃
繡虎雕龍之士射策方奇而燕頷猿臂之夫彎
弧已集芳壘鳴鏑蟬聲響答花翎綠野盤刀柳
絮喧隄驟馬于是梗楠杞梓爭貢上林北牡驪
黃交馳熏圍銀蟾霜淺新題淡墨之牋金粟香
濃大啟曲江之宴馬蹄得意長安轉看秋花鴈

塔書名霄漢眞排鴻宇司徒司馬共獻嘉謨猛士詩人咸膺上選分蓮燈于榆苑同年添衍衛之官呵雪硯于梁園竝鄉侍長楊之獵春華秋實應誇盛代材多豹變鸞鶱斯見皇家網密暇浪溢瑤池而出蓂林聯祝嘏之詞羣仙江瀛海而來蔥榜附長生之籍某等豫章下士芸澤小臣或扳花而述咀雲衢或折桂而路迷蟾窟或青衫勤吊魚尾難燒或皓首窮經鯉題多躁生值右文之盛躬逢茹之榮何意守章句之小儒仰荷舉賢才之大典藏高履厚滋沾太液之波食德飲和切效華封之祝況星分翼軫珠聯奎璧文世而墟近龍光劍合斗牛生氣抱彭蠡之九派測海何能仰鷹皐之千尋呼猶自切稽首讀鳳銜之詔欣瞻異數于明庭介眉慶燕喜之詩倍激微忱之忠孝此皆

皇太后慈祥著慶溥虹流電繞之庥我

皇上俊乂旁求大風動雲飛之會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復其見天地之心爲卦爲畫爲梅泰以

進江西省祝嘏詩文表代　蔣士銓

伏以

聖孝推恩萬國樂天長之慶

皇仁錫類九霄瞻壽宇之無疆鳳館揚輝于東壁賀龍光之有奕鸞綾耀彩于西園雉扇分而雲日遥臨鐘鏞振響豹尾列而車書咸集鵷鷺隨行拜颺喜起於冠裳愛戴誠流于草澤歡呼動地保佑自天竊惟祝嘏尚文天保賦九如而獻爵敷揚有體幽風咏萬壽以稱觴卷二　十一

麗體金膏卷二
拜颺集

阿膺受命之長更述王多吉士雲漢美爲章之偉載歌壽考作人篤祐既隆錫純益固雖田壻風謠會鄙靄然見忠厚之忱況藝林旨趣和平允矣蔚嘉祥之氣固宜彙編分體達嵩山萬歲之聲列爵書名煥圭璧二星之彩欽惟

皇帝陛下尊

親之至立賢無方。

皇誠合

聖敬以覃敷永自天而申。命文德偕武功而竝懋。歌

復旦于光華。展禮南宮頌毛褥而上

壽奉觴北極奏舜樂以承歡集四海之共球開九天之

閶闔體

慈閨之至意法

聖祖之殊恩異數掄才遐齡薦祉一歲舉春秋之試。九

州添甲乙之科

異命既已頒申

坤儀自膺多福臣等同安覆載共切尊親敢陳土音上

祈天眷千百國食德飲和聽依

麗體金膏卷二
拜颺集

聖善之聲。薄海遥傳萬里十三郡衙謳巷詠歌舞太平之象西江特著一隅。或懷魏闕之楓香葵俱向日或樹邛園之萱草花盡含春緬厓序其安敦。

載筆操觚皆得國風之正。察閭閻之質樸倚竿騎竹各隨天籟是鳴。臣心固因言以宣民諺亦順

帝之則敢希風于作者實愛日于隹時同抒介

壽之誠幸際右文之盛合侯鯖之芳饌百珍殊味可堪羅薦天厨繅圖客之冰盞五色成文或足上登

璇室挹風雲于廬岳
帝座非遥浴日月于潯江長安實近體
聖人達孝之忱將赤子報恩之隱朝天未及難效景
趨擎壤相從共欣雀躍伏願
考思維則
萬壽無疆則萬紀千齡比戶獻華封之祝三多五福長
春慶燕喜之詩虔瀝卷帙肅用裝潢恭紀
敬音敬呈
御覽

睿斷成經命討本
宣尼之書法而且存紀年於江左附事實於敦煌
哉過湯武之必原然同
幾餘之
乙覽正訛聞於前史信其可信而闕疑其可疑絕祖論
於諸儒左所當左而右所當右
微言闡要紹衣印
邸報 行聖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某
恩賜
御批通鑑輯覽一部並
御製生擒林爽文紀事語生擒莊大田紀事語二十
功臣像贊墨刻各一卷臣謹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欽惟我
皇上天亶聰明古稀神武等百王而權衡允當均
四海而喜怒無私纂綱目之三編積

天地之量允宜懸國門而示典
頒饗舍以垂型至若　王師濯重海之波小醜服夷
漢之律伐苞旋以清
遂以連邪生致祇煩夫尺組旆清鼓競豐亭宜
日之中風正潮平大有自
天之祐凡此成功之神速悉由
睿筭之精詳廼復登進虎臣
命開麟閣十盪十決圖褒鄂之弓刀一德一心寫蕭
曹之劍履重以特揮

天筆五煥
奎章紀事若親經其地豈徒文核而理周贊詞則各
省其人匪止思精而體大既次第鐫之琬琰並
同時
錫及班聯臣切剞劂祖司存組豆未與紬書於秘省
愧無橫草於戎旃恭而風聞繁露元苞之義敢云
仰裒鉞而不知蚤讀大明常武之詩亦若聽鼓
鼙而思奮唯有瓶先薰沐敬謹編摹與多士殫
心於夙夜冀由知古而知今爲

聖朝效用於將來庶克允文而允武所有臣感激下
恍理合繕摺恭謝
天恩謹
奏

邸報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十五日臣接准駐京提
唐官請賚差賫
恩賜
御製四得論四得積論墨刻各一卷到豫臣隨出郊
恭迎至署敬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領訖欽惟我
皇上德合中庸道參易簡備矣箕疇之福

躬其實而不有其名曠然堯舜之心得其理而黜唯
其效用契微言於聖緒
特垂創論於
褒餘上下篇相引而深前後義如環而復有天下而
不與詞窮臣子之頌揚非其德而弗居理絕凡
庸之覬覦雖
聖猶疑於一間光經師遑與於
高深臣識等拘墟明慚窺隙豈足盡圖書之秘勉勤
晨夕之仰瞻庶幾珍琬琰之藏永作子孫之世
守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
奏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年十月初五日奉到
恩賞
御臨宋臣李迪雞雉待飼圖
御製詩一卷臣憲培恭設香案叩頭祇領訖欽惟我
皇上德廣
堯仁道先
舜哲保民如保赤愛之至而護之周盡物以盡人知
之明而處之當雖值

幾餘而樂翰亦
靡民瘼以求寧偶臨舊蹟爰觸類於將雛
特煥新題因發凡於待哺時萬民之飲食寄此
心肆身四海之恫瘝形爲
手畫用是壽之圖府
帝力無幾觀
化率東父老服膺食德之先不負壟隅爲魯諸生學
道愛人之倡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
天恩謹
奏
不敢廣鴻鴈無鳩之義即開卷可以觀
仁廡牛羊待牧之忱豈披文不能知義臣仰邀
垂列榮封雖未試乎民艱早飫聞夫家語治道
非得牛自安之數必思庶矣何加王政無分財
相與之恩所貴惠而不費欣荷
天文之遥賁敬瞻
聖蘊之適符臣唯有蝌簡同珍麟書並重衣冠頂禮
仰藻繪而如覩
天顏晨夕追慕安飲啄而胥忘

即抄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等荷蒙

恩賞

御製修德修刑論墨刻各一分謹叩頭祗領欽惟我

皇上

敷疇建極

敕教協中燾育群生泰無私以出治權衡庶獄溥

有慶以寧民仁如天而智如神至矣蔑以加矣

澤有風而山有火欽哉惟之恤哉乃以秉德之

明用順措刑之化猶厲升恒迭運參管子之嘯言允

懷夙夜懋修發

聖人之至論行占朔望周天驗厥速遲理協陰陽同

度詳其經緯坐而致之也本爲推測之常人皆知

之即是近交之會燃春秋書日不書月誠以月

變較日變恒多彼魯論懷德並懷刑亦謂刑威

與德威同重使泥於一偏之說將見岸獄慎而

疾敬無閒倘涉乎岐視之情未免祇台先而簡

乎或弛詎知

聖功王道本不計夫歲時

天象

君心實相乘爲治化

宸章發覆解闢千秋

睿藻敷言道通一貫大德比諸

天地好生即治干民生祥刑發自馨香惟畏實由于

清問所以得操乎四

宵旰中彌厲愼思宥出乎三定斷後常懷明允也臣

等仰瞻

廣運幸際咸中訂著明懸象之成規識行已治人之

大法

天垂至教殊唯舊說之非

聖錫嘉謨足破後儒之瞽從此幾康

勅命健行而與日俱新益知先後奉時順動而民始

咸服所有臣等感幸悅服下情謹合詞恭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明睿鑒謹

奏

御製四次
巡浙詩
臣惟自唐虞刻玉披圖立巡狩之禮于以柴望
秩祀省方觀民陳詩納貢行仁布澤所以維持
治具提撕人心爲聖人運夫神妙之功用也欽
惟我
皇上濬哲文明智周道濟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
照導普洽而無私翼翔飛翔動仰德而生固已業
及萬品動植皆文草木賁華雲霞雕色彪炳四
始彌綸羣言煥乎都哉篇章爲盛臣聞洪邁曰
古今作者雖多惟虞大高明開闔造化然後足

以爲帝王之文章帝王之文章進矣惟經綸天
地鼓動萬物然後足以盡聖人之能聖楊雄曰
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呂祖謙曰聖人之文與天
地並綵以元氣之機軸翦以陰陽之斧斤渾以
江漢之波瀾掞以雲霞之黼藻日月雷霆嵩衡
岱華郊墟毓管來往筆端故能視通萬里思接
千載臣于三十三年冬月祇承
恩命視學浙省周歷郡邑已逾寒暑竊見山川清美
文物朗潤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秀者良者老且
仁恩淪浹而二氣調暢百神懷柔景物熙怡人民歡
慈心頌歌
樂莫不嬉悦
聖考我
皇上于行在萬幾餘暇仰觀吐曜俯察含章窮天地
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體道垂詞因言明道旁
及萬品動植皆文草木賁華雲霞雕色彪炳四
始彌綸羣言煥乎都哉篇章爲盛臣聞洪邁曰
古今作者雖多惟虞大高明開闔造化然後足

以爲帝王之文章帝王之文章進矣惟經綸天
地鼓動萬物然後足以盡聖人之能聖楊雄曰
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呂祖謙曰聖人之文與天
地並綵以元氣之機軸翦以陰陽之斧斤渾以
江漢之波瀾掞以雲霞之黼藻日月雷霆嵩衡
岱華郊墟毓管來往筆端故能視通萬里思接
千載臣于三十三年冬月祇承
恩命視學浙省周歷郡邑已逾寒暑竊見山川清美
文物朗潤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秀者良者老且

天法
祖祝嘏尊
親之至意渙汗頻頒典禮具舉于以展義勤民賞賚洽
聖天子敬
盡化咸仰

壽者皆沐浴聖澤以悟以熙而海若劾順沙漲日增南薰阜財斥鹵加富士守臥碑吏遵成憲閭井父安罔有疾苦仰見我皇上至仁至孝翠華所蒞長駐陽春臣聞萬物尊大而貴風雨爲其莫不受命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昔堯舜之治天下也教澤所敷摽然若秋雲之遠布藹然若夏雲之及物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臣推原治理之醇和而卽闡聖諭之敷錫敬觀四次

御製南巡詩如風之動物鼓舞于不知如雨之濡物滋生于不覺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養之如春夫德被天下。澤及萬物是天子之至仁也卽天子之至孝也仁孝所流合同而化景眡雲臻茂社繁集臣于兩浙所見如此則由吳而魯而豫而晉槩可知矣于是敬修御製四次幸浙詩彙爲八冊篇章則宛委相承旨趣則叅觀而妙使湖山煥綺舒卷風雲之色日月宜璧吐納珠王之聲于以見聖主懷保弗懈之心敢盈益神之用微特泉石激韻和若球鏗林籟結響調如竽瑟而已也臣弇陋無識謹拜手綴言冊尾藉達敷宣之悃臣聞蘇軾曰雲漢之章融爲甘露結爲慶雲融而不晞結而不散足以燾昌無疆臣之意亦如是也夫

邸抄

奏爲恭謝

聖恩事本年四月初八日由在京提塘欽領

御製文二集

頒賜到潮臣恭詣郊外迎回敬設香案望

闕叩謝

聖恩祗領訖欽惟我

皇上治協神樞

理符心矩

日新月盛法健行而化以觀成。

緯地經天仰光被而文因見道。惟

聖學淵泉時出邁三古以垂謨。斯

王言雲漢爲章並六經而作則。前此勒成

初集早開

義畫於珍符今兹

頒賜新編益闡

軒圖於金鏡。

經筵論著味菽帛而義蘊偏腴。史策

參議嚴衮鉞而提衡悉當。三致意於敬

天法

祖若疊矩而重規。集大成於帝典王謨。乃金聲而玉振。

以遂辨治詔於耳食蒙駑全治。標掇獲於

心裁。曾懷盡抒。仰億萬載之

豐功駿烈。固知周悉。孔思不尚空言。綜

四百篇之理富文繁。即令賈茂董醇。齊爲閎筆。臣

操觚粗習。酌鑒空慙。慶

寶笈之傳宜喜得爭先而覩啟

瑤編而誦習莫由一贊其詞惟期是訓是行。徧潤江

河於畎澮從此

治心治法長懸日月於烟霄。摩繪難名。研窮曷極。所

有臣感激下忱理合敬謹繕摺叩謝

主恩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爲莊撫軍賀平伊里表 本人稿 中節録 袁 枚

欽惟

皇帝陛下八紘靜塵十洲澄鏡久已填盧山于赤縣

擁狠望于黃圖惟準噶爾部落遠特流沙荒驕

大漠屢稽質子不供包茅我

聖祖萬乘親征掃蠟蜴之絶寨我

麗體金膏卷二 拜颺集 三

世宗五兵暫戢貸鳥鼠之餘魂如後漢之與南夷七擒

七縱比延光之于西域三絶三通未嘗不以丹

水之師遠期伯禹祟墉之伐深望姬昌也今達

爾扎自嵩焦黎達旄齊形同尸逐牛羊不壯知

突厥之將亡魚鼈無橋識東明之不渡坐金牀

以望太歲星拱中華祀掫鼓而問大神巫誇漢

盛是以車楞烏巴什與阿睦爾撒納等或舞天

先至或喫地旋來當是時也五幡遣孽只用鎏

答九塞旋風但需鞭打倘杜崇拒單于之上表

則安國必捲帳而自驚班超還疏勒而先歸則

黎弇以遠漢而自到宜仁者雖歌樂本議國

事者爭棄珠厓

麗體金膏卷二 拜颺集 四

列祖在天之靈普冊承歡加

聖母深宮之膳捷書夜至羣臣悟出戰之非

右視而都是陪臣築三受降城置五屬國府使

漢家長無北念信中國果有聖人數武庫之兵

未遺一矢計鬼方之克何有三年儆傳古恭而

猶驚碑借崑崙而倘小凡魚支之靡姿駝之樂

髓封三日權扶兩頭朱蒙爲河伯外孫老胡號

大荒樸戈靡不分頒將士布列郊圻圖王會于

明堂坐舌人于門外陳牲告廟慰

恩信朝須天下以從軍爲樂臣伐吳定策既有愧于
張華平蔡刊碑又有慚於韓愈願譯歸義之章
陛官隗構更歌奉聖之樂獨鴆琴驃庶中雀躍
之忱聊補鐃歌之闕

爲尹太保賀伊里溫平表 木人集 中節錄 袁枚

欽惟
皇帝陛下一人有慶五嶽無塵海水不波問犀訶無
使者青雲千呂知中國有聖人固已絕地通天
瞻雲奉律矣惟準噶爾酋部僻處西陲跳梁沙
漠稽兩朝之文化煩
列聖之天心楛矢來庭則許甘松之互市赤雲報警則
鳴琅鐸以專征張弛異宜德刑兼用今天誘其
衷神厭其德達爾札與達瓦齊等簒弒相仍風
災迭起撐犂不識敢倚天驕朝定無人自然鳥
散車楞吳巴什等率衆投誠阿木爾撒納等領
軍踵至或吹龕亭使或務面請兵或失鉢請除
一官或燒當願當一隊國中牛馬盡向南眠天
上旄頭早看星落我
皇上擴覆載之仁不置遠方于度外運照臨之智早悉
此虜於目中于是牙璋先須金玦獨斷贊蔡州
之伐惟裴度一人計烏桓之兵屈陳湯五指從
廟上揀除瀚海取灰盤指畫天山歸漠封君敏

關者卽加顯擢祛衣作衛鳴鏑者俾作先驅西北分兩道之兵聲勢動九天之上如太陽之沃霜雪所過皆消譬久旱之得雲霓歸來恐後乾矛未試銀鵠先奔逐窮寇而狐尾頭低草降書而羊皮紙盡但整六師而返不見一虜而還萬馬禁聲盡解鞍而蹴踘諸夷無事將買犢以耕耘開壅門招壤奠之臣取流沙爲附庸之國惟聖人之德大斯不怒而威亦王者之功高故有征無戰踐龍庭之草露偃春風出玉門之關花

聖祖遠滅延陀河西遺種我世宗窮毀鼓鞮黑水番州凡祖宗累年未竟之跡謀皆皇上一旦纂成之鴻業金山塗車鼻本文皇漏網之魚渭水謁單于慰高祖平城之憾被我純縗戴我金犀飲朱提者三千人而未乾置驛遞者六百所而更遠從此受降城下新來冠帶之民都護府中不用防秋之策匈黎呼毒望氣來庭煎鬚黃氈問風請史扳銅柱以掃地取金人而祭天化此輩爲孝子順孫何嫌荒服呼中國爲仙宸帝所都恨來遲臣職任兩江詩馳九陛想北闕凱旋之日正南風解慍之時愧臧旻之才遍數三十六國譯朱普之句敢增千百萬言一曲鐃歌聽策勳于太史兩階干羽願增喜於龍顏

爲黃太保賀平大金川表本人物錄 袁枚

臣聞天地生成溫肅流行之謂道皇王敷化神武不殺之謂功德至聖則殷殷之効力也神化極隆則宇宙之包容者大欽惟

皇帝陛下秉神機而迎百度握金鏡以御四方震旦國中金輪光澒指西南之極鬱居八荒蛾伏乃逆苗沙羅奔良衂吉等夜郎自大邛竹未供懷駒款之漏洩之謀走爨阮聲叢之路以爲湯升陬野巢伯可以不朝禹會塗山

防風且將後至

皇赫斯怒我武惟揚街亭撤馬謖之軍巴蜀用崇文之將設金方一道從枕席行師聚米殿前早見九泥之狀借鸞鬬內賀知沃雪之功蓋王者之兵原不得已而後用非常之將亦秉成訓而始行則有經畧臣傅恒穆行忠衿義心清伺雷符星斗光顏自有旌旗千櫂戈矛賀齊別爲文書磨劒則崆峒飛雪彎弓而太白揚眉金累爲之開山黔巂爲之頷路斬皇甫文之頭先除謀主超張須陁之柵多用奇兵百尺井闌則公孫樸上千羣火雉投姚襄陣中周訪之陣甄忽鳴光弱之三麾至地山形拔而不假五丁之力大網密而但求一面之開正月初六日逆苗面縛詣大軍乞降當是時也雲捲天衡日生倍璀砂能表赤大書北向之旗水倘知歸散射南飛之鷹在在諸將以爲歌將入檻鞭梢尾而法無可寬在聖人以爲鳥已含環既投虎而情難盡殺蓋當日之興師也原非貪其土地人民而必置之于死故此日之受降也實不忍其悔過服罪而姑宥之以生于是赴光城下馬蹴坡襟回紇帳中子儀免胄姚徒麾至捧牢賞以趨蹌穢人兒啼擊蒙排而泣下倏錢賽布爭貢包茅渝舞巴歌長賡槃木赤眉得不死之諮南人無復反之心火鼠窮郊圍將軍畫像元蹄外境傳露布風聲羣猶聽飲至之文吹鷹相告野老讀班師之詔鼓舞而歌大凱來旋策勳告廟此皆我

祖宗在天靈爽暗靖妖氛我

聖母襄勚仁慈挽回和氣故能有征無戰惟斷乃成念
切顯揚式崇
徽號宣仁家法安邊塞于宋朝太姓徽音贊茀征於閫
伯輝生寶册喜溢形庭臣未列銀刀空名節度
願供金版上佐秋官羌女呵陵曾隸韋皐之籍
夷男始艾愧無仲郢之功遠百辟之班聯心知
舞蹈獻
九天之春酒花滿江南

球報　臣阿桂豐昇額明亮等謹
奏爲逆魂蕩平遐陬永靖仰慰
天威恭申賀悃事竊查撒拉促浸土司
外性本狠貪頻同豕突而兩者之中促浸尤爲
桀驁自逆酋郎卡即因侵擾土司致干
天討暨乎窮蹙難支始行乞命維我
皇上撫如天之度貸以餘生是以
御製詩章內有上將有心期利執大君無物不包蒙
原侯其革面悔心仍供土職乃兇渠幸免刑章
而遺孽復仍怙惡索諾木既虺蛇成性莎羅奔
更狼狽爲奸罄其頭目妄計并吞嗾令僧格桑
攻圍鄂克什而自謀殺革布什哨土司奪其印
信竊據土疆裔衆盡屬冥心隣境俱爲切齒伏
念我
國家景員無外統馭萬方海隅日出之鄉均歸怙
冒既不忍視此遐荒獨昧荼毒而革布什哨昵
連霍爾土司各境又附近四川進藏通衢亦不
容任厥負嵎致多阻梗事非出于得已人皆以

爲當誅我
皇上赫怒出師恭行九伐討茲蠢爾以慰衆心先解
逋木巴宗之圍繼收革布科咱之地遙旅所指
莫不已戢釜底游魂而索諾木
復作逋逃淵藪實屬罪難擢髮豈宜稍緩誅鋤
然而雪山層聳險逾蠶叢林箐崎嶇仄同鼠穴
堅碉絡繹偏當要隘而恒多羣醜睚眦厥狀
誅而不畏我
皇上復簡三韓勁旅併徵各省銳兵犄角披心分途

並進并
發數千萬之
帑金以供軍實閭閻毫無驚擾士馬盡見飽騰加
以微功必錄
茂賞偪傾揚敵愾之心益屬攻堅之志而且機宜
悉斷於
宸宸綱悉皆係乎
廟筭臣等猥以菲材荷蒙
重任遂得險隘頻摧直臨
巢穴勦鳥圍昆經洗蕩鳴嘶衣纔就埽犁全墳
牧寧罪人斯得檻送京師獻俘
闕下此皆我
皇上聖神英武惟斷乃成爰與要荒之地永垂久遠
之模茲者櫜戈解甲振旅班師分駐標營新開
屯牧邊徼咨爾祁席春祺遠洽于侏儒而各
土司靡不震讋
威稜恪承
聲教感切覲
光之志益明同軌之庥臣等不勝踴躍懽欣謹恭捧

合詞
奏賀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
聖漠廣運平定兩金川恭聆捷音同伸賀悃事欽惟
我
皇上
德暢無垠
威稜有截
挈天紘以廣覆照臨同仰三光
環地絡以宏包會極咸周八柱掃檣櫓而永靖瑤

編增肆伐之模登祖席而偕安玉壘洽洗兵之
慶維金川之小醜介蜀塞之一隅微接旄牛鞏
夜郎之自大蠻聯板楯弭句町之相攻懷好人
特其包藏授律曾經夫撻伐射九頭而滅跡
神威早滌軒弧祝一面而全生
大德幸寬湯網方謂雷霆怒息期豺性之終馴豈知
雨露
恩羣尚鴞音之難革兜殘相繼索諾木則貙又生黑

皇上念堲叢閼蟻跳跟自聽爭封巢奪屠鳩么麝何
煩汗斧倘儻縲之受紹三章原許羈縻即坎穴
之潛形九伐猶遲聲罪迺陸梁之競阻竟黑子
之自憑越分壞而蜂屯頻遭擾敗抗顏行而鹿
鋌敢肆憑陵拒比陰蜮既
生成之甘絕噬同瘈狗洵苞蘖之當鉏蠢茲憤結
神人誕申威於司馬
鑒彼窮求邊徼宜剪蔓於封狼爰將逆命之征用底

龔行之罰銀麟授印建太白以懸旌玉虎分符
練中黃而庀卒桃關啓路威通井絡之墟雪嶺
楊兵氣奪綱金之堡指驚禽之晝落但怯虛弦
逐麋兔之宵奔惟存空塹平吞堅壁全收遵拉
之彊穩峯高牙進壓促浸之境會人羈于置郵
旌門未戒游氛乃再整于前茅輈舍俄看改色
索倫遊隊執銳遄行健銳掄精修矛偕作集貔
貅于兩路遥分犄角之規擊刁斗于中權獨展
攻心之畧反側重歸掌握仍留候以相通渠魁

尙恃焚雒復劘旌而進討掠盤空之過烏谷噭方直闕巉巖掩伏轂之蹲踲馬尾亦交轟霹靂羅博厄山回東馬雲崒嵂忽下蚩弧康薩爾逕轉緣猱地底爭鳴鼓角機迎破竹遜克宗之伏弄都鎩令肅衙枚噭爾丹之鎩矧突遞五十里日旁收寨夾河成斷臂之形數百尋昆色權碉奪臨得扼吭之勢於是狐空一窟勒烏圍嵎負先清遂乃隼擊三霄科布曲刀迎欲解超危峯于西里四山之紫焰交騰壓晉柵于案隆百道之

青霜競舉則朗噭衿喉直破投戈早懾羣酋雍中寺門戶徒憑扳幟俄隕孤壘布長圍于蛇陣倏驚天上神兵斷豕走于豚圈祇剩井中殘喘値腹心之自潰絨布揚麾遂鈴撩之相聞獨松開道枯魚乞命賊徒皆搏顙祈降破獍亡家逆扈亦束身來請功成掃穴早飛宥露布之傳捷

奏俘渠組繫佇檻車之送是皆我

皇上天威式憑神武不宣懸金鏡于

先幾無微不照握瑤鈐于秘笈惟斷乃成赤羽宵傳

警銅鐵而問漏丹臺晝御對銀甌以批章蓋奇正兼資授筆不踰乎寸晷故機宜悉稟集勳適藏夫五年溯不獲已而用兵亭育本好生之德迨無可赦者有罪貫盈申怙惡之誅黃鉞聲靈凜覆巢之自取紅旗騰踏視磨肩之頻颰共看霧捲沈黎武庫之干戈載戢遥聽歌傳樂木雪山之耕鑿常佾喜溢班聯歡胞宴宇臣等

戎韜愧乏

廟筭同欽際二月之虞巡欣聞吉語詠六師于周什倍仰神謨冊府銘勳瞻紫閣丹青交映靈臺偃伯處泮宮琬琰重刋奏朱鷺以宣毓彌切

尊親之戴擬白狼以進頌難名蹈舞之忱臣等無任

踴躍歡忭之至謹合詞恭摺稱

賀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賀金川平定大捷凱旋頌代　蔣士銓

欽惟我
皇上聖謨廣運神武丕昭垂衣裳者四十年闢疆域
于二萬里揚耶光于大烈地盡流沙溥至化爲
仁威圖開玉會乃有西羌二孽偷生荒徼一隅
叛服相仍凶頑共命敢萌邊釁自悖天常始以
鳥鼠而結貔羆繼以駓蛩而成狠狽川分大小
窟穴毗連險恃陰幽磴梯盤錯跳梁跼井但知
尾戛泥中拉朽摧枯豈識兵從天下遂致

九重赫怒再興撻伐之
王師萬馬飛馳大振提封之虎旅滔天難宥知
聖人不得已之心率土同仇歎絕物無可矜之路未
容姑息爰用誅鋤毒草斷于是簡軍
其剪俐于是簡軍
命將調伍輸糧惟事事隱繫于
宸衷斯時時禀承乎
廟略遣八旗之勁旅策三路之神兵劒芟屏屢之優
儲賦役田祖之屢復兵有從軍之樂民忘傳檄
之勞競揚貔虎之雄克捕獍梟之孽陰厓懸趾
升如飛鳥凌空嶋壁裹糧縋比驚蛇赴壑百戰
百勝千碉碎若崩雲九地九天列砦若摧如破竹
皇謨坐照如神胥旰默傳其方略更荷褒忠賜鄒邑
策勳無敵韜鈐秘受於
心益勵丹誠賞簪酬庸士氣倍增勇銳于是履
萬夫難到之地攻諸蠻不備之時驟若雷霆驟
如風雨迫無堅之弗克亦何險之足憑莫不膽
碎驚濤魂游沸釜鼷鼠之五能都盡狡兔之三
窟俱空网恤鴟張頓成魚爛以此膺功叠奏堅
壁屢登願陳長狄之屍生縛黃支之頸哀號請
命稽顙乞降然而積惡難寬野心不信荆榛留
種定存滋蔓之枝鷙羽求馴終匿鮑魚之志孽
自作而寧活網已合而莫開必殲之以靡遺庶
滅此而朝食焚巢掃穴未能破厥餘孽耀德宣
威實足揚吾大武前謨所缺收歷朝未隸之版
圖後至必誅示屬國不共之譴罰臣謬司鹽筴
分供邊儲身未厭于戎行心切懸于軍實洗兵

錦水欣聞巴蜀之飛書歸馬華山養視雲霄之露布祝烽烟其永息須化日之舒長中外恬和天顏之喜萬國同春建橐鼗大凱之歌一人有慶矣臣以職守未克隨班舞蹈謹具疏稱賀以聞臣昌任歡欣忭舞之至

賀受哈薩克回部內款表代　蔣士銓

欽惟

皇上神筭無方睿謀先覺陽舒陰慘不言而四時成文德武功有作而萬物覩規雄圖于敷內制兵要于車先風偃雕題化流穹髮仁恩翔洽有血氣莫不尊親智勇遐宣暨朔南咸訖聲教定伊犂于指顧震肅九圍收各部于遐荒歡呼萬國穹廬落燼未驚楚幕之鳥同甲煬灰不喙淮山之鷁箭口之馬賁車而黎者于跡旁面之人輿

尸為俘者萬指用氓耳濕誌襆其牛千山積雲屯大收其車乘棄甲遍野降賓載途莫不感若迅雷勢如破竹協人謀之允若驗

靈祇于昭然矣惟茲西哈薩克者聚族類于空荒古來傳其臣服寄牛死于絕域志不紀其方帼今以一旅之招竟效三軍之順望下風而羅拜誓輸款關獻賚之誠須我

后其來蘇願服食土踐毛之化還藩已傳檄而定膚功無折衝之勞皆由我

皇上天威遠震聖德旁敷乃收萬國于咸寧益慶
王師之不戰恢茲疆索陋前古之規模載以簡
編彰
聖人之神武蓋咸肩之世六合爲家有道之長四夷
是守懷生無不遂之性率土承有截之風敕以
授降之期爰行大閱之典觀兵耀德使知
聖主之仁威帖耳輸心彌凜軍容之震肅從此革心
革面坐井者皇身無敢跳梁請貢請封集庭者
稽首行如前角臣等仰承

兒

聖武罔測
神功兩階膽下羽之輝萬里處籬離之固挽天河之
洗甲慚無闉外之才對宣室而借籌莫贊禁中
之畧須歌無盡忭蹈非常爲此合詞恭伸賀悃

邸報　大學士滿漢文武大臣　等跪
奏爲臺灣全郡蕩平敬陳賀忱事二月二十八日
本報到閣奉有官兵生擒莊大田明降
諭旨一道臣等跪讀之下踴躍歡忭莫可名言伏思
誠前林爽文前已生擒商路誠匪自當以次翦
滅茲官兵自北而南甫及旬月復將賊目莊大
田擒獲解京實不意爲期如此之速且林爽文
莊大田縱不能遠竄稽誅而或窮蹙自戕或臨
陣被戮雖已伸乎

至

天討猶未暢夫人心今於匝月之間連縛二渠以獻
飛馳俘檻快萬里之傳觀緩下歐刀伏五刑之
具備始正懸街之律用彰徇市之文皆由我
皇上先幾炯燭
睿畫通神迄事精勤
至誠仰
佑凡用師而必克更致賊以皆生伐苞逮蘗應機既妙
於因心繫兇遘魁亦成於從欲自此永綏
絕島底定重洋晝韙建銅柱之標陳

陛製樓船之凱環瀛稱慶率土蒙休所有臣等懽忭
下恍謹合詞恭捐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麗體金書 卷二 拜颺集 三百

皇上特彰天討
申命元戎人秉
聖謀出專閫寄飛符召戍三邊之子弟同仇嚴道行
乱九姓之官司効順身經百戰師中簡貔虎之
材膽懾么麑海外奪蟲沙之氣而且民知大義
錫城社以嘉名將勵精忠延河山於盟府
含矛簇之揩越賦許復以頻年因物檄之交馳
恩更周乎數省秋毫無犯行師同枕席之安俟塞其
蘇載道有壺簞之獻前此立誅懦帥固已璧壘

改觀嗣即大振威稜益覺旌旗變色叛同娥賊
妄效五斗之興妖升彼高陵豈容三年之伏莽
樓船飛渡甫浹旬而直覆卵巢沙水連營越數
日而生擒元惡蔡裔一呼俱殄震比雷轟張網
畢騎直馳道無寇跡凡此將帥用命皆本
信賞必罰之至公故能犁掃寇期倍欣獲醜獻功之
加疾法應寸磔貫合連繩鷹駿與雉伏齊號笳
鼓並喤鐃兢奏於是馬騰士飽翼以南驅拉朽
摧枯殄茲餘孽俾無易種既苗薅髮櫛之饗遺
祖武臣等請纓有志筆無能猥緣調遣之微勞渥荷
恩施之寵被疆連閫越遥傳吉語於風閒喜溢軍民

共聽歡聲於露布臚奉常而紀績仰
升恒於億禹斯年譜綱敍以宣音孚畏儀於千八百
國所有臣等踴躍歡忭不忱謹合詞縟縮叩賀
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邸報

奏本月初十日准

行在軍機處寄到將軍鄂輝等奏巴勒布復遣頭目前來情愿進表納貢一摺奉

旨交留京王大臣轉交大學士九卿閱看欽此臣等遵

旨傳集敬謹公同閱看伏查巴勒布遠處西藏之西從古未通中國聲教因其人往來藏地貿易以圖伯特人攙鹽增稅等細故彼此搆釁前駐藏大臣慶林等不能妥速經理又於巴勒布稟請進貢時誤聽噶布倫索諾木旺札勒之言不為具奏以致巴勒布在西藏邊界宗喀等處滋擾仰賴

皇上明炯幾先特派鄂輝等前往辦理屢頒訓諭密授機宜先場之以聲威繼宣之以誠信凡從前噶布倫等苛刻巴勒布之事盡行禁革明定章程俾日久可以相安遵守巴勒布初見畏

德來庭前遣頭目赴營乞　恩於大兵將撤之時又遣其大頭目瑪木薩野打等頂經設誓跪道焚香籲請進表納貢覲其情狀實出悃忱迴思此事之初開莫必成功之速速雲在馬足幾同轉翠青天雪沒牛腸難比過師祇席乃竟不煩兵矢坐致柔徠良由

神武於怙冒之中用能收格被於羈縻之外非止息其駿喙更將懷我好音從此化人舊域永安梵

頌於三乘行看

王會新圖益廣句傳於九譯實為普天同慶前史稀聞所有巴等歡忭欽服下忱謹合詞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邸報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年五月二十四日臣接准駐京提塘官蕭

溍差賫

恩賜

御製墨雲室記李廷古墨歌墨刻一卷臣隨出郊

恭迎至署敬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欽惟

皇上念切箕疇道高

一麗體金膏卷二　一拜

典涉趣而

宣示成經偶因古墨

天文之叠煥詳其事

錫以嘉名用額斯十一

一二丕仰

震宇有涣之雲

皇慈使南唐外史姓名獲耀

於

宸居北宋詞人各而

乙覽而且義深旨遠

高造喻言在

聖正而恰甲賢明試乃通乎

傳巨言烝格物之精良愚

等面牆陋宜佽墨寶矣窺覘之莫逮俛焉盥

之維勤誌今歲春霖普被篇章銜聯敬

奏之中荷茲辰

天藻同

頒何慚名在賡歌之外所有云

拜颺集　穆和蘭
欽賜藥錠謝摺　李世傑
回籍謝摺　巴延三
借耔代謝疏　巴延三
晉紳捐餉議敘代謝疏　巴延三
欽賜藥錠謝摺　巴延三
奏請馳封胞伯摺　曹文埴
賞戴花翎謝摺　穆和蘭

恩賜蘭亭八柱詩墨刻謝摺　李世傑
恩賞
御題明皇試馬圖詩仙蝶詩墨刻葛紗香串香囊藥
錠　阿桂
上用紗藤絹謝摺　孫士毅
恩賞一等輕車都尉世襲罔替謝摺　汪泩
聖駕五巡江浙頌謹序　汪泩
聖駕六巡江浙恭紀謹序　汪泩
甲寅衛輝被水
恩旨謝摺　胡季堂等
甲寅山西代州被水初次
恩旨謝摺　劉秉恬等
前事二次
恩旨謝摺　劉秉恬等
擬乞假歸娶表　袁枚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年四月十六日臣賫捧差升賞回
欽賜藥錠一匣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領訖伏念臣忝任封圻屢蒙
恩賚茲屆天中之令節荷分
內府之靈丹廣節宜之義方試已經助長養之
仁備周豫蓄豈唯珍之組佩遠勝逢吉於黃囊還宜
調以衛尊共普延齡於菊水衙

恩何極額慶同聲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奏明遵
旨回籍日期事竊臣前奉
旨原品休致業經具摺謝
恩並奏明恭俟慶祝
萬壽禮成再行遵
旨回籍仰蒙
聖鑒在案茲臣擬於八月二十日自京師國寶州
黔西州本籍伏念臣由佐雜微員荷蒙

皇上不次
天恩任與封疆榮躋九列涓埃未報衰病遽臻
賚藥頻叨逾分之
隆施
賜馬
賜輿備沐非常之
異數茲以應罹咎譴復蒙
特賜衿全俾臣得衣錦家山含飴暮齒自此桑榆之

歲月皆由
雨露之生成唯受
恩四十餘年還鄉八千餘里瞻
施戀
主情深每頓銜而不已撫衷惻惻臨發依依此後唯
願仰
庇鴻慈藉綿衰朽恭遇
聖主九旬萬壽再得重扶病骨入覲
天顏則所延企而求額手以冀者也所有臣擇日
起程回籍緣由理合恭捐奏
聞伏乞
皇上聖鑒
奏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初一日奏

題爲額請代
題恭謝
天恩事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二日據山西布政使朱
珪呈云等情呈詳到臣欽惟我
皇上
德懋生成
道隆位育
誠求撫宇阜經引養引恬

念切疴瘝惟恐猶饑猶溺茲晉省承
三村庄上年偶被山水一時驟漲雖非傷損秋
禾俄頃旋消亦未漫淹四境業已發金撫卹
皇仁普被於還陬共忻比戶恬熙
帝澤同沾於樂歲乃復上廛
宸衷特頒
恩旨民已安而如傷未釋耕有賴而不足爲慮總期
農力之益紓不惜春耔之酌借從此敦耕勸穡
預卜豐盈益聞巷舞衢歌同殷頌禱弘濟布政

使朱珪皇　據汾州府永寧州臨縣轉據里民
陳三文等呈請代
題恭謝
天恩前來臣不敢壅於
上聞理合恭疏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具
題
聞

邸抄　山西巡撫臣巴延三謹
題爲呈請代
題謝
恩事乾隆四十年七月初五日據山西布政使黃檢
呈稱蒙准吏部咨晉省紳士捐銅解川欽遵
恩旨照所捐銀數分別議敘等因行據太平等州縣
議敘州同尉滅等呈稱切濂等籍依三晉躬際
昌時引養引恬逆泳
天家撫字一絲一粟孰非
聖主留藏昇平而無路請纓感藪則有懷結草憲爾
金川小醜敢抗顏行凡茲編戶群黎共深義憤
欲修矛而偕作
聖慈無遺戌之民願扞牧以執鞿
軍令無時糈之役惟此太倉一粟稍展微忱猶以
絀徼長途梳從官運祇撫衷以銘刻莫圖報於
涓埃乃荷
恩詔褒嘉
溫綸議敘猥以皁茅之賤頓邀銓敘之隆或身列鵷

行捧檄而榮施祖父或名叨爵秩居家而光耀
親朋
龍章賁處婦子騰懽
鳳詔銜來鄉鄰聚觀濂等閭
命自天感
恩無地惟有望
宸泥首群祠
萬壽無疆竚聽載道凱歌共賴
一人有慶所有感激下悃伏祈轉達

天聽等情詳請代
題到臣據此臣不敢壅於
上聞相應據情代
題恭謝
天恩伏乞
皇上睿鑒為此具本謹具
題
聞

邸報 山西巡撫孛巴延三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年四月初九日孛賫捧差弁回晉捧到
欽賜紫金錠等物孛隨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伏念孛忝任封疆毫無報稱重荷
紫宸寵錫捧來
內府靈丹瑞氣氤氳隨甘雨和風以俱至清芬馥郁
消陽慆陰伏於無形

典重頒水
榮逾賜葛孛惟有恪勤自矢策勵倍加冀敢
仁壽於黔黎稍報
恩慈之萬一所有孛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三日奉到
硃批覽

邸報

戶部侍郎臣曹文埴跪

奏爲陳請

貤封事竊臣自起家詞苑洊沐

生成擢侍

禁庭倫員卿貳茲復恭遇

皇上御宇五十九年元旦

恩詔得由現秩叙進一階重荷

新綸推

封三世撫衷循分更有何求唯念臣年甫勝衣卽從

聖恩教孝之所推用敢遽歷私恍仰塵

天聽臣不勝感激惶悚之至謹

奏

勑勞不異於所生一品

朝榮追逮忍岐於自出庶王道本情之所許亦

皇恩異旁覃俾仲曲致之情藉慰久賓之志廿年家塾

恩詔得由現秩叙進一階重荷

新綸推

封三世撫衷循分更有何求唯念臣年甫勝衣卽從

聖恩教孝之所推用敢遽歷私恍仰塵

天聽臣不勝感激惶悚之至謹

奏

皇上天恩俯准將臣本身及妻室應得

封典

貤封臣伯某暨伯母某氏義由特起

邸報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於六月二十九日准提塘官蕭滑送到
邸抄內開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奉
旨惠齡馮光熊俱經賞戴花翎河南巡撫亦係兼提
督銜穆和蘭並著一體賞戴花翎欽此　跪讀之
下感激難名伏念○世受
國恩特邀
天眷涓埃未效由庶尹而超任封圻尺寸無長濫中

邦而兼司文武固已權麾旄而滋愧紆韍佩以
褰衡迺若翠羽影纓金花耀首爲有位
推功之異數實我
朝表最之榮章披衣一品而弁端之藻映常虛秉節
四方而柱後之飛揚絕少○夢想不到
寵命忽來義緑借紫之推榮在珥貂以上舉頭戴
德頤影銘
恩捧
綸錫而重若邱山仰

天威而近如尺咫動色凜粱鵝之翼豈徒聳異於觀
瞻關心比池鳳之毛倍切欽承於負荷所有○
感激微忱云
云

邸報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臣標下提塘

官遞到

恩賜

御製蘭亭八柱詩墨刻一卷到臣隨即出郊跪迎至

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領盥沐展誦仰見我

皇上右文極治嘻學幾餘聿新前代之貞珉嘉惠後

來之藝苑

宸章炳耀冠褫帖而重發其光

聖鑒精詳合摹本而兼收其善補舊觀之刓缺次及

書圖裒衆說之紛葩駢羅評跋何事不籌其美

備匣奉卷而云然有作必集夫大成即開緘而

如見蘐與琳琅之

賜實增榘矱之榮伏念臣生自邊方趍於流外忽瞻

天筆快目所未睹之奇欲聲葵忱寧口不能言之懼

唯有歡欣鼓舞敬謹珍藏儆晨夕以對揚率子

孫而頂禮焉尺如依

丹陛益日嚴敬事之誠幸全家仰沐

奎文或一洗偏隅之陋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

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邸報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摺回之便由軍機處寄知蒙

恩先後賞臣

御題明皇試馬圖詩墨刻一卷仙蝶詩墨刻一卷午節葛紗香串香囊藥錠等項又

賞臣家舊有

賜書千卷復邀

鳳藻之頒身已被

上用紗二捲藤絹二疋臣謹望闕叩頭祇謝訖伏讀

御題韓幹卷詩因明皇試馬之文稿溯太宗臨陣之

英武祖何雄而孫則弱劍亟易而守亦難卽小觀大皆監殷監夏之思有初慮終悉銘劍銘盂之義允扈

奎文之寶鑑豈唯璧府之琳琅又伏讀

御製太常仙蝶詩物久而神時清則見匪止昆蟲之咸若儻同麟鳳之來遊得

天藻爲之發揚益垂徵信庶靈蹟因而不朽亦慶遭

逢至若百和珍香屑由靈液六銖仙穀織自雲

襄下方聞氣而不知名凡骨撫躬而無以稱乃

時當令節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摺回之便由軍機處寄知蒙

恩先後賞臣

御題明皇試馬圖詩墨刻一卷仙蝶詩墨刻一卷午節葛紗香串香囊藥錠等項又

賞臣家舊有

賜書千卷復邀

鳳藻之頒身已被

上用紗二捲藤絹二疋臣謹望闕叩頭祇謝訖伏讀

御題韓幹卷詩因明皇試馬之文稿溯太宗臨陣之

命服九章再啟鶴紋之

錫誇諸侯之插架未足云多誦杜甫之賜衣過之已遠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具摺恭謝

天恩伏乞

聖鑒謹

奏

臣孫士毅跪

聖恩發荷至極無加感激涕叩謝事竊臣於本年三月二十一日接閣鄙抄錄

皇上賞給輕車都尉世職欽此欽遵感泣難名當即繕摺叩謝

主恩玆於四月初七日接准部咨部臣以向例輕車都尉分別等差各有襲次請

旨蒙

恩着作爲一等輕車都尉世襲罔替欽此行知到臣跪讀

臣

闕叩頭恭謝

聖恩訖伏念臣移駐潮州亭毫無出力湿荷

皇上叠沛恩施至於

賞給世職已極臣下未有之遭逢玆復於世職內

畀以最優之典尤爲夢想不到臣自問此生雖捐糜頂踵未足仰酬惟有及臣溝壑未填力嚴家督以冀子孫世受

國恩永効疆衙圖報

高厚鴻慈所有臣感泣下忱合再敬謹繕摺叩謝

主恩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聖駕五巡江浙頌恭集十三經衍聲時　浮梁汪　洋容川在翰林撰
聖人治天下　孟子　九功惟敘　書經　無所不通　孝經　以昭受
上帝　書經　於緝熙單厥心　詩經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用誠和萬民　書經　以歲之正　儀禮　在庚曰上
章　南雍孟春之月　禮記　卽康功田功
南巡狩　書經　重農以申
命　易經　董正治官　書經　行慶施惠　禮記

永底烝民之生　書經　禮也　春秋左傳　惟天地萬
物父母
元后作民父母　書經　保合太和以左右民　易經　凡厥
庶民食哉惟時　書經　時以作事事以厚生　春秋
左傳　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孝經　忠厚之長慈惠
之師　春秋左傳　不解於位　詩經　有功德於民者
禮記　人其疆則有慶　孟子
天子非展義不巡狩　春秋左傳　巡狩者巡所守也　孟
子　東南曰揚州　周禮　吳東方之大國也　春秋穀
梁傳　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春秋公羊傳　其山綠
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
利金錫竹箭　周禮　山林藪澤之利天地之美具
焉　春秋左傳
天子之力臣　禮記　八告　儀禮　飲曰　書經　群黎百姓　詩
經　引領北望　如百穀之仰膏雨焉　春秋左傳
天子曰子一人　禮記　欽崇
天道　書經　率由舊章　繩其
祖武　詩經　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禮記　物土之宜而布其

利　春秋左傳　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然
後能爲之　禮記　一遊一豫無非事者　孟子　乃擇
元辰
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　禮記　京師之野　詩經　至于岱
宗　書經　過大山川則用事焉　周禮　祝史正辭　春
秋左傳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禮記　及河　春
秋左傳　觀其流泉爰究爰度　詩經　克享
天心眷成功　書經　自南河至於江　禮記　吳越之間　爾
雅　諸侯待於境　禮記　攷乃職事無所不敬　戒　周

皇帝清問下民書經周視原野修利隄防禮記有宇
惠心其益无方易經邦縣之賦周禮大資于四
海書經曰造士曰進士養耆老出輕繇禮記普
天之下詩經無不欣悅禮記當是時也孟子甘
雨時降爾雅四方風動書經萬物以嘉爾雅
天子布德行惠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五行以爲
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禮記海鳴蓍生罔
不率俾書經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爾雅單獻
方物書經廣哉熙熙乎春秋左傳知周乎萬物
易經

而道濟天下易經非
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孝經臣聞之春秋
左傳帝典曰禮記五載一巡守書經周書有之
春秋左傳又六年王乃時巡書經禮從宜時爲
大禮記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孟子夫
聖人之德孝經達於天地禮記洽于民心書經如時
雨降孟子日日新又日新禮記於萬斯年詩經
禮成春秋左傳福祿來崇詩經欣喜歡愛比音而樂之禮記五
聲和八風平

盛德之所同也春秋左傳宜歌頌禮記有宇
士書經宵雅肅三禮記拜手稽首以近
天子之光乃賡載歌曰書經
時邁其邦詩經萬國咸寧易經
一人元良慶省乃成書經風行地上品物流形易經
永肩一心書經天施地生易經
右恭衍時邁其邦一章
昊天其子之詩經惟
聖時憲書經四方爲綱詩經
帝德廣運書經莫如南土詩經萬物皆相見易經視
乃
烈祖曰若稽古帝舜書經
右恭衍昊天其子之二章
實右序有周詩經大有巡功春秋左傳
帝光天之下書經登是南邦詩經道洽政治民生敦
厖書經
天子巡狩春秋左傳福祿來崇詩經
右恭衍實右序有周一章

薄言震之 詩經周頌
至德之光 禮記
時乘六龍 易經 日月爲常 周禮 政在養民 書經 由錫
無疆 詩經 渙汗其大號 易經
聖謨洋洋 書經
右恭衍薄言震之一章
莫不震疊 詩經 六服群辟 書經 動之斯和 論語
各修乃職 周禮 永康兆民 書經 惠此南國 詩經
聖人作而萬物覩 易經
麗牆命書卷三 三十三
拜鳳集
天威不違顏咫尺 春秋左傳
右恭衍莫不震疊一章
懷柔百神 詩經 類造 禮
上帝 周禮 望秩于山川 書經 四望四類 周禮
至治馨香 書經 禮儀既備 詩經
受福無疆 儀禮 哀時之對 詩經
右恭衍懷柔百神一章
及河 禹貢 嶽 周禮 祭山曰庪縣 周禮 肅寸而合 春秋公羊傳 升中于
天禄 禮記 允猶翕河 詩經 享于克誠 書經 美哉
禹功 春秋左傳 地平天成 書經
右恭衍及河喬嶽一章
允王維后 詩經 自
天之 易經 神明彰矣 老經 福祿如茨 詩經 陳詩以觀
民風 禮記 則知小人之依
帝庸作歌 書經
聖人之情見乎辭 易經
右恭衍允王維后一章
麗牆命書卷三 三十四
拜鳳集
明昭有周 詩經 王巡守殷國 周禮 考制度于四
岳 書經 五侯九伯 春秋左傳 畢求厥寧 詩經 黎
天子曰非他儀禮 會其有極 書經
民敏德 書經
右恭衍明昭有周一章
式序在位 詩經 百僚師師 書經 各修平乃守 周
禮 庶績咸熙 書經 會同有繹 來咨來茹 詩經
聖人至德 禮記 爲諸侯度 孟子
右恭衍式序在位一章

載戢干戈

王猷允塞 詩經 西戎即敘 書經 載戢干戈 詩經 載櫜弓矢 詩經 我求懿德 詩經 肆成兆民 引詩 引詩 肫肫其仁 禮記 井竈蔥韭 周禮 山澤林鹽 春秋左傳

天其申命用休 書經 求民之莫 詩經

右恭衍載戢干戈一章

載櫜弓矢 詩經 三危既宅 書經 陟我高岡 詩經

右恭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一章

帝乃誕敷文德 書經 干羽于兩階 書經 止戈爲武 春秋左傳 莫敢不來王 詩經 屈象胥諭言語 周禮

右恭衍載櫜弓矢一章

天子所予 詩經

右恭衍我求懿德一章

肆于時夏 詩經 時順而動 易經 時夏 詩經 入學鼓篋 禮記 觀傳 壽考且寧 詩經

國之光 易經 既優既渥 自詩經

天降康 詩經

右恭衍肆于時夏一章

允王保之 詩經

天壽平格 書經 宜民宜人 詩經 惟皇作極 惇德允元 書經 遠至邇安 春秋左傳 萬邦惟懷 書經

天子萬年 詩經

右恭衍允王保之一章

聖駕六巡江浙恭紀 演雅 觀人篇 並序

皇帝御宇四十九年歲在甲辰春

六巡江浙從民之望也遂用廣

慶賜報祭河海安瀾禮也洪惟我

皇帝聖神文武撫萬邦阜成兆民六服群辟承

德而宣化內則

湛恩疊沛人安而物阜外則鴻圖式廓重譯歸化與

學布置吏遞一體中外祗福自古太平之極

盛未有臻此者也

皇帝兢兢業業日愼一日

念惟奉若

天道董庶官以綏萬民有巡守之禮江浙地廣土沃農桑之利溥而河防海塘用底丞民之生所係尤鉅前有

五巡所至荷

聖主相度機宜鉅工悉舉今石隄鱗塘以次完竣善後良模尤賴

親臨指授永禔群黎乃

允臣工之請諏吉日

駕蒼龍由畿輔達齊魯

躬謁闕里名山大川則用事焉自南河至江吳越之

間周度原野卽田功

觀海乎鹽官

迴鑾乎建業課功則金隄固考職則侯度蓬風俗敦

淳民氣和樂於是有

錫賚晉秩之典

賜復蠲租之詔

試士於通都

閱兵於重鎮養耆老清庶獄凡諸

湲澤順時隨宜而布蓋靡不徧焉而百姓之來道邇

勑禁譙訶僤各遂其瞻依之願且樂樂利利戴

德無涯宜乎遊泰宇者仰

六巡之盛又早切

七巡之望謳歌之作薁口同聲於斯爲盛矣臣謹案

古者巡守之禮見於尚書詳於周官王制而歌

詠之辭則備於詩然繹時邁般二篇所載典禮

畧具而膏澤之施猶未備焉至於燕饗之儀養

老之節修文講武之事上所以惠下下所以報

上凡見於雅頌者又非一時一事之烈豈若我

皇帝盛典旣昭

洪施普被

鑾輅所至衆美畢臻巍乎蕩乎眞乃邁唐虞三代而

極隆矣臣謹擇雅頌之最盛有合於

聖治者八篇曰時邁曰般曰執競曰思文曰臣工曰噫嘻曰豐年曰載見

門行葦曰魚麗曰天保依據詩序引申經義敬

演爲三十四章管窺蠡測未足以鋪張

鴻業揄揚
盛美惟衢歌夏諺區區近
光之誠於詩人九如之祝實有同志焉臣誠懽誠忭
稽首頓首謹言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皇敬畯德配彼
蒼穹
六巡南邦順時康功
昊天其子惟

元后亶聰無疆申
命健行則同
右序既昭
受瑕來備
天之所佑必驗人事萬邦懷仁六服輯瑞凜茲咫尺
德威惟畏
天人從矣神明通矣類造于
上帝禋六宗矣山川望秩用事恭矣馨香之感緊
至治隆矣
政以興庸化以教行
武功既耆
文德誕興作
君作
師未遑康寧永保
天祚於億萬齡
右恭衍時邁四章章八句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嗇山秩祭瞻言喬嶽升中于

天庶縣以懇盧寸雲生崇朝雨渥靈貺之應允符宏邈
維天有漢惟地有河長於四瀆潤下孔多金隄
永固德水無波
禹功底績薦璧迎和
三江震澤朝宗于海翕受百川安瀾絢采鱗塘
既堅厥功斯倍潮汐何虞
皇心樂豈
方岳朝
天陳常時夏惟河與海利物其大者

親度機宜宣示臣下民曰
帝之力
帝曰承
天之般

右恭衍般四章章八句

寥蕭澤及四海也

肆筵
設鉤

錫燕寢茲守土堂陛以聯煌煌
天語有聞曷相悅曰處如彼寥蕭零露有滑

睿藻風飛雲漢爲章

入覲有慶以勤循良
天澤下濟渥矣
龍光如彼寥蕭零露瀼瀼
帝訓於有位保茲赤子敎養宜先若木之有柢惟令
德克施遂受
帝祉如彼寥蕭零露泥泥
光天四海暢矣
皇風

恩由燕浹遍逮於臣工匪直臣
錫福大同如彼寥蕭零露濃濃

右恭衍寥蕭四章章八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彼菁者莪菁菁在阿或沚或陵沃土含和既有
其儀其錫孔多湯州可濟樂也如何
思樂泮水曰庠曰序校試有程庖廩有積敷增
於舊
渥恩洊普

帝曰愼哉翹薪刈其楚
於樂辟雍規圓矩方闕里
親謁儒門道昌東南濟濟近
天子之光陳詩觀風登庸俊良
文治光昭鴻鈞鼓鑄
念南國材數書
須四庫學海溯源百川會注群倫襜化樂哉
皇路

右恭衍菁菁者莪四章章八句

桓講武類禡也

神武布昭萬邦咸綏西旅底貢遂宅三危擴地二萬里井邑郊圻豐年屢慶士飽而嬉興學置吏與齊州齊北戴斗極南暨雕題西鶼東鰈盡幅我皇威

聖人猶有思保泰在茲軒轅教陣風后握奇周官司馬致民以旗知詰戎講武家法永貽

天命匪懈予時保之

東南具區神泉奧府瀕海跨江水陸叢聚京口江寧杭州乍浦四鎮雲屯八旗勁旅北抵狼山東連溫處勝兵精騎控要分部時巡布德春蒐振武桓桓將校赳赳士伍水肅鸛鵝陸雄貔虎縱橫如志應節金鼓遂頒慶賞泉幣纂組億萬年天篤祜丕基承

右恭演桓二章章二十四句

行葦忠厚也

敦彼行葦維葉泥泥自民以及物同仁一視

籌暘曰時若應矣品物咸亨皇心則喜

問雨

豫遊無非事實茲稼穡春郊最饒伊唯菜麥萬姓趨承

皇計蹻蹻豈知聖人亦喜亦惜

禮飲於鄉肆筵授几庠賓以賢引年尚齒式膳常珍筐篚酒醴洽以慈惠既多受祉

帝有恩言視扶杖之叟內仗囊金錫茲黃耆維茲黃耆

聖人錫之壽介福宥祺優游皓首

右恭演行葦四章章八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相彼魚麗有鱨有鯊同我

盛世物庶且多奚取於魚生地無涯豈人力所及
陰陽之和
既富既偕又有且時百昌之會碩大繁滋嘉也
其旨偕也則齊維時之有實義之宜
其多如何盍徵庶物考牧則具網穀如楅奉牲
以告博碩肥腯
盛禮既備以寧百室
衆維魚矣豐年之占金錫竹箭屋蛤魚鼈器車

持盈仰
聖有大而能謙
維茲大有先資璧畫飾用阜財均荷
聖德思艱圖易勤勞不暇食百姓何知順
帝之則
帝嘉閭閻歲足倉囷惟藏富於民實
國之本
獨賦及糧億萬其算民說無疆以益儀衍
右恭演魚麗六章章八句

天保下報上也
皇天親
有德日鑒在茲
覩民展義贊化承禧玉燭常調風雨以時單厚多益
福祿宜之
天貺多福既庶且與如山如阜如岡如陵瑞叠祥駢與
時因仍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昨歲
陪京

敬仰
德流高山天作
燕翼詒謀
巡方所至百神廑柔信
多福永綏無疆惟休
永言保之
天壽平格遹求厥寧
皇建其有極華祝嵩呼質矣飲食
萬壽無疆寔區

壽錫
大德日進
景命方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振古崚嶒
松栢之茂萬載靈承
徽稱嘒嚮昆徵眞諺曰休曰助群黎
德福
六巡望愜
七幸又所願
法

天廣運以至於萬
右恭演天保六章章八句
省試河清海晏頌有序 仁和杭世駿大宗
自古帝王之興類皆有休嘉之協應醴泉朱草
黃龍赤雁之屬見於載紀者倦編而刓筆或未
免爲史臣侈大之辭若夫河海之大或源或委
其蹟實而有據難可塗飾自漢以來禹貢九河
之故道既湮塞不可復韓牧王橫之策稍近迂
濶至唐宇文融欲循舊迹以開溝洫後魚之亦
罔有成效一石之水載泥八斗其淤濁乃其性
海則包絡九有洪濤瀾汗萬里無際前代多設

重鎭藉以爲控扼外蕃之地漢之樓船隋之總
管宋元之舟師水軍制防綦愼然猶數煩調發
不能折箠而使我
皇上臨御以來澤被八紘恩敷四隩太和元氣洋溢
於宙合景星卿雲之炳耀鳳皇麒麟之來遊嘉
禾瑞蓂之貢珍既足以昭
盛世之瑞應晉鄭宋衛之郊當大河之口宣房瓠子
前代屢塞屢決
特發帑金固堤刱岸免斯民於魚鼈河神效靈水清

見底者千里若一瀕河堪庶踴躍鼓抃稱歎爲曠古所未覩盖將以昭
聖人溥博之符而海外臣棣之國若占城月水大小琉球瓜哇滿剌伽奉冠帶頒正朔者凡數百處
聞中國有
至人丕昭懋德地不愛寶咸喁喁然抗首蹻足思托
帡宇梯山航海罔憚遼遠四譯之館至不能容
聖天子嘉愍其誠喟然而覆育之王會之篇職貢之圖藏諸象胥者遽數不能終物猶歎休哉稱極

盛矣小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河爲帶華海亦襟嗟備極
宣洩聿彰懷柔於億萬載莫不克由河性善徙
厥土則渴量水一石泥旋滿斛縛菱下趾視此
堤東瓠子雖塞未解洞復海王百谷吞納大瀛
夷途針路唷守嶼兵颱颶噴薄洶洶艘艫乾端
坤倪顯豁罷呈我
皇紀歷川后率職遠從昆侖近自徙鬲上下天光曛
跳晃碧銀潢倒流千里淵澈海波汪濊德普則

宜宰胸駢趾黑齒黃皮賓幢賸員各有所詩來
獻
天子遠致慕思
皇帝慶衍瑞應遹見坤珍厚識境宇無垠浩浩洋洋
群動舞扑梯航匪遙詎止革面乃開明堂肆覲
群后秩秩禋宗河先海後六服肅共萬里奔走
小臣對揚敢拜稽首

聖主躬耕耤田頌　有序

臣聞道民之路在於務本務本之要職於重農耤田者聖王所由敬崇宗廟社稷之粢盛而以農事勸民事也書益稷之謨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周思民之頌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載考傳記尤稱傅矣

皇上體祁姚之德勤后稷之功立中和以視農辨上下以合禮乾隆三年二月辛亥

親帥王公大臣以下耤於千畝之甸告虔事也爾乃

拜颺集

句芒效職盛德在木巽風融洩解雨霂霖土膏動矣青壇嶽立鑾幕雲布遲阡繩直方郭棋互井畫正矣掌舍設柜匌師清畿司徒具徒太常授儀典文洽矣倉庾于飛杏華屬野葱騅在郊蒼龍先馬時物備矣

皇上撫御耦以三推咨保介以終畝三事九司咸共舉趾于耜佐

天子成禮焉抑臣聞之訪國美者稽舊史考方載者在仲葆臣肩鍛之隆古虞周之

拜颺集

伯矢音非徒侈一朝之盛美亦將使

昭然耳目而自昔泰始躬耕亦有辭賦元嘉

耕厥耆簡冊剏我

皇上道隆君極念切民理茲大典舉行宜有高文垂

辭潤色鴻業垂之萬世永永無極臣伏揣固陋

謹於動容發音之下效康衢之謠敬獻

丹扆用備采擇辭曰於

皇

清廟奕耀蕭爟實孫荃享明德維馨亦有嘉薦神倉

拜颺集

高廩于豆于登實粟實顯明昭

上帝禋大而昌百室盈止自天降康思樂春郊

君子是躋榮暢協風祥暉朏日爰區九穀爰召三農

儲駕麾左物有其容孔嘉祁祁黍稷有坻

有櫛有芟有苾薁咏大田乃載鉉錡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眇眇南畝我

后履之駪駪氓作我

后喜之匪惟履之汜濩澤之匪惟喜之尚飲食之我

日斯昕我物具訢實屢豐年用荅

后勤德之切宜下民之所主歲之所
上大之祐欽哉欽哉谷爾丸焉

聖主臨雍禮成頌有序　仁和杭世駿大宗

皇帝御極之三年歲在著雍月維脩宵
詔有事於太學先期下所司各庀職以上考國程稟
經義用丕集於禮甚盛典也於是日官吉禋
宮具儀大胥簡徒司樂受器專事將屆
皇帝蒞於齋宮三日齋廻陳
法駕詣辟雍躬釋奠大臣陪位小臣就列六軍七校
既匡既肅禮成
上御燕倫之堂進師儒等官敷闡經術諭以迪教育

材之法于時生徒萬人圜橋聽企咸櫜首願化
飭奉
聖天子盛德作人至意臣以史官得與觀聽親望
休光良用忭悅退乃研精竭誠欲以微詞導揚美善
采惟禹眛實懼且迺謹按古學之制書傳可見
自五帝始其曰成均蓋以成養人之性情而均
一之也亦越有虞厥名曰庠夏商迭興各建名
義姬氏受籙兼用四學設教之方於斯爲備漢
唐宋元迄於明代時際泰運莫不攷古樹儀數

朝
列聖肇一區夏大啟學流文德錫極
世宗憲皇帝丕承前烈茂典有加稽古崇儒重道之風
與行右文之治從未有
國家之盛者也
皇上以生知之哲紹執中之傳典謨總於一心聲教
訖於四海國有嘉禮次第舉行茲乃
親臨學宮修明大紀煌煌焉秩秩焉備哉燦爛眞神
麗體金書卷三 墨
拜颺集
明之式也臣嘗載觀詩傳如於論鼓鐘鎬京辟
雝諸什咸登於咏歌宣之金石一時所傳千古
咨誦今乃幸際
昌期預覩明備敢以淺鄙妄擬發攄然自臣子近光
之願下士鳧藻之情誠有不容自弇者謹獻頌
一篇拜手稽首以聞頌曰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克紹惟
帝有恩言如春斯暄
帝有恩植如卉斯蕃陳詩論藝勿告勿諼亹誦久居
曰惟
帝恩明明
列祖教澤孔洊
皇王善述野無伏賢儒風浹宇文思啟天百物熙暘
艮訣惟勤畜眷若彼純璞琢為珩琚珩琚鏘鏘
多士濟濟我
皇禎之嘉樂豈弟廼誥太常廼命司寮書陽之吉式
昭典禮興禮戒備
皇帝攸行物瑞雲炤神應氣昌玉振金聲而道大光
前
聖後
聖合德一堂堂皇業業上棟下宇銀牓璚環林重檐夾
廡犧象魯黃黃冠崇簨簴樹羽崇牙象筍鏤鼓乃
麗體金書卷三 墨
拜颺集
考鼗鼓列辟左右敦庪振策奉璋贊白槐蔭成
行棫樸薪槱凡此群材悉為
帝有
帝有恩言如春斯暄
帝有恩植如卉斯蕃陳詩論藝勿告勿諼亹誦久居
曰惟
帝恩明明
列祖教澤孔洊
皇王善述野無伏賢儒風浹宇文思啟天百物熙暘
后曰攸好德戢戢有衆其群千億翼翼秀艮莅此
王國王國所儲下士所謂禮容樂服稱是令譽若彼

展唐虞年勘哉多士敬修厥詣或穪而材或逊
而藝庶幾大成以承
帝簡小臣矢音用告世世

邸報
奏爲恭謝
天恩事七月初六日奉
上諭松筠奏查辦衛輝被水情形一摺等因欽此欽
惟我
皇上
好德陳疇
惠心叶吉春耕秋斂艱鮮恒切於
皇情旰食宵衣飢溺時廑於
睿慮
誠求在宥以赤子之心爲心
容保無疆後天下之樂而樂惟
畿南之近地有河北之輿區三輔當衝水之冲十
日值成霖之候厥賦惟中惟上夙號神皋餘波
旋長旋消何妨會邑偏災偶被力田仍望秋收
封牘上陳
施惠惟當夏假蒼黔慰問何來星使之槎億兆歡騰
快覩鳳咮之

詔湖瘠土多逋之地莫慶盈寧況水鄉新墓之民未
安芋蒔損上益下萬緒掇
天帑之錢發廩捐廛四賙飽
太倉之粟堤埝原將自衛作正項以支銷室家何
以常安藉官傭而興築更復
心周下隰
念切民依既加兩倍以
施仁復恐一夫之失所億庶豈無心性當有秋自樂
効輸將

九重立沛
恩膏
念惟正而全行
寧免
予以褒飛之樂議賠者且許濫邀
靠其撫字之能考績者咸從優叙從此膺黃普遍人
盡上夫春臺未兩綢繆戶用安于夏屋爲民藏
富積京坻億萬而盈
與物皆仁合
郊甸縣都以溫
備依徹而
錫慶惟若雨暘寒燠風時
惇善政以宜民爰修水火金木土穀
德載天而彌廣民履地以知安臣等梓里殷情葵衷
仰炤念切枌榆之社先羣倫爲擊壤之謌人蒙
保聚之
庶効述職進舞衢之祝河千里而一曲詎能方此
恩波萬萬歲以三呼惟愿齊乎
曼壽所有感激下忱謹合詞恭
奏伏乞
皇上
睿鑒謹
奏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蔣兆奎奏勘明代州等所屬地方被水情形分
別辦理一摺等因欽此欽惟我
皇上
祉綿寶籙
福備洪疇
萬八千歲爲春秋無量

佛壽五十九年之
宵旰不息
乾行
春臺普上括星源月篇而遙
乙夜
勤求合雨畢風箕而遍前以西藩之支郡偶逢暑雨
之愆期山溜乍盈郵章遽
告盖
聖主之
懷保恆切幾微
洞喻乎臣隣故小人之疥癘時
闓呼吸直通于
黼扆金泉倍給
詔已布于行風蠲賑兼施
命更申夫
重巽
念鳩居之未奠含哺則浹以三旬
慮魚腹之猶枵納稑竝寬其兩縣

鼓腹之民
化國春恬擊柝絕催租之吏
醲膏立沛無煩補牘以陳情
渥澤重濡再
勅守臣而
谷度榆關雁塞千里傳宣
紫誥黃麻百靈賁捧佇見
緘開五色到金花湧現之天
樞斗光華之會臣等職奉
聖主之

楓宸情闕梓里仰
温綸之初佈感早切于葵傾
吉語之
頻頒喜更深于雀躍驚相走告匝月而再飲衛尊急
遞鄉音計日而群遊雲幕載
恩何重笑六簪貧極之遊遠
德難名率百歌向
廷而舞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緒摺恭謝
天恩爲此云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日欽奉
上諭據蔣兆奎奏泰山西代州及所屬之五臺繁峙等
縣自六月二十三四至七月初七八等日大雨
連綿山水陡發多有沖塌房屋淹刷地畝損傷
人口等因欽此欽惟我
皇上規乾矩坤
登三咸五
壽協仁符臻
八徵而
至念
恩從化洽運一氣于洪鈞
天以健而行惟君子所其無逸
聖以民爲体顧小人恒厲如傷近以雲朔之偏區適
值秋霖之少過溝谿立涸原非漸漫爲災稔泰
頻豐未至殣墾遂墾乃郵封之乍啟邀
巽命以

臣劉秉恬等謹

重申倍以二吏倍以三會府之金錢立沛謀其居復謀其食璇霄之流灑均沾猶慮官司之出納竇啟中乾再煩天語之叮嚀澤期下逮仰惟宸裏溥博曲及于窮簷鍾鼓之微佇見釀沛滂流並包于法界波羅而外臣等忻榆連社綸綍之初宣仁風先扇盼郊園之密邇廣廈同蒙

覆幬恩深肌膚感切銜尊獻瑞合滹河恒嶽以騰歡堵草傾陽望雲罕星旂而扑舞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聖明睿鑒謹奏

擬乞假歸娶表

臣聞五算徵民嘉禮首隆牌合三清論職詞臣本屬閒曹故知納幣親迎卿士可以入告越境反馬春秋不譏譙官況乃官在婚先妻因夫貴釋褐與結褵並賦花釵與爵升齊明長源成婚北軍供帳敏中來婦金紫迎風凡文人未有之榮哲

聖代遭逢之盛欽惟

皇帝陛下兩儀合撰三皇如春秉龍德而山澤通吹

鳳管而雌雄應雖上林鳴鳥無不帶露雙飛即太液游魚亦各銜恩逐隊固已民無怨曠草盡繁蕪臣西浙童牙寒門白望十二歲舉茂才二十歲舉鴻博樂昏未擾即來觀國之光皇雅未歌無暇房中之奏是以十年不字三族無虞藉瑟琴平學道之心懼兒女累風雲之氣雉朝飛而有曲雁宵翼以無聲茲蒙

皇上聖恩選臣爲翰林授臣爲吉士才非李白登七寶華牀學愧康成註三商昏義采蘋采藻方陳

太史之詩一陰一陽未卜家人之卦因五夜之
待漏驚三星之在天悃六禮之行遲感九重之
恩早賜面乘口脂于滇楓男子受之而不芳考
褒衣褕翟于周官鯫生讀之而有羨蓬山風冷
東觀宵長奮筆則金粉飄零早朝而衣裳顛倒
偶然割肉無可相遺即賜沐湯不願居外青綾
彼好孤燕郎署之香黃紙緘封虛貯孺人之號
仙侶疑其命篋中消笑作童眞如臣者想亦媒
氏所平章相公所調燮者歟今乃故鄉冰泮下

達書來或盼遊予以倚閭或布几筵而筮日鄰
夸衣錦晝可還鄉兒歷君冀歸當貽母承筐無
實已歸妹之愆期有女懷春非吉士其誰誘而
況單扈寡鵠豈宜濫列鴒行介特孤丁未敢濫
修吉禮伏求
皇上賜臣歸田之假成臣合巹之榮雙鳳闕前許借
飛龍之廄三神山下輕回弱水之船取清佩以
陪門五雨不過率陰臣而拜闕九十其儀將見
燭撤金蓮光來天上袍披蜀褐香到人間吏筆
催妝銀管耀青盧夕代天鉞撤帳女琳隱鸞鳥
之鳴當天下有道之時我祓子佩趁父母俱存
之日男唯女俞明年春水生時屈指徵臣來以
步入磚而即至不敢迷花歌昧旦以趨朝同鼈
警枕

拜颺集

請祀　禮親王

萬壽

前題　直省將軍督撫

恭請編纂　阿桂

萬壽八旬慶典

金川全境蕩平賀摺　畢沅

進吳江掉歌

巡幸天津進詩賦册　雅爾圖

請錯　永圖治

御製文二集

謝　禮親王

賞平定臺灣告成　豐紳殷德

謝

賞全韻詩摺　禮親王

謝

賞通鑑綱目續編內發明廣義題辭臺刻　禮親王

謝

賞

御製及蘇軾超然臺記說墨刻摺　禮親王

謝

賞圭瑁說摺圭說墨刻摺　禮親王

謝

賞

御臨宋李廸雞雞待飼圖墨刻摺　圖薩布

謝

踢燈聯詞墨刻摺　圖薩布

謝

賜鹿肉　瑞璜

三幸天津謝　恩　五十五年普福　紀昀

四十一年江南展賑 于敏中
江南謝賑 于敏中
江西加賑 彭元瑞
安徽加賑 張若渟

和碩禮親王臣永恩等謹
奏爲
慶集
昌期歡膺率土敬陳積悃願覩
隆儀事欽惟
皇上
福備錙疇
治光軒紀慎厥修而思永
寅紹丕基久於道以化成緝熙
純嘏建極保極會運世乃統於元大生廣生緣位名

必得其壽粵若紀逢開甲莘一堂
五代之祥洎茲歲叶先庚肇
萬壽八旬之慶
功文極於巍煥
典禮覩其會通瑞軼古今歡騰中外溯自
豐規則大芭符著乾健之文
馨德升中圖籙演泰元之筴業兼守創繼
洪緒而仔肩統合

君師徧芸生而在宥
神武則星源月鑷隸漢唐宋元明莫隸之方輿
人文則奎藻雲章開唐虞夏商周未開之丕運況復
父母羣物天地一家惠我有孚所其無逸東作西成
之補助問夜求衣先河後海之宣防乘春莊
蹕罷催科於廬井鏐租普免者三停轉漕於舲艎
玉粒全蠲者再千百萬
帑金
疊沛發

綸言而山積泉流卅四科黃榜聯開額髦俊而雲蒸
霞蔚是以九流佈鏡翊贊固於金陵六氣調鈞
賚延洪於玉笏蒼緯應房心之位
德乃福基紫垣明角亢之占
仁爲壽體際亭龐之懿軌惟讓
善而弗居臻盛美之上儀洵推
恩其有自
錫類廣
施仁之量
典勿參於
五旬六旬
單心祗丕基之原
幾恒敉於一日三日迨夫
古稀躋泰
昊貺增庥千載一時萬方同慶瑤源毓祉會元綿姬
牒之庥翠瀣流甘耆耆壽考尊之惠珠囊錫美
未足摹繪光華玉檢芝封詎能鋪張英茂顧廼
道冲爲用謙

鴻名而莫能名
澤兌無疆
施美利而不言利謹德關而念典
黃屋凝旒凜心矩以
敷言丹書陳扆時幾交懋昭茹助於
笃儀茀祿允康席綏常於
景祚太和所謂道惟久則徵寤貪得其意
洪惟
楙紀迓上章之歲覽揆延禧藹圖應

曼壽之辰期頤兆瑞披廿二朝之甲子享國踰三
代以前統八千歲爲春秋
介年祁度百分之一實風徽籀龍翼所未視洵電樞星
渚之莫京猶復
謙德翩尊
淵衷並懋際彝洽重熙之世華祝三辭
厘持孺保泰之慵踰旒再讓典隆法
祖考鴻章而已展廿年祐篤承
歸載之
深仁效抒誠於葵藿普垓垠之至樂擬祝

鼎籙而彌開萬禩雖元功不宰大鈞昭易簡之符而
協紀所蒸寰宇切
尊親之義驗風受吏梯航無間於遐邇獻曝酬
恩羅蹈不遺於編戶沐
陽春之煦育草木貢其蕃靡視復旦之文明星雲呈
其紀緯揆厥感孚之理倍萬騶騰準諸協應之
情大千讚頌臣等幸依
龐座常侍
彤廷仰
昨穆之
天顏康疆逢吉祝
升恒之
聖竿福祿來崇
壽宇偕遊頌禱罕徵諸史牒
恩暉久被瞻仰彌高於班行切爲鞠腍稱觴共志溫
陔之喜矧夫賡颺拜手羣伸聯陛之歡荷

殷載之
深仁效抒誠於葵藿普垓垠之至樂擬祝
殷於臺棻伏願
俯順輿情踵修
鉅典集千春之
慶祉量福海以深籌合九寓之歡心測恒沙而益紀
庶幾郊遊畋集咸應
帝期巷舞衢謠交陳
王會九萬里圖顧方趾褰裳採鶡鰈之區三千叟皓
首麗窬扶杖集龍鸞之隊臣等箕深踴躍幢忭
激切昇營之至謹合詞恭摺云
彤廷仰

奏爲
聖壽凝禧輿情積忭敬抒誠籲共懇
恩俞事欽惟我
皇上福基自德
壽本諸仁積壽開七袠之初既超六帝而治功甚遠
握籙越五旬而外更後三代而徃牒未聞仰
敬
天
法
祖受民勤政之心予億光人以共見臚
文德武功掄制顯庸之盛纍千萬牘而難窮莫贊一
詞難抒衆志達下情之忠孝彰上瑞之苞符必
有德其乃有心曰以頌賀斷以祝禱以天皇萬歲史
臣喜紀其春秋黃帝百年大撓慶編其甲子堯
髮期而勤著衢壤效歌舜大德而壽符星雲同
慶雅羃戩穀徵日長川至之祥咫晉無疆跻朋
酒羔羊之獻允合詩書之古義眞由草野之至

情
聖主久道化成惠心元吉
撫綏黎庶則蠲紓賑備之不絕
教誨成全者亦多術特科廣選三雍
澤被於縫衣日廩月糧伍廣
恩周於衲服極天所覆偕一十七省而共樂舒長入
人也深閏五十二年而彌加渝浹凡平日之塗
有道聖人蹤
歌巷舞咸欽

昌辰而膜頂焚香同依
無量壽佛前值
古稀之鴻慶竝殷祝嘏之蠟恍
皇上謙德示冲
天懷崇儉念切於
君心民體知兆姓有願稱欣樂惟在吏畏民懷
諭列服無庸詣闕莫展祝
釐之典仍邀行慶之恩雖
天地爲心如父母不言施報而歲月以冀即愚賤亦

具性情含意未申久懷欲吐事孰則立積七年
當後甲之辰誠感而遍期
萬禱值先庚之歲虹流電繞箕疇備五福之堂日升
月恒
軒紀周八旬之算蘭階就傳薤樞衍慶之益臻
楓宸勑幾食旰衣宵之逾勑日又新而富有天不息
而貞恒八卦生八卦成八八紀大衍之策五天
數五地數五五居河圖之中運悠於乾清坤寧
慶洽乎上蟠下際皇春帝夏闕壽寓而皆遊卿

月民星望春臺而共上虔思引領肅布齋心歲
序逢春在蟲鳥亦鳴其豫義娥正午凡夭翹莫
悶其榮山尚呼嵩嶽之三水解向朝宗之四況
乎三千人瑩宴引
熙朝長養之年亦有二百戶元孫羅
盛世蕃滋之衆銅鳩竹馬各懷益壽之心極北弧南
併作稱觴之宇自
天子所莫不尊親爲
聖人哉偕來奔走軒乎舞蹩乎鼓音如大海潮音暢

祖德期已展於廿年從此祝
聖人興更隆於萬度敬厥福錫厥庶五
皇極而道乃會歸南有嘉北有萊
萬壽祺惟民之父母茲據官紳兵民等
來臣等謹會同繕摺具
奏云
云

奏爲
大慶祝釐上儀紀實恭請編輯
萬壽八旬盛典以顯苞符以光冊府事欽惟我
皇上乾行合撰隆運重熙億禩昌辰篤若木樺華之
瑞萬靈慶會掞常羊荊馬之祥年三登而計
帝期綏以多者歲豐人樂
壽八旬而躋仁域遊於宇者詠德含淳
至誠之悠久無疆冠百王而首出

皇極之康強逢吉曆五福以大同豈惟子姒黃姚摯
喬齡而莫並亦越炎羲巢燧輪景祚以未逢洪
唯五十五年恭遇
八旬萬壽九五演易九五演範疊五策天地之全八
千歲春八千歲秋積八入宮商之頌猥輸川效
睿鑒俯賜
俞音方當鱗集鳥趨披鰈國鵝邦之牒列槃薦武之經
歡來北臺南寫羣情而請祝仰蒙
集萬有以承
祖攸行自
天申錫凡一二日
皇上率
祖甲子六週之慶時敘事允臣工之奏厥成編誌盛
美之模我
家法以丕承況二十年稱觴之展期廣萬章之成憲宜
救幾之罔暇悉
煥琅編之色重宣璿錄之光惟是躬握治平心
參造化敬
天法
祖勤政愛民內聖外王之規細目宏綱之綜秉文德則
文一集詩五集彙全書四庫而爲昭鑑武功則

平準部湯回部紛金川西番之奮定孚慈惠而
司農之積竭億萬以全錙銖考制作而太史之書
監三五而大倫具載左言右動之記註且經
典王謨之發揮大奠名
天小難言
聖予億兆人以共闓共兒可使知取二三策曰稽
舜稽堯書不憂意茲臚盛典取協
壽祥昔時讓善為懷六甲慎恒言之禮攜兼皆吉七
來謝獻吉之文蓋志未申九秋以冀滙義羅於

古稀之說十年一集由七旬至於八旬
萬歲三呼積初帙變為億帙倣前書而一剞擺全部
二西叶環轉於重庚擬以令衆所陳昉自

以六門首弁
宏章次掄
聖德崇閎敘典
恩施普記於環瀛熙業成圖歌詠備呈於擊壤均踵
事以嫩後
先之合撰兼旁通以擢

作述之加隆更有績著邇年目當創始騰膺功之遠播
攝盛事之嘉辭則若播芭拆於石峯戎無伏莽
築鯨鯢於鹿耳海不揚波滇徼通貢誦
恩而納贐日南舊國感忠義以親朝高句驪拜尚齒
之延布魯特跪長年之婦邏邏斛國刻新印以
冊封屋蠻社番增放圖之職貢總本
精神之康格蟠際紘垓益彰赫濯之
聲靈彌綸宇宙況廼制邁法古兆氣
五代同堂豐庭闈之衍慶十葉以外晉階級之本支

嘉筵紹於
彤墀老吾老及三千叟太和光於蔀屋孫生孫者
二百家辟雍道德之流講仁敬而詮更老饗舍
圜門之表西鎮廸而東興桓耆耋覩光
賜秋試春闈或罷官而登第期頤綿算
賽天章奎畫增繡段與朱提望吉帛之晨瓢塔如絖
佛啟綵衣之冬蠶蝶亦能仙雖
盛世不修瑞應之圖而
壽宇自副吉機之卜蓋嚴恭寅畏所其無逸彌培曼

羨之原斯
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倍切尊親之哉丕肖海隅日
壽考且寧大享天下隨時會歸有極歌太平於
既醉茜年頌介昭明
純嘏以來同四方民大和會抑戒百歲諧全詩入
殿左之紘禹貢九州斥彊文惟土宜之獻於
舜訓欽而敷錫隨
聖政先以編摩作為一經軼虞夏之渾渾爾亟諸萬
世揭日月之昭昭然臣等願積瀝螻身依
天咫尺驥麗之慶雲動風翔陶鴻朗之基滇長嶽岡
乾坤有象繪豪素以非全章海難量舉跬步以
詎足擬竭方隅之見强稱大道之名奉三無私
聖人之作也如覆載照致四必得
昊天其子之以保祐申錫誦六章之詩川至日升月恒
山阜岡陵松栢之茂壓敦九功之敘利用厚生
正德水火金木土穀惟修久道以成義存乎先
勞撫俗
神明而壽理徵諸莊敬日强庶扣騰倉之編非篤兒

麗體金膏卷四　拜賜集　十五

毓之什潤色末工載筆尚仰稟於
文思鋪張匪事摛詞但實瞰於郅治并攄
聖聰謹合詞恭請伏祈
恩准施行臣等無任歡躍待命之至謹
奏

奏爲恭陳賀悃仰祈
聖鑒事本年十二月初九日辰刻紅旗馳遞過陝
天威震疊喀拉依啦巢已克金川全境蕩平停誠圓
獻
洪勛迅集大凱言旋臣 畢沅謹
昌期莫名歡忭欽惟
皇上神武懋昭德威遐被綜乾維而恢輿制秉泰道
以啟華封億千年濛汜之區光開日月數萬里

圖濟早兆烏空憤玄冰布於點三軍
猿人檻勢無異於成擒而鼯鼠跳梁典尚遲夫
寸磔惟我
皇上整不庭之斧
授決勝之符嚴申兩路之雄師重誓九司之勁旅
雨礮風旗之下鷹翼騎以無前絕橋笮渡之間
出兜槊之不意心識孤虛遁甲有以
電激星馳剋期掃穴從天而下先聲大振於建
氛絕地以通要害遂成於破竹負罪者孽由自
作既落距而摧牙懷德者誠有同歸更睇肩而
接踵大駭鼠而小衆獍駢頭甘後至之誅左干
戚而右旄箾衆首獻前驅之縛安全衆故撫慰
華離築三受降之城置五屬國之府諸酋無事
將買犢以耕耘萬馬不鳴盡解鞍而蹀躞由是
策勳飲至詎禮陳俘歌林社以勞還師設宜芧
宥肝之
神謨閫外借籌畀鞫戎之勝算計鬼方之克期以三
年肆獫狁之攻棘於六月慰車東馬堅碉累陷
夫蚕叢犄角攻心絕寨先傾於鼠穴憬彼勒烏
陵之典報
景祐於珠邱尸祝之儀勒編甫於玉檢銘勛

駃里揚大烈於億斯年行屆齊州合歡心於千
八百國此皆仰賴
皇上神機獨運
睿炳先幾自陳師
命下之初暨聚旅還軍之日決謀定策胥由五夜焦
勞汗漬言仍咸出
九重經畫有征無戰惟斷乃成席地陳圖指萬里如
逢几席窮天立界信中原不靈提封茲者勝旅
馳旋捷書迅至六軍鏡吹新翻巴獘之歌萬姓
歡騰金膏集
拜颺集

壺漿爭獻郭筒之酒三峯望嶽符歸馬於秦坰
四扇澶關佇聽鼓於周道翩
天上佳音之至正春明
啟禪之辰
豹尾蜺旌問玉戚朱干而灣形蹕厲長楊細柳映
青旂裂蓋而倍覺飛揚鼻磬形容惟知舞蹈謹
將歡忭下忱繕摺具
奏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慈壽稱觴之歲七旬宣慶萬國承
歡而吳越阻修士民額請願効輦封之祝敬陳緣縣

之書
皇帝迺俯納民虔屢頒
鳳詔遂申
明德載減
鸞儀春麗江山扶
大安之雕輦道除
警蹕歌內府之金錢民間歌舞之情不殊舊日天上
雨膏之
賜更沽

新恩屏雕飾而後遊觀東南水利處處仰賴
宸謨課農桑而諮晴雨稼穡民依時時總煩
春慮而平江迤邐畫舫迴環花步洲邊首記南都之
雀麗姑蘇臺畔載欣
北極之瞻依溯泰伯之遺風人知禮讓訪吳宮之舊
址俗尚繁華迺因
聖澤涵濡
王言訓勉閭閻既竝沐
生成風氣亦漸歸醇樸觀萬家之烟火如逵化國之
春寂千里之笙歌僅效清塵之役所過山亭水
榭重揮
御筆以留題偶來佛地珠宮齊獻瑤觴而介
壽
宸遊悅豫黎庶歡欣盼
仙蹕之經行而兩戒山河周臨日馭樂春華之詔媚
而十旬
眷顧半注吳頭臣生長田間遭逢

昌運仰蒙異數叨列清班
殿陛簪毫曾侍豹尾扈車之側滄波垂釣來自蒓烟
蘆雪之中習聞欸乃之清聲竊効土音之是揆
因廬民詹專采吳風製吳江權歌三十首聊以
達桑梓之下情幸隆平之盛事謹再拜稽首以
獻

京官○○進詩册

乾隆三十二年恭遇
聖駕巡幸天津典懋雨儀
恩隆三輔諏仲春而展義仰紹神堯刻玉之遊指澤
國以行春重奏大禹錫圭之績河渠効順排鑿
蒙休欽惟我
皇上道叶平成政先上教
念閭閻之休戚田功與水利相資
籌蓄洩之機宜南戒與北條並重蓋津門沮洳倚郡
奉爲衆水之歸墟而宣屬疏導多方頗著近年
之成效虹隄屢勘益規善後之宜
鳳艇迴環莫釋其咨之慮凡茲順時而布令無非法
祖以勤民自今區畫周詳合河海沾淀而共慶安瀾此

次

恩施優渥統上下神人而群沾
醲化臣等備員
禁籞珥筆詞垣忻盛典之躬逢慕矢音而拜獻謹
撰詩賦册合裝一面恭摩

御覽識同抑惕恐難摹繪六昇平職忝掄詩敢效拜
颺於
殿陛謹
奏

奏爲恭編
御製文二集告成敬請鐫刻以示訓行以彰美備事
欽惟我
皇上聖學淵高文德日新以內聖外王之功致健行
恒久之治文因見道化以觀成自癸未以前編
刻
御製文初集久已經緯輿蓋照耀羲娥茲自甲申至
乙巳二十二年復得
文四百一十一首
禁近每
丹稿初成輒蒙
宣示相與誦習講貫適然若驚悅然若迷復渙然若
釋思欲竭管鑽闚測萬一竊以爲自虞夏商周
秦漢唐宋之文所謂渾噩醇厚博大奧衍者各
有專主其言大而夸者莫
如孟漢序韓愈之文曰周情孔思是言也愈何
足以當之周公之文多言治白易之爻辭皆
立政周官無逸詩之豳風大雅諸什周禮之六
官皆其文也不惟其文所以立法度宅宥密
世言治者之所守也孔子之文多言道自易之
十翼春秋之褒貶論語之遺言禮記孝經諸賢
之傳述皆其文也不惟其文所以昭天地系民
物萬世言道者之所宗也臣等排次二集仰窺
御製於
天永念
祖由舊誨篇之中三致意焉若
巡典若水利若政經若武功若
明堂之治創製之爲
皇極之言若是者皆周公之文若
經筵之論若期發易書詩春秋之微言大義進退諸
史之得失是正諸儒之舊聞測慎守器失統之由
開衰忠討貳之義文逮聲音文字名物象數以
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即小見大若是者皆孔子
之文然後知李漢徒有是語舉千古之文人皆
不足以當之至我

大聖人而後周情孔思之得合而有眞也然且漢
言曰情曰思者何也周公有其德有其時而無
其位孔子有其德而無其位并無其時故其於
文以是爲聖人之情爾思爾我
皇上坐而言卽擧而措或綴獻建極經數十年夙夜
劬瘁而後爲文以紀之或溥博淵泉萬幾未起
而先爲文以發之蘊爲情思顯爲事功蓋兼德
位時三者而一之故合文與治與道三者而一
之也臣等兼依初集體例排類爲四十四卷繕
錄進
呈並請
發下刊刻以傳布九有垂示萬世臣等曷勝欽服欣
幸之至謹
奏
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奉
旨如所請行欽此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十八日復蒙
恩賞
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
文廟碑文一部等謹叩頭祇領訖欽惟我
皇上
德洽寰瀛
勳垂日月法
堯天之巍蕩成功繼以文章軼唐虞之聲詩秦凱登
諸律呂
先幾爲明義在於知微知章知柔知剛
皇極所敷德備夫乃聖乃神乃文乃武
天無私覆七德舞而九功歌海不揚波萬國尊而
一人壽爰以臺灣戡成之續用著熱河
文廟之碑
膺濊鴻敷
宸衷淵抑媲文義畫服麗景於三光海賦山經縷序

天之八柱謂西極厥成不績銘勳西列成均而
東窮遠隔重洋勒石雙標紀事維此興桓工塞
太微爲
巡幸之恒矧知
宵旰前籌國學視受成之地景勝謀之預定令出承
聖武之維揚師行若雨英雄選百人力敵乎萬人
謀勇相資二將心同於一將履鯨波如祖席賀
本螺旋颺虎氣於旛旌靈徼烏隆五夜之精誠

格
帝崇武嘆萬舸神驅百年之
厚澤在人嘉義縣千屬勤勤戈揮巢落大里之栅奚
存鼓進渠捘老衢之崎安托水師深入港詣鹿
而橫舟山赴偕來番因鬱而建屋遂乃狗狠及
猥捕駆連刃葉街並懸首之竿豺嶠殄游魂之
族蓋懲文恬武嬉之習民有義而無頑而稟
悉綏威怵之謨番雖生而亦熟煌煌
大誥遠聞則緬甸來賓赫赫
王師移指而黎城底定
聖天子戡則克而受福仁無敵而不疑六合爲家萬
年一日
天麻滋至殊勳既史冊稀聞
壽考無疆
鉅製亦從來未有方今驛傳吉報歲啟新韶來臨
有海表之民燕賞列年班之坐臣等恭逢
朝慶預
賜奎文讀
聽體金書卷四 拜颺集 三七

奏爲恭謝
天恩事十二月二十六日蒙
恩賞臣等
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刻本各一部謹叩頭祗領訖
欽惟我
皇上
文緯珠璣
道光壬辰

奎章炳灼仰典誥於初画
聖藻璇璣宣詠歌於三集星雲並麗已制作之咸賅
日月常新更蒐題之彌富探源學海重紬長慶之遺編激濁文河載詠香山之舊作嘉其意存諷諭慇懃風雅之能追惜其韻叶宮商尚瑕瑜之互見爰因古調別出新裁各賦
鴻篇式昭
大訓訂譌糾正是非胥協平酌古衡今敎化彌彰
廣大五十首重規疊矩溯
世德以垂謨數千言憂玉敦金借原題而抒義斥當
時之弊政皆
聖朝釐剔所全無闡
昭代之宏猷實往古見聞所未逮諧聲音於韶濩九
奏成章炳法戒於丹青千秋作鑑輝騰部帙宜
開龍閣之華筵珍比球圖迴迴壓雞林之重價鐫

來琬琰書萬本以流傳
賜出縹緗望三霄而拜舞
鳳樓日麗映牙籤寶笈以分擎鎬篆春生視絲勝
銀幡而倍渥豈但述成金鏡非元白所能幾賓
惟編檢石渠爲向欵所未覩遭逢滋幸忭戴增
榮臣等學謝窺天才疎協律叨荷
九重之
宣示許聞
堯帝之歌宛加十曲之鏗鏘共聽
軒皇之樂
頒從
天上字字成金捧向人間家家握璧從此三薰敬讀

捴奥義於詩雲還期仕襲尊藏應嘉祥於文露
所有臣等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叩謝
主恩伏乞
睿鑒謹
奏
硃批金書著照
欽定時憲書法帖十册到江西巡撫臣
謹
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欽惟我
皇上治隆羲昊道洽曦圖座繪幽風圖史悉訫誤所

垂屏書無逸文章皆實政之符久道光華篤枏
廡於飛鏡
奎章照耀杼藻鑒於墨池爰以
華燈於春飾並以臣由敦之書帙動
賓刻以時晴
皇極高懸衆殿仰雲霞之麗天瓶遠選藝林騰琬琰
之輝臣學愧揆天心殷祝
聖際
慶雲之煥彩瑞叶連珠捧石揚以銘心珍逾合璧

奉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接到駐京陝甘提塘官馬世清賫奉軍
機處交出
恩賞
御製全韻詩一部臣當經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欽惟我
皇上道闡苞符功隆繼述觀人文以成化緯地經天
鑒古訓以綏猷觀光揚烈惟日新之盛德游藝

物采之餘暇遂成統韻之
鴻編擴毫而
睿思舒雲灑墨而
宸章佑漢溯自生民伊始暨乎大統之成
祖有德而
宗有功遂引歷年於勿替漸以仁而摩以義用昭四海
之永清緬
前徽而莫罄名言標
聖精忌每見於美增出是差等百王炯戒長懸乎日
月危儆十六字紹自虞廷治亂三千年禀於殷
盤恭
帝王之全量靡不兼賅洵輸墨之偉觀綜乎至極詩
以言志想見
宣衣問夜之勤言可爲經豈惟弄月吟風之什臣才
慚吐鳳枝愧雕蟲瞻闕府之榮光彩流奎璧荷
寵錫慶溢簪裾欣當未有之遭逢倍切非常之忭舞
從此三薰伏讀比窺爽以同珍還思什襲尊藏
攄縹緗而永守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云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初七日仰蒙
恩賞
御製通鑑綱目續編內發明廣義題辭墨刻臣等謹
叩頭祇領訖欽惟我
皇上
治閱珠囊
法參寶鏡

王言昭信。千秋懸星日之光。
睿筆闡誣。萬世凜春秋之旨。森嚴孚奪。
辨一統於史書別白公私。
序三編於明紀義垂輯覽秉至正以持衡。鑑著要評。
符大中而表極。昧。賾實惟肅愼特詳訂謬之文。
建隆分注北遼。爾斥悖經之例固已
章志而功逾衮鉞。
折衷而記陋馬班矣乃披通鑑續編之冊證發明廣
義之誣灼然釐曲直是非刪節仰遵
神斷。臣哉定人心世道紀綱深著
題辭。指其條例之多踈謬難悉數。摘
舊未加懲。駁而正之舉其元者。世宗爲完顏令
主。僅比小康。女眞守舊族澆風乃云。當取蒙古
弗參和林之叛反謂有愧封庫家學欲兼漢字
之通且若不妨忘本說竟誣於變白痴更甚於
吹毛蹈駁雖舛。煨收正彼竊南而竊北辨洽不
同陳壽救其崎嶇而崎嶇
糾繆則諸家論定淹通者何啻才學識三長不容顛
倒褒談展卷發風霜之警用此維持今古引端
蒭繩準之平昭垂久遠而名教彌彰尚契典謨
而綱常秉炳洵覺生民之迷謬。微臣等深荷
重燕仰蒙
宣賜風生翠琰知藝林私龕之非露涸鴻辭識典則
謹嚴之重正義尚原於軒紀微言直接於麟經
敬盥誦以爻欽用服膺而罔斁謹合詞繕摺云

奏爲恭謝
天思事臣等荷蒙
恩賞
御製及敍載超然臺記說暨刻一卷謹叩頭祇領訖
皇上道光寰宇治洽垓埏格萬物而窮源允垂超詣
配兩儀而立極惟在內心無所謂遊覺羣言之
俱廢皆有可樂會一氣之相通學惟蘇軾之守

膠曾葺城臺而作記常山濰水悉歸臨眺之中
月夕雪朝具見逍遙之趣爰爲一時勝槩遂成
千古奇文惜昧於物內物外之分未諳夫此身
此心之要等莊生之曠達固意朗而詞雄考孟
子之訓詞適捨本而逐末惟
宸衷之默運契大學之眞詮上下與天地相參可大
可久會通而入我一體無同無殊乃反其文永
垂爲則
天章虔炳示物理之無方

奎藻南皇表靈明之有準志展其肆億萬年道統常
昭化達於神百千聖心源畢貫式頒
睿製藏煥
鴻文披朶殿之琳琅立儒林之模楷臣等見聞僉陋
學業蕪庸虔誦
至言戒放心之流弊敬聆
聖訓仰勤學之全功何殊振聵發矇不覺手舞足蹈
所有臣等感荷
下情謹合詞繕摺奏云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等荷蒙
恩賞
御製圭瑁說揔圭說墨刻各一登謹叩頭祇領訖欽
惟我
皇上德膺九折學超千禩啟西山之縹帙訂古而溯
厥遺規勤乙夜之丹鉛析理而祛夫謬論博稽
圖緯明揔圭名玉輯萬方既統乎躬桓蒲殼繅
彰五彩更重於璜琥琮璋迨夫舊物漸湮罕見
三代守藏之器嗤彼后人僞作多本諸家臆造
之辭君夫執瑁之儀爰云會朝之義鄭康成覆
德之訓不愧經神賈公彥齊瑞之文枉成書肆
紺珠而外王伯厚繪作圖形繁露以還程大昌
演成斜刻附會滋於崇文因仍繼以端臨皆囈
語之相循實重言之無補更有物遺其制禮遵
乎情琢表四山鎮圭既執以將敬約還中璧大
宝復藉以明虔捧而若盈當心已愼垂而如墜
曳運爲難況乎道有變通制分沿革唐宋仍而
不改猶是從宜金元繼而相因斯爲襲謬且循
名於以責實亦由後可以測前諦參勝國之留
貽益証羣儒之踏駁我
皇上隆禮由禮以經解經惟德動
天式者珪璋之度以仁製
帝何煩琮璧之華披糈粕之陳言闓精微之妙蘊新
裁
睿藻永勒貞珉

天上頒宣欣誦
奎章之炳煥人間傳布頓開曲學之迂拘臣等質愧
譁嘗才慚雕篆景
國朝之盛軌洵爲後世之所可遵循陋五代之虛文
足徵書傳之未堪憑信所有臣等榮感下忱謹
合詞繕摺云
云

禮親王臣永恩等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初七日伏蒙
恩賞
御臨宋李迪雞雛待飼圖畧刻一卷臣等謹叩頭祇
領欽惟
皇上惠洽保懷道通格致躋羣倫於仁壽視民如傷
運大造以行生盡物之性偶以
萬幾之暇游於六藝之餘藻集名流珍披冊府千秋
豪素猶傳沐宋丹青萬類性情有取河陽圖繪
賞其論說借以俯臨韻疊出以重題識長言而見意

益
黎民之胥斯目擊而存啟在抱之痌瘝心滅以寫農
原名扈民庶有鳩倒戈服於率場寧爲雞口通
深恩則有司存交勉循良
至訓陳艱難而讀書春鶵秋鴈忱對幽風七月之圖
天保九如之雅臣等曷任感服欣幸之至云云

之稻粱勿令吝澤誰司教養得食鳥鼠毋乏積
儲空倉雀苦黎流移之戶口于粟于粞賦升斗
於丁黃一一飲一啄善行德意五雞二鳧之無儀
嚴察姦胥晷四朝三之戾皆怒兆虐廢於鶴祿免
詒誚於鵜梁匪膏斯屯如卵而覆假之毛羽見
攜持保物之心導以聲詩具悱惻纏綿之旨龍

虎之文垂義書鳥獸之時授竟言賚以緌珉須
宜懋魏吏瞻思舊無與篤爭食之譏民瘝生歡
總維魚兆豐之歲在治忽觀古人之象繪作有
仁人之言觀文仰
特班忝鵷鷺孚惠誨
化工之篤與百姓共久邀豢養
深恩則有司存交勉循良
至訓陳艱難而讀書春鶵秋鴈忱對幽風七月之圖
天保九如之雅臣等曷任感服欣幸之至云云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年六月二十一日據廣東駐京提塘謝廷
揚領出
欽賜
御題燈聯詞盡刻十一卷恭寄到粵祗隨恭迎至署
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欽惟我
皇上聖學深醇天才淹貫佳辰拈韻旁搜五典之精勝景留題該括
六經之要固已盈廷賡拜薄海謳謌矣茲因
御製詩篇積成卷帙近臣曾經恭錄奉
旨永壽貞珉烏玉新鐫瞻仰則星輝日麗青烟初染
觀摩則霞蔚雲蒸洵藝苑之
寶瑜琴賦賡扇愚未嫻吟咏荷
龍光之寵賚百世叨榮誦
宸藻之琳琅寸心欣慶珍藏什襲感激難名所有下
忱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廣東巡撫孝圖薩布跪
奏爲恭謝
聖恩事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由
行在恭捧
皇上恩賜鹿肉到粵祗隨即出郊跪迎至署敬設香
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伏念孝猥以庸愚奉職嶺表時逢秋獮
莫遄
扈從之班
賜出
尚方同被芬膏之

寵啓霜緘而香凝仙牖敬知田穫多豐割肥甘而分
匪頒普遍歡生載路慶流嘗珍　　孚自顧駑駘感渝
肌髓惟有盍寮素餐之戒永懷後食之心竭矢
葵衷以與仰報
高厚
鴻施於萬一所有　　孚感激下悃理合謹摺叩謝
天恩云
云

奉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內閣奉
上諭朕賴
昊蒼眷佑既逾古稀欣開八袠幸得小康時懷大惕自
乾隆十五年以迄四十二年特沛恩綸普免天下
錢糧業經三次矣等因欽此欽惟我
皇上
軒紀洪延
堯仁廣被運符乾健萬年長撫於璇圖
恩協春生四序均調於玉燭卜豐綏之告慶地寶咸
登曉雲物以呈華歲星恒朗
念雨暘而
錫福正八徵作記之年慶星紀以後
之候
天倉秸稈會再縋惟正之供農部慶支已三荷
溫綸之霈行慶施惠
天子不言有無敢腹含哺

王者之民熙皞被
聖澤於通寰洽宙無一夫不沈髓淪肌慶逢
八泰之元春復泰十行之
閭諭雞竿表關甫聽宣
恩詔之條兒爵蹲堂方共拜新正之宴
南郊祈穀七十二候之化日延長冀命
宣綸三百六句之泰辰伊始幽風可繪小民切顒於
稱觥禹甸偕昫至德周於賜粟樂民生之素
父幾忘舉趾爲勞課吏治之循良無慮催科或

捆千萬襆中天慶集十七省間歲實流隕免半
之前文準輸蠲之舊例築場納稼洽隣惟聽村
舂剔聚葵安枕無驚縣帖此皆
聖慈至肯。
仁化涵濡而且
親御丹毫至宣
寶訓時已臻於郅治尙託小康
誠不息於健行恒深夕惕仰尊光之
謙德稱
肯密之全功
帝力不知耕鑿滿春臺之上。
一人有慶謳歌遍月旦而遙解慍阜財奉瑤觴於舜
日西成東作增
寶算於堯年
皇極之敷錫無涯庶類之感銜曷旣臣等欣依魏闕
仰誦
宸謨惠心益驗有孚曠典實昭逾格念枌榆之逢歲
何地非春譬葵藿之傾陽無言可述惟願

璇樞朗耀周天拱北以羅星。
寶籙長生大衆和南而禮佛繼光華之祝莫罄愚忱。
和擊壤之謠同遊
鴻造臣等謹合詞恭謝云
云

三幸天津謝恩 禮部尚書臣紀昀等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欽惟我

皇上恒照貞明乾元行健敷年有道居

北極以常尊二月時巡順東皇而布令

仁敷面夏神瀛咸入於帡幪

澤布陽春郊迎允承天雨露

化從近始康衢通載斗之邦

恩每先霑

清蹕莅析津之次暴感兩迎

日馭已欣

堯帝之游河今茲三度

天臨及見

軒皇之觀海春融深野省耕過秸鋌之鄉水亘燕陲

問俗到烟波之外漁莊饗舍十三橋遠接芳津柳陌

花村百五日恰逢韶景鳥語聞聲

之聲青箬扶犁處處奏迎

鑾之曲桐生茂豫真與物以皆春部屋臨驛更自

天以錫福

松軒

駐蹕本不勞民茅殿

宣諭頻蒙

賜幣載芟載柞預繕井稅之三分于家干囊嘉行

糧之一月蒭粟寬兩年之限

恩波與紫澥同深田租緩七邑之征生意與青陽并

延恩列儁掄三賦之英髦養老須金

襄百齡之耆壽雙桃增值懽讙出扈

炊爨須接蠟蜡寒外當三月重三之禊節更添

甘雨和風經九十有九之淀河普育潛鱗翔羽

十萬井提封之內喜氣冲融五百里甸服之間

須聲合遝真名言之莫聲咸慶忭之殫增卜等

切隸殷讌喜聞夏諺東逾碣石西衰鉅鹿以西

南界弓高北越扈龍以北疆連赤縣總梓直之

相關路迓

青旂覺葵心之倍切屏營獻頌敢敬陳三輔之風鞠

臍揣毫用代寫四民之恒
神功
茂育知難補報于涓埃
聖壽延洪惟祝升恒于日月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
合詞繕摺具
奏恭謝
天恩爲此云
云

四十一年江南展賑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奉
上諭　欽此欽惟我
皇上德施有截惠被無疆普四十一載之昌符乾惕
常覘行健開三百六句之新篇覃敷首在頒春
惟下江壞沃袤延康良際屢豐之後乃昨歲旱
荒偶告畎畝及數郡而遙雖不雨經時沐
惠養之稠同霑渥而有秋不異念畢浦並免及催
聖皇之涖圖罔已荐旉十鍾感
科緣大吏之敷言遠
水蔣火卦處光乎餘三餘九茲以庠迎詔令民
樂康恬力作青嘻將屆分秧之候舍哺白屋尚
遲刈麥之期聆婦子之勤劬或恐晨炊未遑
農桑之樂利還廑生計猶儕
堯階拙一莢之莫春和始布禹甸拜十行之札
天語頻申遂展賑於南疆用宣
北闕郡蒼邑次隨方是較重輕
仁於
戶別口分按籍賞

後忽聞湖秣陵之地歡傳不第煙村鍊湖射湖之區春浴魚莊艘舍從此稻看棲訝寧煩應庚癸之呼兩協灌枝無待占丙丁之帖益下詔云

指上與物皆春圖易即鳧思鄭望

君若歲臣等身依槐廳心繫北極

即詔鳳咽恍沐浴於舊德先皇之內私條崔躍賀蹈

詠乎

青旂鶯囀之間憶金山東望流長春色共

恩波並霑快玉壘西來騰

合詞具摺云

云

江南謝賑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內閣抄出奉

上諭 等因欽此恭惟我

皇上惠洽垓壖仁覃雨露仰農祥於十稔勤依思稼穡之難兆豐澤於千箱調序協雨暘之順攬合頌連莖而告慶常欣繡陇青敷黍祟場比櫛以呈麻眞見珠芒紅積喜處處含和食德耕餘何賜復蠲租藏富倍盈於百室即偶歲逢歉簿仍安作息之熙恬顧蒙抱切痌瘝特沛綸綍之優渥維此泗淮之偏壤稍緣產歉之需期緩唐調於催科比戶蚤敦麗洽化計丁黃於給飭窮閭都挾纊知

恩遂浹髓而淪肌不收兩成之樂方荷鋤而詩鉼爭

趨南畝之功迺陽渥之照乎復

曠膏之誕布籌盈寧於鄧屋蹇飡已足於三冬廣樂

利於茅簷饘粥更加夫一月

念屢軫而弼揆。田廬尚軫。加傷。腹已鼓而重叨。食息皆邀。曲賜。清流鬪畔。群歌化日之舒長。洪澤湖

遐難比

恩波之浩蕩。定識十行。勝

詔。遍擊轅歌壤而共祝

新祺。行看雙穗書編。叶甘雨和風而彌徵上瑞。臣等情

抒蒼。念切維桑。拜尺一而喧傳喜氣。洽新部

之處。指鄉閭而蹈舞歡聲。諧奏捷之音。驀抃難

名。嵩呼曷罄。所有感激下忱。云

江西加賑　兵部尚書臣彭　等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內閣奉

上諭上年江西南昌饒州九江等府屬秋禾被淹成

災節經降旨等因欽此欽惟我

皇上仁周壽寓澤洽春臺。履端而肇祚迎祥。福惟敷

庶行慶以給求養欲。切廼厥連歲占豐。已叶

酒漿之嘉兆。一暍薄徵。爰叨雨露之

深恩。惟夙號再熟之區。而左蠡爲滙流之澤。昨者湖

濱數縣。偶緣夏漲而歉收。旋卽

天上十行。大布東陽之溫煦。爾田爾宅。先期奠厥室

家。我庾我倉。復令弛其租稅。彼遺秉而此滯穗。

是年仍慶夫三登。盡於菜而宵索。絢其始可播

之百穀。詎有匹夫不獲者猶煩

聖主爲籌之廼荷

慈注爾殷

綸音更渥。以西疇有事。或其不足於耕而

上澤如春。寧使有餘而補。比較被水之輕重。地區以

八分九分兼權戶產之有無賑加者一月兩月至於會經徵浸尙可小康亦令計口受糧勸農給種發白鏹朱提於藩幣四隣翻貲想青蒲紅杏於江鄉萬家興耜閭閻撲地直逢有脚之陽天共祝無疆之

聖壽今年五日風十日雨昌期定集夫嘉祥僉全省千斯倉萬斯箱

洪祚長介夫景福臣等身依

京簪簪掛朝班際三元稱

壽之期方陳椒柏聊初吉始和之合深慶梓桑遥憶

鄉情願進康衢而被頌莫名

帝德惟先部屋以臚謹所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

九叩首恭謝云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張若亭等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內閣奉

上諭上年安徽省亳州蒙城等各州縣因黃水漫溢田畝被淹卽降旨令該督等實力撫卹分別蠲賑毋使一夫失所第念今春正賑已畢青黃不接之時小民生計維艱着加恩將被災九分十分無論極次概行加賑一個月以資接濟其衙所儀口及貧民兵屬並着炤正賑之例一體辦理至被災五

六七八分貧民及勘不成災之區仍着該督撫察看情形或借給口糧籽種或減價平糶分別酌辦

等因欽此欽惟

皇上

德協生成

道隆茂育豐懋于戊特昭有象之太平重巽以申用

溥不言之美利時暘若時雨若綿區共祝康年

以潤之以晅之江國早邀

渥澤惟亳宿諸州編戶及淮泗各衛屯軍黃流偶溢

于鴻年白粲遂慶大樂歲
帝心靡念蹌狙而室有蓋藏實惠允孚賑粟而戶叨
賢哉既佈
皇仁之汜濩咸沾樂意以涵濡茲當韶序初開更荷
德育大沛
資周乎新陳不接
恩廣夫極次雖均省斂又繼以省耕厚生利用踰歲
復加以踰月養從給求而且推益下之方口糧
足貸酌良多之德市價胥平變洽三農哺含比
戶凡此江淮千里咸被
麗澤金膏卷四 五
拜國集
釀資闔涸之施即今養笠三春彌形擊壤歌衢之樂
臣等誼關梓里歡捧
綸音感
帝德之難名忱傾額誦知輿情之共戴髓次肌淪合
朝野而臚懽先効兒趋千百爾仰
高深而猷須更延
鴻祐于萬年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緘摺恭謝
天恩云
云
完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滇南文略

共四十七卷

雲南圖書館藏板
丁寅年刊

滇元風設易五文殊之五易設風敦南
重才哥卦宣教風敦南文
者偉傑滇天風分之天風分地充略
當抱甲分地分地充略
不所於坤人天上周序
之謂天維文上先也
人西下厥取君王覆
前南帝風象子以載
明得閱廣於以省謐
首朋氣某風歡方之
楊漁所山者文觀則
文爲鍾儿十疫風爲

與申氣
逸而者十蒙其宰
才載以餘化第是汗更玉
不山道写翔蘇邦跡玉變
遺儿帝計岱亭過之於
簡名存文張同保餘
牘物提若子串山風
凡必唱干採彙袁臻
懋採牲首集滇陶淳
偉巡命發滇詩材古
功奇者明文詵先矣
帝忠爲經得更生余
垂孝學史帝偕與佗

聖朝
傅夫疆之介之翁軍經寔德
遠拾風元之受之用之者從
遇殘雷不寔中多也方乎之美撫雷蘇生學
者哲亭風發勉
不者諸帷生學
薄蔑爻也復者
今古卓曰嗛致
人人然進然頁
已已矣無尚用

太平之際久道化成之會爲育德善俗君子共臨琴瑟汾渭之濱與文王嘉事交歡滋滇南風雅之三十風載所興魄弁願諸弟觀光奉揚仁風輪囷允臼攸萃蘭茝殊芳張風

序

嘉慶庚申滇詩之刻將竣予季文撰滇文序請余領之夫詩之言志文以載道詩文弟閱乎世教雅工弗傳傳雅傳弗久也潮自六經四子書推之史傳記歷秦漢至唐宋千子家撰述蔓衍鞏出要惟載道而行斯其傳可久滇瀕於漢沿於晉宋隋至趙宋復於元貞至于明而久

大清當此享志於我
國家教澤百六十年於茲常浴泳歌湎濡名節國計民生人心風俗以及山川風土賢哲之遺蹟名物象數之微激堂漢於無所論述自外於脩道立教之
聖人耶誠宜搜輯遺文如呂陽遷之檄異年一尋之書楊文襄薛侍御之奏

皇朝趙士麟王思訓張漢陳沆傳
為序石峰錢灃楊履寬二何其偉其傑三李治民子因培孙珊二周於智於禮諸人著
隆平烏可但其闡焉弗講戕
惟是述古之難也惟悖之手拘繩守墨不知帖括外

為何物即有豪傑者深一
閘人述其鄉先達之姓字
猶茫然不識其何代評其
何里遑論其文況瀛文之郁
塞而滅沒者蓋十六九矣一旦
起而稽之寵搜羅之倍
雖於詩必雅於天下事要惟
力為其雅者近于與季瀛詩
之輯幸賴三逸賢士大夫共
襄其成則云舉也豈一毋狗
名毋近利毋悍怨毋自用
私心其幾乎浴諸君子深

而事竟再成乎於是先檢
舊篋得文先所遺
集文若干首緘寄
季瀛藉諸同志博搜得
文若干首凡所登選每叮
嚀於是道為宗輯成四卷
能寄余門別類論次如左
以授梓氏所為奏疏跋檄書
論議致辨說解
銘傳誌題跋騷賦
屬之云近道矣而
能與情者其中表章忠

孝閘揚節義叙戰功狀俠烈時復酣暢淋漓激昂感慨幾乎鬚顱如生毛髮俱動可以報君親法鬼神擊節拍案呼之欲出何其壯也讀其書論世仁人孝子忠臣烈士之志有不勃然興起者哉然則是刻也合淮揚詩以持贈淮人振刷後起由此而取法乎上回睽以致詳憔悴其衰而作其氣即豪儁者亦可釋其躁矜其矜矣於世數未始無小補云

嘉慶壬戌夏四月陶卿書論世仁序時年七十有七

有九隆髯叟渡黃河歷幽燕越太行雁門華陰嘉峪而返天末也疏華導昆馳思馭氣於八千里外五百年中形瞿而神鑠予過而訝之何老不更事而癖乃爾爾髯叟啞然曰匪獨予今將卒子而癖之尤甚吾滇舟哲考義宗經旣窮韻府載樵藝林鑿險鉤元惟子是任予曰採片石於蒼峯汲一勺於蘭津不於其若見若隱於幽崖邃壑之爲愈乎

髯叟曰畧示其端何爲不爾於是標質立幹髯叟維勤予則訂從違於余斂齋者異同於萬香海而質成於署司馬張春帆大尹閱十月計得文若干首彙分卷帙用議弁言予曰吾儕滇人所選滇文烏乎序髯叟曰吾儕滇人所選滇文烏乎弗序予乃仰而窺俯而察綿渺而遠矚也太空之文有俾於雪漢者乎霄漢之俾以雲也大地之文有奇於山川者乎山川之奇旨珍也幷鬼之分鬱有佳氣彩雲縯蔚宣夜而亘天史書紀其瑞泰階上其平神鹿白鳳甘露紫芝之祥弗是過也滄靨之淵維金三品燿燦銳芟鎔鑪鼓鼎錯陳於禹貢載詳於益經雜以采石映以瓊英員折以浮江焜茫以達海則其流也滇實源之彩雲之下黃金之邱滴煦磅礴而蒸異才熊熊魂魂熒熒烟烟或屯溪谷或貢天衢爲霖爲雷爲劒爲彝浩氣摩空精光希世於以觀化之成則雲矣弗叢也珍矣弗席也或曰叢雲席珍毋乃好事甚且在滇言滇可也亦何後哉予曰然誠有之而獨不聞之參乎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髯叟於是默而不言若有眞宰而不知其所爲使

岩

大清嘉慶庚申仲春上澣蒙化張登瀛甥岱苗序

於會城西竺庵之南軒

滇南文畧序

道無往而不在猶日之容光必照也自非扣槃捫燭聞鐘揣籥之輩蓋未嘗無所見或見之於泰山與見之於戶牖大小不同而要之皆曰也文之於道亦若是已矣其無所見者不必皆不言也而言不足傳其有所見者亦不必皆言也而言無不傳傳之者謂其於道有見也而文實載之故其文亦傳繇是言之天地之文日新人之文亦代出不擇時也不擇地也滇自漢通中國厥後代有作者我

朝治隆往古文德誕敷百餘年來椎髻皆習衣冠譽髦更嫻文物猗歟休哉一道同風之盛也文棨集滇詩後復與武寧王子心輦臨汾張子春帆錢塘汪子耦唐鎮洋王子序宣昆明余子斂齋文子望山萬子香海蒙化張子翹岱論及滇文出伯兄儀雅所藏暨三逸朋儕所寄合若干篇相與商

摧春帆曰文以明道也煥然日新者非天地之文耶蒸然代出者非人之文耶金碧蒼洱間何為其獨不然漢之檄宋之碑唐之書吉光片羽輝照史冊厥後剖析性理之精微探索經史之體要敷陳政事辨論是非激發忠義闡揚節孝無非行乎其所

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其文也其道也何可聽其湮沒弗傳也心葊曰文運與世運為轉移是文也吾不知於道何如然以一方文獻所繫數百年未舉之事吾子毅然為之勤且勇滇南詩文畧成吾子可以不死諸君子皆曰韙哉言乎於是別類分門爬羅剔抉翹岱與揆同也參訂校讐心葊耦唐序宣歙齋望山香海任之伯凡論次就正評閱資而授之剞劂春帆與諸賢士大夫實多力焉梓成始奏疏終駢體得文四十餘卷雖其才分有優絀詣力有深淺詞旨有遠近然皆不畔於道者終恐不全從詩之例亦謂之略可也

大清嘉慶七年六月丁未穀旦

保山袁文揆蘇亭氏撰并書

滇南文畧凡例

一是集之輯不貪備體而爲是分門別類者以求古文於滇莫先於漢而盛覽所著賦心四卷今僅存相如答書數言卽張叔許淑尹珍若而人志乘亦空存其名其次有呂陽遷答雍閻檄卽滇文之權輿然以檄并冕全集似非剖劂家體式若斷自明始則又遺古作自不若分門別類仍於門類中第其時輩之先後爲當正不必求備體也

一分門別類始奏疏經史劄子者尊君尊經也繼以檄上書策議教取其義正而事有關係與夫事之近於公者也其他論書喻解辨考說銘頌贊引序又次之碑版之文先於遊覽表誌狀述誄文後於列傳雜體題跋皆以義與事爲權衡賦爲古詩之流長卿謂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而乃與駢體並列者欲後學斂華而就實也駢體殿以賀表者以尊君始終也

一是集輯成四十餘卷而猶言畧者如王昇麥宗張維蔺茂表表元明閒今蘭所存者惟詩數章其元壺集鑑例折衷經史餘論安邊策條止庵吟稿山堂雜稿並丁嵩樵唱集滕檳歸田錄朱鳳東湖集朱克瀛清庵集朱化孚貢幽吟孫清愍飯盌集嚴恭肅冰玉集施銓東軒稿雖無徵不信不敢概謂聲消譽絕卽楊文襄之關中奏議石淙稿王純庵趙雪屏楊念爾劉玉章全集其書尚有留遺以及我朝王賡五之滇乘見山樓集謝昆皐蘇海門劉殿傳兄弟李鶴峰衣山父子李厚居本恂著作非盡湮蝕而滇中皆輯少概見諸如此類可勝浩歎不亦畧而又畧哉

一是集以文存人亦有以事存文者皆以已往之人爲斷其人之字號爵里行誼已載詩畧者不復重列以歸簡便

一是集出非一時成非一手凡參校諸公有獨出心裁加之評跋者必於跋尾欵識其人姓名其經典採登瀛與參校諸公共商一得者亦卽列於行閒文尾不復署欵有原評可採者遂處註明圈點惟中綮處加△△△△△每成書一卷隨時質之高明遠則郵寄所賜批詞悉載格上特爲標出庶見同志苦心其官爵之崇卑科目行輩之先後不及細爲區別惟詳列評閱參校姓氏以明樂善有同心焉

肄雅堂主人識

再揚文襄閣中奏議業經登諸
欽定四庫全書館滇黔僻遠
册府之書既難購致遍求無獲友人石屏陳孝廉履和
由江西購獲石淙稿寄予第文少詩多故奏議仍
未即覩止而好古者聞有滇文畧之輯爭願先睹
爲快因於一二三卷中特留餘地以刋文襄奏疏
如文襄尚有序紀各體並再獲滇前輩遺文願與
同志者續鐫補遺一二卷文挨識

評閱參校姓氏已載滇南詩畧者即從畧以歸簡便

翟　槐　立齋　涇縣　乙未進士　牛稔文　盤田　天津　乙酉拔貢舉人
樊士鑑　菱川　臨汾　庚子進士　俞廷椅　杜峰　餘杭　辛丑進士
曾振翎　筒山　峽江　甲辰進士　盧元偉　西津　南康　己酉進士
張　度　春田　夏邑　貢生　吳詒灃　華川　桐城　壬辰進士
劉　墉　崧亭　通州　甲午副榜　劉斯灝　南厓　靖江　壬辰進士
伍禮彬　鐵泉　金堂　辛卯舉人　樓錫裘　萃千　義烏　戊申舉人
歐陽道瀛　神州　邵陽　戊申舉人　蕭大經　雲巢　善化　戊申舉人
劉　泌　鴛川　諸城　己酉進士　桂　馥　雲門　皐　己酉進士

譚　綸　竹湖　耒陽　己酉拔貢　李　度　星舍　永安　己酉拔貢
張懿田　螺山　湘潭　壬子舉人　葛世寬　秋浦　德清　丁酉拔貢
夏文廣　網庵　南甯　壬申舉人　呂逋祖　道城　監生　孫豐　
石先機　湘筠　湘潭　諸生　李宏信　柯溪　監生　山陰　
楊英燦　蘿窩　金　監生　項廉善　文園　彭澤　壬子副榜
朱　昕　佩旭　永北　庚辰舉人　余萃文　敏齋　昆明　壬午舉人
楊自強　筠溪　通海　乙酉拔貢　李　珍　竹居　蒙化　戊子舉人
李培垣　午橋　阿迷　庚寅舉人　李　緯　辛元　趙州　辛卯舉人
趙　景　東宇　趙州　辛卯舉人　薛方殷　次岩　羅平　甲午舉人

曾屺蔚峰建水己亥副榜
蘇榮坪晴莎石屏丁酉舉人
何暄煦蒼南甯己亥舉人
陳履和海樓石屏庚子舉人
周之鼎鎮九南甯癸卯舉人
丁應鑾仙坡石屏丙午舉人
孫燾·壽光呈貢丙午舉人
梁州彥壬子舉人明昆雄
陳嘉材因之楚雄戊申舉人
劉紹甲馥庭嵩明丙午舉人
賀錫綸曉村石屏甲寅舉人
胡之銓彥聖太和甲寅舉人
劉世烈丕文楚雄歲貢
施紹培明受之昆明諸生
蔣勳燊峰建水乙卯舉人
施銑耀南昆明戊午舉人
張發潛見五昆明諸生
朱應宣名南保山歲貢
陳大高桂洲諸生保山歲貢
王百齡人端保山歲貢
王萬鍾玉成景東辛酉拔貢舉人
錢衡又村昆明監生
李汝誠復齋阿迷丁酉拔貢
許憲丹山趙州庚子舉人
王時際齋昆明庚子舉人
余謙吉尊六昆明癸卯舉人
劉世忠廷鄙楚雄丙午舉人
武祖壇學齋昆明戊申舉人
陳嘉言心齋楚雄壬子舉人
萬寅光晉峰石屏戊申舉人
史紀周筆山石屏甲寅舉人
李華崇實太和甲寅舉人
任澍時湄田石屏廩貢
蘇忻融堂太和乙卯舉人
湯楹對廷南甯乙卯舉人
楊元豫鳴謙浪穹歲貢
錢簡可齋昆明戊午舉人
水衢翼雲保山歲貢
陸藻明歲貢玉溪華昆
饒彰廷宣騰越辛酉拔貢舉人

江旒濟占騰越辛酉拔貢舉人
張序鷺階趙州辛酉拔貢
武次韶建水辛酉舉人
黃鳳彩竹庭河陽辛酉舉人
施化麟應瑞河陽廩貢
任慶芝庚圃石屏監生
鄭吉士均簡石屏辛酉拔貢
劉家齡與百甯州監生
陶中鈞元治甯諸生
周錫齡夢允楚雄諸生
樊鍾英楚雄特生辛酉拔貢
孫紹謀詒之昆明諸生
汴鳳池浪穹辛酉拔貢
胡芳藻翰飛建水辛酉副榜
張葵觀華河陽廩貢
周順年兆祥石屏諸生
張瑞麟步廷建水諸生
路復遠一來南甯諸生
王敏觀親廷昆明諸生
李雲驥馭之阿迷貢生
戴瑞徵華峰呈貢議敘
周永慶受業吉庵李用周
楊清譽陳偉
王士煌殿揚保山辛酉欽賜副榜
王應召劉采珩
張其統凡受業同枝諸子已載詩畧者亦不登
男鶴皐鳴鶴諸生
外甥水衢浴魯辛酉舉人
姪外孫韋族姪景親旭願甯辛酉拔貢
李澄碧川諸生
孫韋佩相如拔貢全椒健諸生

滇南文略總目
卷一 奏疏
明
請蠲逋邊墻疏 楊一清
請立皇太子第一疏 薛繼茂
請立皇太子第二疏 薛繼茂
請親祀郊廟疏 薛繼茂
卷二 表
明
謝賜御製聖經箋官講太學衍義古詩表并恭
滇南文略 總目 一
和詩 楊一清
謝武宗幸京口私第表略 楊一清
謝總督三邊表略 楊一清
謝賜銀圖書表略 楊一清
卷三 奏疏
明
直陳天下愛病疏 王元翰
輔臣支吾求去援引亂眞疏 王元翰
聖躬靜攝日久天下伏機可慮疏 王元翰
政本虛人廷推難緩疏 王元翰
時事日敝天聽轉高疏 王元翰
爲救卜萬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疏 王元翰
政本重地不宜恕納非人疏 王元翰
防奸大典一旦決裂疏 王元翰
卷四 奏疏
明
陳滇患孔殷維桑慮切疏 王元翰
滇民不堪苛政疏 王元翰
滇南文略 總目 二
陋撫生事疏 王元翰
天心譴告甚切人事挽回宜早疏 王元翰
災異重大加派不前乞停三殿工程疏 王元翰
巡視疏 王元翰
縣令爲民被逮疏 王元翰
爲雲貴補吏部司官疏 王元翰

言路重地不宜自鍋靡恥疏　王元翰
關便道以利萬世疏代會試舉人楊提等奏
會參魏璫疏
請旌場祖節疏　王元翰
題復漕臣科臣疏　楊棟朝
請計賊自效疏　何可及　周良材
卷五　奏疏　龍在田
國朝
滇南十議疏　王弘祚
臺灣善後疏　趙士麟
賑濟荅饑疏　李發甲
懇建南關奏摺　李發甲
再懇建南關摺　李發甲
請龍川省勸懲增賦疏　段曦
請改土設流當選賢員疏　張漢
請除四川省囤匪疏　張漢
陳州荒旱疏　張漢
議脩聖陵疏　張漢
疏通水利疏　張漢

孝子宜祀賢良祠疏　張漢
乞獎退廠忠節疏　傅爲詩
應詔陳時務疏　傅爲詩
卷六　奏疏　劄子　劉慥
國朝
請減金課疏　邵其德
務農桑敦氣節疏　周於禮
條陳征緬事宜疏　張漢
易經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張漢
書經堯典帝曰咨汝羲暨和　八句
周書呂刑爰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張漢
詩經唐風蟋蟀首章　八句　張漢
豳風七月流火　八章　張漢
豳風七月第八章　張漢
小雅天保二章罄無不宜　二句　張漢
小雅六四三章徐邊囊　四句　張漢

大雅旱麓二章鳶飛戾天　四句　張漢
大雅靈臺二章虞業維樅　四句　張漢
周頌思文后稷　一章　張漢
春秋夏五　張漢
春秋六月雨　張漢
爾雅釋天第八　張漢

卷七　劄子

國朝

周禮宗伯禮官之職　張漢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　張漢
月令君子齋戒　八句　張漢
禮運吾得夏時焉　張漢
郊特牲郊之祭也　五句　張漢
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　四句　張漢
性理正蒙太和篇風雨霜雪　三句　張漢
通鑑綱目黃帝世紀命大撓作甲子　張漢

貞觀帝命伶倫取竹制十二筒別十二律　張漢
貞治通鑑董仲舒勉強學問　四句　張漢
綱目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張漢
綱目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張漢

卷八　劄子

綱目立石經於太學門外　張漢

通鑑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張漢
通鑑唐柳公權心正則筆正　張漢
續通鑑宋朱子生平所學惟此四字　張漢

等韻揩

卷八　檄　上書　策　議　教

蜀漢

答益州渠帥雍闓檄　呂凱

唐

始韋皐書　裴垂壽

明
上王相國第一書　薛繼茂
上王相國第二書　薛繼茂
上王相國第三書　薛繼茂
上王相國第四書　薛繼茂
上王相國第五書　薛繼茂
上王相國第六書　薛繼茂
國朝
條陳南征時事策　黃桂
明
濱南文畧　總目　十七
賑濟饑民議　楊士雲
金沙江議　楊士雲
大理郡名議　楊士雲
補議　楊士雲
國朝
宜祀莊蹻議　朱璋
通海龍火七營議　董玘
程子碑議　張漢
廟主議　張漢
鄉約議　劉經傳
鹽法議　王芝成
下湖南各屬教　李發甲
卷九　論
明
讀毛氏家史　張含
騰越要害論　吳宗堯
法象論　何邦漸
天論　楊忠亮
秦律含少論　葛中選
讀濱志畧　會化龍
濱南文畧　總目　十八
國朝
擬理學眞僞論　趙士麟
黑水論　關祖兆
卷十　論
國朝
岳武穆論　趙元祚
蒙氏論　趙士蘭
段氏論　孫鵬
王袞論　孫鵬
濱中兵燹要害論　孫鵬

太極論　張漢
無極論　張漢
夷惠百世之師論　張漢
伯益有天下論　張漢
兩公子讓國論　張漢
凶子講德論　張漢
楊震飲酖論　張漢
賜死武后論　張漢
智士論　張漢
封殷論　張漢

漢南文略　總目　九

徵見天心論　張漢
吳公子札濟臺于羽論　趙淳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羅元琦
撫勦論　萬友正

卷十一　論書

國朝
光武論上　錢澧
光武論下　錢澧
王祥論　錢澧
馬援不與雲臺論　楊履寬
慕容恪論　楊履寬
留侯論　闕太和
樂毅王論　闕太和
殷論　闕太和

明

與我玄金太守書　許鉞
與陳周沐三公書　倪蛻
報鄧壺邱直指書　王元翰

國朝

答刁仲熊書　趙士麟

漢南文略　總目　十

與王振羽庶常書　趙士麟
答季价潘廣文書　趙士麟
與韓菉廬書　閻禎兆
與商友甥書　閻禎兆
答某翰林書　孫鵬
致廣西撫軍陳乾齋前輩書　張漢
致滇南撫軍楊賓實前輩書　張漢
報廣西撫軍李穆堂前輩書　張漢
與楊書亭書　張漢
與萬舒仲書　張漢

寄何天成書　張漢
再寄天成書　張漢
與陳存庵書　張漢
與仲弟書　張漢
與兒子中熊書　張漢
與兒子中酉書　張漢
卷十二　書　啟　札　喻　解
國朝
論行述書　陳沆
寄畧學使孫莪山先生書　陳沆

答蘇撫陳可齋先生書　儒爲訂
與菱湖族人書　傅爲訂
答門人王編修畝書　傅爲訂
答雷翠庭書　傅爲訂
訓兒子煸文萃文手書　余應祥
與嚴海珊刺史書　羅元琦
謝當事慰留啟　羅元琦
再懇歸養啟　羅元琦
與屠生書　周於禮
訓子書　謝清岡
與彭竹林書　楊履寬
辭中溪書院啟　楊履寬
與許丹山書　龔錫瑞
致雲南中丞甘公書　從蛟
答甘中丞塞外札　倪蛻
高宮保書　倪蛻
周總兵書　倪蛻
周文若書　倪蛻
朱南亭書　倪蛻
廠務書　倪蛻

明
豹鶯喻　張含
歲旱解　張含
盡狻解　張含
卷十三　辨　考
明
星野辨　楊士雲
國朝
黑水辨　王思訓
萬古如長夜　張漢

留記孔子像辨　張漢
成都草堂寺辨　張漢
象教辨　趙淳
梅蘭村辨　苟國賓
黑水辨　倪蛻
焚書坑儒辨　倪蛻
明
百濮考　董難
雨爨考　史肇
國朝

郊祀考　趙士麟
樂律考　趙士麟
山水考　張鎔蘊
魁星考　倪蛻
鍾鼓考　倪蛻
揖拜考　倪蛻

卷十四　說

陰　張志淳
漫錄　張志淳
續錄

卷十五　說

國朝
舉廉說　張含
虎衝魚說　張含
楊士雲
蒼洱圖說　楊士雲
送舟
仕學膚言　唐堯臣
當官　塗時相
捐築說　塗時相
誠恆敬講義　陳鑑

答彭文洽中義　文昭堯
復潘明揚先後天說
答汪涵齋二氏說
鑑廬衡平說　趙士麟
選舉說　趙士麟
墨池瑣言　趙士麟
讀瞿唐來夫子易註要說　虞世耀
客舟說　高奇畋
我軒詩說　李毓奇
緯說　趙元祚
張漢

郘敞說　張漢
字諸子說　張漢
改署古謹言人說　張漢
思字說　張漢
意字說　張漢
智字說　張漢
物字說　張漢
矗字說　張漢
想說　張漢
三星圖說　張漢

墊存說　張漢
憂患說　張漢
用物說　張漢
補拙軒壁箴三則　王思周
治彌苴河議　王思周
卷十六　說銘頌贊引序　余允中
國朝　李鵬舉
奕說　李鵬舉
宦海說　李鵬舉
八陣圖說　陳給
爲友人易號隨居說　陳給
義田說　余應蔚
春秋經說　陳封舜
引經勵猶說　倪蛻
土官說　倪蛻
聲說　倪蛻
雷說　倪蛻
蜉蝣說　倪蛻
紫蔵說　倪蛻

明　李元陽
太元宮銘　趙元祚
國朝　倪蛻
銅雀硯銘　倪蛻
鍾銘　倪蛻
雜器物銘　倪蛻
明　倪蛻
敬所頌　楊士雲
國朝　倪蛻
三瑞頌　倪蛻

明
石齋贊　楊士雲
國朝
徐復圖教子讀書圖贊　倪蛻
襄陵張枚臣折柳圖贊　倪蛻
畫蘭竹贊　倪蛻
明
民事錄引　楊士雲
進脩日程引　文祖堯
儒學日程引　文祖堯
國朝
旌忠小引　傅爲詩
藏書引　傅爲詩
讀莊子內篇通說引　倪蛻
館餼第四引　倪蛻
重修青龍寺引　段昕
募修圓覺寺引　羅元琦
明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序　楊一清
韋秋山詩序　楊一清

卷十七　序
明
檀弓叢訓序　張含
轉注古音畧序　張含
璽池瑣錄後序　張含
白泉先生集後序　張含
空同詩選序　張含
李何精選詩序　張含
陶情樂府序　張含
徵最序　張含
薦賢序　張含
敍才篇　楊士雲
送楊生廬墓還序　楊士雲
轉注古音畧後序　楊士雲
莆兒素林公生祠序　楊士雲
送邦伯劉公入覲序　楊士雲
東平振旅詩序　楊士雲
送余先生知蕃敍詩序　楊士雲
江記篇序　楊士雲
重刊家禮四要序　楊士雲

送李廷實知都勻序　楊士雲
董氏族譜序　楊士雲
寧邊茂績詩序　楊士雲
重觀滇海序　楊士雲
聚峰奏議序　楊士雲
三燕鹿鳴序　楊士雲
送環江俞君赴華陽王府教授序　楊士雲

滇南文畧　卷十八　序　明　總目　

送思梅顏君序　李元陽
送方伯佐使獅岡陳公述職序　李元陽
送莫丹厓郡守述職序　李元陽
送莫丹厓郡守考滿復任序　李元陽
贈王通守序　李元陽
送舒通守序　李元陽
雞足山別王屋山人序　李元陽
送睞山楊太守考績序　李元陽
代送元岡馬大夫之任序　李元陽
升庵楊太守六十序　李元陽
送趙學使參蜀政序　李元陽
送孫太守序　李元陽

滇南文畧　卷十九　序　明　總目　

通志序　李元陽
禺山癸卯詩序　李元陽
弁乙未鳴　李元陽
序貴精集　張合
贈雲撫鳳坪劉公西征緬甸序　張合
贈雲撫鳳坪劉公東征羅雄序　許鉞
石屏州舊志序　許鉞
丹鉛錄序　楊時相
送孫太守序　梁佐

縄山俚言序　史旌賢
贈儒行冠帶金德宏徵君序　史旌賢
試田圖箱序　包見捷
刻弘山先生存稿語錄序　閔繼迪
皇極經世心易發微自序　楊向春
素吟草自序　楊忠亮
送毛直指拔滇復命序　王元翰
送李賓吾廣文高致序　王元翰
南岳草自序　王元翰
米焚草自序　王元翰

送李懷邨之馬龍序　王元翰
贈江川李達生邑侯序　王元翰
德鄰篇自序　王元翰

卷二十　序

明

送李斗野藩伯入覲序　王元翰
贈甯州王侯考績序　王元翰
重鋟雪山詩選序　陶珙

國朝

鹽絵練奏疏序　王弘祚
論語議序　史旌賢
孟子義序　史旌賢
冢宰陳說嘉先生文集序　閔洪學
宮允龍雷岸撰蘇詩序　楊向春
于章雲儀郎詩序　楊忠亮
周濳園詩序　趙士麟
寄園寄所寄序　趙士麟
寧儉錄序　趙士麟
四書肯綮序　趙士麟
米矣鮮先生易註序　趙士麟

等音聲位合象序　趙士麟
楊氏齊家條規序　趙士麟
滇程日紀序　趙士麟
偶然草詩序　趙士麟

卷二十一　序

國朝

李象岳同年遊雞山詩序　閻興兆
王廣厚制軍壽序　閻興兆
送王裴雪擢臺垣序　閻興兆
送楊明達之任景東教授序　何其侯

鄉賢錄序　楊永斌
送龍州侯終養序　何其偉
大學疏義論孟考証序　趙元祚
金氏重修族譜序　趙元祚
金華徵獻畧序　趙元祚
瀛南山水綱目自序　趙元祚
廬山志序　王思訓
烏私泣集序　王思訓
吳復古京雒塵稿序　王退谿
李南山遺稿序　孫鵬
徐雲客詩序　孫鵬
洞虛子墨雨樓集序　張漢
羅南堂遺文序　張漢
修家譜序　張漢
撫松吟集序　張漢
嵩陽書院課文序　張漢
煥瀘逸叟圖序　張漢
新安呂氏族譜序　張漢
十年吟序　張漢

芰棠吟自序　張漢
洗心錄等集序　張漢

卷二十二　序

國朝　張漢
孝鴿編自序　張漢
懸水山莊詩序　張漢
劉蘭谷詩序　張漢
向正存詩集序　張漢
呂宗華使黔詩序　張漢
澤州陳白村詩序　張漢
雒鼓湄我軒詩序　張漢
王子京詩序　張漢
送楊明遠任始興序　張漢
送何右明假養序　張漢
儲六雅存研樓古文序　張漢
胡襲參時文序　張漢
吳湖崙時文序　張漢
嚴韋川刑鑒序　張漢
河南郡志序　張漢
續陸氏縣志序　張漢

家史傳記序 張漢
旌表孝節婦詩册序 張漢
毛雲貽制義序 張漢
書目序 張漢
趙智餘草序 張漢
杜舜夫六十序 張漢
徐子健壽序 張漢
周母壽序 張漢
卷二十三 序 張漢
國朝 張漢
滇南文略 總目 壹 陳沆
吳復古滇海集序 陳沆
杜詩分韻序 陳沆
侍兵弄孫圖序 陳沆
送叔寧介赴任劍川學博序 陳沆
養蒙圖說序 陳沆
贈胡浩然副府序 陳沆
四書文自序 陳沆
送聚太守內轉序 陳沆
三烈紀序 夏冕
送鞏學使復命序 夏冕
送同寅馬學博致仕序 夏冕
時佛山快遊詩集序 趙淯
咫遊草自序 趙淯
陳宗五遺集序 傅爲詩
平苗紀畧序 傅爲詩
陳鶴山詩序 傅爲詩
文清要語序 傅爲詩
杜公撫彝圖序 孔衍祺
送嚴明府入覲序 羅元琦
張宜軒詩序 羅元琦
滇南文略 總目 貳 羅元琦
屠赤文詩集序 羅元琦
修石屏志序 羅元琦
羅青堂制義序 李因培
卷二十四 序 周於禮
國朝 周於禮
送勉序 周於禮
送江荊舫罷試歸養序 周於禮
伯兄仲兄壽言 劉恬
張氏族譜序 萬友正
張翠屏先生文集序

阿叔伍公崇祀鄉賢序　尹均
重刻闕夫子碑頌邊置序　錢澧
夏峒庵詩集序　錢澧
冷三餘靜寧紀事詩序　錢澧
孫鶴齋重燕鹿鳴序　錢澧
常熟趙氏復兒觥序　錢澧
襄平周制軍西征草序　倪蛻
晉寧陵牧事梅花百咏序　倪蛻
李孝廉二十四孝圖詩序　倪蛻
讀書記序　倪蛻
魯氏家譜序　倪蛻
舒氏族譜小亭　倪蛻
彌勒舒煖新婚序　倪蛻
五溪詩序　倪蛻
含山顧元素詩序　倪蛻
甘忠果公傳後序　倪蛻

卷二十五　碑

晉

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寶子墓碑

宋

宋寧州刺史爨君碑

唐

德化碑

明

羅縣邊城碑　楊一清
騾騎將軍沐公神道碑　張志淳
江川閼棗嶺廟碑　王廷表
巡撫鄒應龍平寇碑　李元陽
雲南平諸夷碑　趙汝濂
選兵請寇碑　萬文彩

王太守草寧州鄉兵碑　王元翰
郭夫人虛墓碑　王元翰
貳守袁公德政碑　楊春霞

卷二十六　碑

明

尤祿少卿張公忠烈祠碑　楊春霞
參政彭公平叛碑　潘一桂
祿勸錢公惠政碑　傅宗龍
段恭節公祠堂碑　王鍚袞
張公革北衛陋規碑　李大愛

司李彭公去思碑　楊祐
國朝
鄧伯盧公去思碑　陳士驥
關夫子廟碑　闕禎兆
雲龍山導提閣碑　闕禎兆
開建水巖洞碑　王立憲
趙總兵援屏事畧紀功碑　何其偉
呂坦庵少司農神道碑　張漢
通海重建三節祠碑　趙城
重修忠節祠碑　陳沆
鶴慶府南供河記　楊士雲

武定甘忠果公祠碑　倪蛻
朱忠壯公崇祀忠孝祠碑　倪蛻
馬烈女碑　倪蛻

臨安崇正書院記　楊祐
修龍川江橋記　楊士雲
萬松堂記　楊士雲
建木氏勳祠記　楊士雲
桐岡書院記　李元陽
太和縣學尊經閣記　楊士雲
新建會講堂記　楊士雲
新建楚雄府龍岡書院記　楊士雲
鶴慶府進士題名記　楊士雲
鶴慶府南供河記　楊士雲
八蜡廟記　孫繼魯
大理府重修儒學增置學田記　李元陽
大理府名宦祠記　李元陽

習社祠堂記　李元陽
遷建大理府治記　李元陽
南薰橋記　李元陽
大理府學田記　李元陽
大理府學泮池記　趙汝濂

大理府鄉賢祠記　高嵣
昆陽州儒學記　嚴清
白龍潭記　段佽雲
城隍廟記　許鎰
建尊經閣記　塗時相
臨安修學記　包見捷
蒙自謙白渠記　包見捷
北勝州題名記　黃科
來思樓記　唐堯官
梧州義田記　陳鑑

寧州修學記　王元翰
寧州鄧侯革鄉夫記　王元翰
新建重關記　施堯化

卷二十九　記

明

新建玉皇閣記　曾高捷
重修法明寺記　傅宗龍
普照庵記　傅宗龍

國朝

新置雲南會館記　王弘祚

都學明倫堂記　劉彪
建水重修義倉記　劉彪
嘗義城隍祠記　王肅
嘗義土主廟記　王謀
菲遊聘記　楊培

修普應溪記　許賈來
重修九天觀堰水利記　盧炳
趙平二公援屏建閣記　何其偉
三忠祠記　何其偉
重修城隍祠記　何其偉

三賢祠記　何其偉
郡城張總鎮捐置義穀義銀記　曾所
東軒記　趙元祚
鎖沉饑澤泉記　孫鵬
贍築亭記　張漢
景忠祠記　張漢
甘忠果公祠記　張漢
改署三皇閣記　張漢
靜虛齋記　張漢
代武城縣修學記　張漢

卷三十一　記
國朝
河南府修崇聖殿記　張漢
修洛陽上清宮記　張漢
冉伯牛墓記　張漢
會忠祠記　張漢
修南軒夫子宗祠記　張漢
修洛陽關帝冢廟記　張漢
嵩陽書院教思碑記　張漢
留硯堂記　張漢
河南文畧　總目　三
建社工部祠記　張漢
召伯甘棠記　張漢
灰臺記　張漢
交巴縣記　張漢
記二忠記　張漢
廣濟橋記　張漢
過海修洋池記　趙城
東隣墳記　余應祥
羅文題名記　羅元琦
龍西修學記　羅元琦
納谿三灘掩骼承行勿替碑記　石峰
育嬰堂記　石峰
萬壽宮酒棺會記　石峰
雨事臺記　周於禮
報恩慈悲院記　周於禮
留橫圖記　周於禮
卷三十一　記
國朝
嵗錢周氏宗祠記　周於禮
武寧普育雨堂記　萬友正
河南文畧　總目　三
馬巷廳三忠宮記　萬友正
捐置書籍存留晴川學舍記　楊炳榜
重建宋三將軍祠記　涂曜龍
長沙縣修學記　錢灃
巴陵趙氏捐置義渡記　錢灃
王象山廣寧政蹟記　倪蛻
杜使君撫夷圖記　倪蛻
適齋記　張含
石門山記　李元陽
遊花甸記　李元陽

遊雞足山記　李元陽
浩然閣記　李元陽
雞足山賓蒼閣記　李元陽
清溪三潭記　李元陽
翠屏草堂記　李元陽
晉寧州風土記　唐堯官
鏡湖洞記　曾偉
石屏州名勝記　楊忠亮

卷三十二　記
明
阿迷南遊洞記　王元翰
孤山遊記　王元翰
義居遊記　王元翰
普陀遊記　王元翰
遊尭州城南桃花源記　黃麟趾
國朝
遊滇穹九氣臺記　徐崇岳
遊火井記　李崇階
遊乾陽山記　張端亮
我山記　趙元祚
坐冰車小記　趙元祚
幾山石泉記　李倬雲
蹇洞記　張漢
貪山記　張漢
西五縣紀行　張漢
墊園記　陳綸
借蔭軒記　傅爲詅
遊小瓜山記　傅爲詅
仙人洞記　王宇謨
襄陽隆中臥龍岡記　楊熙

彩虹山記　倪蛻
卷三十三　傳
明
顯貞傳　張含
存誠道人楊蒲傳　李元陽
陶公別駕傳　唐堯官
石淙楊文襄公傳　雷禮龍
劉太僕傳　傅宗龍
明方伯朱家民傳畧　失名
國朝

周烈婦傳
趙士麟
習唐來矣鮮先生本傳
高奇映
楊玕雲先生傳
閻禎兆
啞兒傳
趙璧焰
卷三十四　傳
國朝
范貞女傳
趙節
何母趙孺人傳
張惠可
馬孝婦傳
何其偉
秉燭子傳
趙元祚
滇南文略　總目　三
趙元祚
傳忠壯公傳
趙元祚
黔國公傳
趙元祚
林啟俊傳
趙元祚
李孝子傳
趙元祚
季氏雙節傳
王思訓
熊元仲傳
王思訓
李孝子傳
孫騰
白鶴成傳
張漢
孫筆峰傳
張漢
房東璧傳
張漢
歷烈女傳
張漢
韓烈婦傳
張漢
馬烈婦傳
袁漢
馬節婦傳
賽輿
卷三十五　傳
國朝
姜湖公家傳
傅爲詩
阮節婦傳略
劉、惴
姜孝子傳
周於智
梁鶴圃傳
周於禮
滇南文略　總目　四
周於禮
李侯小傳
周於禮
郭節婦傳
錢澧
文西浦小傳
錢澧
王賓尹先生傳
楊展寬
贈指揮儲公傳
倪蛻
王碩人傳
倪蛻
亡友傳
倪蛻
黃隱君傳
倪蛻
孫烈女傳
倪蛻
王母趙儒人傳
倪蛻

方孝孺傳　錢青選
楊烈婦傳　錢青選
卷三十六　雜體　題跋
明
周侯誄林養中狀　趙惟精
丁亥紀畧　李思撰
國朝
徐石公事畧　張漢
記王子京始生事　張漢
矣賊造叛事畧　張漢

滇南文畧　總目

太湖王氏傳　張漢
草木中人傳　張漢
段豹子傳　周於智
平瘡獄書事　李治民
毛穎後傳　張漢
丙刑志　何其侠
明
禹碑跋　張含
跋楊太史部鄞才人嫁爲斷袠幸婦　張含
華燧引跋　張含
禹山癸卯詩跋　胡廷祿
池湧攬轡圖跋　楊士雲
書待漏院後　楊士雲
書啾嘯集後　楊士雲
題南巡紀畧　楊士雲
題述書賦後　楊士雲
書段湛然募造四面佛疏後　王元翰
書湛然僧卷　王元翰
卷三十七　題跋

滇南文畧　總目

國朝
虞山寄圃帖跋　王弘祚
讀冰如劉先生崇祀鄉賢錄書後　趙士蘭
書孔子七十二子像贊後　張漢
記孔子手書後　張漢
書范獻子退愧不學後　張漢
書曾子固集後　張漢
書閻孝子傳後　張漢
書殉節王內監傳後　張漢

書嚴章州刑鑒後　張漢
書沈紹文十六歲後二首　張漢
書杜子美徐卿二子歌後　張漢
書輞川圖眞蹟後　張漢
雜栖吟自跋　張漢
書益毋屍祔父事後　張漢
題門入山陰羅二峰琴鶴倚松圖　張漢
題淵明觀菊圖　張漢
羅青堂題辭　趙城
題滇遊紀程集　陳沆
題張忠定傳後　陳沆
題董文敏蹟後　陳沆
題薇天集後　陳沆
書周歧山孝義傳後　余應祥
可以自問軒跋　余應祥
題朱排山先生所藏陳生香臨涪翁大書後　周於礎
書太子米公育賢館志後　杜宗甫
題楊林魯氏先塋志　倪蛻
昆山徐在山先生疏稿跋　倪蛻
書黃九烟先生唐詩快選本　倪蛻
書程鑛江詩後　倪蛻

卷三十八　墓表　張漢
明　張漢
雪山大夫墓表　張漢
董母尹氏墓碣　楊士雲
敬庵先生墓表　楊士雲
張家婦墓碑　楊士雲
官處士及配宗孺人墓表　楊士雲
給事中弘山楊公墓表　李元陽
參政萬公阡表　包見捷
禮部儒士袁公墓表　潘一柱
國朝　張漢
南和令縡疑元墓表　王思訓
孫節婦墓表　張漢
高祖揣毅公墓表　張漢
周大夫墓弘墓表　張漢
任墨樵墓表　張漢
楊嶧山墓表　張漢

王孝子墓表　傅爲詩
宗丞羅公墓表　周於禮
文母劉孺人墓表　錢澧
卷三十九　墓誌
明
迪公郎伍公墓誌　王廷表
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誌銘　楊士雲
董西羽墓誌銘　李元陽
副都御史雪屏趙公墓誌銘　李元陽
侍御雲川高公墓誌銘　李元陽

副都御史子才唐公墓誌　李元陽
許僉使墓誌銘　邹時相
參議楊台峰墓誌銘　包見捷
國朝
呂少司農宗華墓誌銘　張漢
紅衣女墓誌　楊德市
節婦邵孺人墓誌銘　邵其德
季弟婿張氏墓誌銘　周於禮
鶴濾學士業師陳公墓誌銘　錢澧
業師素懷王公墓誌銘　錢澧
南池彭公墓誌銘　錢澧
卷四十　行述　誄詞　擬騷　擬表　辭賦
明
侍御中谿李公行狀　李選
明
夏雲先生誄　張含
祭復齋先生文　楊士雲
祭包少宰文　王元翰
韓節婦軸文　王元翰
國朝
公冀宋南園先生文　王元翰

先王父五聚公行述　張漢
先妣孫太孺人行述　張漢
仲弟舍先行述　張漢
國朝
祭城隍神文　張漢
祭東海龍王文　張漢
弁峝洞虛文　張漢
問石顯文　王思訓
碧曉書院弔楊升庵先生　王思訓

集艷騷　越　溎
擬洪王褒諫祀金馬碧雞表　張　漢
明
林隱辭爲潘隱翁賦　楊一清
咏泉賦　楊一清
卷四十一　賦
明
滇南賦　俞　綵
當盤賦　唐堯官
思友賦　唐堯官
滇南文略　總目　羅
山茶花賦有序　唐堯官
孔雀賦　唐堯官
忠賦　向于宸
國朝
雞齋石竹賦　王弘祚
太和鵬賦　趙士麟
卷四十二　賦
國朝
八表湯平賦　趙士麟
豐澤園賦　趙士麟
喜客泉賦
異龍湖賦　何其偉
指佞草賦　任　僕
人蔘賦　張　漢
滇楡椰賦　張　漢
異龍湖賦　張　漢
紫石硯賦　何　朗
卷四十三　賦　駢體
國朝
蒼洱賦　何　朗
滇南文略　總目　羅
五位相得賦以欽命以望五位相得賦爲題　趙　淯
太華山賦　李因培
雞蘗賦　楊永芳
竹賦　楊永芳
觀海賦　倪　蛻
朝天集自序　倪　蛻
復刻滇詩敘　趙士麟
馬上吟自序　王思訓
等音圖序　張　漢
張　漢

送何孝廉石民之任遂昌序　張漢
送同年友孫乘九下第南旋序　張漢
尹武庫淡卿致仕詩冊序　張漢
段主事浴川子告詩序　張漢
閻湛庵四六話序　張漢
天中新譜序爲陳建常先生作　張漢
跋吳江兩節婦傳後　張漢
宜良五烈序　倪蛻
題林南溟出塞圖時從甘中丞行　倪蛻
滇南文畧　總目　二
吳立三哥亡敘記跋　倪蛻
吳立三歲寒交劇本序　倪蛻
蛻影自題　倪蛻
普天同慶賜賚有差謝表　張漢
輪蹏直省條丁緩征道欠謝表　孫髯
卷四十四　以下補遺
明
東西涯先生　楊一清
又東西涯先生　楊一清
東劉用齊侍郎　楊一清
東秀希大少卿　楊一清
與劉郡守書　楊一清
四靈贊　楊一清
七峰贊有引　楊一清
靳充道瑞溪石硯銘　楊一清
自訟稿序　楊一清
懷麓堂稿序　楊一清
勅賜義民華騰霄墓誌銘　楊一清
誥封一品太夫人廉氏墓誌銘　楊一清
跋都御史藍公生祠記樂祠去思碑卷　楊一清
滇南文畧　總目　三
祭張給事中文　楊一清
祭周君文　李元陽
祭王堯卿文　李元陽
宏山楊先生文集序　李元陽
送賓川守蕭省庵序　楊一清
贈賓川牧南江胡侯序　楊一清
秀峰書院記　李根雲
國朝
節壽序　李根雲

請編審仍照舊規疏　蘇霖渤
永昌府誌序　劉範
萍寄偶吟自序　劉範
自題小像序并贊　劉範
如東錄跋　劉範
卷四十五
國朝
遷葬論　楊暉吉
拐獄辯　楊暉吉
蠹魚辯　楊暉吉
滇南文畧　總目　一
采繁詩跋　楊履寬
草堂集序　楊履寬
張鶴亭美人詩序　楊履寬
于圃記　楊履寬
紀夢寄二湯生　楊履寬
沈節母傳　楊履寬
古文尚書攷　王琮
鹽法議　徐昭受
管仲予奢儉劣論　徐昭受
會澤楊氏族譜序　徐昭受
跋椒山先生集後　丁亦翼
書梁鴻論後　丁亦翼
卷四十六　論
國朝
滇南形勢論　劉彬
永昌土司論　劉彬
兵論　劉彬
佛教論　劉彬
道教論　劉彬
蘇秦論　劉彬
滇南文畧　總目　二
樂毅論　劉彬
韓信論　劉彬
周亞夫論　劉彬
傅介子馮奉世陳湯班超論　劉彬
田延年論　劉彬
晉武帝平吳論　劉彬
謝元論　劉彬
吏論　劉彬
將論　劉彬
卷四十七　論

國朝
王元二論　劉彬
崔法論　劉彬
謝安寇準論　劉彬
尹德毅論　劉彬
梁維翰論　劉彬
宋不取十六州論　劉彬
文忠相論　劉彬
三父八母服圖存疑說　劉彬
異姓八母服制存疑說　劉彬

救時議　劉彬
救荒議　劉彬
重修承昌府志序　劉彬
雲南通攷　失名
劉翁玉鉉傳　趙觀國

萊陽初頤園　昆明余楚奎星緯參訂
吳縣潘芝軒　兩先生鑒定
涇縣翟　槐立齋評閱　保山袁文揆時亮仝纂
蒙化張登瀛翹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南甯周之鼎鎮九校訂
受業保山羅琳美徐以棻仝校

明

奏疏

請修邊墻疏

女甯　楊一清文襄

陝西各邊延綏最險。甯夏甘肅抚河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寬延。城堡復疎。寇毀牆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患。成化初甯夏巡撫徐廷璋築邊牆。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邊備疎。牆壍日夷。宏治末至今。寇連成侵掠。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鞏州設營衛。總制尚書秦紘僅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壍七百里。謂可無患。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紘所修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頗詳形勢。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既至召援輒後時。欲戰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為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濬牆壍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援。今河套

皆受患。成化初甯夏巡撫徐廷璋、築邊牆。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邊備疎。牆壍日夷。宏治末至今。寇連成侵掠。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鞏州設營衛。總制尚書秦紘僅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壍七百里。謂可無患。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紘所修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頗詳形勢。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既至召援輒後時。欲戰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為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濬牆壍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援。今河套

即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敵。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甯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屬甯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

論邊事如數帷闥中物。安邊第一良材也。可與漢趙營平並傳矣。納蘭常顯坦原評

自古備邊以有備有守為上。論形勢合當如此經營若我

朝之撫馭北邊。

恩威並濟。措置咸宜。所以百六十年來。中外一家。邊烽無警。洵周秦漢以來所不逮者也。

請立皇太子疏

薛繼茂

繼茂字懋敬永昌人萬歷癸未進士少刻厲有大志由知縣歷官湖廣道御史慷慨言天下事不少隱諱初並封之議神宗謀於閣臣時王錫爵以為可及旨出舉朝力爭歸咎錫爵惟繼茂疏最和平復上書相國事得寢又疏出滇臬李材於獄旋奉命巡按貴州請增解額五人繼為怨者所中倒囊歸後追錄忠直贈光祿少卿

為祖訓本極分明議者不宜妄執懇乞聖明虛心細繹以全大信正國本釋羣疑事臣聞君之大寶曰位又聞信者人君之大寶一政一令且當信如四時以便臣民之守況太子天下本也册立至大事也節年諸臣遵屢朝事例陸續上請皇上許二十一年舉行中外華夷無不傳誦兩京大小之臣亦恪守明旨不敢瀆擾者謂皇上一言既出萬萬無復易之耳豈期事出意外臨時改移執祖訓立嫡之文創三王併封之議聖諭一下觀者駭目聞者寒心光祿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汝堅不暇致詳祖訓淵微之旨倉忙抗疏無以啟發宸聽使皇上法祖盛心反成過舉而禮部尚書羅萬化等曲為解說謂有嫡有庶萬不可舍嫡而立庶亦甚非祖訓本意臣恭閱祖訓一書有綱有目立嫡一款列於法律項下法律共一十五條首條係皇太子自第二條至第十五條皆言王國之事立嫡本條尤大彰明較著無纖毫可忽何諸臣不加詳察而直為此紛紛也臣請為皇上解之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繼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妃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使報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乏嗣即斬妃臣其三年朝覲並如前式此分明為朝廷乏嗣取藩王以繼天位者云爾所謂嫡庶蓋就藩王宗派而辨所謂妃臣蓋指建議迎立庶王者而言若謂祖訓為

悟。且御序曰。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其叮嚀囑訓如此。豈失於檢閱致以無皇太子有皇太子混爲一條耶。豈翰林編輯禮部刊行。通不覺其謬戾訛舛耶。本條前十二條。後一條。皆言王國事宜。而以皇子錯簡其中。尊卑之分。固如是耶。則本條專爲無皇子而取藩王以繼天位。方有嫡庶之說。以防爭競。極爲彰明較著。故列聖相承。雖皇子不出於中宮。而儲位惟定於立長。豈皆背違祖訓不遵耶。獨武宗無皇子而取世宗繼承宗祧。兄終弟繼。正與祖訓有合。可爲明證。太祖英明神聖。爲子孫備萬一之慮。曉

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惟嫡庶既定。一時諸王無有爭者。皇上豈無皇子者耶。祖訓昭諸曰。是非若諸子百家之言。可以穿鑿附會爲也。皇上試取而覩之。思之思之。又重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太祖在天之靈。必陰啟宸衷。如耳提面命。然自將渙然氷釋。怡然理順。譬之炎渴之際。得飲清涼之泉也。孟子曰。讀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皇上即位以來。無一事不期法祖。而建儲一節。關係宗社安危。祖訓本極分明。却乃故爲執拘。泥其文而失其意。臣恐聖諭所謂無端受誣。不在陛下而在太祖也。中庸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祖宗志事之未便者。子孫且當委曲變通。不可拘泥。況祖訓彰明較著。如是作意生疑。故與相左。傳之史册。播之外夷。垂之後世。皆將謂聖諭與祖訓相背而馳。何辭以解。在廷諸臣。皆當有讀書不識字之譏矣。故聖諭曰。他日中宮有出。將違祖訓。則曰皇子而分嫡庶。是祖訓本文耶。非祖訓也。至本文耶。皇上天縱聰明。一覽自見。不待臣之曉曉也。至若元輔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母。尤爲欠安。夫禮者所以別嫌疑。定猶豫也。今本無嫌疑。本無猶豫。而多方遷就。愈益支離。皇后正位中宮。與皇上爲敵體。

天下之子皆其子也。諸妃嬪之子皆其子也。蓋斯之詩。美后妃不忌妒而子孫衆多。思齊之詩。亦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豈必皆嫡之所出耶。況大明律。凡庶母所生者。以庶母爲生母。以夫之正妻爲嫡母。是皇長子已有嫡母矣。何必拜認而後爲嫡母耶。嫡皇長子初生。已經頒告天下。咸知主器之有人。今一旦引無皇子之條。疎遠臣民。驚疑惶惑。不知當作何狀。萬一藩服動搖。奸雄睥睨。其害可勝言耶。剪桐封弟。而史佚進規。舉火戲諸侯。而周祚衰。則王言作令。詩譬之於綸綍。易比之於風雷。自食其言。是爲反汗。皇上近來飭邊防。而邊防

宋性將時事痛切直陳以見册立不可再失臣民之望

結束進言正意滴滴歸原

繹祖訓即所以引君當道始終抱定此意

益勉修吏治而吏治益貪禁驛遞而驛遞益濫正文體而文體益怪一詔之布咸謂虛文一令之頒旋成故紙臣嘗私恨竊嘆今親册立明旨倏定倏更無惑乎臣民之玩而不遵也抑臣聞平居有直言極諫之臣斯臨難有扶節死義之士哼拜叛逆皇上責穆來輔隨府以不死而朱維京王汝堅抗言救正又目之爲奸臣非所以定諸臣之趨而成交泰之美唐虞氣象諒不如斯伏乞皇上以祖訓爲必可遵以詔旨爲必可信近日諭旨之異於祖訓者作速收回免至傳播仍將王汝堅朱維京召回復職使天下曉然知皇上原欲法祖本無成心大典既明淳言自息正諭旨所謂光明正大之體詩稱惠於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當述之爲皇上頌矣孔子曰佞者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臣何敢爲佞以欺君父不過繹祖訓之本旨破膠柱之羣疑若臣所言與祖訓不協則臣卽奸臣願陛下明告太廟斬臣之首以謝天下臣含笑以見祖宗亦有餘榮爲此不揣冒昧直指具奏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皇子惟分長幼繼藩始論嫡庶疏解祖訓歷歷分明啓沃君心煨煨忠讜文品當在賈董之間

輕輕帶起爲後段責備張本

監義堅卓通篇大旨在此二語

君德可入禮經

承前疏祖訓而言心細手敏

請立皇太子第二疏　薛繼茂

爲成命久頒改期羣情未協懇乞聖明及時册立以信綸音以重國本事臣往年見諸臣以儲位久虛疏請册立皇上厭其激聒改於二十一年舉行斷自宸衷天下傳信是亦當年已爲改期矣禮部臨時上請或有三王並封之旨人言蠭起歸咎輔臣謀國無狀無疏則奉旨云姑待數年答諭失詳三疏又奉旨云姑待三年此固皇上以嫡嗣爲重而不以改旨爲嫌臣等敢不仰體但稽近事今按之事勢終有不容默者謹爲皇上陳之漢儒賈誼通達國體而其論三代有道之長必曰輔翼太子是太子爲天下安危之本而豫教爲青宮毓德之資易稱長男記稱元子語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載籍所傳亦未嘗分晰嫡庶但於太子而立之早以絕覬覦教之豫以養君德而已耳自太祖開基成祖繼體一代家法聖聖相承或於卽位初年或當皇子弱質無不亟舉大典慎簡端人有道之長媲美三代其是否嫡之文果爲所出載在累朝玉牒可以考證使祖訓立嫡而早立豫教何若是皇子而發則列聖當遵之以待嫡而早立豫教皇長子早爲出閣讀書以何爲名隨有册立豫教於二十一年一併舉

元輔將何
從置喙此
先生所以
六上王相

國書也

責難責善
雙管齊下
煞費苦心

自責亦妙

仍作兩層
重頓映合
篇旨筆大
如椽

行之命。非豫教則其德不進。非册立則其教無名。今皇長子。年已十有二齡。睿質日開。聰明日啓。導之以善則智導之以邪則愚。譬之滿水初分。可清可濁。置師授學。（妙一張收住）以其時考之則可矣。臣等前見聖諭。首則曰長幼已有定序。末則曰無嫡立長。一時未考。故典。與輔臣王錫爵等。偶爾晤語。咸謂嫡子雖云有待。長幼本自分明。似不妨併封。以爲講學之地。後繹祖訓。既無皇子必嫡之條。歷考本朝。又無三王併封之例。臣愚私慮。人有同心。章疏紛紛。激聒聖聽。皆歸罪於元輔。夫元輔家居。則天下有二十一年舉行之望。而元輔甫至。則皇上有再待數年册立之辭。遂至元輔不安。悔悸交集。去食廢寢。日夜疚心。倉皇失圖。露章自劾。皇上走召數次。敬禮謂何。而使元輔有不安之意。元輔舍母而來。急公謂何。而使天下有委咎之言。臣等初見聖諭之時。智疎識淺。不能啓元輔執奏以成其說。臣等與有罪焉。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古人責子不辦魯魚。不好紙筆。一介之士。且欲其子之賢也如此。況皇子哉。嫡子一日未生。則皇長子一日不立。皇長子一日不立。則豫教一日不行。輔導無人。習與智長。目濡耳染。嗜欲潛滋。皇上愛子至情。出於天性。豈不欲成其爲聖爲賢耶。嫡之有無所出。不可知之

神宗之所以猶豫册立。欲併封三王者。以寵愛鄭妃。並及福王也。在廷諸臣。直揭其短。言之楠鑒。無怪其然。慈敬先生。先則明祖訓以陳詞。繼則舉豫教以進說。於併封之非。只輕輕帶過。且並不直攻宰輔。婉其詞而行其意。但期事之有濟。此聖人之所謂風諫也。至此疏入。而尚不動聽。於是知其不可諫而不諫。但六上宰相書。卒之君相亦不能不從。而儲位定矣。人臣之事君。願可以熯諫爲能事哉。

請親祀郊廟疏　薛繼茂

爲聖躬靜攝已愈。郊廟遣代無名。昧揭愚忱。冀光聖德事。臣連接邸報。見太常寺爲十月初一日享太廟。冬至祭天具本請聖駕親祭。俱奉聖旨。遣公徐文璧恭代。臣且喜且愕。喜者何。往時皇上遣官代祭。或爲動火眩暈。或爲手足酸軟。明載勅旨。今此二次。未見聖體違和之狀。臣是以喜也。愕者何。聖體既無違和。而郊廟大祭。仍前遣代。傳之天下。書之史册。將謂皇上不敬天地。不敬祖宗。臣是以愕也。敢以遣代必不可之故。爲皇上陳之。今夫人君總攬萬幾。臣妾億兆。號稱至尊。然非君爲尊。

而天下無復有加之者也。上而有天地焉。君則天地之宗子也。前而有祖宗焉。君則祖宗之後人也。天地祖宗。非直尊於君而已也。凡人君之威福玉食。崇高富貴。莫非天地之所賜。祖宗之所貽。當一起居。一飲食。而不忘天地祖宗之賜。乃可以安於其心。先王深達天人之理。識鬼神之情。制爲祭典。俎豆之文。趨蹌之節。皆有精意存焉。天子親耕以爲粢盛。后妃親蠶以爲衣服。不待祭而已虔矣。是郊焉而天地假。廟焉而鬼神饗。幽明契合。休祥駢臻。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而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蓋一念誠敬由心而生。無形無聲。精氣相感。非若

有形之物。可使他人致之。有聲之言。可使他人傳之也。皇上仁孝天植。嗣服之始。郊廟必親。時和年豐。海內謐福。邇年以來。以遣代爲常。視如固然。恬不爲怪。臣嘗讀祖訓一書。太祖所以敎爲萬世子孫者也。內言風雲雷雨之神。亦不可以遣官代祭。我朝祀太祖以配天。而遣官以代。毋論天之享否。而太祖在天之靈。不將以爲非訓乎。太廟遣官以代。太祖不將謂子孫之視我。不如風雲雷雨之神乎。其不可一也。方初之遣代也。明言聖體違和。邇天地祖宗。未必見信。而遣官有名以代攝。祝史有據以鳴詞。今無故遣代。豈所謂頭目眩暈。手足酸軟

者至今猶未愈乎。天地祖宗。何從知皇上前疾之未愈。諒之恕之而姑臨其祭乎。其不可二也。中庸述武王之達孝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必有天子之作。而後可以用天子之禮樂明矣。遣官人臣耳。居然對越天地。揖讓祖宗。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安有人臣而可以冒君父。踐其位而行其禮。奏其樂者乎。一之已甚。況至於再至。於三四。因久假而不歸乎。其不可三也。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遣官代祭。彼即竭誠致敬於皇上何與焉。我飲我食。而能使他人醉飽者。未之有也。旨云遣之恭代。乃彼之恭。而非皇上之

抉剔處一眉緊似一眉入此諫而如充耳眞莫可解

恭也玉帛鐘鼓總屬虛文其不可四也皇上之遣代也猶曰不能親往而託以致之也至於飲福受胙乃天地祖宗所以惠皇上者酒入遣官之口胙入遣官之手豈天地祖宗亦嘗曰託以致之於皇上乎不託以致之於皇上則天地祖宗何愛於遣官而惠之以天子之福胙乎其不可五也古云民不祀非族神不歆非類故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非其所當祭神必不享也遣官於天地祖宗何啻非類而已天地必曰此非吾子也祖宗必曰此非吾嗣也是何人也者不罪其僭越足矣而又享其祭曾謂天地祖宗不如泰

山乎其不可六也成周郊天詩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而必曰即盛於豆於豆於登即者我也豚文王之詩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恫神罔時怨而必曰肅肅在廟在者即親之謂也今遣官至止於郊壇而皇上流連於杯酒遣官駿奔於祖廟而皇上高卧於椒房儀文度數全不相干意氣精神藐不相涉即盛豆登肅肅在廟者固如是乎上帝必不屑於居歆宗公必難免於恫怨其不可七也記曰惟賢者能盡祭之意賢者之祭必受其福蓋幽明感應必然之理也今有主人延請賓朋不自款待而代之子姪賓朋必以主人爲亥自尊大視我等爲伊

子姪行輩怒而去之矣在廷諸臣及御前寺宦無故偷安而倩人代事於皇上必以爲欺罔而誅之矣天地祖宗至親也而屢次遣官代祭尊者褻而親者疏非祭之義也四方之水旱兵荒內庭之雷冰災異皆天地宗祖示警於皇上而況受其福乎其不可八也古者與祭之臣必選於澤宮容體比於禮節奏比於樂者而後用之故其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徐文璧者位列公階行同市井猥鄙疏慵之貌酒色貨利之徒其揖也如坐而不能俯其拜也如眠而不能興果裸裸之髦士歟即與祭且不可使之主祭雖膝行肘步亦不足以格

天地祖宗之心也且遣代之事自古未聞惟堯將授舜以天下乃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可爲法乎其不可九也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瀆祭不欲疎疎則忘中庸謂郊社以祀上帝禘嘗以祀乎其先明其義者治國如視諸掌蓋人君以仁育天下以孝治天下以仁育天下必反其所始而其意始眞以孝治天下必實有諸身而其化始達故古之爲仁人孝子者隨時隨事而不敢忘也今以遣代爲常不惟在遣官則僭之數而爲瀆在皇上則躬之疎而爲忘而以此爲訓何以教天下之爲仁人爲孝子哉其不可十也皇上聖明之資仁孝之性而以

遣代之舉。有此十不可之過。恐天下後世。謂皇上惟知有已之尊。而不知天地祖宗之尤尊於已。此臣之所惜也。今夫人血氣既衰。精神憊耗。嬪於交際。惡聞人教。不足怪也。皇上春秋鼎盛。如日之方升。川之方至。朝講久廢而不御。郊廟屢代而不親。既有風寒暑溼之稍侵。飲食起居之稍違。不爲大恙。靜攝數日。便可勿藥。何其久而不出也。此臣之所未解也。夫朝講。猶曰臨臣民也。且不可不勤也。況郊廟何事。而習於遣代。皇上之心安乎。遣官之心安乎。卽皇上之心果安於此。遣官不得已而從皇上之命。其對越駿奔之頃。良心發見。必不以爲已之當然。天地祖宗。臨之在上。慚惶跼蹐。懼有罪愆。方將自禱自救之不暇。而暇代致皇上之恭敬耶。管仲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皇上溺於晏安。不親大政。中外隔越。止寄國家咽喉命脈於一紙之章疏。羣臣不得望見顏色。而察於細故。苛於小臣。以示精明。雲南金雨。則辨其賺色之不足。大傷萬乘至尊之體。銓部推用一二廢罪。則株連擯斥。全無愛惜人才之心。欲許倭封貢。則好大而喜功。雖遣官賑貧。亦帝王之小惠。曷若臨朝廷。御講幄。敷求經濟之宏猷。敬天地。孝祖宗。永迓休祥之景貺。哉古之人君。東封泰山。迨我世宗。遠謁陵寢。報本反始。

不敢暇逸如此。皇上高居深拱。雖天地祖宗。亦不得見其面。諸福之物。未有能坐而自致者也。皇上能因臣之言。反思昔者。步禱南郊。親承太廟者。何心乎。今之屢次遣代。不以爲意者。何心乎。必將如天地祖宗之在上。在其左右。惻然而不肯也。仁孝之德。皇上性所固有。特以溺於晏安而不覺。反求諸已。卽自得之。昔漢元帝酖祭宗廟。欲乘御船。薛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請從橋。言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宗廟矣。帝不悅。光祿大夫張猛曰。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御史大夫言可聽。元帝從船。不爲大過。而薛廣德至欲自刎。血汙車輪。皇上屢次遣代。於郊廟所損於聖德。至大而非細。至重而非輕。使貞德見之。又不知其爲諫何如也。晏安酖毒。不可懷也。皇上溺於晏安。不親大政。中外隔越。臣受皇上生成之恩。知而不言。於心不忍。懷恨身羈貴筑。不能碎首玉陛。誠愧於廣德。輒敢以疏入。願皇上垂親大祭。以大仁大孝。風於海宇。示於子孫。卽誅臣殛臣。臣之幸也。書美成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詩美宣王。不曰無闕。而曰補闕。蓋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皇上不親郊廟。尤過於闕之甚者。不特一言之失。一事之差而已。臣敢昧死。規於皇上。伏惟留意省覽。臣無任恐懼激切顧仰之至。

愈忠貞愈懇直雖有過波處而論郊祀禮樂皆從制
作本原中出可補祭義註疏也　公奏疏傳播當時
天下咸欽風裁以爲眞御史其出按貴州便道歸滇
省覲時嘉定唐叔達陞升贈以詩云緇衣持節出長
安南人祥胴路萬盤重箐濕雲常欲雨黔蒼晴雪不
知寒登車自掃豺狼跡問疾應彈貙豸冠過憶樹頭
新酒熟剌桐花下正承歡詩益贈答之佳者亦可見
戀敬先生之饜人望矣惜著作僅存三疏六書不能
無人往風徵之感云

萊陽初頤園　昆明余萃文星聚參訂
吳縣潘芝軒　兩先生鑒定
涇縣翟　槐立齋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岱　全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詩次　南甯周之鼎鎮九校訂
受業保山羅琳美　徐以恭　仝校

明

表

謝賜御製聽經筵官講大學衍義古詩表并恭和　楊一清

詩

竊惟大學有衍義之書乃宋儒眞德秀所撰綱目燦然

巨細畢舉帝王修齊治平之道盡在目前古今興亡治亂之跡如指諸掌故大學爲致治之本原而此書實大學之羽翼有功於聖門有功於世道者也昔宋理宗謂德秀曰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便合就今日進讀講畢致詞欣然嘉納元仁宗見大學衍義謂侍臣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王約節譯刊行以賜臣下至治中翰林嘗譯之而進呈泰定間吳澄又以此而進講凡此數君猶知向慕故雖時丁末造亦能粗致小康至我朝太祖高皇帝取是書揭之新殿兩廡壁門以代圖畫寧宗孝宗二帝又以是書命儒臣日

輪講讀以廣見聞垂統之宏規守文之至善盛治大業實由于此恭惟皇上膺極天縱聖敏日躋憂勤惜大禹之寸陰終始念高宗之舊學大極典謨之奧細苞史册之繁能自得師儼師資之在上取人爲善恐善道之或遺乃於出經入史之餘復有撮要鉤元之命臣等竊以聖經賢傳必證以近事而後易知帝德王功必參於是書而後易見乃援先朝之故事期補至善之全功荷膺旨之俯從命儒臣以輪講徹聽之頃温以降顏浹月之閒充然有得親灑奎翰賁及黃扉述其事由隱然虞廷惟時惟幾之訓發爲韻語諷乎洪範無偏無黨之音責

通體嚴重此文自石淙類稿摘出蓋嘉靖五六年閒所上也考安甯志載謝表畧三皆摘錄駢語而類稿不載則文襄之文遺失者亦多矣今並附錄於後俟搜羅得閣中奏議當另編次一二三卷請高明評閱參校以此表並薛侍御疏綴文襄奏議末以合體例

謝武宗幸京口私第表畧

白首桑榆再際風雲之慶丹心葵藿重逢天日之開雲馭乎六龍九叙施於十畝又云卒忤權臣之柄旋投慈母之機羣放清朝甘終身於畎畝新元茆復起相於洛陽任以殷肱委之心膂山公啓事桃李莫收伊尹篤事親之心以事上帝謹保身之法以保萬民

謝總督三邊表畧

人非三代何敢希方召之謀業本書生亦勉効范韓之經畧但世平易玩法久慵隳政習因循人安偷惰不大改絃轍無以作新士氣不力任忠良無以奮起事功又恐襲樽俎之談或罔念邊疆之苦持文墨之論不暇謀兵革之難任耳易至於傳說浮言爭興於所忌

謝賜銀圖書表畧

人文宣朗光回虞帝之四聰天命尊嚴重溢康侯之三接又云寶篆精工儼千年之蚪蚪奎章燦爛絢五色之龍鸞裁成悉出宸衷報塞甯忘天眷昔張禹誇榮於几杖徒爲優老之資魏徵侈賜於佩刀無聞作聖之學相知相遇慨相濟之尤難同德同心感同遊之爲盛又云隙雷地奮修爲迅發於四方姤風天行渙汗幸施於九有悅而繹從而改巽法允望兼收言必聽諫必行膏澤普希下及

漢南文畧卷二終

奏疏

直陳天下受病疏　王元翰
輔臣支吾求去援引亂眞疏　王元翰
聖躬靜攝日久天下伏機可慮疏　王元翰
政本虛人廷推難緩疏　王元翰
時事日敝天聽轉高疏　王元翰
爲枚卜萬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疏　王元翰
政本重地不宜恕綸非人疏　王元翰

防奸大典一旦決裂疏

萊陽初顏圃　趙州師　範端人參訂
吳縣潘芝軒　兩先生鑒定　保山袁文揆時亮　仝纂
懷甯汪淵源岷雨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石屏蘇榮坪晴莎校訂
受業盧西張汝源怡吳保山吳　同校

明

奏疏

直陳天下受病疏

雲南州　玉元翰伯舉

頃者伏覩皇上斷自宸衷。沛發明詔。割愛改使。日月重輝。乾坤再造。大聖人之作爲。超出尋常萬萬。國家太平之祚端。在此矣。顧在上轉移甚神。而在下積弊未滌。恐非所謂上下勤愉。共迓天庥也。臣敢以時事最切者爲皇上陳之。一曰責法令之行。祖宗立國規模。超軼近代。至今承平日久。兵紀頹廢也。而強不如前代。財用罄竭也。而富不如前代。虛論日滋也。而功業不如前代。乃天下猶晏然者。凡以祖宗法制盡美。如犬牙犄角用是有安策。重農重農。貴粟十思。等疏出時政愈敝言愈切。思欲救之。牢不可破。一事之來。漫無成畫。及事覆敗也。又無以歸其咎。一官之缺。衆爲射的。明知奔競也。猶姑以應其求。至有昨日之令今日廢。而弗問矣。今日之請。似昨日之

有凡以格令而實非矣凡此總起於顧皮面耳皮面公行法令盡
君心之非廢倘知有朝廷乎臣愚以爲責行者此也二曰專會推
而欲天下之臻於治平也顧言之權國家罷中書省設六曹曹各專司祖宗慮爲至遠
遵年來凡遇大僚銓部缺則九卿卿貳皆得執筆各推
有異者以一人名曰會推夫會推之行也豈無心切急公內不避
害迄覓用與不用耳親姻不避嚴者乎此以示公反以濟私使天官秉衡者
然自古言路未有盛而不當也彼不得以分其反殉觀瞻諾不如罷眾人會推使權總歸吏部其舉之
路渠渠湖渚而拒諫亦推而賢也乞勅吏部分別起用盡展其能不然以有用之
明鴻甚至罪況乎要津之地神通舉聚一開分散之門大啓鑽刺
憑恃虛聲才使之枯槁嚴宂甚爲盛世惜也臣愚以爲當推廣者
之路所係非淺臣愚以爲專計者此也三曰慎名器之

重國家屢世磨鈍惟此名器故繁縷小物也孔子惜之
郎官舉僚也明帝難之何況制誥之詞大得片言以爲
榮者今長篇溢美敘及家世之私瑣屑斐奩大非簡重
之體皇命不既輕乎天子稱卿只內閣六卿憲長而已
今南部卿貳倣而卿之甚至總戎武弁亦冒而卿之此
陵夷之漸大非稱謂之體也王言不既褻乎至若京堂
若盡待揭辯而後明豈言者俱屬鑿空辯者遂無可議
乎惟此風不已小臣倣倣有上書自頌其功者矣又有
上疏指缺欲自陞其官者矣壞士夫隄防損朝廷威重
臣愚以爲當嚴禁者此也抑往古國家長治久安必其
人望者亦有借資籌爲詞不得不轉者其必欲得京堂

不可問矣洲先生感激發憤所欲言不啻公而卒以此得罪其猶行韜藏之道也與

上既自爲轉動願永監無易臣不憂元氣之不厚神氣
在臣僚之精神今日乃無人提撕恐厥積漸臣實憂
神氣之不張乃提撕精神則又在吏部與都察院耳自
李戴温純二臣去國懸缺未點聖意淵遠爲慎重其官
必慎重其人但此官最爲喫緊況朝覲在即外察不遠
銓臣憲長尤不容遲也臣遠方下士念亂熱衷雖不識
時務亦不敢摭拾浮詞如一得可採伏望皇上簡發施
行或於士風吏治不無裨益矣
劄切明晰似陸宣公其布局命意用筆又全似賈太
傅治安策

輔臣支吾求去援引亂眞疏　王元翰

臣惟大臣與小臣不同出處進退自有法度孔子曰所
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周任曰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義正詞嚴蓋明以止之一字折大臣不割之心塞於
節夫患失之路舍此皆邪逕矣臣頃見首輔沈一貫於
求歸疏中因辯御史蕭淯議其覬望遂牽引去位已故
三三輔臣自解臣細讀之實有以知其摭辯之巧用意
之深不敢不具疏推隱一一剖陳其曰昔申時行王錫
爵之賢人之議刺猶不遺餘力故王家屏甯抗皇上之
威嚴拂衣以去人言可畏勝於天威夫是非人品自有

公論一貫牽已去之人形今日之事已屬無謂何又顚
倒其品讀幻其說其於王家屏不曰衆論之極爲推崇
而曰衆口之將有騰沸以明諍直節之士加以畏言先
去之名不惟冤其人且併枉天下矣其無是非之心一
至此一貫得君行政可謂不久乎方獨相之時形跡未
露人亦在疑似間或以爲潛移默奪之妙不假辭說也
或以爲希容容之福視國家如秦越人之不相關也乃
於萬歷三十三年間忽有撓亂京察大典之舉保留私
人錢夢皐平生心事至此盡出是以公論不平言者競
起駁書規之則有應天府尹徐申矣公本刺之有南

道御史孫居相給事中陳嘉訓矣因辯折之則有吏科都給事侯慶遠露章彈之則有候補主事劉元珍兵部主事龐時雍矣上書極詆之則有戶部主事張五典刑部員外錢一鶚矣一貫被論之顛末如此果自取乎抑人求多乎夫人之心術各操學術各適豈能强引以自寬者方今皇上方寸炯然是非洞然而十貫猥以顛倒混淆之說冀皇上覽而心疑必將以從來內閣爲人所求多不論賢否是非一都政府身爲射的如此乎建言之不足信也建言既不取信則言路斷絕奸宄縱橫危天下以自安亂天下以自治其卤害於國不小也朝廷

以耳目之責寄之言官誘之使其言竟之作其氣猶恐欺蔽不得盡聞故曰主聖則臣直彼乃謂人言之可畏反勝於天威之可畏是何言歟且夫建言者犯忌冒嫌總之爲國一念朴忠如人人肯言正所以尊朝廷也寧有與主威爭勝之理哉以爲主之言而指爲勝主之威倘非聖明在上必震怒流毒箝制衆口從此誰敢望九閽而吐一辭乎此禍又不止於人言不足惜之意也自古奸邪誤人家國者最忌天子英明顛倒賢否以眩瞽矣聰明則真是溷而已有餘地自古奸邪剝擊善類者善激天子怒憾因憑借機鋒以恣流其毒則正氣短而惟其所爲一貫而無此心臣所不敢信也一貫身居卿相年逾古稀讓蓁蔽國恩塵滿前更復何求惟有脫身早去以謝天下而已何可巧辯影射修腹中之鱗甲露紙上之戈矛哉雖然大臣被人言郎當決退朝廷待大臣不可無禮一貫自杜門以來屢疏乞休鴻臚宣諭不出中官宣諭不出兩次頒詔不出乃至加上聖母徽號大典又不出雖其處心設謀或別有他意然更無復靦顏入閣之理皇上亦當允其休致勿使數十疏徒爲套語則政本地重而朝廷待大臣亦有體矣一貫于臣有一日之長況將去之人駁之有何風力唯是非邪正關係匪輕不容默默已也

自古兩偶包括全史

聖躬靜攝日久天下伏機可慮疏　王元翰

臣觀自古帝王臨御天下頗聖稱神不過聰明則剛斷並用而已惟聰明則是非獨照而浮議不能眩惟剛斷則賞罰必行而疑貳不能乘我皇上御宇三十餘年歷世最久練事最熟中間么麽小醜弄兵跋扈乃斷自聖衷剿無隄類而臣下不能借一箸此皇上之剛斷而運以聰明者也中間邪正消長幾經變幻聖衷茹爲天下注之旋爲天下割之而盈廷不敢議其後此皇上之聰明而行以剛斷者也今國家大機大計有一不定自上決自上者乎羣臣望風拜旨相顧驚嘆然豈皇上獨用一已之見哉亦不過採滿朝之公從天下之是而已公自生明而明不容煬竈公自生斷而斷不及掩耳豈其行之屢年廢于一旦用之初服膺于末路則深居靜攝有不可恃爲常法耳靜攝之初猶有黙綰天下于宸衷之微靜攝之久潛有隔天下于萬里之漸是故大僚任其缺而不即補也榷稅任其毒而不即罷也臺省任其不可支吾而不即考選也章疏任其置之高庋而不即報答也廢棄任其淪落空谷而不即拔置也邊事任其恣相破濫而不即禁核也紀法分義任其頹蕩凌亂而不即整頓飭刷也方今時事孰大於此乃諸臣至焦唇敝齒不得一報可皇上果違天下以自用付時艱於東流乎爲深居不出似於明決之中勢必借持重之術計旦暮間有不可測之恩威不踰時之法令無俟臣言之畢矣惟是持重之過皇上藏於無原天下即於無原中出沒其機緘皇上運於無形天下即於無形中窺借其蹊徑明爲阿附之私也乃借會推之大典以蓋之詰之曰吾爲大典重耳而呼應之敏捷何其神實爲臭味之投也故假皮面之謾語以掩之問之曰吾爲國體惜耳而御掃之肝膈已若告彼亦一露章此亦一露章語近踵襲而歧徑遂判於燕越此露章亦不報彼露章亦不報

兩見遲疑而公道決不勝私情豈非進退存亡之一大機括哉臣讀史見齊威王封卽墨烹阿大夫而齊國大治卽此推之浮游之口未必眞公共之論乃爲當又況乎以不毀爲毀毀巧用其毀以不譽爲譽巧用其譽此尤不可方物也苟不稽衆口採輿論安知不以寘寘決事誤天下蕩生乎夫進退者人主之操柄也臣下不得而干也是非者言路之職掌也皇上亦不得而罔也進退而下符於是非治世之休徵也是非而上忤於進退亂世之弊孔也今日之事在皇上縱有矜憐之曲庇之以顚倒進退之權在臣子不可昧其日昧其心以變亂是

非之實在皇上甯可洞燭未徹持猶豫之見自有白黑較著之時在臣子不可閃爍不光重幽遠之疑以養邦國殄瘁之禍凡此皆爲皇上深居不出故正出者旁溢者勢必雜進不知眞小人之門固多荆棘似君子之門亦有陷穽附眞小人者固爲小人附似君子者亦非君子士君子以中立視身不黨報國肯俛仰於人哉臣願皇上定極思動乘秋爽視朝日進閣部大臣商榷急務令科道官得隨朝見面陳天下利弊是非皇上從中決發數年美政一旦舉行數年弊政一旦改革如大明當天幽闇悉燿不然昔人謂奏事司馬門三日不報則天下事可知矣臣五年庶常七月給諫非不知緘默取榮依違免禍然蠹桂之性葵藿之心自分已定苟持議論佐國毫毛卽捐頂踵碎身骨所不辭也

朝廷有進退天下有是非進退之權縱可側是非之實必不可變此等讜論非學識俱到者不能道也

政本虛人廷推難緩疏

高皇帝稽古建官監於胡惟庸之失遂罷中書省設部院分曹頒事皆朝廷總之不許臣下奏立丞相著爲令嗣是又以吳伯宗宋訥等進殿閣學士亦不過備顧問而已沿積至今閣臣貴重地望之隆崇眷注之殊特百僚不敢望焉是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矣朝紳士庶莫不指曰某相公是無宰相之制併有宰相之名矣以一身係中外之重此何等地位而可不極其選哉頃者皇上一日之間並罷沈一貫沈鯉二閣臣舉動駭異其間是非可否當罷與不當罷舉朝竟不敢言皇上不得聞大非有國者之福也輔臣朱賡揭請廷推至再至三臣思廷推在卽則爰立伊始一進一退之會實一否泰之關所謂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語云人主之職在論相茲正皇上論相之日也乃今天下士風深巧入神法紀廢弛殆盡堅行不典之弊政苟且賄賂親爲當然力戰難枉之公道倒置是非必欲取勝是誠何等時世倘可令政府窒地援引邪類以誤國耶夫人固不可掩而亦甚難知大抵光明正大近側不廷譽者其人必君子也陰腍柔忍爲宵小所引拔者其人必小人也以此察之可得大槩矣是故今日之舉宜以才識爲最有才

識而中實端潔者其上也才識不足不失爲忠實端潔之品其次也故不惟顯掛物議者不當濫列卽盜虛名而闇大體者更有覆餗之虞不惟才匪經邦者不當濫推卽才足稱而實不能容者亦有僨轅之慮又必兼南北而用之合內外而收之何謂兼南北生才原不擇地勿持曲意偏南勿狃私見重北蓋納牖遇巷南人所長而長材大器多出西北可不兩盡其能乎何謂合內外立賢原不以方起家翰林者宜倍用一人取其德性閎鎔以備顧問起家別衙門者宜參用一人取其世務周鍊以備緩急豈可使空與會推之名獨遺欽點之實也

況國家殿閣名臣不從中秘發跡者四多也可不兩得其平乎乃點用務在會推之內以防他進之途恐一人之薦拔未必當眾口之議論乃爲眞不得不公也會推必坐舉主之人以杜私交之路進一君子天下受其福進一小人天下受其禍不嚴也故是役也非皇上採至公於廣衆之中行神斷於毀譽之外幾何不輕軍國於一擲哉凡此皆重始進耳及夫簡用之後更欲仰藉天語叮嚀勅其同心輔政一德迓衡不可分南北而膠未化成心使畛域愈牢而不可破今天下政如同丹遭厲必協力若左右手始可望濟假令鼓楫柄枹者復分駟異轡則胥溺之術矣不可持廟堂而與清議爲敵使意氣愈激而不相下今天下政如人病百虛之人惟賴清議一綫不斷保爲生氣而庸醫者嘗試復以耗氣之劑投之則不起之症矣第與其救之用後而盤踞堅固去伐噗拔山之難何如救之事先而斟酌去取點邪若脫距之易乎臣嘗睹毛舉細故以塞責茲月擧大典如舉之而當也臣僉題以成美如舉之而不當也臣敢特筆以從事然總之無如皇上膺鑒妙簡得天下第一流佐今日中興治自無庸臣等喋喋而子孫黎民尚亦有利矣

進一君子天下受其福進一小人天下受其禍泰否關頭係於宰輔自古皆然

時事日敝天聽轉高疏　王元翰

伏惟國家有朝常而亂政則多變變而任其變變亦習以爲常祖宗有明法而流弊則陰蝕蝕而忘其蝕蝕亦終歸於盡我皇上臨御垂四十年靜攝居半初猶處喪以觀明處靜以觀動近年以來精神別繫厭玩士夫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也君臣壇墠上下猜疑大機大害所在相顧推委夫倚急呼天誠可格主雖諸臣苟且相師之過乃皇上之自爲社稷計則亦大左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上下不交天下無邦無邦者雖有君臣廟社而亡國之形具矣故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

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頃見輔臣朱賡以缺官要政揭至再三不蒙報可雖閣中近日密揭頗碎不持重然陛下詎可概置不問即周書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宏化寅亮雖聖神在宥未有舍公孤而能獨運於上者自二閣臣去位會推不下臣仰窺聖意豈以襄之所枚卜敦請而來者皆犯天下之公議而不潔以去若是乎人之不足任即不知從古有君斯有臣在選之得人用之何如耳賡辦閣三年尚未賭天顏一面皇上試思從古有此君相否乎當亟簡三三輔臣商榷大政同心濟險今日之第一義也不然人失心脊厥疾爲狂閣臣非人主之心膂乎臣所謂痛哭者此也六卿憲長總天下之政以歸之天子一官曠則一曹以資之簡補臣心脊厥疾爲狂閣臣非人主之心膂乎臣所謂痛哭者此也六卿憲長總天下之政以歸之天子一官曠則一曹無所秉成今六卿強半成空懸缺至數年不補或以卿貳暨篆兩曹牽攝支吾成何體統今去大計羣吏期不過數日而冢卿與總憲猶未點用將來事急時迫苟且那借一人以了此察事耳不知冢卿百官之統總憲風紀之標苟漫然以不端之身臨於其上何以謝天下服羣吏乎至若省直監司知府皆宜擇承流之人今一監司必手綰數符各知府或攝自佐貳夫專屬無人則責任無著利所在競焉攘臂害所在托言代庖是皇上

吝授人一官實與人以兼官朝廷潤省官之羨百姓遭破劫之慘於國計民生兩不利也人失股肱厥疾爲痿內外諸臣非人主之股肱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祖宗設立科道兩途即古之諍臣也列聖相承靡不備員足數蓋人各有口然後朝無伏奸今南北臺省寥落而被召者皆觀望闕下積年累月曾不得沾一命以吐其奇以至解館分留閣中大事不宜無故而自亂常期陛下豈以其中亦有科道故爾遲遲乎夫既召之又姑置之必待其喪氣而後用之使士大夫得一官等登天失一官若喪命此衰世消磨英雄之餘烈皇上何見而出此

御史代天巡方風厲一時若閉門枯坐仰屋興嘆重巡則固無此例報命則相代無人威令不行於強梗之末舉劾漸更於盈篋之投事久人頑上下紀綱陵替殆盡人失耳目厥疾聾瞽科道非人主之耳目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廢棄諸臣淪落山谷蓋亦有年雖奉詔起用未見彙征本朝天顏開尙有安車蒲輪辟徵咨治今何忍培植有用之才使河清難俟天霽無期若再數年不起竊恐少者壯壯者老老者死人之云亡邦其殄瘁則大可惜也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得勿動而有悔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爲我守也茲者班

此一段言起舊臣以舉賢才也

此一段言精簡閫以備戰守也

輓東南脊血養此無用羣蠹欲因循之流害無窮一振刷之奇禍立見萬一卒有緩急可驅此輩爲陛下出死力衛神京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皇上既深拱天下不得望顏色所特與臣僚往來者獨此章疏耳數年臺諫言路也者惟王事言當則行不當則禁除事干機密人主所當獨聞者須留不發外並降出宜行遣若是非不問是者既不見之施行非者亦得乘以搖惑言路斷矣皇上得非厭封事之多乎宋任伯雨爲左正言半年上一百八疏尙不足救宋之危亂則謂今爲緘口可也故今之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於時事第存此一段議論以盡

此一段言封事以開言路也

吾職耳世道可知矣是故封事者發蔽破奸人主之利刃也不行則不利一旦有奸人朋比巍巍誰爲陛下橫口談事橫身當事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聖人治天下權以聚財財以施智智以敦信信以保位故國無邪教府無淫貨我皇上榷稅之使徧天下民閒轉壑炊骨賣子市妻以供無底之谿壑怨氣上通致災異迭見方且指三殿以爲名猶未蒙有分毫之捐賜方且借停止以悅衆何嘗明示止罷之日期是天以回祿警陛下陛下政借回祿以剝萬民也善政之行猶必數年一更況虐政可堅行不變乎此其於守財爲不智於出令爲不信

此一段言用理財愛民以培元氣也

是一段親朝講議以固根本也

其保位爲不仁藉謂當離心叛德之時亟宜爲易轍改弦之舉臣豈敢阻皇上之則哉蓋留不盡於閫閾政所以保已得於帑藏也不然財能潤人亦能貪人如有宋翼龍城下之盟搜黃括白輸赴虜營亦可醜矣故與其爲人斂毋甯我自散爭詩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臣所爲痛哭者此也皇上蒞政初年勵必親朝講時御然萬歷十年以前與三十年以後又異矣所以然者郊廟之庭絕跡則天地祖宗血脈不相聯貫朝講之席生廣則伏機隱禍壅蔽不得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青宮教範宋臣至欲選端人正士與之起居內殿今皇太子講讀經年不舉屢疏不報親昵宦官宮妾疎遠賢人君子何以遵倣聖人周練世務雖天質粹精不無虧損智德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若是則且無以貽子謀矣此太平大本所係臣所爲痛哭者此也皇上試一深思必有惻然於衷者臣願請皇上乘此一陽來復之後盡掃前失亟下哀痛罪已之詔頒行天下如輪臺煖閣時一召見大臣商搉時政又使臺諫諸臣得面陳可否吾慶之吾能用之吾取之吾能舍之吾塞之吾通之吾弛之吾能振之此君道之王樂何嫌何

疑而不爲也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又曰寧謙成有渝無咎今已陂矣已往矣已成矣尚不能艱貞而渝改乎故曰明主治庸主治亂既已亂矣又何治焉臣於昔日恭遇上聖母徽號時仰瞻天顏豐神舉止端凝出語二三同志曰諸公可勿慮主上英明森發福祚無涯我輩自不及於亂各相慶幸有如今日所爲述而不復日甚一日則又寧廣有不可知不可忍言者厠乎其間矣用是哭泣不已繼之以血他日勿謂臣等不言也

此疏分十段讀總起一段總收一段中條陳八段無句不淚無字不血具漢汲公之懇直兼蕭長公之詳明置諸忠宣奏議中眞無愧也

為枚卜萬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疏　王元翰

頃者輔臣朱賡以獨力不能肩重揭請皇上黜用二三閣臣天語温慰有枚卜閣員朕知道了之旨矣臣等復何說焉惟是靜聽月餘未見動定審時度勢則枚卜一節方今唆緊急著會推一節又枚卜唆緊急著推而當也仰體皇上慎重之心天下於此卜熙明之會推而不當也愈堅皇上輕玩之心中原未免有陸沉之虞臣意既謂之會推當於臨推之時九卿各陳所推之人取裁于冢宰商訂於科道酌量可否亢協物論然後落筆呈請賢也與眾共棄豈不至公而至當

哉乃今之推法則大可異矣臨時一揖漠不相問各書所舉砭乎不拔雖冢宰秉鑑不得而去取監視科道惟有逐班畫諾竟不知誰為誰舉則亦何取於會推為也日者南都缺吏部司官推至五六人不為不多而江北絕不許一人與名豈四府皆不才也而長安有不放渡江之謠廣西缺巡撫推者入盡出各省左轄豈內堂無一人也而長安有當香絹之謠故一司官缺得一正一陪足矣何必人人闡入以滋奔競一巡撫缺得二三才望足矣何必盡數乘收以顧面情凡此皆會推之流弊也夫統百官均四海者銓部也取數多寡聖天子有何成心纔自今當一身肩任採不厭博收必拔尤豈散權以示公眾政以脫擔使一兎在野眾夫引滿而人心士氣為之大壞也若乃會推閣臣此何等事今何等時申外想望之切天下治忽之關在此一舉尚可邪正並進以俾中哉節見臺省次第論列明刺暗指不堪爰立者亦既彰彰乎人耳目此豈求多於諸臣政慮會推不當恐一時誤及之也往者二閣臣去國之初即有詐揑沈鯉密薦李長春揭帖傳播長安故為倒置以亂聽聞及托病托差者雄心示退以希大物聖明在上可雜投而襲取乎蓋才品自不容掩國事甯堪再誤地位優

崇則副答難稱其職天下多故則任用必極其選與其黜後而攻擊傷體何如事先而阻塞倖門固非好持人之短長也臣記萬歷十九年九月吏部尚書陸光祖一本為申明職掌以重閣臣之選事內言蘭谿新建不宜內降入閣辦事有祖制決不可廢內降決不可啓等語隨奉明旨云原不為例後還著會推朱幾蘭谿新建一以庸鄙敗一以奸貪敗矣蓋內降既斷不可行而勢不得不預防於未然之會推也今諸大臣中不乏老成端亮天公矣慎同谷同謀舉天下第一流挽國家方隅運仰奉皇上美意游答天下公心如是臣等之言亦藪棿

矣雖然會推時不貴多而貴精不利緩而利速如舉非其人臣等不難露章以冒怨如舉得其人仰慰皇上中卽賜點用若復遲回不決而日再推幾員來者則小人緣此進君子緣此退矣何也天下止此數人首事猶存公道況羣人常巧正人常拙一推不效萬拔舉拔是皇上明藉邪人以巧逕又揣其拂而張其局引類連茹賊害正類天下之事去矣

會推示公利用在斷說來極懃懃懇懇

政本重地不宜恕納非人疏　王元翰

竊惟會推一節臣等先奉聖諭吏部折衷眾論務求至當方許疏名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卽行糾正勿得點後纔說欽此蓋恐誤推誤點欲臣等言之方推聽之卽點至哉言矣乃本月十七日得旨會推閣員六七人有屢掛彈劾如侍郎李廷機者又列名其中正明旨所謂未點糾正時也夫廷機之有今日臣知之久矣微詞諷之矣法語折之矣多言攻之矣俱不蒙處分皇上試思從來南北交章卽在位者猶當罷斥矧未用者而可闖入乎諸臣與彼官職不偪德怨超然何若羣鶩競逐一雀毋亦謂人如廷機叨散秩或可而居要地則必播惡辦瑣務或可而斷大事則必僨轅故科臣激切防其舉引今日豈其不幸言而中耶夫相天下者必相識相度才兼然後堪平章軍國廷機之識非相才也度非相度也必欲以小廉小勤似忠似信妄覬大柄竊意國家縱乏才亦勿令爲歌後鄭五所笑耳往者災異譴告部上修省一疏舉朝方意發球時要言回天動上乃竟緘默支吾以青衣角帶塞責公論至今鄙之近日青宮輟講經二年餘舉朝切切不甯彼若悟然事外之人不敢發一語奏請該部職有大於此乎望其緩

急據當不可得矣聶雲翰故良有司也直言觸忌正宜借爲益友竟懷恨刻骨乘察典中之鬱抑以死戕誠善類此其一班遷轉司屬悍然豪序致銓部數爲往返牢不可回今司官甚爲不平安望異日以人事君也私狗亂法此非先兆乎若乃風聞可異者被論時輔臣朱賡造問流涕叩首乞哀不虞司官從旁共見班揖時答語倉皇失措又有時對人曰吾輩當隨世以就功名夫隨世浮沉之術今宦套大病廷機入之膏肓二事果眞近於無耻矣即以大體較之現今南北交章彈墨猶濶若彈者自彈用者自用脫再有奸邪向用人知言不濟事會科道推閣員明資糾察酌爲去取如十人與之而一人否之縱意見不同自當從否去名以防奸也昨者諸臣互爲推諉不肯書名相持日久竟以原單粘上勿問賢否則糾察無損益於會推是用一廷機而會推之臺省又可不設矣噫廷機而果賢也言出多口猶當少俟論定以存國體顧可犯清議揣公非而收之哉臣生平自矢不忍以曖昧黠人不敢以影響射人如廷機者濫盜虛名密授衣鉢似乎剛勁也然硬于下御而輭于上承若謂執持也乃得之鴻毛而失之九鼎此其在寅清之秋且足爲典禮之羞若復據懟理之尊豈不貽廟社之禍臣故知其斷斷乎不可相也伏冀陛下即賜罷斥更加議處于無所指摘諸臣丞賜黜用勿復遲疑則政本得人股肱有托矣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舉之以清議錯之以公非則官人之道也

防奸大典一旦決發疏臣不才遭遇大聖人御世神明英斷迥出近代若嚴旨之下遂養安緘默置大故大變不發一言曾犬馬之不若也本月初四日廷推部院諸臣臣見吏部右侍郎又首推黃汝良南禮部右侍郎首推全天敘臣竊訝之按祖宗制度會推大僚凡被人言犯清議者不得列名防小人之進用也今汝良天敘方南北交章何旋刻旋推以壞祖制溷清議乎臣謹列其一二顯著者頃汝良爲南科道所劾展辨輔臣朱賡票擬有黃汝良以文學協詹等語汝良不平日有一邊無一邊蓋指有文學無德行也及後次辭疏見有才守字而後快夫臣子得王言以文學褒之可謂榮幸乃猶不足而侈然以顏閔游夏自居反之甯不內愧乎況被言不思引咎輒造播流言一萹江傾兩晉江以同縣三侍郎獨楊道賓免於議論謂道賓謀居宰揆指授言官露章其實誣道賓以自全也豈有方正言官肯捨自己名節代人排抑擒縱識者久爲扼腕不圖今日者大開混推之途刻斷糾駁之脈使言路不禁而結舌羣小借公爲私門戶禍而國奠甚於此緣皇上靜攝日久近來多爲閣臣分過下之布設已密機局已成乃反旁觀晦迹遇大利害所關與清議有悖礙者致皇上自任其事恩利歸於之天敘爲人鄙薄不齒於名流居鄉立朝無一善狀如南臺省所論贓穢關節種種狼籍其他風聞不暇毛舉

讓之害流傳已久通國抑鬱若非皇上破此關頭臣愚恐太平無日也臣與言及此非不知言出無濟而適以速二臣之用但不言則壅蔽愈甚臣心實苦矣

朝廷與清議爲敵大端有二一則宰相剛愎而顯悖之剛愎之主爲最易一則言官過矯而激成之過矯之言投任性之君則尤烈韓魏公諫垣存稿序云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旨哉臺諫之箴銘乎

奏疏
明
陳滇患孔殷維桑慮切疏　王元翰
滇民不堪苛政疏　王元翰
隨撫生事疏　王元翰
天下望治甚殷銓宰得人最急疏　王元翰
災異重大加派不前乞停三殷工程疏　王元翰
天心譴告甚切人事挽回宜早疏　王元翰
巡視疏　王元翰
縣令爲民被逮疏　王元翰
爲雲貴補東部司官疏　王元翰
言路重地不宜自蠲廉恥疏　王元翰
關便道以利萬世疏代會試舉人楊提等奏　王元翰
會泰魏瑞疏　楊棟朝
請旌楊祖節疏　周良材
題復潛臣科臣疏　何可及
請討賊自效疏　龍在田

萊陽初頤園　甫先生鑒定　甯州劉大紳名振參訂
吳縣潘芝軒　兩先生鑒定　保山袁文揆時亮　仝纂
餘姚翁元圻載青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岱　仝纂
石屏羅覲恩汝勤校訂
受業保山陶世臣　河陽謝綸杏　仝校

明

奏疏
陳滇患孔殷維桑慮切疏　王元翰

臣惟天下大勢猶人一身京師心腹也中原肩脊也滇黔手足也手足受病心腹爲之不甯焉頃者雲南士酋阿克郎舉突發破州屠邑殺知縣焚會城可謂烈矣而臣策其無能爲也其志在挾復故物擄掠飽颺去耳尋甸夷孽大理保等通謀馮險至圍郡城殺指揮刃士官可謂慘矣而臣策其無能爲也其志在效鳳賊所爲以得官耳今據撫臣陳用賓捷報疏官兵甫集賊克即棄武定遁之克梯龍三戮矣蓋不走江外而走克梯意者江上有兵戍其歸路若腹背受敵晚授首而大理保等聞克賊敗遁自必破膽奪氣亦一戰可下此么麼小醜原無足比數之賊當未叛之先一縣令足制其死命即長驅之日猶一鼓可滅其烏合今一旦猖獗使二

叫不說破貢金榷稅此文家畜勢法

百年來生聚樂土倏忽灰燼地方之破壞者不可卒復生靈之遭戮若不可再生如之何哉近聞臨安濈江新興曾救一帶攀盜蜂起叛據城市燒掠村屯晉甯與河西等州縣至土封城門出入幾斷大小凜凜莫必生命而眾口同詞咸怨黎軍張名世謂前河山交阯之役抄奪土司捆載鉅萬屠民抵賊殺人如麻而江右與四川兩省人民被害尤多嗟嗟凡此無辜赤子身爲良民既苦有司驅迫化爲賊盜又爲將官庇護反戮良民此盜之所以日多也臨安一路之賊皆名世一人釀成之耳若乃全省招亂之由則弊政公行一方皆

至此始漸漸逼緊大聲疾呼痛心疾首

一矢著的

不祥之氣天日遂遂小民無控訴之門監司上官也嬾遠多從規避甲科正途也選任竟無一人紀法蕩弛因循養亂誠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而其最爲害者莫如貢金榷稅二者滇池不通舟楫貨物有幾乃大稅之外有小稅正稅之外有私稅朝廷得十有司攘五府庫收全百姓賠半髓骨俱罄追剝無已是以室室空虛人人喜亂聞會城劫焚之日多乘閙縱火蓋有不盡出於賊首者故今日大可慮者誠在此不在彼也皇上試思民不堪稅而後焚採監今採監既焚矣而徵榷不罷貢金不能如數而後請減例乃更增離心結怨使

文絕合無能爲

心愈悲而語愈直

賊曾借爲師名即二賊撲滅而虐政不澈滇之爲滇未可知也我皇上富有四海何難捐毫毛之利撤去榷稅弁復貢金原額爲滇民續殘命乎明詔一布歡聲如雷此無所驅彼無所借賊必有縛而獻之者若猶冥頑悍鬬則元氣已固人心不搖更遣一名將提兵搗巢如總兵劉綎威名素爲諸蠻憚服使其將師壓境不出一月可懸數賊之首於槐街矣若雲南去京萬里往來之途僅僅黔中一線倘中原稍有緩急則鞭長不及馬腹滇黔兩省必斷爲異域如唐宋故事臣計滇省西有金沙江可一葦直通四川馬湖東有西粵路由普安至田州

不過添設數驛途平水便可以達金陵可以達荊襄計莫便於此者或以兵與暫歇事定之後亟宜嚴限疏闢勿空爲話柄則入滇之道中由黔東由粵西由蜀水由江四途並進百賊貫穿此梗彼通諸會不剿而自失其負固之勢矣

元氣人心正本清源之論也兵機地志尤見經濟之宏至筆之條暢文之樸茂全是胎息戰國策西漢文

滇民不堪苛政疏

臣鄉僻處西南夙稱樂土。承平日久。紀綱頹弛。官貪民敝。虐政堅行。武定之變。絲百姓苦於有司之剝削而狡黠如鄧舉。爲和曲知州黃榜橫索不已。是以挑調阿克弄兵作逆。焚殺之慘。生平僅見。幸而其志不遠。止於狹印。若具三分賊氣。當閉城鼎沸之時。薄印不屑。滇之爲滇尚忍言哉。數百年封疆壞於一無用賊手。則亦大可惜也。我皇上深居高拱。不遐棄遠方。出金錢五萬。轉餉萬里。又念抹焚拯溺。需人至孟。留舊按臣周懋相點新撫臣薛夢雷。此新撫臣宦滇最久。滇人德之最深。調停

礦稅。賴其苦心實多。臣等痛一方湯火。隔患迫膚。不敢以其身在事中。掩其平日惠民之政。若謂以閩代閩。恐相成相恤。則天威在上。眾論在下。輕朝廷以重棄梓。恐義之所不敢出耳。總兵劉綰臣前疏薦起者。蓋傳聞二賊連兵據險。旦夕難下。則師老費煩。前所輸金錢立盡。故於南將中當借其勇以結局。近聞書報部科。賊首阿克大理保楊禮俱就戮。鄧舉亦將目下受擒。渠帥既殲。則脅從易散。將安用劉綰爲。但以書報而不以奏聞。賊之死生未定。料必鳥竄獸匿。杳無蹤迹。以臣愚見。只須留千人設購擒。黨即大兵可撤。一意與民休養生息而已。然臣之所憂不獨用人實在金稅。稅銀原取之商賈。滇池不通舟楫。貿遷微末。百姓包賠。髓骨俱盡。至甘徼虐政堅行。武定之變。絲百姓苦於有司之剝削而狡。點如鄧舉爲和曲知州黃榜橫索不已。是以挑調阿克弄兵作逆。焚殺之慘。生平僅見。幸而其志不遠。止於狹印。若具三分賊氣。當閉城鼎沸之時。薄印不屑。滇之爲滇尚忍言哉。數百年封疆壞於一無用賊手。則亦大可惜也。我皇上深居高拱。不遐棄遠方。出金錢五萬。轉餉萬里。又念抹焚拯溺。需人至孟。留舊按臣周懋相點新撫臣薛夢雷。此新撫臣宦滇最久。滇人德之最深。調停相成相恤。則天威在上。眾論在下。輕朝廷以重棄梓。恐義之所不敢出耳。總兵劉綰臣前疏薦起者。蓋傳聞二賊連兵據險。旦夕難下。則師老費煩。前所輸金錢立盡。故於南將中當借其勇以結局。近聞書報部科。賊首阿克大理保楊禮俱就戮。鄧舉亦將目下受擒。渠帥既殲。則脅從易散。將安用劉綰爲。但以書報而不以奏聞。賊之死生未定。料必鳥竄獸匿。杳無蹤迹。以臣愚見。只須留千人設購擒。黨即大兵可撤。一意與民休養生息而已。然臣之所憂不獨用人實在金稅。稅銀原取之商賈。滇池不通舟楫。貿遷微末。百姓包賠。髓骨俱盡。至甘徼虐政堅行。武定之變。絲百姓苦於有司之剝削而狡。點如鄧舉爲和曲知州黃榜橫索不已。是以挑調阿克弄兵作逆。焚殺之慘。生平僅見。幸而其志不遠。止於狹印。若具三分賊氣。當閉城鼎沸之時。薄印不屑。滇之爲滇尚忍言哉。數百年封疆壞於一無用賊手。則亦大可惜也。我皇上深居高拱。不遐棄遠方。出金錢五萬。轉餉萬里。又念抹焚拯溺。需人至孟。留舊按臣周懋相點新撫臣薛夢雷。此新撫臣宦滇最久。滇人德之最深。調停

礦稅。賴其苦心實多。臣等痛一方湯火。隔患迫膚。不敢以其身在事中。掩其平日惠民之政。若謂以閩代閩。恐相成相恤。則天威在上。眾論在下。輕朝廷以重棄梓。恐義之所不敢出耳。總兵劉綰臣前疏薦起者。蓋傳聞二賊連兵據險。旦夕難下。則師老費煩。前所輸金錢立盡。故於南將中當借其勇以結局。近聞書報部科。賊首阿克大理保楊禮俱就戮。鄧舉亦將目下受擒。渠帥既殲。則脅從易散。將安用劉綰爲。但以書報而不以奏聞。賊之死生未定。料必鳥竄獸匿。杳無蹤迹。以臣愚見。只須留千人設購擒。黨即大兵可撤。一意與民休養生息而已。然臣之所憂不獨用人實在金稅。稅銀原取之商賈。滇池不通舟楫。貿遷微末。百姓包賠。髓骨俱盡。至甘徼虐政堅行。武定之變。絲百姓苦於有司之剝削而狡。點如鄧舉爲和曲知州黃榜橫索不已。是以挑調阿克弄兵作逆。焚殺之慘。生平僅見。幸而其志不遠。止於狹印。若具三分賊氣。當閉城鼎沸之時。薄印不屑。滇之爲滇尚忍言哉。數百年封疆壞於一無用賊手。則亦大可惜也。我皇上深居高拱。不遐棄遠方。出金錢五萬。轉餉萬里。又念抹焚拯溺。需人至孟。留舊按臣周懋相點新撫臣薛夢雷。此新撫臣宦滇最久。滇人德之最深。調停

重頓即以振起全篇

此段以用大臣小作收束

此段以用兵論將作波瀾

夫落處

說明主意即就時事賈滇池不通舟楫貿遷徵末百姓包賠髓骨俱盡至甘徼虐政堅行武定之變絲百姓苦於有司之剝削而狡點如鄧舉爲和曲知州黃榜橫索不已是以挑調阿克弄兵作逆焚殺之慘生平僅見幸而其志不遠止於狹印若具三分賊氣當閉城鼎沸之時薄印不屑滇之爲滇尚忍言哉數百年封疆壞於一無用賊手則亦大可惜也我皇上深居高拱不遐棄遠方出金錢五萬轉餉萬里又念抹焚拯溺需人至孟留舊按臣周懋相點新撫臣薛夢雷此新撫臣宦滇最久滇人德之最深調停相成相恤則天威在上眾論在下輕朝廷以重棄梓恐義之所不敢出耳總兵劉綰臣前疏薦起者蓋傳聞二賊連兵據險旦夕難下則師老費煩前所輸金錢立盡故於南將中當借其勇以結局近聞書報部科賊首阿克大理保楊禮俱就戮鄧舉亦將目下受擒渠帥既殲則脅從易散將安用劉綰爲但以書報而不以奏聞賊之死生未定料必鳥竄獸匿杳無蹤迹以臣愚見只須留千人設購擒黨即大兵可撤一意與民休養生息而已然臣之所憂不獨用人實在金稅稅銀原取之商賈滇池不通舟楫貿遷微末百姓包賠髓骨俱盡至甘徼虐政堅行武定之變絲百姓苦於有司之剝削而狡點如鄧舉爲和曲知州黃榜橫索不已是以挑調阿克弄兵作逆焚殺之慘生平僅見幸而其志不遠止於狹印若具三分賊氣當閉城鼎沸之時薄印不屑滇之爲滇尚忍言哉數百年封疆壞於一無用賊手則亦大可惜也我皇上深居高拱不遐棄遠方出金錢五萬轉餉萬里又念抹焚拯溺需人至孟留舊按臣周懋相點新撫臣薛夢雷此新撫臣宦滇最久滇人德之最深調停相成相恤則天威在上眾論在下輕朝廷以重棄梓恐義之所不敢出耳總兵劉綰臣前疏薦起者蓋傳聞二賊連兵據險旦夕難下則師老費煩前所輸金錢立盡故於南將中當借其勇以結局近聞書報部科賊首阿克大理保楊禮俱就戮鄧舉亦將目下受擒渠帥既殲則脅從易散將安用劉綰爲但以書報而不以奏聞賊之死生未定料必鳥竄獸匿杳無蹤迹以臣愚見只須留千人設購擒黨即大兵可撤一意與民休養生息而已然臣之所憂不獨用人實在金稅稅銀原取之商賈滇池不通舟楫貿遷微末百姓包賠髓骨俱盡至甘徼虐政堅行武定之變絲百姓苦於有司之剝削而狡點如鄧舉爲和曲知州黃榜橫索不已是以挑調阿克弄兵作逆焚殺之慘生平僅見幸而其志不遠止於狹印若具三分賊氣當閉城鼎沸之時薄印不屑滇之爲滇尚忍言哉數百年封疆壞於一無用賊手則亦大可惜也我皇上深居高拱不遐棄遠方出金錢五萬轉餉萬里又念抹焚拯溺需人至孟留舊按臣周懋相點新撫臣薛夢雷此新撫臣宦滇最久滇人德之最深調停相成相恤則天威在上眾論在下輕朝廷以重棄梓恐義之所不敢出耳總兵劉綰臣前疏薦起者蓋傳聞二賊連兵據險旦夕難下則師老費煩前所輸金錢立盡故於南將中當借其勇以結局近聞書報部科賊首阿克大理保楊禮俱就戮鄧舉亦將目下受擒渠帥既殲則脅從易散將安用劉綰爲但以書報而不以奏聞賊之死生未定料必鳥竄獸匿杳無蹤迹以臣愚見只須留千人設購擒黨即大兵可撤一意與民休養生息而已然臣之所憂不獨用人實在金稅稅銀原取之商賈滇池不通舟楫貿遷微末百姓包賠髓骨俱盡至甘徼虐政堅行武定之變絲百姓苦於有司之剝削而狡點如鄧舉爲和曲知州黃榜橫索不已是以挑調阿克弄兵作逆焚殺之慘生平僅見幸而其志不遠止於狹印若具三分賊氣當閉城鼎沸之時薄印不屑滇之爲滇尚忍言哉數百年封疆壞於一無用賊手則亦大可惜也我皇上深居高拱不遐棄遠方出金錢五萬轉餉萬里又念抹焚拯溺需人至孟留舊按臣周懋相點新撫臣薛夢雷此新撫臣宦滇最久滇人德之最深調停

此段痛切言之以見泌當與民休養生息

此所謂行仁政猶解倒懸也

收束嚴密

國命係於民民命係於財民財盡剝則相率而亡命矣至于亡命又何事不可爲夢卒以前之暫寄內帑者爲救患術財雖盡而無潰於亡眞何益哉故王崩

之禍烈於瓦解讀先生膏血歎語不僅長太息已也

陋撫生事疏　王元翰

國家設巡撫官授以節鉞一方老成俊偉之人然後可勝遣大顯掛彈章寅緣據位甚且强顏總督戴燿福建巡撫徐學聚則宇宙開一大蠹也此外有妄議堅意割地貽西南深遠之憂則撫郭子章其生事誤國臣敢爲屬國世稱不侵不叛之臣彙者上不難勞中國士馬金錢兼其

卵翼朝鮮可謂肉骨而生死朝鮮之銜感國朝矢之世世子孫無敢忘耳縱彼國中適有少長嫌疑議立未定朝廷自諭以大義使其處分趙楫何乘此移揭部科欲取而郡縣之乎此語一播則朝鮮君臣惴恐掩屢朝孚小之恩解遠人忠順之漸實楫之一揭階之禍也楫敢出此大言以欺人不過見地方兆亂防人識其無能不義不智大詐大欺臣謂趙楫可逮也土舍安堯臣越據鎮雄致蜀撫兵偪奉旨踏勘此微功以知府官之待之可謂不薄在子章正宜曉之以天恩罷之以國法割斷了局乃徒陰陽其閒二月開臣

見其報堯臣歸黔請恩授職疏屢千百言不為安隴註家譜則為土婦慮岑寂至以千餘夷民重遷為辭且曰目下保無他慮日後不能無慮是明為堯臣樹幟得隴竊歎曰子章意指若此堯臣豈宵休乎乃鎮雄不久報警矣五月二十四日果見蜀撫喬璧星揭為違旨聚叛殺命事內言安堯臣使喳多等抄殺鎮雄夷民逐隴正名不得承立等因夫自二月至五月目下乎非目下乎抗旨弄兵有處乎無處乎伏機于前而發難子後且揚揚幸其言之中也況子章放肆無忌尤無人臣禮其貪婪負販之行縱賊戮民之狀臣姑不毛舉近見其新

著三論刊印傳京一曰宰相論陰頌沈一貫朱賡一曰秦晉論末為楚府辯冤皆以趨媚為主不知羞恥而媚寺一論尤屬可恨明指人主當與廷臣隔絕一切大小臣工俱不必接見惟一意親就宦官宮妾乃相保無事病狂喪心反親近仁賢之案逢主上堅臥之心固宮闈專房之愛舞文搥尾破經裂閑不顧天下萬世唾罵臣謂子章可斬也伏懇勅下會議如臣言不當先斥臣以謝二臣如臣言實中乞將趙楫郭子章盡法究治仍望亟出詔旨二道一論朝鮮勿為疑懼朝廷決不用邪言一論安疆臣兄弟恪恭保爵不得自取夷滅庶邊境知朝廷舉動而帖然無事矣

指事類情確當平允不得議其矯激也

青螺作論注往翻案破經裂閑四字固難免其揭也

天下望治甚殷銓宰得人最急疏　王元翰

國家之有吏部尚書厥任至重自李戴去位懸缺未補統均無屬頃該部以尚書缺請奉聖旨會推急務待點尚書右侍郎來說其尚書還再推一二員并前推的併寫來看會推事但秉公推舉務在得人不必推避欽此臣仰窺聖意慎重茲官欲會推諸臣矣公矣慎勿使匪人濫竽臣忝言官值此大典不于未點用前一別白陳之則朝廷安用三緘之諫議爲哉兵部尚書蕭大亨篤之運籌成之也此二臣者當論罪奪官何得與援晉秩乎然臣于侍郎楊時喬猶有責望焉時喬清廉端謹臣籍服之曩者枚卜閣臣時臣等連章直指李廷機不堪整理時喬以平日交好竟列其名以請爭卽對人悔恨

切乎未有懸車聚溺之身可儼然列於六卿之首者而太常少卿申用懋職方無狀爲科臣徐成楚劾回籍未幾復補職方士論譁然不平說者謂能邯芭苴門稍清楚然却之京邸受之吳門何其巧于受也近且挾貲無算用謀深遠則大亨之貪肆使國家之神氣索實用懋之入幕誤之也南兵部尚書孫鑛一味乖張滿腹兇狠妖帖一事既不能弭之于先又不能善之于後芟刈良善慘不忍聞搖動根本幾危社稷良心稍露多命何辜兇其立論偏邪制行堅僻必欲與公論爲敵善類爲讐此而猶聽其飄顏而據位乎未有濫殺召變之人可

依然立于百僚之上者而太常少卿唐鶴徵趨媚莫可方其詔傾險莫能喻其毒鄉評詆其賓友而致遺書以絕交公論鄙其縱奴而投稅監以致富科道萬國欽王德完前俱露章何愧遁多年一旦營復敗餒說者謂其老諱不足辱白簡乃名器何物寅清何秩可使鴟梟與鸞鳳同鳴也則孫鑛之酷殺使國家之元氣傷實鶴徵之運籌成之也此二臣者當論罪奪官何得與援晉秩乎然臣于侍郎楊時喬猶有責望焉時喬清廉端謹臣籍服之曩者枚卜閣臣時臣等連章直指李廷機不堪整理時喬以平日交好竟列其名以請爭卽對人悔恨紛至沓來異頻仍則臣之言不幸驗矣夫冢宰喫緊不讓閣臣天下大事豈堪再誤敗陳清議昭事一人使不得混進而倖點則時喬報國之忠大矣不然平日既與正人爲仇事權在手則必中傷善類國家之禍尚忍言哉臣於諸臣無嫌隙惟採輿論感時事非好持人之短長也

直是兩大扇文字有韓潮蘇海之勢結處反振全局

透過一層尤得力

漢人說經
要旨立論

此段言直省之不能協濟

此以下皆言產木地方之不堪坐派

災異重大加派不前乞停三殿工程疏 于元燁

臣惟事有利害勢有緩急後其急先其緩規其利不顧其害則國不舉焉頃者大工之役鼎建三殿與殿門中外臣民所為効終事誠至願也而臣以為殿門之工小而易就況百物具備所欠者柱梁而已以分稅之半與鳩匠之材不出三十七八年間可巍然樹萬國之觀瞻誠不容已者也至於三殿工大而費不啻十倍於殿門者如我皇上以礦稅之設原為大工慨捐內帑數百萬金錢以助工乎其興也勃然矣若猶未也臣竊謂三殿之工雖二十年絕口不言可矣何也殿工非協濟於各

直省則坐派產木地方今留都江浙大水稽天禾苗浸沒而中州赤地千里流離滿道夫此皆財賦隩區朝廷外府也被災重大盜賊叢生則協濟之不前可知四川派大木板枋二萬四千六百一根塊照往例該用銀四百萬兩湖廣派木一萬九千九百七十根塊該銀四二十萬兩貴州派木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八根塊該銀一百九萬七千九十一兩零大約三省派木共五萬六千餘根共銀九百三十萬餘兩在川省湖省雖有料價貴州止有先年商人士司未經交木應追還官銀四萬

此言礦稅之累

民如是見難堪協濟與坐派之民哉況九邊兵餉缺至一百餘萬舉國恐禍生旦夕罔知所措而殿上頂石一顆計西山轉運至長安門外約用腳價萬五千金而出土去粗之費不與焉是以一頂石不差可救一鎮乎四頂石不差可鎮乎該部議止頂石不轉誠有見矣乞皇上蚤需明詔暫停三殿曉然與天下休養生息則歡聲雷動天變可回不然朝廷之停採不下有司之追呼不已恐三殿未必成楚蜀之閒騷然多事矣臣愚感時計事區區一念在工言工之個也 委曲詳盡經國遠謀

此言邊餉尚匱不必再興土木

此亦必險之言

天心譴告甚切人事挽回宜早疏　王元翰

以三變引起幷餘而來

臣聞變不虛生亂必有兆竊見本年以來災異叠奏南詔薊門則兵變矣吳楚江浙則水變矣京師七月一日地震兩次地變矣頃見南部科各上八月十四日晚忽聞天鳴如風水相薄聲如泄水聲良久方已直至九月初二日後始收聲不鳴二百年來曾未會有占者曰臣強主君憂百姓勞況留都爲高皇飛龍之地戊申歲又洪武改元之始以地以時可思可懼豈陰盛陽消小人盤據君子屏退國步危亂之徵也何也君子陽類小人陰類陽氣不足故天鳴陰氣有餘故地震水勞兵連禍

總要重頓一篇主腦

肯綮語

結也姑無遠引皇上之下考選原爲開言路輔臣朱賡私憾科臣汪若霖厲刺其隱遂借考選旨下以調外處之皇上容臣下批鱗輔臣不容言官諷過今觀若霖諸疏原未指斥乘輿如皇上厭之即處之矣何始而以部寺相詆嘗之既而因其去也又添一部科寺相詆嘗之乎此以爲至漸至巧翻極顯極描平日肺腸與醜正手策至此自首矣臺省新臣一時衆劾庶若幾五十餘疏蓋爲國惜賢也爲國發奸也朝廷有直臣而可借事中之則言官無所措手足輔臣有風忿而可罔上行之則主權惟以報怨私信非爲若霖一人耳廣之不處若霖而竟處與若霖之必不可去而去天實有意使從前奸狀自若霖而發耳參政姜士昌入賀疏刺朱賡李廷機此忠義所激賡巧借註籍使廷機出手以降三級處矣臺臣朱燾申捄士昌天下直之乃降罪不已而票旨扭解何以平士氣范汝梓疏請出講已久與部臣鄒振先直發賡廷機權奸狀而不相佯乃處汝梓黨附振先疏中何以服人心臣嘗謂皇上御極以來政本之局屢變輔臣新舊代更大抵意念相左一時趨附者未幾褫斥齟齬者未幾起還惟自申時行傳之王錫爵錫爵傳之沈一貫一貫傳之朱賡皆臭味契合或隨言隨處或隨處隨錮雖剛愎陰忍彼此各有專用乃好惡拂人先後一揆即時用一二虛名之士以塞人口要不過色厲內在之徒而已陛下三十年作養之人才一半指除於時行錫爵之手一半禁錮於一貫朱賡之手加鄒元標顧憲成趙南星錢一本高攀龍逐中立薛敷教等皆抱經邦濟世之才補袞救時之器使之徜徉山水國家不得藉其用不亦大可惜哉近者鄒振先一推起則賢如于玉立劉元珍龐時雍王士騏黃正賓等反不列名而背名義陷正人如周元暐忽焉離奧漸愈致公論不明善類喪氣夫此正人君子乃天之篤生麟惜也皆逐之國

雙峰突起宇扶風霜

中鋒懸腕

之老之死之傷割天心莫此爲甚則天安得而不鳴也地安得而不震也水安得而不溢也邊地安得而不犯顛也朱賡謨此可知焚理明驗矣爲今之計直有引身退避可以息慕言平衆怒且賡雖媚嫉猶不似賊臣沈一貫之殺機慘忍反覆偏妖書題目害沈鯉郭正域全家爲正人君子痛心切骨何啻欲蹴一貫之賊私狼籍天下紀法蕩廢兵食空虛兵卿面後行哉微獨此也今天下鬼視糾彈如鸇雀之過前加蕭大亨賊穢如山醫爵使臬此臣奸不拔皇上何以詰兵戎左副都詹沂柔若無骨發以濟貪止知說分過錢全賑揚清激濁如此巨蠹不除皇上何以振紀綱戶卿趙世卿夙負時名起家氣節進是末路以來操術甚巧鑄心甚邪鈔關吏大爲括創紀任子四出權閹倒身迎歡政府援筆屢薦私人越俎不直子同鄉之譏納賄不能爲乃子之諱以氣節始而以趨媚終兵數日減糧倘日匱如此大巧不斥皇上何以清兵食今皆久據大位不宜避賢災異之來當分痛自決何怪人言也臣願皇上自爲社稷將新舊廢逐諸臣亟勅下吏部銓敘起用倣古災異策免三公之例即速輔臣之去以全其體另簡本兵以張皇六師別選憲章以提撕風紀慎擇計臣以實心足國又下哀痛之詔罪己求言遣使四出問民疾苦庶幾反災爲福不然恐新舊逐臣決不能見天日國家決不能捄空虛天心決不肯悔禍人情決不得甯帖臣故敢以收拾人才爲今日之第一義也乃臣更有極慮二大變又不在此天地洪水邊地焉視官如命笑罵縱人不知止足不知廉恥者大小臣工之變也一人言之弗問舉國言之弗問天下人言之弗問甚至天告地訴而亦悍然弗問者近日主上之變也有主上之變斯臣工之變因之矣有臣工之變斯天地洪水邊地之變因之矣故念亂者僉謂挽聖意與臣工之變難挽天地洪水邊地之變易也雖然

聲大而遠

以二大變對三變奇

警極矣卻仍收合三變章法細密

皇上爲祖宗守疆宇當全而歸之值此災異頻仍稟省敢言之時翻然勃然於一切章奏裁閱批發於一切是非邪正決定用舍則一轉移可回諸變而造無疆之慶矣夫何難哉

暢所欲言意則拳拳懇懇局則正正奇奇極章奏之能事盡臣心所當然若遇賈讓董陸蘇諸公必引爲知已

本月初六日據稟稱東華門外北六舖至七舖城牆坍塌三十餘丈將六舖寄住答應長隨吳相家人馬尙武房被城倒打死等情臣等驚駭於初七日親到地方踏勘臣惟愛不徒生必有所召事天以實不存虛文今自閏六月十日以來陰霾蔽日大雨傾注門闥爲沼秋禾沒溺而長安門外巨浸洪濤撼城稻天家家啼號詢之父老皆以爲目所未見此誠國家二百年僅見異常之大災也五行志曰皇之不極厥罰恒雨書曰肅時雨若又曰王省惟歲總之雨乃陰象陰氣盛而蔽陽故雨不

時而恆若我皇上躬天錫何難作肅以樹極惟是目前喫緊政務當斷不斷當行不行如撤榷稅以暢天和補僚缺以佐天工答章奏以宣天鬱下僉報舖商以消釋天戾人心企望之深朗天心仁愛所在乃其最要者又在嚴忠邪之辨分良佞之品稽之舊目之大察之毀譽之隱使忠不溷而爲邪佞不亂而擾良則真憲天聽明披雲睹日天不回祥而反霽者未之有也不然禱祀時一切崇飾浮文臣恐上帝至神無益也

於天人合一之理看得透澈故言之真切乃爾

縣令爲民祓逮疏　王元翰

臣惟人主御世惟賞罰二柄故賞必當功罰必當辜當功則人知勸善當辜則人知畏威頃者陝西稅監梁永誣奏咸甯知縣滿朝薦刼貢殺人等事致干聖怒逮繫至京中外衙門連疏抹解業數十上皇上豈以諸臣相鑒救故概置不報乎臣竊以爲過也失永奉命榷全陝之稅朝薦亦受命牧百里之民我皇上原爲大工不忍加派於民始有礦稅之役是故撫鄙百姓者爲忠剝削百姓者非忠奉行朝廷德意者爲忠假借朝廷威靈實自已囊橐者非忠凡永所爲罪狀擢髮難數與高淮陳

增楊榮號爲四兇自知惡極生變欲飽載脫身甘心朝薦不誣以刼貢殺人不能動激上怒也朝薦一書生耳笼仕爲郎上有郡守有監司有撫按凡事稟成刼貢何事截殺何罪至冒然爲之耶今西安士民劉恩藻如玉等扶挈哀籲心目爲酸又聞緹騎入秦時萬眾追遶見朝薦荷械就道哭聲震地縗騎爭亦爲之掩面墮淚可知朝薦平日治行必有戀戀於秦父老子弟者豈平日不得罪於小民一旦輒無憚於君父哉永敢於欺罔不知視皇上爲何如主永罪不容誅矣況朝薦繫械至京朝廷偏護之威已伸若朝薦罹禍不獨三秦樂生之心

賴喪寘刑倒置所係誠非細故臣願皇上推件送梁永之心以寬釋朝廷使之感厲盡職則徹回稅使爲民保全縣令亦爲民百惡歸之梁永特恩出自一人於不忍加派小民之初心益光昭於天下矣

外礦稅內廠衛明之敗政也兩地任內監明之鴈臬也毒民剝商於不生甚且誣官以必死則無所不至矣先生於厰衛僉商內監橫噬情形歷陳四疏亦忠憤淋漓云

爲雲貴補吏部司官疏

臣惟國家用人惟銓司最重以銓司乃用人之人也故內外齊收遐邇兼舉會不以一方一隅見遺者蓋爲本地之人習知本地之才品借其尊酌而薦之朝廷然後下無偏枯之歎上有公普之利祖宗規制所從來矣雲南貴州僻處西南解額雖少合之每年八十人焉進士雖少合之每科常十名焉其聞文物之漸濡與山川之毓孕豈無精明恪慎之士堪佐銓敘而不負天子之任使者哉故以雲南吏部就臣所記憶者成宏間則有張志淳授文選郎歷官至戶部侍郎者矣嘉靖間則有趙汝濂授考功郎歷官至副都御史者矣張合授稽勳郎者矣正德間有身都宰輔兼吏部尚書出入將相爲安攘名弼者非楊一清其人者耶我皇上御極初年位登冢宰清品重望迄今爲士林景服者又非嚴清其人者耶由司官言之昔何以接踵今何以絕響由大臣言之既可以爲閣臣冢宰不可以爲司官乎此臣之所未解者也自萬歷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吏部一本爲兩廣雲貴缺司官一員其時推舉者會用升李延大二人是役也推舉之人雖盡出廣東然題請之語猶並書雲貴臣思侍郎楊思喬清眞公愼此舉必不草草或者將次

第行之耳但奉旨至今又幾二年日月云邁鬱殊深
地方有賢才而見遺朝廷有缺典而不舉臣叨言路不
吐一言梓里亦安用臣爲哉臣敢備答書二策一欲一
大舉兩廣一次舉雲貴使其更番而有定序彼之不得
加此猶此之不得攙彼也一竊聞驗封一司員缺可補
欲於兩廣之外更爲雲貴添設司官一員誠爲至便不
徇無礙於兩廣且無妨於雲貴也說者曰若是雲貴不
太便宜乎臣以爲不然何也添設之後如有人有缺則
推而上請如有缺無人則懸而待後惟以人而就缺不
以缺而就人此又於添設之中絕無偏勝之弊者蓋合

東西南北之士以共事一人何地皆賢何地皆不肖萃
耳目手足之力以同衙元首何可獨用何可獨不用士
氣不平人心不服所係誠非細故也伏望勅下該部從
公斟處於吏治不無少補矣

人非習處無由知其賢不肖此祁老大夫所以內舉
不避親外舉不避仇也彼見一薦牘而指爲樹黨者
固昧於達觀其所舉之義然一當軸而援引私人則
亦邪正所由分又不可以不辨也

言路重地不宜自獨前恥疏

臣惟科道爲朝廷明目達聰之官廉恥爲士人安身立
命之本故寡廉鮮恥不過士大夫之罪而其弊能使國
家覆亡何者廉恥從良心而生清議繇廉恥而重昧良
心則輕清議輕清議則決閘檢士而至於決閘檢有何
君父分誼而亦何所不爲哉頃者天地神明默啓宸斷
忽下考選科道一時諸臣發奸指佞摘姦批根可謂際
不諱之朝伸敢言之氣乃其間有吏科給事中喻安性、
四川道御史管橘其人大可異焉安性爲權門護法人
人知之乃當朱賡正橫擅之時特加以廢弛字樣而没

羽之矢突及中瑞成敬何也臣豈謂中瑞必不可糾哉
蓋糾中瑞之心非也逐拙而爲用巧地使宮府莫窮借
解嘲以收強援安性之詞似正而其計則太巧而毒矣

橘瑞官無行人久薄之乃托詹沂有賓受之請及侍郎
楊時喬以躁進見詬舍沙之口遂中時喬何也臣豈謂
銓部盡不可駁哉蓋駁銓部之心非也千人而爲傾人
地使薰蕕不辨假建白以圖反射橘之疏自壯而其迹
亦太章而險矣此兩人者亦考選中人也諸臣痛恨其
敗羣或顯刺而斥名或力詆而誅心甚見之交章列之
公疏臣意兩大具血性必閉閤恩過杜門求歸以聽皇

上處分乃今迹其所爲安性則扯原黎諸臣痛詆以自
雄橋則借二三公惡人疏而求勝悻悻揚揚頁心至此
而喪清議至此而窮矣夫臺諫議論人者也非議論于
人者也臺諫而被論其輕重非狀止有引身決去以俟
公論之定若橋而塗面于身繡之中他日何以糾劾奸
邪安性而强顏于瑣闥之地遇事何以論列國是豈不
褻臺諫而輕言路也二臣不自惜臣甚爲臣衙門惜也
年來政本銃頭大臣熟軟臣嘗私語同人曰觀此景象
異日必有被黍而公然不閉門者人以臣言爲過然臣
此言方意數年後驗之不料今日目擊之矣方意大僚
茹苦負痛尤有不堪言者此其不便商賈貽害仕宦流
毒百姓大非天下爲家萬里賓王之景象也查得雲南

臣等惟利不百不舉害不十不更蓋權利害輕重而爲
行止者也雲南雖僻處西南高帝手闢列聖潤沾今
文物聲名形勝貨財稱西南上游雄鎮也乃往來之道
僅僅黔中一線羊腸鳥道百舍重趼四閱月後始達神
京萊以貴州一帶盜賊公行虎狼竊發經於其途者莫
必生命宦於滇中者多規避以去人心灰冷法令疎闊
至於臣等計偕觀光必破家蕩產一遭乖超難再戒行
茹苦負痛尤有不堪言者此其不便商賈貽害仕宦流
毒百姓大非天下爲家萬里賓王之景象也查得雲南

別有新路一條繇廣西府入廣南府繇廣南府經入西
粤田州繇田州至富州至三江口可以水道下留都可
以陸道達湖廣常德不惟寬夷足容九軌且較之走貴
州者捷近數百里誠爲至便也臣等思此途一開有五
便士大夫往來商賈出入舍險就平舍遠就近其便一
貢金貢石一切齎奏不必西涉長江東涉蠍嶮其便二
貴州素乏錢糧頼滇楚蜀三省協濟以故每至入覲年
分驛遞罷苦不支至移文雲南布政司願開新路如此
遂開則人多繇新路貴州物力民命大半節省其便三
苗賊充斥皆乖涎商賈負戴商賈既繇新途自阻絕諸

苗窟穴不待剿戢而賊自無盜賊息地方免跟捕賠償而民亦安其便四雲南達出貴州所以唐末五代有宋皆不與中國相通者爲其止此一路紆迴於萬山中也天下萬一猝有緩急而窺伺之徒以丸泥塞貴筑之阨要雲南自斷爲異域矣如新途開則東道者緣貴州西道者緣西粤聲勢相聯西梗則東通東梗則西通滇可世爲國家藩籬滇存則黔亦可長存一舉而永固兩省土地其便五有此五大便而不即擬行者或者錢穀不敷心志不協故耳不思滇每年協濟貴州不下三四千金那協濟以開新途三年可得萬金又或微加派於通

省之錢糧或裁減於永昌開養之兵餉皆可從長設處以堂堂富有之天下豈難得三四萬金成千萬世之大利哉眾擎易舉一勞永逸何必狃於小費而縮手不爲也臣等身經其苦公見其利敢昧死瀆奏原非爲一身一省之私也

前四便亦就當日形勢而言後一便實爲萬世經理滇黔之要卓識宏議可抵宏山開金沙江書

會參魏瑠疏

楝朝字夢蒼劍川人萬歷癸丑進士歷官南禮科給事中有直聲此疏入觸閹怒削籍歸後起吏科遷光祿寺卿

今日之天下中外亟稱多事矣東北之烽燧不除西南之咽喉復梗而物怪人妖風霾地震種種不祥之狀是天之以亂徵告也無非欲皇上翻然修省以成安攘之治然陛下自登極以來視朝講學起廢用賢堯兢舜業之念誠足以超絕前代而鞭駕後王又何事足修省不意有妖穢不祥之冥氣凝結肘腋如憲臣楊漣所參之

魏忠賢者夫忠賢種種罪狀漣疏臚列甚明臣不敢再爲掇拾以瀆天聽獨計忠賢一刑餘微賤小人耳何以何承皇上之知遇而故憸憸念及之又破格而寵賚之至如此其極也蓋以皇上幼沖之日忠賢以服役之小節効有微勞實非其本心也其希望有今日迎久矣然使稍知敬畏遵雨露之涓滴偷狗馬之餘年詎非忠賢不世之奇遇奈何目不識丁頗饒有劍寖假而結客氏以固寵寖假而布爪牙以恣焰內而宮禁儕類惟所生死矣外而朝廷臣民盡皆側目矣至於阻遏老成禁閉正直知有一已之喜怒不知有主上之天下與祖宗之

法制據其猖獗欲逞之欲誠有臣子所不忍言所不敢
爲陛下聞者乃忠賢自明之疏曰孤臣憃直而陛下之
憫忠賢也曰勤勞績著任事過直又曰是欲屏逐左右
使朕孤立於上嗟嗟使忠賢而得爲憃直則古之亂臣
賊子皆得以憃直自鳴又使忠賢在陛下左右而始不
爲孤立是畜豺狼於几席而置蜂蠆於腹掌間也豈可
不大爲寒心耶且其絡繹無涯之慾搜括之術漸及留
都藉明旨以恣盜行假傳造以攫公帑如龍旗如蟒袍
據所頒式樣工料披要銀五十六萬貨緣之奸黨伏爲
冰山鉅萬之金錢盡入私橐裁減或多則羣小必向而
訴曰曾於內邊魏公處費了許多使用稍不稱意又私
相計曰必急走北京魏公處弄得一嚴旨下來夫宮禁
何地也票擬何事也肯小且大言無忌敢於玩弄是陛
下密邇之處爲忠賢壟斷之所詎可謂無外人之知覺
也今近而中國遠而四夷孰不知朝廷之上有一惡璫
魏忠賢者是可寧生死人也是得竊票擬之權而大
臣小臣惟所斥逐也從此而趨奉逐臭者遂非分之求
取介忠直者灰任事之念邊釁自此日鑿盜賊自此繁
起宇宙無光兩間若晦詎非忠賢一人爲一世讒祐作
祟哉惟祈陛下以楊漣一疏逐加省覽勅下法司嚴加
勘問並查織造各項錢糧有無冒破剋減情由如果情
理未真則諸臣當伏妄言之罪如曰研究得實則或誅
或遣自有聖明英斷並有祖宗三尺在恐不能爲忠賢
貸也如此則閣臣必不求去小臣必不分當人情之惶
惑盡消東西之哉定立待萬世而下將頌聖天子一番
勇斷一番振刷而朝野臣民且其欣躍於清明之化理
矣

不必再贅罪狀總與上之省覽前疏與楊忠烈同此
赤膽也

錢棨

虞舜最合法

極頓挫之妙

總收映前

請旌揚祖節疏

貝材永昌人萬歷丙辰進士官郎中

臣猥以草茅末品蒙恩拔爲進士遭際甚隆捐糜難報矧官方之未試詎私情之敢圖惟是臣祖母茹苦實深難以殫述今臣身叨通籍而令祖節尚淹負祖母囷頓半生之真操而辜皇上磨勵一世之雅化臣幾虛生於天地間也敢冒昧直陳伏望皇上試垂聽焉臣祖母袁氏係永昌府原任資陽縣教諭張松室女十六適臣祖周科惟時臣祖係諸生肄志舉業臣祖母荆布操作鬻女紅以供讀其中遭回祿之變更翁姑之喪拮据辛勤

艱苦備嘗迨臣祖入邑庠食餼已二十餘年矣臣祖母年已七十有四矣臣父暨叔孤煢無倚自立爲諸生以及臣祖母永棄所貽也臣伏覩皇上所頒旌節著聞例每有苦節著聞彙題轍以身故駁飭甚哉奉行不敢請卽請之而有司必以身故不得旌遂德化非學優而仕者不能也蒙化張登瀛祖母范守節十以前守節至五十以後不改者計令旌表又一款今後節婦但係風憲官覆實到部雖有病故者亦准旌表欽此又查得原任戶部郎中王潘禮部辦事進士潘一桂俱以祖母苦節陳情業蒙皇上俞允旌表臣祖母少而早寡較與二臣祖母同苦迹而待旌又與二臣祖母相符前有可稽之令典後有可援之事例爲此輒敢冒昧哀懇於君父之前也伏乞勅下禮部轉行本省巡按御史查勘如果臣言不謬苦節有徵特賜旌表則臣孤烏隱念已伸於報親而犬馬微忠得專於報主而於皇上孝治天下之遐恩維風之大化亦有裨矣臣不勝戰

栗哀顧待命之至

至性纏綿聲淚迸溢

按疏稱明會典今後節婦但係風憲官覆實到部雖有病故者亦准旌表是節婦身故旌表之例自明已然我

大清發政施仁必先茕獨視明尤盛乃邊遠士民不諳此例每有苦節著聞彙題輒以身故不得旌遂不敢請卽請之而有司必以身故駁飭甚哉奉行德化非學優而仕者不能也蒙化張登瀛祖母范守節

旌表迨 聖鑒舉孝廉乾隆六十年會試留京不忍廻節
之泯具呈 禮部以不由本籍具 題駁飭再呈
再駁至學尚書與茹達復經堂訊再四始批准咨
 查經本省巡撫核 題
允旌 典按 鮑伯母邵二十六歲稱未亡人哭夫喪明無
嗣守節亦四十年生前以夫死不再嫁爲經不欲
沽名却鄉黨請
旌歿後鄉黨閭遂以例不得旌爲詞湮歿者六十餘年

嘉慶丙辰紀元
詔天下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 典按親族復有以伯母
邵節言者 按適在藩垣掌書記案查白鹽井王九
章妻張氏爲夫守節身故於 雍正十一年得
旌於乾隆五十年因援例以告於 攝邑侯濮軍吳公繼
善達之郡伯無錫稽公玫申 布政使海鹽陳公
雲岩核詳
大中丞裘陽初公 題圖具
題報可夫忠孝節義根於心著於 朝難之會若人於
此等處尚欲沽名則其所爲 忠孝節義者亦僞而
不誠然使死忠死孝死節死義之人遂湮歿無聞
亦有司之過也因讀 良材疏 附識二事以爲採風

者告並爲吾黨諸君子告焉

可及字元升劍川人萬歷己未進士歷官太僕寺卿仍巡浙羅其任知縣及爲御史巡漕時皆有惠政能聲至巡鹽值海嘯鹽場漂蕩以狀聞蠲免二十餘萬兼題修海防商民賴之歷任九載題請八十餘疏年四十六退居林下事父及繼母至孝友愛昆弟周恤鄉黨以詩文自娛崇正癸酉大飢傾所儲作糜賑濟州民賴以全活者甚眾當路咸以爲典型云

慨自逆璫竊用國柄至殺子奪惟意欲爲兵馬錢糧一手握定又遍布其羽翼散處中外而在京在邊幾成兇黨之世界矣臣適以趨運之役遭其逆黨崔文昇李明道盤據漕河恣行威福魚肉文武將吏無所不至臣性戇拙耻與共事彼方叱馭至通臣先疾驅而南彼方期會於津門臣先星馳於淮上從茲恨臣日深伺臣日密臣幾自危人人爲臣共危之然臣惟知殫犬馬之勞辦米粒之事躬催八千餘艘趲至關通抵通之日值我皇上掀回二豎之日十數萬官旗鬨命自天歡聲若雷人人俱有性命之慶如潞河一區黃童嬉而白叟遊無不途歌巷舞再生堯舜之世也臣今謝事有日伏蒙皇上不以臣轉輸罔效加之罪譴又命巡鹽兩浙臣可無言潸然一時其事道臣及各縣官有無辜而遭二豎之毒抑者臣既深知而不一揭其覆盆以剖白於今日非所以仰體憐才之聖心好生之大德而忠於皇上之職分也其一爲原任天津兵備副使楊延槐臣於去歲正月至天津料理凍船催空復載深得道臣協心之助藉以強項不屈見忤於李明道遂抹殺其生平誣以門戶而削奪橫加矣其一爲原任江西崇仁縣知縣崔世召指據服官頗著能聲該縣漕米亦久徵貯水次藉以免運

遼糧不屬官旗之欲揑稱未完然六月初旬已報開行崔文昇漫無稽查輒併糾參削奪既非其辜提問禍且未已矣其一爲原任直隸淮安府沭陽縣知縣今故何大進該縣漕糧業經推官秦毓秀盤驗足數米之有無捕和臣竟未聞亦未確有証據祇憑貪弁展印橫索索之口羅織成疏削奪不已又行提問致何大進懼禍叵測隨畢命於投繯此又二百數十餘年漕中未有之變局未有之奇寃也當今聖明在御日月之照無寃不洗雨露之濡無枯不澤有如三臣其死者已齎志沈幽不能起九原而肉白骨被奪者雖喬首甘廢猶幸撥雲霧

而覩青天臣既爲皇上耳目又明知局中始末臣若不言無有知而代之言者臣此時不言後若有知而代之言者臣愈不能解於隱忍而不忠之罪更大故不避謝事已久終冒昧言之況道臣楊廷樞訪册已經列名啟事科亦不遠第據其守正不阿挺然於惡賢烈焰之日無俟谷訪當速優起至崔世召何大進雖止卑微邑令而受折有據處非其辜尊者子之死者恤之匪獨昭曠蕩之皇仁亦所以信潛之功令也抑臣因有感於趙廢之宜先無如諸臣交章所薦者何也皇上自有起廢之旨閱茲四月時非不久薦牘幾滿公車屈指正人君子獨薦用所薦之人明示汲引之公因所薦以核其所薦之人又杜濫舉之端其於起廢思過半矣臣非專言薦舉而廢咨訪也蓋訪册之註雖公而登之薦劄尤昭然與天下共見銓部持此用人啓事益爲有據耳臣今陛辭在即不能與酌議之末而臣有所知焉能知而不舉如科臣章允儒陳熙昌陳良謀楊棟朝吳國華正氣獨持錚錚有聲梧掖臺臣姚應嘉蔡國用喻思恂劉廷佐吳之仁田景新陳以瑞鳳采素著凜凜不愧柏臺或以恥附奸樞或以力觸逆璫或以拋方波及或以無端劾

午皆受門戶之橫誣遭逆璫之摧殘者也其科臣楊棟朝人知以爺忠賢緩差被處不知更有留都不拜逆祠乃其被處之故若一味恬介從來不解趨炎臣與科臣同里知其平生最眞故特拈出以附於不避內舉之義伏祈皇上省覽將楊廷樞即與優起崔世召酌量議復何大進仍恤以原官併免提問科臣陳希昌等乘時擢用楊棟朝應同不拜祠諸臣揚其風節或起以南垣或優以北省統祈勅下該部施行

謹惕於盡職恐負罪於不忠言官自應如此要惟本領足故言之眞摯乃爾

在田石屏土官舍人以討水西賊安效良等戰功歷官營都司崇禎二年與吾必奎收復烏撒八年流賊犯鳳陽詔徵雲南土兵在田率所部應詔擊賊湖廣河南頻有功擢副總兵十年三月擊擒大盜郭三海十一年九月大破賀一龍李萬慶於雙溝進都督同知明年三月大破賊固始斬首三千五百有奇張獻忠之叛也熊文燦命在田駐穀城遏賊東突諸將多忌在田讒言日興及文燦被逮在田亦罷歸還至貴州擊平叛賊安隴璧十五年夏中原盜益熾在田上疏請挈天兵討賊帝壯之下兵部議寢不行乙酉八月吾必奎叛在田奉沐天波檄會甯州土州祿永命協勦擊擒之未幾沙定洲作亂滇雲南府明年定洲攻在田不下移攻甯州等陷嵇峨在田走大理又明年孫可望等至貴州在田說令攻定洲定洲迄破滅在田歸里卒事載明史

臣以石屏世弁。因滇氛震陵。奮激國難。捐貲募精卒九千五百。戰象四。戰馬二千。入楚豫破賊。賊不敢窺江北。陵寢獲全。兵有力焉。五載捷二十有八。忌口中阻。遏臣病歸。自臣罷親藩辱名臣屈陷臣妄謂討寇必須南兵。蓋諸將所統多烏合。遇寇即逃。乏飽即譟。滇兵萬里長驅。家人父子同志。非若他軍易潰也。且一歲中秋冬氣涼。賊得馳騁。春夏即入山避暑養銳而出。故其氣益盛。夫平原戰既不勝。山溪又莫敢攖。師老財殫。蕩平何日。滇兵輕走遠跳。善搜山。臣願整萬眾。力掃秦楚豫皖諸寇。不滅不止。望速給行糧。沿途接濟。臣誓捐軀報國。言而不效。甘伏斧鑕。

語語樸誠。語語激壯。事雖未行。迹在田前後戰績如用之當非僅託空言也

奏疏
國朝
滇南十議疏　王弘祚
臺灣善後疏　趙士麟
賑濟齊饑疏　李發甲
懇建南關奏摺　李發甲
再懇建南關摺　李發甲
請罷川省勸懲增賦疏　段曦
請改土設流當選賢員疏　張漢
請除四川省囤匿疏　張漢
陳州荒旱疏　張漢
議脩聖陵疏　張漢
疏通水利疏　張漢
孝子宜祀賢良祠疏　傅爲詩
乞褒忠節疏　傅爲詩
應詔陳時務疏　傅爲詩

國朝
奏疏
滇南十議疏　保山王弘祚端簡
萊陽初頤園　義烏樓鍚
吳縣潘芝軒　兩先生鑒定
峽江習振翎笥山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伍　同纂
保山袁金典儀雅論次　建水胡芳蘭國香校字
受業保山程詡善　滬西周　榛仝校

皇上御極以來文德誕敷武功赫濯薄海臣民披春風而遊化日十有餘載茲值

王師進取滇雲此正遐荒子遺得出水火欣被

皇仁之日也義旗所指壺漿恐後萬里凱音旦晚將奏之

闕下矣臣思此番征伐

朝廷不惜數百萬金錢禁旅不憚數千里跋涉總爲除暴驅殘拯遐荒士民於水火之內耳設使寇氛已靖而虐政未除諒堯舜猶病之心所不忍也臣思地方一入版圖之後

廟堂自有經畫當事自有良籌何俟臣預懷杞慮獨是臣鄉與他省不同如地方利病民生疾苦撫臣

條
奏必數月始能上達部覆奉
旨必數月始能下頒臣不揣冒昧據陳管見惟願天末
士民俾蚤沐王化一日地方蚤受一日之賜更念
臣鄉惟臣受
恩獨先沐
恩最厚而臣鄉之利病疾苦亦惟臣知之極真痛癢切
膚誼難緘默謹列十款敬爲
皇上陳之
一重鎮之宜建設也滇省崇岡巇嶂漢少夷多唐

鎮以章皐宋鎮以王全斌元封梁王明封黔國從
來必藉居重馭輕之勢以收建威消萌之功況數
年寇氛梗塞今日
聲教初通爲善後計宜
簡任重臣駐鎮以資彈壓恩威並用使新服官兵及諸
土司不但革面而兼革心庶一勞永逸瑤荒可享
寧謐之福矣
一田地之宜清理也滇省田地共七萬二百六十
四頃零其計夏稅秋糧銀七萬四千六百八十三
兩零此外鹽課銀四萬五千二百二十二兩礦課

商稅魚課牛稅共銀四萬二百六兩正雜二項共
十六萬一百兩有奇僅足供本省兵餉官役俸食
科場祭祀驛站等項之用並無分豪起運止有貢
金二千五百兩解京又屯田一萬一千一百七十
一頃五十四畝零科糧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
二石零自逆寇盤踞十餘年開無墾之徵派每歲
加至十餘倍遐荒赤子皮穿見骨今幸獲覩天日
亟宜清理田地革除橫徵虐政庶水火子遺登稚

七千四百丁零共編銀四萬六千四兩零數年來
老弱者勉供耒耜少壯者拘補行伍致令耕田鑿
井之民日荷干戈黔粵楚蜀之界筋骨疲於驅策
性命懸於鋒鏑青燐白骨蔽雨悲風今既入版圖
疇非
盛朝赤子宜察其戶口人丁若干殘缺若干見存若
干壯丁可補若干應納丁銀若干不致以見丁包
亡後不致以殘丁任重徭庶流離轉徙之眾樂歸
故土矣
一莊田之宜確察也前黔國公沐英世鎮滇省子

孫相沿將三百年各府置有莊田歲抽租稅名曰籽粒皆係沐府差官自行催收不載有司册籍值茲地方初定此項錢糧易爲奸徒朦匿宜察沐府經管錢糧老成舊員令呈出底册某處額有庄田每年收籽粒大數勘驗確實轄某府者即責成某府徵解藩司庶錙銖顆粒咸得充兵餉之用矣

一委署之宜慎重也滇省距京甚遠法網原疎每每不肖有司趨利如鶩視民如讐小民疾痛疴癢置若罔聞今數年來一苦於苛派再苦於抽調剋首循良撫綏不暨救焚拯溺若待部選官員必俟

經年始到勢不得不暫資委署宜察其年力精壯正途出身者遴選委用任事之後廉能者題以實授貪暴者立爲剔參庶官知法守而民免益深益熱之嗟矣

一人才之宜鼓舞也滇省自罹兵燹士子不親詩書久矣今幸逢

聲教之通時不顧舊功名之會若將鄉試入學即照新歲名數爲額恐遇荒士子方慶荆棘之途開旋嘆薪槱之路狹將何以廣文教而振士風也仍宜照

寮舊額以示鼓舞俟三科之後酌量裁減庶士心

踴躍歌詠詩書十餘年戎馬之場復變爲文明之地矣

一紳士之宜矜宥也滇省地處邊徼山窮水盡一值兵戈阻隔惟有束手待斃而已數年來鄉紳舉貢或爲寇用者不過畏逼於虛焰聊爲偷生并借以保全父母妻子之性命耳若一概摺棄恐與盛世赦過之令未符宜寬其既往嘉與維新除明朝以貪酷革職逐回不錄外其餘有年力未衰尚堪器使者酌量録用庶遐荒紳士共仰赦過之

宏仁矣

一土司之宜安置也滇省土司有土知府知州知縣有宣慰宣撫安撫長官等司名目不一明初開闢因投誠有功授官錫土令其自耕而食所納錢糧名曰差發銀較民地甚輕數年來爲寇焰所脅違者派金以養賊兵近者派人力以驅爭鬬土司地方財力交困今既改過投誠自是望

恩甚切宜察某土司官職該管地方仍令照舊料理輸納錢糧一切逆寇苛派悉與蠲除庶土司安百姓亦安矣

一新例之宜暫寬也滇省土司種類不一俗尚各

殊有以布纏頭椎髻者有以繩編髮長披者投誠之初心懷疑畏若一概繩以新制恐阻向化之誠除漢人士庶衣帽薙髮遵照本朝制度外其土司暫令各從其舊俗俟地方大定然後曉以大義徐令恪遵新制庶土司畏威懷德自瀼然共奉同倫同軌之式矣

一經制之宜詳察也滇省設有文官、衛官、有土官、事權各有攸分職掌不宜相混聞數年來逆寇變亂成規恣意顛倒有以州縣而改爲郡城者有將土司而改爲流官者經制紛更而體統莫辨軍民混雜而賦役不清今

本朝每事必察會典規制期於盡善宜確查舊制各循職掌即有因革損益俟人心大定之後再爲斟酌而更張之庶官吏有經制之可遵而軍民知法紀之可守矣　以上十款臣卑卑無甚高論皆關切臣鄉利病如果臣言可採伏所

唐鑒勿部議覆施行

滇省經制於今大備士習民風漸仁摩義承平百數十年矣然開揥之初此疏斷不可少端緒云

臺灣善後疏

竊惟目今

國計之大者莫過臺灣善後一策往者、羣醜肆逆海宇沸騰

皇上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拱宸陛蕩滌萬古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此千古之盛烈也而又

睿慮所周不遺一物英斷所及遠過百王臣之至愚何能仰贊高深萬一然蠡蒭之言至人擇焉故不揣固陋敢披陳之臣備員通政有臣同官今僉都御史臣陳汝器向久在閩中臣諮詢之言臺灣情形甚悉臺灣乘風揚帆一日可至否則越日甚近耳此地方千里之廣土著之番人四十餘社雖所處遠近不同然皆可漸馴而化也漢人戶口則號稱殷庶土膏腴五穀無不可藝產佳錫山林樹木甚蔚取鹿於野取魚鹽於海不可勝紀誠沃區也夫澎湖一隅耳明時曾守之況臺灣之大哉臣愚以爲宜倣廣東瓊州例而變通之安置流官設一府兩縣以治其民設一總兵以鎮臺灣設一副將以鎮澎湖以千里所產供駐防之需芻茭糗糧不

可勝用即稍稍協濟餉亦無幾若是而沿海守汛之兵可減如明時倭人紅毛飄突之患可以建威而豫消勦農桑設學校數年後不特休養生息之衆可埒爲外藩即詩書禮樂之化亦可漸興而比美於內地一統無外之宏規執大於是若不籌所以善後恐承平日久巨鯨復窟於其間又煩廟堂之區畫矣但流官資俸與直省不同三年即與陞遷文移之往來不宜拘以程限遲速則人人樂趨且無尾大之慮如臣言可採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明晰曉暢達於從政之言

賑濟齊饑疏

竊照山東六府被災特重我

皇上宵旰焦勞勤恤民隱

手諭在廷大小臣工即發帑金百餘萬兩截留漕米五十萬石覆遣八旗官員親赴濟兗東青登萊等府按名賑濟不使失所

德音一沛山左之民歡聲雷動仰見

皇上天地爲心

睿鑒周詳不遺纖悉臣何敢再瀆

天聽惟是六府之內地方千里正中原腹心襟帶之區

數百萬生靈實爲我

國家之元氣臣聞自入夏以來陰沴異常麥秋無望蓋至槐頭柳蕊水草榆皮無不攫取爭啖老弱幼稚者半爲厲瘡少壯強勇者乞食他鄉又聞白晝通衢已有剽人而奪之金者矣彼其苟延旦夕之命而計緩須臾無所依賴不暇顧惜耳又聞賣妻鬻子止博百錢揭蕖磨根難充一飽甚有人相殘食之慘此情真大可憫也凡此赤子饑餓迫之於前死亡繼之於後即慈母不能保其子而謂此蚩蚩者能坐以待斃乎哉臣又聞山東之民有就食

江南者矣有就食江西者矣有就食湖廣者矣有就食河南直隸者矣一離井里皆成餓夫目無故舊身鮮分文日則行乞街市夜則投宿寺宇甚至地方不能容留有驅之曠野驅之境外者矣當此顛沛流離啼饑號寒之際若不豫爲補救則轉瞬隆冬凍餒來歲青黃不接不填於溝壑卽聚於萑苻此一定之理必然之勢也我

皇上至德涵濡聲靈赫濯萬無狂逞潢池之事然從古致治保邦在於幾先毋待事後未雨綢繆之計不得不鰓鰓過慮也臣愚以爲亟請

皇上勅下該部遍諭各省督撫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凡遇災民入境著各該地方官加意查明著鑒存恤勉給饘粥併令安置得所再有養至來年秋成送回復業凡若干名口從優分別獎勵則已逃者可望還鄉待斃者得甦殘息庶幾上慰

皇上己溺己饑之懷再如河南湖廣浙江江西山西陝西福建直隸及江南之邳泗盱徐等州縣間有水旱災傷已經各督撫奏

皇上發粟賚賑蠲免錢糧各省災民均霑

聖典猶慮其中有逃散就食者亦宜行令所在官司加意查明勉拯存養俱俟來秋沿途各官捐助路費

送回復業如此則我

皇上如傷懷抱之仁得以廣被無告流移困苦之衆不致相煽爲非民命存亡盜賊生息舉判於此我

國家所以杜絕株萌培養元氣億萬年無疆之慝服在是矣

輯災民以防亂民經濟之大也而藹然惻愴於言下

懇建南闈　奏揭

洪惟我

皇上振興文教入表同風愛惜人才一長必錄是以戶習詩書多士蔚起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惟湖南七府二州所屬距省或一二千里或三千餘里不等每逢三年鄉試之秋遠隔入百洞庭之險又值海暑炎蒸暴風陡發波濤騰湧舟楫傾危歷來應試諸生屢遭覆溺自臣三月任事以來據各屬貢監生員等紛紛呈訴湖廣分設撫藩雖與陝西江南相等原無分闈之例但陝

俞允臣何敢復瀆

聖聰但湖南洞庭險隔臣昔身經其地每遇七八月秋水時至一派汪洋士子赴試實有性命之虞與陝西江南水陸無阻者不同我

皇上好生之德如天舍覆創千古未有之盛典照臨中外無隱不周無思不服湖南士子既皆踴躍功名又復畏顧性命仰祈憐才惜士之

聖恩各願公捐三年廩膳科舉盤費及歲貢旗匾衆人會試脚價各項銀兩於長沙府設立科場現有明薄舊址地勢寬敞建造有餘倘費有不給各學紳

士情願按名再捐不費

國帑等情但事屬分闈

大典應否給疏具

題臣未敢擅便伏乞

睿裁批示遵行

紹大興作文亦立言得體

西盡屬陸地江南止隔一江俱無洞庭之險湖南府州縣衛學多於湖北額取新生亦多於湖北而湖南赴試入闈者不滿三千名湖北將及萬人祇緣洞庭危險風濤不測以故裹足不前者十有七八情詞激切籲請具

題分闈臣查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內經前撫臣趙申喬

題請分闈分額又於五十一年六月內經前撫臣潘宗洛再行

題請俱經部駁未蒙

再請改建南關　奏摺　李發甲

臣查得恩建南關一案前據湖南士子屢陳洞庭危險額請分閘臣因關繫制科大典未敢造次題恭候具摺請旨欽

皇上御批即當具題臣隨欽遵緒疏具題今禮部等衙門以科場定例年久不便紛更議覆奉旨依議臣何敢冒昧再請以滋罪戾惟是恭逢我

皇上振興文教培養人才事事超越千古如鄉試屢經廣額會試分省取中萬壽遇旬加科茴獨一體科貢弁兵許應武試以及文入武闈武入文闈凡茲曠典曾拘於定例況湖南士子因洞庭危險覆溺甚多額請分閘願共捐三年廩膳等銀興建貢院不費

國帑此種迫切情狀實出萬不得已更有不忍以定例拘之者蓋年

聖駕巡視河工憫念洪澤湖風濤危險設立救生椿全活無數生靈遐邇感戴今洞庭之險十倍洪澤萬難立椿惟有分閘一策可以保全士子之性命是即洪澤湖之救生椿矣

聖恩浩蕩莫大於此乃前撫臣趙申喬具題於先既格於部議撫臣潘宗洛繼題於後復格於部議茲臣先奉

俞旨然後具題仍復格於部議若非洞庭十分危險士子迫切呼號何至前後三撫臣疊奏不已伏思

聖恩厥罪滋大除繕疏會

主恩厥罪滋大除繕疏會題外臣謹具摺專差恭捧賫奏伏乞

睿鑒特賜恩允施行　　較前摺尤懇摯周密

請罷川省勸懲增賦疏

題為請酌川省勸懲增賦之議以收實效事竊臣邊省書生備員言職智識短淺莫能仰贊高深而感激愈奮於凡事之有關於國計民生者時刻思維冀抒一得之愚以備

聖明採擇今見四川巡撫年羹堯請立勸懲官員之法以清隱漏以增賦額一疏該撫屢經題請緣督臣不畫一具題屢次駁回臣因細閱原疏內開四川錢糧原額一百六十一萬六千六百兩零今康熙四十九年現徵錢糧止有二十萬二千三百兩零

僅及原額十分之一民閒覩隱田漏賦竟為常事到任以來令民及時自首已及二萬六千餘兩又察訪民閒之隱佔不首由官借首糧之名需索民錢以致首報無多宜立勸懲之法五年之內各州縣增及原額之四五分者准其即陞不及二分停其陞轉不及一分者降級調用豪薩不增者革職知府與州縣一例處分等語臣竊以撫臣為川省錢糧計持籌之念甚殷報效之志甚銳可謂實心任事矣但其所議勸懲增賦之法似未深思長慮求其萬全而無弊也夫川省自明季兵燹之後荒

殘已極我

國家平定以來生聚教養數十年地方日有起色然究竟土廣人稀故錢糧額數雖屢經清查增賦而康熙四十九年現徵錢糧纔及原額十分之一即以撫臣之加意催查增至二萬六千餘兩亦不過增現糧十分之一爾今議於五年之內增及原額十分之二是已增現糧一倍也更至原額十分之四五是又增現糧之三倍四倍也誠恐五年期迫增報無多總有賢能之員勢必羅不及分數之參處倘有司顧惜考成希圖陞轉或且抑勒首報甚至履

畝派糧按戶加賦以致民閒滋擾此亦

聖諭仰見我

皇上藏富於民至意況川省邊荒之地正宜休養又何必急於增賦而立勸懲之法耶且撫臣立法之意專在於清隱漏而未會計及於墾荒田川省田待開墾人須招集務施以寬大之恩留其有餘之利

使閭風者欣然於樂土之可適今若定考成以督責限分數以催查則有司只知自便其功名而不顧民生之利賴又誰復願耕其野乎是勸懲之法未必不有礙於招墾也臣愚以為川省錢糧隱漏不可不清而勸懲可以不立只宜嚴飭有司實心勸首如紳士里民有有田無糧隱匿不報者查出照律例究擬倘有不肖官員借首糧之名需索民錢抑或通同隱匿私與奸民分肥者撫臣查出立即奏處則官民皆知所畏而首報者必眾至有司清查之法惟令因地查報不必拘分數之多寡隨

報隨增不必定取盈之年限官不急迫以病民民自鼓舞以就墾則清隱清與墾荒田並行不悖積以歲年糧之隱者漸出田之荒者盡墾民生日裕國賦日增豈但及原額之四五而已哉將有以收樂利雍熙之實效矣緣見撫臣勸懲官員之議未能萬全而無弊故敢竭一得之愚冒昧條奏如或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條分縷晰剛不茹而柔不吐是陳善之良規亦經國之深計晴川先生風節於此可見一斑

正本清源之論

直切中有頡挫無限神情

不獨馭夷抵祕

請設流官宜揀賢員疏　石屏張　漢畫存

奏為敬陳管見事臣竊閱邸報見雲南總督張允隨

奏請猛緬改土設流一案以猛緬土司奉廷徵骨肉相殘貪淫兇暴民不聊生乞改流官以避水火也部經部駁夷情反覆或非心服將來恐復叛亂反致滋擾該督復

奏民實不願復設土司求歸流官管轄為善臣亦揣情形改土設流亦未為不善也而臣竊有所慮者不慮夷情之反覆慮將來揀發流官之不良當揀

賢員為撫綏慎勿揀能員以滋擾也然而賢員難矣臣生長滇陲稔知雲貴土司殊民無所不為乞設流官夷情所願然臣每見初設流官之地官視夷民為可欺侮或用漢奸簸弄往往肆虐不啻土司故避水火者有益深益熱之恨致釀禍端而流官身家亦被慘罹者威遠昭通諸地曾有其事非盡咎夷民之反覆也以臣愚見凡新改流官之地請

飭下督撫務揀賢員新附之眾加意拊循為省其刑輕其徭薄其賦平其訟無受私賂顛倒是非一反土

司之所爲民孰無良未有無故反覆自招罪戾者
至於城郭爲立營陣關塞爲設汎塘加兵控制兵
亦勿令擾民民亦須時爲論導不許輕信漢奸慫
漆生事端則萬里之外樂業安生懷
聖天子之德化仰
聖天子之神威自可久安而長治也臣謬有所見妄瀆
聖聰伏乞
皇上一併飭議施行臣謹
奏

滇南土司之禍撫馭之得失具載馮再來滇考誠
籌邊之龜鑑也窺見嘉慶已未以來
綸音愼揀良吏無取能員萬方百姓無不感泣月槎侍
御此疏得爲治之要亦足覘此公經濟云

請禁四川省囤匪疏　張漢

秦爲風聞哥窩惟治國在於安民安民在於除暴
語曰稂莠不除嘉禾不生安民之道也又曰槎蘖
不剪將尋斧柯則杜漸防微亦不可不爲豫計也
臣聞四川省有暴民一種綽號囤嚕子擾害良善
不可勝言臣曾道過川中親見其事近聞爲患漸
烈聞有聚黨山中者四川介在邊陲地險民悍尤
不可不思患而預防臣是以惴惴過慮不敢不爲
我
皇上陳之按囤嚕子一種多是福建廣東湖廣陝西亡

籍之人遞竄入川結成惡黨各州縣皆此輩盤踞
大概居無定所每於州縣超集之區占住開房時
於集上糾衆行强酗酒打降非賭卽劫殺人非挺
卽刃甚至火人房屋淫人婦女常有其事貪者之
民莫敢誰何有司亦懼凶强只圖無事萬一民不
得已告愬有司一經緝挐則此縣逃之他縣積年
累月不獲到案無可如何本地住民近來亦有附
入其黨者巡撫藩臬諸臣未必不下檄防範而奉
行不力未見實證此則四川養癰之大患也合無

仰懇

皇上勅下川撫轉行守令佐雜嚴察保甲倘有生事行
兇令各有司通緝務獲正法示眾株連者卽行遞
解原籍重者充配極邊漸孤其黨以殺其勢亦不
至勦伐太急激成事端固是開津隘口務令弁員
嚴加盤詰亡籍可疑之人必不許輕入川省以杜
後患亦綏靖邊方之道也伏乞
皇上聖裁施行臣謹
奏

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故亡業貧民趨之
若鶩最易藏垢納污月槎侍御此疏可謂深謀遠
慮後三十餘年周海蒼司馬上言嚼匪之害
上爲嘉納特調福制軍督川查辦民固稍蘇嘉慶丙辰
紀元後楚北教匪突起勾結川陝匪徒肆出搶掠
擾及豫壤致勢擴伐猶狼奔豕突者數年比歲來
賊勢漸窮平定當在旦夕然所費耗已多月槎所
謂槎蘗不剪將滋蔓難圖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請賑河南荒旱疏
竊惟督撫大臣司一省之民命禦災捍患宜上德
而達下情是其職也臣聞河南昨歲以來荒旱乏
食被災州縣官屢行捐稟巡撫雅□□該撫只令
州縣官設法各捐養廉賑濟州縣頗爲苦難夫州
縣養廉有限卽全捐亦屬難給量捐何補時自河
南來者皆謂今年荒旱野多餓莩民皆鬻賣子女
覓成人市苦更難言開司道屢以爲言而雅□□
以會報豐收堅執不行仄奏是誠何心揣雅□□
之意豈謂一經捐奏屋上憂而費國帑乎我
皇上至仁如天愛民猶子江南水災不惜數十萬金錢
登斯民於衽席之上河南旱災如此豈
皇上獨惜金錢不恤民命而雅□□乃坐視逃亡屯膏
欲怨竊恐養癰成患寇盜充斥將來厪
皇上之憂費
皇上之金尤不可數計豈封疆大臣宣上德達下情之
道乎襄者河東總督田文鏡與藩司陳□□在河
南時濟惡殃民不可勝數匿災一事民尤切齒及
至饑民無賴逃食湖北湖廣督臣邁柱忽行捐奏
世宗憲皇帝初頗駭疑及遣人私訪河南十七州縣皆成

巨津人屋殆盡如此欺君害民之事雅□□又尤而效之河南之民何大不幸至此而尤奇者昨聞戶部右侍郎阿里袞御史胡定奉命湖南審事道過河南雅□□星夜出京兼程回任密伺州縣嚴飭鄉保不許一饑民當路匿災更為巧奏況事關人命尤難顧避嫌怨不敢不冒昧直言伏乞

皇上遣人私訪倘臣悞聽涉虛干罪何辭如果情形是實河南數百萬生靈之眾得滌雲霧而見青天矣

奏

臣譚

此招入開侍御郎日奉召命隨總憲諸城劉公兵部侍郎吉公馳驛前往河南查辦是晚出京直抵陳州動帑金二千餘金散賑四十餘日回京復命雅邀恤旋奉上諭解任來京候旨按此可見月槎侍御為致言之臣面

高宗純皇帝堯舜斯民不忍一夫失所之心納諫之美尤昭著於天下後世今嘉慶六年夏六月雨澤過多京畿蘆溝橋永定河河水泛溢淹沒民田無數直隸省七十餘州縣皆被水災我

皇上一聞奏報即派元師四出查勘賑恤普免被災處所錢糧不潛銀糧百萬並將不能先事預防之總督河道等官逮治發往河工効力仰見我

皇上聖聖相承敬天恤民實為千古罕有謹因讀張疏附錄其事如右

請脩太昊聖陵疏

竊惟開天明道首自伏羲臣昨奉命查賑陳州恭謁聖陵仰瞻規制閎濶荒頹特甚臣退查郡志陵自唐貞觀年始禁樵採建隆初年詔置守陵之戶乾德元年詔三年一享以仲春月祀以太牢四年始詔立廟宇並增守陵五戶春秋享祀御書祝版以致虔誠開寶四年定享儀以朱襄英配祀徽宗政和中增配金提芒二臣禮制以備宋末逮元廟宇蕩然無遺矣明洪武初駕幸陳州致祭舊制復新自後屢頹屢脩至流寇復毀康熙

三十二年奉詔修建經今五十一年年來每遇國家大慶詔修歷代帝王陵廟有司率以工用浩繁詭報完好是以因循至今日頹日甚今者幸逢皇上特詔勅修禮制攸宜而臣不揣庸陋妄抒愚議敢為

皇上陳之查陵廟左右纍列道院歌臺未合帝王之制須查核撤毀勿庸再建致廢金錢至殿宇城垣應準禹陵之制修飾閎麗堅好乃壯觀瞻工成之日

應查六佐配祀且恭請
皇上御製碑御書匾額敬懸正殿行見
宸翰輝光與義畫昭垂萬世真不朽之盛典也臣更有
請者孔子舊稱文宣王自
世祖章皇帝欽定天下學宮皆書至聖先師臣曩謁孔林
見元時所立舊碑尚書文宣舊號於學宮木主未
爲畫一碑材亦不堅好臣昨歲六月曾行揭
奏當仍書至聖先師恭請
御書鐫刻石上凡一切石鼎石案務修精好未蒙
皇上明訓臣復不揣再行瀆
自當陽七百餘里漢隄江隄共計幾三千里俱係

請疏通江漢水利以濟民生疏　張漢

竊惟王者貴穀重農必先水利水利興則蓄洩有
宸斡光與義畫昭垂萬世真不朽之盛典也臣更有
請者孔子舊稱文宣王自
世祖章皇帝欽定天下學宮皆書至聖先師臣曩謁孔林
見元時所立舊碑尚書文宣舊號於學宮木主未
爲畫一碑材亦不堅好臣昨歲六月曾行揭
奏當仍書至聖先師恭請
御書鐫刻石上凡一切石鼎石案務修精好未蒙
皇上明訓臣復不揣再行瀆
自當陽七百餘里漢隄江隄共計幾三千里俱係
奏伏候
聖裁竊以伏羲開天立極首出之聖皇也孔子道集大
成生民未有之至聖也我
皇上躬承道統先後同揆議禮制度考文無二不當倘
臣言可采
勅賜施行故聖右文之盛典俱得昌明於
聖世真永垂萬年而不刊也臣謹
奏
堂皇冠冕輔翼隆平之事之文

請疏通江漢水利以濟民生疏　張漢

竊惟王者貴穀重農必先水利水利興則蓄洩有
法旱潦無憂我
皇上念切民依凡水旱時厲
宸慮直隸營田水利正行
勅查委議以濟民生凡以期於可久也湖廣水利亦
有必待疏通者臣嘗道過湖廣暑閒梗概請爲
皇上陳之臣聞楚省交於江漢荆郢實當首衝宅壞最
爲窪下計沿河大堤南岸自松滋六百餘里北岸
自當陽七百餘里漢隄江隄共計幾三千里俱係

數丈無路分洩田廬即爲巨津此江水爲害
也漢水自嶋家導漾東流而下襄陽自安陸府
上河寬十有餘里安六府以下至寬不足一里再
下漢口其窄益甚船每截流而渡江高漢弱阻遏
迤行潛泐諸邑於是數受其災矣查漢水上流有
操家口相傳羊舶運糧舊岸隄形尚存其水東流
過天門縣入二台大松等湖其湖居天門之東雲
夢之西漢川之北應城之南支分滇口派出五通
傳爲漢水故道眾水通流今自口操家口盡淤水
無歸注此漢水爲害之源也雍正二年鍾祥縣隄

潰如雷迅發西城不浸者三版民無可避田廬蕩
然居人云此隄無十年不潰計鍾祥一邑今已九
潰矣他如京山潛江天門諸邑地處下流隄若陡
潰則如頂灌足耳昔年潛泐士民具呈申訴請以
築隄之夫供疏河之役官不允行民無如何爲今
之計欲平江漢之水必以疏通諸河之口爲急務
矣查江水支流其下流當先疏者五通口調絃口
遡而上之當疏宋穴楊林市與調絃合流又遡而
上當疏虎渡口彌陀寺又遡而上當疏禾穴與虎
渡合流再疏北岸之便河新穴令江水從長湖了

角廟合注則黃潭隄不築而自固又復龐公渡則
監城可以無虞疏新隄之口與新潭之淤則江漢
之水於是互爲取濟矣漢水支流則疏白口操家
口而沙洋之一包三險可以無憂疏泗港而潛泐
可以無憂疏通順河而潛城復舊可以無憂再疏
小里潭竹筒河與天門縣獅子等河而低窪諸邑
乃可安堵而無其魚之患疏河所以爲急務也若
夫築隄必取土於內地內地日低故河日高河日
高則水勢日險患日深是以江漢不疏終非底定
之本積淤不濬終失利導之宜此則楚民之隱憂

於治淮河略於治江漢故江漢時有汎濫之虞不
知楚有洞庭較淮河洩水爲便疏河口亦行其所
無事也臣因據所見聞不揣冒昧上達
皇上
宸聰伏乞

勸行湖廣督撫大吏委員一一詳查倘言屬可行不特全楚久安即武昌新修隄岸費金錢至數十萬者亦借是以永固矣臣謹奏

源源委委支分派別是熟悉水經而有利導之用

者古語云有治法無治人是事雖未必可行然亦
具見經濟

請祀孝子賢妻祠疏

竊惟百行莫先於孝國家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故雖一介之士能盡孝道必請褒嘉凡以廣孝治
也以臣所聞雲南昆明縣人已故工部右侍郎許
希孔生有孝行不敢不爲
皇上陳之閭希孔方十七歲母病醫不效密刲右股肉
和藥進母病尋愈踰歲母病復大作復刲左股肉
和藥進之病劇又刺右股血寫疏達天乞以身代
病竟不起希孔痛幾絕自是以後中鄉會試以及
還官念父母不見輒涕泣希孔蒙

皇上天恩由翰林拔至侍郎凡八年亦勤慎盡職纔有
祿俸不自私殖即給族黨及親戚寒生初顯時人
情所難里人稱之乾隆癸亥冬聞先塋患水請假
脩墓奉
特恩給假不開缺事竣即還任不料中途病咯血抵家
四日卒卒前一日口授其甥爲遺本本成勉掖起
敬閱讀至上負
君恩下辜祖德二言泣然一痛而逝臣讀家狀而悲之
竊念請恤之典未悉孝行而封股墓廬亦例不予
旌以臣愚見似此忠孝惓惓之臣或

勅入鄉賢良祠春秋祀之俾遠省人士知忠孝人倫之重風俗不無有裨亦仰見我
皇上孝治天下之盛心也臣不揣冒昧上達
聖聰伏乞
皇上勅下督撫核察施行臣謹
奏

集成先生居官勤慎不露鋒棱故民無得而稱聞羅宗丞竹園先生於部科中每見其奏疏嘗稱其能持大體至其純孝徵月槎此疏鄉里後進亦不知也蓋其後人式徵詞之有無不可知故泯泯如

此侍御此疏可謂發微闡幽極矣又疏尾註云後雲督請入鄉賢然則君子亦資自脩而已又何必求人之知於後世哉

乞奬遐陬忠節補行謚典以勵風教疏

建水傅爲詩靜溪

臣竊以人臣報國之心不辭險難王者勸忠之典首重易名明季殉節諸臣蹟官賜謚者甚多滇南僻壤名節自勵蒙難不屈者亦均得贈謚載入史傳獨有遺漏未獲謚典者臣案得趙諤寓南昆明人天啓丁卯鄉舉性端方有勇力知龍泉縣事值白邆教倡亂苗蠻乘閒竊發諤率勇士勦平之誘擒劇盜安撫流民功多可紀以卓異擢御史屢進謇言崇禎甲申闖賊陷京師諤率家人巷戰罵賊

不屈俱被殺事載史傳省志臣自幼時即聞父老稱說其忠義大節及平生軼事輒爲悲慨感愧思見其爲人及筮仕京邸同鄉同官者每考殉難遺蹟共申祭奠追仰風烈臣幸遭逢

盛世蒙

皇恩簡拔自詞垣特受言職竊思生爵死謚實奬善表忠之大典而褒死者於前所以勸生者於後也今考趙諤遺事其殺敵致果致命遂志與張巡之嚼齒穿齦顏眞卿之握拳透掌英風義烈髣髴相似而身後之名未顯竊慮年深日久湮沒不章幸遇

我
皇上旌奬忠貞表揚幽側千載一時伏懇
勅下禮臣議覆錫之黼典俾遐荒士庶知忠烈之報異
世餘榮既慰忠魂亦勵臣節其有神風教諒非淺
鮮也
堅潔模老鐃有餘韻

應
詔陳時務疏
編臣一介孤寒生長遐方至愚極陋忝列詞垣荷
恩簡擢授以言職感激魏闕夙夜靡寧近日雨澤稍愆
致厪
宸念下
詔旁詢仰見
聖主視民如傷求言若渴之至意臣雖無知敢不殫竭
微忱庶効千慮之一得乎我
國家重熙累洽百姓富昇平之福幾及百年休養生

息宜乎家有蓋藏
聖上復時下蠲租賜復之詔民生其閒可謂至樂乃平
時雖見豐亨之象小有水旱輒虞匱乏者何也天
地生財祇有此數生齒日繁爭趨華侈衣食婚喪
越禮逾分廢棄產業者日多此耗財之一也生業
既少漸多游手聚而賭博流爲盜賊攘奪剽掠爲
閭閻大患此耗財之二也又有惰民謬附緇黃及
天主回回等教不耕不織取給於民此耗財之三
也生者不加多而耗財者日加甚求民之無患貧
不可得也況益以水旱饑僅雖多方支補僅僅救

其旦夕奚足以爲經久計乎臣不敢遠引唐虞三代即如漢之文帝唐之太宗一則吏治蒸蒸幾致刑措一則斗米三錢外戶不閉恭儉之徵仁義之效果何所設施而致此與其君臣開早作夜思必皇上憂勤惕厲四年於茲德澤所施薄海咸被而民生未厚民俗未淳水旱多虞盜賊滋熾是蓋有司奉有先定規模而後從事者矣

行不力之所致然臣竊謂規模不先定故未免雜施而寡效也今爲治之急務不過數事臣請爲我皇上條列陳之一曰去奸民夫爲政以養民爲先奸民不去良民不可得而養也

皇上御極以來首崇寬大是誠爲政之本有司奉行不善以因循姑息爲寬大

世宗憲皇帝十三年整肅之紀綱漸漸廢弛至於奸宄生心貪黷公行剽竊橫溢善良被害夫養民猶養禾也稂莠不除則嘉禾不殖奸匪不去則善類不安今以姑息養奸爲寬大何異以滋培稂莠爲養禾此實不善於用寬而非寬之爲弊政也臣願

皇上整肅紀綱使人人有震動恪恭之心一洗因循姑息玩之習而行之政令者必以去奸民爲首去奸民必以弭盜賊爲首弭盜賊必以嚴保甲爲經久計乎臣不敢遠引唐虞三代即如漢之文帝唐之太宗一則吏治蒸蒸幾致刑措一則斗米三錢外戶不閉恭儉之徵仁義之效果何所設施而致此與其君臣開早作夜思必有先定規模而後從事者矣

皇上憂勤惕厲四年於茲德澤所施薄海咸被而民生未厚民俗未淳水旱多虞盜賊滋熾是蓋有司奉行不力之所致然臣竊謂規模不先定故未免雜施而寡效也今爲治之急務不過數事臣請爲我皇上條列陳之一曰去奸民夫爲政以養民爲先奸民不去良民不可得而養也

皇上御極以來首崇寬大是誠爲政之本有司奉行不善以因循姑息爲寬大

世宗憲皇帝十三年整肅之紀綱漸漸廢弛至於奸宄生心貪黷公行剽竊橫溢善良被害夫養民猶養禾也稂莠不除則嘉禾不殖奸匪不去則善類不安今以姑息養奸爲寬大何異以滋培稂莠爲養禾此實不善於用寬而非寬之爲弊政也臣願

皇上整肅紀綱使人人有震動恪恭之心一洗因循姑息玩之習而行之政令者必以去奸民爲首去奸民必以弭盜賊爲首弭盜賊必以嚴保甲爲首今保甲豈非欺罔之大者乎臣請保甲之實政固不止勅下直省督撫凡州縣中有能實行保甲使盜賊屏息者不次薦擢以風勵天下若有怠玩不能舉行及名爲舉行而行之不善反至滋擾爲閭閻害者飛章劾奏以示懲戒則姑息養奸之習爲之一變而寬大之政益彰矣一曰端風化

皇上以孝治天下已端風化之原矣而民俗未能遽易者則道之以德尚未齊之以禮也夫禮制於未形之前刑禁於已形之後今之爲吏者必至既犯而治之雖有懲創亦已晚矣臣竊謂當如宋之政和民間禮及朱子知漳州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民從宜從俗各適其便而無失乎敦本正俗之

意使自生其油然忠愛之心其於風俗人心固非小補也昔張子爲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月吉名鄉人年高者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以訓戒子弟之法此卽端風化之實政也　一曰清獄訟蓋獄訟之繁理獄訟者繁之也古者三刺三宥三赦之法皆定以下士同祿府史胥徒設有定數漢推擇掾吏亦有辟除小吏至爲卿貳者則胥吏雖微亦與天家之簡竽歸於欽恤近世比例日增而獄訟日煩吏緣諂糈原未嘗以徒隸無恥待之也後世流品既分爲吏胥者不得列清途刀筆健猾之輩作姦犯科爲奸民無定志每省州縣以上不下十數大員皆受民詞皆理獄訟小民健訟鼠牙雀角之爭縣未斷結已訟於府府未審理又訟之督撫司道府親而官長或爲持短長或曲相庇讓至令奸猾之吏

得以成案爲上下使官長無從致詰以利害相恐嚇使小民不敢支吾及至事發官吏俱廢而彼反得超然囊橐以充又或巧爲避脫卸罪官長彼亦以徒隸無恥視之事外無他上以徒隸無恥視之彼亦以徒隸無恥自待也　臣之愚竊謂宜倣成周府史胥徒下士代耕之制稍優其食量擇其人兼用漢時推掾吏之意使約正里長每鄉選舉一二人畧有身家稍習吏事定以年限果有勞績給赴考選分限資格即爲銓敘無弊者置以重法斥退者永不復用如此則異法自重州縣之弊可以稍清至於部院書題請不得等諸泛常也徒罪以上始聽決於督撫則

吏得以上下其手者。由官長不習吏事者多也。堂
必委司。司必委吏。故吏得縱以爲奸。若司官愼簡
賢能。嫻習吏事。不假手於書吏之藁案。則宿弊自
清。又有學習人員及筆帖式等官。以吏事爲考課。
使漸漸習熟。量能授職。則書吏不過奔走執役而
已。其弊又不若州縣之難去也。一曰申法禁。欲
振紀綱。必先法禁最宜禁者。莫如賭博。游惰之聚。
盜賊之囿。實由於此。
恐復熾。當益加禁絕。其獷如打降白拉等。皆賭博
之曹也。歌闌酒肆。鬬雞走狗。吏胥廝役之所聚。皆
賭博之地也。是必善行保甲者。始能搜剔而禁絕
之。蓋卽奸匪之所伏。不可不嚴行禁緝者也。賭博
不除。則盜賊亦不得而盡。此其利弊灼然可知已。
至如奇技淫巧。蕩上心。雕文刻鏤。傷農事。爲國計
者。自宜禁止。然禁之易。以滋弊。必視上有以化之。
則禁乃易行。如漢文帝躬行節儉。露臺惜百金之
費。後宮無曳地之衣。則民風淳樸。衣食滋殖。故欲
禁奇淫。當自宮禁始。欲禁雕文刻鏤錦繡纂組。當
自織造始。此亦有關風化之原。非徒恭儉之美流

始得以仰事俯育。厚生正俗之務。莫切於此。而用
人行政。以立萬民之綱紀者。實皆操於
皇上之一心
皇上之求直言至誠至切。雖懸鞀設鐸。諒不是過。而臣
工奏對會議。往往模稜兩可。揣摩迎合。卽如禁酒
一事。遠近皆知其難行。而議者輒依違其間。迄無
定見。
皇上聖明洞鑒。一切罷去。則民閒之受累無窮矣。又如
關稅減而物價猶昂。則所減或未盡其實。當查順
治康熙年間收納之數。而酌其中。其落地稅已奉

旨查免而徵收如故必有所附會以網利至於旗民屢賜帑金而生產未裕必當爲之計長久使各自謀生業與齊民雜處無異則士農工賈皆足爲生不待賜與而自足矣夫堯湯水旱古今常有而桑林禱至以六事自責臣願

皇上懋聖敬之心泯怠荒之漸則精誠之至自必上格天心風雨以時年穀時若

皇上於奏疏之陳權度於心勿徒徵之應必無或爽矣更願去取實見於事勿徒爲採取之虛名而終於廢格更令在廷諸臣如翰林部屬等官各殫忠忱矢謨入告公聽並觀益廣明目達聰之用則制治保邦萬年鞏固四海之內無不被盛德而頌休聲矣臣言可否伏祈

皇上容鑒施行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酒意發高文非徒自矜蹇諤者比

奏疏劄子

國朝

請減金課疏　劉慥

務農桑敦氣節疏　郤其德

條陳征緬事宜疏　周於禮

謝子易經是卷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張漢

書經堯典帝曰咨汝羲暨和　八句　張漢

周書呂刑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張漢

詩經唐風蟋蟀首章　八句　張漢

幽風七月第八章　張漢

小雅天保二章章無不宜　二句　張漢

小雅大田三章有渰萋萋興雨祁祁　四句　張漢

大雅旱麓三章鳶飛戾天　四句　張漢

大雅靈臺三章虡業維樅　四句　張漢

周頌思文后稷　一章　張漢

春秋夏五　張漢

春秋六月雨　張漢

爾雅釋天第八　張漢

雲南叢書集部之五十九　雲自昭編訂

奏疏劄子　河陽郭

奏免金課疏　保山袁文揆　同纂

奏爲恭懇　桐城吳詒澧華川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伍　同纂

天恩俯免荒課以廣　皇仁事欽惟我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楚雄劉世烈丕文　忠廷弼校訂　昆明旅紹培受之　孫紹謙詒之　仝校

皇上加天好生德同堯舜數年以來　永北劉　慥介亭

恩綸疊沛普天率土無微不照無弊不除　蓄髮呼乃臣更有請者竊惟雲南永北府地界金沙江舊傳明季有淘金人戶每戶金床一架額徵金一錢五分遞年約徵金十四兩五錢零添平二兩知府規禮三兩通共徵金一十九兩五錢零遞來金漸不產從前淘金人戶久已散亡今閭有淘金之人俱係四方窮民借此餬口去來無常或一日得一二分或三四日竟無分釐是以額徵之數不能依例上納倘課頭抽緊淘金者卽潛散他方

有司以正課不敢虛懸督責課頭以淘金人盡散無可著落只得將江東西兩岸之夷猓按戶催徵以完國課間有逃亡一戶又將一戶之課攤入一村相仍積弊苦累無窮況二村夷猓並不淘金乃至賣妻鬻子賠納金課嗟此夷民情何以堪臣生長永北知之最悉近奉

特旨豁免麗江之夷丁課鶴慶之跕丁課六詔編氓恩同再造永北荒金賠累更苦於夷丁跕丁臣躬逢堯舜小民疾苦不敢壅於上聞爲此據實冒昧瀆呈伏祈

聖主一視同仁俯賜蠲免則沿江兩岸夷民永戴

皇仁於生生世世矣

南中自有金坑實井久爲厲階小民無門控訴得此一奏剴切詳明感

主心以甦民困俾益桑梓不少有關治道之文千載不廢

廣認得眞
發前人所
朱發

務農桑以厚民生敦氣節以勵官方疏

保山　邵其德

竊惟固天下之根本者民維天下之風俗者官民生不厚雖有敎化弗行也官方不整雖有綱紀弗振也自古帝王御世縱極久安長治之模而於斯二端恒殷殷念之者誠以一夫不耕或授之餓一女不織或授之寒而庶司百職之分帝於邦國者或有一簣簣不飭廉隅不謹之人即有累於大法小廉之治也周公作七月之詩所以言民事者甚詳而其要總以預衣食爲急孟子言王政亦惟諄

諄於匹夫匹婦之業豈非以富民足國之道舍農桑更無他術耶周官以六計弊羣吏而事事冠之以廉夫所謂廉者豈惟是潔清自矢如岳武穆所云不要錢而已乎不怵於害不疾於利不屈於威武而中正嚴肅之操卓然自立於舉世委靡之日夫而後可謂之廉也則氣節之說也我

國家

列聖相承治隆化洽山陬海澨皆煖衣飽食之人析圭攜爵皆嘗粟德廣心之士洵可謂上媲唐虞遠超三代者矣而我

皇上治彌圖治之心猶日孜孜弗釋
諭旨屢頒時以厚民生勵官方爲急務臣愚以爲開其源者尤必節其流用其才者必先成其德夫引之於美利所在而不知取者必非人情農桑者自然之美利也苟有可耕之土可蠶之地而又加以長吏勸課之勤人誰弗忻然就者惟是積終歲之勞獲一朝之利而賦稅取之豪右侵之習俗之奢華又耗之所獲幾何而堪如斯之剝蝕乎薄征斂慾兼并禁侈靡惟在守土者因地制宜爲小民籌萬全之策乃爲善耳所謂開其源者尤必節其流也

至於內外臣工才具雖有不同德性本無甚異筮仕之初莫不以古名臣自許迨其既也或奔走於權要之門而恬然不以爲恥或巧肆其貪得之術而詡然自以爲能故往往有以二三之德畧其肆應之才者豈盡人之無良哉彼見諂諛貪鄙之夫時登薦牘而正大潔清之士或罹彈章於是舉平日之所自許者而一旦變易之亦無足深怪矣誠使爲大臣者於屬吏之賢否鑒之明而別之公果有介然自守之操淡然無營之量即上達宸聰而不次遷擢之人孰無心而不樂以氣節相高乎臣

故曰用其才者必先成其德也要之農桑之利責在有司而督撫不得其人則有司之賢否未可信也氣節之敦倡於卿尹而信任或非其人則卿尹之舉錯未可憑也是在我
皇上之知人善任而已矣
不肯危言放論而原其從來極其流弊似見剴切詳明　按庶吉士無建言之例此疏當係館課存藁因其論議筆力皆佳故收之

條陳征緬事宜疏

臣聞滇省莽匪不法。侵擾土司邊界。我
皇上彰念遠黎。
特命大學士楊應琚、管理雲貴總督馳驛前往接辦軍務、
聖謨指畫。雖萬里之外。瞭如目前。蕞爾小醜。不難剋期撲滅。惟是臣士著窘我爲元江普洱大道。於苗情地勢略有見聞。不敢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者。臣竊聞制苗之法。要在先散其黨羽。而欲散其黨羽。要在安插內地苗民不使竄入賊夥。而後以苗制苗。則事省而易爲功。臣訪聞此次莽匪之起。約六千餘人。其實係莽匪約計一半。此外江西湖廣及滇地流民。以開礦失業附之者。不下千餘。是賊少而民多。餘近邊獵奪爲從者。亦不下千餘。是賊少而民多也。臣愚以爲必絕其竄入之路。而後脅附之衆可以解散。近歲滇省米價少昂。雲南省城每市石二石賣大制錢十五千文。合銀十三兩五錢。每倉石三石。合市石一石以倉石折算。合銀四兩五錢。臨安澂江兩府米價少減於會城。然亦不下三兩。餘錢。滇省邊界民少苗多。苗性輕剽易動。偶有小灾。及有軍役安插不善。或致滋生事端。當雍正九年十年間威遠地方苗人小擾。臣時年十二歲。略有知識。又熟聞緬老之言。知當日由威遠同知劉洪渡撫馭失宜。滋成事端。其後元江新平曾與界內丁左曾魁兩山土酋楊昌奉李本施文恭等乘間竊發。幾兩年始定。今莽匪之起。進兵仍由元普一路。自元江至普洱路涉二江。曰小江曰阿墨江。曰把邊江。三江瘴毒二月中旬以至九月中旬。倍於常時。惟普洱府城無瘴。由普洱而思茅由思茅而普藤。以至小猛羊。橄欖壩。九龍江。皆屬瘴鄉。而普

藤隘口瘴毒尤甚。是以軍行處必兼調土練以土練能悉山險耐烟瘴也。土練調自近地。實係熟苗。得其心則可爲官軍前導。而失之或致大賊。非撫之有道。不能使樂趨事而盡其力。臣愚請勑下督撫大吏督率有司。凡米價少昂及軍役調練之地。設法撫恤。使內地苗民安插妥協。其奉調土練。並恤其家。使無內顧。然後可盡其力。內地既安。則江廣流民及脅附之衆。望風解散。亦可隨宜撫勦。如此則莽匪窮蹙而撲滅尤易。爲力矣。臣荷天恩簡用備員臺省。實機密。勿何敢以風聞之說。冒昧

濱陳淮是臣土著隣近少有見聞不敢不據實密奏
奏愚昧之忱伏所
皇上睿鑑施行
熟諳邊情筆致堅潔

原評
一句道破

按太極只是一實理貫而通之一言蔽之矣理本無名字之曰太極太之爲言甚也此理至中至正至精至粹至神至妙無可復加無可得而形容故强名之曰太極然則無窮盡無方體者太極也萬物盡天地老超然

見得眞勘得透

國朝劄子　張漢

繫辭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生兩儀也太極者晉王弼曰夫有必始於无故太極无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極況之太極者也朱子本義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

原評的確不易性理精言以理生氣理卽生於氣中他人見得到未說不到

淮南子畧　卷六　劄子　九

獨存再造天地萬物者亦太極也伏羲文王未嘗言太極孔子創言之邵子所謂畫前之易其卽此乎由畫前之易推之兩儀四象八卦胥出其中矣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卽易也所以一陰而一陽者道體之所爲也語道體之極至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實無兩體太極不雜於陰陽而亦不離於陰陽太極生陰生陽是爲以理生氣陰陽旣生太極卽陰陽而在是理卽生於氣中然則萬物一太極也物物一太極也月印萬川處處皆具之喻最爲得之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而生卽指太極而言乎若夫

漢志所謂太極函三爲一則是以天地人三者爲形氣已具而渾淪未判之物莊子所謂道在太極之先亦是指兩儀未判爲渾淪之物道又別是一空懸之物已分道與太極而爲二不知道卽太極也邵子謂道爲太極以流行言之心爲太極以統會言之則二而一之矣雖然太極之理中庸備之大本與敦化太極之全體達道與川流太極之流行推之至誠之不貳不測止至善之止仁止敬止孝慈信皆是通書云誠者聖人之本誠卽太極善惡卽陰陽之義故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也至周子謂無極而太極則是謂無形而有理猶曰無形而至

形無方而有方曰無極者非有爲空鑿虛之見也曰無極而太極亦豈有盤床架屋之說哉蓋夫子之言有者贊易則主易易無方體是以曰有周子之言無者作太極圖則主太極太極有朕兆是以曰無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曰天何言哉无極之妙周公孔子已引而不發矣易其至矣乎

融會性理諸書以挾其精參之莊老與漢志以核其眞層次剖析理如雪亮後幅貫串中庸頭頭是道末引周孔無聲無臭與無言尤人所未會道 原評

認定天地萬物莫非實理所爲之旨故能確鑿言之

原評 一概打通 轉到聖人 亦脗合

原評 又注無極 二層

原評 如此會悟 誠駁周子 太極圖諸 公眞夢讀 也

書經堯典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得手腦

考據精確

臣按史記五帝紀黃帝起消息正閏餘是定時成歲不自唐堯始也至堯而加精密焉故堯元年定四時二年置閏法綱目敘之大抵古聖人因日之出納以爲一日因月之晦朔以爲一月因日不及天而指二十八宿以誌之以爲一日之所懸爲一度因月與日會必二十九日有奇而分日躔之度以三十度有奇爲一辰於是辰有十二次星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中贏縮

進退非人所能深知者已於作訣成易推步而觀測之期於敬順乎天而不敢少諐是以命官分職以敬授人時爲大端首命羲和爲至重之事也於是既命仲叔放星中以定分至必三百六十五日有三時而後歲會是知天與日會必三百六十五日有三時而後成歲五日三時而乃言六日者見贏故舉贏也而日與月會不過二十九日有奇則積十二月之會不過三百五十四日而止其所餘尚十一日有三時故又命羲和以置閏之法使之朔望必從月而中星必從天補月之不足答天之有餘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使分

睟正令善的是生人之本

字字皆有根柢語語俱能吃破

言考據之學者當奉以爲圭臬

定時成歲總爲釐百工庶績起見筆大如椽不徒侈陳博麗

昆刀切玉語語愜心

推勘盡致

至朔有後先而總不越仲冬之丙則時定歲成班之百官因時布政平秩平在不失其宜庶民從之東作西成皆明其候而安其事矣臣又按閏字之義正韻說文謂餘分之月五歲再閏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終月也蓋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爲閏數固然也易繫辭所以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而註則云凡閏十九年七閏爲一章五歲再閏者二故舉舉其凡夫歸奇於扐以象閏者奇爲四揲之餘歸此殘奇於所扐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而成閏也五歲再

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大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也皇極經世曰一歲之閏六陰六陽三年三十六日故三年一閏五年六十日故五年再閏天時地理人事三者知之不易是則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爲正月閏前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之閏月其閏法黃瑞節及章歲積日圖詳之不能備悉也總而論之修齊治平者爲治之道敬授人時者爲治之法聖人治天下不出此二大端堯典命官首羲和以此以故百工允釐而庶績咸熙也

御子曰

嘉字透

嘉字透

虛含大意

起

書經周書呂刑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漢　張

臣按周書嘉師祥刑之言而嘆王者之於民何其忠厚悱惻之至而仁之不可勝用至於如斯也夫犯罪之人如物之有豹虎如禾之有稂莠而王者乃謂之嘉師刑罰之施鋤强誅暴近於不祥之器也而王者乃謂之祥刑此何以故蓋嘗考之古聖人而得之矣古聖人之於刑也下卓以泣之視網而出之三宥以却之眚災以赦之寧失不經得情勿喜以視民爲嘉師之故故知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人性則未嘗不善也焉得不以爲

嘉乎以弼五教以成三德長王國承天休用之者以聲香之德而衍無疆之慶則刑又未嘗不以爲吉祥穆王命侯之言孔子所以錄之於書乎夫孔子論治亦謂政刑之效淺於德禮夫非謂有德禮而政刑即可盡廢也德維生長辟之春夏而政即載德以行禮維肅殺辟之秋冬而刑亦準禮以定王者不能廢政刑又以濟夫德禮之用也治世之大權缺其一其何以行之乎而臣又聞刑禮兵後世分之而爲三古者用之則祇通於一觀呂刑曰折民惟刑而必曰伯夷降典有道焉存於其間矣蓋禮者禁於將然所以杜刑之原惟寅直清之訓即

以經釋經

醒快之至

更參得活

士師惟明克允之本也而立政篇無誤庶獄之下又繼以克詰兵戎又申之以蘇公之敬獄則知大刑用甲兵命士明刑皐陶之祇厥敘者卽可以外制夫苗頑而有干羽之化是惟欽恤之仁以用兵而禁暴戢弱久之五刑可措而不用也而天下林林而總總者皆比戶可封之民矣由是推之召公聽訟甘棠之下去後人猶懷其仁古循吏治獄多陰德可卜容馹之報且有致獄中禽鳥來巢之瑞者胥此道也是則謂刑爲祥也豈不可哉

嘉字祥字意義精實從此體會入微推勘透徹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之義均在個中矣

將刑禮兵之所以通於一處一指點歸重刑措有書有筆

再結祥刑點睛欲飛

原評　飄然而來

揆思宇如探曬得珠心靈手敏

原評　蟋蟀不畧

傳語　原評

引入蜡爲証

一氣旋折上下關鍵

原評　卽從弓發滿精理名言不止如是

詩經唐風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臣按是詩朱子謂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之所爲作也詩小序則謂是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反復詩意不甚合世儒多議朱子刪小序如此詩豈得謂小序可盡從乎竊嘗讀詩而想詩人之心惟思爲善動者耳而勞苦之民多思思則善心生不必觸物而始動也而未必不觸物而始動以彼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人之意乎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也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竊於是得牧民之善道矣嘗試論之弓久張而不弛猶斯民之久勤於其事也久勤則力

窮矣故不使久張者先王之仁久弛而不張猶斯民之逸而無事也久逸則志怠矣故不使久逸者先王之義而臣又於詩好樂勿荒之戒念及良士之瞿瞿見詩人之智焉燕飲爲樂見詩人之禮焉蟋蟀有時燕飲亦必及是時又見詩人之信之不忘也天生烝民不具見有五常之性乎昔者季札觀唐風謂思深而憂遠非令德之後不能若是印段賦蟋蟀以見志趙武以爲保家之主胥此道也君子誦其詩而有懷焉陶唐氏之遺風猶在人耳目間也

小中見大天趣機神極明閎動盪之妙

原言 配合五常的當引二事亦切

原評 結渾然

詩經豳風七月流火 八章

臣按此詩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舊朦朝夕諷誦以教之所爲作也讀此詩具見星日風氣冰霜之變焉多識鳥獸草木昆蟲之名焉且知衣服飲食居處男女生人之大欲焉以耕以織內外男女之職焉于是具見祭祀燕享之有禮焉養老見孝敬上見忠焉鄭康成又謂殆及公子同歸爲豳風以介眉壽爲豳雅萬壽無疆爲豳頌三義兼之是其言詩已廣大而悉備也臣三復詩意廣以大而又復見其精以微也爲此詩者其知易道乎統而論之陽月稱日陰月稱月一陰一陽之謂道其大端也首章冠以七月爲否卦至三之日爲泰四之日泰且大壯又否泰相循之大端也二章三章亦由七月至蠶月三月當稱五之日而亦稱以月故兩啄春日以明陽也是此二章皆由否而泰之義四月純陽當稱六之日而亦稱之曰月是猶十月純陰嫌于無陽亦稱曰歲亦陽止也四月秀葽一章止于十月是由純陽而止于純陰五月斯螽動股一章止于十月是由一陰而止于純陰六月食鬱及薁一章止于十月是由二陰而止于純陰九月築場圃一章止于十月是由五陰而至純陰其于改歲爲尤

總冒全詩力能扛鼎

提挈有神手有神奉一髮而全身皆動

原評 通易道論消而法

原評 章章俱以十月終亦

亟由是計及其始播百穀又由陰之陽之義也卒章二之日鑿冰冲冲是由二陽而純陽又由一陰而純陰至于十月一歲之中一陰一陽之謂道備見天地大始終而循環無端至于萬壽之無疆也不具見有此義乎然而周正建子不始于一之日而先之以七月是太極以前陰含陽之義而總之以七月名篇意取乎否周公居東之時所遭者否有不得已於此者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然則爲此詩者其亦有憂患乎文中子以豳詩爲變風而愛而不失其常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老成之謀國于是乎有苦心矣劉子謂詩有詩之筆實玉紋

原評
取否義無人見及篇中提頓唱嘆處尤覺神與埋融

原評
終以萬壽亦奇

原評
寒良對

原評
忠孝對

原評
文情濃至

原評
情致盎然

原評
亟高妙

易此之謂乎于是益信易爲五經之源也

援易斷詩絕無牽強湊合之迹固是學深亦由善悟

原評
一筆貫玉

原評
酣醲深厚亦見推波助瀾

詩經豳風七月第八章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臣按七月之末章豳民於農圃飲食之既周而舉祭祀燕享之禮因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奉羔酒而祝君壽是何尊君之殷親上之誠藹然有情以相愛而肅然有禮以相敬也首章于感發栗烈之日慮無衣褐之謀思所以備寒矣此章於是日鑿冰納凌以節陽氣之盛又思所以備暑首章於于邦舉趾之日有事

南畝野無奧草國無游民矣此章於是日獻羔祭韭有祀於司寒而又欲其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所以九月肅霜納禾稼欲速畢滌場之功者蓋以吾民怙君之德共思圖報於萬一也豳民於是聚族而謀曰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所以孝吾老於其家也凡是月滌場之後獨可無朋酒羔羊忠吾君於朝乎於是積前爲公子裳爲公子裘與夫獻豜于公之心至是而悉竭其忠也以彼草野未嫻稽拜之文以彼懽呼未叶咏歌之節惟有羣蹈堂焉酣而祝之前爲公壽而質而言曰萬壽無疆而已矣蓋禮始諸飲食斯時之民亦樸而亦文先王先公之

原評 禮樂對

禮教於是乎備矣鄭康成謂公子同歸爲邶風春濛介壽爲邶雅朋酒祝壽爲邶頌則夫擊鼓吹邶樂教亦於是其成矣乎昔者宋儒張栻入侍經筵奏以七月之詩繪成圖畫令揭之宮掖布之咸里令人人皆知衣食之艱難使不狃習於侈汰其意良美由今以思亦不待夫圖繪也但取其詩而陳之慨然想見先王先公之遺民近者遠者旄者倪者秀者麗者趾相錯者肩相摩者而執觥者而執觚者濟濟公堂之上萬壽之稱人人同詞焉蓋已歷歷如繪尚宛然在人耳目間也

以繩繩惻之意寫豳民尊君親上之誠是詩是畫

眞令人目不暇賞後學周順年識

原評 詩畫對

原評 詩中有畫

加在圖中

悠然不盡

一篇王意

先注五詩

配仁義禮

智信亦的

當

擊之恍

曲折而達

詩經小雅天保章鄭無不宜受天百祿

張漢

鄭康成箋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朱子曰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

臣按人臣之於君頌禱爲忠愛之至不忘規尤爲忠愛之至竊觀成周之世君臣交儆相與有成令人喟然興歎而不能已也彼其時君燕臣以示慈惠耳而以其善望之臣言尤懇至爲歌鹿鳴示民不恌冀忠信可以學禮也爲歌四牡將母來諗冀親可以興仁也爲歌

皇華咨諏諮詢冀養道可以廣智也爲歌棠棣俾知兄弟之大義爲歌伐木俾知朋友之有信也臣之於君醉酒而且飽德矣頌君德者徒以鋪張揚厲獻媚貢諛而卽以爲忠愛乎天保詩人以故頌禱詳於天授而必繼之曰戩穀曰釐無不宜蓋欲天於君思啟而行翼之俾成君德以爲受祿之地如是其不假易也然而釐無不宜亦良獨難矣嘗考諸詩宜君宜王宜兄宜弟宜民宜人宜其家室宜其家邦是凡人君出於身而加於民發於邇而見於遠必無幾微之不合於道乃曰受祿之不誣是以天祿取數之多極之於百而無少蔕也九如之

頌擬諸形容又不可以數計矣臣愚以爲九如之頌由百祿廣之譬無不宜之義當以九如之箴廣之今夫山之爲性宜氣產物願君如之德洽好生也大陸日阜既高且厚願君如之治致隆平也山脊曰岡是爲山綱願君如之四方爲綱也大阜曰陵峻極於天願君如之履高益愼也融而爲川濟下流謙願君如之與道爲體而不息也月哉生明上弦就盈願君如之持滿有道也旭日始旦出地就明願君如之日進無疆也信彼南山億萬斯年願君如之仁壽以其靜也受命於地松柏獨正願君如之樹德莫如滋也彼君人者實有可以受祿之

原評
九如爲箴義新而詞古語拙而情摯亦上千秋金鑑之家法

九如箴與前段五德遙遙相映謀篇絶佳

收束與重餘音繞梁

地其於祿也天願不取諸其懷而予之乎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履旋卽吉祥也書曰嚮用五福有曰好德德卽福也君人者修五事以立皇極之體立八政以成三德之功乃胥天下而錫之福哉

寓箴規於頌勗情眞而語摯傅會之工亦似應作如是解是何等才華

介人想像不盡

詩經小雅大田章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剖析明快

臣按大田諸詩先儒以爲幽雅甫田之詩祈甘雨以介稷黍穀士女且祈報介福于農夫大田之詩祈興雨祁祁雨公田而及我私且祈報介福于其上成周之世君民一體所以相賴相報者何其愼摯而無已乎竊讀豳風七月之詩而旣見斯民尊君親上之誠矣曰爲公子裳曰爲公子裘曰獻豜于公曰躋彼公堂稱兕觥而祝萬壽小民之奉公也亦可謂汲汲矣然未有未雨亦見其急公者今夫公私天下之大分也公甫忘私人臣之

層次說來便有如此致驗

盡職也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之義也雨之于田何有公私之分而以爲必先于公乎詩人之意以爲天下雨無先公後私之埋亦無先公後私之事然而民以是爲祈則是民之好義也必如是而于義乃順是民之用情也必如是而于情乃安若曰祈雨公田而及我私是襲怙君之澤而因波及于私田者皆公田之餘也民好義而用情非卽所謂大順之實乎于是以順召順夫且天不愛其道而風雨飭寒暑時也是卽以靈雨爲瑞也夫且地不愛其寶而寶藏興貨財殖也是卽以稼穡爲寶也夫且人不愛其情而不

獨親不獨子也民且知義也未有義而後其君則未有
賢重乃能好義其事不終者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當于是感而
有此樸茂有此樸茂文字立應而民力普存百穀用登不取諸其懷而子之乎昔
者孟子論井田謂周徹兼助于無可據中求其據乃引此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則農夫竭其力以助耕所以別野人也豈惟以力即一祈雨而尊君親上之心亦汲汲乎向之是得道者多助之至至子如此之順也抑上有以感之乎大田詩人可謂善頌善禱矣幽雅也亦可謂之善頌哉

全力逼拶拶出好義用情四字的是切實註腳隨即

撰出順字以見陰陽和風雨時觸發最眞非諱常頌禱也故後文隱隱結出一感字 後學周順年識

詩經大雅旱麓三章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臣按是詩小序云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故有是作朱子則謂君子即文王連前後數章意推之亦以咏歌文王之德鳶飛魚躍鄭康成謂鳶者鴟類鳥貪惡者飛至於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魚躍于淵喻民得喜所抱朴子則謂鳶在下無力及至乎上奮身直超飛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不知其所以然朱子集註王其說謂鳶魚順化遠訓作人曰遐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矣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之義朱子則訓遐爲何訓作爲振作謂豈弟君子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之意也今夫人與物之並生於天地也有各得之性焉鳶吾知其能飛也而不自飛也有飛者有飛飛者魚吾知其能躍也而不自躍也有躍者有躍躍者夫非有所作而致其情也若夫人則上不在天下不在淵藐焉中處者也而有聖人焉使之而後變則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由關雎麟趾之意及於有德有造之流固皆遷善而不知而化行俗

原評如印印泥如犀分水

原評以各得之性領起

原評對鳶魚則人字妙用妙句

原評 妙語

原評 頭頭是道

原評 尚遜此脆擊

原評 又廣又大 又精又微

原評 作陪更切 更工

美人才衆多卽兎罝之野人亦有干城腹心之譽則待文王而興亦不失爲豪傑之士也不恍然一鳶飛魚躍之象在其目中乎乃子思引之以言道則又曰言其上下察也爲此詩者其知道乎竊由程子喫緊爲人活潑潑地之言一致思焉本天親上本地親下又有言不盡意者引而不發躍如也按子思引詩言文王之德之純卽天之所以不已然則飛于天者不獨鳶可以悟覆物之道躍于淵者不獨魚可以悟載物之道且豈弟君子作人尤出於壽考久道而化成又可以悟成物之道如此者豈必見而章動而變而爲而成乎哉於是想文王武徒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再攷禮記

之德之純正浩浩其天淵淵其淵也中庸言至誠所以專舉一文王乎抑聞詩人之於君有頌有規皐蘆之詩戾于天而躍于淵王國之克生王心之所以寧也希以小雅鶴鳴之章聞於天而潛于淵者詩人之誨王欲求賢于未仕也亦欲儀刑文王以作人哉

案破機關觸處皆成妙諦想下筆時亦具有鳶飛魚躍之樂後學周順年識

詩經大雅靈臺章簴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張漢

毛公傳曰水旋丘如璧曰辟廱所以節觀者也鄭元箋注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於喜樂乎諸在辟廱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也朱子注曰辟璧通廱澤也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旋丘如璧之說蓋本之毛公云詩又曰鎬京辟廱張子以爲靈臺辟廱文王之學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爲天子之學故朱子曰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再攷禮記

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鄭元箋曰頖半辟明也廱和也天子於此學明禮義和道德使斯民明達而和諧頖之言班所以班政教言諸侯於此學中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又爲一解一曰辟廱員如璧實以水內如覆盆外如偃蓋頖宮半無水夏天子重屋諸侯宗廟殷天子廟諸侯世室故魯頌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爲諸侯之學朱子注曰此飲於頖宮而頌禱之辭也孝經鉤命訣天子臨辟廱親割牲以尊三老五經通義謂天子立辟廱所以行禮樂宣教化導教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養三老事

乾隆四十九年詔於國子監辟雍圜橋五十年春上臨幸命大學士司成講經義百官諸生圜橋觀聽禮成錫賚有加視漢爲盛先五十餘年月揆已有此作可知我朝作人於今爲烈是文質樸樸敝來而變化錯綜古藻繽紛洵稱因文見道

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東以南半天子之學故曰頖宮頖者判也白虎通亦謂天子立辟廱行禮樂宣德化辟者象璧圓法天雍壅也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又曰辟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壅天下之殘賊是說或近鑿焉桓譚新論謂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圖雍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无道周而復始則說亦與毛鄭同班彪奏曰大學明堂辟廱者禮樂之府詩書之林也大哉辟廱其制由來舊矣

臣按今國子監在京城之艮隅元至元六年敕建明洪武改北平郡學永樂都北京改國子監俱未建置辟廱

臣觀天下郡縣學皆有泮池國子監獨無辟廱圜橋謂何況釋奠祭菜以蘋蘩告誠鄭元注菜卽芹藻之屬正合魯頌薄采之義同學校者不可不講我 朝崇儒重道敬事 聖人可謂極至矣今復 詔大成殿蓋易黃甓敬 聖之典復何遺議而臣伏覩 皇上嗣位以來百政具舉無不酌古準今躋三代而出漢唐之上臣愚以爲辟廱先王之制於義亦當復古如或臣言可采

乞詔下集議於學宮前規形濬鑿用以象教化之流行俾圜橋者有所感發而矜式亦人文化成之一端也

詩經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臣聞之萬物本乎天者也人本乎祖者也王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者也王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復有大享之禮天卽帝也郊曰天所以尊之也故配以后稷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

也明堂曰帝所以親之也故配以文王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而郊祀者古禮而明堂則周制是爲周公以義而起之禮以今攷之思文之詩尊后稷以配天之樂章也我將之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章也顧或者曰文王之德之純故頌以文后稷亦頌之以文此何以故曰稷固大文之始也稷播五穀必五穀熟而民人育乃能以敬敷乎五教是后稷之文裁成而輔相物開而務成非經天緯地之大文乎攷成周之時武有功而文有德故其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而溯肇周之始宗有德

而祖有功故其詩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有周世德之作求于以成一代尙文之治卽以衍卜年八百之祥皆穆有以啟之乎柳宗元之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所以享元侯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卽周禮文九夏之三呂叔玉則謂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卽思文也故鄭康成箋夏爲樂樂之屬有九歌大夏者稱夏是則肆于時夏是陳其功而歌之陳常于時夏是陳其功而歌之左傳所云此之謂夏聲者也而朱子訓夏爲中國是爲正義今誦詩者遵朱子之說云

能夏則大夏大之至也則夏聲與訓夏爲中國義原相通

層層搜剔字字起棱總由筆妙也

原評
一句握要

臣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甚矣夫史之當愼也夫人卽聰明勝古人亦何必與古人爭勝況聰明又不逮古人乃以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者妄出臆見以增之是雖補亡訂誤欲成信史以釋後世之疑而反不足取後世之信使後世不得見古人之眞則亦未聞聖人之訓也卽如春秋桓公十有四年書曰夏五豈非經之疑有闕文者乎夫以時冠月聖人所以因時而建正也乃夏而僅繫之以五不成其月也以數冠月聖人所以計次而加閏也乃五而不繼以月又併不成乎數也在夫子以作者之聖當述者之明亦何難援筆而增益之使人灼然盡釋乎其疑而不啻人以擬議而子於闕文而因之以存疑此何爲乎益天下事有吾見聞所不逮者書闕有問不必今人之是而古人之非古人所不必增與不能增者則亦聽其爲斷簡而必不可妄增之以亂聖經而貽後世豈非所以致愼乎臣於是推之五經語孟以及羣書其闕疑者正不可勝數也按詩書儀禮閒有逸文春秋禮記及孟子荀子所引之詞亦有小異者孟子有中外十一篇今存中篇七篇逸外篇四篇王充荀子引其語今不可考矣經有補闕文者

原評
應愼字
一句開後
半篇文字

禮經闕樂記房庶以亡樂記而補之不以列於經詩闕笙詩六章東晳補白華亦不列於詩周禮闕冬官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之或以爲冬官不止考工之事且以君民兩三之天也穀所以生百姓者也君心者百穀之天百姓之天也君心所以生百穀以生百姓者也惟人君有恤民之心故肅時雨若上應天和百姓乃有生生之象洪範天人之際其應捷於影響春秋之義魯僖公其以是乎攷春秋于僖公二年書冬十月不雨穀梁傳以爲不雨者勤雨也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明君之恤民也三年書春王正月不雨傳以爲不雨者勤雨也書夏四月不雨傳以爲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至是書曰六月雨傳以爲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夫一時不雨不言旱春秋不以爲災則知旱之爲言悍也陽驕蹇之所至也僖公之時陽猶不至於驕蹇而又君心勤勤懇懇於恤民也太和翔洽於宇宙焉得不有靈雨之應乎嘗試論之風雨者天地之德澤也君人者之德澤君人者之風雨也春秋元命苞曰陰陽和而爲雨河圖帝通紀曰雨者天地之施所謂風雨天地之德澤也孟子於湯武之仁皆云若時雨降謂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七八月之閒雨苗則滂然興之者非不嗜殺人之君不能是則所謂德澤君人之風

之先而已然乎讀經者但以存衆不必執臆說爲定於春秋闕夏五之意可類推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之道也亦即窮經之道哉

六經四子之書漢儒雖多撫拾附會然漢去古未遠其言不盡鑿空自宋儒出而漢儒之眞而目亦失無怪楊升庵王陽明茅鹿門輩近時之毛西河李穆堂輩又羣起而論辨之月槎常言人即聰明勝古人何必與古人爭勝況久不逮古人乃妄出臆見欲以釋疑反不足信善夫

春秋六月雨僖公三年

臣按雨者百穀之天也雨所以生百穀者也百穀者百姓之天也穀所以生百姓者也君心者百穀之天百姓之天也君心所以生百穀以生百姓者也惟人君有恤民之心故肅時雨若上應天和百姓乃有生生之象洪範天人之際其應捷於影響春秋之義魯僖公其以是乎攷春秋于僖公二年書冬十月不雨穀梁傳以爲不雨者勤雨也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明君之恤民也三年書春王正月不雨傳以爲不雨者勤雨也書夏四月不雨傳以爲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

張漢

原評 旁引無不脗合

原評 歸到儒公一句束住

雨也推之說命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詩美鄀伯則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史稱孔子相魯三月不禁而止不令而行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而莫不興起以雨爲澤無非此意即霸佐管子謂五政得時春雨乃來衛士所言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言亦可取焉無非恤民之意也是皆春秋所以美魯儒公之義歟

以經解經語必透宗詞無弗達其純粹處可擬董江都天人三策

臣按天干地支古有歲名伏羲定四時又起於甲寅尚書載堯以來皆用甲乙子丑之屬紀歲爾雅所註歲陽歲名又別相傳爾雅作自周公列於十三經說文註其義與甲乙名義有合者閒有不合者（閒或作間平聲讀）推之按甲曰閒逢又閒逢又焉逢淮南子以爲鋒芒欲出擁遏未通之謂蓬蓬者盛貌也乙曰旃蒙又端蒙臣謂端緒也物生必蒙卽草莽鴻蒙之義旃字無解以爲音近端而誤臣謂旃旗曲柄用以旃表士衆卽表著其蒙昧之義又乙如曲柄亦可象形會意也丙曰柔兆又游兆徐廣以爲游桃臣謂柔與游皆水之性丙火盛而水墜於此卽陽根於陰五月一陰生之義舊注謂火爲言委翳也陽在上萬物垂枝故曰柔兆臣謂柔與游同桃卽兆字之誤也丁曰疆圉又疆梧又疆梧語謂強壯也

圉垂也守圉在外垂也（李云萬物各守其垂者也亦聊也圉垂皆强之義故月在丁亦曰圉（楊倞曰謂守圉圉垂皆强之義故月在丁亦曰圉（王念孫曰圉當讀為語圉圉强壯大之義當讀悟音戊曰著雍爾雅注著讀卓臣謂五行惟土可居任故人稱曰土著土性和平人任之而雍和也己曰屠維又祝犁月令注己之為言起也又已止也臣謂屠與祝皆斷也維與犁皆連結也斷其連結即已字之義有謂己為著雍戊為屠維或以字相似而誤也庚曰上章又商橫（臣謂橫讀為光）庚為西位昧谷曰入處上章者日復東上而明也曰商者西方之音橫者橫於西對乎東庚庚橫貌漢文帝大橫庚之兆即此義也辛曰重光辛亦解新昧谷曰入（王引之云辛者言萬物之新生也）

欲重光亦上章之義也壬曰玄默又玄默又橫艾臣謂玄默北方黑色默亦默字之誤先天卦坎橫於西艾者老也物老則西亦從西位癸曰昭陽是與南丙丁對亦水陰根陽之義也寅曰攝提格者萬物承陽而起孔文祥以為歲在寅正月出東方為眾星之紀攝提眾宿以歲月之首起於孟陬也格正也臣謂即正月之義卯曰單閼音丹遏又音蟬焉徐廣又以為置安謂陽氣擁萬物而起也卯冒也卯象天門之形單盡也萬物盡出而尚擁遏亶亦訓盡萬物盡安正月爻泰至此而安即大壯之義也辰曰執徐李巡云伏蟄之物皆盡舒而出臣謂三月夬主夬有執之之義徐氣也巳曰大荒落姚察云萬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也臣按巳釋名巳始有所爲畢已復還而入是荒始而落終也午曰敦牂敦盛也牂壯也即其葉牂牂之義未曰協洽又汁洽汁即協字李巡云陰陽化生萬物和合也申曰涒灘（涒吐根反灘他干反）又涒灘又芮漢孫炎云萬物吐秀輕柔之貌非也臣按申屬七月天地否天一生水為水之君也不應天為難難者天冀不下降地氣不上騰水之氣雲漢明則不雨天又不應地也酉曰作噩李巡云萬物皆落枝葉之貌非也臣謂噩訓嚴肅周文噩噩作此解昔人謂亟字象闔戶形當是振作嚴肅之氣也戌曰閹茂又淹茂李巡云萬物被冒之義臣謂閹閉也萬物鬱茂至此淹閉即九月剝卦之義亥曰大淵獻說文淵獻深也獻萬物於天深於藏益也臣謂亥純陰陰含陽大淵者藏諸用獻者顯諸仁也子曰困敦舊注混沌元氣初萌混沌於黃泉之下臣謂困未舒也淮李巡云陽氣初萌混沌於黃泉之下臣謂困未舒也木在口中為困子屬水生木木尚未生敦厚也即大德敦化之義丑曰赤奮若李巡云陽氣奮迅萬物而起無不若其性赤陽色奮迅也若順也蓋至是而天地備由是交泰而人生於其中矣

昔人注釋不一開有强解者臆解之或亦無舛錯存以質謹按歲時一一配合字字細紬有此妙解其義乃定

歐陽道處識

自漢以後爾雅有注唐列之習帖括惟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爲先務並五經亦不講矣邁論爾雅月槎先生再三致意於經以應試入詞垣晉侍御爲經史劄子進呈並序經學纂要而憂之達也歷觀各劄子存亦以應試亡思深哉何其意此篇則專主解經所中時有君家千秋金鑑錄遺

解與近世卻二雲學士所著爾雅正意多合然不應猶訓釋天一則其卽所謂經學纂要乎抑另有其書乎考先生著述甚富以無力授梓多散失其家惟存晉硯堂駢體集唐刻本搜購求得詩集選刻其一卷今又得其文集十八卷於石屏州嘉慶辛酉選士鄉吉士均簡家因亟爲依類選刻並誌數語此篇後以見先生表章經學之功爲尤大且以明均簡收藏之功亦不可沒云

滇南文畧卷六終

劉子

國朝

周禮宗伯禮官之職　張漢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　張漢
月令君子齋戒　八句　張漢
禮運吾得夏時焉　張漢
郊特牲郊之祭也　五句　張漢
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　四句　張漢
性理正蒙太和篇鳳儀二句　張漢

通鑑綱目黃帝世紀命大撓作甲子　張漢
帝命伶倫取竹制十二筒別十二律　張漢
資治通鑑董仲舒勉強學問　四句　張漢
綱目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張漢
綱目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張漢
綱目立石經於太學門外　張漢
通鑑唐張九齡上子秋金鑑錄　張漢
通鑑唐柳公權心正則筆正　張漢
續通鑑宋朱子生平所學惟此四字　張漢

等韻捃

叙三易案後斷氣無敵先老

萊陽初頤園　德清蔣世寬秋湖參訂

吳縣潘芝軒　兩先生鑒定

南康盧元偉西津評閱　保山袁文典薇暉校

保山袁文典薇暉覆　全纂

蒙化張登瀛鼇伐　全纂

昆明武祖壇學齋校訂

石屏鄭吉士均簡

蒙化姚鳳鳴岐山　同校

國朝

劉子

周禮宗伯禮官之職　張漢

大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臣按古伏羲神農黃帝之書爲三墳墳大也言大道也三墳者山氣形也鄭樵曰伏羲本山墳作易曰連山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神農本氣墳作易曰歸藏其象有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以氣黃帝本形墳作易曰乾坤其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而八之爲六十四此書漢以後無傳矣書所自出杜子春注周禮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元易贊及易論又曰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雖有此釋然

亦無所據先儒無取焉玆帝王世紀曰庖羲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神農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漢書又曰重易六爻作貳下篇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代歷三古周易正義則云伏羲重卦周公作爻辭說與帝王世紀不同周禮三易之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非文王始重卦可知伏羲已重卦名尙未備僅有八卦之名朱子於乾卦下本文云三奇之卦名之曰乾是以八純卦之名爲伏羲所命至屯卦下無說而於繫傳稱名則以爲卦名是以六十四卦之名爲文王所命也又按世譜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知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文王作易時猶是殷世故題周別於殷所演易謂之周易猶周書周禮因代以題周也先儒兼取鄭說云卽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徧之義唯皇甫謐云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其繫辭之文連山歸藏无以異也臣又按古歸藏今存六十四卦名又缺其四與周易不同如需作濡小畜作畜畜大畜作奮畜艮作狠震作謍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諴坎作埳謙作嗛遯作逃蠱作蟲解作荐无妄作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奂之類不知何義或者隋劉炫僞造連山薛正註歸藏亦出僞造有此名目而鄭樵信之以爲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用十五策周易四十九策數異而理無異焉貴與則皆之以歸藏漢志不載劉氏僞作北史已明言之矣而明楊愼連山隋志不載劉氏僞作北史已明言之矣又据桓譚新論謂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則漢後二書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亦未可盡信也三易之名臣嘗以臆斷之連山首艮山卽兼山之義歸藏首坤卽坤以藏之之義首艮或謂

無父子不知是取人生於少男之義尊陽抑陰故不言少女而言少男首坤或謂無君臣不知無極之前陰含陽母孕長男爲復孔子曰吾得坤乾焉卽此義易則合日月二字爲宇以象陰陽易緯乾鑿度謂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易者其德變易者其氣不易者其位也朱子正義尚言交易變易崔覲劉貞簡並用三義是則易者易也音爲難易之音義爲簡易之義得緯文之本質也

考証羣書得其異同故隨筆所到無不書然以解

禮記曲禮上曲禮曰毋不敬　張漢

臣按禮記傳聞孔子既殁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而存之或錄舊禮之儀文或錄變禮之所自或兼記夫體履或雜序夫得失編而錄之爲記也漢世河間獻王得之劉向序之戴德戴聖馬融鄭康成之徒遞有傳授互增刪之至宋儒則以大學中庸尤精粹升於四書次論語乃以三千三百毋不敬之一言足以蔽之故以曲禮爲記冠然則禮者敬而已矣冠以敬者其深達夫禮之本乎雖然未明夫禮之序也記冠曲禮先其小者次檀弓次王制次月令以下多雜錯而失序不謂有脊而有倫世儒多議之謂毋不敬一言以蔽禮必爲記冠則思無邪一言以蔽詩何必不在三百將終之後至魯頌而始知之乎則是曲禮不必因毋不敬之一言爲記冠未爲不宜也臣竊聞明儒劉念臺有禮經考次今仿其說而次第之昔人明知月令爲呂不韋所修乃棄夏小正而冠以月令不知何說以今序禮當冠夏小正而次月令以易始乾坤書始堯時春秋始元年春王正月之義準之知禮之本乎天也乃次王制次明堂位正己以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之義或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明堂位說秦亂而難信亦不必泥也於是原禮所由起禮運次焉推禮行於事禮器次焉驗樂所以成樂記次焉然後述孔子之言次經解次哀公問次燕居閒居深肅括無此種手筆不可以解經

先而目後記不已秩然有序而不亂乎臣亦嘗博採經籍所言如孝經說禮器中庸春秋說禮說漢書藝文志皆稱三百而後三千故周禮爲本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周禮重本故宗伯序五禮吉禮爲上儀禮爲末故先冠昏而後喪祭以此義準之然則曲禮不必冠其前可也聖人之經非小儒敢妄議亦非小儒敢妄更然而參考舊聞或有意義爲修禮者存其說焉極力翻駁妙在援經爲例使人無容置喙至其序次井井綱目秩然所謂讀書能得要領者

欲抑故揚頓跌有致

醒極趣極

序次井然若網在綱有條不紊

接軸緊

禮記月令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宿去聲色禁
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臣按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會陰陽而生者當裕其生生
之用則當養其始生之幾復卦陽之始生也天生於子
在爻之半是太極以前陰氣含陽在一陽未生之初故
十月嫌於無陽稱曰陽月於七日來復天地之心始見
之扁

君子尤加謹焉月令著十二月君子齋戒以安其性處
必掩身身欲宿去聲色禁嗜慾以安其形所以謹心身
之事也又曰事欲靜謹官府之事必如是其兢兢者以

待陰陽之所定也而臣嘗謂夫古人之言養也易有之
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齋以洗心戒以防患無時而不
然也庶成子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無使爾思慮營營
乃可長生伊訓則戒三風十愆秦醫和則謂天有六氣
淫生六疾至於政事書亦謂臨下以簡非必十一月然
也然而順時令以戒謹於十一月尤慎是月也天氣至
此而翕閉不大翕閉不能大發生是雖鱗者介者羽者
毛者蠕者倮者皆知潛淵墐戶以蟄待啓爲陰陽之爭
恐戕生也況倮虫三百六十而人爲之長乎易曰先生
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及月令塗闕廷審

門閭謹房室省婦事築囹圄以助天地之閉塞此所以
養微陽之初動而不使妄動乃以裕初生之幾也或曰
君子之爲此將勿繆聰掩明守寂致虛爲清淨無爲之
學乎此又不然曰動極而靜靜極而復動君子慎動
之道也姤以五陽遇一陰故齋戒以待宴陰之所成復
以五陰遘一陽故齋戒以待陰陽之所定其道同然而
待宴陰者恐陰之成所以抑陰待陰陽之所定者求陽
之威所以扶陽故冬至賀而夏至不賀必有其道矣而
易及樂春秋說則謂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
樂五日夏至亦然鄭註以爲疑與止聲之說相反臣愚
以爲不相反也聲音屬陽者也黃鐘爲八十四調之首
仲冬氣至則應所以宣養六氣與九德故聲以宣陽氣
使之寖壯所謂金以聲之也夏至子與午應作樂助陽
氣以陰勝故有五日之舉若君子止聲色所以養一身
之形性故養微陽與微陰皆戒之二者亦並行而不悖

禮記禮運吾得夏時焉　張漢

鄭元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

臣按正朔建寅。不自夏始也三皇之世皆歲紀甲寅。顓頊以攝提首紀堯授人時。烏正於仲春。舜巡岳按四仲。夏后因之商建丑周建子。寅丑子應日右旋示不相沿也秦旋而建亥地支之尾倒之為首漢初猶尤而效之。

賈誼上策易正朔最為特識文帝不用。漢武太初乃用公孫卿壺遂司馬遷兒寬議建寅為歲首綱目特美之。是知孔子觀夏道得夏時者取時之正與令之善也厥後曹魏啟改建丑者二年。僞武周改建子者十一年。唐

肅宗改建丑者一年。皆不久而復至今沿而不變幾及千年。然而三正之建。議者互殊。漢孔安國、鄭康成謂周改月耳時未改也。蔡九峯謂時與月俱未改。特以子月為正朔之旦。元儒吳伯并改時與月程伊川、朝安國、謂改月耳。

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周易正。示不相沿。雖改子建而巡狩蒸嘗猶用夏正。蓋布政不遠月令特易乎朔。以新一王之統。孔子春秋書春王正月。即改正自周授時自夏之謂。至於詩經正月繁霜。是夏四月純陽為正。非屬正朔之旦。毛鄭朱子皆注建巳之月。若二月初吉。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六月棲棲。又以夏正言之。殆見之詩歌。可通用夏正。春秋紀事必遵周正。然則周官仲春遊暑仲秋遊寒。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之文。亦迭用之。義不必以周禮晚出為附會之書。

桓公五年正月日南至。昭公二十年二月日南至。冬至乃在正月二月乎。孟獻子謂正月日南至可以有事上帝。可驗之禮經者也。且謂周不改時月則春秋書昭公七年四月之事當在二月。昭公書三

月郎注建丑下二章日月方除亦歲除之候四月維夏周正以爲孟夏六月徂暑郎注建巳亦往而之暑之時亦豈不可通乎載觀夏書愈棄三正之言蔡氏亦謂子丑寅迭建唐虞以前亦有之邪風劍國偏方亦有十月改歲之說是一之日二之日迭行時王之制十月改歲者邪人之候其後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周正時與月俱改洵無疑矣郎以後世觀之曹魏叡改元景初建丑以三月爲夏四月武后改元天授建子以十一月爲正月俱未聞不改月也何獨疑於周耶

考據詳明論古有識見地分明言之鑿鑿

以照應收束作餘波了無痕迹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

臣按郊祀始虞書肆類於上帝后土統之分祀天地見周禮秦祀白帝漢祀黑帝漢文用新垣平之言祀渭陽五帝三代之禮失矣漢武定三歲一郊郊名本於周然亦用方士之說也漢成帝定南北郊亦未復郊祀配祖之禮光武置郊兆於雒陽合祀天地配以高祖唐宋因之宋元豐六年一郊元祐詔議北郊時蘇軾主合祀劉安世主分祀詔從分祀然亦三歲一郊祭疏則怠矣明太祖仿周禮分祀後以風雨不時改合祀郊以正月嘉靖大躗祀典用夏言議復遵周禮是時廷議何斷斷然多歧也按禮記郊迎長日之至程子以冬至爲氣之始說本周禮易說三王之郊一本夏正建寅月迎長日者以建卯晝夜分而長日至非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郊用辛以陽氣新用事是說得之鄭康成闢其說謂冬至郊是魯禮三王郊皆夏正魯不得郊天故以建子郊示先有事之義說亦非也又謂周冬至郊以建子爲歲首無迎一陽之義夫建子非迎陽然則建卯迎長日日已長又何待迎耶放虞書肆類於上帝以受終值上日故祭告若巡岳柴非盡正月周四月庚戌柴望時值武成故

經經緯史探驪得珠

引証大然

見理透徹故佩佩而談旁若無人

原評更醒

原評叔向一語甚是

通篇如老吏斷獄絕不涉一影響緣於胷有成竹故紛紛聚訟不難一掃而空

祭告亦非定四月柴也說者又謂周正建予故冬至郊今用夏正則地先天食於禮不可夫一陰一陽循還無端天開於子得不以冬至郊且今孟春先祈穀於上帝正董仲舒郊必正月上辛先百神而最居先之義先後之序固在也或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地不得專屬陰說又拘矣禮記社祭土主陰氣君南鄉於牖下義取答陰且南郊就陽位未兼以陰屬天也若夫冬凍夏暘固於躬祀之說墮而不足辨矣至明太祖改合祀謂事天地如父母禮當合牢而食未達尊無二上之義也天地氣自交泰尊卑定以乾坤地不與天匹故王者父天

母地但稱天子受天命知天必特祀而尊地專社祭地亦伸其尊矣郊主日配月且不日匹況地之於天乎哀黃又曰昊天有成命是祀天地之詩知爲合祭攷國語叔向謂是詩祀成王未有祀天地而頌君德者朱子遵之小序故不必泥也至謂虞書武成柴望並舉殆虞方受命禮未詳定周初軍興變禮之說爲通至若霍韜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詆分祀因詆周禮爲劉歆王莽瀆亂不經之書則侮聖言矣王通以周禮爲王道之極韓愈以爲文王周公之法制程子以爲致治太平之大法朱子以爲遲用天理爛熟之書是乃後王之所法也得謂非經耶

原評 從樂龍起

原評 八舞

原評 柳絮迴風 無此旖旎

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臣按音生人心者也樂者音之所由生感於物而後動樂者天地之和也大樂與天地同和而道亦與其政通治彼其君撫弦而理南面而立窺當遐想中天企懷帝自南以詩言志乃拳拳致念於十二州之上維時薰風下民且以爲吾民而親之也解民慍如惡已惡阜民財如好已好以愛心感者如是其安以樂也寫嘗推之舜以知其政治世之音又之發爲是歌也其因南風而爲是音乎抑因感乎南風而爲是歌也其因南

滇南文纂 卷七 劉子 古

而風如是其薰以時乎與天地同和韶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鳳獸且以儀以舞而謂聖時風若詘不感而即應於撫弦之餘乎噫此聖人志壹之動氣也其諸先天而天弗違者耶臣又聞之孔子曰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如南風之至其爲物然則謂舜德化之披拂即南風可也不更會於無聲之先乎哉今夫風之爲物無有形者也在易巽爲風柔而善入無形而有形形之用莫帝風經則曰風者天地之使也又曰調暢祥和天之喜氣禮說則謂風萌也足養物而成功以故王者順八風行八政以當八卦而風不鳴條即聖人在位之徵又況南風爲長養之風也尤切解阜之意乎由是以推詩有雅頌首之以風亦取風以動之之義彼太史采之以觀列國之政被諸筦絃以爲移風易俗之徵此物此志也師曠吹南風且知不競況上而神聖如舜者耶三代以來固風以賦卷阿覺有虞之遺風猶在成周之宇宙自是以還楚王之賦雄風漢高帝之歌大風漢武帝之歌秋風謂風之變可也風斯下矣亦曾致意於下民否耶至於韶樂紹堯而作以教胄子又以外賞諸侯彼功德之極隆足以集衆樂之大成而帝巡四岳八伯八音四

原評 以下引風汎汎不窮而皆悅合解阜爲重不脫本旨

歸重民上立言得體

原評 前言因風而歌因歌而感風此言德化即南風引孔子尤有據

原評 又開泛言風更轉南風轉解阜

滇南文纂 卷七 劉子 古

會下胥賁樂而上以韶賞之賞必德盛而教尊而五穀時熟者不猶然解慍阜財之心乎若夫韶遺在齊齊君一氏發而徵招角招之音作不失爲民爲事之意君子謂泱泱大國風猶競也況緼瑟歌風之聖人耶

層層收繳餘音繚繞冷然而善

閱樂知政老嫗能解妙從風字得間繪山繪遠繪水繪深讀之猶令人神往帝世後學周順年識

原評 和字爲骨

考據精核

原評 渾合自然

實能詮由

正蒙太和篇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 張漢

臣按樂者天地之和也樂至盡善盡美則與天地同其和以和召和至靈之物應焉簫韶九成所以致鳳凰之來儀也宋儒張載以爲志一動氣之應理固然歟而臣竊攷鳳凰之爲物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天下之物之至文者也鳳凰之爲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天下之德音非猶凡鳥之音也然而其來也必應夫大樂此何以故蓋仁近於樂而鳳凰於鳥則爲仁鳥也樂屬乎陽而鳳凰則陽之精也相求者以同氣故

相應者其以同聲乎然而鳳凰之來載在史册者亦數數見矣說者謂三皇之世至於庭三代之世至於門周室則至於其澤德彌饒則至彌遠德彌精則至彌近其至也亦視乎君德而分而總之以和召和非宇宙有太和之象亦不能無因而至前孔子有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此物此志也天人相與其際甚微夫固在乎擊石拊石五音未奏之先矣因是論之黃帝聽鳳鳴爲律本少昊因鳳至爲歷正成王感鳳至爲琴曲是則氣一動志之應也帝嚳作六莖而鳳下舞虞舜奏九韶而鳳來儀則志一動氣之驗也由是以推伏羲觀龍馬而畫卦

原評 又推四靈等無非是此理

到底不懈 常法渾成

獲神龍爲龍書宋宣氏與蒼頡帝堯俱因靈龜作龜書神禹因龜文敘九疇亦氣一動志之應也而孔子春秋成而狩獲麟孝經成而虹化玉又豈非志一動氣之驗耶聖人作則大順有徵彼在郊椒者在宮沼者四靈皆可以爲畜也以和召和之應豈不信哉

精理爲文秀朗成采

恰是聖人德盛化神之應驗視漢世之言符瑞者不啻霄壤矣

通鑑綱目黃帝世紀命大撓作甲子　張漢臣按上古歲名甲乙之屬字亦有解解亦有未詳者嘗以意釋之亦自有義甲宇說文謂物剖甲而出臣謂口爲四方象地形中南北爲直東西爲橫其下一直生萬物之根本在底下也乙前漢律志奮亂於乙乙屈物生軋軋又物蕃屈有節欲出也臣謂春神句芒乙象句芒之形又乙爲鳥二月來應乙之義丙臣謂屬火炳著之義下壯也強也說文夏時萬物皆丁實又丁鼓尾象形借爲歲名戊茂也說文夏月令注已爲言起也說文已中宮也象萬物開藏謝形庚更也陰氣更萬物也辛者萬物之幸生金味所以生西方滋傷成物辛所以煞傷陰始戕時而秋壬說文謂壬位北方也史記律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之下也前漢律歷志懷妊於壬癸正韻癸者歸也於時爲冬方在北五行屬水史記律書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也前漢律歷志陳揆於癸說文本作𡍮象水流入四方之形爾雅月在癸曰極亦此義子說文滋也孳也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入以爲稱也臣謂子屬水天一生水故天開於子丑說文紐也萬物厄紐未敢出壬癸東至牽牛陽氣牽引萬物而出牛者冒也地雖凍能引萬物而生牛耕植萬物者

也子引丑故從牛丑象子初生舉手臣謂天子地丑天地交可生物矣故物字從牛從勿勿月宇陰也猶男女交而生子則女也陰也舊說物惟牛大故從牛物豈無更大於牛乎寅說文物始生螾然也寅韻也本作寅徐鍇曰韻擯斥之意又正月陽氣上銳而出於寅日所擯也臣按寅字上出象人首與肩下八象人足中田象人腹如甲未生之象正應正月其體而含生人生於寅也韻同贇人勝蓋也舊解不牽強乎卯晉書樂志茂也又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屬兎曰明視兎吐也明月之精望月而生辰萬物之蜄

然也音振振美於辰彰物大而彰彰然臣按東方震當作振巳律書言陰氣盡也四月陽氣出陰氣已藏萬物皆藏文章故巳爲蛇象形前漢律書振美於辰巳盛於巳釋名巳也始出有所爲舉巳復還而入也陰中陽故萬物見於巳已者物畢起也巳音禩矣爲正午陰陽交故曰午愕布於午十母爲丙午得陽氣著明也午物滿長衰於未未說文味也六月百果滋味已具果老於未象形未木重垂枝之形前漢律歷志謂未味也味曖於未日中則昃向幽昧也申爾雅釋名申萬物皆成其身體各申束之使備成也史記律書七月律中夷則言陰以初祖爲証據画卷一切

陽開陰闔
理亦宜然

氣用事申賊萬物曰謂申中從日中一直由上申下如日下伸也酉南呂陽氣旅入藏爲酉酉物老收斂也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徐鍇曰就成熟也又廣韻飽也老也時則訓云仲秋之月招搖於酉釋名酉秀也萬物皆成也按卯爲春門萬物已出故卯字中開酉爲秋門萬物已入故酉字上閉酉者閉門之象也戌說文滅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陽氣入地五行土生於戌盛於戌從戊中一橫可會意也亥該也該閡於亥陰雜陰氣藏塞也爲萬物作種也曰謂草曰斐木曰核皆此意八初生曰孩子以由亥及子也故亥又曰仰壯於子云

象形會意曲引旁泰妙能渾合自然是解鈴好手據理注釋不雕不鑿當與白虎通之言五行並傳不朽

通鑑綱目命伶倫造律呂帝命伶倫取竹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又制十二筒以象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鍾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生宮商角徵羽之聲白虎通曰黃鍾黃中和之色鍾動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大者、大也呂之爲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大簇、大、亦陰不許也呂之爲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大簇、大、亦大也蔟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夾鍾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姑洗、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仲呂言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蕤賓、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林鍾林、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夷則夷、傷則、法也萬物始傷被形法也南呂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菁麥也故陰拒之也無射、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當復隨陰起無有終已應鍾、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

按十二律之義白虎通詳矣他史所著又謂十二律之數以管而得十二律之名以鍾而定鑄鍾以寫律之聲爲八音之綱紀是四律最尊故特列之黃者以中色

讀書得門徑故議論皆精妙入神

喻中聲也林者萬物至未而茂盛如林也夾者在中之謂時維仲春四仲之首也應者窮上反下聲與氣終始相應也稱呂者三呂者侶也助也大呂助陽生物仲呂助陽長物南呂助陽成物也鍾懸之列自北而南三呂中位獨在南故曰南呂也不稱鍾呂者五大蔟蔟奏也古人金奏所用蓋於時則雷出地奮威德並行于律則木行商聲仁義並用故大奏尚之姑洗萬物始生孤稱而洗潔也蕤賓正陽之時萬物相見如賓主酬酢禮容盛也夷則則生物既盛平之以法無射者陽律終則歆意欲無射也臣竊惟十二律之義古人有未盡發者

嘗以臆解之按陰陽律名遞間而下鍾與呂又遞間陽律而推陽不言鍾而十一月獨言鍾者當是大音希聲之時金以聲之爲始條理之義十月應鍾即應之而成條理之終也是時一陽初動天元而地黃當名太玄乃曰黃鍾即太極以前陰含陽之義也大呂者古人定六律六同呂乃古篆呂字之誤太蔟亦作泰族泰乃正月本卦天地交而萬物生如子及孫曾成族黨也姑洗姑字從女屬陰洗者滌之殆盡也蕤賓史記律書謂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是時五陽尚存何謂不用事竊意蕤然下垂象形屬陰會意字從豕十月

原評　姑賓復主的解不易

評　應鍾首段黃鍾已註

建亥六陰自一陰生也賓不必拘賓敬之意蓋陰爲外六陽忽生一陰爲姑姑遇也非所望而卒然遇之非正如賓至也若陽則爲內六陰中忽生一陽畢竟是主爲復內外之義明賓主之義亦明矣林鍾固日茂盛如林然二木交摩而生火季夏火尤王鍾從金屬秋正三伏庚金之義無躰月令訓射爲斂言陰斂不出臣謂躰亦可讀石如以矢注射九月陽剝殆盡或無注射以戕賊之也若夫夾鍾仲呂夷則南呂舊解明矣大抵天地之道陽尊而陰卑故三月屬夫一陰在六陽之上陰孤欲洗而盡之九月屬剝一陽在六陰之上陽孤勿射而戕之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又有扶陽抑陰之道焉聖人合樂而名律亦此物此志也

直探古人未發之旨注解詳明疏櫛靈通

說歸孔子以見所言之當行

資治通鑑董仲舒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張　漢

臣按董仲舒漢儒之最醇者也漢武建元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仲舒三上策其勉强于學問行道之兩言世尤誦之先儒以爲是得統於孔子者也臣嘗衍其說而曲喻之今夫學猶殖也不殖將落善問者如攻堅木先易而後其難則有由洊以入之機是乃孔子好學近知之旨也仁辟諸其器也重有弗舉舉必勝之仁辟諸其道也遠有弗行行必致之是乃孔子力行近仁之旨也而勇出乎其中矣勿如漢武卒不能行其言

也竊攷網目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漢文始行之嘗得至言之賈山治安策之賈誼亦有智囊之晁錯漢武踵行之而使桓江都者得正誼明道之儒封平津者乃得曲學阿世之士何如莽之亂苗而卒不可以區別也夫以君德論漢文德賢於漢景猶賢於漢武以儒術論仲舒學醇於賈誼才亦勝於賈山晁家令與平津侯則申韓蘇張之故智正詔之所當罷者也用之乃在此不在彼乎哉今夫人君之爲治也視任德與任才而已彼至言與治安不逮直言極諫之臣然言亦激憤或非宰相之材漢文卽不以相不失恭儉仁慈之君若夫漢武則雄才大畧之主得董仲舒不以相而巡遊無度一切土木征伐株刑掊斂及神仙巫蠱怪誕不經之行不惜殫精竭力而圖之雖表章六經儒術之效安在乎臣嘗易世而論之假令仲舒在漢文之時以天資粹美之君濟以學問力行之言治當不入於黃老雖一時以詐以力斷斷一庭而仲舒可以化二王之驕詎不可化絳灌晁錯之流賈誼在漢武之時激憤當益深平津之嫉當益力然而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典禮樂以立漢制司馬遷兒寬議而能行者安知賈誼之言不卽用君臣相遇如此其難也由是以觀上求直言俯仰古今慷

極諫而下諭合苟容以諛其主臣大有負乎其君臣直言極諫而諫不行而言不聽又君有以負其臣是相需殷而相遇疎也主聖則臣直臣直而主愈聖主臣貴相與有成哉

以董子之醇而漢武卒不用其言主臣相遇至此難言矣後幅翻出議論識見特超一結尤令人神往不盡

臣按鑑書宣帝詔諸儒論五經異同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邱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嘉統一也先是漢武表章六經鑑書置五經博士又書置博士弟子員十人皆特嘉其尊經至此會講而經則加精矣攷石渠蕭何所造入關時得秦圖書胥藏於此宣帝亦於此中藏秘書下詔石爲渠導水故爲閣號帝曰先詔講經於此是時琅邪有梁邱賀嘗從京房受易帝聞京房名求其門人得賀故立梁邱易尚書則有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昌傳勝爲大夏侯勝傳從父之子夏侯建建又傳歐陽高由是有大小夏侯之學故立夏侯尚書春秋則有魯人穀梁赤孔子以春秋授子夏子夏授赤赤爲經作傳授荀卿卿授申公申公授江翁後榮廣大善穀梁以傳蔡千秋宣帝好穀梁故授千秋爲郎立穀梁春秋其辨五經同異則施讐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嚴彭祖論公羊并更始論穀梁折衷於經以求其當經學至是炳然光於日星矣

臣聞之經釋名徑也典常也言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然經之名何昉世儒多疑之按孔子曰行在孝經又記有經解有離經辨志之語莊子亦曰六經聖人之陳迹則是經之名由來久矣或者乃疑經解非孔子之言子雅言不離詩書執禮以及樂晚而繫易敘精微子所罕言又晚成春秋未嘗以之立教孟子七篇亦無六經之名秦焚詩書漢除挾書之律亦未嘗曰經也至漢武乃日表章六經時用董仲舒之策乃立五經博士因樂經亡故只稱曰五經五經之名自是著於史石渠異同之辨所自來也由是經學遞傳於後世矣

楊終言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宣帝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

臣按三代後書遭秦火漢興而經學始明然高帝有安天下之矣文景治雜黃老經學亦未盡著武帝表章六經經學乃明嗣是孝宣又命儒臣石渠授書明帝乃有白虎觀之議漢世所以多明經之儒也嘗竊考之經

漢南文畧

之名何昉或曰自漢然考之孔子有經解有行在孝經之語記又曰離經辨志莊周亦有六經聖人陳迹之言是經名不昉自漢矣疑者又曰先王造士詩書禮樂四術而已孔子雅言亦不離乎是晚而學易亦罕言之晚成春秋不以立教易則易掌之太卜春秋掌於史官未施國學故韓宣子至魯乃見易象春秋自孔子贊且脩之乃見于世且經解亦疑非孔子之言曰易教詩教未嘗曰易經詩經教也以此爲經之據可乎若夫五經之名古來亦不一其稱也白虎通以爲易詩書禮樂後人益以春秋爲六經今乃定易書詩禮春秋爲五經或者又謂周秦時已有經名故漢武表章六經用董仲舒之策立五經博士樂經亡因稱五經漢文黨遭司馬相如授七經又後漢張純通七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唐貞觀以明經取士以易書詩三禮三傳爲九經益孝經論語爲十一經又益爾雅孟子爲十三經今所傳習者是也然而明經之儒紛紛聚訟支分派別又難言之矣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亡齊魯韓毛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文中子嘗言之鄭樵亦謂秦人焚經而經存後人窮經而經絕似乎不得爲過論昔人因謂後人解經者有三儒者之經尚矣韓愈蘇軾、

陳少南輩文人之經也張子韶輩禮學之經也臣愚以爲不止此有元虛之經則楊雄王弼之徒是有術數之經則焦京孟梁之徒是尤有舉業之經今秀才應試之文是經以應試存經又以應試亡矣何也秀才爲科名始讀經然專一經他經不齒及命題者勦襲坊間之膚言以爲弋取科名之計兼習五經者涉獵尤爲不精夏侯勝曰士如明經掇青紫如拾地芥是古人取科名者未嘗不重明經也只如今秀才應試之文則經學亡矣且夫窮經將以致用非沾沾口耳之學之可以畢乃事也王世貞有言漢儒之學多援

經以飾事宋儒之學必推事以就經援經飾事有違而
証者然於事濟也推事以就經經有通而當者然於事不
必濟濟者漢有儒不疑其証者至劉歆之佐新莽滿者
宋有司馬光程朱之徒其不當者至王安石之誤宋是
不大爲可鑒乎士人治經能于廣大精微者博採而研
究之深之身體而力行推之行道而濟世經學庶幾大
著於聖明之世矣

分處具見源委合處具見體要

原評見解獨得

原評敷語扼要

通鑑綱目春三月立石經於太學門外　張漢

臣按漢靈帝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
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太學門外學者摸寫車日至千
餘乘世謂之石經攷古文、篆、隸、藝文志謂太史試學童
以六體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顧師古
則謂古文孔子壁中書是也篆、隸皆秦使程邈所作篆
有大篆小篆隸書起於官獄多事書去煩以從簡易主
施諸徒隸故曰隸書一曰佐書蔡邕善此三體故命書
於石是時五經殘缺學者樂於取正又得摹此三體經

原評學經學元劉學也

原評馮常大羅之叛亡之危

學與字學並行綱目書之特嘉其尊經也自是以還石
經四書於綱目梁天監中書曰魏補三字石經攷是時
屢遭離亂石經爲無缺魏馮熙常伯夫爲洛州毀之建
浮屠遂大頹廢祭酒崔光遣官守視命博士李佑等補
其闕會元久劉騰之矯中寢其事事未遂亦書於綱目
亦以嘉其尊經也梁中大同元年書東魏遷石經於鄴
陳太建十一年書宇文周徙石經於洛陽唐文宗開成
初書國子監石經成無非特嘉尊經之意首是石經不
見書於綱目矣臣曩日出守河南嘗謁開封郡學見東
廡置石經三枚兩面書多周易尚書字多剝蝕三體皆

具按石經自唐皆置在洛陽何今日殘碑遺於汴意宋時都汴又聾留汴京綱目或未之書也攷魏遷鄴時碑五十二洛陽志則謂太學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時已減六枚今此三枚果蔡邕所書耶臣又考他史蔡邕丹書六經無三體之說魏正始中三體書六經古文則鳥跡科斗篆則史籀李斯胡毋敬隸則程邈也晉永嘉入洛劉曜焚毀過半世說新語注有云猶中散寫石經于太學又閻魏世宗補石經唐天寶刻九經於長安五代孟昶刻九經朱子論語引石經乃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於汴京今猶存意今所存者淳化之遺耶夫物以少則見珍且石係聖經亦當　詔置國學中列之周宣石鼓之南俾諸生肄業其中者皆得攷訂其遺文且識篆隸古書不同於近世好古博聞之意可以慨然而興矣是乃石經之幸書之亦史冊之光也

於石經源流異同無不瞭然心目後段結歸已意尤見特識

通鑑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張　漢

臣按人臣之事其君也以忠爲期而忠非貢媚獻諛詹婦寺之爲忠也人臣之忠其君也忠不能不諫而諫又非沽直名以揚君過如折檻批鱗之所爲也集古人嘉言懿行以養成君德不失堯舜之意三代而下諷諫有如張九齡古大臣之風具在焉九齡當開元之世爲君所信而能諫之是故賀千秋之節在廷皆寶鏡爲壽九齡所進獨千秋金鑑錄若九齡者乃所謂眞鑑而能壽其君以可久者矣竊以鑑論武王鑑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又曰見爾前慮爾後書則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詩則曰殷監不遠曰宜監於殷鑒所廢也孔子謂周監於二代鑒所興也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鑒也宋神宗取以名資治通鑑則興廢具焉鑑之時義亦大矣顧鑑有有形者有無形者萃三品之精以爲鑑而粉以元錫摩以白旃瑩其光可以察毛髮有形之鑑也萃寸心之精集爲書以鑄人使之如刮垢磨光而能明明德於天下無形之鑑也然鑑之有形徒得其影耳若取古人之言行見之形容者師爲言行而大有其形容則又非徒得其影也其壽於世不可以年歲計矣今夫天下之物金之壽爲

最久若夫戔戔毫楷以及竹帛鉛槧之質其易朽者耳然以金鑄物有時而毀以繼繼之壽爲尤古彼有唐之世所紀之言行遞相傳爲貴者至今不知銷鑠沉埋人得而寶玩之其於治世亦終無補而進所爲金鑑錄所進即得軒轅以來辟邪照膽諸神物較常鏡其直不啻千百矣以若所進爲考鏡得失之林其時之貢媚獻諛以奉其君者如彼其君能察納雅言賜之書以大褒寵者在此不在彼歸於何有即其鏡尚存至今人悅其名而傳誦之以爲考鏡得失之林其時之貢媚獻諛以奉其君者如彼其君能察納雅言賜之書以大褒寵者在此不在彼旁引曲喻詳陳興廢之原望其君以興道致治者如此其道所自出則自堯舜開之堯舜辨人心道心之危微精一以執其中亦執其正而已而王道之無偏無頗胥是皆以正心爲本也孟子則謂大人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而人不足適政不足問亦原本而言之也而溯其道所自出則自堯舜開之堯舜辨人心道心之危微精一以執其中亦執其正而已而王道之無偏無頗胥是皆以正心爲本也孟子則謂大人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而人不足適政不足問亦原本而言之也而溯

又如此有唐至今未及千年之心昭然如鏡之可見其感發而興起正無窮期是又後人之鑑也

發揮透徹斷制精嚴乃使貢媚獻諛者無從躲閃

通鑑唐柳公權心正則筆正

臣按人君者天下之主也君心者人主天下主以一心之正而已君心正則正身以正朝廷朝廷正以正百官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萬民以正四方如立之表焉胥匡于正孔子謂身正不令而行曰修身在正其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一是皆以正心爲本也孟子則謂大人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而人不足適政不足問亦原本而言之也而溯其道所自出則自堯舜開之堯舜辨人心道心之危微精一以執其中亦執其正而已而王道之無偏無頗胥是

原評以上虞心正

原評以下虞筆正

效解

原評所關者正所包者廣

于是達其用唐柳公權心正筆正之諫殆于是得之而劉君者未易其旨臣竊述所聞故一一焉廣其說也夫公權豈獨心正之論未廣其說即筆正之說亦未易其旨臣又一一推廣之聞之字心畫也得之心而應諸其手則字由筆生者以有字孳生之義而臣謂筆古謂之聿臣以六書象形之義臆解之當爲五指持筆之象則夫持筆未有不從其正者周武王之銘筆也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其銘硯也亦曰邪心讒言無得汙白夫文亦治世之所尚而陷溺于文即陷溺其正而入于邪也持邪心之戒于直筆之時而帝王御世之大轡見焉推

之而開正言行正事用正人行正道無不出于其中矣
觸類而通之劉宴之正字謂朋字未正朱子謂正心誠
意生平所學唯此程明道謂非欲字好即此是學意在
筆先不又可求之無字之表乎公權得運筆之本宜其
以書名于世而格心之道又有古大臣之風宜穆宗政
容而嘉與之也古者人臣以藝諫又何事不可托諫耶
心正筆正推廣言之如扶萬斛泉源滔滔不竭是何
等思力

原評
又深一層

臣按朱子之事君也可謂堯舜其君者矣堯舜以十六
字傳心先之以人心道心之危微而後精一以執其中
誠意正心之大旨也孔子祖述堯舜有曰意誠而後心
正是即天德王道之樞孔子傳之曾子聖經而賢傳之
曾子傳之子思則曰忠曰誠子思傳之孟子曰思誠曰
求放心而其告齊宣也亦以攻邪心爲先務胥此一中
之道也朱子直接堯舜孔孟之傳不自欺是以不敢欺
其君生平所學之四字十六字之心傳也可不謂堯舜

原評
直窮眞源
主旨所在

其君者乎而無如人之聞之而生厭也夫正心誠意人
亦何故而厭聞哉今夫正心誠意聖主之所不厭庸主
之所厭聞也庸主即不厭聞而庸惡陋劣之臣恐人以
是告其君必詭爲上所厭聞而阻之君於是不得聞誠
正之言矣彼其時孝宗猶宋之賢主也聞朱子之言亦
何嘗不嘉納之恐後而彼時之臣何以必謂上厭聞而
阻之耶今夫人心之在人身辟諸兩間其天也辟諸天
下其君也究其心發而爲意辟諸天則太極之分陰陽
辟諸君則宮庭之出號令也陰陽畍而風雨露雷之不
時號令乖而禮樂刑政之不當是即不正心誠意之明

原評
主旨所在

徵以故學聖人者意則不厭其誠心則不厭其正君不厭聞告固不厭其詳君即厭聞諫亦不厭其爭苟曰姑舍安所學而從我我即舍而從之豈幼學壯行之初心乎臣又由朱子之言廣之唐柳公權之諫其君曰心正則筆正宋藝祖亦曰洞開重門正如我心猶此正心之首也由是聞正言行正事友正人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萬民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天地所以位也汲黯之諫漢武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程子論貞觀之治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猶此誠意之旨也由是王敔無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而博厚而高

原評　源出虞舜推而廣之無不本乎此

原評　結冷

明王誠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天地之所以參也正心誠意詆朱子叙論以博上之厭惡哉事君若朱子可矣爲人臣者徒望色承顏以博君上之容悅不進善言以成君德而致之於堯舜朱子之罪人也吾壹不知彼生平所學何學以爲上所不厭聞而日告其君者又何事也正襟而談聲開數百里讀之使人神旺

進等韻摺

欽惟我

皇上聰明睿智文武聖神

盛德著其日新多能本於天縱

御書煥采會禹碑義盡之奇

聖藻盈編邁晨露薰風之咏近復釐定樂章

勅修律呂正義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德集大成

故樂集其大成微臣謭陋何補高深然臣竊聞等音亦關律呂之義不揣冒昧敢爲

皇上陳之按等音之學未知緣起何人較沈約多一全

聲備調五音配宮商角徵羽之數五音所屬又各調五音演有二十五圖裁三十六母爲二十四母以配二十四氣橫讀成韻直讀分母十三韻配十二月以一韻象閏韻分平上去入全爲五聲以全聲會四聲之歸全聲即爲下平也又有林氏益長參定此圖分五音爲開承轉縱合謂開爲上平承爲下平轉縱合即上去入兩說次序微殊合調頗叶滇中釋氏演梵多習此書臣少時粗通其說嗣入史館學譯　國書蒙

聖祖仁皇帝　賜清文鑑一書得聞二合三合之音義與

等音無異是時

聖祖仁皇帝

勅大學士李光地纂修部子經世韻書有音無字者以國書填注字字皆叶臣竊倣此意以二合音填注等音又以等音填　國書下經緯成文亦無聲牙之聲覺熟此等音便讀　國書熟於　國書亦於等音爲便竟不待反切得音眞而法亦簡捷然臣不能灼見的知恭請

宸裁訓定倘音韻尚不乖舛所

勅下律呂正義館以備採擇臣謹奏

五方風氣不齊故聲音各異然其實不外於宮商角徵羽牙齒舌喉脣也自韻學失傳解人難得以訛傳訛雖老師宿儒猶多失悞然則等韻之學其可忽諸

滇南文畧卷七終

漢
檄上書策議教　呂凱
蜀
答益州渠帥雍闓檄　諸葛亮
唐
貽韋皐書　異牟尋
明
上王相國第一書　薛繼茂
上王相國第二書　薛繼茂
上王相國第三書　薛繼茂
上王相國第四書　薛繼茂
上王相國第五書　薛繼茂
上王相國第六書　薛繼茂
國朝
條陳南征時事策　黃桂

明
賑濟饑民議　楊士雲
金沙江議　楊士雲
大理郡名議　楊士雲
補議　楊士雲

國朝
宜祀莊蹻議　宋璋
通海龍火七營議　董玘
程子碑議　張漢
廟主議　張漢
鄉約議　劉經傳
鹽法議　王芝成
下湖南各屬教　李發甲

耒陽初陨圖　兩先生鑒定　石屏朱奔籌出資訂
吳縣潘芝邨　保山袁文揆時亮　全纂
餘杭俞廷棆柱峰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昆明錢　恪立誠校訂
受業保山徐以寬　健同校
滇南文畧　目錄　一

撒

呂凱

答益州渠帥雍闓檄

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仕郡五官掾功曹建興元年雍闓等闓先主殂驕黠滋甚降吳受遙署永昌太守正德中子方爲正陽遷亭侯之名今凱墓在永昌金雞村

天降喪亂奸雄乘變天下切齒萬里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於蒼梧悟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於江湘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興衆無忘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迹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耶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畧陳所懷惟將軍熟察焉

張叔盛覽許淑著作此篇文南詔祖

義正詞嚴勵之以功名慮之以利害漢季文猶有西京淳實氣象可想見季平之節義也

異牟尋世爲唐臣。襲緣張虔陀志在吞海。中使者至不爲澄雪。舉部惶窘。得生異計。鮮于仲通比年舉兵故自新無由。代祖棄背。吐蕃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論訥舌使浪人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禍蕃廷。降孽蕭牆。太子弟兄流竄。近臣橫汙。皆尚結贊陰計。以行屠害。平日功臣無一二在訥舌等皆册封王。小國奏請不令上達。此二忍也。又遣納舌逼城於鄰

徼邑不堪。利羅式私取重賞。部落皆驚。此三忍也。又利羅式罵使者曰。滅子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營。爲我有此四忍也。令吐蕃委利羅式甲士六十。侍衛囚知懷惡不謬。此一難忍也。吐蕃陰毒野心。輒懷搏噬。有如喻生寶汙辱先人。辜負部落。此二難忍也。往退渾王爲吐蕃所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跋首領。並蒙誅刈。僕固志忠身亦喪亡。每慮一朝。亦被此禍。此三難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無二。詔函信節。皆送蕃廷。雖知中夏王仁。業爲蕃臣。吞聲無訴。此四難忍也。曾祖有寵先帝。後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吐蕃詐紿

後幅辭橫懇自宋元人手

議異文

百情懷惡。相戕異牟尋願竭誠自新。歸款天子。請加戍劍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不能爲強。此西南隅不煩天兵。可以立功云

世爲唐臣。南詔何負於唐。唐負南詔也。唐究何負於南詔實逼闖之。負南詔以負唐。而致唐負南詔也。末陳調度吐蕃。極有兵謀

職聞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閣下文章氣節海內傾屬而聖意眷注亦無過於閣下得君心負人望皆非常之功之資也建儲一事久爲閣與王許二相公以去就爭之不能得閣下爲太老夫人篤於烏慈一旦單車就道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人亦謂閣下正直精忠素爲皇上嚴憚此來正逢前旨許立之期事與時會是又天以非常之功賜閣下也故入京之日舉朝欣喜相率遠迎趙張二相公計亦有因人成事之幸俄聞進揭側耳好音聖諭忽頒大失羣望諭旨援引祖訓題目重大朱

雒京、王汝堅、請以前旨從事致犯聖怒賴閣下回天救釋改成爲民縉紳亦無不知而感者職偶查祖訓則與諭旨大悖恐綸綍之音爲天下萬世非笑冒昧具疏亦已投揭於閣下待罪數日未蒙處分士論紛然聞有歸咎於閣下者蓋御劄到閣人皆知之閣下即時獨斷草諭回覆亦人皆知之雖欲不歸咎於閣下而不可得矣於此不然則干犯祖訓關於聖孝損君德而傷國體壞謀國忠而不濟於事用心苦而不諒於人昨見閣下人言朋興之疏內云一時應對故典未詳則所代論旨不合祖訓人亦諒閣下爲無心之失但查得律許檢舉凡九卿等衙門事有違錯上本認罪即改正行況事關宗

社非他可比而祖訓森嚴尤非他書可以斷章取義牽合附會其說今有三皇子而引嗣廷無皇子兄終弟及之條此其所差矣竊天壤哉致使聖意決而不改皇長子危而不安禮部畏而不敢奉詔舉朝人心如居風濤洶洶靡定雖三尺童子亦知論旨出閣下手皇上亦且藉口於閣下以有辭於天下萬世書之史冊其謂之何此非小小差錯而已君子於天下事實見得是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今實見得非猶可及止合無爲太祖屈爲皇上屈照例認罪以塞天下之口以沃皇上之心正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一時失誤不足以累閣下而休休有容善則歸君過則歸己益足以成閣下之美認罪之後定有溫旨即從容調護委曲維持務祈皇上早建東宮以救論旨之失而成非常之功如其不聽完璧而歸全節令名毫無所損職一念朴忠所以爲閣下計者無出於此不然則干犯祖訓關於聖孝損君德而傷國體壞時事而搖人心他日皇長子不無銜於閣下人姑待數年中宮失寵中外共聞豈能夢蒼龍據腹履大人迹而生子耶人謂瑤泉申相公曾有密揭言皇長子不當立申相公不利於皇長子而設計以愚閣下又合

久出大司禮監亦行此議賣女嫁禍果有之否不可不察職早年讀閣下事君能致其身之文想望若景星慶雲又見閣下以名之必可言主器莫如長子等題試天下士知閣下惓惓以此爲事非止今日今偶以失於檢閱大爲公議所不與若不認罪請正是始則無心而爲過終則有意以遂非雖人置一喙安能白其心於天下萬世倘他日册立萬一有不可料此之歸咎閣下能堂之乎職深以倉忙應對爲閣下諒以生平事業爲閣下惜又以異日隱憂爲閣下懼冒昧秘密具啓伏惟閣下恕其狂而留神裁察焉

欣之以功悚之以禍既服其心直抉其過荆石相國得不心折乎卒之並封中止東宮早建扶國事於未兆弭大獄於先幾先生六書之力也並存之

上王相國第二書

承翰諭併賜到密揭五本仰見閣下謀國盛心可鑒天地欽使索報甚急一時應對委難致詳於故典皇上遂執爲口柄以有辭於天下節次皆意不曰謗議疑君則曰奸臣嘗斬然而祖訓實有不然去官員有缺可懸之以待補東宮爲天下根本亦可虛其位以待嫡母所生乎無惑乎言者之紛紛雖聖怒方嚴而不止也閣下當此之時既欲挽回於內又欲調停於外然聖意已決而不可挽則外議益激而不可調君臣相持恐將來釀成詔獄如世宗議禮故事流禍縉紳不小人言嘖嘖皆歸咎於閣下能堂之乎無惑乎言者之紛紛雖聖怒方嚴而不止也閣下當此之時既欲挽回於內又欲調停於外然聖意已決而不可挽則外議益激而不可調君臣相持恐將來釀成詔獄如世宗議禮故事流禍縉紳不小人言嘖嘖皆歸咎閣下能堂之乎職竊慮之即欲爲閣下解而不可得前伏讀謀國無狀人言朋興大疏乃知爲一時應對之言不覺距躍起舞以爲閣下回天之力此實機括閣下忠於謀國何罪之有而職敢以認罪爲言蓋聖上執著祖訓非人言可回亦必以祖訓解破方爲對症之劑古之賢臣爲法受惡周公不難以其身利其君閣下屈尊認錯言其爲倉皇具奏豈惟見諒於人而聖意必將翻然悔悟既許照例改正自可設法因敗爲功其力較易不然則言官所陳既一概留中不覽聖上何由知其爲錯而改之耶閣下一日不言錯則皇上一日不知非皇上一

日不知非則東宮一日不得立職恐遲立東宮其事不小而更改祖訓其事尤大官文書且不得增減祖訓何物豈臣子所得紛更失今不明直錯到底人孰諒閣下果爲倉皇之誤耶何其知而不改也來諭欲職於朝房一會以白其心職爲閣下今日計在不必急白其心而當勇於認其錯認其錯者正所以白其心耳竊揭中雖微引告所望另爲一疏援引會典即以照例認罪乞恩改正爲題將祖訓本旨及聖諭所以不同於祖訓處明白分剖的見其所以爲錯決應改正庶可昭然傳示中外洞釋羣疑閣下旋乾轉坤之機在此一舉不然恐他人執閣下爲成心誣訓非屬倉皇則人言既出閣下雖欲認錯而不可得矣聖台云朕意已決豪翰云事尚未定或別有區畫非淺近所能窺而與其委曲幹旋不若直截認罪易於寤主古大臣謀國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上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衆益者次也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抑其次也總之成天下事而已職新進小臣爲敢與聞廟堂之議惟是見東宮建立爲甚重祖訓誤引爲匪輕人言繁興爲可畏閣下生平事業爲可惜芹曝之私不忍自外乃不揣冒昧妄効其愚若閣下直懇勤惓至意則職敬之信之已素不待捧讀臺揭而後知也感冒風寒給假註籍輒再以書對臨啓無任悚息

君既不知非相又不認錯外議益激而不可調勢不至釀成大獄不止先生見得到更說得盡諒哉回天手段也

職至愚極陋無所知識前後情一疏顯皇上召見閣下郤意實以便面請東宮近見建儲未成人言蜩起咸委於閣下草論不協祖訓職爲閣下謀甯可得罪於朝廷不可得罪於公議及今虛心認錯上可以悟於主下可以諒於人中可以白其心三王併封猶可及止人言不待辨而自塞矣事屬大嫌無有敢爲閣下告者輒恃生平嚮往之素披瀝於閣下並及所聞別事其言有無先入閣下當自知之狂夫之言不識果可採擇與否昨承諭卽夕具章來日不敢進閣事關重大更冀詳愼勿卽以鄙言爲是幸甚

甯得罪朝廷勿得罪公議卽所謂一時之功名有限千秋之清議難逃者也想見正笏垂紳古大臣立朝氣象

建儲一事稔知閣下竭盡苦心昨讀首揭欲皇上攬權獨斷此閣下引掖微權將順至意主欲不動聲色但皇上已明許二十一年舉行只宜明請册立使不得痛心回口惟閣下以密揭進議故皇上亦以密議商量特旨忽頒迅雷不及掩耳此職前書所謂謀國忠而不濟於事用心苦而不諒於人者也及恭接節次聖旨一則曰此正祖訓所謂奸臣本當處斬一則曰本當處斬以嚴祖訓則皇上所執明係朝廷無皇子一條所云須立嫡母所生非如母所生者雖長不得立其朝廷卽斬奸臣

一句繫在此條之內恐非如閣下來諭所云嫡長子爲皇太孫之意甫納鄙言卽騰大疏真古大臣開心布公集思廣益高誼誠近世宰相之所難然以職愚見三款中獨中款最爲喫緊首末二款不言尤爲直指之亦見虛懷閣下多方斡旋不吝極力引咎至誠感動天聽當回若再有密諭伏乞閣下專申前中款未盡之意併請召還涂杰王汝堅等以服其心面平縉紳之氣亦改錯之一端職三上閣下書皆小价所寫隨卽焚稿不敢以告人疏稿密封緻上事嫌之際未得躬謝伏惟鑒亮

申明中款乃非疑謀召還王涂始平士氣懇敬先生之用心良苦矣

頃見縉紳咸謂祖訓一書不啻六經閣下出身翰林係講讀官決無誤失之理明欲更變祖訓侮弄君父易置太子有欲以重大題目加閣下者職竊謂事不可激期歸於成不能爭之吾君便當謀之吾相閣下之失亦須閣下自救之即日具書不顧交淺言深之忌求成國事非有他腸正恐犯顏獲罪過蒙鑒納屈重露章心迹已明人言已塞皇上英睿不無悔心之萌急乘此機議舉大典以身之去就爭之則閣下一生出處光明正大忠孝兩全再詳皇上所執姦臣當斬及立嫡不立庶二語

繫在朝廷無皇子條項下聖意明非泛據他條前小疏顏窺其旨願閣下再進一揭備細分剖解破疑惑不必言尊翰中皇嫡孫字樣反爲皇上別開蹊逕藉口閣下高明練達豈大事糊塗者內使逼守回奏適迎在宅自陳或者天故以此啓皇上悔悟之機授閣下挽回之柄亦未可知萬望閣下努力

事不可激期歸於成不能爭之吾君便當謀之吾相此懇敬先生所以六上書而不憚煩也調停大事一毫血氣用不着非有道者未易辦此

閣下認錯疏上青天白日心事已昭然於天下後世矣連日答旨未下私心踧踖寢食靡甯爲皇上難於批答再陳愚慮承教方知已有諭旨倉皇捧讀皇上亦已顯然知其爲錯矣外廷之議只恐三王並封又諭旨云姑待數年無期册立今改侯二三年則册立有期人心亦慰且旨中有置朕何地一語是皇上不忍專歸咎於閣下而有分任其責之意既皇上嫌於錯之一字則將他疏之無辯明祖訓字樣而辭意和平者於無意中偶一發下禮部覆議竭力請立必不得已則姑如外議以圖

月之年不行吉典爲辭仍明許次年册立近限庶無改正錯誤之行而有從諫轉圜之美在閣下委曲調停之職茂愚陋何知敢當下問天威方霽閣下乘機苦爭自是回天能事必完此一件相業而後可以言去宗社幸甚

此書中一段所謂納約自牖也

條陳南征時事策

窺以南緬爲天下膏腴之區。夾夷所宅。人柔而多詐。富而無壽。其地氣使然也。遠漢諸葛之南征。在乎羈縻而不留。不處也。迄乎明代思氏莽氏屢爲邊患。或一聚數十萬。或一反數十年。鄧子龍攀枝花之戰。以寡敵衆。大破緬虜。而其後猶不能靜。陳用賓是以有八關之築。我朝百餘載來。滄溟澄清。不驚烽燧。乃有木匪不恭。負強於彼方。爲衆酋所畏。阿瓦之王。既先失位。木邦之主。播遷一郡也。此其可量者也。然而未易勝者。瘴毒不可以

遽進也。江險不可以驟踰也。野獠人蠻各種散居南海之一面攻之。此明時故智。頻歲征緬。卒鮮制勝。即有制勝不過得其遁歸而止。蘖根未絕。息而旋作。無長策也。況茲木匪之强。兼併諸緬。家於木梳而阿瓦之海濱。以爲憑依。木邦之厥姦。以爲羽翼。彼方挾三窟之狡。我乃以蒙古之强。亘古爲中國之憂。哲后英主。莫有能控制者。我

皇上神武所奮。一舉而臣服之。藐茲緬方。曾何足云。惟是北南異勢。饑此處彼。抑又不能無枘鑿焉。雲南二十

萬之秋糧。民食無餘。倉儲甚少。一有荒歉。鄰省之糴。來則軍糧先已可慮也。是故緩征之說。可以行於北者。未可以行於南。計南征者。利在乎速。而欲功速成者。在乎多算。而已蓋緬可量而未易勝者也。以彼聞有征勦之聲。協而謀者必衆。則亦强者主之。弱者不得不附。志未必同。力未必均也。率族如林。皆其村寨頑民。驅冒鋒刃。假鋪設也。恃有殺手千騎。勁弩毒矢。專於行刼而已。未曾抗兵對壘。猝然而來。猝然而去。不能離其巢穴者也。故元明之世。緬數爲寇於內疆。亦未聞其能拔一城

踞一郡也。此其可量者也。然而未易勝者。瘴毒不可以

超局篇而議

八關之築原虛糜而無用當時英宗亮已非之

一句開下

無請地理

通達時務之言

料事揣情明若燭照文氣亦極暢達

病此一面之緩攻所以不爲征緬之長策也則何不爲兩道並進以操全勝之局且緬之所依者水也征緬之勢利用水軍闖粤到南海不過一月之程可發水軍一萬足以抵緬日期俾雲南先悉而斯時之緬賊聞風而恐度亦無兩全之術蓋其肆然作逆輕視官兵者一意外馳而初無內顧之憂也聞水軍將臨其前而能不急於內顧乎急於彼則緩於此而後雲南之軍易於措手然又在乎得其要焉地之利在乎沙人之利在乎新街兵新街爲入緬要口必先取而據之嚴壘固市期於不拔所以資我之水道而扼彼之咽喉不可失也沙兵爲緬賊所憚其人勁而狠攻戰無退却惟禮其首而惠其衆則萬數可得而致多多益善不可忽也據定新街則糧船無患多聚沙兵則先鋒可恃於是雲南之軍與閩粵之軍按期而相望一由新街順流而下一由南海溯流而上料莫之敢禦者制於兩軍之對待爲勢也兩軍既會深入木梳沙兵之悍水師之能當乎前滿漢土兵之盛交奮於後亦未有不搗其巢而截其曾者矣木匪既鋤則緬全屈而阿瓦自定木邦自甯何也除其殘而諸緬服也此兩道之所爲力而成功可速卽根株可拔也若夫兩道爲大師所壓則自顧難於保全不待深

一氣趕注又提開論胸中有數萬甲兵

點睛

張弓挽強用長箭

二語更上一層乃王師之大見大入其地而已哀懇

恩赦願永納款者但使獻出漢姦（最爲各盡省3之害）卽以止戈爲武此則甘雨和風中外樂業尤善之善者矣區區愚忠意蓋如此昔魯文憂國曹生謁君事非分內而引以爲慮亦有見非妄誕也如蒙不棄芻蕘細流兼收施之於事或有所補則幸甚幸甚

緬自乾隆初年爲木蔴酋甕藉牙所篡已非復莽緬之舊甕藉牙死其子懵駁襲性兇狡三十一年犯邊欽派大臣督師征之未克三十四年　特派大學士傅忠勇公經畧軍事月軒先生爲是策以進或云時

先生年老遣子弟齎策至永昌見軍容之盛不敢進然證以當日忠勇籌緬之事如謂用沙人復奏調福建水師造戰船由老關屯大江直下大獲全勝亦多有與策相合者又按滇考通志明萬歷二十二年巡撫陳用賓駐永昌籌邊築入關後用金騰道余懋學計募得閩人黃龔使暹羅使與得楞內外夾擊由是緬亂擺古殘破自此不敢內犯則先生請用福建水師兩路並進之說實有所本非紙上談兵迂疎無用者比也再查我師凱旋後數年懵駁死傅子贅角牙乾隆四十七年贅角牙爲其下孟魯所害國人殺孟

畚而立孟陬五十二年悔罪投誠進貢我
高宗皇帝至德柔遠赦其既往册封爲緬甸國王
今上御極之嘉慶元二三等年以來緬爲暹羅所侵
兵敗地削益恭順考之往古驗之常今則兩道並進
水陸夾攻誠籌緬之要策若再脩復用竇屯田之舊
於龍川芒市間則兵精糧足藩籬益固滇其永無緬
患矣

明　議

賑濟饑民議

楊士雲

適者諸路水旱饑殍載道河北幾甸之民尤甚將有相
食者有司日夜以聞命下延臣議戶部權羨餘工部計
度用其勸殷實度緡流胥吏等第學校輸貢斯皆鑄釜
計耳其何以紓目前之急而活嗷嗷待哺之民哉譬之
救焚拯溺朝可遲緩聞議在京出太倉米二十五萬石
通州二十萬石揭榜通衢分官監糶禁豪右之侵越定
市肆之價額弊固不能盡祛而利亦以溥矣雖赤手無

錢之人不得沾會合之利然米價既落凡有旬月罄石
之資者視翔貴之日所羅必倍莫不皆有生意人莫衆
於京師京師既糶則近京諸方米價亦落河潤之利孰
謂不九里哉又議外省災傷重處遣大臣會監司督守
令設法賑濟其法亦不過發廩勸分減常平之值嚴閉
糴之禁而已雖遠近抄刷所及不能皆偏而里書簿籍
所報不可皆憑亦利七而害三者也固不可以其害而
謂其無益也嗚呼是固今日救焚拯溺之意亦云善矣
愚竊以爲聖明在上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
之而奚暇計其費用之多少乎譬之堀底之家置田墅

棄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於水旱之年放欠負給牛種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今日故也況有天下子萬民而不計其後乎愚竊願京師糴米之外量發內帑之錢令使臣領之轉付有司細刷編民之饑者賑乏惟於給散之際措置得宜則其利亦溥蓋京師畿甸之民兵有月糧猶可自給而無錢入市填死溝壑者獨編民耳而可不爲之惻念哉外省災傷重處許於上供數內量爲截留或十之三或五之一視災爲差以廣儲糴備給散則其利又不止七而已是二者雖待豐歲還官因實以與之亦可也如是而又命內外使臣監司切

金沙江議

楊士雲

按志金沙江古名麗水源出吐蕃界共龍川犁牛石下名犁水訛爲麗東經巨津寶山二洲三面環麗江府東經鶴慶受漾工江諸水又東經北勝受桑園龍潭程海諸水又東經姚安受青蛉弄棟諸水又東經楚雄定遠受龍川江諸水又東經武定北受元謀西溪滇池螳螂川羅次富民諸水又東經東川西八滴濾部過烏龍山受尋甸牛欄江谷壁川齒化溪諸水又東經烏蒙南又東經鹽井建昌會川越巂諸衛合瀘水受横遠宜遠越洪雙橋長河瀘湘大洞魚洞羅羅打沖東河熱池諸

水又東經馬湖府受泥淇大小汶諸水又東至叙州府合大江此南中西北之險蒙氏僭稱北漢者也按史漢武帝遣馳義侯開越巂郡尋遣郭昌等開益州郡諸葛武侯渡瀘南征斬雍闓擒孟獲遂平四郡定滇池皆先奪此險也勦通西南諸夷應晉遞隋通璽靡常至唐蒙氏世爲邊患至會龍極矣屢寇黎雅一破黔中四盜西川皆由據此險也遂基南詔亡唐之禍宋太祖鑒此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棄此險也遂成鄭、趙、楊、段氏三百餘年之僭元世祖乘革囊及筏渡江進薄大理擒段智興破此險也遂平西南之夷國初梁王拒

命我太祖高皇帝命將征討神畿妙算悉出聖裁論頻
川侯等曰闢索崩路本非正道正道又在西北蓋謂此
也歷代出其背後險而捷近天兵當其吭前險而懸遠
且屯且伐獨難於元始收戡定之功故班固謂皆恃其
險乍臣乍驕范蔚宗謂憑深阻嶮紆徐歧道宋祁謂喪
牛於易患生無備誠確論也夫雲南四大水惟金沙江
合江漢朝宗於海爲南國紀天設地造本爲天下用也
歷代乃棄諸夷酋資其桀驁雖建立城戍靳靳自守時
或陷沒豈知天有經度地有經水人有脈絡禹貢於每
州末必曰浮某水達某水入某水逾某水蓋紀貢道達

帝都著天下大勢以水爲經紀也就謂滔滔大川可浮
可達反舍而陸乃北至永甯東至鎮遠不亦勞乎禹貢
薄四海各迪有功夫二勞久逸暫費永甯執事之議詳
矣爲國家慮深且遠矣所謂計費吝賞貢效讒言斯固
古今之恒態不可成天下之事者也然雄傑見同必有
繹之者繼神禹疏鑿之績恢四海會同之風息東西兩
路之肩拥滇雲百蠻之背昔爲絕險奧區今爲掌中腹
裡皇明大一統無外之治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在於此
凡有識者咸目望之庶幾見之惟執事留意幸甚

滇源窮流緯史經經宇宙間有數文字真所謂不廢

江河萬古流也

大理郡名議

楊士雲

謹按郡名以地以人以物以因事取義古也大理之名奚取焉僭也僭宜黜而不黜者宋元失之也大漢大唐大宋中國帝王有天下之鴻號也即大夏大商大周之義也段氏小醜也安得而僭之自閻羅鳳僭號大蒙國酋龍改號大禮國厥後鄭買嗣號大長和趙善政號大天興楊干貞號大義寧皆效尤僭稱大也段思平遂僭號大理國矣僞國號與僞紀元僞謚正同此而可與孰不可與宋以段和譽入貢册大理國王元廣段興智置大理路是與之也奚可哉昔吳楚嘗僭稱王春秋書荊

書楚書吳書人書子於越亦然正名也大一統之義也國初仍宋元之舊而未有以是請者請奚不可而亦因之者豈一時不暇計歟抑將有待歟自古創平僭亂未有以僞號爲郡名者洪惟我高皇帝混一區宇首正嶽鎮海瀆山川城隍不經之號逮我皇上中興復正先師孔子先賢先儒不經之號兩正千古之謬皆絕無曠有有關於天下萬世之綱常者也大理郡名似亦千古之謬有關於天下萬世之綱常者也而可弗正乎考之歷代史傳古記舊志自閻羅鳳迄段思平訖段祥興其僞國號某某僞紀元某某僞謚某某昭昭簡策僭竊明甚

倘或可以上聞則請郡名黜僭竊於既往正名實於方來洗污穢於前朝揚清明於今日不獨一方之快天下萬世之快也亦春秋之法也或曰今天下郡名若大名府大同府寺名若大理寺亦皆稱大何也曰魏大名也本諸左傳大同川名也本諸地理大理法星名也本諸天象所謂以地以人以物以因事取義者也非帝王鴻號比也載稽諸史蒙氏在唐最爲邊患雖竊稱大蒙大禮之號令惟以南詔命之史亦以南詔傳之似猶有春秋之意段氏在宋元盜據王土抗衡中國巍然以大理僭稱宋元亦巍然以大理稱之史亦以大理傳之豈事亦無關緊要然從名分說來所見自大

按宋史外國傳曰大理國卽唐南詔也夫宋之大理卽唐之南詔宋段氏大理之僭稱大不猶唐酋龍大禮之僭稱大乎鄭買嗣大長和之僭稱大乎段思平僭號在石晉天福間宋太祖削平海內鑒唐禍基於南詔棄而不取故大理竊據一方不通於中國不領於鴻臚至徽宗政和間段和譽遣李紫琮等入貢制以和譽爲雲南節度使封大理國王夫節度使之授是矣大理國之僭可輕予乎使當時如唐制仍爲南詔豈不名正而言順乎議不出此遂使大理淫名僞號僭稱於宋者三百三

十年元因之稱大理路者九十餘年國朝因之稱大理府者百八十年矣此宋執政之失亦史官之失也失脩唐史者宋也豈不知買嗣大長和之僭乎脩五代史者宋也豈不知段氏大理之僭而封之而傳之不著其僭何邪視唐史爲南詔傳五代史爲雲南驃信爲南詔蠻得其實者何如耶視諸外國傳國名亦以地以人以物以因事取義無僭稱大者何如邪噫謬也甚矣惟朱子通鑑綱目特書南詔僭號又特書長和求婚於漢獨不書大春秋之筆萬世之法也長和不得稱大則大理不得稱大明明矣似應疏請於朝革去僞號更制郡名正宋元之失俾

春秋之法昭昭乎大明嘉靖之間統紀尊嚴名實罔亂不亦韙乎否則爲蒼山洱水之羞甯有極乎以永昌先事例之永昌東漢郡名也國初爲府洪武壬申省府改金齒軍民指揮使司金齒在郡南千餘里夷名也嘉靖壬午撫按連章合疏革司復府仍漢舊名也夫以永昌舊名歷漢晉迄今革而可復然則大理僭號歷宋元迄今因而不革可乎況大理僭號不可不革尤急於永昌舊名不可不復者乎斯正春秋之法大復古重戾古之義明徵不遠失今不議可不可乎愚既爲郡名議以附於志復贅此以備觀風者采焉

補前議所不及筆尤酣暢

宜祀莊蹻議

士璋字文遠晉甯人歲貢任保山訓導

滇之疆域夏殷以前俱無可考至周之末楚威王使將軍莊蹻將兵浮江上畧地巴黔以西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沃野亦方三百里肥饒可耕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楚奪巴黔中郡道塞不通乃還南中以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其子孫遂世守焉其後築苴蘭城以居失滇固荒徼也其俗椎髻編髮或有邑聚或携畜遷徙自蹻至滇爲君長諸蠻苗帖然讋服其因地制宜變通教訓之道當必有可觀者惜乎其不傳也即其變服隨俗以爲治則其體順人情不拘苛細亦概可知矣是以終蹻之世未聞有叛亂者迨漢武時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而犍爲以南莋柏以西騷然煩費不復蹻之舊矣蹻之先爲楚莊王苗裔秦既滅諸侯徙天下豪傑於關中原景昭三姓皆楚族姓也俱在行中當其始也虎狼設詐懷王不返迨其後也項羽肆虐義帝旋亡不惟承統者已皆澌滅而遷處者亦寂寂無聞蹻奉先王之命提一旅之師立功異域傳及於子孫太史公曰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惟滇復爲寵王非功德及人何以得此今日之滇非歷代之滇也冠裳文物幾與中州埒矣溯厥晨初蹻功顧可忘哉以愚論之蹻宜有專祠垂禋祀於不替亦滇士人民報本之端也今會城內外琳宮梵宇指不勝屈以蹻開拓之功獨闕於廟貌蓋不能無深感焉

老當

按祀蹻之議其說已久野史引史記前漢書云楚威王使莊蹻畧滇因以其衆自王後十餘歲秦滅之按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王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若蹻自威王時畧地至此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是淹久又其後十五年頃襄卒考烈王二十五年幽王十年王負芻五年而楚滅又十五年而秦亡何止十餘年乎後漢書云襄王時莊豪王滇或云豪卽蹻也舊志官師本史漢首稱莊蹻又取後漢書謂豪爲蹻裔其實後漢書與注皆無此說明正德間巡撫議祀莊蹻或言蹻曾爲盜遂止按賈誼弔屈原賦曰謂跖蹻廉注楚之盜曰莊蹻韓非子曰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

說政之亂也蓋楚有兩莊蹻一莊王時大盜一莊王裔孫爲將軍開滇總之頭襄爲是威王爲非莊豪爲是莊蹻爲非遷固既訛以頭襄爲威王又惡知不訛莊豪爲莊蹻耶志當以後漢書爲正但莊蹻名舊志相沿已久今仍之而附辨於此○愚謂野史援據確鑿允堪傳信惜勝國議祀時無有以此說進者今有文遠之議益不可不參以野史之辨也

通海龍火七營議　通海董　祀文曲

先是吳三桂蹤乞沐氏勳莊因設管莊於河西。國棟計誘通海軍丁爲莊佃許免其役將七聖廟通河分疆界牌改移十街時通海官吏畏威莫敢誰何龍火七軍營混附河西自此始康熙二十九年知縣魏藎臣據通海士民公呈詳請清復舊疆至四十五年中間忽東忽西忽而平分案牘充棟究無確斷至今卒歸通海者以地本通海故物河西固不得而強爭之也考通海設縣之初列屯有八內外各四其屯於西者負郭之東曰附城北曰湖外南曰矣伽西曰慶豐即龍火營一帶也他若近郡義境之軍屯在河西境之何官屯營譚家營以及甯州曲江之前後兩所皆禦兵之分隸外境者故列爲外屯由是以論七營之在通與附城三屯一例非他境之糧附而地不屬者可比故判七營者只當較地不當較軍民蓋以軍爲言則外境之屯屬於通者尚多而以地論則七營實通海附城近地也藉令當日就近裁併不過裁外四屯耳若七營可裁則附城諸屯皆可裁通其無寸土矣故十六年間更茲案者十數官勘茲土者十數次然直通者什之九而直河者僅什之一其始也必斷歸通而後如山之案成其究也必

盡斷歸通而後如山之案定雖然通之地歸矣而河人之釁終不能保其不生何也界牌甫立旋卽擊碎碑字未久漸就漫滅一也新附百姓趨邀避勞喜歸河不喜歸通二也七營界內斷歸民戶率以非軍爲辭藥就河西籠絡如天神廟之七十九家負固不服者所在多有葛藤不斷必滋蔓延三也以河之素强其非通敵也明甚萬一有佼黠如蔡令者復起而與平地之波通之民力已疲必不能與之爭七營一去戶寡差繁其不能支必矣善乎貝制軍之言曰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今欲息兩縣之爭甦萬民之苦上以節無益之經費下以

奠有永之金湯誠莫良於歸併一法當日吳太守議之貝制軍卽毅然行之其謀謨調劑兩縣事宜甚詳且悉可以經久無弊而惜乎其不果也昔人有云愚民難以更始而樂於觀成天下事必人人盡悅而後爲豈復有可爲者乎夫歸併之議始於河西知縣張象賁迄今卒不能行者皆河西人士撓之若論通海今日之民情雖裁通歸河可也通民之困憊尚忍言哉短夫不已重以長夫長夫不已重以站馬站馬不已重以折價夫通舊無額設站馬也民間畜少不足供驛策勢必議僦而其後遂併行於長夫夫有數而僦無數嗟此窮民衣做鞋穿輸

程子碑議　張漢

宋儒三程子葬在洛陽之府店、漢下車不數月、即展拜正墟墓石無有不知敬慕嘆息退而謀記其墓復營置三牌石昨賢裔兩博士書來錄其封爵有洛國豫國公之號與子意不符予謂三程夫子有宋之名儒也聖門之傳人也後世人主追爵以顯其魂身後之寵榮也非大儒之意也儒者不右爵而論賢故孔子亦書曰至聖、羣聖之會萃也先師則萬世而後自天子下逮匹夫皆屈弟子之列者也夫聖至天子亦屈爲弟子而師之不愈於尊爲王公而天子猶得而臣之者乎令程子不書賢而書爵將勿孔子必書魯司寇或隆其追爵必書大成至聖文宣王而後乃極耶孔子書至聖程子當書宋儒不再議矣或曰、孔子書子程子必書其號何說歟、曰孔子古今一至聖也三程子則不得不別其號程子沒時交游公彥博已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則書號爲宜然則孔子不書周三程子何以書宋曰孔子萬世之師也由周以來之所同也非周所得私也程子則濂唐宋元明爲儒孔多是不得不書宋然則何以不書先賢曰儒與賢小異名而同實者也未有儒而不賢者特親炙聖門書賢私淑書儒以小別及門之意又何議乎議定漢乃手書碑石曰宋儒程某某先生墓僭附漢名其旁漢何人斯敢附程子以傳蓋仰止之意也書寄兩博士存其說焉

漢人議禮即說理乃有此明快

原評　千古不易

辨得醒斷得老

原評　有來歷

更見其大

原評 禘字作骨

精當

老潔似公穀

先是木主沿爲例皆書先遠三代昭穆宗親愚參諸禮未協也愚議始祖有當主乃以明一尊昭穆別二主二世三世以下左右以次及之矣書始祖當書石屏以記始遷之自謂始祖尚有祖出自蜀中非天子不得祭始祖所自出之祖亦當存之以志追遠報本之意也始祖書爵以明貴也敬不書諱以明尊也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妣亦並書禮乃備也而昭穆不詳書考妣以及其宗支又統同於辨異之中矣親之既歿稱曰考妣而書曰親又何稱乎若夫別子初爲大夫祭當不祧我曾

王父官太僕初開張氏之先當有特主以示貴妣王淑人不書又統同羣妣昭穆之內矣議定嫠告先靈改署其主而祀之非敢謂知繼述之義亦禮以義起而已

豔義嚴肅敘次簡老頗似禮經註疏

鄉約議

經傳號石渠石屏人乾隆庚辰進士由翰林院檢討晉山西道監察御史屢佐文衡知名當世事有今視之甚輕而古視之最重者鄉之有約也在官視之甚微而民間視之利害甚鉅者今之鄉約也考周官六鄉六遂之法鄉大夫以下有州長有黨正有族師有閭胥有比長遂人以下有縣正有鄙師有酇長有里宰有鄰長俾之遞相糾督民間之紛爭者子弟之頑梗者鄉里之奇衺不衷於正者皆資董戒風俗之醜胥由於此今鄉約之設猶是物也自司其事者從而緣役之

其又甚而隸役之黠悍者且得而指臂之魚肉之而其選愈輕而其人遂不堪問矣是故衣冠之族以承充是役爲玷而鄉里之舉報亦不肯過問即少有家貲例應出身急公者皆恥之不屑必百計貲緣以求免惟是無籍游惰欲因以爲奸則又貲緣求充而里黨之中劣衿莠監素無行檢之徒借之以舞弊營私遂使民隱受害莫可究詰吾鄉近事其尤較著也意惟於貲緣求充者屏而絕之以謹無良貪緣求免者獎而進之俾明大義其于候公撥衆之弊庶有豸乎夫主持公道大君子之心也維挽頹風鄉先生之責也不辭固陋以備芻蕘或

雲南鹽法議

浪穹　王芝成　梅村

鹽有官私鹽法之弊所由生也井各有銷鹽之地地各有解課之額私充斥則官堆積而課無所出在他處猶可過私販之塗以疏官引惟雲南山路叢雜遏之爲難（按戶銷鹽計口授食自吳三桂謀逆始作僞雍正年間已革除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後復謀利者之舞行之四十餘年於是司其事者不得不出於計口授食拨戶均銷以圖照額徵課而短秤昂價攙土苛派之弊讓生夫鹽之有官所以別乎私也官之異於私由於銷鹽徵課之各分其地也凡人購物利賤而惡貴官貴私賤而欲使之反其情按地銷鹽假手胥役而欲使之平其價此雖繁設科條重立刑罰於是有所不能矣止弊之道貴正本不必按地銷鹽而使之自然流通何以謂泯官私之迹也官不合井銷鹽有額則課即有額原所以計通省課銀之額攤之於各井每井應徵課若干又較各井竈戶所煎鹽水之厚薄酌其中以爲常按額分派每竈戶徵課若干課銀納自竈戶徵解俱由井司竈戶輸課之後所煎之鹽聽其銷售所售之數與納課之數無論盈絀總以派定之額爲斷亦如商代之貢法樂歲與凶年一致課銀既徵買者不拘何井賣者不拘何地買賣之數不問多少與市肆之貨同如此則無鹽非私實無鹽非官官省防制之勞民鮮催科之累以通省

之鹽供通省之食任其所之而無阻官民兩得其便矣不見夫田畝之稅乎計上中下而科以賦業田者照額輸之田中所出雖轉相糴糴不必指某穀爲官某穀爲私也或難之曰竈戶納課是已倘課既納而鹽不能售奈何答曰鹽之切於日用與薪米等惟不爇薪食米之人而後可以不需鹽非然則鹽不能不需需不能不買買不能不於井而何慮竈戶之不能售乎或又曰人情樂趨便利鹽不分井則買者爭向附近之井彼僻遠者何望答曰便利固人所樂趨貴賤亦人所必較少者貴而多者賤物之情也附近之井易銷必致於少而貴貴則人將不憚遠求以圖賤矣且僻遠之井獨不可移其鹽於輻輳之所以求售乎或又曰課銀責成竈戶而買之多寡聽民自便倘買鹽之數不敷納課之數竈戶爲定額所苦將逃亡而不爲矣奈何答曰往時分地以銷民間食官之外尚購私鹽今官私合并所食豈反從減食既不減課豈不足竈戶之煎而售之亦如織者之貨其布帛陶者之貨其瓦缶世不能不資而購之也方將爭爲竈戶而何逃亡之有或又曰凡爲此者所以杜短分地則此井所售不公人將改之他井竈戶欲鹽易銷井司欲課易徵豈肯生弊以致買者稀少使課不能敷利不能獲哉

滇鹽之累民自按戶計口始至餘鹽行而百弊叢生不僅短秤昂價撓土苛派且近井遠井地方受累亦各不同難以枚舉總之爲累已極梅村心存利濟爲此議十餘年後至嘉慶丁巳而迤西各州縣愚民與刁民逞忿羣起公然鬧公堂縛胥吏扶目洞睛搶人放火假公濟私肆行報怨雖事駭聽聞亦物極必返也迨已未某公欲蓋前愆從屠觀察述濂議奏改章程竈煎竈賣不發薪本民運民銷不分口岸每鹽百觔收課一兩適

初大中丞　書制府先後蒞滇洞悉民稱便終年里奏當如前議試辦二三年期於裨益

國計民生即永以爲法行之甫數月庶民閙無胥役之擾衢歌巷舞因歎梅村名位卑微徒碌碌無所短長乃身歿而其言竟驗今

中丞以親老　奏請內用瀕行猶謂新定鹽法民已順軌特慮他日井官不得人竈益走私課額不足將有起而議更章程復爲民累者予既感其愛民之深

復思梅村文有責井官稽臨計課意是亦禁私之一道足以濟良法之用者抑或按鍋收課禁絕搀和或彷河東鹽池環以城垣時其出入或調劑貧乏之竈而舉殷實之戶爲之長垣酌銷引之遠近而不繩以同價之章程於腳重課輕鹺淡薪艱之井則課仍其舊課重腳輕鹺豐薪賤之井則量增其引因地制宜按月收課凡有餘悉聽其自售不問則竈亦何樂於走私第此必慎選井官嚴立勸懲禁包苴增公費示體恤未有舉不失職官不易方拔廉能振淹滯融不肖毋姑息好義而事不終者如此而課猶不足則直於盡善也不知井私之弊猶伏則私鹽不在他而即在井何者舊日舖販井官相識胥吏故交竈戶素熟則易行私一引數鹽商省引需鹽多銷售竈獲便益則又樂爲私井司受賄通融竈商差役姑寬祇圖肥已則又放縱行私萬一鹽銷引滯此時征商則人莫稽征竈則事無據將計戶而笞之抑盡人而誅之乎必不能矣課之難裕一也滇無充商鉅戶往來求息大半僅謀朝夕三池產鹽之地二十一區惟安甯井隸近東池餘皆遠在西南遠近異域則省費異腳貴賤異價難易異銷有無異息前却異心至於前却形而鹽之通塞見至於通塞見而課之盈縮不可知矣

以民隱額懇
聖主酌減課額即以課擬之地丁我
皇上無不
聖聖相承視民如傷當此肅清吏治之際
恩加遠人納諸在宥也深固國本共畏民岩
國課其永裕哉滇民倘亦有利哉

附錄新興李選士本芳應　初大中丞觀風鹽法議

云夫滇鹽固必有變通之法去其太甚歸於自然而賤異價難易異銷有無異息前却異心至於前却形已矣何者額自官餘課因已利短秤加征層層朘

此其難裕二也故莫若給引之時就稽買某井鹽即以時調劑其課遠井稍減近井畧溢遞遠遞減遞近遞益視商報某處人買運某井計其價腳即註明井口則無論西人移販西鹽東人移販東鹽皆不能偏盡其利如此則遠近皆持平彼此皆獲利持票負販者自不招而來矣且鹽既益行則商販出而與私梟爭息竈戶出而與私鹽爭奇而川粵阯之私鹽亦可漸自絕矣然而防範尤不可不條陳便宜也其要在於得人得人而理其術有九其廣昭曲東開等邊宜精選知理法之營弁嚴飭邊防堵緝外私入境不可堵則酌量徵稅如其引數其井官宜剛正廉明精細勤慎之人不時整頓有犯必懲懈馳者問之其井司親身駐井宜責成憑驗照票留心核辦不得使鹽浮於引其井役巡胥宜檢忠直自好之人多給工食以養廉恥且必遞更遞換以杜熟則瞞漏夥串勾通之弊其附井有司宜監督井員以防賊賄營私公然走漏之弊能出首者賞之連給者同坐其舊日舖販宜嚴查從中把持鹽窩買放之弊其給引時宜嚴禁書役不得任聽加秤勒索生方阻擱故意延遲其專政衙門宜隨時核計某井發引若干繳引遲速有無走私之處認真辦理其總發總收宜秉公持正不得於各井藉端漁奪於各販謀已侵牟此行新議之尤便也夫然後商便民便而課亦無乎不便矣今以通省計之歲銷鹽三千七百一十萬餘千觔零計十二萬三千七百餘引當得三十萬餘三千六百四十兩零課況殷繁戶口行銷必有倍蓰此數者則一百四萬餘千百零之數無難實貯實存年清年款矣新議之可行者此也故曰歸於自然也不然恐棄九便以就二難十年之後害有過於五甚者矣自知荒謬臨穎悚惶

下湖南各屬教

不佞德薄才疎撫綏是邦夤夜悚惕於民生之休戚治之貪廉雖精白此心而耳目未廣安能盡知所賴藩臬監司及守令以下有位君子啓我顯蒙匡其未逮時時以大君爲不可欺以小民爲不可虐凡窮簷之疾苦狐鼠之憑依一切有關利害之處不妨次第開導見之施行其有居心仁恕教養斯民實心實政者益加勉勵月底循良如有外飾仁慈中藏峻刻不飭簠簋包苴

公行草菅人命置民瘼於不問任意行私者痛改前非遷善遠罪翻然自新不佞寬其既往嘉其將來必不刻繩其後使之無地以自處也倘執拘不改以　朝廷之憲典爲不足畏以上官之條教爲不足遵嚴酷乖張貪污敗檢肆無忌憚以致穢跡彰聞　國法具在當不能爲之曲庇也彼時此身一敗萬事瓦解身家性命父母妻子付之東流言及此則亦何憚而不肯爲清正之官顯親揚名上不負　君下不負民爲名教中之正人也哉凡我有官執得執失何去何從試自思之若不佞憑藉高位誅求有司受暮夜之遺金辱　聖明之任使恣睢傲慢激揚樹私則是表旣不端欲求影正罪更倍之祇此氷蘗一念砥礪自守非飾詞以聳聽闇也

天日相臨願與諸君子共訂之

讀此教有笑北河清之意先正典型也

論
明
讀毛氏家史　張　含
騰越要害論　吳宗堯
法象論　何邦漸
天論　楊忠亮
泰律含少論　葛中選
讀滇志畧　會化龍
國朝
擬理學真僞論　趙士麟
黑水論　閻興兆

萊陽初頤園　錢堦評　晁耦唐參訂
呉縣潘芝軒　雨先生鑒定　保山袁文揆畴亮
天津牛稔文盤田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伍全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呈貢孫　燾壽光校訂
保山向　暘覲宸　同校

明

論

讀毛氏家史

保山張　含　禹山

於戲含忍讀毛氏家史那宏治間琢公蹟於禮部官吏科於京吾翁官吏部文選訓曰含汝知交人滇惟毛君用成彦秀微君奚交汝哉汝哉既公拔於禮部官吏科於南吾翁由鄭寺戶侍於南含侍公石交於若若吐膽語弗回蒙是故知琢菴惟吾翁與含最公性靈合道種學績文重古諫者不惜橫分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凡仇秩於疏坊重大體剪汎海之蛟鯨不及鰌鱔繫當道之豺狼不及狐貍凡奸人盜名驟顯要客怙寵揚焰必疏省察按實不辭飾渠黨陰陷炫計不蔽不撓諫道屹屹不衰陋而隨時嘉靖間吏科於北一旦議大禮於庭執經不與時合罔恤殞躬恐道廢則經弛經弛則襲百世之疑也甯死不屈志不壞諫道不壞臣道不壞所學古謂是論是贊典重如彝鼎圖書

其死不虛然哉夫享而盈其量者覆德而淺於報者昌天奚不昌毛氏後公與新都太史同難公死於國太史逐於滇逐者克化滇人卿道敏學死者克式鄉人崇節洞義古君子重於鄉重於天下然哉然哉曰逐曰死同重於滇天與人與人哉天哉其同重於道哉公死於國而完名楚於鄉太史終歸紫極而敷皇猷道或不行墮老於蜀名哉名哉動天地光日月凌千古耀百世史同傳而傳也同傳而傳也公有子沂好學不放守業不淫肖父克譽門閭益崇天其篤公於子徵公世積而公滋弗茲滋沂享其滋而滋後人於滋滋曷窮已

滇南文略　卷九　論　三

當時議禮諸臣援證既未允愜進諫又失之過激身獲重譴胎譏君父誠有如後人所議者然其心皆不忍孝宗無嗣故撼門哭諫百折不回其節義原不可掩琢菴之同杖斃尤爲可憫禺山始終以見道詩之篤論也文體簡嚴古奧直追周秦亦禺山集中不可多得之作

按毛公名玉字用成昆明人幼刻厲讀書母憂其鋭恐致疾玉每夜輒以衣障燈默識登弘治己酉賢書初上春官不第僦居燕市與四方名士講業十七年乙丑成進士以脩孝宗實錄奉使滇點訪求遺事博詢而激譽諸於當世

報命授行人考選南禮科給事中值察典論劾四十餘人皆當塗戶科左給事中條上備禦諸策以憂歸服闋補吏科諫止恩幸居庸危詞慷慨武宗動色中貴由烏思藏往還沿途橫索御史林有年以論劾得罪下詔獄玉上疏極諫得寬旨嘉靖初大禮議起玉同毛紀毛澄等跪門哭諫世宗震怒被廷杖者一百八十餘人玉以六科之首創更甚血肉糜爛數日卒燕士白衣冠相率送其喪爲文輓之穆宗即位追贈光祿寺卿所存奏議十卷俱切中國是玉自幼孝於繼母終身無倦容人咸稱之詳載明史列傳子沂嘉

靖庚子舉人後官知州楊升庵戍滇多居高嶠雖因山水佳勝實因琢庵里居在彼不忘患難之友也今升庵集中贈琢庵父子詩尚存惜琢庵　奏議盡遏消蝕矣故附載其顛末如此

附錄楊升庵題給諫遺像贊云孟提甲科職司諫議性憨而剛色溫而厲冠服裁我威儀棣棣抗疏清時直節勁氣奮弗顧身獨立不懼仁成一朝名香百禩鐘鼎勒勳汗青書事嗚呼先生誠有以繼忠鯁於往

騰越要害論

吳宗堯字協卿騰越人嘉靖癸卯舉人歷官馬湖同知補延平所至有聲終養歸嘗自從泮甘泉蔣道林講學學者多師之輯郡乘二集

騰越以彈丸黑子之地孤立西陲四封之外羣夷蝟集所以彌縫固圉者宜先講畫也易謂設險守國夫險之未足猶且設之況有自然之險或以委之夷或不知慫其阻或鄙而外之或以滋他族而窘我封域永平不能廣郎有妄動將若之何所謂委之夷者金沙江是也金沙與瀾滄三水皆源吐蕃入南海號南中徑流而金沙江之大且十倍瀾滄極邊有此固天所以限夷夏也沿江之內多有可堡可若之所如畫江阻險而於江內有所建設統之州衞則界限明而侵盜過騰之形勢不期重而自重矣國初重臣經畫者謂三江之外宜土不宜流三江之內宜流不宜土於此限斷以別土流以分內外其辭嚴矣然昔論江南形勢者必得江北之地而後江可守築三受降城者越河之外而後河爲用況可以內地而委之夷乎經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內地且然矧於邊徼騰之疆域東南北境雖亦夷落然皆馴狎熟夷接境伊邇未有混併施取之患惟西界以荒遠之故久遵湮塞考之里麻長官司溯金沙江而後達是騰所至西日里麻則騰境蓋上於江之濱也正統間兵克麓夷駈之江外惜師旋後麓賊殘孽仍據孟養江內之地漸爲侵據循習既久不復知金沙江昔爲我界也弭我險夷得居之圉衛單弱益與夷近且緬酋洞吳熟於舟楫沿江而上可抵茶山倘有竊發潛師歸境奄忽而至有不及知者矣剝床以膚烏容緩視或曰其地多瘴非可以華人居也夫賓川之牛井里永昌之上江十五瘴皆瘴區皆夷戞也編之里甲役之驛傳律以國法官儀不問有違戾者如處置得宜即其地因其人覓其法薄其賦會長舉仍其舊而惟漢署其名羈縻約束彼且歎趨而競至也奚不可哉所謂不知懲其阻麓夷之叛也上江刀招漢作其腹心嚴棚阻江固其扼守以潞爲之限也夫潞固多瘴素爲夷居故俗不以宅華人善也仍其故俗終不知變則善而未之盡也何也落省郡邑猶人之四肢百骸榮衞灌輸然後脈絡暢而強固臻潞界永騰之間咽喉所關騰爲永屬非此不達永爲騰援非此不逼脫有非常一檄橫江扼險乘塞遂孤絕於外往以么麼小醜如刀招漢者助賊阻據雖大軍雄武不免於挫鈍兵至於此

是謂陷地久莫知變是謂遺患考滇西郡邑通褐率皆
舉其人而漢其法雖不無諸夷錯雜然皆僻處山谷惟
雲南縣賓川州之間尚有爨蠻居於赤石崖等甸永昌
騰越之間尚有百夷者居潞之沿江上下經途喉舌之
地顧容侏離異類隔於其中故二處所鄰亦各攖其慘
焉麓賊拒命則刀招漢爲之驅使安鳳煽亂則赤石夷
四處劫掠論徙戎者曰非我族類則其心必異非往迹
之足徵乎赤石崖等甸已於白崖賓川各置督捕府患
已差弭此可謂寔嘗得宜爲潞之計須置一千戶所以
永騰衛中分調金齒騰衛二所土伍城郭而守禦之使

共親附於我忘爲夷之隘安爲夏之美也且境非遐壤
人非勁族潞江安撫司原領於府而馴服已久可以令
從禁止其鳥酋左服漆齒雕題之習浸訓浸化潛消而
默奪之矣惜正統以來不思變置因循至今夫變潞夷
置官署豈惟騰賴之永昌非此則有拊其背者聞國初
麓川屠永昌城亦自潞江上江而入蓋永昌之東南施
甸鳳溪諸夷頗稱驍悍故設寇之入不自東南而自西北
經畧郡政者自等之審矣變潞夷之說豈待騰人發哉
所謂鄙而外之者茶山里麻是也二長官司額有歲辦
州常遣人征之視之若屬久矣彼域於西北爲騰後倚

地雖崎嶇無平原廣甸然重岡峻壁巖谷深阻易爲依
負其人皆尋傳蠻也性柔而力健柔則易制健則可兵
以此之故羣夷雖強莫之敢犯昔齊晉招徠江黃臣服
羌戎卒收犄角之勢二司據金沙江上流夷緬悉在其
下如撫之有道用之有方尤騰之勁輔也四夷即欲妄
動虞彼之躡其後矣非心亦且少戢其可鄙而外之以
遠夷例視漫無聲教之及哉所謂滋他族而窘我封域
者南甸是也接壤騰南僅二十里故曰封域蓋騰之一
甸也勝國時騰衝爲府南甸隸爲州故騰舊屬國初經
畫者謂三宣撫司與騰最近屏翰賴之其設官自宣撫

事之地而兼有之何哉兼而有之權無所分動無所制得以專擅自制故益驕恣而不可令小有隙釁怒目相攻薄閭諸讓掉臂長往招之不來諭之不聽微拂其意不爲閉糴之說即爲阻兵之謀夫地不崇朝判爲夷壤割所菅屬而殊別之已不可以言知昔之經畫者不得已而爲權宜之計雖用夷酋宣撫仍用華人爲副以參制之猶之可也今又併此而泯焉鄰壤異類二十里外即威令不行是尙可以爲治乎作事貴豫用機貴密有位君子愼圖之

有本頒有作用甯邊要策也

法象論

邑文廟設至聖及顏曾以下十四賢像遭庚寅制命撤去聖像而諸賢具存蒿慮丙午新學宮士人僉謂聖師洋洋如在不可令諸賢虛侍復奉聖像于上余展謁之餘載稽經史象者像也因作法象論其文曰天上地下本昭然有象至其所以爲貞觀處乃不見其象日照月臨亦昭然有象至其所以爲貞明處乃不見其象聖人固同天地而並日月者其生也踐形沒也遺神亦原自有象至其至德妙道所以贊化育而參兩間者乃不見其象古者大道晦於春秋天柱折而地維傾矣日月

蝕而旦晝暝矣仲尼獨生其間繼往聖開來學闢乾坤再造揭日月重光俾春秋以還之人復得共覩天日則江漢秋陽之輝固萬世之人所欽慕而快覩者也自哀公十六年泰山一頹十七年郎廟祀於魯當其時羣弟子以有若似聖人尙欲以事孔子者事之蓋想望德輝期一覩爲幸耳以事有若之心推之必省像於魯廟繪塑之像應自此始沿歷古今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緣象興思因瞻起敬亦猶之覩天地而瞻日月也孰謂聖人而可以無象哉國朝嘉靖九年命天下學宮撤去聖像改王號蓋起於大學士張公璁之建議也夫孔子在

昔稱聖稱師耳至唐開元宋祥符元大德間加以王號俑之舞是皆有加無已之心尊禮大聖人也然而上推聖人之心亦不幾有此則王號之去不足爲聖人損去之誠是矣至其周末相傳之遺像儼然生氣在人間借非及門諸子之力萬世而下又烏識聖人之真哉且殷宗物色求賢其形惟肖周廟有緘口之金人句踐以良金鑄范蠡則宇宙之有肖像其來已久抑又明甚瑣大概謂像乃佛氏之夷俗夫佛入中國則漢明帝始耳今撤吾聖師之象任佛老之象其象則曷若去佛氏之邪象存聖人之正象以爲天下人之瞻仰耶嘉靖八年甫敕令禁中撤其佛老象止存孔子象奉之此我肅皇帝纂聖人拒佛老之本心也何不移時又轉而爲聖禍耶璁發之世宗行之天下尊時王之制電逐雷驅宮墻遂無聖人之跡矣間有留聖像而蔽之以屏簾者有移聖像而奉之於別所者又有守令賢明士大夫正直不爲一時承教順令師賢之像居然並存不但曲阜白鹿岳聖立像之非者乎即本朝列聖相承真儒輩出自嘉靖而上聰明特達樹偉稱奇號理學名臣者亦不爲少又豈無有識先聖立像之非者乎乃歷代有高賢無此議而議獨起於張公璁豈二千年宇宙間人品識見竟無

運人所共見也借令天地無象則斯人之所戴者何物所履者何物所被而照臨者何物是安得託元虛幻杳之說泯滅聖人不死之身使天下之人戴天不見天履地不見地又若障翳其明而不見曦暉蠭影即是萱有難爲解者矣我太祖洪武初凡天下祀典神祇多更易其封號獨孔子仍前代之舊蓋尊禮聖人不以制限也三年又以孔子祀象設在高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像因定擬爲高案其籩豆簠簋悉代以藝器未嘗以立像爲不可也永樂八年勑天下學宮凡繪塑先聖先師衣冠悉加古制蓋俾瞻望聖賢者如見其真氣象於

嘗年亦未嘗以塑像爲不可也正統三年又禁天下不得祀孔子於佛老宮蓋不使與二氏並列均之意在尊崇聖師象而則之也此誠爲闢邪崇正之道亦未嘗謂聖師祠象之非宜者自春秋至本朝上下二千年中間哲后名臣未易悉數而唐之韓愈輩宋之二程輩又最稱發明聖道續千載之緒斥二氏之非者豈無有識先聖立像之非者乎即本朝列聖相承真儒輩出自嘉靖而上聰明特達樹偉稱奇號理學名臣者亦不爲少又豈無有識先聖立像之非者乎及歷代有高賢無此議而議獨起於張公璁豈二千年宇宙間人品識見竟無

有及瑭者耶王肅皇帝毓然行之不疑而舉朝自御史蔡貫等一辨其非而見斥中外遂寂寂鮮公議蓋必有由矣不然加近日部郎唐伯服建議於十哲中黜宰我再求進南宮适宏予賤其說非不近理而今上猶以先詔定制不復更易何當日以去聖號創聖像言一出而行之決耶世宗御制又有曰我太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於學宮又陰去其立像止令設其木主又曰至我聖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像猶存蓋不忍毀之也夫太祖皇帝開創之君也當時在廷諸臣皆弼亮開天議禮制度考文之臣也若果孔子之像當去豈不能遽官明示其事而顧爲陰去於辟雍耶若果出自上意則往日又何爲高其案以就像耶又何不申論當去之意頒詔中外盡去之耶蓋緣改建南雍未及立像原無撤去之命瑭特借以爲解耳且成祖既因元人之舊不忍去矣我世宗皇帝豈不能體文皇帝不忍之心竟忍於去之耶在世宗爲誣祖在張瑭爲非聖而以已之非聖成其君之誣祖罪可勝誅耶考漢初廟祀閭里耳至文翁立學宮於成都設古禮盤坐像祀之晉王右軍摹寫傳爲禮廠圖晉顧愷之有關里像在唐之前已有之非創始於元又安得借口於元以行教像元魏刺史李仲璇又繕聖像立十賢於兗則塑

大禮議瑭言尚有可採特惡其其故蓋不能不令人惑也世宗御制又有曰除待該部集議外茲朕不得不辯亦不得不爲輔臣辯瑭也爲名分也爲議禮也非訣君也非滅師也夫事干天下大義若果至公至當則亦何嫌何疑何待於辯而肅皇帝必拳拳爲瑭辯者想皇心昭昭蓋亦有未安處也嘉靖初

考興獻之意在廷諸臣先後並爭之而張公璁自觀政以來獨主稱帝入廟去本生之議力排羣論大禮一成皇心用慰張瑭自部郎擢躋入相寵眷隆加真一時選合之盛矣然異議雖皆屏斥而天下人心各執一是則張瑭猶在毀譽間也故至嘉靖九年復建孔廟之議瑭若曰國家大禮我既破前代之失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後改貼之制矣倘不更取典禮之大者變而更之則無以證前日之是茲復裁定先師禮制是衆人所共否者我則是之舉世所共可者我則非之使古人大禮文大制廢皆自我損益訂證而又藉申於大義以著非常之績今日

聰不能從之行是則前日之行益見其是矣天下何能更置喙哉也此其所故托尊聖之空言爲忍心之實舉假廟廷之大議附掖以爲張桂揭之成功榮寵藏可必信於君權力盛可必行於下惟也與時海內人士即知其微而憾其忍亦仰承帝命忌憚威誅心之論權又鑒於大禮之覆轍在前遂無復有明目張膽相繼爲聖師力爭者是天故使張璁非聖壞禮之心迹昭然於天下後世耳而宇內猶存一二師賢像者是亦焚書之後幸存尚書於壁間也夫千百年祠而象之一旦委而棄之不但非百年以後之人心恐亦非當時及門弟子之心矣且借天地無象之說固可以虛土聖人倘更

借天地無言之說則此世界中又可庋燼六經耶聰之相業自謂表著者此二大事不知只此二事已得罪天下後世矣自古朝廷之舉動有得失則草莽之評品有是非使一令出而當時不一道行是宇內無一王之法使一令否而厥後杳無公議是宇內無三代之民孔子爲生民以來一人萬世而下推尊景仰尚虛不及乃今以千百年遵禮之遺像湮泯於一人之私議竟作斯文大難久之不察其微又多襲其借口之說模稜附會不復有識聖顏之願是人心又將與聖神並淪淪矣可勝慨哉昔陸雲去而浚儀爲之繪形司馬沒而朝野爲之肖像彼於一賢人尚戀戀不忘如此矧吾大聖人哉古今天下士皆孔門弟子也當日獨蔡侍御輩爲聖人一鳴而甘棄其官悲夫大都天下奇變必數百年而一見商鞅壞井田秦皇焚書坑儒張璁議禮毀像皆宇宙間之奇變也井田不可復矣書則至今存也議禮則至今定論也人心終不可泯當必有爲聖師惜爲天下人心惜爲天地昭而日月明者

按洪武初司業宋濂上孔子廟堂議畧首言遷神南面之非次言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東帛士結茅爲菆無像設之事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搆土而省像失神而明之之義又禮樂多不合古請皆更定上不喜謫濂天順間林鶚知蘇州孔子廟像剝落鶚言塑像非古太祖於太學易木主遂易之或疑其毀聖像鶚言此土耳豈聖賢耶孔子生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像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木主然其他邵縣如故也嘉靖九年夏言請更郊祀諸議並交廟設主時璁爲首輔帝自排廷議定大禮遂以制作禮樂自任璁承諭纂修祀典主言謚文宣不足爲聖人輕重謚號無喻言大成之言出孟子成爲樂之一終加大成於至聖文宣王上於聖德無譏

設像非古非祀聖人法十二邊豆八佾惟太學可行
郡縣皆用爲僭並配享從祀諸多更正上下禮部翰
林會議編脩徐階言天子王祀孔子設像衮冕章服
承襲已久臣聞愛其人者杖履猶加珍惜況先聖遺
像國家廟祀孔子宮牆之制下天子一等樂舞邊豆
與天子同今八佾十邊蓋猶諸侯之禮苟去王號將
復司寇之舊彝宮殺樂以應禮文恐妨太祖初制帝
覽疏不懌璁語階若叛我階言叛生於附階未嘗附
何言叛階由是被黜爲延平推官帝自著正孔子祀
典說頒賜羣臣璁復爲孔子祀典或問上之上嘉焉

於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
四子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弟子稱先賢左
邱明以下稱先儒俱罷公侯伯爵撤像題主祀之並
釐定兩廡及崇聖祠配饗諸子改稱大成殿爲先師
廟由是觀之易主之說已發於宋濂撤像已始自林
鶚且當時夏言亦爲此議而天下後世如貫階邦漸
輩皆歸咎璁良以其議禮于進惡之以人廢言也我
朝定鼎推崇孔子邁於往古廟祀奉木主仍明之舊仰
見
聖代帝王議禮制度考文因革損益之妙用可以爲萬世

法順治間豐潤谷應泰編著明紀事本末亦以孔子
加封王拜於帝爲僭稱先師爲禮廟祀設像爲褻易
木主爲禮是文之選特因其議論風生筆情廉悍取
備一格且以見天下事叛始爲難與夫士君子立身
一不當則言必招尤行必招悔可不慎與
先生家學累世相承我皇文風開宗於此按先生子
若孫一入名宦一入鄉賢盛節高風載在志乘炳如
也三復斯篇益切景行之慕同里後學楊元清謹識

楊升庵引莊子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卽長老言世間之事尚不能究況天外之事劉伯溫言天有極乎極之外何物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極也是聖人所不能知而痛詆邵子天依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朱子天外更須有驅設甚厚所以固此氣之說爲吾儒異端聖賢之學切劘近思

太初之始元黃混并中有大主宰太極是也太極者理也理非懸空附著於氣理與氣分析不得滲漏不得合下便是天下無無理之氣無無氣之理也未有天地之前氤氳而體無不具既有天地之後瀰漫而用無不周所謂理氣不外乎動靜陰陽而已矣陰陽摩盪兩儀立焉水火木金土生焉萬事萬物皆本於此天有四正天有四隅聖人畫之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自卦爻象象之義著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日月者陰陽發見之最盛者也經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各有次舍而日月五

緯星歲星辰星熒惑太白隨天道左旋天一晝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恃其兩端南相維繫天樞不動凭氣自轉所謂三十輻共一轂也北斗水位得七而爲火之成數南斗火位得六而爲水之成數此乃精神交感之義也日生於東乃有西酉之雞月生於西乃有東卯之兔此陰陽魂魄往來之義也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地在天中地之氣復仰於天之上此地天交而泰也天地日月星物也胎卵濕化亦物也舉一物而陰陽五行具舉物物而陰陽五行皆具其薪盡也火傳也不知其燼者也時行物生也理非懸空附著於氣理與氣分析不得滲漏不得合下便是天下無無理之氣無無氣之理也未有天地之前氤氳而體無不具既有天地之後瀰漫而用無不周所謂理氣不外乎動靜陰陽而已矣陰陽摩盪兩儀立焉水火木金土生焉萬事萬物皆本於此天有四正天有四隅聖人畫之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自卦爻象象之義著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日月者陰陽發見之最盛者也經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各有次舍而日月五

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則自此以前又不知幾閱閱矣天地有氣則有數數窮則氣變而氣終不窮於數有理則有氣氣更則理晦而理足以提其氣總之太極之運有泰否陰陽之氣有通塞也方其泰而通也天以清地以甯君則明臣則貞民則安物則阜開闢者如此宜其不至於混沌矣然陰陽之運不能以常泰陰陽之氣不能以常通更元歷會泰者否塞否者泰塞之極也天之清而峻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填者裂而洩人物之毒衍者亦歇滅而萎敗當此之時五行之甲皆廢而水

時陸續作
澤象不知
法蓋衍改
作澤天使
地若天中
塊撓動之
天動而地
止以上應
譬度至元
嘉十九年
又作庚寅
天以自青
黃白黑珠
爲二字家星
其日月五
星悉居黃
道以求天
運而地居
其中者矣
有言陶弘
景宣渾
天象高三
尺許地居
中央天轉
而地不動
者矣是推
測之法古
今不廢而
候朔其盈
則理氣之

太極之形也日理日形曰氣一以貫之者也太極凝結於此即天道斡旋於此就是處分出去任他東西南北低下之凝在停勻極堅固極周徧翕合得緊擔荷得起自旦及暮自始至終自頃刻分杪以至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無一放嬾無一逼漏故曰天行健日月五星隨天左旋南極北極握其樞任其輪轉天不毀地不壞正以此爾然是氣隨天邊行不是平轉皆斜而逆轉譬如人身氣脈從嶽頂下丹田從丹田度尾閭從尾閭而上背脊從背脊而達嶽頂以下逆轉週流提吸攢簇人之所以生生也天無脏腑元氣旋轉而成有元氣即生五行之氣天邊一派敦龐而不可量凌競而不可遏固結而不可解清真活脈流動充滿於東西南北上下之間雖地之形至博至厚此氣足以承之載之天如卵白地如卵黃氣即卵之白者非水也頓牟掇芥磁石鉤象猶日氣相感也斯則氣相生也陽燧見日然而爲火方諸見月浸而爲水不見則不浸不然此則無待而生生不窮也世擬之以爲氣乘水而浮非也又云表裏有水夫水者天地之脈絡爲三江爲九河爲五湖爲四海所以載之地也振河海而不洩也有尾閭以洩之沃焦以消之風日以損之即有沁入於地者仍復爲竅穴爲溏泉爲陂池爲湖蕩復轉而與河漢通自地而生者還自地而用地之下皆如礦如釜之石嚢也且氣屬火水爲陰譬之釜甑炎炎浮浮之氣以水沃之則火氣熄而陽光滅矣天何以旋日月何以轉乎至謂日入地中亦不解之甚日月皆如彈丸太陰太陽之所聚形而著者也一入地中必爲山河大地之所遮必有窒礙之處日尚可施光於月乎尚可西沒東升而出入有恒乎嘗微索之海自有岸地自有畔自畔岸以外上下四旁皆天也皆氣也天之行以氣行也其左旋也日月五星隨之而不息動於不自知運於不自已約之束之而地不覺其苦鞭

之策之而天與日月星辰不覺其疲萬古如一日也此皆太極陰陽五行之所爲也或曰上下四旁都是天都是氣把這地圍合在中或不必行氣也得其實四方之氣如一蒲團雖把地裹在中間若使繩約不緊畢竟散失故又要使箇氣力緊緊纏定如人之脈絡呼吸有常四體方纔無病也且以畫論天之上大明之宇宙也地之下九幽之窟穴也向夕天道日月左旋而入於西地之濕者有以燥之寒者有以煖之暗者有以明之此亦循環之理生物之機若地下有水則氣散而行度皆阻矣安能運造化之神哉世儒之言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歷三時而三才備言不可若是其幾也天地之混沌與天地之開闢其漸次亦畧相等自盤古迄萬歷歲更六萬九千歲自伏羲畫卦著頡作字文王周孔演易以至於今未五千歲而五千歲以前依稀渺茫不可考意混沌而開闢者必以其漸所謂天皇地皇人皇皆歷年最久毋亦天地久道乃能成象皇王久道乃能成化未可以一刻一時而言惟曉人自領之也

六經亡樂儒者惜之然其聲則充滿天地備於人身終古不忒審聲之法古聖人神而明之微露簡編或亡或存後人知一昧二安排牽合不可遍解而古樂遂以難言選於童年即受聲學冥心體究忽遇其全始知聲音直體造化之撰樂特一事字特一形度律均鐘又特樂中一法耳漸漫宇宙盤旋空虛過耳皆樂出口皆聲大身天地交和互應千古法則具存非待湊合畧說其概有體有要有機有用何謂體聲者氣所爲也形者氣所結也以氣明之一氣出大得體二遲疾交出大得體四開合交出大遲疾得體八伸縮交開合出大遲疾得體十六開開合合交伸縮出大遲疾得體三十六伸伸縮縮交開開合合出大遲疾得體六十四小分也總一聲之變也以一聲橫步其直長短疎密得幹體十二餘得枝體六其一十八六十四交十八爲一千一百五十五直體也總一音之變也以一音縱量其周充詰大小得翕闢之體六六交一千一百五十五得六千九百一十二周體也總一氣之變也統之以○復統之以○則太音之希也翕闢出大遲疾開合伸縮十事的相對的的各別口可傳以告人耳可決以自

明凡過耳之聲盡此矣若極而辨之六虛內外中邊端末其位也交適抱簣出動其時也發收行止遲別其節也來往擊拍點弄拊循其度也高下中正險陂奔修達微厚薄其形也正側清濁大小長短剛柔周疏其體也參兩乘除奇凡倍半其數也氣味色性意識其質也經緯連對分合輪次其象也陰陽盈虛消息其氣也喜怒哀樂思慮其情也交變圓通容入遍融其神也各各有則極天下之至辨矣何謂要元者氣之長元無不有宮者音之元黃鐘者律之元黃鐘之宮其音含少則元之元也中者氣之樞中無不在宮爲端中角爲正中羽爲

宋中和爲中中黃鐘爲端中姑洗爲正中應鐘爲末中中呂爲中中〇爲側末中幾於無聲開之合爲規中伸之縮爲衡中黃鐘之宮其音含少則中之至要也藏者藏之息用者常顯用者常藏音藏和幹聲藏尼射枝聲藏〇不藏不足以息其機也餘者氣之贏大者常極則小者常贏聲餘於側有六無餘不足以見其大也易者移中易位之用專則如體直則相易故宮角相易黃姑相易開之合相易伸之伸伸之縮相易含少者移中易位之用三存一以該生體則九百一十二之體而一吹一息特有生氣竅之一鼓矣何謂用無聲不交則無交非聲矣自至大以至至細自至隱以至至顯重重交羅緣生無性皆聲之生者機矣

閎以至消隕自昆侖以至隣虛中間大小相函剛柔相摩誰非動處一動即具六千九百一十二之完體而鐘磬絲竹等特破體之一物矣無動非聲無聲非動則無圓非圓則無圓變一圓即相摩相函之間屈伸往來回薄震盪誰非圓變一圓即有六千九百一十二之別戛擊搏拊等特動之一事矣無動無生則無生非聲矣自天地以至萬物凡一切有種之類一切種類各具小體無非聲生一生即具六千九百一十二之體而一吹一息特有生氣竅之一鼓矣何謂用無聲不交則無交非聲矣自至大以至至細自至隱以至至顯重重交羅緣生無性皆聲之生者機矣錯出二自倍以別生體則對出音聲相交無不爾也應

無聞不虛則無虛非聞矣重重交羅之中一無所注是皆虛體則同聲蔑不感同感蔑不應矣夫體則聖人之所不能爲也要則聖人之所必察也機則聖人之所不能達也用則聖人之所不能離也天地設位萬物吹息聖人成能是故卦也者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則用體之一也筮也者幽贊神明以成天下之亹亹則用機之一也寂然待感歸神理性則用夫用也奇偶三而畫則兩支十二而干則十經脈十二而辨氣味色性則五天地之數五十五而筮則四十九音六而調則五聲十八而律則十二所以用藏也正聲藏二而律則顯二所以宗藏也甲木行而合則配子膽木氣而時則起子少陽游部而流注則居首震橫圖居左中而圓圖則居東北含少本角而動則成宮含少位中而動則首出黃鐘之宮中季夏於音律則爲元黃鐘之宮倍之大至雷霆滅之細至蚊蚋而管用九寸者於人爲不撓不窕皆所以用中也肝得脾數而以脾形名肝黃鐘角聲得茹洗宮數而以黃鐘角聲名黃鐘之宮所以用易也聲必依永聲應相保所以用應也六書轉注所以用和也聲十八而律歸十二所以歸餘也明乎此聲音昭昭乎進於象矣衍之爲圖經緯方圓無往不合而即物可徵被之於

器制象形察可正其度而即耳可辨以之立調主音與如黃帝清角舜徵招角招師曠清商清徵可即類以見音主聲則如周禮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鍾奏夷則歌小呂仲奏無射歌夾鐘可即類以見聲若合音律則如周禮圜鐘林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及函鐘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南呂爲羽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羽應鐘爲可倫音律大合樂以之度曲古詩篇篇可歌半字入律而一無齟齬呼之寒朝大小長短等形類而見之氣竅可以得聲之數呼之洞中大小清濁等韻類而應之空響可以得聲之倫呼之空山之側遠近遲疾等變類而見之虛空可以得聲之所及按法自呼欲汗而汗欲達而達方外六字之訣取聲猶舛按法同呼欲養胎息取先天之氣尤真以之設卦觀象并氣而著知其至神以之紀歷年月日時各有音聲而天地之終始可步以之翻譯則象胥鳥言獸言與西方梵唄可以法譜不必借予从口以混華書以之格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之觀三家之會通可以直入圓門順游性海圓聲音自然之用哉若以之參古法作者之意了了後世

言聲樂之得失亦因之以見蓋聲之全體見則全用彰質之而一無可遁非懸空說理也然後知樂名皆取黃鐘成是黃鐘商龢是黃鐘羽夏是黃鐘和合少則黃鐘宮之至妙也然後知聲有六其用五淮南言黃鐘必言之宮不一而足考工記梓氏爲量亦曰聲中黃鐘之宮至班固漢書去之宮二字而其法遂失矣然後知黃鐘之宮與黃鐘有別月令仲冬音中羽律中黃鐘季夏音中徵律中蕤賓復言中黃鐘之宮則自有黃鐘之宮以爲之元也然後知聲律所中是聲之應非氣之候六韜具有其法漢志候氣取之易緯而實起於

讖術宜其至今不能驗也然後知聲律相爲經緯周禮陽聲陰聲各文之以五音者是等第圜晷得其似而非由於西僧也然後知聲主周律律主直八十一乃求五聲之法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乃求律之法周皆虛活蔡季通直以宮爲八十一聲商爲七十二聲角爲六十四聲徵爲五十四聲羽爲四十八聲非也然後知經世法用倍太玄法用參聲律法則倍參並用參天兩地之道也然後知損益相生就法實言上下隔八就形位言聖人皆依自然之度非取虛象作之法也然後知簫管乃古人主音之周而各其律管

文辭折數　國語七律　京房律名　五音圖　音括六十律　正聲正數　耳辨　連聲　連音

備損焉以文爲節者乃古人文聲之法折五音之周而合其黨也然後知國語七律是黃鐘太簇合管其用七聲有合七律則鄭譯用龜茲樂以附會七均尤乖謬矣然後知聲有六其用五淮南子姑洗生仲呂比於正聲爲和是和音也音體中所有也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聲爲謬是濁音也亦音體中所無也二變之說荒矣然後知宮商角徵羽各有黃鐘各自爲之是律各有屬各自足用不相役也然後知旋宮者乃自宮之爲旋非相役之爲旋也然後知五聲十二律字乃聲律之母其用至於六千一百四十四皆足

以貫之京房別立執始去滅四千八名以義辨之妄矣然後知五音圖各不同其圖九分之十二律由黃鐘宮生之也然後知宮商角徵羽各十二律括於宮之十二律宮之十二律也然後知音律皆以九生六十聲乃六十律之第一聲也然後知經世其數自同六十聲之一二四皆正聲正數非變也然後知呼吸具有全聲口竅之開合應舌之進退一一可以耳辨以舌牙唇齒喉辨之非真也然後知連聲有四如衛無聲不然謂有入無入之分及一入而爲二三用者皆未嘗轉聲以別之也然後知連音有四如規一如四

聲之自然乎之即得今之四等拘於齒上舌上輕唇虛立三三等則非真也然後知四聲者聲之步況約分平聲以當宮徐景安以上平爲宮下平爲商入爲角上爲徵去爲羽段安節以入爲商去爲宮平爲羽上爲角平爲徵姜夔又以平入配重濁上去配輕清特未定也然後知聲有字母之法若等韻中泥疑敷知微澄則爲重母見下端下精下與徵上來上日上明上各鉄一母照與穿同行審與日同行幫與滂同行明與微奉同行則爲多出又心邪之外有二母幾於無聲古今不出此皆有聲應可正若吳幼清謂聲當易芹非當易威封鉄二律三律之不同且以一管盡二十八調包八十四調古法不若是之捷古人不如是之苟簡也然後知聲有輕重遲疾之謂也若同音而以意輕意重之呼分韻則變遂無定矣然後知反切一以音和爲正若門法之多爲揣而立則切腳不可遍解矣然後知字以目學聲以耳學古人或因聲填字或因字命聲總非作字以生聲今以字義求聲失則遠矣然後知經世聲音圖之不當彼其法一依等韻稍次之耳等韻有如是之舛

繩繆世甯得獨是彼非真知聲律故立此用實欲明而不能明也然後知華嚴字母之法是中國舊法而已爲胡書合則古人已用之如不可爲叵之乎爲諸而已爲胡者焉爲旃何不爲曷書已具之矣然後知轉注之用極於無窮今之叶音必歸有字之音有母之字則音且不誦直爲古音恐未然也然後知北音無入起於傳習非遂不可轉周德清以入聲派入三聲直用填辭推其原亦爲簫管度曲之便乃以是爲中原雅音何其謬也三百篇同末始無入韻也然後知呂覽三寸九分而乃三寸九分五與律書八寸十分一同法自五誤爲而遂不可解亦不知三寸九分五即具八寸十分一之用矣然後知李文利王邦直黃積慶瞿九思各主三寸九分者非是其測律之法一以六三升降排如算子一以九疇分合湊如旬簋真杜撰矣然後知師乙所云上下曲止倨句乃五音之形抗墜折稿矩鉤乃歌之象端衆衆如貫珠正聲應相保之妙非重重演疊之謂也然後知天地實用之聲止於六千一百四十四除反聲相近者止三千八百四十聲盡中國字書可填者止一千八百八十五條一千九百五十五則無字也然後知天地間有自然之韻三百八十四合及聲爲韻二百四十而止若寬

之而合遲疾爲韻一百三十四也可再寬之聲分開合爲韻九十六也可再寬之而分六音即爲六韻也可沈韻比之參錯多矣然後知聲多字少反切難盡有韻無母者就近疾合用轉法有母無韻者就四聲合用約法則天地之聲一一可填矣由前言之辭音可別由後言之古法今法可明皆一徵以自然之妙不敢臆說也

鎔鑄天地萬物上下古今權衡秦漢唐宋元明諸子無徵不入無疑不解橫豎說來一歸自然真有績經手段宇宙間聲律一過應有此樸實確鑿大文也讀

此論可以悟先生泰律全書矣　按先生泰律十二卷外篇三卷共十五卷內闕四清斷卦數通三條所望于留心好古者訪初印原本而足之

古歙程瑤田精考據著通藝錄又歙西方成培著香研居詞麈一書行世皆於音律一門剖析毫芒惜不能取而參讀之耳　耦唐注庚識

讀滇志畧

化龍寶川州人字爵未詳

滇南僻在荒服屬西南夷說者謂邊隅叛服不常榎化難治今以歷代野史李景山虞集生等志畧觀之滇非難治也三代以來漸通中國漢初已置益州郡領縣三十四矣茲土者體朝廷懷柔之心以父安邊士則滇雖遠在遐荒安知不與中華之文物並儷乎乃志畧所記治亂之因皆由於長吏之臧否張喬斬奸滑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孔明用其豪傑而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會長咸悅

李知古以重賦戮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民情不大可見哉歷觀往事皆當守處置失宜邊帥誅求無厭罪蓋不專在夷也馭夷者不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良可嘆也由今以思自漢以來果有能如武侯之服其心者乎果有能如梁毗之一金不取者乎則貪賂以致叛重賦以戮尸淫虐以致亂恐不止一史萬歲李知古張虔陀也治亂之故概可知矣吾故曰滇非難治也

著治亂之機歷歷不爽極有關係文字按班史地里志特紀風俗於政教獨詳蓋如此

道猶路也。天下萬世之所共由。非私也。理卽禮也。仁義禮智。我固有之。非由外鑠而然也。學者效也。未知未能。而效法乎前人之已知已能。非有異知異能也。理本自直。學無可僞。堯舜授受。首揭一中。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將以求此中也。文王武王。緝熙執競。亦求此中也。孔門言仁言孝。兼言中。性反無殊之要。一以貫之之旨也。此其道載於六經四書。其于羣生之倫。蚩蚩之衆。此心同。此理同也。無聖愚。無豐嗇。無內外。無斷續。求之本心而自足。何有理與學之名。真與僞之分歟。奈世遷降

而人心漓。邪說行而聖緒隱。不得不賴於闡幽啓鑰之人。周秦以前勿論已。漢之時。其臣如江都相董仲舒之天人三策。足與春秋相表裏。其言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直探闖奧。後儒宗之。而爲人廉直。進退容止。非禮不行。無僞也。大中大夫申培。以詩爲教。謝絕賓客。終身不出。左內史倪寬。事伏生受尚書。帶經而鋤。以廉退自將。博士毛萇。善說詩。時去古未遠。躬行意多。諸儒俱無僞也。鄭康成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尚書。學問博洽。辨論英敏。生平學行。咸無可議。宋儒論說。資於漢儒註疏。十嘗八九。乃以訓詁經生目之。

靜之間。以發誠明之旨。作復性書三篇。陸參見而歎之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人止稱愈而不知翔。何歟。唐自中葉。佛老顯行。儒道淪喪。愈銳然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爭四海之惑。屢跲屢振。闢是而後。天下競於聲偶。爲利祿資。視昭明所輯文選。爲六經末益。漫漫噁噁。學術關乎氣運。益令人思愈與翔之功大也。宋之區如知南康軍。周敦頤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胸懷灑落。霽月光風。作易通太極圖。標無欲誠神幾。以學聖脈絡。黃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洛閩。百世之下。孟氏之後。數真者舍敦其誰。御史程顥。充養純粹。清越灑然。時摛孟子

於法言之後作定性書識仁說倡明絕學發揮六經四書奧旨一時及門之士遂翕然知其爲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據其上神宗劉子論五霸之辨使得君行道自有可觀此正學也秘書省郎程頤天資端嚴學造純懿有功斯道與兄同兄德性寬大規模廣濶頤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亦正學也崇文校書張載所著西銘推極於知化窮神東銘嚴毅於戒言戲動正蒙一書窮造化幽明出入變化之原究古聖賢切貫知禮成性誠明成德之學一番拈動光彩如新亦正學也洛人邵雍資高識朗所著皇極經世發前人所未發有功易道蓬蓽環堵躬爨養親清明坦易鄉里化之士大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必造其廬者程顥稱之曰雍內聖外王之學也就其所造可謂安而且成人但見其明於易數遂以數學目之殆又淺矣崇政殿說書朱熹前賢稱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發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愈尊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始明然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賢之大成其揆一也千餘年俗學異端淆亂厥雜舉四書六經表而闡之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燦然各爲全書流布天下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

張栻國史編修呂祖謙建陽蔡元定子沈閩人黃幹戶部尚書真德秀崇政殿說書何基永嘉陳埴之數子者博羅主簿羅從彥劍浦李侗崇安胡安國吏部侍郎或與熹爲友爲弟子皆同時共肩斯道有倡予和汝之功張栻義利之辨祖謙重遠之思元定明陰陽消長之幾達古今盛衰之理黃幹以志堅思苦之資造明睿端莊之詣於熹尤爲功多漢世讖緯九流之習唐士釋老詞章之支荀楊以來孔墨並稱或以爲性惡或以爲性有三品或以爲善惡混孟子七篇例以子書河南三程起而表章之朱子又取程氏及羣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爲四書曲暴洙泗之正傳

益以明傳闢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請賢之所同爲
羽翼者也厥後目爲僞學何耶至於元之贊善大夫劉
因金華許謙昭文館大學士姚燧集賢殿大學士許衡
謚文正金履祥謚文憲皆表表者而衡尤著衛專以小學四書爲
修德潛民之法不尙文辭務實行是能繼朱熹者衛也
無傳也明則贈禮部尙書薛瑄其學爲開國一代之冠
以復性爲宗表易詩書禮春秋之旨闡學庸論孟太極
圖通書西銘之奧論諸經傳義四書集註或問小學之
精微堯舜以來至孔子及周程張朱相傳之統悉鑰較
寸量而出言言粹美且極廣大包括無遺其言其行昭

昭在人耳目此正學也新建伯王守仁資稟高朗天泉
證悟頁知本乎孟子人以新說訾之非也南贛功烈鋤
耀入寰非全體大用本末兼該烏克有此從祀亦宜其
門人若徐日仁錢德洪鄒守益王畿之流有見多者正
也非僞也若夫霍州學正曹端潁異專靜造詣深醇瑜
林修撰羅倫奇偉之節樂善之誠粵東布政陳選孤忠
特立百折不回禮部尙書章懋敏華就實既博復約處
士吳與弼涵養德性師道尊嚴處士從祀胡居仁之自
任又從祀翰林檢討陳獻章之純正吏部尙書湛若水
之深造參議賀欽之默識吏部郎顧憲成倡道東林正

學妻儀左都御史曹于汴進禮退義內直外方翰林待
詔來知德之內篇外篇旨奧辭微贈刑部尙書呂坤之
屢教寺正至于研精耽道如侍御史馮從吾持論侃侃
如贈太保高攀龍臨難不苟如兵部尙書呂維祺理學
忠節如大理卿鹿善繼皆知學聞道錚錚卓犖於六經
四子之書多所裨益稽其生平真而無僞者也僞學者
內無格致誠正之功外飾修齊治平之用恒言本來無
物究而未免競功錐恒言萬物一體矣而未免介睚眦
恒言戒欺求慊矣而躬修不逮暗行多虧恒言明體達
用矣而尙口喋喋揣摩效顰仕進矣而微衷不可

中之傳崇正黜浮凡庠序育材師儒講習莫非六經四子之書粹然一出於唐虞周孔濂洛關閩相傳之正道又明並日月涧及幽隱何所容其僞欺失世固不乏清修之士若迂腐之儒曲謹之夫既不合於時宜乃自好而講學或爭理於毫芒之間或互攻於異同之介此不過意見之偏偏淺深之異致無關於真也并無關於僞也一本於闢幽啓鑰之人句下有也於是乎有真有僞六字存參

就明白顯易處說不高談性命至評陽諸儒俱有根據後半論僞學亦即心之發端身之進退指點垂戒結束化去門戶標榜之見初學得此亦入德之門也

黑水論

國朝閻爾梅

天下之大水有三曰黃河曰長江曰黑水其源出於西南滙而入於東海分而入於北海者江與河是也其源出於西北逆而入於南海者黑水是也從前論黑水穿鑿附會諸家臆說蓋未嘗斷之經矣禹貢大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即今全蜀及滇地東距華山之陽西據黑水爰特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秦地接於蜀西據黑水雍梁二州皆以黑水為界經謂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明矣九州輿圖黑水出雍州汾關山汾關山在崑崙北周文安辨疑錄云肅州之西北有黑水東流荒遠莫窮所之此與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流入南海其說有合葉榆李中谿乃以瀾滄江當黑水謂瀾滄之水由吐蕃西北來迤邐向東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阯入海新都楊升庵亦主此說又有指潞江為黑水者紛紛無據不知瀾滄所出地名在鹿山石在雍望俱可窮源上流亦狹若黑水遠出汾關上流已濶澄若重淵黝然深碧夏秋漲溢江色不變自雍經梁獨來獨往濶僅潞四分之一此水三倍於瀾滄李氏以瀾滄為黑水吾來岡瀾滄盡界梁州之域況遠溯雍州耶雲

中竅要以下眉眉批俱歸入駁辨倪豹二語甲語已詳裏頭氣勢亦自條暢淳厚可與王疇五倪豹二辨鼎峙

黑水之西北直出梁之西南二語已

南志載金沙江出西蕃流至緬甸經趨南海非謂麗江
大馬湖之金沙江蓋名爲大金沙江者意即界雍梁二
州入於南海之黑水也最訛三危山在麗江後漢西羌
博甘三危山在金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峰故曰三
危經云至於三危三危在南裔之地臨海黑水其云至
者或在黑水將入南海之處緬甸江頭城望見江中有
大山山峰四塔極其秀聳得非所謂三危乎今自其雍
梁之水流入南海可見者言之瀾滄江受西洱河勝備
洞至順蒙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搽聚不二十餘日至錦
龍江即水下流海客船多會易於此潞江一名怒江水
經註云瀾江流出永昌界經芒市至木邦地名喳哩江
木邦以下即可通舟楫矣黑水南流經蠻莫受騰越界
外大盈江土人名爲大金沙江自此處始江至蠻莫以
下地勢平衍瀾可十五里正統中郭登自貢章順流不
十日至緬甸者即此江也江中產綠玉黃金紐子金精
石璽玉水晶閒出白玉瀕江山下出琥珀江畔有寶井
舊志以琥珀綠玉出瀾滄江何其謬耶總而論之黑水
出西北界雍梁入南海其源甚遠故其流獨大南至宣
慰之鐵壁關江勢平瀾金寶叢生則大金沙江之名所
從來也潞江流出永昌至木邦爲喳哩江在大金沙江
之東天馬路之水源雖出於吐蕃距滇不過千餘里其
滇南大理蒙化順甯永昌而入南海僅界梁州之西南
不能遠界雍州也明甚說者以瀾滄當黑水謂瀾潞爲
梁州西南境內入南海之水則可謂禹貢雍梁界之黑
水則不可故論黑水者莫若以經爲斷經之黑水一也
惟雍惟梁同此水也區區執滇以求黑水豈非狹視宇
宙之山川而不能廣所見聞哉試以山驗之中國山勢
祠脊大抵皆自西北來積石西傾嶓岷山岡脊以東之水
既入於河漢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入於南海
大經大緯燦若日星張機南金沙江源流考謂潞江瀾
滄江至宣慰地而皆可舟可航異日問交緬不貢之罪
則此三江者同漢家樓船下番禺出奇制粤之祥洞江
也偉哉斯論吾得取而並識焉

以經爲斷直截了當

黑水爲大金沙江王疇五侯蜕翁皆主此說而微有
不同滇與蜀即古梁州爲此言者眾矣而蜕翁之解
華陽黑水惟梁州則以華陽爲雍州華山之南而引
禹貢梁州境內山川證滇不合謂滇實漢所置之益
州惟今蜀地與隴西漢中爲梁州存參

滇南文略卷九

論
國朝
岳武穆論　趙元祚
蒙氏論　趙士蘭
段氏論　趙七蘭
王袞論　孫鵬
滇中兵備要畧論　孫鵬
太極論　張洪
無極論　張洪

夷惠百世之師論　張洪
伯益有天下論　張洪
商公子讓國論　張洪
四子講德論　張洪
楊震飲酖論　張洪
賜死武后論　張洪
智士論　張洪
封畛論　張洪
復見天心論　張洪
吳公子札濟臺子羽論　趙淳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羅元琦
撫勦論　萬友正

萊陽初頭圖　高陽李輯玉綬亭參訂
吳縣潘芝軒　兩先生鑒定
夏邑張　度春田評閱　蒙化張登瀛魁伍　全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建水劉宗凱竹坡校訂
受業遠西周永慶　保山陶世弼　仝校

國朝

論

岳武穆論

昆明　趙元祚我軒

嗚呼武穆純乎忠者也其遭暗君奸臣而卒不能成功以全身者武穆之不幸也後之論武穆者或曰班師之

開口即下斷語論贊有高屋建領之勢

詔下何不矯詔滅金卒蔡自劾其違命進兵之罪粉身碎骨萬死甘之吾赤心報國事畢矣此何異局外觀碁者見有撓碁者憤其局之不終而曰何不左手止人之撓而右手終吾之局然後從容以謝人之撓我者乎安知局不可驟終而人之撓之者將裂枰毀子引吾右手而斷其指也尙容吾終局而謝過乎夫以武穆之才其滅金必矣然朝矯詔而夕滅金度必不能即用兵神速亦必俟之數月然後可以卒事而一日之間金牌十二今日不奉詔明日之金牌且百至矣莫須有尙可成獄而擁兵違命將欲何爲報國之心不能驟達而尙方劍

審時處勢透闢異常

即以本傳質證更醒

寫得武穆心思出才是一路

起結一致

老極

獨不可封來乎此武穆之所熟計而知不可一日以留者也恨公之未知權者亦儒生事後之論耳至謂班師之後何不解兵歸山絕口不言世事復自將兵以救濠州又受副樞密之命又與張俊同知楚州閱軍以致張俊之忌秦檜之怒遂羅奇禍得非自貽伊戚乎人之爲公惜者是已夫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公豈不能爲乎然而金未滅仇未報此身一日尚在邊二聖恢復中原之心不肯死也雖奸人惑主百端沮我而刺臂之心冀得一當以報朝廷矣故人爲公處則欲其智而公之自處則樂於愚也班師之後正其愚之不可及也故

蒙氏論

士蘭昆明人康熙乙酉舉人官知縣

蒙氏、虎吞六詔不過滇西之境天寶末、蠶食於東新丁落溫僅增二部曾未有寸尺之土謂之仁守在四夷謂之法藝祖所為蓋甚大而甚遠也其後崇禮敦教聖人建極中朝而既奉擯置之方幾慕王風即關通使時而入貢時而求書不啻迫於鋒鏑視唐之皇皇然以待鴟張豕突之舜而莫措者為何如也且終段之世曾舜相安不聞禽獸其行致千天王之怒此皆藝祖之生人以天不但容人以地者哉說者謂蒙甫滅於大理段復興於石城使南中不早沐乎

段氏論

段氏亦楊氏之續耳而段綿楊促者一暴一安故也乃若王斧畫河世多惜藝祖之過慎詎知不願殺一人以利其土謂之仁守在四舜謂之法藝祖所為蓋甚大而甚遠也其後崇禮敦教聖人建極中朝而既奉擯置之方幾慕王風即關通使時而入貢時而求書不啻迫於鋒鏑視唐之皇皇然以待鴟張豕突之舜而莫措者為何如也且終段之世曾舜相安不聞禽獸其行致千天王之怒此皆藝祖之生人以天不但容人以地者哉說者謂蒙甫滅於大理段復興於石城使南中不早沐乎華夏之盛為氣運之深憾者其論最達然天道人事對待流轉而就滇言滇每自外而內勢必滇西塞極而後通於東滇東塞極而後通於文明之中國石城固用塞於段之始基乎然足慰光華復旦之後望者即在此

王斧畫河藝祖之過慎良有之而宋三百年之委弱不振實肇於此中和參贊帝王之生人也生人以天豈典謨與政教所及則民物之生直自生之耳並不可比於老氏之清淨無為者以其隔膜絕不關心也此篇總之為事後論耳作事後論則南渡以還河北尚非吾有況於梁南其蹈覆轍於天寶必有甚矣

而焉知唐以黷武而亡宋不又以修文而存乎矧朱之遠過於唐者無藩鎮節度之擾焉知以空談失西北不又以息民得西南乎息民者馭滇之要策而宋得之矣且藝祖定鼎之初正段楊篡竊之會有可取之機能守之術而甘心置之良可惜也至於塞極而通尤非確論滇塞於洪水不塞於禹疏塞於商之季世不塞於周之會同塞於嬴秦不塞於漢武塞於吳魏不塞於武侯越巂車里則猶滇之邊荒耳聲教之通先於漢文教之通先於唐藝祖所爲非遠大也況從而甚之乎論者誠不能不爲藝祖惜云

王褒論

漢南司馬及蜀人王子淵褒皆以次使滇皆文人腐遷則有西南夷傳長卿有答盛覽論賦一篇褒所傳祭金馬碧雞神文載在漢書夫褒諫議大夫也以五鳳三年持節往求二神遂有是文顧竊有所不滿於褒者宣帝夙好神仙之術方士因以益州金馬碧雞之神可禱祀而致言於上上感之乃遣褒嘗致之顏師古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是言金碧之形而非馬與雞也何神之與有無是神則疏以止之可也乃以一往褒其責毋乃近於諛奉之爲褒有諫議之責者忍令吾君不民社之重護於吾君哉況世傳阿育王二子一得金馬於滇之東一得碧雞於滇之西各主其山死而爲神則神亦蠻夷之子耳以皇皇中國之君撫有四海九州其尊也至矣褒不能輔之朝四夷衛百靈而代往求二山之神是褒將屈至尊而禮蠻夷也二子果聰明正直者耶必笑褒愚矣當日益州刺史王襄以褒所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聞於上且言褒有軼才上徵褒至褒作聖主得賢臣頌其言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豈非以致君明聖爲期乎又曰休徵自至壽

考無疆雍容垂拱永享萬年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熊
嘘呼吸如喬松渺然絕俗離世哉明以宣帝好神仙而
從容風諫欲返其邪妄歸於正道而止蓋自始進即思
以此諫其君矣奈何始終以文爲優戲即甘泉及洞簫
頌爲太子喜爲後宮貴人左右誦讀矣爲焉至此爲其
君往求諷遠歷蠻道轉無一言以諫止如諫議何詭何
奉之爲也是時蠻叛漢使數閉塞兇明褒不能至其地
第就蜀巴郡譙祭移文頌之以此蠻不知褒來有求也
設竟至金馬碧雞二山下蠻必知之豈不輕量朝廷而
謂中國無人哉大抵褒功名之士也以功名爲重者多
不復言氣節此褒之所以不能諫也柳貢襄之薦引矣
即以文也褒文固不能與兩司馬並稱而此譙祭數言、
亦清麗富與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四子之文並傳
古之論子淵者或以爲才不勝學或以爲辭長於理
讀譙祭移文亦講德論之修陳天符故薰心瑞應耳
南村責其不能切諫而近於諛事之爲極正大極平
允

此論婉而多風具有特識耦唐汪庶謨

滇中兵備要畧論

自此以下統險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而未雨綢繆在山川要
害之處尤當急爲之所滇古西南彝於唐爲南詔自古
戰爭崇岡巇嶂激澗縈紆西北拒吐蕃東北際黔巫東
南達桂交西南扼緬甸城郭人民彝居十七時怙則蟻
聚有事則獸奔人自爲區勢難統一王公設險於斯要
矣豈可一日不備哉而備之之要莫若先防外彝諸關
口滇有附滇而不爲滇有者西之緬甸東之交阯儼然
稱國逼處南壤而漢彝雜處之郡州縣外尚有不爲滇
有而仍爲滇有者軍民宣慰使司六宣撫司四安撫司
鎮遠三府孟璉鉦元二長官司皆在元江景東順寧境
內其屬順寧者有三猛曰猛緬曰猛撒曰猛猛更與永
昌相錯又有灣甸鎮康二土州楚西則茶山里麻大抵
諸彝環繞雖皆供賦以額爲滇藩籬然亦屈於威德不
敢不臣究也擁山立寨假箐爲巢稍有警動即生異心
所立關口不可不整肅以防之設諸葛武鄉侯之南征
也夫軍由越嶲入孛恢由平彝縣按道向益州部隋史
萬歲平粟戩帥衆從越嶲進經馬湖番山自蜻蛉川過

弄棟次小勃弄大勃弄至於南中元征西南舜烏蠻白蠻鬼蠻諸國命太弟忽必烈專征分三道進大將兀良合台帥西道兵由晏當路諸王抄合也只烈帥東道兵由白蠻太弟由中道至滿陀城留重輜過大渡河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晏當路從蔥嶺即今麗江府白蠻從四川今曲靖府中道從越巂今永北府由此觀之則麗江曲靖永北三口皆昔日進兵之地尤爲緊要防之宜嚴備陳軍門以備數入犯築八關於騰衝之邊曰北爲要面敘中甸形勝備詳今永屬順普爲要開廣次之不可偏廢也

雖納貢然備預之道

時方征西藏故作者以臺江永

滇南文略　卷十　論　九

廣東廣西二道元明以來始自雲南入雲南道亦有三口當何以戍守乎抑更有說中甸爲麗江門戶去西藏萬里此亦不往彼亦不來山川險阻聲息不通四百餘年無烽烟之患者正以險阻之路人莫能測後因逆藩將中甸割與叶蕃麗江遂失其門戶近小醜澤旺跳梁蜀蕩其前滇師由中甸抵建鄴邊樓率戶三百取一人使習兵焉緩則治農急則荷戈時人謂之雄邊子弟伸威南詔滇至今有兵快之目有民壯之名有守城軍之制而事已廢弛請於正軍之外郡州縣之內鳩集鄉閭之勇者蠲其徭租給以弓刀令管轄佐貳官督帥於業農桑之暇時團練嫻以

此論鄉兵

鄉兵本古兵之鎮兵也鄉兵者士民團練之兵也如河東陝西有弓箭手麟州有義勇之類是也李德裕爲劍南西川節度必得賢長吏能安民撫民不擾民者而後能行之耳

伍兩卒旅之規以備有事驅用則民間既無游閒流爲盜賊之人而國家亦得收精兵之用然則鄉兵也豈不與正軍相表裏哉且也兵之所恃在器而器之所用貴精晁錯曰兵不堅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能以及遠與短兵同又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秦人銷兵鏑而武備盡弛滇產金銀銅鐵鉛以及硝黃之物所以爲軍器之用者無所不有不必取給於他省而軍器卒不備備亦不能精其故何也一則制具曰久豈無缺壞未見遣官造補一則滇工匠原拙所造不精古者軍器有監有庫有作院弓曰神臂曰床子弩曰九

牛曰八牛箭曰八陣曰滅指刀名斬馬鞍名邊樣甲名偏挨皆能精至近世一變而爲火器有鳥銃有西洋子母大砲銃數裝換點放極其便捷敵發一矢在三十步之內我發一銃在二百步之外未及交戰先殲其大半矣及至近前我之弓矢劒刀又足以制之炮火一發轟地震天敵早盡於數里之外有未盡者冲冒前來而鎗刀弓弩毒箭之可恃復然邊方城野若留心兵器火器修造備置一一如法雖敵兵數萬不足懼也請查滇省見儲軍器計軍分給而藏其餘者於官若干分給則各知愛護藏餘則應用不窮所給者或壞則計年告換所

藏者或損則按年漸修又於每歲軍局所造必揀選良工如昔人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折西之類減其數而責其精有不堪用則罪其主者如是則軍器皆精而可用也軍器既備則戰陣之法不可不熟習於平日李白曰平沙淺草千里在目土不成邱水不成谷馬肥人輕往來電馳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林險扼草木蓊鬱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惑飛鳥不能渡徒走相搏短兵相擊此非北軍之所長也夫然而論兵於滇與論兵於他省不同可知也滇高山而險隘無百里之平川即諸蠻夷之所恃者亦以山林川澤寄倚草

伏木之威耳其外來者無論也即此叛服無常之蠻萬一多故其何以應夫用兵之道雖不可執一而論然如山深道險馬不得並列人不得連肩恐敵人伏兵險路或拓我前或衝我中或斷我後雖有哨兵探馬一時搜索不到敵出我不意或哨兵探馬誤闖入敵人伏兵之中爲其所陷不及報我我冒然而進與敵相遇一線之路彼以有備待我無備當此險山之要首尾難援百步之間前後莫救豈容不先爲之防惟用連珠倒捲之法如飛天蜈蚣之勢敵來攻我中則兩山出兵夾攻之彼攻在左之營則右營出馬爲援彼攻右營則左營出兵

為援彼退則我攝其後後營復如噴珠而出又相連布營更番迭戰敵勞我逸則敵人從來前面攻我勢不能矣設陣我後則以退為進後皆作前哨倒捲而同敵亦難以邀截倘遇大江關隘之地我必先留兵把守豈肯輕進使無歸路之理攻古證今谷戰行營斷無有過於此者滇之將軍其數講此而訓練之乎若夫常山蛇之勢八陣圖之制六花陣之號亦不可不知而滇之精此者何人也馬謖之詔武侯曰南中恃其險遠今日破之明日復反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夫服蠻夥之心不能以不戰而服也請卽以武侯之南征為戰守之程可也尉繚子曰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必如是而兵始謂之備不然徒有其器械與規模何益之有以是而西問罪於緬甸東責貢於交阯威加七十二城諸酋入百媳婦諸國地扼其險人握其樞接雉堞視犬牙警烽燧制勝朝廷威傳絕域將集風雨勞臣之畧而使海隅日出皆稟朔獻琛也兵豈可一日不備哉

佩佩而談詳密浩瀚絕非書生隅見韓擒虎每與其舅李衛公言兵輒歎曰可與論孫吳非斯人而誰

太極論

或問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謂之曰無不幾墜空以為言謂無極而太極不幾堛而叠之强增之以所本無乎曰非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周公言之天何言哉孔子言之三聖已啟周子矣無極而太極一言盡之曰無形而有理而已矣今夫極之所以得名以屋極也而北極星極南極極民極之類率取諸此然以物喻物實無形狀方所可指以示人故易大傳以至理有類於極於是取極之名係之曰太謂尊而無極非他極比也周子又恐人等于他書閑字之例求之形狀方所故

又曰無極而太極猶曰無形而至形無方而有方謂之太極所以指天地萬物之根而無極者所以著無聲無臭之始也然無聲無臭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則自無中說有乃知太極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以其無氣與形而無不在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氣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是動靜非太極而所以動靜者太極也謂非動靜外別有太極則可謂動靜便是太極之道又烏可哉夫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以女一太極萬物一太極故曰此之謂易而三極之道立

焉實則一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便是陽之太極靜便是陰之太極也夫子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先從實理而言之而論其生則俱生之理太極不仍在陰陽之中乎特夫子贊易則主易易無體故曰有周子圖太極則主太極太極有朕故曰無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虛元不能爲萬物之母故朱子謂造化之樞紐陰陽五行一太極也謂品彙之根柢男女萬物一太極也而通書所言誠者聖人之本誠即太極幾善惡即陰陽之義人心之至誠無息皆是道也推之五經四書之所言何無極之前非無有乃無氣言之周子則以理言而亦不雜於氣是又不必疑矣

一不備於是耶

館課擬作藍本性理所言或不免註疏氣不能翻空見奇其實此題於何處翻空見奇乎取其言理精實愷亮不塵障而已自記

動靜非太極而所以動靜者太極謂非動靜外別有太極則可謂動靜便是太極之道不可數語及論有無處與易有太極劄子皆發前人所未發較房氏易傳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說尤精透正惟其本注疏爲議論故能精確透亮如此迨陰宗後學尤氏識

無極論

或又問無極之說周子溯言之然吾先聞之老子有曰復歸於無極柳子厚曰無極之極邵子亦曰無極之前無所云無極可與周子別乎且無極而又云前前者何在曰老子以虛無爲教以有無爲一柳子無極之極則與周子近之矣至邵子所言前者是就先天圖上言循環之義自始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生陰復坤之間乃然三家無極皆就無極之前非無有乃爲有極也故曰爲有極而又云無形而有理耳不知宋修國史者何故乃增之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夫彼曰自無極則無極又在何處曰爲將謂有力爲之乎是以諸儒欲求改國史以增此二字恐大有悞於後學爲道術淵源所繫不可以不爭也獨是太極一圖周子所自作非得之陳摶和放與穆修者授之程子最爲秘傳親潘淳逸爲周子志墓自見至朱子而圖說尤精切朱子於是蓋終身焉爲周子爭辨以此林粟張貴謨排擊朱子亦以此吾又不知其何見也噫亦惑之甚者矣至明而來知德圖太極形

與周子小異而循環互根之義頗不謬於周子吾有取焉

按緯書乾坤鑿度引列子太易無也太極有也太易從無入有聖人知太易未形故曰太易朱子釋無極而太極爲無形而有理雖仍其說其實至當不易彼駁周子者自張橫渠南軒浮峰陸子靜兄弟以下至近時毛西河實繁有徒或謂得自穆脩种放陳摶以上溯之魏伯陽參同契或謂得自鶴林寺僧壽涯或謂得自高僧清溪或謂太極無形圖於何有或謂潘清逸誌墓周子集無全文不可爲信或謂爲堊翟言或謂出周子門戶乎若夫爲言有無類乎三氏之說者其亦未知二氏之學先竊取周易緒餘與夫孔子絕四示顏子四勿之旨而直等於老氏曰孔子吾師之弟子釋氏曰孔子吾師之弟子設淫辭而助之攻也吾願遊於聖人之門者皆難爲言哉

陸門

夷惠百世之師論

師也者。世之藥石也。因病而藥。猶因材而教。世不廉有頑。病世不立有懦。病世不敦有薄。病世不寬有鄙。病求良藥石焉。曷師孔子。曰師夷惠。勿乃取法乎上。其說又由孔子轉出夷惠。重翻因病之藥。夫世有智者。廉者。勇者。藝者。非乎。孟子曰。此因病者已成其材。而不免有病。孔子以禮樂治之。此中人以上之教耳。以頑懦鄙薄之夫。未成其材。遽引而文之以禮樂。譬諸人有病未除。遽議補益。不能伐病。適以滋病。若夷惠者。豈非伐病之師乎。夫世有夷惠。伐病之師也。朱子方之。其爲藥也。蓍桂大黃。世有孔子。伐病而復補益之師也。朱子方之。其爲藥也。參苓芝朮。今且爲頑者懦者鄙者薄者。參之以夷惠。再進而爲智廉勇藝之材。而後乃今文之以禮樂。於頑懦鄙薄。治以清和。又不壹於清和。乃無隘與不恭之病。而引而上之。有夷之清。清且得仁。有惠之和。和而能介。上而進之。乃可以至孔子。蓋廉而不矯。立而不爭。敦不失於厚。寬不失於縱。孔子之德也。師夷惠者。姑伐其病。凡以云救耳。遽以聖人之德概望之。天下之人乎哉。又況聞其風在百世之下。又非必親炙之久也。親炙者。與聖人與居。與之俱化。顏冉之徒。斯可耳。竊比類而求之。齊一變至魯。魯一變至道。聖人欲治二國同歸於道。亦有數焉。存於其間。齊之病強。治強者需鋮砭以伐之。強胥平。魯之病弱。治弱者需粱肉以衛之。弱胥起。黃蘊生骨爲此言。嗚呼。可以得師夷惠之說矣。或曰。夷有君。病且暴。惠有弟。病且盜。親炙者又謂之何。曰。此下愚不移。病之在膏肓者也。雖有扁鵲倉公。望之而却走矣。世有孔子。過化存神。而時君不能用其言。向魋陽虎之徒。不能欽其道。互鄉終於難與言。聖人亦奈之何耶。

不呆寫夷惠身分只從聖賢因材而教處兩兩對勘

眉眉透發而夷惠之身分自見筆情廉悍洵足辟易千人

伯益有天下論

張漢

益掌火皐陶明五刑有謂五臣中用殺者不當有天下噫豎儒之論婦人孺子之識也天地春生不廢秋殺聖人體天道立政非如醯吏之爲而天道報施本乎德非人所能究也而皐陶子孫有其國益之子孫未嘗不有天下三代得秦起西陲秦固益後也競以地卒一六國趙宋亦益後起中原地不競乃篡周都梁有天下說者謂益烈山澤致秦有焚書坑儒之禍抑又烈矣咸喟三月火是亦寃報說亦不然宋之世眞儒輩出而理學明敎漢唐爲盛又豈焚書坑儒之餘烈乎嘗論帝王之有天下天無私親眷有德而已周之世以聖人起西陲無競惟德地不競故卜年至八百秦不德而地競雖與不久周公營洛朝諸侯地不可守則先王敎子孫在德不在險之意與於此地不競而有德德亦不及周而北地日競移度於南矣使有文武成康之德常都洛地或亦不亡東遷以後君不德卒亡於是由是觀之有天下信有天運有地利而遷與遷亡則終以德不德爲斷也

以德字作骨自是正論筆亦老到

兩公子讓國論

季札子臧兩公子之能讓者也孔子均取焉而不以辭於泰伯仲雍伯夷叔齊之倫或者亦起而議之吾以爲未盡誅賊之義也當閻廬貢芻之變二子皆有誅賊之權又其身皆貢君人之才誅其賊而君之君子當不以爲亂准以周公誅管蔡之義亦變而不失其常也吾亦嘗尙論古人賀泰伯仲雍伯夷叔齊之遇矣彼諸子灑然而去國以主祀者得其人也脫不幸值闔廬貢芻之輩弑中子季歷而有之彼句吳首陽之行能忍視其篡逆而置之不反而申討賊之義乎且泰伯仲雍夷齊之固讓以全倫也非矯節以沽名亦非避亂而懼禍也二子不幸不際泰伯諸人之遇得以行權而曲全其仁又不能行周公竟誅管蔡之權委曲而直達其義致先人世守之祀窮於亂賊而尋殄其身是可謂至德者無得而稱而求仁得仁者亳無所怨於其心乎吾嘗過吳求延陵之墓今適曹國而弔子臧蓋其遇畧同然不能無遺議也孔子曰爵祿可辭也中庸不可能也二子之謂乎

春秋責備賢者律以中庸之道二子何辭

王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傳以明意、設爲微斯文學、問虛儀遭平世而久子、互爲問對、名曰四子講德。日自達何由文學告以遊懷寶顯名建功爲甚難。虛儀譚於公卿。虛儀以爲無介紹。文學又謂苟有至道。介紹亦何爲。虛儀曰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意以爲自達之難也。文學謝曰敬聞命於是歷彼西州遘二人焉。乘輶而歌彼二人者、設爲浮游先生、陳邛子是也。文學詢所歌何詩。二子對以中和樂職宣布之詩。蓋王褒爲益

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蓋有見於太上聖明。股肱竭力。應屢降瑞福。而爲此詩。是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上並詩三篇。蓋頌也。文學曰吾子人心忠臣導主志。不必咏詩。必於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刺史來宣布詔書。作詩歌以咏之。亦臣子於君父之常事。恐二子慚。曰先生詳之。刺史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德。文學曰頌二子措意。虛儀勇文學之言。欲舒先生之復集。乃始講德文學謂成康之世。君子之德與臣之力也。虛儀謂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有君無臣。春秋刺之。乃陳暴秦之失。而揚大漢之爲政。天符人瑞咸竝以明也。文學既聞天符又詢人瑞。虛儀於是侈陳漢時奔走貢獻。權所來附之大化。二客乃醉於仁義。飽於道德。仰歎而悅服。愚嘗閱此論其詞駢麗浸近六朝。冗不暇詳。擇括其意心竊少之。爲此歌者。其意何居乎。文學謂忠臣導主志。不必咏詩。吾終題之。爰是亦設微斯文學。難浮游先生之言。其言曰甚矣此詩之善頌也。爲此詩者。以聖主得賢臣頌。除官爲諫大夫。既以司諫。當頌則諛。窮嘗聞之。木不從繩。暈終

屈曲不得其直也。玉不忍攻錯。終瑕疵不得其瑜也。邪者無仇於獬鷹。而見必觸之。其性正也。佞者無傷於屈軼。而遭必指之。其氣貞也。是以聖明之世。上殫明目達聰之誠。下副設韗鐸之意。歷姚姒子姬之代。陳謨訓誥命之篇。君以容而臣以儆。憂太盛而危太明。臣之大幸。國家之大幸也。降而三季。風斯邈矣。黃圖焚而忠臣戮。象魏伏而抗言誅。秦師失二陵於其始。楚騷作放三閭於其終。垂棘入而虞不腦矣。屬鏤賜而吳其沼乎。吾子生不諱之朝。承直言之詔。上嘗止輦而受言。亦嘗避帷而可奏。未聞批鱗者誅。肯顩者斥也。是時君方勤

原評　以上節序四子講德之爲文學告以遊懷寶顯名建功爲甚難虛儀於是侈陳漢時奔走貢獻權所來附之大化二客乃醉於仁義飽於道德仰歎而悅服愚嘗閱此論其詞駢麗浸近六朝冗不暇詳擇括其意心竊少之爲此歌者其意何居乎文學謂忠臣導主志不必咏詩吾終題之爰是亦設微斯文學難浮游先生之言其言曰甚矣此詩之善頌也爲此詩者以聖主得賢臣頌除官爲諫大夫既以司諫當則諛窮嘗聞之木不從繩暈終

原評　二句已見大意

連設四喻無鋪排之迹第覺其氣沉浸醲郁逼眞西漢文字

稱唐虞三代亦是厥辟惟燭

先叙納諫之美漸漸逼緊

王木肆征伐數巡遊倘株刑多拮欽好神仙惑巫讒信讒佞如彼當諍亦孔之多矣吾子乃侈陳天符鋪張人瑞勿乃爲佞而多見其不智耶夫天符人瑞聖主之世非盡不言也吾聞之禮曰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配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治是則先王備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乃爲大順之實也乃今備陳天符浸至金馬碧雞以爲神則矯舉之淫祀也鋪張人瑞浸至昆明習戰以闢疆則窮兵而黷武也吾子乃曰君術明而臣道得乎詩風吾子爲至言之垂戒爲治安之陳言正誼明道爲江都不厭其迂補闕拾遺爲淮陽不斥其戇吾知僞之迂也君必重之臣之戇也君必怨之而言必聽而諫必行矣諫則行膏澤下於民諫不行致爲臣而去人臣司諫前頌則諛二語簡要自是諫臣之言文亦有西漢人氣味究非六朝駢儷之語

子淵作義則一味頌美詞則過於繁縟何義門謂爲西漢文之最卑者月槎設爲此論直令子淵無處容身尤爲痛快凡爲諫官者宜各書一通置於座右

楊震飲酖論

事有賢智之過而不衷於中正之道者孔子無取焉夫行至孔子可以止矣以孔子所不必爲而務爲之則過矣無爲貴賢智況夫生死人生之大節乎昔者孔子相魯墮三都不能已三桓之亂齊以女樂歸而竟接淅而去也陳恒弒齊簡沐浴而朝告其君而卒不能遂請討之志盡春秋所載口誅筆伐而亦卒莫之何也而史載楊震極諫安帝爲乳母王聖修第爲樊豐所譖詔歸故郡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嫉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復何面目見日月而必速死而後快將謂孔子不能誅奸嬖而遂謂無面目見日月震不過不能誅奸嬖亦何傷於日月而必速死而後快將謂孔子不能誅僭亂亦必飲酖而後即安耶直哉史魚以尸諫靈彌子瑕也尸諫而感悟其君亦卒以退彌子瑕震雖感大鳥集墓之祥帝亦卒感其忠直詔祀中牢舉二子爲郎以廕其後不知於王聖樊豐何如也勿死而亦無濟乎大抵孔子之道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無自酖之道也朱子曰屈原之忠忠而過屈原之過過而忠雖孔子復起不易斯言

矣。吾於楊震不能無遺議焉
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即引孔子爲據亦正亦切當
令伯起心服
時至東漢較春秋益凌替矣伯起若不死將先固喬
而受奄人之辱然千秋後世卒不以固喬之死爲辱
者是亦妖壽不貳脩受其正之道也然則伯起眞可
以無死哉

賜死武后論

周公於管蔡當誅則誅之。蒉處瞽瞍之殺人。孟子以爲
當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可以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大義滅親。於兄弟則可。於父母則不可。古之聖人亦各
行其權也。必不能執一而賊道矣。而胡致堂之論武后
也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蒭知反正復位。
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爲唐討罪人也。兵既入宮。
當先奉天子復位。即以武后至唐宗廟數其大罪。廢爲
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
之憤。而天地之常經以立。嗚呼。何言之已甚也。范雎之
相秦也。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千絕其母。或且謂已甚。有
愧於茅焦。顧考叔夫昭不可以絕其母。謂張柬之等可
奉中宗而君之。而儼然以子而賜其母死乎。或曰凱風
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過大不可以不怨。
孟子何於小弁焉取之曰小弁正以怨爲親親之仁也。
驪山之變。天下後世猶謂平王不能復不共戴天之讐。
不可以爲人子。孟子豈謂幽王無道。平王可廢之爲庶
人而賜之死耶。爲中宗若受母之禪。幹母之蠱而不必
彰母之惡。庶可以慰在天之靈而舒臣民之憤。雖有虞
舜周公之聖。遭如武后者爲之母不過是也。然則武后

之事矣

滅諸武之宗自是處此事緊要關頭

之爲君罪不當賜死乎曰帝在房州綱曰不予武氏爲君也不予爲君而天地之經立不啻數武氏之大罪焉爲庶人而賜之死也猶不足幸乎若夫武后之張武濟之爲中宗者滅其宗可也

於兄弟則可於父母則不可二語已定一爲之局以經字爲骨權字爲眼後便縱橫引據不離其宗非以糊空見奇也原評

人君不幸處人倫之變如魯莊秦政唐中宗其事皆同其失皆有過不及之差非深明春秋之義者何足與於斯善乎月槎之論中宗幹母之蠱滅諸武之宗春秋之法也

智士論

張漢

往予次朝邑訪程濟故事邑二老生爲予言甚詳謂濟微時與同邑高翔各言其志翔曰願爲忠臣濟曰吾欲爲智士後卒如其言金川門之變濟預知其禍上書留京師卒陰奉讓皇帝南行曲保其君無恙老而還宮濟日今日吾爲臣之職盡矣又言濟有仙術嘗司教蜀之岳池寢食俱在朝邑後年九十餘老而遁去不知所終今邑亦無復予喟然歎曰其愚不可及也濟乃自居於知乎吾觀古今之爲人臣者殫心戮力必需知而善避艱危巧圖便利亦以知而失故知或不忠知用愚以成其忠嘗武子之所以難也而濟所處有尤難者與高翔同歸於忠而知而愚而忠則濟所獨也語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爲濟者不亦難乎雖然爲翔亦不易也

昔人謂金川門之禍宮中火帝崩出亡之事且莫須有吾嘗信其有以伸志士仁人之氣智而愚愚而忠程濟宛然一嘗武子也

封股論

張漢

孝者中庸之道也聖人止於孝爲人子者以爲子職賢者過之乃有封股之事封股不得爲孝乎哉曰孝也抑又過矣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子之道也不忍親之死而忍於傷其遺體令親知其情必有大不忍於中者是以不忍生其忍以忍動其親之不忍也可謂之孝乎以是爲孝古聖人必有爲之者聖人不爲則孝之至可知矣且夫封股者至誠格天地之事也吾聞親知及人知之者親必死不知者生然亦有親與人皆不知而亦不能生者又何說乎將謂子之心未誠乎抑親之數有不可逃者乎吾謂封股可以格天勿論知不知似皆予之生若不可以格天勿論知不知何以不知乃生知即不生有不知亦不生耶不識有人知之而亦生否耶此其天殆不可解矣或曰封股者存之以勸孝夫聖人之孝不可以勸孝必以孝之過立孝之則乎哉適因莆田陳行原而論及之甚矣行原之孝也而當進以中庸之道也夫三尺之童動於至性至情之良欲揉其親雖死不顧較世之據大位而漠不顧養何如也行原其可敬也夫封之而親死不可救卒鬱鬱獨立而無依行原亦可哀也夫

在陝宏挹處

精切不刊有關名教

復見天心論　乾隆丁巳　召試博學鴻詞一等第三名　張　漢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而廣大悉備也聖人之言豈不誠然哉自伏羲以一畫開天而易爲五經之原邵子衍之爲皇極經世之書元會運世胥出於是而皇帝王霸配乎春夏秋冬則古今之文亦統於一畫之中矣吾竊於是見天心焉今夫天無聲無臭人之所不能測也莊子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則天心烏乎見之而吾謂有所以見之天地無心而成化而亦未始無所謂心所謂心卽易所謂太極也以其主宰謂之帝以其不測謂之神以其性情謂之乾以

其形氣謂之天天包乎地故不必言天地之心崇言天心焉而已見易已詳哉其言之矣然而三聖不言太極孔子言太極孔子不言無極周子言無極邵子則先天一圖得之陳摶朱子信而表章之而剝復之機益灼著則七日來復得天根月窟三十六宮都是春之說可以補入易傳矣且夫所謂復者在子之半推之也伏羲所畫之易在太極以後言之周子所謂無極在太極之先言之邵子所謂太極在乘陰陽之際言之則夫無極之前陰含陽太極之後陽生陰之說所謂畫前元有之易也以元酒方澹大音正希之時推之而黃鐘者萬事之

大學言獨隱　中庸言慥慥　孟子言言　周子言幾悉心體貫　邵子以爲性命之書　朱子謂說得費處

根極與悉出於是矣六陰盡而一陽生爲地雷復爲冬至六陽盡而一陰生爲天風姤爲夏至推之隔八相生以黃鐘生林鐘爲律取妻以林鐘生大簇爲呂生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一日如是一歲如是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之言不已括章蔀紀元之要乎哉而周髀宣夜渾天之制與夫馮相保章之說皆可畧而不論矣雖然易之爲道變易之道也旁通可以悟學於六爻不遠復諸說得之王弼主理程子蹔其說亦以明來復之象也然弼言理而雜於元虛則所謂復者乃老子復歸於無極之義豈禮義之正本之孔子者哉以

吳公子札濺臺子羽論　趙州　趙　淳謚溪

吳公子季札佩寶劍過徐徐君欲之季亦心許之未獻也既還徐君已死乃解劍掛其墓而去濺臺子羽齎壁渡河兩蛟夾舟求之羽曰吾壁可義取不可強奪拔劍斬蛟毀壁而去趙子曰是二事者皆矯情立異以好名過情亦無不及情如是焉而已過讓則近詐過激則近愚均非中正之行也寶劍有用之物也以之衛身可以之贈人可獨不當棄之於無用也彼季子者其果寶此劍爲衛身者耶雖徐君不可得而欲也欲之不可得而

一語論定　隨手轉折　邪肅括亦精警　信手揮灑　却總是兩路夾寫　頰上添毫　差勢遞下

獻也徐君果得贈者耶慷慨而贈之可也不必其心許而姑待也又況還蔽而其人已死其墓已封而直爲曩者隱而未吐之才腸俠氣必解劍而棄之墓使死者而有知耶固不得而持其柄如其無知耶又安用此劍懸於墓上爲且安知其不轉盼爲他人所取也昔者華歆管甯鋤園得金甯不顧歆取而揮之人因議歆安知其不俟甯之去而私取之也又并議甯何不轉無用爲有用爲散以濟貧而已不與焉亦不失其爲廉士也延陵之事似有類於此彼子羽者得毋聞其風而興者耶其齊璧渡江也不知其有爲耶其無爲也當夫蛟之夾舟

也生死判於須臾耳爲子羽計者吾知身之可愛而璧之不足以寶也則投之亟矣即已有斬蛟之能則將不復畏風濤之險完璧歸國可也奈之何而復毀之也昔禹渡河黃龍夾舟禹色不變視如蠅蚋龍亦弭耳而逝未聞投璧也子羽如以蛟之欲璧爲非義取而不可以輕與也則雖吾無斬蛟之能亦唯有抱璧以沉已耳而既斬之而又毀之則是吾與蛟全無是璧也則是棄其璧全於棄劍也惜乎子羽失之激勇有餘而智不足也夫二子者皆當世所謂賢人君子也而二事之任心好異乃如此欲不謂之逆情以求名其可得耶抑或紀載

筆乃放鬆去路純乎古文

之失實未可盡信姑闕焉

挂劍投璧二事皆後人以訛傳訛記事者摭而書之欲以誇張徃哲反以污蔑賢人夫子不辨其誣祇窺其非亦恐後世詖行借爲口實非不滿古人也（門人謙識）

頗似史家合傳體筆路全自國策得來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石屏羅元琦毘圃

從來善持身者貴審乎本末輕重之衡善觀人者即決之本末輕重之際知爲本則在所重矣知爲末則在所輕矣苟鶩其末失厥本是之謂輕其所重而重其所輕善乎裴行儉之論王楊盧駱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誠以一言而揭士林之龜鑑也今夫兼三才之謂儒備百行而爲士上資爲邦國之楨下繫乎蒼生之望前以紹曩哲之執蹻後以啓奕葉之蘄傳士之見重於天下者寧惟是掞管拈毫誇行數墨云爾哉乃工人束髮受書即溺志於詞章及稍嫻翰墨遂謂爲文陣雄師詞壇宗匠互相標榜淺轍一切而不知已爲識者所深嗤而竊笑也蓋有超軼之品詣者必貢恢宏莫圍之襟期有卓犖之英姿者必具精瑩不磨之朗鑑故弃投以艱鉅而不驚驟試以盤錯而裕如者幹局宏也洞矚物理之幽遐深悉古今之蕃變者神解定也其人類皆器宇深沉才識韜斂喜慍不形於色包得失不介於中擅甯靜淵醇之德杜飛揚浮躁之端故能致遠經方流鴻樹駿迓躡屭祉於無窮垂勳名於汗簡當其晦跡幽潛窮廬歌嘯時已足以決遠到者皆於器識覘之也至若染翰摛詞以雕蟲篆刻爲工即振擲地之金聲播掞天之麗藻亦祇

原評　直窮病源　令人猛省

原評　元氣淋漓　一往不竭

紙上糟粕筆端枝葉耳而乃矜勝於尺牘之間競奇於字句之末峻其位置岸然自尊豈知氣浮者必躁才露者必傾智淺者必蹶譬之涓滴之流易盈而亦易涸峭削之峯多峻而亦多危欲其蘊涵而不竭凝固而不搖也烏可得哉然則先後之間本末輕重之數從可識已夫士之優於器識者則亦非倘然矣必素裕讀書養氣之功殫格物窮理之學不以嗜好攻取攖其心不以榮悴亨屯役其志則規模氣象閒即臻堯舜勳華祇若浮雲之過太虛播伊呂動庸不過性分之所固有所蘊宏狹隘自不得而囿之所見超猥瑣自不得而眩之矣而

原評　筆更周匝

原評　層層撥入

原評　紙上糟粕　端枝葉耳　而乃矜勝於尺牘之間　競奇於字句之末　峻其位置　岸然自尊　豈知氣浮者必躁　才露者必傾　智淺者必蹶　譬之涓滴之流　易盈而亦易涸　峭削之峯　多峻而亦多危　欲其蘊涵而不竭　凝固而不搖也　烏可得哉　然則先後之間　本末輕重之數　從可識已　夫士之優於器識者　則亦非倘然矣　必素裕讀書養氣之功　殫格物窮理之學　不以嗜好攻取攖其心　不以榮悴亨屯役其志　則規模氣象　即臻堯舜勳華　祇若浮雲之過太虛　播伊呂動庸　不過性分之所固有　所蘊宏狹隘　自不得而囿之　所見超猥瑣　自不得而眩之矣　而

肯規模文藝之末以誇耀爲耶且文藝亦自有辨倘能根柢經術沉酣典籍臚陳政治之得失剖析學術之純繆則數文猶近於務實苟徒儷紅媲白繪句綵章逞月露風雲之詞摭禽魚卉木之狀則亦不足當有無之數矣矧優於器識者未有不工文藝也而即文藝亦可以決器識焉古來鴻儒巨公非有意猶弋浮華與詞人較短長而及其發抒事理陶寫性靈揭櫫展之訏謨闡性天之秘鑰迥非操觚家所可比是故其文博大昌明者其人光明而俊偉其文沉雄醇茂者其人深潛而篤實其文超軼俊爽者其人卓邁而朗徹依類以推毫髮不

爽則器識之有裨於士。顧不要哉。總之植其本。無不可以該末。而競於末。必將撥其本也。此持身之定衡。亦鑒物之極則。士宜審所重矣

蕭陵集原評

名論不刊古誼可鑑讀此作養可知矣

絕大議論絕大文章筆筆山

人品心術學問經濟一以貫之楊鏡湖

宛然一篇南宋文字

土司撫勦論

明季軍政廢弛內權操於監紀平時坐大養癰竊發則彌縫消弭苟且蔓責成於監外掣肘於中樞行間節制有二任事者無不瞻顧趦趄動輒掣肘待勘匪伊朝夕矣普名聲么麼小醜抗顏逆行肇釁金魏閣以襲土司遂焚李象山之屋繼而過餘連營薙師巧詞撤兵終則嬰城固守反開吾省大軍全蹊秦太守反掊民間財帛以餌之豈復知有天日成何世界既不敢請兵征勦一味招撫土酋窺破局面遑志跳梁侵佔一方莫之敢問爾時叩閽談兵非同孟浪三鄉牽制非無佐勇而師老糧匱萬友正潰友

而師不應餉不給委彈丸於虎口卧虺蜴於巢穴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拊膺而痛當事之憤憒也幸而酋以淫虐病斃寡婦孤兒而外離心正當張君三軍滅此朝食事機之來間不容髮乃巧裝計畝書斃之功附會大義滅親之文公然入告置何為反於不問而賞功而臣又至矣由是裹猪艾虺肆無顧忌十八代鎮撫之威竟為涉賊三脊而走前之撥以副總夫人雄階之厲明討既墟流寇縱橫阿迷一片土城平人戮與臨安一萬七千數百生靈謂非死於主撫之日求撫之謀而何故老相傳名聲辯罪有公車者與會家人藏鏃入都

論罰首定罪當死云

設語法得
取夷之法
可稱老吏
斷獄

輩下諸公議共執之慴而潛遁可見當日人心無不共憤主撫之非夫狼子野性終屬化外順化可以虛文羈縻毒動則務在剿滅姑息流毒曷止覆轍具在可不慴哉

就明末滇事說來可長可久當與倪蛻翁土官說參看

論書　錢澧
國朝　錢澧
光武論上　錢澧
光武論下　錢澧
王祥論　錢澧
馬援不與雲臺論　楊履寬
葛容恪論　楊履寬
留侯論　闕太和
梁孝王論　闕太和
駁論　闕太和
明　闕太和
與我玄金太守書　闕太和
與陳周沐三公書　闕太和
報鄧壺邨直指書　闕太和
國朝　闕太和
答刁仲熊書　闕太和
與王振羽庶常書　闕太和
答李价藩廣文書　闕太和
與韓慕廬書　闕太和
與商友畹書　闕太和
答某翰林書　闕太和
致廣西撫軍陳乾齋前輩書　闕太和
致滇南撫軍楊賓實前輩書　闕太和
報廣西撫軍李穆堂前輩書　闕太和
與楊蓉亭書　闕太和
與萬舒仲書　闕太和
寄何天成書　闕太和
再寄天成書　闕太和
與陳存庵書　闕太和
與仲弟書　許鐵
與兒子中熊書　許鐵
與兒子中函書　許鐵

倪蛻　趙士麟
王元翰　趙士麟
許鐵　趙士麟
王元翰　趙士麟
倪蛻　趙士麟
倪蛻　趙士麟
倪蛻

萊陽初頤園　長沙張慈田輯山參訂
吳縣潘芝軒　雨先生鑒定
新建杜　鈞藕莊評閱　　全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詢次　　蒙化張登瀛翹伍
蒙化徐飛閣楣門同校訂　昆明陸　藻江莘校訂
楊臣俊梧岡同校　　昆明錢　澧南園

國朝

論書

光武論上

光武帝廢郭立陰。後世以爲口實。至有疑於棄禮。錢子曰。帝識有無堪解免之過。而論者亦未得其情。方未起兵時。曾經授室。與否於古無考。見自起兵納陰於南陽。後乃於河北納郭。是陰之進本先於郭。雖不聞正其爲嫡。蓋干戈擾攘之中。一以苟道行之。而郭之絀。尤苟之苟者也。以結劉揚馮耳。所謂寵愛皆出於有爲之爲。實則眷眷於陰之心。非郭可並也。眷眷於陰之心。非郭可並而既有天下。陰方無子。不得不姑抑其心。以伸有子之郭使

筆情超忽

高唱而入

以下議論

皆見疊出

所謂盤題

之腦也

一苟字定

案

文心可以

抽絲筆力

虛落以起下文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也

正論

斷制森嚴

放鬆一筆更妙

再提定禮字收束緊嚴

雙收處推波助瀾

陰本無子。亦付之無可如何。無如陰又有子也。此時欲終伸郭。而無可解於納之非其本心。此時欲終抑陰。尤無可解於陰之早共艱難。以此二者。轇轕窘窮。郭之所謂過。固不待郭之自過矣。夫立后以爲母儀。建儲以爲國本。狐埋而狐揚。以帝之明。當不自惜。而卒不自惜。豈獨郭適罹其苦。帝固已不勝其苦矣。向使講於婚姻之禮。方其納陰。即正其爲嫡。郭雖有子。不得躐而上之。抑或納郭。即正其爲嫡。陰雖先進。豈得擠而下之。此事明白顯易。何至天下既一。猶然疑於所立耶。惟其不知此故。納陰既苟。納郭尤苟。立郭偶依於義。廢郭甚害於義。郭已正其爲嫡。豈果有大罪顯惡。必不可以全其始終者哉。故厥其本末。以見禮之於人一攬其本。枝葉之害無窮也。要其於郭也。未可儗於棄禮。而其於陰亦不得託之求故鄉也。

初吉終亂。猶且不免。況本原之未甚正乎。此先王制禮所以爲正性命之理也。論括大易

人皆知廢郭爲非。而不能扶發寵陰納郭原委。故說來都成公家言。似此議論。斷制如春秋推見至隱的是史才後論。亦不可少。受業邵陽歐陽道瀛謹識

或觀錢子之論光武謂之曰凡子之語其於郭亦幾近矣於陰蓋失半也郭之所以卒廢陰之所以卒立皂焉而已娶妻當得之語誰出乎子謂其早共艱難共艱難者實許時也曰是則然矣然而帝固非湛於皂者也少艾之慕人情頻然非上聖不免帝雖天授豈上聖比哉當未得志而有是語正無足怪即其起兵而納陰吾亦不敢謂之非以遂欲自是之後涉險經危伯升既死度壑鋤宇宙更匪異人早夜焦勞櫛沐風雨向時意趣霧釋水解歸於何有矣凡人將遂其欲限於力之不及局

於勢之弗便帝於此猶有一分未忘或當王郎子變時窮促自保之不暇耳外此何所不可哉且銅馬赤眉之徒恣爲不道斯民不能自有其妻子所在皆然既而咸爲帝有美婦人經涉日中將十萬百萬之不啻何不聞其或一染也以此知帝誠非湛皂者比也且當廢立之際陰年亦幾長矣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帝唯是不爲二三之德卒富天下之不遑奈何將與湛皂者同日道耶大抵帝質美而未學者也故於道時有出入其語樊崇曰本故妻室無所更易是一光武也及語宋宏曰易妻又一光武也然聞宏對而釋然是光武之所以卒成光武也與湛皂自是疑案此番推勘斷不可少兩論筆情於風馳雨驟中亦復含蓄頓挫置之老蘇大蘇間正無多讓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餒於心不敢飾於言君子尙無尤焉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雖惡始而美終論者猶許其晩蓋焉以觀王祥何大不然焉祥一隨時轉移人耳不幸而致盛名顯位盛名顯位累祥祥累盛名顯位亦其勢之所致與請言其略以漢季風俗之美辨生其時所謂麻中之蓬不扶自直凡盡於門內者固亦有實致之力非假途託宿之爲洎乎曹氏得志力與節義之士爲難一時從風而靡莫不低首下心惟其曲折進退是

耶之祥已不覺與之俱於修矣比及出仕曹氏其年迂長使不過止於丞郎尙無以窺其所際而曹氏亦所以待之者偏不獨顯位已也抑有隆禮誠意焉而後生晩進之徒又非直欽其盛名已也又將視其舉動以爲向附焉而祥容容然略不有持危扶顚之事浸至於君弑國移仍保其盛名顯位不稍自怪以視漢季之祥何若耶非實盡喪其本心不至此矣曰既已至此宜何如爲祥計曰既已至此猶足以爲祥計耶脫當塗而有復興者持法定罪殊爲數等不過曰可稍減賈充輩耳而或曰不然彼固昏愚此其明哲也凡彼所爲僅足煽好利之小人而此所爲竟足惑好德之君子罪宜有加將百喙莫以解脫典午得國又稍有人則又將曰向若人之罵我也今亦烏用此報我者勢必從而賤之或又曰未盡也未盡也實以報我者動皆與同是猶自致其身者也姑以報我者時又示異是兼自藏其身者也勢將不止於賤之雖百喙又奚解也雖然尙有一說焉之將死其鳴也哀使祥於將死深悔既往痛自詬責使其子孫凜凜然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則後之君子雖不能恕其半世之已甚尙未必不矜此一念之猶明奈何作書貽誡列爲善目者六而獨置忠於不言甚矣其心之餒甚矣其言之飾求其曉蓋之萬一亦無有也

嗚呼當曹氏爲所欲爲亦自以爲子孫地耳豈知四維不張乃速滅亡仲達實北面臣之而卽師之子孫復何冀幸耶吾故表祥之略以爲持於時者戒且以爲轉移時者戒也

持論森嚴筆力更爲遒健

王祥畢竟是未嘗力學人名節大義非學者不辨

抵定祥一隨時轉移人主腦膂層層推勘包羅無限文事非胸有智慧珠未能貫串若此

數語監題之腦已定此案

馬援不與雲臺論旌暱私也避嫌亦私也王者持天下之道惟其公而已矣不可以戚我而掩功乎古之聖帝不以天下私其子不旌暱也古之賢者稱其子不爲私不避嫌也蓋嘗考伏波將軍之從世祖定天下也鋤先零守隴西出塞漠平交阯不在吳鄧賈下五溪之征卒於王事世祖用梁松譖收其印綬槀葬城西賞不酬勞此忠臣義士所爲長歎也既而明皇帝即位追雲臺之經綸緬龍虎之應求永平三年詔圖二十八將南宮雲臺上列首鄧禹次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

朱祐祭遵景丹蓋延祭肜耿純臧宮馬武劉隆下列首馬成次王梁陳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脩邳彤劉植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人而將軍以椒房故獨不與焉夫李通自伯升始起春陵以讖從王常所謂下江賢將也世祖常稱之曰輔翼王室心如金石然之二人自討東都濟陰盜賊而外無可稱述竇融處公孫述隗囂間而能一志向漢是十年乃字之義也卓茂值干戈擾攘以循吏聞視其拳拳敎民以禮庶幾古之遺愛與然以視伏波將軍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乃四人以疎故存將軍以戚故廢本欲以公示人而反自涉於私君子以是病明帝矣說者謂馬氏子弟多驕寵觀將軍戒兄子書可見是舉也或者馬后辭遜不欲長其父以侈其族耶然以是而保厥宗祧可謂賢后也以是而閉塞功忠帝不可爲明主也夫王者以公持天下而已矣避嫌之過其所以異於旌暱者幾希

筆極明淨論亦平允

以私掩功千秋沉冤不滌得此可爲伏波吐氣考據精核議論雄傑大是史才 許憲識

楊履寬

有此一波便覺文氣注洋

子讀史至慕輿根欲爲亂以告太原王王正色斥之因語吳王垂垂勸太原不許既而根譖太原於可足渾后幾殺之賴慕王明幸得免竊歎自古亂賊之傾覆而君子處之誠不可以不明且哲也方輿根之謀於太原也意未必傾大原既而謀不能逞夫獨不念太原專錄朝政苟明徵其罪而誅之其將何以自免則其反刃於太原亦勢之必至也春秋之義無將將則必誅過哉太原之言曰今新遭大喪三郊覩釁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斯亦不通

達國體者乎惜乎其不講於春秋之義也幸而暐鑒其忠耳不幸而信之而固以禁兵殺太原身則已矣其如此孤嫠何以周公之聖二公成王之賢流言不利於孺子且不能以無疑又況暐何如主許何如臣事幾之來間不容髮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三復斯言君子之處亂賊必有道矣

爲姑息養奸者痛作鋮砭是亦春秋誅意之法也此傳矣丹山許寵識

作論主意與群大而遠

羽父之於魯隱公是其明證

最得倒

更緊

盧門

整旋作勢

頓挫

大落墨振起

肯綮語

脫束承接

純是史漢筆法

留侯論　周太和

太和宇保和通海人乾隆甲午優貢

初子房欲爲韓報仇散千金產使力士擊始皇博浪沙中不中求之弗得當是時子房一燕丹耳始皇即被擊而死秦豈遂滅哉夫報韓之仇非滅秦不可乃志於一擊何其拙也其後羣雄並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往從楚王景駒於留欲共滅秦道遇高祖遂決所事蓋至此而所以揣摩天下之時勢洞觀斯世之情變者已胸有成局算無遺策矣此皆博浪一擊大索十日之後反而自思得力於十年之沉伏磨鍊者爲不少也故卒能

相高祖誅暴秦滅强項而取天下子房可謂善謀矣雖然吾謂子房智有餘而學不足也夫一代治亂得失之故一代開創之君若臣始之都關中後列爵封功臣同姓卽宜如三代法多建國遠近大小有差等同姓視親疎異姓視勳勞以頒俸土同異相制小大相維於是急求抱道博學之士搜經攷典斟酌損益以定一代制度凡田邑學校軍旅朝貢后儲爵賞刑罰邊徼之屬有法有戒綱明目精上有大賢以輔天子其次以輔各國如卿命於天子之制法立而人守之功臣可全子孫可安敎化可興三代可復漢雖千年可也蓋秦氏之禍烈矣

抱先王舊跡而逃之荒濱絕谷體道藏身以待來者其人必不絕也彼藏壁埋冢安知非四皓二生之輩漢無求之者且疑其繼暴秦之未必不襲秦暴肯負簡載牘斤非指弊於天子之庭哉甯捶首向天沉伏而死以俟不可知之百世耳高祖雖不忘聲色而天才英悟可進於道如熹何刀筆無足議子房慨然興起擇主而事有名世自待之思言聽計從君臣相得可謂千載一時矣奈何不一長策使漢法不立禍端百出三代竟自此不復也豈子房當秦禁學但得所爲太公兵法黃石異書讀之故能戡亂而不知致治與或曰子房但爲韓復仇

漢業得失非可責之則誅秦立韓之後即可歸韓不當更爲西都滅項之謀討布時不當猶任傅太子之職或又曰子房者老氏之學高祖常疑而薄子房故默而晦夫能以其術輔人以取天下不能以其術輔人以治天下然則老氏之學不足貴也明矣子房惟知有餘而學不足故高祖亦但用之以取天下而不用之以治天下觀其用叔孫通陸賈可見矣謂子房善用高祖而非高祖之用子房吾不信也嗚呼子房者管范之流與

漢高之王信越等原非其心之所樂爲故自俎醢韓彭以後黥黥敖綰諸人以次夷滅蓋惟恐其滅之不速夫豈肯求賢人以輔其國耶治同姓諸王既封高祖亦倦勤已且其識見本不及此故一時制度皆屬草草使子房能爲復古計於請封留或高祖思猛士誦陸賈新語時言之慶亦可行然此乃周孔之經綸非管范之流所能擬議也文情豪宕沉雄自當於長公後特樹一幟

筆酣墨飽跋宕多姿

眼合

確論

梁孝王武之請爲帝嗣不得而敢使人殺天子之議臣
袁盎等十餘人可謂橫矣而其罪則不至於誅橫者皆
可不誅乎曰他人則誅之在弟則貶爵削地可也逆則
亦必誅矣周公之於管叔是也蔡霍從逆則蔡之降之
罪亦不與管叔均孝王之橫其罪尚不比於從逆而可
誅之乎田叔之對帝曰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伏法
而太后不食不寢愛在陛下斯言過矣夫王橫也非叛
也叛者固必始於橫而橫者尚未至於叛聖人不窮人
於未至之罪況其母弟乎況王之橫太后庇之實帝啓

之封之四十餘城可也出入同車輦不可也賜金錢百
巨萬可也賜天子旌旗不可也且其言曰千秋萬歲後
傳之王傳王非帝本心不過溫語慰藉一時且欲借以
歡太后耳帝不先妄爲此語梁王必不敢以爲請太后
必不得以爲說即令太后本有此意必令帝傳王而帝
曰非薄弟而厚子也慮異日大臣異議子孫生心反以
生亂而階禍丘致後人並議上累太后太后何說之辭
惟景帝不明於事母愛弟之道而妄爲之言太后是以
除竇嬰之籍而得爲之說梁王是以恃太后之愛而陰
行其刺而王之橫極矣豈非帝有以啓之哉觀帝令按

捕行刺人時聞韓安國之言即出羊勝公孫詭殺之畏
帝有怨望之心而使人說后兄王信以求解後即上書
請朝負斧伏闕則王之驕橫非由性成而其漸有自可
知已假使景帝之封梁王也爲之擇賢者傅相之歲時
朝晏戒以吳楚之亡故曰勿犯驕恣無干禮法無私養
客無聽邪慝敬愼爾德世守厥國梁王之橫固無自而
生太后雖愛憐少子亦何至食寢欲廢也哉是故人主
之愛弟有方而事親有道

得史公之潔似柳州之峭

新餘卓華　評點
餘霞散成　綺
懸巖勒馬　有一髮千鈞之勢
斷制語尤　簡

傷字伏案
輕輕籠罩
據照比擬　似列名家
言盡天理　人情之論
深如眉列
採驪得珠
層層推勘　一往雄快　之氣駸駸　行間
定案

溫陵田位公作嚴子陵論多豁刻之言蓋惑於一著羊裘便有心句也蛻先生讀而駁之曰夫論人者必觀其世徵蹟者必求其心若使執一隅之見詆訾前賢此於道誠邪鄒矣而詡詡然以堯舜吾君之說例人於一律詎得爲定論乎昔王莽爲新都侯孽子受封植根甚淺其諸父羣從皆驕倨傲睨不知下士莽於是大反其所爲卑躬折節收羅嗜利不軌之人以行其篡奪之私其時如劉歆楊雄號爲大儒而鴻漸之翼翫而爲用蓋奔競之端於斯爲盛光武起自田間驅除郡盜其將相諸

臣皆功名之士鄧禹耿弇輩少年深會雖蹟之邪正不同而其於思附希榮一也士君子脩身行道固當爲天下後世法式嚴先生親見衰風而不以身範之將任道之謂何觀其與侯霸書云懷仁嚮義天下悅阿諛順志要領絕是豈與未聞聖道之言乎乃謂初至時必當欣然下榻執手言歡是以衆人論先生耳烏足以見先生哉且光武之才不逮高祖其賜霸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言下險駭秋霜凜然是眞可與陳堯舜之道者乎至於被扈羊裘投綸齊澤皆偶焉耳而後世輕薄之士輒以此爲指摘獨不知先生非忘心於

世者特以時不可用則鬻鬻然自守其志而已故先生聖人之徒非希世盜名者可比當兩漢廢興之際振厲名節以爲士先卒之漢末諸賢如郭泰黃憲申屠蟠等皆清風百世照耀今古實皆先生有以開之其爲有功名教不愧孔孟而田子論其率民而由於悖亂曷不一觀其世而論其人乎故曰舉田子之言皆非定論也

論古而過於苛刻必致後人議議嚴先生當故人爲天子不肯希榮求仕各行其志其清風亮節誠足以開漢末郭黃申諸人之先有足多者彼一著羊裘便有心句視先生爲終南捷徑一流人誠小兒強作解事語然必謂先生因光武廢郭后賜霸書言下險驚遂見機而作亦非先生本心光武雖瑕瑜各不相掩然失其爲中興令主先生果有用世心則孔子於佛肹召尚欲往何不可一出而圖君乎設使光武果存心險鷙必不肯聽先生之去而成其名矣善乎范文正公言曰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論子陵於光武者當以文正爲得其當

起便陡峭

與我玄金太守書

宿憲一空夜眠帖席恨無班馬之筆爲良二千石續一後傳抱歉何如通以敝同年冀建齋去世一十七年或欲列諸俎豆而疑於矛盾某念髫年時見建齋監立不翻得警快與凡流伍假令不仕於朝亦必以孝子名其里第如清獻今慮人議爲鄉賢者皆鄉宦而人不足重不知孝子天然證據如清獻爲鄉宦則不得不爲鄉賢朱紫陽不重於沈既濟及從祀孔廟至今仰之如泰山北斗亦在具隻眼者具隻眼者

白能排衆論特患其不肯耳肯字下得妙

落筆嚴重

取而肯排衆論耳側聞與建齋同時不免貴耳賤目獨生追慕不已以新學小生似其志向者眼底未見也然祀典之公屬之尊者政以一人譽之不爲少衆人譽之不爲多必求見信乎惟收入藁篋中規敗鼓之皮一時見用焉未可知也輒瀆不既蔽水之至

朔朔欲活

妙於措詞

著語無多而建齋之賢與求表章之意已達筆氣簡嶠力爭上流不似今人連名公呈長篇累牘尚不能盡其人之生平也

與陳周沐三公書

敝鄉開路西粵事久而未定今幸奉有明旨聞黔中亦移文滇藩欲闢途以蘇黔苦爲滇計者只金錢夷境當議郡見謂成此一段不朽事自不當惜費或加派錢糧或裁損兵餉或借豪廉坊金之半或借廣生兩月之糧聞商賈亦頗捐貲而某等叨官各捐俸一年設處數萬金若無難致在台臺一裁酌無不欣從至於經過夷境示之以恩威壓之以天語誰敢自干於化外者論今日之事朝紳交贊滇黔欣慰大抵謂此路闢萬一卒有緩急彼咱此通負固失勢滇可世爲圖藩且滇遠出黔後

從來做成不朽事正非容易

道路之便舍險就夷與黔中省貲息肩猶其小者耳其黔路舊驛不必封塞兩利俱存協濟額金暫宜加故爲便伏冀閣下垂念遠方使滇土異日不斷爲異域滇民異日不淪爲異類實在一訪斷一引手而已彼淺見浮言豈能爲知者或也

夾緊在此

渡河也

無滇則黔亦

與周沐三公書

粵西路開至今享其利豈知當日聚洲先生既代會試舉人吳秦復不憚詞說殷殷致書於撫鎮守費盡苦心而事亦卒能成者爲公非爲私也然則天下爲私之事烏能動人哉

不肖無足比數惟嫉奸懲貪其天性也補官三年京邸破囊老母弱弟在家時爲怨責出都以來行至衛源暑甚又以獨女痞斃哀痛生疾暫依棲於北門僦宅數閒石田數畝正如一窮措大也乃以生平最惡之事而羣小即以此反中奈之何哉執事節鉞千尋不肖於班行中已識其不凡隨俊細論益深嘗服今當是非混雜之中鋒鏑縱橫之際猶俯諒王生若謂腸無他而罪可減此之交情另眼求之古人中指不多屈矣絕覽邸報者久忽友人持一幅來又謂不肖居憚半載華屋朕田半

入其手嗟嗟誇固至此乎去國者妄比於冥鴻而下石者不忘於騎虎但事久論定或終不王於隕高明之鑒拔未可知耳敝鄉兵燹之餘台臺霜飛雨潤萬里外始知有朝廷恩威伊誰之功則滇人有口碑在矣

激昂慷慨頓挫滴淋尺幅中具有方丈

國朝書　趙士麟

答刁仲熊問河洛圖書

足下不憚萬里遙而詢河圖洛書之義於僕以僕爲知道乎愧矣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皆可以畫卦也然大易止自一而十之數洪範止自一而九之數其孰爲河孰爲洛悉無明指故後人疑之漢孔安國及關子明之說劉歆邵康節咸因之劉牧始兩易其名則以九數之變見於列禦寇之書九宮之文見於張平子之言而異四兌三震三艮八文雜出於魏晉諸儒

之說固不可必以八卦之本於九數而謂劉氏之說無明驗也蔡元定兩考之仍其舊朱子極鄙予之大盡周子之精而貫之以程子之正後人雖欲議其說而不可也故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疇相爲表裏或虛其中或總其實河圖固可以畫卦亦可以敘疇洛書固可以敘疇亦可以畫卦也按其中一必配六二必配七三必配八四必配九五必居中而配十未嘗不相似也且同方者有內外之分河圖猶洛書異位者有比肩之義洛書亦猶河圖也河圖有十而無十故八卦皆用九洛書缺十而含十故九疇亦具十也程伊川見兒謂亦

可作卦乃知聖人胸中自有全經固不在於紛紛點畫之間也不然大傳謂庖羲仰觀俯察遠求近取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說又何以則易豈獨以河圖而作哉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恍然獨契故畫卦如此程子所謂相一倍法一言盡之而予謂畫前有易可謂深明造化之源矣世儒不察只為畫卦必棄圖書遂深求隱僻豈知易理者已明陰陽造化之運察盈虛消息之故得進退存亡之道自強不息發義交脩其於易中無我矣善哉崔文敏公曰易合圖後書治亂而文舉

外道而衍數圖象之繁也易之晉如舒卷自如也雖然耳之用較目之用則又多外何也夫目非不可落得緊炫而赤白則難淆耳不可欺而亂真者常主是以千聽不如一覩也僕問於鄰人之來都者言足下有行鹽於敝之說僕曰足下遠大人也豈肯為此瑣屑之事於閭窒之閒乎無也後人入言之曰雖聽之與睹之與曰雖聽猶睹也以其有之故也道之也僕爰是順札相問不過曰有則止之無則察之之意云爾今曰無之深愧向者相

聞之誤而益信于聽不如一覩也昔有吳中人西行而渡於河梁之人從旁面指渡處其人竟入岸葦中不花之具甚悉已而問之吳人也大慚敢出吳人入葦引其人出而謝曰吾善操舟而子言之誠過然為吾則忠矣足下其以吳人之視梁人者視我可也勿固責我曰夫夫也徒任耳者也

婁心如揭願天下拒諫人緣一通於座右則裨益非淺鮮矣　丹山許憲識

振羽名翰宜良人康熙戊辰進士改庶常後謫戍瘴地有哀戍四子詩王曉五嘗有贈振羽詩亦才士也片楮猶振羽被罪囚玉時嗷徐遂就其官籍就致今觀此書富未必然

春秋列國諸名卿欲延譽於當時顯名於後世則辭命之力居多故孔子重之吾兩人惠顧前好時被訓辭余雖不敏敢不式克承之今讀來翰知素心人所貴在神交不在區區書牘之間節情通曲膚語遊揚也故發之佳咏藏之心版乃悟向者則淺鄙之見也昔有二人友密其一之越其一販重遊於越販者見客有南轅者爲道之越人長相思之雅勤懇懇懇刺刺不休歲以爲然之越人則否否後十年而會於吳燕衆者讓之曰奈何忘我之越人徐指曰此非君所賜乎吾思君未嘗

一日去體又探懷出一盂曰此爲君物吾日夕用之誌每飯不忘君也君則笑有遊燕人延徬徨駭覩錯愕者久之咂咂無以應始悵悵然刺者皆空言也如服如誦少卿之什曰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遠望悲風至今懷悠悠無已則又爲誦典屬之章曰燭燭晨明月發藻我蘭芳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笑笑

引證確切想見素心人神交莫逆處覺口頭文飾者終遜之如此關切世道方不徒作　丹山許憲纖

二書具見少宰善克已亦善規人

與韓慕廬宗伯書　閻潁兆

癸丑春藏偕二弟福兆公車潁文受知於又樸夫子孤經溢中忽領撤去孝升夫子甚惜之榜發長安驚傳先生名號重其人也亦重其文也舍弟駑材附驥潁不以舍弟楚南宮爲榮而以與先生同門聲價且十倍也老父老母金臺雙祝詩序鉅筆煜耀至今最舍弟卧病潁留滯客邸蒙惠佳稿咀嚼之餘覊愁頓釋是冬買舟南來浪聊城依又樸夫子十數日道及先生遇合之奇因歎頴運數偃蹇一升一沉豈非天哉三齊之士奉大文而弦誦之風氣自此日上者又樸夫子爲之鼓吹也潁

什襲大文於兵戈擾攘之際愚兄弟生還里門得出以教及門子弟先生起衰之功不小也癸酉於制軍署伏讀孝經衍義綱舉目張驅經駕子每昂發明毛精極當尼山第一義如揭日星而使之上排江河而使之下致君堯舜興起庶民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者其在斯乎仁義之途廓如也愚見規矩孝經衍義是非明白無所回互反經而經已正矣甲戌以來士氣益脆文風益弱支離蕪蔓之習先生得無憂之深任之重耶　婉至

樂只之詩何以稱民之父母乎父母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爲民上者要時時提醒此心莫教物欲掩蔽靜而獨處動而接事自家體驗一番滿腔中既和且平粹然生意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便是父母之心擴充將去承上使下安常濟變行所無事已矣尊翁在署嚴君也令弟明孫不離左右孝友慈和豈非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乎聖學不明熱中利祿既博一官儼然尊無二上詘詘之聲音顏色父母兄弟口不言而心已薄之他可類推忽憶覓唐書李德裕節度西川經畫維雅吐番情形燎

若指掌是今日之榮經郎當日之咽喉要地也商賈往來之際亦不可忘弭警消患之謀見遠圖大則留宋陰於無邑亦當有後人樂之頌之老爲民父母之心貫通於千百年即天地生物之心無有間斷止息也詳細玩之勿以其迂濶而置之

養成生機在在皆春古今衝要大都學問中體驗獨真耳

答某翰林書

兩以書濱箴毋乃迂甚然足下以常月待僕僕敢泛愛及之足下才地俱高相期在千古不在一時前見爲時文取料甚夥近數年芟落浮詞字字眞切如甲子擬墨首作是侯所不能爲也文之善變如此豈非天才而詩則未變詩聲音之道與文不同以氣味爲高以體格爲貴常有字句甚工而卒不可語於詩者氣體卑也太白之高高在氣味少陵之貴貴在體格詩之源流不可不知詩之法度不可不講詩之宗派不可不分詩之取材不可不愼唐詩以情勝宋詩以氣勝氣之不如情也審

矣太白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開口即以大雅自命大雅者正始之音也豈徒以詞即以詞亦必擇其言尤雅者十三經尚矣次亦必取漢子史他無可採譚友夏庸庸無足論鍾伯敬才氣橫絕然以尖新爲宗皆亦非正派李空同拾人牙慧不能自吐心得李于鱗貌爲唐詩而其中亦無有物作詩不得其路愈作而愈不成少陵云晚節漸於詩律細眞之詩律失傳久矣君詩有料而無法想入門未經指授以隱明自爲鋪張成局人亦趨好遂不復進以深研請於杜集中細細求之其法自在又請古人書須從無字句處直取精髓徒誇其糟

始何益且古體之法與雅於近體此談龍集之所以出也前言條貫者亦因其言而繹之非謂一條貫足以盡詩也亦有條貫而非詩者月桂先生詩舉似乎而詩之講究備知不盡言者何故也僕老矣日就荒瞶不能窺見古人閫奧竊聞諸大人先生者其畧如此

以氣味體格取詩又云氣勝不如情勝須從無字句處直取精髓語語透宗然將定同子鱗一概抹倒亦未免苛刻也

原留前少敘　詳後進　宕頓挫　氣跌　收極前作收合法

致廣西撫軍陳乾齋前輩書　張漢

漢仰閣下者三十年矣今讀其文不獲見其人今得第謬厠於史官閣下又屢簡鉞之重地分潤絕無由得奉其聲光比吾滇總制乏人　廷推閣下自謂得親奉顏色又　旨未命不果滇人士不得被其休澤之所歎恨也然則漢親承顏色當在何日耶襄承開下加意同館諸後進疏請出已俾相助漢向在庶常蒙其賜時　勅習國書甚嚴歷附同人鳴謝未及皆函中心耿耿闕聞新庶常又蒙優恤奏請令督撫諸大臣鐫貲佐俸大所不足遠時人所好尚獨惓惓銀懇於　天子文學之臣事未遂而海內之士聞風者莫不嘖嘖謂仁人之言利未及而已溥也昔鄴當時推轂多士皇皇惟恐後哉計薦者勿慮數十人呂文穆夾袋記士人姓名朝薦者多取袋中以對天下之士以爲依歸後世聞者猶有生不同時之感豈私二公哉士信於知己而物各從其類聲相應而氣相求也閣下撫粵西數年來宣　天子德化福惠一方待士復亡吐三握如自不及吾黨作郡縣者皆欲仕於粵西盡不以邊徼荒服爲辟而以爭先宇下爲幸有閣下而呂鄭兩公又在今日可無生不同時之感矣漢不討荒陋言滇會少申舉

仰如在親炙鄙言附呈
士信於知己物各從
者薇銘解此則無光
教無任惶恐不宣
其類二詩尤爲釋褐初登仕版
範三眚之失

原評　唯江陰語此　于古名言　可　厚　氣息醇

候滇南撫軍楊賓實前輩書
吾滇距京師八千餘里地瘠而民貧地瘠則財賦所出
不饒民貧則生理不裕又催科之烈繼以輓輸則民生
頭閣下撫滇我滇人額手交慶謂千載一日八無耄稺
咸欣喜欲狂矣往聞閣下治三輔郡既廉且能布政黔
南政亦如之我　天子倚重元臣俾撫吾滇土柔遠
能邇之化由最近達之最遠之邦閣下引而長之矣又
閣下文章司命也厠館職者夙仰聲光往往比於泰山
北斗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亦各從其類耳邇來館
職之臣罕持外柄又以爲閒喜散署視之直不啻蔽
滇中又寥寥不過數人聲氣益不振邇閣下則聲益加
長如憑高一呼衆山響應俾諸文學者得吐氣揚眉於
階前盈尺之間抑亦吾黨之榮也至滇人士頗知向學
若作養不勤則奮發無地學不加脩講勸郡縣學官時
勤講貫或劻之學殖俾操觚者得崇尚實學不安小成
而人人奉閣下爲師爲　聖天子右文之助人材蒸
蒸然出矣

賓賓先生撫滇去今七十餘年其風節惠政故老猶
有能述之者即其罷官待罪時滇民每日爲具饘脯
一端可見其澤之入人者深矣月槎言人之願奉爲

報廣西撫軍李穆堂前輩書　張漢

漢不侍閣下左右垂三年矣夙仰閣下文章風節傾絕一世嗣聞巡撫粵西經畫益著清名亦益烈後生小子每互相師倣信吾道可行不擇於時宜　聖天子倚重京師浩穰之區又有總制之命也頃閣下假道中州漢又拘職守相距三百餘里不獲出境郊迎摳趨鳴賀中懷日益切漢往在京師辱閣下深知多蒙奬植猥以不材出守外郡於今且三年雖硜硜自守欲奮跡清時然頗不得志當途又無特達之知妄欲脫韁而出增秩賜金下　璽書褒予當在何日乎漢猶記出都時閣下遇於朝論漢有日爲官不必計金之有無與爵秩之升降祇到處便要爲一名宦吏名宦吏必爲名然爲吏者時不忘此意吏不患不循良三年以來書銘座右每謂同人勤誡無如此數語既簡且切然而名宦難爲河南郡名宦尤難攷郡志名宦如虞詡、周召、畢公、君陳、甫侯、申伯、曼碩、董宣、召信臣、羊陟、李膺、袁安、汲黯、寧曼、異、賈逵、卜式、尹翁歸、卓茂、郭璞、潘岳、褚遂良、宋璟、狄仁傑、郭子儀、杜如晦、李泌、韓愈、韓休、趙普、王曾、寇準、陳堯佐、文彥博、歐陽修、宋庠、范純仁、蘇軾、蘇

轍范祖禹游酢趙抃梁燾之徒皆赫赫史乘世熟姓名者。其不甚著名有功一郡之臣。猶無慮數十輩。不及殫述。莊子曰。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而漢文謂尺澤之水雖不大潤。不以小潤廢灌溉也。年來承前守搏噬之餘。曲加煦沫。民猶易見德。歲亦屢熟。倍他郡不失令名。皆閣下之教也。漢辱閣下深知。故敢竝報。餘不瀆陳。

引莊子潤出文局不平

自陳治行不嫌其俗筆簡老而意真樸故也

中幅未免敷衍後段不以小潤廢灌溉即是到處要爲名官意一語故自勝人千百

與楊壽庭書

張漢

某辱知交垂二十年矣。始接教時。謂吾鄉之士。厘有一人。二十年以來。并未又見一人如閣下者。天下所少非才也。夫人每有才而無處才之才。是即無才。閣下多才。而又有處才之才。亦若未嘗有才焉。某所以傾心而悅慕也。夫豈在今日哉。顧某亦有處才之才。才苦不贍。又見才之地。每不欲急耀其才。是以不達罷郡以來。自謂用世之志。今將已矣。竊喜不牽世網。則世故少及。艾以遷嗜慾寢疏。則性亦定於道。復不遠於是厭詞章之學。退而讀六經五子之書。毅然欲求聖人之道。不意閣下

原評能處才便可言理學

原評正講理學之時

原評退老通病

忽有以啟之也。自古退老之輩。不得志於時。往往逃空虛。率歸諸釋。反清淨。率歸諸老。晉吐納。使久視長生。則歸之神仙。虛無。率速之冤。少入孔子之門。將老而卒叛去。於道終何歸宿。天假之年。道或有進。是則區區之夙志也。廣州辱教。謂朱子適於聖人之正路也。然循序差遲。王文成之徒亦自捷悟同歸於聖道。則一。又謂道學必兼事功。高忠憲所論著體用原一。如斯慧悟。吾黨所少。夫儒者學匪頓悟。卽聖門顏曾諸子。彼其聞道亦各因其性之所近。循序而成。文成向爲石門呂氏訊斥過苛。其實循自然之知。推而極之。亦朱子所謂虛靈不昧。

知皆擴而充之爱之之節非一知愛即學乃事數語可將世之爭良知數良知諸說掃盡

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固其發而遂明之也即以孩提所知爲良知則知愛親者仁之端也知皆擴而充之爲愛之節又豈一知愛而即畢乃事耶至論天德王道具在聖人之書言道學者非謂褒衣廣袖貌爲養高無用之儒也世儒分爲兩極講學時已遺一半將充其學不過老氏楊子而止於是世儒遂謂宸濠之役朱子當之未知孰勝夫朱子不能捨宸濠所講何道學之爲耶試觀孔子知禮無勇齊以爲言一行攝相而謀好墮郈反田却兵勇皆從容而中道所謂夫子之得邦家者詎智足知聖之虛言耶儒者用世才有優絀或有濟有不濟或者天德王道一以貫之遺一半即爲道有缺古人三不朽終爲閣下望之焉恨地相遠不克時親几席之列冀閣下或時賜教言牖我聰明俾得少窺閫奧道在吾黨或者相與有成也

自命不凡愛人以德情兼而有之

爭妙如圖

與萬舒仲書

張漢

昨歲京師晤教又匆匆分手於心不忘成都李司馬來始知履任新政可施傾耳聽之漢聞漢世課吏曰廉曰平夫所謂平則所以理吏事者正自多方乃克底於平而不過非無能者之所能也後世課吏易平曰能而吏治變矣且夫吏治亦須自讀書中來非不學無術能吏之所爲也漢嘗謂經爲律春秋則爲例四子書爲律綱鑑諸史則爲例亦原本之論也所患授以政不達者出諸誦詩三百之人亦或緣飾經術致悞蒼生而莫之救則書又可焚廢矣有體有用爲吏須用讀書人存乎其人耳麗江以來讀書凡二十年正濟此時之用吾在郡著柱有一言讀書得無味之味處事以不能爲能可爲知己告也　聖廟時吾屏中得第者十人吾兩人在耳王山甥氣度學問華殷舊史才幹聰明造物者靳以年齒不竟厥用豈親戚交遊之私痛乎吾於是有望於足下者深也

吏治亦須自讀書中來五經四子書之教人者至矣然世有拘迂執拘兩種人讀書不化因而悞人家國事如王荊公方正學皆明鑑也近世因二三迂儒不諳世故直省遂有中書毒之日果哉豈五經四子書

原評　真原本之論

此種境界亦正自未易造到

皆毒人者哉應以塗太僕當官一篇證之

寄何天成書

張漢

邸報至存庵又蹟厲器售真器不售天下事固有然者情畢出主試事敬亭趙太史還京師語其都人以不得存庵爲恨一時存庵名噴噴都下余同年友多詣予問其人余述雨人之光也既又曰存庵奈何不售存庵不售豈名者造物之忌耶吾聞滇士性狷介不事奔走使存庵稍自貶抑快如有失戴山之言曰存庵滇人之杰也余欲伊售非私之欲售而致之京師商搉古文辭上下今古爲吾黨一明敎（說爲是言耳）暗敎最法

存庵早售矣且敬亭余鄉人出京時余語以必得存庵爲快存庵勿令見我奈何敬亭竟失之亦旋以罷官去予甚惜之余曰名者造物之忌事固有之聞存庵近日不諧於滇人士之中吾里尤甚于才遠不逮存庵人忌之尚見於顏色忌存庵勿怪也至欲伊稍自貶抑則大不可夫人甯不售不貶抑也昔孟震川屢試不第人多詆之卒得志於時以文章名世存庵今之震川也異日必有知者余即以不自貶抑決其必售爲語存庵慎勿以不售自貶抑也戴山以余爲知言

夫人甯不售不貶抑二語可泣可歌可舞可以盟幽獨可以對大廷可以贈人可以敎子其視不自貶抑

而竟不售也固已不啻其售而遠過於售彼著者天其能貶抑此物此志以求售乎哉彼世之甘貶抑而仍不售者吾不知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

再寄天成書　張漢

得伯翊玉山及兒子申熊捷報名次復相比心甚喜王山尤逮重慶祖若父見其成喜逾尋常倘先父母在今日見內外兩孫早年得科第喜更何如漢幸有子又傷先父母不遠暇咽不能已辟種樹人選嘉樹植沃土日灌泉水恐風雨損折急欲見其成不能及人沒世十餘年樹已合抱下可覆百人過者庇其蔭扳枝食其實慨然想種樹人不可得見矣輒不能爲懷撫今溯昔風物互殊漢爲人子亦何能無感也然厚自培植勿蹶其本傷其枝則先人不朽至今日如在漢所責望惓惓無已姊夫教諸子以是語語之餘不登於簡

真而且醇其妙得之六一

寄陳存庵書　張漢

君子用世爭窮達不爭早莫早達者無期必達而即得達然而早矣積儉而泄莫問其究晚達者亦亟求達不得遽達世人以爲終必不達亦竟得達達而晚矣然而達矣而積彌厚而流彌長均達也晚何負於人哉吳人與閭人之品物也吳人問閭人曰君何販橄欖曰回甘吳人笑曰待伊回甘吾楊梅甘已多時矣噫戲之耳回甘詎出下品耶僕反其說以謂晚成與速化佳惡竟誰過畢竟楊家果不如味諫多蓋有味乎其言之也衡州之役喜可知已此行進而無前超擢將不可追吾尤喜

郡有衡山得探禹穴歷岣嶁視融諸勝爲大快適窮論五嶽在域中足下得衡僕得嵩華殷得華未審誰當得泰與恆五嶽爭高爲鄉里佳話也近積河南郡誌摭拾遺事已刊木成册乞一言弁其首非不可他請以吾滇有人欲爲引重借傳不朽望之望之

前路健扳後路夷猶無心求工而不失爲工之作

頃讀常棣詩兄弟既具和樂且孺甚矣哉兄弟以聚爲
綢也舊解孺如孺子之慕父母意予意未愜安溪李厚
菴之言曰一飲一食兄弟共之孺子之樂也無妻孥離
間之意故於兄弟耽耽焉必也儕遵豆而飲酒常樂如
孺也此意得之矣人生兄弟聚首常在少時比長勿論
無妻孥離間致損一體之懽即以宦以商以旅以遊離
別久而一朐之出於焉萬萬里蘇子瞻兄弟晚歲往復倡
和無非此意見至性之藹然不離別不深知之自吾
復出山忽又閱七稔女兄及我兩人浸且耄及生既不

辰少不能結父母之緣或結兒女子緣差可自解而又
皆趨庭多故日慘心裂倘家所謂結緣不如三生石上
何惡劣至此齒暮之人謂子死不爲實屬矯情然忍痛
苟生乞假年以終殘局以待幼弱之成或亦達見興言
及此詎曰得已以詩兄志寄女兄及吾弟不嫌同詞用
寫孺子時情懷未罄欲止

說詩即以敦倫紀寫性情於此文尤信

原評　家書難如此浩瀚純乎古文

與兒子中熊書

得家書知近況窘逼吾甚喜兒子輩不悅可知矣憶吾
少孤無人扶植又素不諧於親黨數年貧且病家欲中
落幸鄉舉又兩躓南宮始得第道路之艱用度之難予
所親嘗兒子輩不知也假令天不厚吾即聚予以金貲
至家累巨萬備百物以爲用無不得於其心非惟兒子
輩騎奢有綺紈之習即予亦徒忝豢養無所成就蘇明
允所云車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官
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矯詐飾修足以欺罔君子爲鄉
里之大盜者予惴惴懼矣且吾茶君公登第時家猶食

粥糜清節至今吾世父猶能誦之卒有田廬貽子孫較
坪中進士起家者獨久天嗇吾財天欲綿吾之世也又
誰謂天終嗇吾之財耶邇者　皇上試諸詞臣以天
將降大任命題吾與試文雖庸廓然　皇上所以敎
我大可知矣以故予宦京師清貧自守服食居處不異
諸生時用是凜凜體　皇上明訓抑以卽菜君公之
美也昔顧長康喜倒食蔗人問其故曰漸入佳境余生
平最喜此言書懸廳事能苦者始能甘此物此志也小

原評　儁波猶雅

至性至情之文能如此暢達聲練更難得

與兒子中函書　張漢

得爾書言近況甚苦爾之所苦吾之所樂也五味中惟苦不宜口故童子往往嗜甘以甘得病必以苦藥之未有以嗜苦得病者苦何負於人乎傳曰甘言、疾也苦言、藥也家留侯亦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以故古之賢母尤熊啖子以苦其志古之廉吏亦茹蘗飲氷以爲苦節由是以觀其甘如薺矣而誰謂荼苦乎吾見知此可以苦矣可以不苦矣可以由苦而甘而長不苦矣不然苦不能甘即甘將復苦吾苦心人也故出苦口論之

昔人評八股文以典淺顯爲貴吾於斯文亦云然

書牘解　陳沆
國朝
諭行述書　陳沆
寄黔學使孫文山先生書　傅爲詩
答蘇撫陳可園書　傅爲詩
與菱湖族人書　傅爲詩
答門人王編書　傅爲詩
答雷翠庭書　余應祥
訓兒子煒文孝文書　羅元琦
與嚴海珊刺史書　羅元琦
謝當事慰留啓　羅元琦
再懇歸養啓　周於禮
與居生書　謝淸問
訓子書　楊履寬
與彭竹林書　楊履寬
辭中溪書院啓　龔錫瑞
與許丹山書　倪蛻
致雲南中丞甘公書　倪蛻
答甘中丞塞　外札　倪蛻

高宮保書
周總兵書
周文若書
朱雨亭書
廠務書
明
豹鴞喻　張含
歲旱解　張含
晝夜解　張含

萊陽初頤園　臨潼薛夢雄雅堂參訂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典節先生鑒定
光州徐　森南村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岱同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昆明余謙吉尊六校訂
受業保山徐　臺石瑚仝校

國朝書

論行述書

陳沆字存庵號湖亭石屏人雍正甲辰進士歷官衡州府知府晉吏部員外卒張月槎侍御極重

古人傳誌狀碣諸體主於文質事核如寫生然肥瘦長短妍媸之狀恰肖其人不可以粧飾失眞至於稱述母德尤尚樸率有舉家庭一二細瑣語彌見大雅者惟其情景逼肖耳歐陽永叔瀧岡阡表字字從胷中流出眞意藹如千載下讀之猶爲感動唏噓何處更著經史古文一字自近世行文者以富麗爲工於是古人成句排纘無遺而眞意始漓矣體裁始乖矣

文質事核不刊之論也然非至情至性人胷中安得有眞意流出

寄黔學使孫我山先生書

省來諭愈增歎息世間事最可怪者一遇親知作官便思分甘染指卽其人介介不汙者在衆目而饑日迫蹙如追宿負至囊無可解而猶不肯止蓋旁觀之覬覦多而清吏適以自困類如此矣明璽刪及擬作諸刻眞後學津筏又聞書院訓課勤於館師黔風自當日上然尊衙自奉清苦亦宜節勞自愛以副海內相知者之望

世情了然古誼藹然

答蘇撫陳可齋書

天子眷顧東南念江蘇要地得人則治非人則擾卿班中特簡足下畀以封疆重寄足下體九重盛意潔已率屬休養備至激揚無偏一本靜鎮之衷出之書曰覽而有制從容以和殆近之矣竊與二三知已私相擬議謂大吏者羣吏之表形端則表正盂圓水不方安得如足下十數人分布天下澄清海宇乎如許者質陋學薄所謂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何足多少足下愛忘醜而稱逾實撫膺自訊慚汗滿顏惟砥礪自克不負相知之期許已耳比飽嘗世故亦且學爲通達而臨事倔强猶昔

寫自己身分亦高

振筆直書津津樂道不失古人規勸至意

復不作懲羹吹虀之態非矯情而爲之蓋素性然也僦居無事據梧而瞑以墨爲稼以紙爲田以古爲徒覺熱鬧場之閱歷虛浮而寂寞中之意味深長也昌黎謂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者或以是歟來書獎及人才此古大臣事君第一義夫人才者與天地氣運相始終自古未有無才之代亦未有不作養而收得人之效者也江南人文之藪培養全在大吏僚屬紳士中苟有一善可稱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量朱子云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亦此意也

嶺祭魚而入澤豺祭獸而入林物本天也人則本祖不念木本水源是無祖也無祖是無人也無人是不如物也詩會祖入滇今六代矣地隔萬里時踰百年我祖我父每當春露秋霜瞻望東南興思菱湖懷愴怵惕以不得歸故土拜祖考與我族之伯叔昆弟周旋於昭穆助祭於籩豆爲憾顧詩曰是在子矣志之不敢忘詩蒙祖宗純佑濫廁科名遂躋清班羈縻京師願莫之遂當是時我祖俱上壽我母中壽我父捐館已二十餘年矣未幾潮父母繼逝心竊痛之思母情切告養得旨因念

我祖我父之有志未逮而責望於詩者事大以重曰此其時乎當買舟南下由燕而豫而齊魯而吳越直抵豫章入菱湖瞻拜宗祠妥侑先靈大會和而聯一脈想列祖在天之靈應囅然以喜我祖我父亦含笑九原詩數十年鬱結於中茲乃酬厥永念厥維艱哉至於族譜之作上紀祖宗世次下合宗人遠所謂親者無失其親也修之者以三十年爲一世倍之則三世矣二世不修則六十年之閒天道人事變故迭出先世事蹟必忘宗人支派必紊文獻散失無由考証況轉徙者千里萬里南北西東世長子孫各爲祖禰五服之內相視如秦越人甚有不知祖所自出者可不謂大哀乎我傅均創倡版築自商之高宗暨明莊烈帝已四千年世系雖可考閒有殘缺菱湖之譜實至我高祖而止歷今百有餘載視六十年倍之矣予懼考証無由矣予若孫如秦越人相視弁不知祖所自出也昔我祖我父每念此慨焉太息詩雖不言亦隱以斯責自任今欲自我高祖以下十代續而修之釐而正之以慰先人志但詩挈眷南歸不能久羈故都其歷代舊譜及未序入者照支派行輩名號一一錄清無混無漏詩攜歸纂修以既厥事擬秋初從張家灣泛舟而南約署歲杪可與族中老幼晤言矣一切事宜到日悉心請教蕭此先聞引喻而入一氣舒卷極頓挫極綿密所謂情深則文明也

申明修譜是正意

敦睦之意油然藹然更妙在三行可作一句讀以氣勝也

答門人王編修猷書　傳爲記

予入山海關十七年矣歸省者二年赴京侯補者八年又歸省者七年今老矣無能爲也矣每登眺町煥山絶頂遥望醫閭東海纖烟障目渺茫天外又念渡遼所拔諸士幾人無恙幾人騰達絶無消息如子之邁往實予心之所愛慕而溯洄前得書知已側身詞館文策皆秀雅可誦不勝欣喜明儒羅念庵先生及第時外舅官太僕卿謂公曰喜吾壻幹此大事公正色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三年一人奚足爲大事賀克恭先生爲戶科給諫見陳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焉用一失一相去何啻什伯也葛山回京蘭谷亦回京靜山不盡分處有許多不可對良友處易云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何可得哉足下視學於越以身示教文學士習自當斬然一新兼得迎養晨昏忠孝備至視詩之得萬里而神注夢寐未嘗一日不在左右然終無人夾持功夫便鬆懈無力心實懼焉靜中檢點家庭內有許多不盡分處有許多不可對良友處易云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何可得哉足下視學於越以身示教文學士習自當斬然一新兼得迎養晨昏忠孝備至視詩之得萬里而神注夢寐未嘗一日不在左右然終無人夾持功夫便鬆懈無力心實懼焉靜中檢點家庭內有許多不盡分處有許多不可對良友處易云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何可得哉足下視學於越以身示教文學士習自當斬然一新兼得迎養晨昏忠孝備至視詩之得萬里而神注夢寐未嘗一日不在左右然終無人夾持功夫便鬆懈無力心實懼焉靜中檢點家庭內有許多不盡分處有許多不可對良友處易云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何可得哉足下視學於越以身示教文學士習自當斬然一新兼得迎養晨昏忠孝備至視詩之得萬里而神注夢寐未嘗一日不在左右然終無人夾持功夫便鬆懈無力心實懼焉靜中檢點家庭內有許多不盡分處有許多不可對良友處易云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何可得哉足下視學於越以身示教文學士習自當斬然一新兼得迎養晨昏忠孝備至視詩之得一失一相去何啻什伯也葛山回京蘭谷亦回京靜山

答雷翠庭書　傳爲記

歸滇三載遺經爲難雨辱書尊感彌篤回憶在日下從諸君子後歡聚燕談詩最下劣足下愛詩特厚詩視足下如師今能稍自樹立不墜淵海足下之力也雖形隔萬里而神注夢寐未嘗一日不在左右然終無人夾持功夫便鬆懈無力心實懼焉靜中檢點家庭內有許多不盡分處有許多不可對良友處易云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何可得哉足下視學於越以身示教文學士習自當斬然一新兼得迎養晨昏忠孝備至視詩之得萬里而神注夢寐未嘗一日不在左右然終無人夾持功夫便鬆懈無力心實懼焉靜中檢點家庭內有許多不盡分處有許多不可對良友處易云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何可得哉足下視學於越以身示教文學士習自當斬然一新兼得迎養晨昏忠孝備至視詩之得一失一相去何啻什伯也葛山回京蘭谷亦回京靜山脫然歸去否萬里天末不得一消息諸增眷念忽聞宗五之變傷心愴神百端交集夫數君子者未及十年而離合生死升沉顯晦如風雲之變幻百出不可窮詰因悟天道人事盛衰乘除之故固然無足怪詩生平無多嗜好凡兵農禮樂天官地理識緯之學下至醫筮卜算書弈博奕歌曲命相射工擊劍走馬皆不能有毫末之技獨好吟詩以咏歌先王今始學爲古文又自悔空言無當實用益弁力五經四書及小學五子書門外人呼馬呼牛不計也昔管幼安在遼東言忠言孝勸人爲善而已觀其置器井旁以杜爭汲頗有調亭感悟之法則

一無所能四字高雅絶俗

深

訓兒煙文莖文手書　　余應祥

應祥字同聲昆明人雍正癸丑進士官江西定南縣知縣乾隆丁卯科同考試官歷任八年有惠政卒於官邑人思其德立祠祀之

人貴自立要能立於道義之中道義者立身之大防也然必知之眞方能有以基其始守之固方能有以暨其終且欲求自立則持身涉世閒擾者必多奪者必眾歷之乎得失利害禍福生死之途鮮有不移其初者游至援理而入於欲推欲而附於理更益之以才情智慮久假不歸遂入於不可知之途而不悟危哉危哉將何能以自立哉其謹識之

不過數十言而立身行已之大親切著明公之生平可鑒此吾師斂齋先生昆仲力學詩人中規中矩所出來也門下晚學生雲龍楊名颺謹識

憶昔僑寓燕臺借浙西友人論文道故即聞茗上有海珊先生爲博雅君子樹幟騷壇心向往之甲戌春嚴霤如明府自省歸見示應鴻博試卷始知良牧南來極爲手額計省試在即自必獲覲清輝一聆塵誨然又慮峻其位置凌轢一切亦望顏色沮耳比踵謁即聯席款語忘其奔陋示以周行若以爲可教而娓娓不倦者始信古今來具開山手裕正法眼藏者即未有不婆心引掖現身而爲說法于以扇六義之宏風作詞人之領袖也及惠詩刻受而卒讀則格律謹嚴波瀾壯濶尺幅中衆

體賅備而於司空表聖所謂返虛入渾積健爲雄又曰如鑛出金如鉛出銀者尤爲脗合所見較勝所聞豈僅若崔信明楓落吳江已即秋初署易門鐸獲遘權宰斯邑喜不自勝竊謂天假其緣得以昕夕追趨飫聞緒論而進謁之餘懇懇款款挹光風霽月之襟懷聆懸河驚筵之雄辯天空海濶亦復牛毛繭絲坐臥春風倏焉心醉簿領雜沓中神識豫暇如是仕學兼優夫復何媿台駕遽返引睇爲勞玉海金山彌殷企慕耳琦幼習制舉業省捷後學爲詩然罕所師承汎濫三唐於格律神韵之間未能窺古人堂奥遇觸景聯吟賓筵唱答不過刻

意用布慁幅妄塵聽覽餘惟心切不宣

辭旨懇到波瀾老成

海珊固是浙東名宿而崑圃推獎企慕中自許却是不凡賁筆山

激昂感慨中復頓挫跌宕歐公梅聖俞詩序如是

謝當事慰留啓　羅元琦

本月初二日接讀鈞函以琦籲請歸養詳册制府交還未邀俞允猥蒙溫諭欵留曲加奬藉荼誦之餘感激涕零伏念琦賦質諛劣濫竽民牧本乏肆應之才徒抱拊循之願一自托蔭德宇敬挹高深景模楷之在茲竊步趨而未逮極蒙閣下誘掖矜全推心置腹受恩以來銘切心腑正叨鴻庇敢戀烏私無如嵫景之屢催彌深遠道之嚙指更甚手書頻寄實遲暮之堪驚慈線密縫帳歸來之何晚是以冒昧瀆陳激切待命方且撫躬以滋疚乃荷畧分以推誠在涓埃初何當於淵崇而海岳每卽旁觀亦爲動色使情非最阻勢尙可留決不肯自外上制府楊再懇歸養啓　羅元琦

竊琦因父母年邁於去歲七月援例陳請蒙閣下慰留飭辦地方賑務琦恪遵約諭黽勉供職弗敢以私懈公今灾務甫竣而地方元氣未復灾異頻仍正宜竭慮殫精以圖報効曷敢復戀烏私惟是琦父母只生琦一子睽違膝下已十有二年頃接家書琦母春閒抱恙未愈喘指心般常恐不及見面兩地懸切神魂飛越若再因循戀職竊恐無益地方貽悞職守今夏叩謁崇轅面陳衷曲叠蒙溫諭諄摯不僅身受者感激涕零卽旁觀亦爲動色使情非最阻勢尙可留決不肯自外生成甘心引退實緣作吏之日尙長而奉親之日已短再依違於仕途必獲罪於名教徬徨五內刻難自安倘弗鑒此愚誠恕其迂直則跡或類於偷安而皆更深於負德冒昧之愆萬無可逭伏惟閣下純孝性成厚德載物凡欣托宇下無不洞燭幽微恩宏再造而琦猥以疎逖被恩尤重敢祈廣錫類之鴻慈宏教孝之鉅典准予歸養豈惟末吏霑恩亦且邊陬式化琦任內一切倉庫錢糧俱經料理清晰毫無虧缺懇請委員接任俾萬里羈員早侍庭幃生生世世當銜結高厚於靡既矣

二啓整散兼行有六朝遺意

與屠生書

某白屠生足下七月盡辱惠手書知已就館武安賓主相得從此讀書養性守分待時館俸雖微節之可以謀養卽此亦是成已成物下手工夫所謂小用之而小效者也勿急勿急僕行期定於九月初閒生書云將復來別者計武安距汴五百餘里跋涉多費深爲不宜且僕固無以爲生益也唯自分以垂老病廢將退之身得與試事乃於生有一日之雅生又不遠千四百餘里省僕來汴忘其固陋而叩以身心性命之學僕豈可無以塞生意哉僕幼習章句以文自鳴於邊遠下邑不爲苟同亦欲徒制勝時流博爲名高而已辛未釋褐謁吾師合河孫文定公一見許以正人教以讀書僕請讀書之要則曰翰林詞章口耳之學耳無益於人取學庸論語熟復玩索久之自然有得六經皆我註腳固屬陸門過火語然持此意讀古人書體認身心轉覺親切有味注疏斷不可束之高閣古人口講手畫灼有淵源非後世鑿空談名理者比但須自信主張使能開拓見聞滌蕩身心不爲雜而僞者所炫耳師訓眞切言猶在耳唯僕自恨心氣粗率涵養功疎又放於酒溺於書以致負性傲物釀成宜肚皮不合時宜娘負師門中夜慙汗然自維

廿餘年聲華場中尚不至競逐時趨汨沒本來面目則吾師初見一言獎借有以發其蒙而堅其志也今老矣將結茅萬里窮山教子弟勉以生平所不逮固無以爲生益也則還以師之所望於僕而僕病未能者爲生勗之

亦古樸亦疎宕酷似昌黎

吾家世儒業自祖燕峰公以來百有餘年甲第相承皆先世積德所致近余資歷中外又三十餘年汝曹生而溫飽不知涉世艱難恐習漸驕奢日就蕩廢因命汝曹先後旋里省墓讀書勤農以敦本睦族爲務汝曹言歸數載年踰弱冠做秀才貪饒有室生子矣亦知戒逸習勞乎古人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則惡心生夫人至於惡心生則亦何事不可爲矣汝曹自束髮受書余即教以立品制行之道經書所載夙所誦習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余蔵萬里外一言雖盡惟望汝曹制行先自睦族始蓋人本乎祖自遞世代遠分派別亭困互形積而愈多然祖宗視之皆子孫也宋范文正公設義田以濟困誠爲法良意美予今勉效芳規汝曹能因而振作各從其心與力之所能盡而絅協余志將親吾之所親而親者食其厚親吾之所疎而疎者亦澹其厚厚吾之所厚而厚者愈增其厚厚吾之所薄而薄者亦同歸於厚惠族之心敦本之誼固同一道也且與文正公同一道也其他鄉里鄉黨故舊之家不可以寒暄易節周急之義聖門所重惟當知人無論貴賤未嘗不負氣節豈可周之無名必量其境遇所適不盡人情

再提睦族開中二段議論

綉埋名言此馬伏波所以願其子弟學龐伯于高也

尤見用意忠厚

家庭訓誡不禁反覆叮嚀於文理亦收繳

隱密用成語收住極模極老覺通體皆言盡而意不盡

力所長委曲成全使受無作容則彼我皆心安理得矣

自奉必須儉約暇則讀書開卷有益功名但委心任運不必汲汲求進至於交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尤不可以不愼顏氏家訓云父兄不可長恃鄉里不可長保惟自立乃足貴汝曹尚愼旃哉

質樸樸說來理足氣厚令人掬撲不破適如其人

賜書敎以泯升沉之跡。其意至公至平。但寬曩所以爲有心人別具隻眼矣。居常窮論歸愚諸選。惟明詩別裁爲佳。唐詩別裁原選尙覺猥雜。至於增選。乃其不肖子弟不知而作。欲以此射利異日者。此書而不倚歸愚子之幸也。此書與原選並傳。有識者尙能辨取。設不幸原選不傳。而但傳此增選中實有不可爲訓者貽誤後學不淺非栗亭苛論

書宋學無識而忽遇惡風飄墮羅刹鬼國。吾不知其所稅駕矣。至於　國朝詩乃一切爲聲氣交遊所縛而不得自主。大約異日有爲歸愚子功臣者出。存其五之一。而其眞始見也。寬常持此論。前在長安頗爲荔扉苦上所詞歸。來嘿不敢言。今敢爲竹林言之。亦恃惠子之知我也。至於同時之人。則毀譽之局方新。是非之衡未定。況今日者人恥言學而競相高以名迄無人自知其不足者。此例一開。緣情而入之則選雜據理而斥之則怨深。故嘗以俟諸他日之元晏也。此則寬之微旨也。寬始從病根處痛下針砭選雜怨深眞過來人語

爲此意在總三通人文作一全書。但交遊既寡。即或有謀面之人而留心此道。則更加少焉。默數東遊。惟閎槐村可託。其他則難風流自賞。然大約皆詩酒聲色便自命爲名士者。不知其人而妄託之。徒費楮墨何益。惟竹林足下交遊過寬十倍。尙其出全力俠助表章前哲。吾黨蓋均有責。亦不得謂是乃寬之事也。如更得若簪巖者而共仕之。此事庶有濟耳。然以寬揆之竊恐好事如吾輩大難大難。昔人之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卿饑寒可爲拊掌也。陽丕可另擇人付之。其他郡邑則共致其思焉。竹林得其人。當以告寬。寬得其人亦以告也。

始是酌而行之。其塗方廣。至於所知之人而果有心者。則又備道其意。旨所在而轉以屬之。使其更托所知。互爲推廣。誠能地得一人。亦斯事之幸也。今欲刊布徵詩啓。則近於招搖。計惟有如此爲妥。尙其有以敎我。則幸甚。

前半稜角峭厲殆亦有激而言之。後半一片婆心正說側說反說宛轉說彌見其用心之苦不刊布徵詩啓一層尤爲先得我心惜栗亭與竹林俱早世並其所徵獲之詩文亦不可得見讀此書眞覺百端交集

竊以作育人才固司牧之盛心成就後學亦儒者之素願某何敢辱已自封不思竭其聞見爲後學津梁但在已情事實有不容不辭者敢畧陳之某有母年過七旬愛憐少子客歲所以得應聘館於外者伯兄中丁酉科舉人某在家問衣寒燠視食早暮今伯兄計偕北上某一家內外別無昆季雖老馬之智不敢讓人而烏鳥之私願從其好況乎缺一已之温清欲以作多士之楷模亦非所以爲敎也此其不容不辭一矣又自客歲授館後生徒麕集至庠舍不能容某仰體仁恩深懼負託不效每日未明求衣漏三下不得就枕積瘵成疾馴致委頓至今未痊自知任重材輕不克負荷欲爲一辭之退不待三礪之加此其不容不辭二矣且某自爲諸生足跡不入公門比捷鄉闈以來歲時臘臘一刺往還而已固不諳夫世情尤恥事夫干謁謬蒙前署郡伯物色風塵之外用砥奔競之習委掌書院不知某迂僻性成不慣趨走以草野倨傲之素入伺候顏色之場動見訶責深爲不便撫心自諒惟守原憲之貧庶完滅明之節此其不容不辭三矣伏惟　俯鑒私情准其解館不勝感激之至

宛轉關生欵款動人

爲人師者不當如是即此接尤緊

不是故作身分讀書人窮不失義原應爾爾

文亦平正竟似八股中三扇格而露行間登之以見栗亭非僅詩人也

伏讀來翰並簪巖詩存稿序屢教良深諷誦再三感愧無已竊謂足下之待人太厚然未免賁飾以阿其所好也是瑞以詩名得列於古作家之後亦不爲不幸也設使瑞自志學以來能不屑屑於雕蟲篆刻之爲以數十年劇旨憔心之精神用之於心性本原絕大之地其功候所馴致與現在可序可存之詩等可知足下亦必不僅以詞章一技之末相目必以上古之人才學皆本於心性未見有相許不更爲大幸矣乎雖然近仲小海有言人生一世留得幾行筆墨被人指摘便是有大福分人不然草亡木卒誰則知之而誰議之嘻何斯言之沉痛也是今日足下之序瑞詩存瑞詩誠瑞之幸也即後之人因足下之序之存之有起而指瑞詩摘瑞詩者尤瑞之幸也瑞又何嘗不可謂之大幸矣乎然則自今以往瑞愈不容不敢不作詩矣嗚呼計瑞之得交足下近三十年情好如一日當時爲兩人作之合者竹林栗亭也今兩人皆已下世此序與書俱不復能相賞是可慨也夫

明是謝人作序文字反從大處說來歸重於書無所不讀一段又隨手翻出自志學以來一段極開闔動盪之致餘波亦復紆折情生於文宋體中之有結搆者

層次分明針線細密

致雲南中丞甘公書

滇寫　倪蛻輯

某白某能無似束髮出游亦竊不自揣思有以表見於天下既不可得乃謝儒冠事牋牒幸不棄於賢豪間者列之賓筵然某雖甚不肖亦不欲爲常人俗客之所爲冀舒初懷足以利物惟是從人針線不無依樣葫蘆時以老母在堂濡首甘載違養之後決計去之從賈人子遊孤雲斷蓬落落世意初不料前年冬荷公知雅取而厠之座客之中凡愚心所存楊大夫已一一達之白聰矣歲月不淇把翫忽忽便經兩載燕雀門闌徒縻廪粟曾具寸箋告去尚未得請旋因師命恋焉暫留今卒乘已行糈糧漸發亹亹之心亦云小盡但生稟單羸心血不裕近日小有動作輒怦怦不能支誠恐年齒衰頹意思零落思慮不到債事必多貪戀苟容倖圖非俸非某自待之本心亦負公見禮之盛意二者交失甯不懷慙又何如縱之山林使全其麋鹿之性之爲愈也至若詢於芻蕘昔賢所尚綈囊走介倘不鄙遺某有不悉竭其愚以對者有如此日夫裨諶之智謀野則獲使某徜徉於山巔水涯恬養眞適涵其聰明或當清問下垂之時應機所發靡則生明又未必於公無小補也昔貞定有王先生賢而憑於農然明識卓見如燭照數計當事有不能決斷之事每令人馳問而先生乃輒一二言氷釋凍解當時諸王公鉅卿豈不願招延羅致而聽其蕭然隴畝者蓋不欲失先生高尚之心亦知猿鳥曾襟不斷畜乎樊中云耳某謝劣暗昧誠不足當王先生萬分之一惟望公推好賢樂道之心以昔人之所以待王先生者待某則某幸甚昨已面陳其愚恐尚不足以聳大人之聽故退而述其私千犯威嚴伏惟鈞照異日移家後另容詣謝從此釣水採山詠歌閒遊皆公餘庇也某載拜

具此曾襟氣骨而筆墨足以達之蛻翁直是幕道中第一流人物當日節臺諸公禮賢下士之雅亦可想見云

自命不凡然卻不是說大話依人籬下原非得已果能決計去之亦是快事

自起手至一大愈也一段紓餘俯仰不暨不激不支隨氣骨風神面面俱到

尚噴之致可想亦是自信得眞處

從對照情筆致折生委

載復立軒甘公臺外札

四月二十九日接到覆札云閉門種菜是英雄退步弟便輸此一著嗟乎惜哉言之錯矣夫國家委之以大柄寄之以軍事托之以腹心即當不避險難爭先奮往上抒　聖明西顧之憂亦且下圖勳業以增先哲光曩時篤邊愚見之疏若先事而陳則勝算前機必邀　睿照而乃因循不果坐失討謨抑且顛倒因人浮言是聽今萬里挽輪賜環無日惟應策駑鈍之前車挽桑榆於末路閉門種菜是豈罪臣之所可妄覬者乎勞謙終勉爲國自勵不宣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倪蛻

亦廉悍亦頓挫寥寥數語無限風義所謂獅子搏兎亦用全力也此無論非三語掾所能即求之學道中人亦不可多得

致高彰之宮保移節專撫江蘇書

伏自節鉞東旋寸心縈戀每想古人待士之隆不意俯垂庸劣非分之榮甯忘有報惟惜年齒既衰不克有所振勵常用自愧於心耳敬接黔中所發書情致斐壘即鄭公之於杜甫無以過之益深感激靡有涯涘昨閤邸抄恭聞新命專撫江蘇　皇上知人則哲　特沛榮綸仁公制帥之崇再兼旄節此古今盛事而爲三吳士民之深幸者也蛻本吳民望風荷戴忻慶之餘竊有所願念昔江蘇賢使者向推睢甯儀封二公睢甯純粹平正化行而民不擾屬吏皆蒸蒸向風黽勉職任無至霜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倪蛻

飛白簡者此睢甯之治之大也儀封清介有節操與睢甯同而隅執多疑翻異獄事不能輒了官吏或因此而行其譎詐者有之矣此儀封之治之窄也故二公俱係正人君子而其體用之間不無小異竊惟仁公忠信廉介寬仁惠和不減睢甯懿德久已孚信遐邇但吳風涼薄易生是非故持節於茲者往往恃深機鉤距以圖勝之遂至上下之情睽離不洽即儀封亦稍存此見不如睢甯之擴然大公爲不可及也願仁公一惟睢甯是法則吳民雖陋而秉彝好德轉易感孚豈惟頂戴恩施永以勿替且變澆風爲淳俗亦即在大匠爐錘間也已蛻

移風易俗望之是善於立言勸人爲善處

受知最深無所爲獻謹以二公往行上呈伏惟仁公必有取於是言也古云墜露埃流微塵足嶽持此寸心仰希照察

以睢甯望高公是何等推重妙在以儀封兩兩相形而箴規之意自在文氣亦疎宕

復福甯鎮周總兵善長書

承兼篙海壇清風息浪滄溟實安甚盛甚盛垂示欲試這八輪船於海洋用之飛輪激水止息以機當迅捷過於他船否某知識不加於人猥承下問竊以此船利爲冦不利禦冦者也利於湖不利於海者也何以故昔宋賊楊么盤踞巴陵會造輪船恣爲刼掠舟師討之賊勢不敵即鼓輪飛入港汊官兵無奈之何也師退卻又飛輪出追以此爲其勝算者久矣岳武穆知之潛使人於上流以樹木草根橫礙其港汊於是飛輪阻不能行么遂就擒且海水鹹澁與湖水不同輪必多滯又湖風柔

於海風海浪勁於湖浪行使輪樞自有攸異況島嶼之間板沙礁石或致當碇礙輪苟一輪或違即七輪俱廢以前事揆之利爲冦不利禦冦者也今理推之利於湖不利於海者也伏惟器用以適宜爲貴不宜於用造作徒勞揣茲事理誼難於行執事不以某之愚拙儻然垂詢心以爲不可不敢不告也

謝鈐要畧藥石良箴

此種議論士大夫讀書十年養氣不能

出處本無二致凡所應行而應盡者皆行其固然盡其在我而已此外是非毀譽得失榮枯我豈能有所趨避於其間哉過於畏慎必致畫地而趨出門俱礙於是自疑自懼心若不能泰然而於應行應盡容有未然不可知矣且非特士大夫當官行政能行其固然盡其在我方是公忠體國即隱遁入深山窮谷自食其力亦孰非行其固然盡其在我者然則臣忠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婁從又何莫非固然者哉執事讀書登科第入爲侍從出爲邦伯士大夫之榮無以過者至於敗歷仕途上下有

譽則行其固然盡其在我執事固無愧矣乃今於權務之區浮議而遂若不能釋然於心者何也行其固然乎盡其在我乎又奚爲不豫也今　聖明在上特恤勞臣則悉心竭力益懋前脩此執事爲人臣子之所當日夜兢兢而不宜稍懈者永不自辨其寒而人知其寒火不自言其熱而人知其熱無他自守者確得乎者果也畏是聖德過則首鼠矣慎是美行過則拘隅矣毋首鼠毋拘隅行其固然盡其在我古大臣古名士無不然者而何憂於窶拙窶苦也哉秉心獨行是在執事

簡劾疏古頗有似昌黎處意厚則文自醞也

一矢注的

鬼得緊鞭得進出語史如繩繩之清腕也

嶼崖

對仗新奇

定民志四段爲值日名異實同徒

言所謂時變而道不變者洵非老生常談

筆法變換

拖一篇之妥

提頓老極

致昆明令朱雨亭書

竊某瑣尾之士屏跡山村執事不以爲不肖儼然過存飲然下問且云厚民生首宜敦民俗蔚然君子之言足徵畏牧但某謂治邑如治病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夫今日之病在於委靡形質無恙神氣索然醫國巨手自當急下針砭故愚以爲此時當先定民志民志不定悵悵然失所趨向民生何由而厚民俗何由而淳哉夫民志之不定由於治政之未安昆明五塘之設當日原以使民浸淫濫觴困累已深奸胥猾里從而剝蝕遠僻夸猓苦益雜勝上年革塘之後改爲值日名異實同徒

爲更變大凡明屬陽而暗屬陰官司掩耳盜鈴百姓開眼服毒似不若將每年公事先約成數於開印時明白曉諭使人共知有糧若干升斗即應納若干公費照數完納給票爲憑則頭役無能爲中飽之計夸猓不致有向隅之泣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此定民志之一端也滇中訟獄鮮少昆明首邑稍煩歷以習成叢脞難免胥役作奸任情起滅恤法受賕良懦之被禍無窮矣是故勤政即是愛民興利宜先去弊准辭少審結速執法嚴三者具而黜吏埋頭屏黎吐氣民治之定亦其一也盜賊藏沒無處無之而滇省較少於他方若謂絕無則

切中近日之病言之沈痛

未銷也諺云失主報官餘財未盡是言也以盜賊但害於一時而拖累必延之歲月且或瞞瞞者反從事主推敲並致通村藤蔓以是畏官甚於畏盜相踵成風非惟蒸寃不認鄉鄰懇與彌縫官固不得而知盜則因之無忌且近而各衙門快捕從而詐騙又復多端此養癰貽患縱盜殃民之甚者也苟不豫爲圖緒力刷弊端恐遇事終畏報官盜賊無由可弭又何能定民志於無虞無擾乎荒歉之年民貧無賴豫事而圖斯爲最計而滇中備荒之政全然不講民間既鮮蓋藏公廩亦衍儲峙一旦時逢旱潦年失順成則拯饑濟餓之所需者何所從

亦切中近日之病菊於採買之盜民艱尚未說得暢耳

而遽來向來官倉糴販在當時亦是塗飾耳目異日買補更益民艱宜遵古人備荒之策爲民生久遠之圖如朱晦翁社倉有法呂叔簡留餘有規合二美而調濟之擇一善而固守之使世無不足之天民有長康之慶民志定而俗厚風淳此亦必然之理矣粗舉四端思過半矣神而明之以求必當是在君子之力行勿怠耳某以愚鄙因見執事父母斯民之心薰然如春故敢進其蕪言以塞清問幸勿謂此老生常譚而付之無所短長也

弊政古今一轍原不能盡除惟在爲治者因時制宜采其大甚蛻翁所舉四端皆甚之甚者也使每斯民

者宜各書此文一通置於座右

凡採取五金之處古俱曰冶場今音訛曰廠按周禮司徒職礦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古冶場之所自始而今礦廠之所由名然今天下之廠於雲南爲最多五金而外尚有白銅、硃砂、水銀、烏鉛、底母、硝磺等廠大小不止百餘處也今承垂問不暇縷陳請言銀廠歷考載籍雲南之廠肇自明時管理者爲鎮守太監其貼差小閹皆分行知府今迤西南北衙廠尚其遺也初亦不立課額以漸增至三萬有餘逮嗣老山空礦脈全斷

兇閹以此課欵迫令攤於民田廠俱封閉以後或開或閉聽民爲之至康熙二十一年滇省蕩平廠遂旺盛嗜利之徒游手之輩俱呈地方官查明無碍即准開採由布政司給與委牌謂之廠官繁纓蟄坐先馬執殳居然官矣於是擇日出示開爐試煎每用礦砂不計多寡煎罩之際廠官、課長、峒領各私投塊銀於內以取厚汁之名因即宰牛祀山申文報旺此名一傳挾貲與分者遠近紛來是爲米分廠客或獨一人或合數人認定峒丁日需峒丁若干進採每日應用油米鹽菜若干按數供支得獲銀兩除上課外分作十分鑲頭峒領共得一分峒丁無定數共得三分廠客則得六分也若遇大礦則廠客之獲利甚豐然亦有礦薄而僅足抵油米者亦有全無礦砂竟至家破人亡者此關乎時命亦不可必得之數也至上課之法則品定礦觔入爐煎罩成汁較定三拍以鉄爲之如戥盤而有柄上拍可兩許此爲解上官課中拍可五錢是廠官養廉下拍可二錢係課長及諸役分支商民所開之廠大概如此至於踹獲大廠非常人之所能開者則院司道提鎮衙門差委親信人擁貲前去招集峒丁屏辭米分獨建其功並不旁貸雖獲萬兩亦於商民無與也然有本有利諸無怨辭當其時

廠未陞課又極興隆是絲絲入扣官民皆優裕有餘資矣及康熙四十七八年貝制軍始報課二萬七八千兩至今二十餘年陸續增至七萬兩先以年多缺額之故裁去廠官分屬府廳州縣管理以便參處嗣有存庫公銀一項年年撥出補額已數載於茲矣雲南銀廠始末頗盡於此然雲南之廠雲南之害也廠分既多不耕而食者約有十萬餘人日糜穀二千餘石一年銷八十餘萬石又係舟車不通之地小薄其收每憂饑歿金生粟死可勝浩歎故唐憲宗詔曰銅可資於鼓鑄銀無益於民生天下見採銀坑並宜禁斷蓋亦見及乎此已且近廠

之地食物必貴盜賊必多雞犬不甯蠶鹽告匱此則民之害也煎煉之爐烟萋黃菽豆洗礦之溪水削損田苗此又民之害也有礦之山概無草木開廠之處例伐鄰山此又民之害也藏亡納叛不問來踪大慝巨兇因之匿迹此又民之害也舍其本業走廠爲非剪綹賭錢詐騙無忌此又民之害也流亡日集奸匪日滋刼殺匄連附羣衆保此又民之害也至若郵遞廠文供億厮役種種尙多亦無一而非爲民害者是資於課者無多而害於民者實甚而謂百姓樂於地方有廠者豈其然乎今承清問謹將悉知之利害具陳惟鑒照而加之意焉

洞悉利病言之鑿鑿當與重農貴粟書並讀

銀廠爲雲南害非一日矣今生齒日繁逐末者益衆雖欲禁而封閉之惡得而禁之愚謂莫若儘採舊廠兩老山空則檢行封閉不准再開新廠礦盡人散其庶幾乎再抽課之法陳存庵有言據其盛旺之日立爲定額則後不能繼必至貽累無窮惟隨多少而收課則上無遺利下無苦貽善夫

明喻

豹鷺喻

越有秦豹者測元辟穀行年七十色若嬰兒忽遇餓虎嚙而食之有鷺鷥者悅內而嗜物力能搏虎行年未三十而有消渴之病以死夫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鷺猛於外而病攻於內養可恃乎猛可恃乎故曰死生有命雖然君子其脩身乎脩身而後可以言命矣且鷺悅內而嗜物則毀性毀性而病攻於內病取也此理之恆也豹測元而辟穀則怡神怡神而虎嚙於外嚙變焉此理之幷也死一也甯豹若然孔之所爲厄遇也顏之所爲短壽也故君子言脩不言命永昌昔有虎穴嘉靖甲申、乙酉、丙辰、丁亥穴閉戊子、巳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歲不閉甲午、乙未猛虎嚙人不避賢豪困陷於阱陰見當路脫焉而升茲丙申穴不閉是故君子常患於豹常患於鷺於諸子中絕似郁離

歲旱解

丹圻郡旱或告郡守曰曷遷市不雨曰曷祈諸山川庶神不雨曰曷鬺諸土龍哉不雨或又曰暵巫克擊銅馬者厥術神亦不雨守欲刑巫巫曰惡刑我惡刑我旱由亢陽肆卤苟下上所愼則旱六七年罔害民不饑雖旱猶豐旱由吏賊民怨肆災匪天此弗咎厥躬而刑巫巫夷之術也曷能格天誠責雨於巫是猶乘權適海豢牛冀冀惡可得惡可得守慈曰巫譖我巫譖我此利口也

速刑無赦刑已卒歲亦民栽而饑宇亦以貪縱敗立意絕類晏子而寓栗特甚故不肯作含蓄語垂誡深矣

畫後解

丁酉歲元月駟見賈霜麥始罔山外史寅滇見武舉錄晴而解曰於乎錄斯焉已乎且聞選之才也孰以應武古文武一道後世而歧然創國守國選舉用人雖制畧不同而五材並用誰能去兵四方雖安不可忘戰在易坤則有戰師則有執言謙則有侵伐有征邑豫則有師睽則有張弧同人則有伏戎坎則有教事萃則有戎器兵戰不可忘也故曰治兵銷兵講武偃武皇祖攘夷安夏文武並用列皇遵祖縱憲咸率此道皇上濬靈聰哲洞昭文德罔隳武功文武固不偏廢嗚呼木行惟文

金行惟武春序文秋序武經緯事文緯事武東西相反而不相無文武之道復何邪天以生物爲心罔弗蕭物生曰仁蕭曰義天地能無春秋國弗能無仁義堯舜弗能廢金草安不忘危思患預防道也夫士貴養弗養弗充若以今之所養而欲求爲古之所用殆從郎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泓盪而測深乎重淵無是理也滇古西南夷地漢置稍縣時貝稱焉治曰狉狉曰獠曰熊蕈今椎結酋長由邪行橫作將不選才乎固敢望上古中古哉決拾兌鏃者博圖籍註周易選得是人乎周伐徵犹後邊鄙無備壁壘不嚴卒不振滇古者然

千古名言轉語亦似王濛機船指石頭城風利不得泊

無語不病
無意不熟
結語點題
推蕩

五長之地奮武之將迺遣龍綸不庭不津聖皇赫斯怒
將總師而問焉今也遐矣遐者果將乎備者果兵乎竭
膏脂而應粉飾乎宗慤以盡狡猾取林邑斯籍是哉蓍盡後解

文尤奇偉升庵先生原評

以今之所養求爲古之所用難矣此等議論非小儒
能道文亦有先漢氣息題目設想尤妙

辨考
明
星野辨
國朝
黑水辨
萬古如長夜辨
昭祀孔子像辨
成都草堂寺辨
象教辨
楊士雲
王思訓
張漢
張漢
張漢
趙淳

海蘭村辨
黑水辨
焚書坑儒辨
苟國賓
倪蛻
倪蛻
明
百濮考
董難
雨曌考
史筆
國朝
郊祀考
趙士麟
樂律考
趙士麟
山水考
張錦蘊

魁星考
鍾旭考
揖拜考
倪蛻
倪蛻
倪蛻

萊陽初頤園　同
吳縣潘芝軒　丙先生鑒定
江甯胡　鐘蘭川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岱　同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會澤吳　晟宇光校訂
安甯張根培增祉　李文瀾錦川　全校

明辨

星野辨

按班固志天文曰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志地理曰東井輿鬼秦之分野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

楊士雲

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又西南有牂牁越巂益州皆宜屬焉觜觿參魏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乃汝南之召陵灑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鄢許傷陵河南之開封中牟武陽之酸棗皆魏分也是班自異矣皇甫謐帝王世紀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今晉魏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今秦之分野是謐異於班矣故杜佑議二子甚爲乖互未知取舍何所準的然實直起畢九度蔡邕起畢六度爲實沈費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六度爲鶉首之次今秦之分野是謐異於班矣故杜佑議二子甚爲乖互未知取舍何所準的然實直起畢九度蔡邕起畢六度爲實沈費直起井

良諸葛亮譙周張衡並云觜參魏益州八參七度越巂入觜三度李淳風以自畢至東井爲實沈魏之分野屬益州是又異於班矣洪容齋謂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僧一行以東井輿鬼鶉首也初東井十二度終柳六度自一百七十二秒十五太中東井二十七度終柳六度自漢三輔及北地上郡安定西自隴坻至河右西南盡巴蜀漢中之地及西南夷犍爲越巂益州郡極南河之表東至牂牁古秦梁巴豐畢駒扛有扈蜜涇州須庸蜀

紀天運日躔之度舍歷家取證因度舍所在而妖祥見焉則所屬之地亦可徵矣此蘇氏伯衡之所辨者也載考星經太白主益州亦主畢昴於北斗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候之丁亥爲永昌熒惑主輿鬼鎮星主東井天市垣二十二國有梁巴蜀女下十二國有秦楚晉五車星西南星主焚惑巍也西北星主太白秦也春秋文耀鈎曰雍州屬魁星梁荆屬開星元命包曰參伐流爲益州太乙家曰明堂爲益州經緯之星未嘗不相屬占驗之法未嘗專於一也姑述所聞以竢知者

以祁連山開隔辨雍之黑水非梁之黑水說頗近理

亦辨得透闢

讀書得閒想見古人留心處

國朝

辨

黑水辨

梁雍皆以黑水爲界諸家考証互異鄒道元謂其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入於南海樊綽謂其爲麗水程氏謂其爲西洱河蔡傅主之李元陽謂其爲蘭滄江張機謂其爲大金沙江按張掖河出祁連山流至甘州城西與弱水合名曰黑水南至蕭州鎮夷堡遶合黎山麓北滙於居延海流入沙漠是爲雍州極北境滇爲梁州極南境中間祁連山綿亘千餘里山南瀦水滙水

自西而東二水之南爲黃河走東北而二水入之黃河之南有洮河亦走東北入河又南積石山河州二十四關悉崑崙之脊而秦嶺之岡也高大蜒蟺東西且數萬里岡脊以北之水皆曰河以南曰江一行所謂兩戒也黑水出張掖豈能飛越而南即使洑流亦不能洑數千里復出入海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言黑水雍州西界也其于導雍水也但云弱水不言黑水者何弱水與張掖河兩源也至甘州滙爲一河曰黑水言弱水即言黑水弱水既西黑水既西也既西不復南矣其于黑水也復言導者何別梁之黑水非雍之弱水也果梁之黑水

源出張掖則經文當統言導弱水至於合黎入於流沙經三危踰於河入於南海矣既言導弱水復言導黑水是二水也其言餘波者何餘波卽下流也入於流沙非入於南海也然則雍入流沙之黑水非梁入南海之黑水明矣麗水今北金沙江也出吐蕃黎牛石下經麗江府循姚州武定達馬湖入江不入南海西洱河發源罷谷山流經滇穹合瀦陀江至大理府滙爲西洱河卽葉榆水也遠府西南穿石穴出點蒼山後至蒙化界會漾濞江入於蘭滄江蘭滄源出吐蕃麗石山下入滇境首過蘭州故曰蘭滄由麗江府經永昌蒙化順寧景東元江達車里入於南海梁州境內別無水入南海入南海者惟瀾江與蘭滄而瀾源既近不足括梁境元陽崙指蘭滄爲黑水近叚借未辨其源不出於張掖也張機謂蘭滄非黑水以其有南金沙江也謂源出吐蕃近大宛國流至騰越外之鐵壁關廣十有五里名大金沙江澄若重淵黝然深碧夏秋漲溢水色莫辨環緬甸太公江頭二埠直入南海其見甚卓惜無明徵且亦未究源出張掖之見也愚意蘭滄南金沙二江皆入南海而南金沙深廣流長大于蘭滄數倍其爲黑水無疑昔永明王走緬已亥二月朔渡大金沙江人言卽古黑水是一證也特不可謂源出張掖耳或疑三危山在雍州西境與南金沙江何涉然必謂三危山在雍州西境又與南海何涉自吐蕃距緬崇山不可紀極三危山或逸其名亦未可知今大理雲龍州三崇山壁立萬仞舊志曰古三危山也謂必在雍州西境耶鄭氏曉曰韓苑洛言雍梁二州是兩黑水不相通觀此知源出張掖合弱水爲雍之黑水則知源近大宛流入緬甸爲梁之黑水矣不然雍州之平涼甯夏俱有黑水蜀之叠溪亦名黑水滇地有黑水祠皆可臆指遷就而聖王畫野分州之大川大絡不復分明豈非禹貢之罪人與

與張機闇東白倪蛻翁說雖微有不同然皆主大金沙江較程氏蔡傳李中溪楊升庵說爲正

萬古如長夜辨　張漢

一起如旭日東升陽光普照

言有出於過舉者雖以之奉聖人亦爲未當所謂阿其所好也聖門之推尊夫子曰生民未有曰集大成如是焉止矣有爲之說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夫自伏羲黃農堯舜以至周公道已如日月之經天矣今曰萬古如長夜將無先孔子而生諸聖人皆不得爲聖而毫無補於世乎大抵先孔子而聖道已如日月之經天至孔子集其成則如日在中天無纖毫微雲點翳較光明焉耳知足知聖者當以子言爲不謬也

辨得醒快

崇論閎議至當不易若萬古如長夜之說挨之至聖心亦未安

篇論

罷祀孔子像辨　張漢

前明嘉靖中詔天下學宮盡撤孔子像改祀木主聞洛陽諸生孟大知不忍毀像衰絰痛哭力爭罷祀在灤東書院時以爲知禮漢始入院時見其像垂旒端拱不識爲聖人以問博士博士曰是卽孔子遺像孟生罷祀於此者伯魚子思在左右兩像今亦存漢下拜愾生歎曰甚矣孟生不達於禮也孔子曰之死而致生之不智不可爲也夫聖人旣沒其人與骨而俱腐朽矣後之人必合土寫像酷肖其生人而祀之勿乃不智乎且夫學聖人者欲肖其行匪欲其形之肖也卽合土而適肖其形猶爲不智況溫良恭儉讓之形未易克肖者乎伊川程子以爲人子於親不宜置影堂以幾微不肖其形卽非吾親無以申吾孝況夫聖人可以賸主雖聖人復起議不能易也史載武王載木主而征由來舊矣其諸異乎釋道置像敬之適所以褻之者乎又況易世而後塵封色敗亦復寖尋剝落祀典荒缺存其像褻益不可言毀之適以敬之詎如明初洪武命軍士射孟子木主不使配祀錢唐抱主受射而願爲孟軻死者比乎衰絰痛哭何行之過激也卽今伯魚子思分庭抗禮而坐父子之禮何如孟生殆未之講乎至改像置

主當時或於火於水於土今亦不傳然禮以義起以人生而死之禮葬之擇諸高原人跡不至之處使藏其神不封不樹上告聖人在天之靈或無恫乎世有智者或不謂不達於禮也

引程子人子不宜爲其親設影堂立論其義極精然以古者祭必有尸與設裳衣之義揆之亦不忘其親者之所爲記所云思其居處笑語志意與夫俊見愾聞不隱隱有一像之說存乎則像祀固未可厚非也愚謂一代有一代之典章如　國家議禮制度沿勝國之舊　詔天下學宮祀孔子以木主自應從同

以明禮之義若夫郡縣書院義學及里閈家塾卽省聖像而祀之以著天下後世敬慕聖人誠意且以肅觀瞻起敬起畏馴化善良未始非正人心之一助耳近世如天主回教有寺廟並本主亦不設則又祓人之甚者已

成都草堂寺辯

天下事有於人不幸於山水有幸者觀韓柳大蘇之謫粵楊用修之謫滇杜子美避亂蜀中而信而未始非其人之幸也吾則以爲人之所好各有別焉韓子好佛柳杜與楊未嘗好佛嘗於其論著見之而吾竊觀諸子美其所爲詩集始以招提終以金仙或亦有意於詩句叅用佛典亦往往得精語或者又以韓子贈僧序文爲解而吾又以爲韓子贈僧其文亦非篤論也韓謂僧有墨名而儒行者夫旣無父而飯佛尙謂爲儒者何行而曰校其行則是果薙佛而假以

儒之名徒以文詞重也設程朱諸子必不語此城都之南有浣花溪焉草堂之故居也後人跡其阯爲寺浮屠居之署之曰草堂寺夫旣草堂胡爲乎寺寺與草堂名大不倫是竊草堂之名據其地以爲寺也蜀人念子美胡勿崇祠而享之或者崇祠恐易圮借浮屠之力經理之乃可久與循是爲例韓柳諸公粵滇有崇祠亦必假寺而存之而古之賢人如蘭亭輞川午橋綠野諸勝跡亦非寺不能以傳久也夫亦烏可訓哉我過草堂竊覽烟水之勝一一証子美所爲詩慨焉如見忠愛之意彼於其寺固可無問也不然據草堂吾恐後世有

一駁亦有筆力是誠宜有崇祠原評

辨得極嚴原評

隱射寺僧個中人語原評

筆力亦矯原評

蘇子好佛柳杜與楊未嘗好佛嘗於其論著見之而吾竊觀諸子美其所爲詩集始以招提終以金仙或亦有意於詩句叅用佛典亦往往得精語或者又以韓子贈僧序文爲解而吾又以爲韓子贈僧其文亦非篤論也韓謂僧有墨名而儒行者夫旣無父而飯佛尙謂爲儒者何行而曰校其行則是果薙佛而假以

謂草堂原有寺子美當日借寓之如彼王播之流又謂子美去蜀或捨宅與僧如彼陸慧曉之義則失其實矣是故不可不辯

亦無甚大關係特不使諸禿奴藉口則子美之身分自見

象教辨

趙淯

地果有獄乎地獄果有十王乎獄具果有刓燒舂磨劍樹刀山乎宋司馬公盍嘗論之朱子嘗闢之矣然或有言曰韓擒虎蔡襄寇準死作陰司閻羅主於傳有之於是佛氏之說益行而受天子命出治府州縣往往像其形於東嶽宮牆城隍廟廡以治鬼而劍樹刀山舂磨刓燒之罪具焉以懲惡而驚愚也嗟乎其亦無識之甚矣夫爲長民者豈盡不通書史而明大義與惠廸從逆之理誠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而慵者猶知不懼又況於形銷神散之後而欲其戒儆於

幻夢嗚乎末矣且夫焚劓刖者獨夫之虐焰也蛇牢水獄劍樹刀山者南漢劉鋹之淫刑也大鑊長鋸刳碓舂磨者北齊高洋之無道也而謂十王用之以治鬼則雖鑿者北齊高洋之無道也而謂十王用之以治鬼則閻羅亦暴不道也而淫刑以逞矣鬼其可得而服乎會謂上帝好生之心而能容之乎況其所像善惡但以長齋禮佛之能否當之而倫常不與焉道民者應如是乎則何若取古昔之爲惡獲報而最著者像其刑而併刊其事如殺人父兄人亦殺其父兄欺人孤寡人亦欺其孤寡瞞寵首燒甕卒於以身受元醴俊臣凡若此者不一而足豈非曾子所謂出爾反爾者耶其報之慘切又奚待

原評　以人道律神道其誕妄不駁自破

於有形之地獄刀山也然則即有十王亦不過於冥冥中默扶夫福善禍淫之正理而等其遲速久暫焉已矣夫人主之法律固受之於天而非地下之可得而故爲重者也地獄變相之說皆佛氏假設以炫俗而驚愚但舍其生前之果報徒言魂魄之拘囚則知者疑而不信蠢者信而不畏且權濟目前之急子孫不恤身命不顧何有於無知之魂魄乎善者日怠惡者日肆此言階之厲也

不必倣阮瞻作無鬼論但將報應之理說透就史事指點一番足使悟者悲啼迷者手自捫可稱扶持世教之文

梅蘭村辨

苟圓賓

國賓字未詳武定人貢生

普渡之西有村俗曰末朗稍之古志實梅蘭也以江側山谷多產梅蘭受此稱酥予別業村中而考而易之有客過而語曰茲梅蘭也子知之乎予曰不然君子待人以雅不以陋昔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善稻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大鹵也經書蚡泉狄名則矢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蓋辯物正名當遵孔子啓藴發隱宜崇穀梁號從中國故去矢胎大鹵伊緩而從蚡泉太原善稻也名從主人故介葛盧戎曼子皆不易矣因慨滇處天末山川名號多誤於方俗之訛物類地形嘗因循於傳會如烏龍雪山而爲五竜碧雞高曉而爲高橋麓嶺之爲祿脹呂閣之爲呂合金浪嶺之爲丁當山澗滄江之爲浪愴江又不止梅蘭之爲耒朗耳方言既誤傳說增訛豈雅博同文之義乎因注而識之固雅俗博陋之濫觴辨物正名之拳石與若夫別業清泠之致登臨覽觀之美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或寄之吟咏發諸嘯歌此中懷所樂也何可以語人哉

穆鼐鏡有古香必傳之作　本升庵出之然雅潔自

黑水辨

天下地勢雍最高。梁次之。雍北而梁南。故黑水自北而南流。以入於南海。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今之四川皆華陽地。西河即黃河。以冀州言。故曰西河也。水經云、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蓋雍梁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故經又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細繹經文。黑水自三危而北爲雍界。三危而南爲梁界。此一水而爲二州之分者也。張掖、今甘州。燉煌、今哈密地方。左傳所謂瓜州三危在雍州

經內。自爲雍州之山。若以雍州無苗而疑於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之說。則又可想而得者。虞書曰竄三苗於三危。孔傳云、三危苗裔。初時遷播未定。攸居。及洪水既平。三危既安甯而可宅。三苗亦大得其秩序矣。神異經曰。西荒有人。饕餮淫佚無度。是曰苗民。按縉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卽三苗也。然則三苗雖新竄。而苗民固西荒之舊種也。與甘肅志云。肅州之西北有黑水。其流遐遠。莫窮所之。今嘉峪關外有合黎山。經曰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杜佑曰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世稱瀚海番呼戈必。故凡弱水也。合黎也。黑水也。三危也。皆

勢平衍。潤可十五餘里。經南江益寬。流益漫。緬人操舟。如履平地云云。聞嘗取經文而細繹之。集衆說而並考之。黑水自於雍州之西。繞梁州之西南。經夷地里麻茶山蠻莫孟養以入於南海。有原有委。確然可見。而訝駝諱。運目拘方。互指瀾滄二江。以原出吐蕃爲據。金沙以麗三危爲証。最可笑者。洱海之葉榆。滇縣之神祠。皆得而掛謬於其間。亦不瑣陋之極致矣乎。吾得請而明辨之。瀘江發源雍望。番名哈喇烏蘇。經由怒人之地。而入雲南境。故曰怒江。水經爲漏江。瀘怒同音。漏轉音也。雖源出於吐蕃。流歸於南海。而去梁雍也遠。與經文不合。或云吐蕃呼黑曰哈喇。水曰烏蘇。是藏稱與經合。得不謂之黑水乎。曰是俗呼也。今北方盧龍亦黑水也。亦可得而証經乎。瀾滄即漢之蘭津。亦曰鹿滄。俗又訛爲浪滄。其源出於吐蕃。今爲阿墩子外之查牙鹿石山下。離劍川州纔數百里耳。源近而水小。離雍而遠梁。凡以瀾滄爲黑水者謬矣。洱海發源雲南境內。葉榆清水而黑。是何言歟。金沙江。番名穆魯烏蘇。發源犛牛石下。經營中國。以入於東海。樊綽云。西夸之水。南流入於南海者。有四。其三爲麗水者。妄也。麗水即金沙江。而以江旁有三危山指爲黑水。不益謬乎。滇池在會城西外。發源在縣北而南並燉煌。惟黑水在梁雍合界。故朱子曰。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不經中國。蓋深有見於此者。張機大小金沙江源考云。大經沙江發源崑崙山西北吐蕃地。即大禹所導黑水也。極北迢遞不闖。有所往。號赤髮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繩。弱水不任舟筏。惟遠見川外。隱隱有人馬形。殆西羌域也。不可深考。相傳上源乃近大宛國。今自其經流支流。入海可見者言之。水流至孟養陸阻地。有二大水。自西北來。一名檳榔江。二水至此合流。名大盈江。夷人方名其爲金沙江。滇人相稱大金沙江。若以別流出馬湖之金沙江耳。自此南流。經宦猛莫邸。至猛掌。有一水西來入江。又南下昔朴。伯麻猛莫。猛外經蠻莫蠻法。魯勒孟拱。遮蠻大葛蒲山峽。小葛蒲山峽。課馬孟養。怕崩山峽。鬼哭山。憂撒大約自蠻莫以上。山聳水陡。自貢章順流。不十日可至緬甸下流。經溫板。有一水自騰越龍川江。經隴川。猛密莫勒江。至太公城。江頭城入於江。下流又經猛吉準古。溫板江。又名流沙江。皆大金沙江也。猛憂馬嘘喇。至江頭城。江中有大山。極秀聳。山有大寺。又有水南來入江。又經止卽龍。大馬革底馬撒。跻馬入南海。至是江海瀦爲一區矣。其江至蠻莫以下。地

陡山之麓。去城十餘里耳。源爲池。西流不二百里。即合於金沙江。乃謂舊有黑水神祠。故謂之黑水。然則有東嶽廟者。皆可謂之泰山乎。夫如是故瀾滄金江俱不可謂之黑水也。彼遠出崑崙上流已澜。澄若重淵。黝然深碧。夏秋漲溢。水色不變。獨往獨來於梁雍之交。番緬之域。崎嶇萬里。以入於南海者。舍大金沙江其孰與歸哉。按佛經云。拔提河。一名金沙池。是金沙江之名。又因於釋氏者矣。並附及之。

援据處元元本本論辨處。風發泉流。有屈注天潢倒連滄海之勢。

焚書坑儒辨

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言。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廷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議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諸生或爲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按問之。轉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史之所載焚坑事止此。然觀李斯所奏。但不許藏於私家耳。若博士所職。如後世中秘書。固不燒也。漢祖破咸陽。蕭何收秦圖籍。此即博士官所職者矣。是以六經俱存。凡所闕失。或經兵火所殘。遷離散落。秦固未嘗合公私所有之書而盡焚之也。雖云偶語詩書者棄市。殆亦姑設重典以坊民云爾。魯邦絃誦。黃石素書。以之爲罪。豈僅區區偶語已哉。且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所不去者。而今先秦之舊。不盡皆存。則又何故耶。至於侯生盧生方士之流。本非儒者。又以妖言犯禁獲罪。扶蘇諸生誦法孔子之諫。亦泛指微詞。實不爲侯生輩出脫。迫于始皇自除犯禁之四百六十餘人而阬之。焉知非悟於扶蘇之諫。而止加罪於妖言惑眾議議逃亡者乎。是時也。孔鮒叔孫通伏生魯二生。皆號儒者。而亦未與秦坑。以是知始皇所坑。皆妖言論上之人耳。

而豈儒哉夫一日而坑五百人即曰非儒寧無悕烈較之子產不毀鄉校者其相去何如哉雖然漢之黨錮唐之清流其罪伊何而誅鋤迨盡此誠坑儒比秦爲甚秦何有以坑儒之罪罪之乎古來史家俱以好惡之私爲用故於惡者多甚辭蔡始皇之焚書坑儒是也於好者多恕辭蜀先主之興復漢室是也讀史君子尙其察之

作者蓋甚漢唐黨禍故藉秦以形其慘酷毋信其爲始皇辨冤也然亦可謂有胆有識矣

明

考

百濮考

太和　董　難　西羽

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傳曰庸濮在江漢之南疏曰此八國皆西南夷也逸周書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裔雅南至於濮鉛鄭語叔熊逃難於濮而蠻楚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又云麇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棉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僰濮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註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余按哀牢即今永昌濮人即今順寧所名蒲蠻者是也濮人之俗用麂尾束椎其髻且好以漆飾面通典所云尾及文面言其飾也木棉即攀枝花濮地多產之可以夾纊言其禮俗也赤口濮人調舌爲音若鷄鵝然言其舌聲也黑僰其色多黑言其種類也濮與蒲字音相近今譌爲蒲耳或以全滇之地其人百種概名曰濮亦甚謬矣百濮所居連壤余又以僰音按之濮字在僰音亦合一屋韻蒲字在僰音亦合七虞韻僰語稱其人爲濮而不稱爲蒲是一證也又濮俗截大竹爲筒以注水謂之濮竹如郵筒之得名以此驗之益彰彰矣今之論百濮者既不

得其地又不得其音雖近濮地者尙爾憒然余因稽之載籍證以方音作百濮考
援據確疏解詳釋地辨聲絕非影響如斯學識方可作攷其筆力則叅之太史以著其潔也

南爨考

筆字未詳南甯人嘉靖甲午舉人官通判

按臨安志載陶氏說邪云陸凉爨府君碑載爨氏出仓尹子文之後受姓班氏西漢末食邑河南因邑爲氏爲鎭蠻校尉甯州刺史唐書云西爨自言本安邑人七世祖晉甯太守中國亂遂王滇中舊志載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州曲軛晉甯喻獻安甯距龍和城爲白爨自昆陽新興甯州威楚耐龍雞和彌鹿升麻步頭爲黑爨滇考久不通中國諸蠻各自爲酋長如建甯以東則有東爨烏蠻西爨白蠻又其東有東謝蠻南謝蠻東謝之南有西趙蠻皆在滇洱與古之閒其西爲昆明以西彌河爲境在蜻蛉弄棟之外名號不一有徒莫抵

蠻倘望蠻白水西洱蠻永昌蠻其在越傷者有松外諸蠻其酋帥各居一方不相統轄說與唐書小異又稱南安落蒙路南遂獠棘等居師宗今按滇考晉光熙中李雄並越傷遣李驤寇甯州建甯爨量皆降於雄於是爨氏始出祠祀志有晉以爨琛爲興古太守滇考作琛大甯元年甯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崇同琛大破李驤至宋以爨龍顏爲甯州刺史祠位見存考南中志載有五部都尉亦列爨氏以爨爲同樂縣之夫姓爨有爨泰爨習爨量爨谷爨能俱稱豪使爲時珍用事滇考自南北分爭深之後以方土大姓自爲君長宋元嘉中爨松反叛刺史徐循討平之其後爨道處作爨大侯按之爨道處作爨大甯州道經爨習爨龍顏仕宋爲龍驤將軍封邛都夫墓碑即陸凉府君也傳稱梁時土人爨瓊據曲靖滇考因侯景之變刺史徐文盛入討瓊遂城有牂牁與古等郡朝廷不得已授瓊甯州刺史王至震嗣與梁死子震嗣

唐書瑨傳睿疏請遣授刺史（滇考隋開皇中梁睿討蜀王秀平之疏請開南甯州上未經理之是文以梁睿爲梁臣訛震爲瓚疑悞祠祀志有蠻雲爲甯州刺史通志雲仕魏爲驃騎大將軍同樂郡侯通志又謂雲仕隋開皇初瓚子震襲入隋以爨翫爲昆州刺史唐書稱隋開皇初瓚子震襲入朝文帝誅之（滇考隋開皇十七年爨翫降以爲昆州刺史後叛乃以史萬歲討之破其三十餘部沒入爲奴又云唐高祖卽位以翫子弘達爲昆州刺史至是兩爨始納貢）奉父喪以歸至太宗時又遣使擊西爨開蜻蛉弄棟二縣貞觀二十三年丙屬以其地爲傍望監求卬五州隸郎州都督府永徽中罷郎州置戎州都督府以西爨歸王爲南甯州都督居石城（滇考事在貞觀初年）襲殺東爨首領益聘益破父子（滇考事在咸亨三年）徙共範川崇道日進日用兄弟居安甯城左聞道府東爨遶安南（滇考天寶初越傷都督竹靈倩都督爨歸王昆州刺史爨祺永州爨）震騷於是南甯州大鬼主爨彥昌南甯太鬼主爨崇道等攻殺竹靈倩並築城使者破安甯元宗詔蒙歸義討之以歸王之子守隅爲南甯都督（滇考歸義遣大將段儉魏與李必等赴安甯歸王及崇道等懼率兄弟千餘人泥首謝罪李必欲乘此以威東爨滅崇道殺日進及歸王東爨請於朝以其子守隅仍爲南甯都督歸義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子輔朝以和解）後閣羅鳳使陽牟利以兵脅西爨徙戶萬於永昌東爨頗南詔之勢復振徙西爨故地與史段綸遣俞大施至南甯治共範川誘諸部皆納款貢

按郎州未罷之先大勃弄楊承顯冠麻州顯都督任懷王招之不聽高宗命左領軍趙孝祖爲總

（唐書作蓋聰蓋之訛）

峰州爲鄣貞元中置都督府領羈縻州十八世與南詔爲婚（滇考崇道守隅仍相攻討不置歸王妻請歸義爲崇道尋亦被殺於是諸爨日弱南詔日強朝貢遂絕其女崇道走黎州遂據其族並歸東之地漸入版圖說與文亦大同小異）其種分七部又有三大鬼主曰勿鄧曰雨林曰豐琶皆以助葬皋破吐蕃功進封郡王然亦或叛或附與南詔終唐之世爲隽州黎雅邛蜀邊患也又志畧載段思平舉義東方黑爨松爨皆助之元世祖頼其兵眾不交趾是南詔亡而東爨尚在亦遯何道而然歟唐賈餘衮嘗作兩爨王碑世遠言湮不可復見意其中載兩爨必詳迨皇明混一海宇征南將軍西平侯遂元孽而始曲靖兩爨遂無聞焉由今觀之卽兩爨二出令尹子文之後一出安邑果信而有徵亦不過鞍鄭罔喻士珍差勝以視粤之趙佗洗夫人越之錢鏐能保境庇民以尊中國者迥不侔矣若唐之閻帥皆姻趙孝祖葬皋高駢盧耽則兩爨又烏能與南詔比而禍唐哉余固畧述兩爨始末以俟讀史者論定云

人皆知南詔並五詔之巧而不知其離兩爨之漸讀是文可見南詔禍唐之由亦以見晉宋以後德不足以柔遠威不足以馭夷以致諸蠻變夏無自不待宋主玉帛之晝大渡而滇已非復漢之舊矣自非元明

咸陽黔甯二王經營於前我
朝奮武撰文王范諸公文安於後豈易臻此聲名文物
之盛哉後之覽者應有感於斯文

評祭法

引大傳

一節

論鄭注

國朝
考
郊祀攷
趙士麟

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命官也列爵也畫疆也分井也陳綱而布紀也皆在所急而莫急於制禮禮之大者朝會也燕饗也車服也等威也愼徽而敷典也皆在所先而莫先於祭祀祭祀之大者禘嘗也社稷也聲歌也鼓鐘也左昭而右穆也皆在所重而莫重於天之與祖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大傳禮不王不禘禘宗廟之殷祭也郊所以祭天也祖不可以先天而禘先乎郊者郊止於祖而禘上及乎祖之所自出故先舉言之耳然則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悖矣沿至隋唐昊天上帝與感

生帝二禮常並行不廢唐杜祐作通典亦仍之明堂則
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有之
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太乙之
祠而以古者郊與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
說鄭康成後出乃分爲六天皆以星象名之又附以緯
書隨意曲說前後乖違宜王肅諸儒引經傳以排之也
習秦始初始合六天爲一而並圜丘於郊似矣然謂五
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
爲五帝則又非也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爲多春
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秋則明堂冬
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

郊之圻也以之瘞埋燔柴以升烟瘞埋以達氣其牲角
繭栗其牲體全豚其羹不和其器犧尊疏布冪樽杓豆
登鼎俎簠簋籩豆之類其藉滿越蒻秸其樂歌黃鐘太
簇奏大呂應鐘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鼗其車玉
輅素車其旗太常其服大裘衮冕其摺執則大圭鎮圭
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
者郊祀大畧如此而已秦則謂天好陰兆於南山之下
謂地好陽兆於澤中之圜丘漢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
陰河東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輅駟駒
龍馬二切後廢元始之間謹戾元甚春秋則天地同牢

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
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禮儀制度一遵元始之制
而先王之禮廢殆盡鄭重孔安國註書並無六天之
說鄭康成後出乃分爲六天皆以星象名之又附以緯
書隨意曲說前後乖違宜王肅諸儒引經傳以排之也
習秦始初始合六天爲一而並圜丘於郊似矣然謂五
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
爲五帝則又非也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爲多春
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秋則明堂冬
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

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禮朱子
曰古者天子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
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
秋之月有大饗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
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
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
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面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
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明初於大
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太乙五大帝之類一切
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洪武十年恰雨禱

合祭之議本於顧臨祭祀之議本於范純禮劉安世

災太祖因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天地猶人父母父母不可異地而處於是合祀天地於南郊之一壇而以星馬列宗相承皆以太祖太宗配則是泰壇明堂爲一制也郊祀宗祀爲一體也其去古益遠矣嘉靖九年夏言抗疏請復分祀之禮中允廖道南助之上命百官集議世祖章皇帝混一海宇創制立法皇上纘而承之黜方士之說之非採有明集議之詳神而明之酌而準之肇圜丘於大饗殿之南每歲冬至祀天以日月星辰雲雨風雷從祀肇方澤於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祭地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陵寢諸山從祀俱以祖宗配之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每歲春分行朝日禮秋分行夕月禮其大饗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禮定制四郊盡善盡美千萬世莫可易也

古來郊祀之議所以紛紛不已者始於鄭氏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之分至有宋而分祭合祭異見爭持延及於明亦無定論善哉息關蔡氏曰明儀文可以定沿革之制求名義可以訂議論之責而其要則卓於克誠不知明德而已矣此論殊晰

滇南文畧　卷三　考　壹

今言樂者必曰元聲也古樂也何其幽以遲也精以深也至求元聲則僅求之制管候氣葭灰黍粒求古樂僅求之鐘鼓管磬羽籥干戚與夫屈伸俯仰綴兆舒疾又何其淺而膚也然則將安求乎曰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夫律止和聲可知和聲即制律之本若求作樂之本則歌永言也又進而求樂之本則志是也凡物皆氣凡氣皆聲凡聲皆心之動心即志也此元聲之始也故律呂之道理協天地情通鬼神妙合萬彙要莫非心爲之通聲爲之感氣爲之調也昔者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是爲律呂之本其時至治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矣唐虞夏商因之代有音律至於周公建官乃命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漢興令張蒼首治律歷至武帝正樂置協律之官而司馬遷作律書義始著明其說曰

律者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成熟萬物者也古之聖人本人聲清濁之感吹律以定其中累黍以存其法鐘既正則琴瑟笙竽依類而正合而奏之黃鐘作而林鐘應大呂作而夷則應所謂同聲相應也故曰元聲定則諸律正諸律正則八音諧夫樂者中和之道也極清不足以成調極濁不足以爲元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以九十爲法者班氏之說也下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者馬遷氏之說也得相生之法以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黃鐘終仲呂而爲十二律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

者京房氏之說也建蕤賓重上生之議至大呂夾鐘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爲上生隔八爲下生至仲呂則孤而不偶蕤賓則踰次無準者劉向氏之說也演京氏之餘而伸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從者宋錢樂之之說也斥京氏而以新舊法分紊之者何承天沈約之說也諸家之論角立烽起雖班氏較爲精密要皆揣測乎影響之際勞綸乎簡冊之間而已矣故馬遷知律生聲鐘生律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馬班固知九分之闕八百一十分之損而旋宮環轉乘除規圜之圖則

未之及焉蔡元定知六十律八十四聲而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之互見則未之及焉隋氏之樂獨奏黃鐘王朴之樂不考金石以至荀勗與阮咸互相詆也何妥與鄭譯交相詆訾也范鎮與劉幾迭相排也即溫公之於蔡氏亦未能相一也甚者李照定景祐之樂歌工病其太濁私減銅劑聲乃稍清而照弗之知楊傑定元豐之樂欲毀舊鐘而不得乃陳其已敝者爲樂工一夕易之而傑勿之知魏漢津定崇甯之樂制器不成劑量工人皆隨律調之大率非其本說而漢津亦勿之知又惡用是改改者爲也因之近世遂輕於變古夫黃鐘沖氣無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損益皆出其中如君之無不統如天之無不覆也倘執含少以爲清管此律一差大呂以下十一律皆無由取正矣是故君子重變古也自李氏翔異同之議又有作樂律者見者金谿黃積慶氏也有作律呂正聲者即璽王邦直氏也大抵皆彷彿李氏而小有參差若吳中黃省曾氏則直著辨排之其言本之漢書較有明據而楚中瞿九思測律創圖以爲質諸理而理合乃質河圖質洛書質天衍質於易質於疇質諸歷質諸數莫不脗合質諸造化而造化合猶未敢自信復多創爲千百其法以求至

啼呻皆聞於天而爲八音六律之制以寫之氤氳喻欲均觸乎物而爲容室縶穀之法以候之絲竹灰琯之爲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後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顯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謂樂之用神而聲氣爲徵妙噫亦繆矣凡謂古樂未亡者非求盡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哇奏之而無繁亂於以宣八風而平六氣不難何也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周濂溪程明道張橫渠朱考亭咸有論雖止論其理而未備其事以其事不過一伶官之爲耳故子語魯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傅曰知孔子豈

有欺哉然則止論理而不究其數與器與聲可乎曰窮其奧雖聖人不能精而語其數則樂工所同喈伶人之善者自能調之無過消無過濁無過高無過下而疾徐輕重得合焉即元聲也倘執儒者之所論則不合者反往往見多故曰聲依永律和聲律乃和聲聲本永言言本於志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以大舜聖人命夔止於克諧止於無奪即是大樂乃好事者自說其說奇其數屢出屢變其智豈更出舜夔上哉徒見彼此互攻屢代聚訟而卒無一定之論總由不知樂極平常故標精微顯也秋夏之交紫蕤翠集於巉巖以數萬計相傳老君西出函關係捿眞於此山以是得名焉其中衣遙迤東即爲鶴之西山叙之東山延袤至觀音山一支西向爲

卽俗樂亦不可謂非樂何以見之君尊也臣卑也父坐也子立也兄先而弟後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禮制也或賢書進而君拜子有故而父立弟爲尸而兄敬此義起者心之安卽禮之行也今有人作樂於此心氣和平聽之者欣欣然有喜色聞韶何以過是又作樂於此心志怫逆聽之者疾首蹙額而相告雖后夔搏拊鳳鳥飛翔何關於治亂乎求元聲者尙其求之心哉

心平則氣和氣和則元聲出矣求之心志深得樂律之本篇中雜引諸儒足資考據

口講指畫卽淺卽深氣息亦非唐宋以後之作　楩　唐

山水考

按滇中地輿一山兩水盡之欲知山之支派當察水之源流水流北則山脊向南水流南則山脊在北尋水則山見矣今考滇南之山當以麗江劒川之老君山爲鼻祖相傳其來脈肇自葱嶺其詳不可究問至麗劒之西則特結老君山崔嵬砌磚直入雲表高數十百里上有仙迹龍池蒼鹿白鶴佳水葱蘢異草芬馨人不能陟其巔也秋夏之交紫蕤翠集於巉巖以數萬計相傳老君西出函關係捿眞於此山以是得名焉其中衣遙迤東

滇之標山至鳳羽爲羅坪側首東南結搆點蒼洱水滙水交合界斷其脈止矣舊有遊滇者論滇中山水謂點蒼爲鼻祖諸山皆發源於此彼蓋不深究也又有謂由天生橋渡脈於蒙舊斯言益妄天生橋片石也原無根絆詎得謂脈從此度乎中抽則自觀音山至佛光寨綿延於滇穹鄧川海東趙州之左至定西橫分一支於西爲蒙化其東至定邊西界止其西則綿亘環衍由南而東爲無量山直奔景東隨瀾滄江派衍爲南彝諸山而莫窮所止大約竟趨南海也由是西偏之東則爲白崖雲南縣之北山至大波邨轉安南關至普洱則爲沙橋呂

合楚雄之南山又東至廣通舍資則北轉爲祿豐祿脈草舖一派之北山而姚安武定則北山之支也其南一支出新興由河西通海至臨安沅江一帶以遞交趾而至於海東一支則至澂江北轉爲蛇山南向而結省城下曲靖出東川以遞貴州由是而北下則之楚之越之吳由是而南下則之粵之閩可推而定也古人稱滇爲兩迤蓋謂其山脊逶迤或轉而西或折而北也今老君山之北流爲金沙江山脊以北之水若鶴慶賓川楚雄姚安武定所屬之水皆歸之無越山而北流者老君山之南流爲瀾滄江若劍川浪穹鄧川雲龍趙州雲南縣蒙化景東祿豐臨安沅江所屬之水皆歸之無越山而南流者則滇山發源於老君山兩水夾流直送中州夫固有脈不紊燦若鬚眉者也今山水具在可按而稽焉

水淨沙明

魁星考

倪蛻

史記天官書曰魁枕參首註謂北斗第一星也春秋緯曰瑤光第一至第四爲魁魁首也元亦首也貢舉元魁之等取此而士子趨騖進取者每欣此二字而涎之然而無有畫圖也南宋末年有畫工卒利每於鄉試時輒以單幅繪一鬼獨立於飛魚之上曰獨占鼇頭挑其左足傍植標竿鬼乃右手捉筆左手握鋌士子見之輒歡喜售得以爲嘉兆此亦因魁字鬼從斗獨立剏也挑左勾也飛魚者假作鼇也以鼇如大龜不雅觀故以飛魚易之也筆鋌言必定魁也亦隱謎之爲巫祝之禱工匠之計非魁星之果有化形作是相者也四五百年來術家無此星官道家無此法象而獨於文廟中歧乎其神巍乎其閣士人拜首乙靈爭先恐後且制科揭曉節使嚴崇亦躬親致祭嗚呼正道衰微邪慝莫辨無怪畫工一時戲筆而魁夫子之稱轟於庠序矣闢異端以正人心弗以善小而不爲則去其魑魅之形而易以瑤光之主不一志識高遠之一事乎

援据精確斷制正大

相傳鍾馗之畫起於唐元宗開元閒講武驪山還宮夢大鬼制小鬼命吳道子畫之此見唐人題吳道子所畫鍾馗卷宋禁中舊窮之後熙甯五年令畫工模搨鋟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內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鍾馗像唐逸史載明皇晝夢鬼藍袍曰臣終南山進士鍾馗除天下虛耗之孽諮吳道子畫之按周禮冬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註鍾馗椎也爲椎于其杼上明無所屈也又云齊人謂椎終葵終鍾葵馗椎近即鍾馗也又姓有終葵氏又

爾雅釋草中馗菌疏大者名中馗小者名菌又終葵菜名又淮南王佗子名鍾葵後漢有李鍾馗楊鍾葵卽鍾葵隋將有喬鍾馗慕容鍾馗北史堯暄本名鍾馗字辟邪又宮鍾馗段鍾葵張白澤本字鍾馗宋宗慤妹名鍾葵唐亦有張鍾馗按此則鍾馗之名唐已前已有之其終葵首本於方言而人取以爲名者大抵是借鬼神之名爲名以取厭邪之謂也然曰明皇之夢出自妄誕之說卽不應道子有畫傳至宋時刋印頒賜意古人取鍾馗爲名者不少則此終南進士既姓鍾因名馗亦或有之至宋時之賜義取於除天下虛耗之孽而必於除夜者猶夫送窮之意云爾至字之終鍾中葵馗古字聲近則通不足怪也又思此名必始於大圭之首天子重器自足辟邪所謂鎮玉者是也漢玉有剛卯一物世甚重之可以爲小兒佩帶厭驚當是此類然後世之繪鍾馗者日新月異已并道子之本來而盡失之矣又倘人物是非之足辨也哉是以虢州之終葵石殷七族之鍾葵氏馬融之聲終葵俱付之不論可也

此　文字雖無甚闕然足以爲考據之一助

揖拜考

周禮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也。又九拜中肅拜。鄭云。但俯下手。即今時揖也。此三揖禮。今尊官於僚屬參謁時用之。微寓分別等威於其間云。說文曰以手著胷曰揖。蓋即今之拱手也。禮婦人吉事雖有君賜。則肅拜。凶事則手拜。注云。肅拜低頭而已。手拜手至地也。此跪時行禮。故或但低頭即東書端肅拜也。或手至地。是凶事不飾。故可手至地。古婦人首多盛飾。只可但低頭以免傾欹。端肅之謂也。史袁渙見魏祖獨高揖不爲禮。此蓋舉手而拱也。是卑幼不可施於尊長者。故曰不爲禮。今士庶家則並不敢行肅拜。猶云不爲禮。又嫺散不行拜跪。不拜今之棬手而揖。俗曰唱喏者。即周禮春官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哀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注云。稽首拜。頭至地多時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也。頓首拜。頭叩地即舉。平敵自相拜之拜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此三者正拜也。非也。本註凡拜。男子再拜。婦人四拜。謂之俠拜。蓋主立拜言也。今南方婦女。皆立而乂手屈膝以拜。北方婦女。見客輒俯伏地上。謂之磕頭。以爲重禮。禮之輕者。亦立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常拜。

而拜但比南方畧淺耳然今則南方立拜甚淺而北方反深屈其膝咸深拜矣揖拜之儀男女有分古今有異大抵亦只在深淺上下坐立之閒分吉凶輕重等威之辨也而已然迂者或傷於儉試達者又失之疏儉與疏皆非中也故備徵諸經傳而作揖拜考

揖拜之禮古今通行儀節雖殊斷未有不相彷彿者蛻翁學古有獲於此文亦見一斑

說
明
漫錄　張志淳
續錄　張志淳
舉廉說　張含
虎衙魚說　張含
蒼洱圖說　楊士雲
泛舟　唐堯臣
仕學膚言　塗時相

當官　塗時相
捐築說　陳鑑
誠恆敬講義　文昭堯

萊陽初頤園　高旭張德基屢斟參訂
吳縣潘芝軒　兩先生鑒定
湯陰張志學苔階評閱　業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昆明戴瑞徵華峯校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昆明戴瑞徵華峯校訂
受業保山吳協河陽謝編梅同校

明

說

漫錄按漫錄續錄各十卷義同說部茲選其尤精者

論將

客齋謂紹興七年淮西大帥劉少師罷岳少保以母憂去官、累辭起復之命、朝廷用呂尚書張淵道掌其軍、岳在九江、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兼程至鄂、有旨復故任、而召淵道爲樞密都承旨、子考齊東野語、記淮西之舉。岳事甚悉。詞意與此全不同。宋史論斷。亦謂淮西之舉。岳飛在營。張浚惡飛。聽其歸終母喪而不能留。今謂岳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則覩岳應張之言。按本傳岳應張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母墓側帝屢詔趣飛還賦飛力辭足明其本心。豈有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之念。又朱子亦曰。岳亦橫。終恐難制。汪浮溪藻、與容齋同時。其言亦概岳於張浚而不別白又概謂之離間。誠常才。又獨言岳軍中

游手竄名而廉者最多。夫朱子之論岳。多得之張敬夫。敬夫之言多得之於父。後宜無怪者。然觀朱子以只憑渠家文字。草成張魏公行事。與他書所記多不同爲恨。則大賢之改過不吝。可類推已。至如容齋與汪所言。則何怪高宗中無所主。而賊檜之敢於殺岳乎。以岳之忠誠才畧。據後世事定後觀之。誠所謂天下之奇才豪傑。無開言者。而當時洪汪皆列侍從有名。猶所云若是。後數十年。朱子猶所云若是。則君子一時不值明君。而欲人盡知其蘊而不究。且欲一時是非之必定難已。

古來非常人功太奇志太銳名太盛。往往疑忌傾陷之相乘而莫慘於岳忠武霖子珂額天辯誣錄天定集兩書之上。烏能已已。獨惜當代諸君子亦竟爲時論愚者何也。此古人所以有請子上帝爲世道生賢人君子又默相前途不令其抑鬱困頓之慨也夫

筆鋒犀利而妙有餘韻酷似老泉

范增非人傑辨

東坡論范增爲人傑。蓋本漢高以蕭何張良韓信爲人傑。即繼以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則漢高固以人傑許增矣。此東坡所本也。容齋只據楊氏之論。謂增非人傑。

謂坡論未盡夫增之爲人。尊以亞父。則留言計不用。則去。且又能逆知漢高之志不在小。終能覆楚。非人傑其誰能之。予少嘗作增論。惜其不能佐梁聲秦之罪以伐之。而假立楚後以爲漢資。今思之。亦不止此。蓋羽有蓋世之勇。增負開世之智。羽既尊已謂以智佐勇。而天下無餘事矣。殊不知羽雖勇。一人之勇也。已難。智一人之智也。顧再不思求天下之勇智以爲勇智。此其所以失之信平輩。而更不聞薦一士也。其志業無成。所蔽在此耳。使增非傑。漢高肯溢美之於身後耶。觀朱子以豪傑司王猛。則增以人傑稱不爲過。而容齋踵楊氏爲說。過矣。

定增人傑數語確當不移至責增兩層皆坡公論所未及自恃智勇而不更求智勇以致志業無成詡爲確論使容齋復生當亦俯首

讀漢書

田蚡竇嬰灌夫之事。武帝令嬰於東朝廷辯之。意已有在。使汲黯鄭當時就辯安國之論而執之曰。夫當罪不當誅。當罪其暴橫。不當誅。推其孝剪。宥其酒失。如此執之以復武帝。得人任其斷。自可以復太后而免夫之誅矣。若疑如此恐太后怒。怒亦武帝可據廷臣以爲辭

而解之矣。觀其怒一時之不敢言曰。吾弁斬若屬是一時之臣。不能深探武帝微意而不肯任怨也。卒之太后不食而弁嬰誅之。是乃羣臣成夫嬰之誅耳。當時固不足論也。以汲之勁直而持亦不堅。惜哉。觀史當如是則武帝奉母之私。英明之見。不俟欲族田蚡已可見矣。又安國之既廢。以五百金餽蚡得之。安國之說。固有持兩端以陰右蚡之意矣。太史公於此不及。而於安國傳始發其隱。此其所以爲良史與。而觀者至今不解此意。亦猶汲鄭之不解武帝意也。

武帝微意乃於二千年後讀史者得之

著書

昔在京師得大學士瓊山邱公濬所進大學衍義補、觀之。適一客至。曰觀此見其大病否。予以未悉對。則曰此書於事理治具。無所不該。獨於宦官通不及一言。蓋不逮源流至論遠矣。豈止落第二義哉。後悉觀之。信然。則客猶未究其立意之失也。蓋眞西山所衍者本也。本正。則凡措諸天下國家之事。凡常變遠近大小精粗。皆不待言而其多亦非言之所能盡也。乃欲列目開條以盡之。其事殆未可畢盡而已。拘隘失前賢之本意矣。復首論聖神功化之極爲補前書。自以爲備。殊不思見道遠

書法辨

史綱、如曹操書死之類。所以補綱目書法之未盡。亦甚有見。獨綱目書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史綱易見爲訪。殊不知此見字。不特尊亮能自重。表昭烈下賢。亦本於正。豈願見之此人可就見之義。以紀實也。可謂盡書法之善矣。史綱獨易見爲訪。欲輕其詞以崇貴勢。其意必以爲本王訪于箕子之訪。顧不思武王時爲天子。箕

子時爲亡國臣書訪足以盡其實孔明高卧其事豈比
箕子昭烈時爲漢臣其尊豈比武王而以求異昧其實
可乎亦生平博學廉潔好勝而躁崇勢而隱於此益可
見矣

辨得直截了當至好勝而躁亦生平正坐此病非苛
論也

武侯論

嘗疑武侯昭烈欲復漢而不知桓靈寵任閹宦賊害忠
良盡失天人之心非成哀之比及讀呂温武侯廟記則
温固有此論矣但温欲武侯諭民曰我欲安時非爲漢

也此則不可蓋昭烈固漢之子孫不當叛漢自便以求
成功此武侯所以有先帝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
痛恨於桓靈之說蓋其君臣之義亦庶幾明道不計功
之識矣若如温言明言桓靈不君我則爲民義士先已
輕之也此其君臣所以痛恨之意正在於斯之難武侯
豈無温之見哉至司馬公論昭烈只以族屬疏遠爲言
而以南唐比之其乖誤已甚朱子固正之矣然論者只
辯其非疏則又非盡理之論蓋人君之命由於天得天
本於德故天佑民歸皆以一德昭烈雖不能純一於德
然在當時比之操權可謂有德矣雖非漢之宗室其志

在匡時其才堪遏操固君子之所當從而後世之所當
與也豈可校其親疎哉若以疎而黜之則見存之劉嬰
其視光武孰親則當責光武以奉隗囂而不當自立矣通
鑑既知不責光武奉嬰或立劉氏之親且賢者顧可以
昭烈於漢爲疎遠而比之南唐哉在當時則漢不當復
勢不可復在昭烈孔明則當以復漢爲義而不計其勢
之難温豈足以知此

在昭烈孔明當以復漢爲義在天下正統當以昭烈
爲歸漢子孫一層有德一層志與才一層末引光武

作証直令呂温無從置辯

子西

朱註問子西謂卒召白公以致禍亂按史記白公勝太
子建之子平正之嫡長孫也建爲費無忌誘平王奪其
妻而欲殺之故出奔勝時又未有罪較之昭王之生其
出尤正子西既逐昭王而立以爲君則召白公亦天理
之難泯又恐在吳爲楚患也此不足爲子西病乃以此
爲孔子所外恐未然若直以其不能革楚之僭王又納
鄭賂爲之起兵以致白公仇之而作亂事理豈不實乎
西豈可辭乎

援据勘斷極爲平允

論賢

史綱論劉靜脩不仕元與其退齋記之譏許衡仕元義最明正至以靜脩作渡江賦爲幸元滅宋且謂劉生長燕北爲見聞習染所局如廬擊之徒謂宋爲淮夷此殊不知靜脩矣觀靜脩有詩云世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又云都無三百年間事寡婦孤兒又被欺則其非宋取國之不義已有素矣此渡江賦之根柢也宏治中刑部潘員外府作孔子通紀後記而及於靜脩亦以過江賦爲疑遂與內江劉檢討瑞訂以爲靜脩必別有所見而不能剖劉以問志洎曰此何難剖之有劉異

六語如老吏斷獄何等確鑿嚴明

光武

漢光武於兄縯恩禮極薄蓋始謀者縯也結豪傑者縯也創洪業者縯也其見殺於更始而不哭有以也及即帝位謂宜首加縯封而褒示天下然後封其子孫可也顧遲迴至建武十二年始因封諸于而贈爲公又至十七年公皆進王而始贈爲王觀寇恂勸耿況不奉王郎亦曰昔王莽時所難獨有伯升焉今大司馬劉公伯升之弟可扳附也況遂奉光武則縯之功澤亦自可見而遲錄其功又絶無特異昭宣之典至於劉盆子之兄恭殺於劉輔遂爲之捕王侯賓客坐死數千人朱鮪等殺

縯及降竟不行殺縯之罪夫恭之功之親視縯何啻百十何於恭之仇報之如彼而於縯之仇忘之如此律以兄弟之仇不反兵而戰之經則光武薄於兄甚矣

錢南園侍御亦有光武論上下二篇錢論縯之以道此論正之以經其筆之森嚴亦同均堪不朽

轉注訓

志洎幼讀解曰轉注如考老之類假借如令長之類竊疑令長以國法之字多故可言類若考老則不見其類也殊不能自決近見王栢正始之音引長爲長長行爲轉注而以考老之訓爲非極爲有理乃知許慎

靜脩確評也具此識力方許尚論古人

以考老之類爲轉注以令長之類爲假借者眞誤也四書大全小注亦漫取之不復致察況初學之士哉或疑加此則轉注似假借矣殊不知假借如豪能二字本二獸也假借之言人之有德有才爲豪爲能也假借於本字無義意而借用之轉注於本字有義意而圈別之故不同也必如是然後轉注二字之解方明轉注者轉其聲而圈注之也且考老之類今除二字其類何在乎以此見宋人之學猶精深於今今人爲舉業所限一得登科再不事學矣何由能精博蓋四書大全之成彼名一時者亦只據許愼之謬而不及王柏之說則又無怪乎今之爲舉業者矣

訓詁明快可正說文之誤劉彥和所謂要約明暢可爲式矣

張魏公

宋人嘗擬張浚於孔明周密及他書辨之明矣復有一事如私汪伯彥之引進而與秦檜奏復其官不知孔明可爲此否又秦檜既罷黃龜年等論之其姦著矣其乞扈從不許高宗猶在疑似之間也因浚始召赴行在浚初不過以稽從汪伯彥學而浚爲伯彥所引進故也私意盤結基禍如此乃欲復讎中國其可得乎浚復言與

私意盤結基禍如此八字凜然森於斧鉞

論人物

臨川吳氏謂張留侯諸葛武侯狀梁公范文正公功業不同而同爲百代殊絕之人物遭時雖有異易地則皆然此皆根本宋儒成說以立論而非眞知四人者也蓋武侯之出處與學力才識殊非三公所能知亦非三公所能及此所以謂之三代以上之人物也假曰不然則請質之三顧方起與相從於留者孰重子弟死義於國與倡王諸呂者遺教孰得才由於學學由於靜與事黃石以智計名者孰正身都將相而取信天下與事女主而取愧於姨母者孰優以益州之地而振動中國司馬氏畏服以世與舉中國之大而困於西羌以幣獲免者孰愈或曰此所任有專否也曰所任有專否正由於

蘊之不同所蘊之不同是以隨時以就功名而出處有不及此正在所由之學術未精純而所養之才力未充大也使三公處漢末不免仕吳與魏必不仕吳魏亦不過少優於法正蔣琬輩而已何以同諸武侯哉又曰留侯功業大程子稱其有儒者氣象識者嘗以並論恐不可少則曰程子取其去之知而言其學其正固非武侯比也須深思方得之豈可襲人言以自誣哉故曰吳氏之言皆踵宋儒成說以立論而非眞知其人者也

鋒穎精密亦見秤心

禪受

王莽篡漢則假之周公之居攝其攻翟義則全擬大誥然當時皆能識之後之者亦不復可見矣曹操之篡漢則假之堯舜之禪受且貽謀於丕專擬唐虞當時唯豪傑斯能識之後之者自晉宋齊梁陳東西魏北齊後周隋唐五代宋罔不遵其制然則操之姦雄才畧優於莽者此亦可見使操不值昭烈武侯與吳之君臣其一天下也無難事矣予嘗爲之論曰昭烈武侯不幸而值操不幸而值昭烈武侯不然邪正雖殊德力雖異均可以一天下矣

論創而確

微子

或問朱子以武王既誅紂矣時微子爲紂兄又賢立以爲君夫豈不可朱子不答愚以爲使武王如或人之見則武王不足以爲聖人矣蓋聖人之心大觀無我聖人之道與時偕行天之至紂已絕商命矣武王奉天敢昧此蓋以利其名哉又當時八百之諸侯同奉周矣武王復立微子則八百之諸侯可能聽武王以立微子哉借日聽武王而立微子矣則四海之民讎紂者可能帖然而安乎況已誅天子再復臣位雖以武王之聖能處之無嫌而周之公劉后稷之業子孫百世之計九州四海之亂有不自我而作乎或曰觀書經理商士之文告則民猶思商自蘇氏以爲在周爲頑在商爲良遂沿習莫考夫不靖者皆紂之黨也溺紂之荒淫逸樂以有位於朝者何啻飛廉惡來數人而已哉此其黨與實繁有徒所以誘惑齊民又不可勝計也乃指爲在商爲良豈不誤哉夫民則去惡歸善也士則假善恣惡也若以爲眞而與之則亂從茲起不但公劉后稷不血食而貽禍罔極武王殆亦宋襄之流矣天命人心之去留聖人精義入神之大用於斯焉在此豈膠固淺見所能測乎或疑莽操懿溫之賊得斯說而肆是不然公私理欲誠僞之不

同而已嘗舜朱子之不答意蓋在此

眼如炬筆如椽純是學孟子文字

分羹

漢高分羹之語先儒以大義非之至永新劉公定之作宋論亦引此以恕高宗和金爲母爲可哀而不可非皆不足以究漢高爲智之大用權之精也蓋其所以敢爲是言以欺羽者必其內能陰結項伯以有恃而史失載也觀伯自受珠夜去之後而范增數舞之計俱沮破於伯而終易姓受封則自太公呂后被執之後漢高有不陰通伯而求其保護者乎伯既可恃則爲此分羹之說之正猶近古也至班固始改爲列傳然則羽當時行事果與張耳彭越輩埒乎否也況羽有誅秦之功其視朱

以老羽乃所以全太公呂后也合羽欲烹太公而伯止之之言並觀之則分羹之言亦與伯預通之矣卒之太公呂后自歸非漢高用智行權之善能及茲乎而後世竟不識也親由身也身有痼疾久則致死其人只知愛身而不敢針砭毒藥恐不能愈而速致死其子知用毒而可得生則仁人君子是其子乎卽此可見漢高之善於救親矣而顧非之豈不迂哉苟以於親不忍爲此言此正迂儒之常談而宋高宗之見也昌足以救其父哉如我皇朝已已之變所以不與也先求和而一意戰守乘輿自反其有得於用智精而處權當矣使

漢高日爲哀求所請而無項伯之用則太公死於羽矣安望五日一朝之慶哉

千古疑案得此辨雪使人心目頓豁

紀傳

史記於項羽爲本紀最見其據實立名觀鴻門之晏羽東向范增南向漢高北向坐張良西向立一時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處而衆亦尊以爲君也可見故史記據實而爲記而漢前亦無議之者又可見漢世人才風俗之正猶近古也至班固始改爲列傳然則羽當時行事果與張耳彭越輩埒乎否也況羽有誅秦之功其視朱

溫篡虐不啻鵰鶚之不侔歐陽五代史猶以溫爲本紀謂紀實善惡自見實不以羽紀爲是何哉班固好訐遂啓後世之曲筆殊不足取也若謂推尊本朝則如司馬頑氏列爲世家亦可已然遷史紀之矣而不曰楚不曰覇王而曰項籍至漢則曰高祖是其輕重之間亦精矣世知尙遷史而不知其識正見精遠出好訐之班固動稱曰史漢班馬故少別於此俾有識者裁之

以歐陽列朱溫本紀比例則遷史之得自明

續錄

宋司馬公之爲通鑑也神宗爲之製序將繼春秋詔萬世之公故當時令自選文學之臣隨宜修纂至一十九年之久事極重矣心誠勞矣任甚專矣其間舛誤如後人所評朱子所正者不待言矣子獨怪孔明爲入寇昭烈爲僞蓋習鑿齒及晉之武帝明帝中心之明尤有不可揜者何緣謬戾忍心至此近見東坡爲作神道碑乃知出自晉安平憲王手也是故論操取天下於羣盜非取之於漢室夫以操之姦雄當時孫權曰老賊名爲漢相實則漢賊理甚明以昭烈爲族屬疏遠絕之自中山靖王至昭烈不十餘代司馬宇至東晉宋齊梁陳隋唐出則百世尤親之爲人所出則十餘世亟絕之又晉武比之季尤親且尊而宣帝創業爲尤尊也其稱孔明不少間忍以寇賊書之以欺愚後世編年之史欲法春秋孔子修春秋豈以出宋胄甚遷爲宋一曲筆不公乎通鑑以出自晉胄千年而私蔽盤結謬戾乖刺如此而朱子作綱目以正之猶不敢盡發其私意之悖理害道如此之甚一則以神宗之序先達之尊抑以俟眞知是非者發於後世耳故敢畢言之以終朱子未言之意夫以百世之道任諸已則以百世之公論

五代至於宋比之昭烈於靖王孰爲疏乎何自已視所出則百世尤親之爲人所出則十餘世亟絕之又晉武比之季尤親且尊而宣帝創業爲尤尊也其稱孔明不少間忍以寇賊書之以欺愚後世編年之史欲法春秋孔子修春秋豈以出宋胄甚遷爲宋一曲筆不公乎通鑑以出自晉胄千年而私蔽盤結謬戾乖刺如此而朱子作綱目以正之猶不敢盡發其私意之悖理害道如此之甚一則以神宗之序先達之尊抑以俟眞知是非者發於後世耳故敢畢言之以終朱子未言之意夫以百世之道任諸已則以百世之公論

亦有是者無亦更正其大謬如寇蜀漢帝曹丕紀武后黜中宗削四皓論薄昭之類與夫前輩所論之錯誤通改正之而著其私不沒其實則於當今文教大與之世君臣大倫之義士子趨向之間公論是非之正亦非小補

初讀之其氣似激靜按之其論最正或曰溫公見之當何如曰歸過於已而已曰溫公竟不復辯乎曰溫公而辯則非溫公矣末後補出通改正之而著其私不沒其實此正南園爲溫公補過也

論字

我朝之字中間各有優劣不同大較具一體以成名若
詹希原宋克宋燧宋廣沈度沈粲王英解縉解大紳朱
孔易任道遜姜立綱柯暹黃瀚張弼李文正字名於世
然其善者亦具一體之微詹希原與宋
廣可法二宋法鍾繇二沈本虞永柯道而俗張法旭而
未神若蔣朱黃以平又以字爲官與詹異矣李爲輔臣
成化末宏治中天下慕之雖吏寫公移罔不法然非也
唯篆書古勁可師法焉其行草楷字無足取耳若居今
之世以韓昌黎爲據而以羲之俗書姿媚爲談以自便
是妄人也自漢以至三國易篆爲隸易隸爲行爲眞爲

草而篆隸開用於銘誌文顯而中字明而法矣乃借韓
之說而卑字之妙則必復井田而後稅必栖巢而後居
乎則何以異於俗媚其行草之善者而以篆隸爲古也
隸字漢可法唐不能及已今篆隸不用唯眞行草三種
通行天下眞又有大書小楷二種大字宮殿公家寺廟
坊牌人家廳堂園亭扁上用之皆歐顏虞柳而務爲光
媚想於魏晉已失或有法朱子者謂之爛柴筆然却不
嚴重尊貴矣而寫官字求官者又太俗故以詹希原爲
可法也行草亦各名家而宋廣有晉意故以爲可法而
張弼次之若王英解縉又次之行如李文正公亦自以

爲法晉而失之遠矣行書王至矣不可有加矣平生論
字如此

此論明初越化治止諸家之字學也足供博雅者鑒

衡云

論詩

予幼好詩長不能精熟而憂愁無聊以自遣故在京師
或以作詩許之然近體律詩予初以其可默記而易完
多爲之或曰此晚唐詩也纖巧格卑不足尚也識之逾
年出所作曰粗豪學杜而失於杜也又識之再逾年出
所作曰明白似宋詩無取也又識之再逾久而出所作

則曰晦而不響也再久求其教則曰律始於唐盛唐至
矣求其入曰涯翁盛唐之的也因誦習之矣後何仲默
以詩名則曰涯翁與論詩深服其見而追悔前作失仲
默固非妄者卒載其詩與論於集中若不足於杜以爲
詩發於性情莫切於夫婦三百篇皆本之以爲情而杜
少此及觀何作又字句通模唐人亦非三百篇之比矣
至於近體亦學杜愚以本夫婦之情以爲詩楚騷故由
之矣唐之善於古詩者亦由之矣其辭哀怨可以感動
人心然無其情之實而效其辭之婉則亦朱子所謂不
病而呻吟者雖或有感動亦如今之戲文隨感亦隨泯

矣此漢晉以及隋唐以夫婦至情爲辭所以一變爲淫艷者多矣若杜陵多夫婦之情而忠君愛國憂世包括古昔渾厚悲壯亦足以感人不必由夫婦之情而有總括夫婦之至情於內者矣然此皆以古體言也若律體七言八句或頌美哀挽送別寫懷詠物遊適閒逸仕宦隱遁行役時多尙律律欲格高而不卑句響而不叫謀意巧而不雕刻字健而不生澁語奇而不怪異深沈而不隱僻純熟而不腐鮮明暢而不炫露用事如天成不爲事所累鍊字如固有不爲字所使律體可以善矣世談陸放翁律熟而格卑陳無已嚴整而過刻蘇擬李而不似黃師杜而不典蓋不止元輕白俗郊寒島瘦也予於詩自幼好之今年八十而竟無成也因書以告學詩者

何仲默經阮亭議明月篇七絕一詩已成定論南園與仲默同時而一意奪杜不爲阿好溢美言可想見前輩之識力超卓處末論七律語語精要半谷昆季皆能詩而禹山卒以詩傳讀此論知家學源違也

論性

孔子曰性相近也孟子道性善故程朱以性善爲主而以相近爲論氣質之性頃余布政蒞作性書寄予專以

孔子相近之說爲主而以孟子程朱之論爲備子細玩之余說良是因爲推之則朱子言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亦微有先氣後理之萌矣若只如孟子言人性皆善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已有不同而況其下乎故知性當兼理氣說孟子以無不善爲性是推原所以然之理而以堯舜得氣之純者證其理原無不善也

天地純是一氣瀰綸理非氣則無所附著不離氣質不雜氣質自是論性根據

五德訓

朱子訓仁義盡矣而禮智信又不同朱儒訓復不類夫五德根於性而統於心一也若以心之聚事之文訓禮以心之明事之別訓智以心之實事之貞訓信或於仁義之訓亦有符而於五德之根於性統於心發於情形於事措於躬行達於功業亦可以舉心性之全體大用而畢盡之矣不知是否姑以釋童習之疑免白紛之詢

理解眞足可爲朱子功臣

豫子

豫讓事知伯小學取之當矣而又有議其既受知伯國士之遇者知伯族滅於趙襄子有負知伯國士之遇者

初見此說亦疑之後熟思之非也當時豫子爲臣於知伯知伯或首禮以國士而久漸疏或禮待隆而言不聽或欲去之而勢莫得或方俟其改而緩之或逆覘其敗而法不可逃或前知其亡而義甘與死皆不可知況爲家臣又非大臣任國之比受其士遇亦無久近常暫之期而豫于報之以死而立萬世人臣之義朱子取之於小學以明君臣之義極是而儒先之議又如此可謂吹毛求疵洗垢覓瘢矣故自訟子之過疑也

觀此則知王漁洋國士橋詩未免過中

儺

論語記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朱子據周禮逐疫解之而又斷以意曰儺雖古禮而近於戲此恐未然按月令十二月紀曰命有司大儺則此實先王政令之大者高誘注曰大儺逐盡陰氣爲陽導也與士牛同義今不戲擊土牛送寒氣而戲儺之導陽氣可乎據儺之本義當取高注爲主以原其始次及周禮之逐疫以廣其用於人君奉天子民之政最要且切今不推原導陽氣之始意遂以大儺逐疫之善政爲近於戲則於周公所制之禮孔子所行之事皆背戾矣由是增以無所不用其敬恐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巳而安之說救之殊不

思大儺之禮創于古昔聖王導陽氣以順時令孔子信而好古上律天時故於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蓋聖人喜古禮之猶存順天時之必謹而身則不可以隨鄉人追逐喧呼故易朝服立阼階蓋動卽陽靜卽陰朝服卽陽常服卽陰立卽陽坐卽陰皆導陽氣以律天時之義也高誘注明白如此而朱集註乃如彼顧非訓詁字義之小失而關係周孔之道古聖王奉天之治甚大故敢犯不韙而願爲朱子之忠臣

可爲死於句下者下一鍼砭故讀書貴融會貫通也

元巖

隋元巖柳述承隋文帝召我兒來之命又復審之答曰勇也此時便當知關係非小卽請文帝卽召百官勒兵守諸宮門然後出詔立勇廢廣則俄頃之間天下定矣顧不知此遂致殺身亡家使隋祚斬焉以亡此固不暇論而天下之禍棻毒生民不知幾千萬萬其失只始於巖述二人才不能應變於倉卒耳世之爲大臣者可不念諸或謂此係隋之運數何尤二人審若是論則人皆委之氣數而人事可盡廢矣又何取於大臣哉嘗見述有傳而巖獨無甚疑之後看玉列女傳華陽王楷妃之節始之巖有女如是而巖竟殺於隋煬也隋大權禍不

立嚴傳唐遂因之可哀也亦
此宋呂正惠之所以立鎮王繼恩明左忠毅之所以
睡楊忠烈立偕諸大臣請李選侍移宮也述嚴不學
無術烏足以與於此
南園少農學衙正大故其論性命之學獨有根柢議
論千古人物洞見事情即論詩論字雖小道亦有可
觀惜著作皆散失是書已載列
四庫全書內不可以近說邪而忽之

舉廉說

於戲舉廉黜貪重於高位邇開撫監司方嶽之於滇會
之郡邑之吏也急於舉廉緩於黜貪然以廉舉者不旋
踵而以貪敗舉者之貪敗何以嗚呼不黜貪何以
表賢不舉廉何以警惡苟貪者得官焉則廉者敢行而
貪者益固矣嗚呼司舉者可不慎歟可不慎歟嗚呼不
黜貪而拳拳曰吾舉廉舉廉則所舉者比比以貪敗也
則宜嗚呼此末叔道衰上以譽取人下以譽爲術而妄
生羽毛者亦比比焉此固天下之恆弊也吾亦怪夫滇
之地遠甚焉耳已矣

筆筆轉筆
筆蓄非況
浸于史漢
者不能

要言不煩得半山之簡峭

奇句

奇句韻句

虎銜魚說　　張　含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頒鰥眾娸失恩則虎銜魚也禺山子曰奚翅魚乎奚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蒙通停都見漁石公嗤謂蒙云前之廿歲監司鮮以賕著近鮮以不賕著方嶽滋倍焉況銅章名實皆銅墨綬名實皆墨鄙下無譏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偶影之操也監司而賕殆六珈而姣者也方嶽而賕殆翟服而嫫者也銅墨而賕殆十金中饋而奔也蒙復於公曰昔也之賕鑽穴踰牆今也之賕連閨洞房昔也之姣叔孫僑如今也之姣衛渾良夫昔人有云臣爻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之賕惟恐人知今茲之賕惟恐人不知賕非美名曷曰惟恐人不知日不知則何爲來哉由此觀之虎奚翅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義莊而論諸

通篇造語純乎莊列　錢塘張彩識

蒼洱圖說　　楊士雲

蒼洱之景嶂繞萬疊戴雪腰雲如列屏十九曲峙於後者點蒼山也波濤萬頃橫練蒼黛如月生五日潴於前者葉榆水也按水經註弔烏縣東有葉榆水西漢於此置葉榆縣今俗名洱水夏秋之交山腰白雲宛如玉帶昔人題云天將玉帶封山公五月積雪未消和蜜餉人頗稱殊絕峰峽皆有懸瀑注爲十八溪溪流所經沃壤百里灌溉之利不俟鋤疏春稚用泉不勞人力石家金谷園最誇水碓此地獨多割山取石白質黑章以蠟沃之則有山林雲物之狀唐相李德裕平泉莊命曰醒酒石香山白侍郎命曰天竺石好事者往往取爲窓几之玩郡之方位延庚挹辛賓夕陽而導初月蓋與海臨之西湖洪永之西山嘉之峨眉齊安之臨皐滁之瑯琊同一快麗若夫四時之氣常如初春寒止於涼暑止於温會無霜磧凍粟之苦此則諸方皆不能及也且花草蔬菓迥異凡常島嶼湖陂偏宜臨泛一泉一石無不可澈可坐風帆沙鳥晴雨咸宜浮屠鉅麗玉柱標穹傑閣飛樓連幢萃影翠微烟景蔭蔚葳蕤千態萬貌不可爲喻至其地者使人名利之心消盡崇聖鴻鐘聲聞百里諸峰鐘韻遞爲連屬滄波漁火滿地星辰峽壁澗峰植圭

攢鏃時有隱君子誅茅其中殆又山水環抱形如弛弓弓弭交處是名雨關天設之險兵燹不及水東磨崖題云此水可當兵十萬昔人空有客三千故奧區奇甸世稱棄土云顧僻在西陲非宦遊莫至今標二十四景庶遊者按譜而往得以徧觀乃知此外別有勝處非二十四所能限也

一氣說下如出岫春雲態態橫溢令人應接不暇直可括之曰蒼洱志矣文筆簡貴而意趣正是玩味不盡錢塘張彝試

述舟　唐堯官

五龍生醒塵鞅之愚而治舟於昆明湖之濱若檣若艫若柁若磴若維若櫂若篙若篷若艄岡不備飭蓋將寓廬於舟飄泊自放而世之理亂污隆一切置不問也有涵虛子過觀焉而謂之曰嬴哉舟也可以喻政抑知宋大夫之所以治甯者乎五龍生曰五湖之淼鑫也浮之湘沅之澳平也游之余潔身高蹈不詭於時蓋返廊廟之志而寄之烟波弊經濟之猷而托之綸釣庶幾躡蹤鑫平以竟餘生爾吾惡知宋大夫又烏知大夫之政涵虛子曰夫執物以泥形者局士之知也觸類以通方者神明之鑒也昔人論政有以農喻者子產是也有以車喻者韓非是也有以烹鮮喻者老聃是也奈何政之不可以舟喻哉竊睹宋大夫之政中而不倚直而不阿非泥乎其檣之不撓乎卻其所受可則舒否則斂非斁乎其楓之不靡乎截乎其所守勁乎其所趨非壯乎其枕以殿犇乎正於動介於修不激不隨非堅乎其磴乎浮乎某也良擇而麗之某也弗良逝而達之非固乎其維而莫之脫乎斂而不懈於理非勁乎其篙若擢之莫折乎謹重以弭其釁非縶乎其篷以卻雨乎峻整以消其侮非耑乎其艄以捍濤乎五龍生聽之瞿然而未之

敢信也一旦遇元邱生駕舴艋而來與之敘潤道故因以涵虛子之言質焉元邱子曰余居陽城密邇郡治披和風而沐甯澤久矣顧知宋大夫而不知大夫之政知大夫之政而不知其政之象於舟五龍生曰請言其畧元邱生曰大夫之治甯也吾見其不官不陵豪彊屏跡耳矣而不知其檣屹也見其大剸小剖恢乎游刃之有餘地耳矣而不知其枕牀也見其不淄不磷頹風鎮靜耳矣而不知其磴堅也見其蠹政戚豫庶胥不敢橫肆耳矣而不知其維固也見其雍決勞解事靡不綜耳矣而不知其艄正也五龍生曰有是哉大夫之政似舟也涵虛子裹言而抉其奧元邱生表言而揚其懿表裏孚而治化章甯人允攸賴矣藉令治滇者咸若人滇不安袒席上哉然二子之言竊矣而未悉也往余從先朝議公宦遊淮楚涉洞庭舟逗三日而不進已復北游下瞿唐過荊門舟亦逗三日而不進何者非具之不飭而風之弗便也故舟行匪難飭具爲難飭具匪難得風爲難具飭矣會大風至乘之以破浪衝濤越江洪海一瞬千里焉往而不利哉涵虛子曰大夫蒞甯三載滿挾牘上部兩臺揚之王爵最之天子褒之是風起於青蘋之末而漩漩喁喁時也少選擢郎畫省還憲藩垣不大風至而一瞬千里時哉五龍生曰日坐菰蘆中與鳧鷖魚鼈爲伍不知大夫之政之若是也宅日晉位銓台掄輔中與比庸於傅說昔之舟楫乎商室者今舟楫乎明廷舍大夫奚濟哉余方艤舟於金沙之渭而日以望之

寓言中比類精切起結照映處彌復筆情駘宕中二段尚嫌于複　耦唐汪庚識

仕學膚言十則　選二則　　塗時相

時相字挾宇石屏人萬歷庚辰進士歷官南京太僕少卿閣臣張位薦其方正敏達其守大名府時置常平倉遍給牛種在任五年所轄州縣積粟至數十萬朝議推爲廉能第一神宗賜鑑謝病家居後巡撫陳用賓以征伐議加稅充餉公上書力爭語甚激切天啟辛酉尚書御史等請以相常平倉政績下直省爲郡縣式詔令頒行天下所著有仕學膚言養蒙圖說

立志

人之有志。如舟之有柁也。如弩之有機也。如軍之有主帥也。故三軍之師。必紀律嚴而後師旅克振。萬斛之舟。必柁牢堅而後利涉大川。千鈞之弩。必持機審而後發矢如破。非是則師必終凶。舟必傾覆。弩必虛發。存主廢動輒得咎矣。可乎哉。夫士誦法孔孟者也。孔子曰。予十有五而志於學。以至七十從心不踰矩。莫非志學之功。孟子論士之事。必曰尚志。其所重可知矣。記稱男子生而懸弧矢。以射天地四方。以志其所事。是古人以志爲訓。蓋自赤子時。朝爲朱名臣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先憂後樂四字終身所志之二公者。士林赤幟也。有志者固已明示其標而預爲期待。所以教立化行。志士後先而德業輝映也。近世風會日趨於下。習俗易染。毋論無

當官

今天下承平既久災異頻仍海內民不聊生日甚一日矣說者每病於吏治之未興此誠知言也顧監司守令相臨相與夙稱一路福星故一舉措興除動係生民休戚而人心世道之正邪隆替往往因之固不可置而不講然其中有虛文卒不可挽習俗牢不可破積弊頓不可除機關深不可測古道竟不可行者夫惟有此五者日拘攣掣肘於上下之間所以時官俗吏未免隨世以就功名乘機以肆漁獵而志士仁人鮮有能自振者矣請更僕言之蓋上官爲百司綱紀惟所令如其所好斯可以立標準而一遵從夫何章程禁諭三令五申外若示人以簡約森嚴凜不可犯者稍其實殊大謬不然乃心之所愛憎一視饞遺之豐嗇奔走之勤惰以爲青白眼彼善官者竊窺其微思所以得歡心而保名譽孰不陰爲阿奉剝削承也其掛之紙上僅空言耳滔滔天下皆是也誰爲中流之砥柱耶弊一張官置吏本以爲民民之所重在養與教今則簿書叢集詘獄繁興歲一考成季一比較上之所以課殿最下之所以程功能者惟其荒蕪傾頹付之罔覺求其憫念民生先正務者誰與故一遇凶年公私告匱人才風俗不逮先民遠矣弊二

官於斯土一切公費豈能不取之民顧常祿而外有中正之則在也年來里甲條編橫征有禁長民者若羈驛騷而縛之足乃巧取羨金濫科納贖藉以潤囊橐而充饞遺凡此無非爲自已富貴功名計耳夫宿弊不除是以衙門積蠹因緣爲奸百姓膏脂暗抽盡也弊三中丞部使日計羣吏治狀達之銓司以憑黜陟蓋如人安民意也然自監司守令下至委吏抱關其間賢不肖常居半矣故大吏卽巨細優容置之不問所爲掇拾僅么麼之曲細耳中亦豈無質朴少文箠仕未諳者乎必預爲提撕引救俟其不悛而後去之未晚也乃日惟伺察隱過而暗地中傷恐非罔則刻矣甚至假私意以作雌黃憑讒言而爲好醜以至實心愛民者反懷讒畏譏而會不一展逢迎貪酷者竟違道干譽而冒列清華機關巨測極矣弊四古之爲吏者約已裕民誠心直道所以昭儉德而示和衷晚近頹風日趨浮靡一交際也而取盈數千百金猶復元黃克滿一晏會也而動費中家之產更作水陸奇珍至於語言詢及閭閻則見以爲迂濶僚友少規過失則疑以爲排擠蓋繁縟日熾而實意寖微然地植衡繁者日不暇及甘心怠棄者視爲虛文一任

令人一入其中有混同而不敢爲異諛佞而不敢忠告習尙如此人奈之何不窮且盜而人心魑魅將何底止耶弊五夫吏弊多端大弊有此五者若夫表正倡率著力挽回惟在廉能撫按監司倡率郡守長吏仰思朝廷付託之重俯察斯民艱苦之情美意相承流通貫徹如好尙直從簡質逢迎者必懲正事首先爲民乘張者不錄弊竇果能痛洗貪婪者不容以辨賢否則嘉善而矜不能以處同官則省彌文而傾肺腑信能行此五者將風行草偃人人莫不向道回心矣苟其心不實其身不正而徒欲以法令繩下苛責於位卑祿薄之夫無惑乎

文移申飭如山竟無裨於民瘼絲粟也噫古人有言本原之地在朝廷耳所望廟堂之上持廉秉正部司臺諫公論不私且又重紊絲之風表清白之吏庶幾由內及外速於置郵天意可回民生有賴太平可俟矣

自古吏治以六計四善二十七最爲貢法然承平日久一事偶弛其流弊遂不可既極撰宇太僕是以痛切言之敢爲太僕先生再進一解曰欲救弊首當作養人才朱子學校貢舉私議可法也

捐築說

鑑宇虛白石屏人萬歷丁未進士歷官廣西右江道副使以廉正著見瑞禍起致仕歸念環屏多賊土城難以捍禦慨捐多金改建磚石後賊起攻城不克人賴以全康熙年間屏人建三賢祠祀之

世俗驕語豪華莫不疑之嘐之或心競焉曰噫舉世膏潤五兩半通所至金如菜也浮石子憮然曰夫仕宦安從得多金哉朝廷設官食祿視秩有差士君子服采奉法若農之有畔焉仕宦安從得多金哉巡守蒼梧自愧

未能狷介如古人惟是積薪之俸五稔不遷蚤夜怵然不敢益過子孫曾勉力爲梧新學宮作西門甕城建公署置餘田甃井泉散冬衣拯鰥寡設藥局施棺槨置義田積穀闔屬計七千餘石概不糜公歸而節約家食所省得二千金爲屏倡築鑿諏大中丞閔會泉公發帑金三千屏紳士民共捐財力而屏於是有城屏當六詔幅員盡處尾大伏莽疏耘可虞是盜藪也不揣一簣之功殊非過計但重貲迹乎多藏先倡浸乎近名昔人云無爲名尸無爲事任是役也滋人疑啓人喊既則多口隨之而鑑弗顧也夫人尙有一段自信處當必報迹

見道處誰則知之爭可傳文亦可傳

人剖心相示即嘗慨先民胡曰虎自謂清不及乃公在喪人不知愚謂有一念芥蒂於中則長人知不知政無優劣吾信吾心焉耳或曰阿堵無實恆情所難處也世固有品秩貲橐倍蓰子者子似不情如子守梧梧人口碑尸祝至今弗諉子洵無多金且深藏裕後不愈於滋多口哉浮石子曰天運乘除疾於轉轂請屈指從來仕宦無二三世不敗之家異日吾子採蘆盡而屏之城堞踽然不賢於一敗塗地者乎且予起家寒素窮祿將二十年數椽足蔽風雨甌寠足裕饘粥鄙性儉淡聲伎穠華漠不相涉近營菟湖島習頭陀淨業矢以布蔬終天年泊如也所謂子孫賢師吾儉以此裕後不已腆乎客唯唯

天運人事看到平處不肯積財知散財顧體酌宜見得大處不徒散財能用財如浮石子真能用財財者矣夫人負六七尺軀血氣心知偉然男子受役於財亦可悲也至有索封之家其積也權母子如析毫其出也供酒色如揮土此又鬼神之巧於翻覆而斷斷不令作義舉者也

理明

病根扶得痛快

通首無道學理障氣

從來聖賢相傳原無兩樣學術只為後世變為異學流為曲學膚淺為章句之學所以又有道學理學之名其實學道之外更有何學學者但當究其實不當博其名舉世只為博名大家掩飾習為假忠孝假節義假道學假文章竟主久假而不覺所以人心從此壞世道即從此亂總只因把讀書作文與立心行已認作兩樣是以出之唇吻與見之著作未嘗不與聖賢相符及至考之於今末世只好行事乃實與聖賢相悖且從而覓解曰於今末世只好將聖賢諭法以扶吾儒體面安能便實落做得聖賢嗚呼學至此人心安得不壞世道安得不亂獨不思學而至於聖賢不過完得生人的道理始不愧於為人不然則流為匪人且與禽獸不遠矣世安有不能為聖人為賢人而能不淪入於匪人者哉故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可見道只有個仁與不仁出於此即入於彼原未嘗於仁不仁之外又有個道理可以聽人覓假吾輩當思若不能為聖人為賢人便免不得墮於匪人未嘗於聖賢匪人之外又有一個人品可以聽我游移大家務把做聖賢的道理身體力行實落坐將去其要只是一個誠字何為誠表裏如一而已必如是始不染

欺世盜名之病然這功夫又不可或作或輟更要知一個恒字何爲恒始終如一而已必如是始不染半塗而廢之病二者之病前乃是欺僞之病故萬萬不可犯後乃柔弱之病人人易犯何也士人一聞爲聖爲賢之學未有不欣慕而勇往者但只是始而迅奮漸漸寬緩久而懈弛從前一片決裂剛腸每每嘆於末路此舉世之通病獨有一主敬之法可以救藥刻刻將身心在道理上檢點不可繼毫放肆此不放肆三字初時言之似覺淺近及實實在身心上體驗不特縱恣不檢始謂之肆即一毫念頭忽畧便謂之肆何者肆敬之反也稍稍忽

畧便流入於驕慢而不自知也不特曠蕩不收始謂之肆放即一毫雜念萌動便謂之放所以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必要把心上雜念忽念盡行除去方是聖賢戰兢惕厲之心體方能自慊方能到無入而不自得之境界這功夫若不是反躬實踐如何做得古人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子亦云爲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此先生流寓黄東時與婁之士夫生徒講義也當時之所以翕然景從者重其躬行非徒言教自非然者取未人語錄讀之足矣何取於此哉

滇南文畧卷十四終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四

說
國朝
答彭文洽中義　趙士麟
復潘明揚先天後天說　趙士麟
答汪涵齋二氏說　趙士麟
鑑虛衡平說　趙士麟
選舉說　虞世纓
靈池瑣言　高奇映
讀翟唐來夫子易註要說　李毓奇
客舟說　張漢
我軒詩說　趙元祚
諱說　張漢
郡祝說　張漢
字諸子說　張漢
改署古謹言人說　張漢
思字說　張漢
意字說　張漢
智字說　張漢
物字說　張漢

益字說　張漢
想說　張漢
三星圖說　張漢
鞏存說　張漢
憂患說　張漢
用物說　張漢
補拙軒壁箴三則　王思周
治彌苴河議　王思周

秉陽初顧園　錢塘張　霞舖裝參訂
興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揆時亮仝纂
靖江劉斯灝南厓評閱　蒙化張泰龐翹偉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南甯湯　楹對廷校訂
受業保山王應召　盧西李用周同校

國朝

說

答彭文洽中義

趙士麟

中之時義大矣哉混沌初開處廷拈出此字爲千古心法治法之宗後來聖賢說出許多好字曰性曰命曰道曰德曰仁曰義曰誠曰敬曰善曰一若無此字不能無樸斲姬孔以此字聖易詩書春秋禮樂以此字經言乎其體則無定位也言乎其用則無定義也合乎大始而無始貫乎億萬而無終握之一掬而不見不足包乎萬德而不見有餘執一則無異於刻舟之愚狥萬則有同於雕形之苦聖人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以其盡性至命篤恭無爲故能躋乎中之域而得其執之妙也噫至矣

妙在不詁不疏渾淪說來而中之表裏體用皆見

復潘明揚先天後天說

趙士麟

足下不以僕不學同仲熊問先天後天之義於僕夫先天後天微旨也僕則安知雖然何可以無說夫伏羲八卦邵子所謂存體之位先天之學也文王八卦邵子所謂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先天對待以立其本而所重在乾坤後天流行以致其用而所重在震兌先後一揆體用一原先天所以涵後天之用後天所以顯先天之體故羲文八卦布列雖有不同然皆造化自然之象而非人力之所能爲在伏羲非有待於文王在文王非有加於伏羲也若以先後天之易參之圖書伏羲先天之易固以河圖爲本然未始不與洛書相合文王後天之易固亦本之伏羲然未始不與洛書相符雖然此但據先後天圖而言之耳陳瑩中曰先天之學心學也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又曰畫前有易畫前之易太極非乎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太極爲理之原圖書爲數之祖今人以象數爲先天伏羲八卦亦象數也此又不可不知認得真太極則先後天都在裏許有對待自有流行故曰先後一揆體用一原然象數固不可忽也

答汪涵齋二氏說

二氏言虛言無言空言寂言不二。皆竊吾儒精要之言。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無思無爲空空屢空之義與夫寂然不動之說一以貫之旨備見于經自二氏以之立宗吾儒遂恬然棄之又從而諱避之一言觸犯羣駭爲禪徒守書冊而泥典要執形器而守方隅豈不惑焉蓋吾儒至虛而妙天下之實至無而盡天下之有至空而一天下之紛至寂而通天下之感如無極而太極而兩儀而四象而八卦自身心性命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奧鳥獸草木之宜裁成輔相之大範圍曲成之用可傳天下爲法後世辟之太虛之中萬變紛紜而實虛也萬象呈露而實無也疾風迅雷齊施並作而實寂也陰霾曀曀橫交直塞而實空也二氏之虛則竟虛矣無則竟無矣空則竟空矣寂則竟寂矣且滅矣且天地萬物皆幻矣又欲養生欲坐化往來不已輪回超脫又何虛何無何空寂之有哉

非創解實確論也二氏並虛無空寂亦不可得而有尤駁到盡處嘗謂二氏亦從顏子四勿入手其言虛無空寂亦欲竊附於聖人之絕四焉夫二氏固非正學然道猶足以善世如漢文好黃老之學而天下治若稽氏之解俗則流甚矣

乙亥嘉平熊太宰素九公題鑑虛衡平四字於銓部之屏示訓也植公也吉哉淵以深也廣以大也是之謂知要知要卽知道知道則知天矣夫天生斯民而欲其理也爲之建庶官焉至於澄敘官方甄別流品進退天下賢不肖之大權則責之統百官均萬民之冢宰冢宰官人者也於此任耳則蔽任目則炫任己則偏任人則罔任資則滯任法則絀任智則愚任術則窮況羣天下之人才羣天下人才之衆咸輻輳而畢集於闕下出千百人之心思智力以圖急售旋冀速化得則曰例也否則謗之生也在一鄉千而拔一在一國百而拔一在都會十而拔一其選益精其才益寡摘微瑕則無完璧遺寸朽則鮮良材虞舜重瞳不能兩視魯輸雖巧不能舍作以是不真又失之於隘則敘之也難聚鳩不出枌榆跛驢不涉太行其力歉也大鵬之圖南赤驥之千里其神完也神龍不雲雨人不知其化實鋏不出匣睹者不動容

原悲欲百室洗塗徹大小屋綿井愁難蹐女丁配夫壬相顧但慆懘夷治狥目前孰能防禍機中丞濫世才利器剬水犀下車命丞倖故道資考稽率錢具眷錬貲不煩鉏犁經始底告成歲序尚未駛坐令閭閻間無異蘇白混紅闇厲菡列赤石羊肝封嘔啞小航船蹀蹼快馬蹄停韁南連藕倚檻來鳧鷺柳陰駁犬則甕之也難蜩螗不與蟋蟀裘赽服鳴鷄戛脚莎雞啾韽韽其馭婦于方安栖方知濟時策不在拯顚隮公之治水術豈獨遏白圭泉清原隰平名與召伯齊我家由拳城閟巷多蒿藜願公祉毫

其勇其射固自若也則退之也難以茲六難而兼祛八任何道而可公曰無難也有鑑焉姸媸炊照毫髮無隱虛故也又有衡焉輕重各殊銖銖不爽平故也其道在忘好惡去意見除將迎絕恩私栖志於無妄之次游意於自然之途則萬物畢聚澗大淵況不可量也性情嚴扃無所動搖不可牽也塵壒絕越中情潔白不可汙也靈徹貫通比於著蔡不可欺也滅否去取先機炳見不可遁也如是則才達才達則無已無人去智去術無已則無難舍己無人則無難任人去術則無憎功從人立斯鑑之精衡之妙也是道也即史如泱漭水泥上以容天子下以甯羣黎今讀公鑑虛衡平說眞有醞儒氣象大臣風度知漁洋竹垞二公非阿所好也又嘗讀公綵衣堂集其敗歷中外

丙聖外王之道人主執簡御繁之理也皇上敬天則有報謝之典恤民則有蕩平之令身處宮庭宵密之中慮周四海九州之外天下有不可勝窮之務而咸取報於一日二日之閒緝緝熙熙履道之微焉穆穆懇懇會道之原焉為而不有動而能靜成垂拱之治者虛也平也譬之於天陰陽之流行四時之轉移萬物之化生翕翕闢闢而未始有息也然而於穆之神流者自流不與俱流移者自移不與俱移化者自化不與俱化何哉為而不有動而能靜惟虛與平故也況宮人

乎公曰王峯殆長於言哉我則未計及此也遴才欲其虛平天道也銓牢天官也慎六難祛八任實推本於好惡無妄之眞先生誠知天者矣灝灝眞氣煌煌大篇

政蹟彰彰而日以講學爲務其仕學兼優者與

治天下之道首在用人用人之道不外選舉選舉之法有古人行之而得今人行之而弊者世降之殊人情之僞不得不然貴有以變而通之宜優而優宜嚴而嚴因時制宜卽權得經未可以一格拘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三曰六行三曰六藝州長黨正族師閭胥各申其教此成周盛時鄉舉里選之法所由隆也由是以鄉學所教之士論其秀而升之司徒則謂之選士司徒又論而升之國學謂之俊士此二等皆謂造士國學所進者則進之於大樂正而升諸大司馬焉是之謂進士今所謂進士本於此其名雖同而所以進之之實則異矣讀國語齊桓公內政之法與漢高孝武二詔而參以王制司徒選俊之事然後知古之聖賢其於化民成俗選賢與能之事視其賢愚升沉舉切吾身故其爲法甚備其教人也尚賢以崇德而又簡不肯以細惡其舉人也進賢受上賞而又蔽賢蒙顯戮賞罰相須而行故不敢視爲具文後世非不立學校也而未聞有不帥之罰非不興選舉也而未聞有蔽賢之戮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精宜人才之日衰也

漢武初董仲舒對策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此貢其吏民之賢者耳今所貢者則學校之士也元平元年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孝廉科始此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漢制舉士其目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補國學似今之歲貢其察舉考試之實不同而其取士大畧相類也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一人此因災異舉士之始其後日食星隕輒行之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此遣使行天下舉士之始何武爲京兆尹坐舉方正　槩辟雍拜有司以爲說

衆虛僞武坐左遷楚內史此西漢已嚴坐舉主之法光武詔三公光祿勳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前此舉士無常時至此始歲一舉光武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此徵舉之始高祖輕士嫚罵一代之勳如蕭曹者皆起於掾吏不事廉隅故西漢一代士多頑然鮮有節概王莽默移漢祚死節者寥寥光武起於諸生親屈帝尊以風高節而後此遂成風俗廉頑立懦代有其人然而醇厚之風則遜於前矣九江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明經之科始此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

法。文吏課歲奏。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西都末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實。已失設科之本意。然漢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爲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及。西漢舉賢良文學。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謀。足以佐國。崇論宏議。足以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以盡其材。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非資其議論也。後亦從而有試焉。則從謂孝廉者若何。而著之於篇乎。長水校尉樊儵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多少年。能報恩者寡。

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此可見選舉失實。古今同嘅也。漢有任子法。原於祁奚內舉不避親之意。其不可任者。不之任也。至唐之門蔭。則照品與級而已矣。宋真宗時。以門蔭授京官者。詔於國學習經書以三年爲限。學業試或未精。且令習讀。猶有古法遺意。漢兼行武舉。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用又黜春秋試爲斷爛朝報。不列於學官。夫崇甯以後。將多出焉。如李廣趙充國輩。皆出於此。魏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有中正。是時吏部不能審定眾天下人材。士庶故委中正銓次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及其弊也。惟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

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至梁陳北朝至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其大要有二。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童子等制。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科目雖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進士與明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韻爲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爲能。不窮理義。所謂德行者不復問矣。宋制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禮三傳

玉巳山所謂其業尊其源遠其道大秦漢以來未盛於斯文者也

誠雖然制藝雖非古欲議以荆公之故而廢棄之則未能何也以其所研窮者天人性命之理所闡發者仰觀俯察之道所敷陳者古今民物之情所精察者治亂安危之故六經四子之書原本以究極三綱五常之大扶持以表彰堯舜周孔之心傳出乎其中矣未可曰此後世膚淺之爲八股之文章亦出乎其中矣未可曰此後世庸陋之爲時文而古先聖王之良法精意所不存并未可曰此童子操觚盡胸中之活套經生捉筆僅紙上之陳言也詞賦易擬帖括可襲鄉舉里選可飾僞而行私舍此別無他道也明洪武初擧舉鄉會兩試後停之旋復之不得已也

我朝初仍明舊至甲辰科去經義改策論旋又復之亦不得已也由此即千萬年以後欲取士舍此末由益天下大矣人才衆矣仕進之途艱矣貪緣之術巧矣苟無試驗之方防察之政糾舉之法徒任人而不疑信言而不惑則情僞日滋賢否不可辨是不得不假試文之事以爲草謬之法即不得不棘闈不糊名以立祛弊之防所謂因時制宜即權得經不得已也誠能振舉其法謹飭戒飭之詔而加謹於學校之教慎擇主試之人而嚴其罰并嚴監試安在不可得人致用屢代科目豈少名公卿耶此所謂宜優而優宜嚴而嚴不得已也舍此別無他道也

以制藝定科目以科目爲選舉說得體用兼該精深博大極有關係　前半大葉疎枝而浩瀚之氣亦絶類北宋名手

世璵字虞山昆明人由薦辟授光祿寺署丞歷
官通政司右參議工書法供奉　內廷蒙　眷
顧康熙二十一年致仕歸年八十六卒

夫字孳也經緯二儀而損益百代也是故字畫繇心心
注手手注筆濡毫伸紙直洩太極元聲書象爲形於以
位三綱定五常天文人文斯有以立極而歸極字之義
大矣哉繇此而書良有法也古人垂憲有體有則上古
結繩而治自河獻圖洛出書包犧畫卦蒼史制字於是
書契興焉三代經籍孔子書比干季子碑字本古文嗣

秦書八體尚錄宣籀大篆漢章游芝諸草蔡邕八分三
國鍾繇眞書晉衛夫人李氏右軍將軍王羲之繼而美
之唐天寶楷書定代沿同文攷說文閣齋草韻諸書帖
有明神宗所訂漢以迄元名翰輝赫者自君及臣不百
二十五人明人雖未與亦統言之大抵多善草行楷書
僅寥寥不數家續魏晉之風耳近世攷文業益末學之
聞之文章雖好書札爲先書不爲文之本而學者所宜
雅尚乎況書之法古亦猶問渡之須筏爰容其筏於前
津可乎使幽齋別墅有明窓淨几矣乃硯宜澤潤滌覆
惟勤墨貴精良汲新研善紙當後勁筆任先鋒惟第一

在肇則選材尤要圓健尖齊大小合轍得則轉運有神
不得亦強弩之末矣至夫臨池尸坐儼對大實展幅揮
毫亟在端正一心止水兩肱張翼鴛臨几而不貼几几
承胷而常離胷左腕伏几同氣協力右腕懸几當機隶
衡舉指搦管拇中二指職司鎖鑰食指專間持中無名
砥柱迴瀾小指承奉效勑則虛拳實指直擬空中懸千
鈞錐偏倚不容毫髮指掌齊空活勝場前舞三尺劍變
化妙在須臾其用力緊緩疾徐蹉蹈滿志寫往於筆腕
外別有逢源所以大膽發筆意在筆前小心布置字居
筆後規矩勿失乎古若過矜莊翻掩天資之秀氣槩要

逸乎今若一曠蕩泛大凡俗之流是以熟而求生甚於
生而求熟也顧筏以喻法譬貧講求二點依法生萬法
從點起則作點三五三四各重其倫作畫橫縱短長均
循其序左撇長而有度短而有往勢各健逸如錐畫沙
右波長而疊豐短而宕揚體各輕堅如印鈐泥勒與短
畫異致磬非長畫同施啄露鋒含鋒挑立趨卧趨其俯
仰咸有照應鉤左包點對待鉤右颺彩聚精其卷舒動
有準繩統鉤趨之芒毒逾蠍刺波磔之銳利能解牛也
策蹩懸崖之險掠擒猗蘭之標硬弩壯干城之環瑰飛
鏘雄細柳之威風其轉摺屈伸磔鋒斂彩之元就中別

賦性靈臨書兒神不能測其奧窮化不能奪其機自亦莫我知也莫我不知也於戲字體無窮歎陳匪易聊集衆法之大槩用廣六書之發揮其若一時乘興之書趣領太然非法所及祇於立的求中之作力能入毀斯湏妙手惟風簷燥榻神疲氣驕自非作書之所宜也若夫結搆左小齊上右小齊下同大同小有唱隨友恭之方一上一下有戴冠履載之體向而不牽背而不違有絲欲斷絲斷意聯小務疎而有容大求密而能疎雖曰勢若貫珠偏忌勻如算子橫書縱察俯作仰觀點點畫畫貴在圓潔字字行行妙在整齊其閒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之道自光凝於筆陣之端矣及夫篆工於體古而畫勻隸巧在勢莊而氣逸行書流動無礙草書飛騰莫測各亦靡容少瑕惟指書謹守其律而特嚴耳總之理有如斯而其心手相應穎楮相恬之口功又奚異於棘闈挾藻面壁參禪獨得之微在獨悟之頃井孜孜口授克踐也欲發筆海之彼岸先棹短筏於長湏儻果致遠而升堂當自捨筏而無泥僭引瑯言以就正並以請質之古人

本朝書家首推張得天外惟姜西溟與之齊名虞山名雖不彰然其所臨二王楷法精妙如神惜乎所傳

寥寥書喻筆陣正楷難攻迹肇羲倉學擅王鍾法先洗硯汲新研濃紙展端潔筆選純羊首務執筆中控前衝拇左食右名禁後從把筆四直持躬九容拳空指實心正氣舒禁離筆尖寸二爲恭腕知運筆提起中鋒押毫大膽布置羅胷筆前用意筆後橫縱點畫撇捺輕重各庸橫直長短指意殊宗轉折勁迅挑趯緊鬆往縮收展撇利鉤鋒鉤禁痴長宂戒臃慵結構疎密體勢猶龍妙乎臨機應變舞劍聽琴全用活法最忌龍鐘爾迺丹臺決勝墨豕屏踪紫泥耀彩鸞鳳聲噬

此以心字作主心爲剛柔之本心清知剛柔則能貞勝貞勝立則能以易爲心而四聖可續也

讀瞿唐來夫子易註要說　姚州　高奣映雪君

經首易而易尊註。能使先聖之心。灼見乎先聖。則人將捨已。而以先聖爲心。此教之所由隆。而風俗所以還醇也。羲皇奇偶畫卦。包括陰陽之蘊。無文字而欲人盡曉。然厥維難哉。迨復演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已知文字必不容已矣。文又命名自定也。命辭自正也。周逐爻立辭。孔彖之象之。聖賢覺世憂民之心。誠有諸。諸乎其不憚煩者。繫說序雜。爲容已已。然則易遂如日經天乎。何以自補闕迄晦庵。莫不置聰明。倫制作而象之晦蒙如故。瞿唐來夫子作。錯之綜之。抉以中爻而象始著。象著而易益彰。使人觀象玩占。自得諸語言文字之表。瞿唐之功。誠不在禹下矣。其文萬千餘言。領其大要。惟教人遏欲存理。使吉自我作。悔吝默消。無過貞勝之一言。是則博而反約。不待占卜而始知者也。蓋應事接物。不外剛柔。而心爲剛柔之本。無欲而清。則知柔知剛。動罔不臧。此貞之所以勝也。貞勝立則可因瞿唐而以易爲心。則四聖可續。教有不隆而俗有不醇者哉。

易何取乎象耶。凡人觀物則興懷。亦如攬鏡則修容。故曰吉凶以象告。既觀象而知吉凶。未有不悤悤焉避凶而趨吉者也。畏欲防邪。將相是賴。宋儒欲掃除象數而專言理。夫理寓於象。猶神藏於形。形滅神將焉附。象去理豈獨昭。遂疑序卦爲邊見。雜卦爲錯誤。迷則無所不礙。曷足怪乎。瞿唐來夫子錯之綜之。取以中爻。象乃畢露於爻中。每就文王卦名取爻象以參考之。雖三代秦漢而後。其事亦無不脗合者。以至近而一身自少至老。去就俯仰。利害禍福。如客在鏡。纖悉靡遺。然非象則易無由尋。非註則象無由入。甚矣。來夫子之有裨於後學也。

此以註經讀經雙提並讀而歸重在讀經者置身於三百八十四爻之間。體認極真。是其入手扼要處

註者以經註經。不以我註經。善學者以我讀經。不以經讀經。偶舉一端。如乾坤錯六子皆錯。四正四隅自然交錯。此陰陽之必然。上經三十下經三十四。數不均也。及其綜之。則上經十八卦下經十八卦。數却相勻。非中爻不備亦要也。爻止於六。參天兩地而倚數也。是皆以經註經。故序卦雜卦具見聖人深意。微卽無所不通也。

後之學者。苟不以經讀經。置身於三百八十四爻間。莫不有我之位置。何以譬四何以懼。剛何以勝。柔何以危。待君子何如而揚廷有孚。待小人何如而不惡而嚴。體認極真。養之純熟。德性事功。融合如一。靜有自得。動只隨機。豈必過事設筵。然後知吉凶哉。余觀東漢黨錮。

元祐竄逐迹其言動豈非君子揆諸象旨未執厥中謂不以我讀經可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則小人自遠雍容廟堂久安海宇豈亨豫大不亦休乎

易爲君子謀至勤懇也六十四卦大象皆曰君子以欲君子學聖也如乾文言先贊聖人究歸君子勤懇如是孔子潛龍也祖述堯舜則飛矣志在春秋亢且悔矣可見六龍只是一龍飛非獨升亢亦非貶特在乘之因時剛柔迭變耳聖人可學而至也

以我讀經即以經註經惟來子有之雪君先生可謂知來子之深矣非經學純邃不能作是語

客舟說

李毓奇少顯

有客貧而好遊舟居十二稔其友往覘之破寇敝履縕袍裕如也叩其爨曰無迹其舟窈然虛也友曰子出遊貧也貧而不殖不亦累乎子嘗艇去而波駛矣及其來匿典如故豈良賈深藏歟彼某某者亦猶子而客者也其妻室艘來泮牛後矛遊先子休矣子蓋久於客者必有獲客瞑而弗答其友卒然曰吾賀子遠遊歸語子子不答毋乃倨乎客曰嘻窮達命也我無營焉子弗知宜也坐我明告子我甚念人之生最難知也百年暫也我適以我之暫有者遊於客也舟利涉也惡用殖爲我自有容貨而好遊舟居十二稔。其友往覘之。破寇、敝履、縕袍、裕如也。叩其爨曰、無迹其舟。窈然虛也。友曰、子出遊、貧也。貧而不殖。不亦累乎。子嘗艇去而波駛矣。及其來匿典如故。豈良賈深藏歟。彼某某者亦猶子而客者也。其妻室艘來泮牛後矛。遊先子休矣。子蓋久於客者。必有獲。客瞑而弗答。其友卒然曰、吾賀子遠遊歸。語子子不答。毋乃倨乎。客曰、嘻。窮達命也。我無營焉。子弗知。宜也。坐。我明告子。我甚念人之生。最難知也。百年暫也。我適以我之暫有者遊於客也。舟、利涉也。惡用殖爲。我自

賦形迄今空空然我也。我何有焉。我之爲誰不可暫假一舟而暫爲我也。夫既不知我之爲誰我何不可暫假一舟而暫爲我有與斯世並遊也哉。昔人以大地喻舟。當矣。我亦舟中一客也。則萬有罄爲我殖。視日月之斡旋而爲舟師者也。斯蓋遊心於物者有然矣。若夫其大無外其細無內包天地化古今萬有不齊而爲舟者則又以道爲舟以仁義爲殖一旦見售於聖君賢相濟蒼生之沉溺救社稷之傾頹同遊乎熙皞皡皡之域斯又必得諸博濟之君子而爲舟師者也我無力焉我殆以身爲舟矣是身又爲我載神之具我即以神爲客以身爲舟合

五行爲殖無極爲海元氣爲風動則遊焉靜則止焉聽其所止而休焉我又並不知我之爲客客之爲我而舟師者之爲誰也我何累焉歌曰貧不害性兮遊不云貪袖清風而獨往兮抱明月以孤遑矧贅疣之足累兮胡不全其所天迫客去而舟亡兮乃神棄而身捐歸吾身於烏有兮泛虛舟以徜徉其友聞而喜悅而悟曰吾今知有命矣乃再拜而去客復瞑然亦規撫南準經鶡冠子卻自清逸有致

我軒詩說

趙元祚

詩者聲之章也凡有聲則皆有章也則皆詩也上則天籟下則地籟大則龍吟小則蛩語喜則鸝嚶悲則猿啼盛則鳳鳴衰則麟泣達則風薰窮則蘭操昌黎云物不得其平則鳴亦有得其平而鳴者矣六一云詩非能窮人窮而益工耳亦有窮而未工者矣性靜也感於物而動則生情情之發則有聲聲之暢即爲詩發乎自然元音也止乎當然正音也煽於不自知激於不自禁縱幻離奇而洩於聲之餘者變音也擊壤鼓腹詩也虞歌揚拕詩也薤露蒿里詩也風騷詩也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以迄於今亦詩也詩不一人不一格古今不同世人物不同遇即古人之身欣戚笑悴變錯於前後者不同情而欲以操觚之見擬唐擬宋擬諸古人是自忘其面目而假衣冠於他人也夫中晚之不可爲初盛猶初盛之不可爲中晚也猶皇古之不可爲中天後世之不可爲三代也猶朝夕之不可強而易也故昨日之詠是物今日之詠是物之感於此處非是物之感於彼處詩非有所以詩者也吾聞介葛盧識獸音公冶子識鳥音蔡中郎識竹桐音鍾子期識山水音余則何音乎姑存之耳

雖不脫前人窠臼第透悟後說來自機到神流耳

諱說

古者不獨避君父諱下至交遊咸黨亦有入門問諱之禮今人不講久矣或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諱不宜避乎曰對師宜避臨文不諱師也者尊近君親近父心喪三年而無服與君父小別有子曰泰山之於邱垤子貢曰他人之賢者邱陵也孟子曰爲高必因邱陵聖門諸賢語不知避師之諱乎後世奉聖人爲師過聖名則別音曰某既有臨文不諱之意又得尊敬夫師之禮如是而已至於爲詩有直用聖人諱習爲固然者如劉琨曰西狩涕孔邱王績曰詩書傳孔邱韓愈曰柄用儒術崇邱軻王維曰黃帝孔邱何處問杜甫曰孔邱盜跖俱塵埃李白曰歌鳳笑孔邱之類噫又不敬甚矣是不可爲訓也或又曰臣於先帝諱可不避乎曰宜避子於父前不言祖諱臣於君前可言先帝諱乎人臣奏對及士子科舉將進御覽者避之禮也若夫晉人有不避諱反以諱爲戲者則吾不知之噫傷禮甚矣諱可爲戲乎哉吾謂戲先帝諱不忠戲人父諱不孝

向讀唐詩至李杜諸公直用聖諱處心如其非特未有見人讓之者月槎此文有關禮教不小結尤警快

歲己亥予齒垂四十友人欲徵詩祝予壽予謝之曰予烏忍用祝哉人生具慶則祝禮也予不幸兩尊人棄我去誕之日思身所自出鞠育不能忘又叨仕版祿不及養也如二人何抑人世所謂祝吾鄙之久矣文詞詩歌不過托神仙荒誕之言其次不出吉祥語引達官貴人爲重以炫耀閭里宗族持是贈之我甚怨其不我愛也友人强之固辭如前說不獲已乃告之曰祝非此之謂也無已有一道焉今夫祝欲永其人云爾也永其人必新其人道明德立揚名譽於天下斯不朽乎其人若徒

祝以年茵雖得百年之壽亦未免爲鄉人齒之有餘道與德之不足也烏用是而祝語適以辱於世爲告同人求所以壽我者友人曰奚爲壽曰須不如規臣於君且然矧乃朋友不爲規乎其須之也祈規我之言我拜受焉聞之忠孝廉節生人之大維也立德立功立言所謂三不朽與天壤俱敝者也祈我同人採摭古人嘉言懿行有關於此者錄以教我如面命之不爲予厚幸乎且予年四十卻書古人年四十時嘉言懿行尤使予誦之有學與年進之想自此而邁凡十年一所言贈人以言愛人以德其詣異乎世之祝之者夫以須爲祝不過百年以規爲祝則有萬年之壽是不深於祝乎友人曰謹

余張氏黃帝子青陽生揮爲弓正主記弧星因氏余名諸子以張弓取義伯子曰中熊次中的中鵠中鏃中熊冠於家未及字旋補學宮弟子舉孝廉來京師請字曰騎仁中熊請其義余曰子欲知命字之義乎禮天子射候圖熊九歌騎虞爲節騎虞者何文王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春田之際詩述其事以美之歌此詩言當推好生育萬物也仁者仁之本想生意存焉吾有取爾矣因字中的曰正持可以明義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於記有之字中鵠曰慎侮詩曰因張弓取義歸重五常筆伏變幻得妙

序賓以不侮明有禮也既字中鵠以貫雙復字省度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省者智也中鏃字曰貫堅古人蹲甲而射洞貫七札貫堅又信之義也人秉五常而生失五常不得爲人余既期子以命中之材必期不失五常之性無愧爲人以無愧爲人孫爲人子厚相期許之義也至號竹孫竹贈竹依竹生竹存又嚮往先曾大父彖君公小變其字義心之所志以曾大父爲鵠凡爲人子者當書此語於紳以備字乃合也

五常生人之性顧名思義勿忘斯言　自記

取義精實老泉名二字說後一篇文字而已

要言可佩

洛陽周公廟中庭配周公其左楹合泥寫像須立一人。前置木主署磨兜堅三字予初入廟不曉已而悟曰是當是太廟金人之事以謹言事相類故訛耳攻西陽雜俎鄧城縠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刻其腹曰摩兜鞮摩兜鞮愼勿言謂疑與緘口銘相類朱子亦謂磨兜堅泰人座右三字銘不言卽金人之事也洛之人妄署其名以陪祀勿乃不協乎子議改署古謹言人始嘗益孔子語也至像不合金爲之尙失本義雖然仿其意而已嗚呼人能謹言百世祀可也況重之以孔子乎不謹言者卽曰奉金人而祀之又何益也

永音聲正希

奇妙

原評
就田發出
議論從根
苗脫出

思字說　張漢

思心之田也象形會意思從心田田者人得之以生思則人心所自生亦人得之以生者也几席之間思及之萬里之外思及之萬世之上思及之萬世之下思及之九天之上思及之九地之下思及之有形有聲思及之無形無聲思及之思（思）（思）區宇宙以爲田出之方寸之中造物者殆以思爲生者機乎嗟乎人冥然不思猶石田之荒而不可耕也（妙理妙旬即思考）邪其思者如越畔而不可治若夫思之不精則鹵莽而耕者以鹵莽而報滅裂而耕者亦以滅裂而報吾不知之矣

滇南文畧　卷十五　說　三

大舍細入妙義環生收束處直是暮鼓晨鐘發人猛省

意字說　張漢

鐘未明而聲已具扣而後鳴音斯發焉辨諸人心寂然不動而感焉遂通感焉者其意乎意字從音意以虛而行其斯如鐘焉以虛始能鳴者意乃無音之音其即所謂無聲之樂乎窮嘗攷之聲音之道與心性通記所謂以何心感者其聲云何即感而遂通之意吾謂視心與音猶二之也即意即音故君子恐懼乎其所不聞

奇峭

原想迴不
猶人說來
皆在人意
中之
原評
又進一層

滇南文畧　卷十五　說　三

有証據

妙解

又妙

又妙

氣象萬千

智字說

智從知從日天下物莫大於日取明無不照之義心在人中日在天中可以通其說猶明字從日月之義也或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何獨於日取之曰月無光借日以爲光言日而月統其中矣且日明於晝月明於夜人亦多智於晝夜則寤寐半必覺焉而乃始有知又況盈虛晦朔以月較日有及不及之時耶若夫日亦有薄蝕且陰雲翳焉辟諸不智者氣拘而物蔽之不得謂是非之心人不皆有也且智於五行爲水水內照也於四時爲冬冬斂藏也有斂藏乃有發皇又不用其光乃以全

其光之大詹詹小智嚮火之明耳能與日月爭光乎哉信夫五德之中仁統四端信貫四時智則仁義禮信之用也孔子集大成始條理爲智天下至聖臨天下聰明睿智爲大端日之高無所不覆明無所不照者然也君子於日得智象焉

筆精銳而局潤大

物字說

物從牛從勿說文謂物莫大於牛非也夫物莫大於水去牛或相千萬說文可爲訓乎子謂牛從丑從勿勿古月字牛屬地月屬陰生物之始也或曰物生於天何以言地不言天言陰何以不言陽不知天成象地成形物麗於地又受氣母受形子生於母且太極以前陰含陽雖循環無端若以陰始也野古好字開子闢丑而子女生而人生子女只言子從天也生字上從牛下從一大抵古人造字六書皆有所本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許慎說文間有可訓後世有述焉王安石字說多有不可解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爲其鑿也

斬義精當

矗字說

張漢

人之生也直。天命之矣。而不善直者。不學蔽之。孔子勿取焉。吾嘗喜吾性之直也。而不喜吾性之不善直也。吾欲取之無其名。吾欲窮之有其字。以狥不直也。亦何取吾直而稱之。然而直予終自勉也。昨偶觀字說。得矗字。乃三直並立之象。吾取之。吾往爲內史期直筆。出爲刺史期直諫。今爲御史期直言。而愧未盡能直也。於是別爲號曰矗史。示自勉之意。古之遺直。彼何人哉。吾舍斯人。其誰與歸也。

假字說以寫身分妙在微而婉　原評

想說

張漢

予往在京師時。有一人來言於庭曰。嗟夫。彼造物者。何予我如是之薄也。吾遍遊五都之市。奇珍百貨。無物不有。而皆非吾所有也。吾欲取之無其名。吾欲窮之有其貲。以狥不直也。亦患彼造物者能禁吾之不有。不能禁吾之不想也。吾予謂之何。友人聞其言。撫掌而笑曰。吾子之欲富。生於想哉。吾亦嘗試設一想。彼造物者何待予如是之厚也。吾遊五都之市。珍奇百貨。無物不有。皆吾所有也。某某貲數百。吾付某某司之。某某貲數千。或至數萬。吾付某某司之。吾時之市。陳而觀焉。既嘗守出納之有人。而穿者窬者。皆迎而致之環而德我。我終無德色。彼造物之予我如是之厚。造物者與五都之市之人。胥如是之厚也。我既不尚富而有其患。吾又若用富而有其名。子謂吾之想若何。有間一友人閒其言。作而言曰。是說也。非吾所聞。命造物之予我厚。不以

其有奇珍百貨也造物之予我薄不以其無奇珍百貨也吾試亦設一想匪直五都之市之所有非吾所有即一室之內一器一物附吾身而備用亦非吾所有以皆吾身以外也吾直空富而無其實吾並不用富而得其名吾之心無想無想斯無富矣謂吾之想若何時相與一笑既而嘆曰人生之想何剎然如東西之相去各不相近而各有說焉是說吾不知孰勝

評　又妙
評　警句
原評　二句奇悟
牌機

終不下斷語爲妙原評

空諸設想海外奇觀可作一子男中能識

若以一花供養佛時即當作想身諸毛孔一毛孔出

無數華雲遍想擬意供一切佛一一佛上化成華臺

諸佛受之於十方界施作佛事供養香等亦復如是

評　理不妥
一段

三星圖說

張漢

予一日欲作三星圖進畫史授以意畫史伸紙便欲作意世俗所謂福祿與壽者是予曰不然吾所謂三星蓋漢東方朔唐李太白宋蘇東坡是畫史駭其說予告之曰是三子者蓋神仙中人也而亦有爵祿之寵游戲殿庭時復放浪山水流連風月以文章名於後世其實孕育故星之精也畫史究其義予曰史稱方朔生而歲星不見太白母夢長庚而生白故名又聞東坡沒後有道士爲圖騶魂事述良久不起甦乃奏曰時見奎星奏事上帝爲雖白蘇軾此三子者謂非精星之所孕育乎今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固生人生物之理也古之達士奇人亦多感星而下生不獨郎官上應列宿即如張子房感孤生蕭何感昴生漢雲臺諸名將上應二十八宿雖荒誕無考然事亦或然之三子者非星之精下墮人間烏能兼富貴神仙而文章奇絕天下乎吾窮慕三子風流曠世一見他無比數故圖而禮之以問畫史視世之福祿與壽當何如也

聖門顏子終於藏者也孔子予其可以行何哉曰藏其可以行者也其諸異乎耕耕荷蕢之流者雖然行固難藏亦不易反魯正樂在陳思魯之狂士此孔子之藏也知孔子所以藏顏子可知孟子謂禹稷顏子同道夫亦非謂彼顏子者已有簞瓢不計人饑已有陋巷不計人溺徒閉戶以聽鄉鄰之鬬者孔子之予顏淵則誠旨其因應無心之妙未及言其所以行藏之具也而世之所謂行吾嘗笑之矣上之不過務功名其下則徒求祿利求祿利則患得患失以爲容悅之計用焉究未嘗行也

藏亦有此九等

依然

我上孔子之藏

一路蜿蜒而來大起大落結穴此處雖非洞天亦是福地

選焉曰我殆爲徒貧賤者時復愛悅山水著文章自娛然而無聞聖人之道無所以藏者也無所以藏故取蟄虫咸俯之意吾以存吾身焉

疏蟄字通篇以藏字托出篇末原許

亦從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奪胎而本聖賢行藏立言不自菲薄並不妄自誇誕故妙

警句起亦老層層剝入必尋本領提唱人神

的是二子病根無藥可治

又襯北一層與醒普天下才人學人

憂患說　張漢

憂患者生人之藥石也。生日素患難。行乎患難。死壽不二。修身以俟之。奚以修身。夫聖與賢亦奈之何哉。以韓退之不免然卒不至中其讒而死也。柳子厚蘇東坡之徒而吾謂韓柳蘇子之徒。不弭患難。適招患難。或以才自張。或以名自重。或以氣自亢。或以議論自見而動涉譏。譏猶畏影者日中與影競走。走不止影愈不滅。豈憂患之陳蔡有其絃歌。周公之風雷。有其几几。文王之羑里。恬然演易。大舜之井廩。恬然鼓琴。噫。是固所謂死壽不二。修身以俟之者矣。以彼日月。彼太虛亦有雨雲而卒清霽。適容以俟之而已。故君子不幸遭患難。少言慎動。不言言必柔。不行行必孫。卽老氏守雌。非聖人正學得之亦有。濟嗚呼。此治患難之藥石與。

熟讀經史飽歷世故之言難得發爲文章一氣旋折豪無餒餒之迹傳翰邦讖

原評二語頗甚

用物說　張漢

天生物爲人用也。物何負于人哉。討人生多用草木。所謂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者也。然傷草木之命。尙無所知。而亦當愛養撙節。若鳥獸虫魚之屬其膏血可飽。其毛草可溫。其毛羽皮甲齒角可用。殺無窮之物命。供無厭之人心。難爲物矣。然則如佛氏之不殺乎。曰愛養撙節。裕生生之原而亦以養仁體也。

仁心爲質儒者之言

師周字沛南鄧川人諸生夙負大志每以著述自許有滇南俗畧續畧獻畧五經四書文稿詩餘各種今年遑僅存然觀三牋知先生之留心經濟惜乎其隱而不彰也治河議知先生之留心理學觀學謙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自古聖賢皆從惕勵戰兢中得也試觀泰山高矣而泰山之上復有天可知德業雖高更有高於我者滄海深矣而滄海之下復有地乃知學問雖深更有深於我者舜所爲問及芻蕘王瞽所爲懸韶設鐸子故教子路以持滿之道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勇力震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滿而持之之道也他如趙括以滿篋咎子玉以驕見殺王融以心雄膽肆被誅丁敬宇恂恂欸欸馮開之平懷順受謔榮遇焉此又惡盈福謙之理也蓋惟謙則能虛己虛己則能受萬善所以成歸也惟謙則量寬量寬能容百事所成宥也故君子不傲人以不知不悅人以不如不敢求勝人以居人上虛懷善下所以德業日進學問日臻人受之天佑之諸福所以畢萃也

若夫不謙者未知而若已知未能而若已能道理無窮將自限也即遇事錯悞親長教之將不從也夫橫恣不忌而理道日喪人棄之天惡之勢不至敗名喪身者幾希師周明不越尺寸識不解半言敢妄自驕傲不學謙以求益乎嗣是當思芻蕘工瞽皆名理所寄貴賤尊卑皆愛敬之人勿炫已長勿忽人卑謙冲自矢庶幾德業日進無愧爲人已乎若彌縫世故拜望殷勤巧言强笑徒飾其文而不盡其實是又爲諂諛者也豈謙之道也哉

去驕

天道惡盈鬼神忌滿山以卑穩此驕之一字最爲凶德也師周退息自思未嘗有意驕人乃遇親朋委靡者輒忽之遇議論不合者輒爭之或聽及官家違政或言及親朋小過與猶眉之事輒大言鄙棄之凡此皆驕人之甚者也細尋其根幸皆稍解得書中二字不能深自韜斂逞肆放無忌不自知其日流於驕也豈不知天下惟有真才者必不矜才有真學者必不誇學君子所爲玉韞珠藏智深勇沈也詞是言語要簡默遇人要謙恭舉動要收斂氣度要凝定勿蹈前轍庶幾焉

閱歷有得之言

閒之放下一心火能燒薦頃山若是乎不忍之最爲害事也蓋忍能化大事爲小事化有事爲無事小忍小益大忍大益暫忍暫益久忍久益彌縫憂患孰貴於忍乎且夫事之當怒而不可忍者非君之敵必父之仇也非甚大奸必極惡也不然小人多矣安能盡人而怒之乎拂意之境廣矣安能逢境而怒之乎不平之事衆矣安能觸事而怒之乎若以爭名爭利而怒是鄙夫也以疾人小過而怒是斗筲也以輕我侮我而怒是能上人而不能下人也以家庭之微忿而忘是分爭自我以兆不祥之端也況乎多怒者多敗僨於事也多怒者多辱構

人怨也多怒者火炎焚吾胷也多怒者肝强尅吾脾也然則一怒而敗事傷生如是人可不平心靜氣而忍乎師周尚其服膺焉

三箴皆人所易犯平平說來足令觀者劇目怵心故登之以冀吾徒共凜名言各自克治餘篇亦皆聖賢緒論有功後學不淺

朗若列眉字法

倒注疏亦有手勢

一句關二層確情聲

下中

治瀾直河議

王思周

治水之法備於禹貢一書而其要無過於濬其源疏其流使汎者伏而逆者順疏與濬固互相爲根也然相其勢之所宜濬與疏亦有分用者此史起之治漳鄭國之鑿涇李冰之壅江白公之於渭信臣之於南陽師其法而神明之亦莫不奠安流而臻美利鄧川之瀾直河當州直注灌溉之利霑萬姓國賦攸關實鄧川之大命也河源罷谷迤邐百數十里又合衆流滙於浪穹之洱尾歷數年而沙淤石積雨怒捲泥沙自蒲陀陸建瓴而下堤相峙若峚璋州之廬田濕處其下河悍則氣張夏秋

助以霖潦石支右絀經數載而必一潰潰則堤下屬沙邱全川爲澤國此瑣尾難堪流離者將什之半也司牧蒿目時艱於每年夏秋之交率里民照里堤掘河沙以築河埂此不用濬而用疏洵救時之良策也而民每偷安而塞責者一以勞逸未均蓋鄧川之羊塘里以地遠無堤而閃堤者因悉入其糧於其里他如鼠崙元保昔年以糧少而攤堤今糧增數倍而堤如故則無堤之糧約居四之一以司牧知一州之事理煩治劇勢難日夕親臨則督責未嚴而玩忽自生偷安塞責實二者之弊也故治之之法當先照糧均堤而均堤之法又必

救佛二層亦極簡易

視堤之險穩沙之厚薄爲乘除而勞逸均矣土司政簡事約莫若委堤沙之事即以堤之修廢爲黜陟則責有攸歸而督責嚴矣挖沙之期必定初春以弼月爲限不妨農事也堤皆沙埂水濺多沖塌復責里甲延堤植柳固堤根也勞逸均則樂盡其心督責嚴則不偷其力率初以便農事植柳兩岸以固堤根用奠安流直反手矣而說者曰開兩閘以洩水勢此保堤良策抑思閘尾未洩徒開閘以震盪兩川雖不潰而已如潰況所洩不幾終不免於其潰則開閘之與堤決適相去以寸耳愛書

事不外堤足則可行交往

挖則亦不可少

所見以備採擇

先生此文去今二十餘年導河之法後皆師之不二年而開東西兩閘當時以爲得計勞民費帑不可勝紀未幾年而沙堆石積兩閘均爲虛設愈以見先生之識高見遠云門人李大愛識

詞達理舉亦修河良法

滇南文略卷十五終

說銘頌贊引序　倪蛻
國朝
求放心說　余允中
奕說　李鵬舉
宦海說　李鵬翀
八陣圖說　陳玲
爲友人易號隨居說　余應祥
義田說　陳封舜
春秋經說　倪蛻
引經斷獄說　倪蛻
土官說　倪蛻
聲說　倪蛻
雷說　倪蛻
蜚蠊說　倪蛻
紫蔵說　倪蛻
明
太元宮銘　倪蛻
國朝
劍崖硯銘　趙元祚

鐘銘　倪蛻
雜器物銘　倪蛻
明敕所頒　楊士雲
國朝
三瑞頌　倪蛻
明石齋贊　楊士雲
國朝徐復園教子讀書圖贊　倪蛻
襄陵張枚臣折柳圖贊　倪蛻
畫蘭竹贊　倪蛻
明民事錄引　楊士雲
國朝旌忠小引　羅元琦
藏書引　楊一清
讀莊子內篇通說引　楊一清
餉飣第四引　段昕
重修青龍寺募引　倪蛻
募修圓覺寺引　倪蛻
明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序　倪蛻
韋秋山詩序　楊一清

萊陽初頤園　永安李　棻小叟參訂
吳縣潘芝軒　兩先生鑒定
通判劉　墉爽亭評閱　崇化張登瀛蓮伯全纂
保山袁文揆曉亮　南甯何　暄曉蒼校訂
昆明陸　芝秀三　景東王萬鍾玉成同校

國朝

說銘頌贊引序

求放心說

允中字惟一昆明人歲貢生平崇尚理學教授鄉里學者多宗之巡撫蒙化訓導未之任卒　余允中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夫心苟不放則何待求放而求之談何容易要須識得平日之氣不隨旦晝牿亡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故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顧如朱子釋緝熙二字謂緝爲繼續熙爲光明學者果能時時檢閱此心敬以直內使此心炯然不昧便是熙至於操之則存時時不昧便是緝熙如是以檢其心豈有求而不得者古聖賢皆由此存養省察至誠無息積而至於仁義禮智根於心而時發於外則心之體用既全於止至善也何有此曾子獨得孔門之心傳而子輿氏又有以發明其旨以教人者也到此境界功夫實難學者未能驟至而不可不有以知之知之不可不求之也求其放心非學者入門第一義哉

於心境理境確鑿言之實是中有所得者甫圖幾澄希賢希聖之學易而難難而易到底不可畏難學者入德之方不外乎此

奕說

或說李子曰子何其好奕也哉荒時而廢事勞力而隳功置其心於無用精其術以何庸且古人有云以叔殺爲名不仁以攻取爲心不義子何獨好之深也余曰然顧余非其術之好好其道焉耳夫奕小數也而至理存焉抑未盡其理也夫奕之爲道與用兵通古之知兵者言之矣曰以正合者以奇勝又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兵不厭詐奕豈厭譎哉嘗試實之有如四隅既列主客攸分高低已判勝負未形而有人焉能整以暇好謀而成或列未成而預犯其鋒班超

之所以探虎穴也或勢已盛而遂乘其隙張延之所以擇往亡也或彼所必爭而姑緩之以怠其謀韓信之所以渡陳倉也或彼所不意而暗據之以奪其隘鄧艾之所以入陰平也或所救在此而反攻乎彼晉文所以伐衛而致楚也或所取在彼而故爭乎此晉師所以假虞而滅虢也是故胆之性者或守近而忘遠志之貪者或得寸而失尺意之廣者或舍已而圖人見之狹者或廢百而守一是故於其所不懼可以觀勇於其所不貪可以觀智於其自守固可與審時於其進取可與度勢且子獨不聞謝太傅以賭墅而敗苻堅寇萊公以縱博而

如環乃見文人諧謔之妙才如袁中郎方許作廣莊

源委分明文氣淋漓而意味仍自含蓄細釋之又足以破涕爲笑

宦海說

李鵬舉

天下之海有四而其水悉滙於中國則爲宦海海之大不知其幾萬里也其源與苦海通又西達弱水深不可測其支由愛河溢爲學海云相傳宦海中多珠玉錦繡之屬能浮槎而往所獲較經商者輒數倍故往來者若鶩馬黃頭郎鄧通常失足溺死漢遂封爲錢神永鎮斯海海上颶風忽起波濤萬丈又有夜叉羅刹等怪含沙射人凡過海者必以血食祀之小心恭謹屏氣屈躬惟恐忤觸猶懼不免焉得以安穩達岸者十無一二也是以山林隱逸之流視爲畏途終身裹足不敢近近時海藏頗竭而海關之法愈苛少有溢取每貲奇禍故識時之士掉舟而返者所在多有惟富商大賈四海之利漸徵往往退而求諸宦海皆不惜傾家以游而時亦有風波之患然則人之覆溺於斯海者不可勝道而乃有終身浮沉不出如長樂老者果邊何福哉

此爲據津爲寇及營利干海沉溺不反數輩人說法若宦海盡風波則傳說濟川不及范子扁舟矣雲程識山林隱逸及識時之士皆免颶風羅刹之禍不知其爲愛河中人耶抑學海中人耶至富商大賈傾家沉溺固非學海津梁所能拯救然亦有由學海入而流

連忘返迷失於苦海漂泊難普渡奈何翰唐汪庚誌

冰者恐我佛慈航亦

八陣圖說

諸葛八陣圖在夔州魚腹浦畧於河洛綜以易卦象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門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前列二十四小壘形如偃月者乃天衡也所謂先出游兵以定兩端而陣中變化則以天地定位大將居中龍飛而奮虎翼而進雲從以興風發而迅如鳥之翔如蛇之盤紆折勾連元妙莫測四頭八尾觸處皆動戰則為陣止則為營千古陣法無是過也後李衛公之六花蓋宗於此而足以與唐惜乎昭烈不用而有虢亭之挫也九有奇者劉夢得云當江水泛漲之時雖巨木十圍枯槎百丈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而先生小石之堆行列依然迄今數千載如故噫真神也哉

水淨沙明結句悠然神遠

為友人易號隨居說

余友有志於為善者始號惕齋持之十有五年而得所自如數鬯之疾吾為易以隨居人曰易有之執其隨往吝詩有之無縱詭隨以謹無良隨之為義未必善者子於是乎何取余曰子之所云善者何拘乎有心於善而兢兢為之其為善也小而有分數之可名且其不善之時乘而不能禁者交戰雜揉紛紜於彼此從違之間幾何不去不為善而即於不善而卒之龍蛇桎梏維繫拘攣之而不敢不能為也且而不見夫天之生物地之成物乎無端而有無端而無臟者毛者殼者核者屹者流者鬱者其橫其縱其顛其蹙其伏其屈始之終之梵之綜之衰之殺之錯之揉之任一氣之卷舒而莫知其所以使天地而一一為之則三年而成一葉力有不勝而為之亦難惟其不物於物而無物之不物乃能隨物之自物其物而天地因以物其物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吾友奉此以終身為善其將進矣乎

說理如數家珍太阿在手刺刺自如

余應祥

義田說

封舜字未詳鎮南州人雍正乙卯科舉人官知縣

何以聚人曰財況聚族乎余家自始遷祖均祥公以軍功授州倅世職繼繼繩繩十有六代蓋四百年於茲鎮南稱望族焉子姓繁衍析產而居榮枯豐嗇之殊致亦勢所必然也夫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詎以祖宗同氣數十百年休養生息噢煦而貽謀之親親顧隔膜視之乎今幸博一第食祿皇家握百里之符慚無報稱按九族之譜時切解推甚

難和貧瘠十居七八而陳氏宗族竭蹙於餬口者尤多從來孫叔敖之子不免貧薪任彥升之兒至於衣褐路人悲之矣用是蒞陵四載存節養廉六百金封寄來滇置田百餘畝歲可收租五六十石計本族遠近約二百餘口小康者不必急需食力者勉強自贍其貧窶艱難者不及百口議於每歲四月初十日恐候栽種十二月二十日恐難度歲開倉接濟二次大口卜六歲以上一人分穀三市斗小口十五歲以下半之老病孤寡則倍之大槩一年必需租穀三四十石目前力不充裕欲速反不成功定於乾隆十七八九年冬散一次積至乾隆

春秋者魯史之舊名。周公之遺典。自伯禽而後。弗皇以前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載焉。魯爲秉禮之國。史書較列國爲最優。天下以爲觀法。故韓起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申叔時論傅太子曰。教之以春秋。凡此諸文所說。皆指春秋之已成書者而言。至隱公而下。世道衰微。官失其職。列國之風不采。本國之史無徵。赴告行言。藏於故府者。詞命繁簡。文質散亂。夫子憂之。久矣。適獲麟之是感。慨大道之不行於是與左氏史臣

之舊游。夏文學之徒。取其簡策之存者。自隱桓以至定哀。纂成魯史一循舊典。仍曰春秋。此固聖人述而不作之意也。後儒似謂春秋所載十二公之事。已纂成書。夫子從而筆削之。非也。筆削者。就簡牘之中。而錄其所應錄。刪其所應刪。則是非予奪之權。固在執簡削牘之人矣。而必謂刻意深求。別抒新見。如盾止之非弒而坐弒。盜叛之求名而失名。以爲天討之所加。則亦淺之乎窺聖人矣。嗟乎。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何等胷襟。取法從前。垂教後世。史書何等大事。若一執史筆而輒以已意行之。相爲褒貶。恐非直書其事。具衆見意之本旨也。曾謂聖人之心。如天如地。而忍爲如是矣。至於左氏魯之舊史。受學事見夫子。因策書成文。上明王道之正。下備人倫之紀。一遵周公之制。以爲後世之法。然其發凡言例。史書舊章。學者未能悉會。所以博採簡牘。衆記作傳。釋經舉凡隨例所發。裁成義類。皆證夫子述素志。如此非謂出於夫子新意也。然已於解經不合處。未免有揣摩而曲爲之說者。後儒紛紛。爲能免於臆測也哉。惟知春秋原無成書。夫子纂修而爲史。其策之所無者。聖人不增也。策之所載者。聖人不改也。至於應去

應留。爲非爲是。聖人一出於至公。求諸簡牘。證以傳聞。雖主釋經。小有異同。讀者固不容執簡以例經。亦不可舍經而廢傳。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非左氏傳不能盡知之而以述而不作四字掃除一切。曲說其論左氏處亦允當與朱子意見相合。是爲善讀春秋者。

即指伯禽以後弗皇以前之史而言。至當不易。

此段言夫子所修之春秋係自隱桓以至定哀時事揭出述而不作大旨深合聖意疏解筆削二字以是非子奪爲之權

提唱入肺議論亦發前人所未發

發明左氏得失燦如指掌

通環照應一唱三歎有無限意味

一遵周公之制以爲後世之法然其發凡言例史書舊章學者未能悉會所以博採簡牘衆記作傳釋經舉凡隨例所發裁成義類皆證夫子述素志如此非謂出於夫子新意也然已於解經不合處未免有揣摩而曲爲之說者後儒紛紛爲能免於臆測也哉惟知春秋原無成書夫子纂修而爲史其策之所無者聖人不增也策之所載者聖人不改也至於應去

古鐵案

求諸簡牘證以傳聞雖主釋經小有異同讀者固不容執簡以例經亦不可舍經而廢傳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非左氏傳不能盡知之而以述而不作四字掃除一切曲說其論左氏處亦允當與朱子意見相合是爲善讀春秋者

凡以儒術緣飾吏治。往往有引經斷獄事。然獄貴得情。經宜切證。若有絲毫未合。即開比附出入之門。反不如捆愊無華者之質而不文。但使刑當其罪也。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謂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禮固不與之以善性者。茂矣。而刈殺之宜也。雖然。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古人言之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左傳所載諸侯卿大夫家事。豈不有甚於今日士官家所爲者乎。齊魯鄭衛。豈是邊蠻而其驕淫殺奪無所不有。蓋非太公康叔貽謀之不善。亦封建世官之流弊。必至於此極者也。故議秦之廢封建而立郡縣爲非計者。誠迂儒矣。然而雲南內地土官消磨亦易。暴橫不法者叅劾而去之。老病死亡者停襲而免之。苟有賢者薦而達之與流官一體陞遷。如此二十年而土官皆可以盡矣。既不利其所有而起意驅除。又不坐之無名而恣情斬殺。春秋代謝。一循天則之自然。又何有恩怨之得生於其間哉。獨是相鄰交緬。各司仍須羈縻繫屬。不宜輕有改更。亦非謂其尾大不掉而虞之也。特以地居荒遠。瘴癘獉特。甚設流官。不諳風土。立防兵難免瘴病。運糧米。又恐勞民。即其渠帥而用之。此固諸葛武侯經常簡易之宏謨

同胡康侯曰。狗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左氏云。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然則孔丞彥之斷獄是也。其引經非也。

有此識見方可說經。方可斷獄。蛻翁學問直可與漢庭老儒老吏爭席

邊徼多有土官。子孫世守。蓋亦由來舊矣。漢唐宋時無分流土。當朝臣一例。而其銓敘轉遷稍殊焉。自元及明分流判然矣。雲南土官大小俱備。漸就裁改。所存無幾。而世每謂土官家爭殺淫縱之爲悉屬邊蠻。沴氣天固不與之以善性者。茂矣。而刈殺之宜也。雖然。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古人言之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左傳所載諸侯卿大夫家事。豈不有甚於今日土官家所爲者乎。齊魯鄭衛。豈是邊蠻而其驕淫殺奪無所不有。蓋非太公康叔貽謀之不善。亦封建世官之流弊。必至於此極者也。故議秦之廢封建而立郡縣爲非計者。誠迂儒矣。然而雲南內地土官消磨亦易。暴橫不法者叅劾而去之。老病死亡者停襲而免之。苟有賢者薦而達之與流官一體陞遷。如此二十年而土官皆可以盡矣。既不利其所有而起意驅除。又不坐之無名而恣情斬殺。春秋代謝。一循天則之自然。又何有恩怨之得生於其間哉。獨是相鄰交緬。各司仍須羈縻繫屬。不宜輕有改更。亦非謂其尾大不掉而虞之也。特以地居荒遠。瘴癘獉特。甚設流官。不諳風土。立防兵難免瘴病。運糧米。又恐勞民。即其渠帥而用之。此固諸葛武侯經常簡易之宏謨

聲說

天下有無形而有聲者矣。未有有聲而無聲者也。天無聲以變而聲。地無聲以震而聲。水也。激之而聲。石也。裂之而聲。風感於木。鬼憑於物。雷奮於陰陽之摩盪。震蕩亦莫不有聲。下而至於雞鳴犬吠。雨蚓秋蟬。雖其洪纖清濁之不同。而其爲聲一也。然而靈變無窮。參天兩地。揚之則鸞鳳游霄。抑之則煬和抱德。獨得元和正始之氣。以合於溟漠不同於物。物之聲者。惟人聲爲然。且人固天地間物中之一物。我亦天地間人中之一人。又豈獨無天地間聲中之一聲爲天地間人中之一人夫既乎。雖然。聲之爲道不一矣。蓋有能小而不能大者。蠅之甕甕蚊之嚶嚶是已。亦有能大而不能小者。虎嘯而風生。龍吟而波湧是已。噫能大而能小者。其惟洪鐘乎。大叩則大聲。小叩則小聲。我將爲蠅翼蚊喙乎。抑將爲虎嚎龍吼乎。以造化爲冶。而無萬石之銅。以陰陽爲炭。而無百煉之工。則聲之爲聲。其視物物亦若是而已矣。已亥秋。蛻道人遊於若水之津。有西行詩一卷。是一聲也。爲聲說以引其端。

亦胎息韓文離騷而能自出機杼故妙

劈歷。金氣也。其音商。故迅烈或致害物。雷。土氣也。其音宮。故餘聲鈴鈴而生物。又東方之氣爲雷。故雷霆又全體屬木。雷必有火。子母之相生也。霆亦有火。夫妻之相應也。雷之擊物也。木爲多。蛇蜾蠃蛤皆木虫也。雷每從之。方分類聚之義然耳。雷霆之後。或得石如墨如斧者。曰雷墨雷楔。此陽光散而陰氣凝之則聚而成形。猶是隕而爲石者也。夫雷爲生物而設。不爲殺人而設。因雷出地中人或觸之死耳。朱子之言是也。然謂正人所觸雷自委曲以避之。邪人則無須避。故死也。夫雷乘乎陰陽遊於冲漠。何所容心而有委曲之避與否乎。今夫鑿於雷者平原曠澤爲多。而井邑稠集之處恆少。豈井邑多正人而原澤多邪人耶。似未然也。蓋陽氣遏抑於地下必奮迅而出。升天爲雷。井邑中穿鑿濬挖不少。陽氣開泄甚多。雷不於其地出。人不於其地觸矣。王充曰。雷太陽用事。陰氣脅之。陰陽互爭。則相激射爲毒。中人則死中木則折。此言是矣。譬如冶鑄大火時。苟有以水沃之。則火氣激烈。必有轟聲。其氣中於人物。可以死傷。此陰陽之事。非正邪所生也。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如此則鈴鈴和聲。五穀豐熟。而物無昏札。鳥在更有井

蜉蝣說

乙未春有華嶽之遊與客同泛漢江見蜉蝣薇水面客曰朝不保暮營營何爲乎余曰窮通壽夭離合悲歡人固如此虫亦宜然故雖一瞬亦千秋也客曰可得聞乎余將備言之而子備聽之夫萬物出於機入於機陽春扇和蠢然羣動大知小年物類固不齊而不能不營營者一也今蜉蝣雖細而其翼而飛者振而舞者遊而逐者子而育者食而嬉者尾而接者是亦分羣命之微盡一朝之樂然而水波激則蕩於厓而枯矣烏鵲啄則葬於腹而膏矣蝦魚伺以供朝饑田父羅而擁

紫葳說即凌霄花也

夫紫葳小草耳蔓於地者不盈尺得喬木而附之則高與之等且頻頻花如鳴得意或者曰物可以不知所附哉奕奕英姿凌霄榮煬人盡仰而望之矣不亦偉哉嗟乎大風有隧勁草斯森與其紫葳之善附而高也毋甯蓬藋之弱而能自立耳

文品當在柳州半山之閒

明

銘

太元宮銘　太和　李元陽　中溪

鶴山四廻元氣結　睇光洞開氛祲截　太素神僧入其窟　飛錫一卓洪濤竭　玉今后土亩靈穴　揭來遺甓頑愚媟　膏蓐弗脩煎饗絕　電雷嵗有爲民蠲　誰其籲天聲嗄咽　周侯欲滴心頭血　搆宮奚聖神天列　樓閣蒼然冠嶽窠　勝事難成勢中輟　仁哉鄭伯完其缺　參贊江山賴賢哲　兩侯相繼成峻烈　靈祇垂鑒應無爽　時有卿雲含藻悅　侯氣調和暘雨節　疆場人民無天折　黍稷年年奉懽悅

金堂石室　布芳潔　古甃靈祇垂鑒以下六韻竟可截作太元宮阼神

國朝

銅雀硯銘　趙元祚

物一真者淘泥有光人之僞者疑塚茫茫老瞞不如亡　倪蛻

石積墨流輝世所識　著語無多極奇橫必傳之作

雜鐘銘　倪蛻

八音布聲小器易盈曷不用大發之長鯨亦既試小掊　以寸莛厥大維何篇部九成小亦可喜鸞鳳和鳴如金　如玉宗廟朝廷爰虛爰淨素琴金經晨宵一叩穆然太　清雍正嵗丙月巳日庚金大相協鑄於昆明楔高老蛻　乃爲斯銘

精宮

雜器物銘　倪蛻

盧先生一片熊腸而有時死灰稿木好事者或指之爲　商彝周鼎或貴之如堅金璞玉而先生若鄙若浹亦且　和其光而混其俗座上人曰居之安乎爲福墟塾　我目不盲我足不擺固亦無庸資明以拄輔觸於拂也

恬已破矣
顧之何益
金人三緘

不垢不拂佛何容垢而拂之亦已垢衣拂
愼當思愼爾手惟不苟故不朽筆

集成句亦覺自然

春在忘言中少許勝多許淵默雷聲用汝作霖雨
切而不澀雖而不佻調韋

良爲鼻祖之宗　問思曉山鞠藹　三首皆集成語鼻祖意集
妙詣無相旣落　天花雲淨南布蛤木流沙　如意集孝穆語

明

頌

太和　楊士雲

敬所頌

遑遑往哲德也　天同倚歟何其　作聖有功曰欽曰祇曰
寅曰恭惟此厥居萬應攸宗周有太保克迪前蹤細行
必矜大德聿崇後先格王宅自厥躬故所一言萬古心
宵肆我相國實似召公學宿乾惕德茂淵中廼銘于心
廼扁于宮神鑒在墀雷震在聰匪直肅外用閑我中維
身之基繼善之議踐歷合極日遒日隆爰發其藏妙用
顯融於時幹國於時亮工於時迓和燕及壞寧乘篤嘉
績配彼元公大哉斯所鴻號無窮

莊雅

國朝

三瑞頌

嘉禾　孔穎達云天下和同之象功必在於爲政者
百穀惟禾得秀最靈爰發木德聿收金行神由神穉稔
稱詩穉穉稅稑更禾乃苗矣勾芒有穟捷泥泥其葉比
列而栅彰於二之日耘耔經營白藏入候厥露英英黃
雲被隴實堅實盈田畯至喜來告禾成豈惟告成瑞穀
是呈或異畝同穎或連幹互莖歧旡七八穗亦合并兩
聞玉山木禾所生彼說誕幻敢以爲稱於惟唐叔爲政
和平嘉禾奕奕彰此德馨周公作書時乃大亨幽風無

悅蛉

邁穆然風清

雙蓮　周濂溪曰蓮花之君子者也德不孤必有鄰

嘉應見焉

蓮之爲花其名菡萏含章有譽嘉氣所感虛中特立無
騈無語蓮蒂之風泠然而善丹顏自酡玉德不掩臺閣
我裁佛座冉冉忽呈奇祥雙苞並藏兩莖重纓光召閃
閃有鄰不孤其德斯顯吾聞華山玉井之產藕維如船
比德則淺濂溪一言爲世所罕君子人與令德憲憲

彩雲　韓魏公唱名彩雲見蓋斯瑞方岳大臣出也
泰山出雲膚寸而合代天宣化元功翔洽唐虞大臣皋

夔稷契景星卿雲虞歌相接今庚申冬萬年聖節五華之山鵷行班列靈綷霏允雲蒸其光熠燿亦烜非華非葉錦落天孫毋煩張設日之方升霽霽露露如臣輔君文謨武烈吾聞天言赤城載業曾不崇朝鬱讚讖讞惟韓魏公奇徵人傑天保定爾光華大業

三頌似爲鄂文端而作惟文端足以當之

明

贊

石齋贊　楊士雲

於齋維石維我少師睠名則然實玄厥思貞豫之介徵彰必知敦艮之止動靜以時我儀圖之誰其似之帝賚者傅天降者伊金礪是用阿衡是資以今揆昔公何讓斯爰究公學孰窺厥元養孟之剛鎖孔之堅浩然塞中卓爾立前誕敷厥施體備用全若玉在山若柱在川澤及庶物功成補天坤維坐奠培軸立旋緊鼓碩膚齋中出焉嶽嶽可配琬琰可鐫願公允留作周孚先

堅老　倪蛻

國朝

贊

徐復園教子讀書圖贊

射策決科也而何以僅中乎副車策名筮仕也而何以屈跡於丞簿之區區然則文章固未竟其用即經濟亦但露其粗窮況枳棘之路不任馳驅太行摧轂備歷艱虞於是人營什一鬼笑揶揄夢不協嚴陰之築老何堪世上之屠叉豈敢矯矯雲中之鶴蓋將爲泛泛波外之鳧爭何爲而澀瑟鈌有意以求魚廿年蓬梗萬里塵途贅九流其十吳溢四民而五乎遊秋風而獨寫增歸思

於尊鯫爾其不徵讀書之無益也乃欲依然教子以讀書遂爲之歌曰松夭矯兮龍攏風線繞兮雲舒坐文石兮逸世無悶兮還東吳分飄華裾物不我嬰兮木石與居遯世無悶兮還東吳有子能讀兮其樂何如先寄我志兮托爲斯圖

天矯不羣　倪蛻

襄陵張枚臣折柳圖贊

長歌可以當哭遠望可以當歸吾固知其意之有在而不必問圖之是與非也車幾輛馬幾匹道傍觀者泣下沾衣而不見之依依之歧歧乎彼歸化寺前之柳當吾與子來時拱把之枝耳今且以手約之已益其十倍圍

矣樹猶如此能不扳條俯仰而唏噓也哉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吾將按圖以想泚筆而思蓋其淹然而往者尚如斯則其毅然而去者未可知於是瀉酒如池崇肉如坻而爲子且唱鷓鴣之辭纏綿悱惻勝讀唐人送別諸曲

畫蘭竹贊　倪蛻

維蘭之香維蘭之有爲世所知亦蘭之偶遂慶蘭逢乃茲蘭醜蘭乎蘭乎含章自守外圓中通苟無高節則將與蒿萊藜藿同矣又安能拂明月拂清風拔百尺之巖甲而號籜龍也哉竹不花花

斯敗君子安節以爲戒

二贊小中見大亦直截亦含蓄

此種文字之從左國中出來

引

民事錄引　楊士雲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是謂之善政謂之養民民事錄錄崇十業戒用休也錄徵九臺董用威也錄諸圖詩勸以歌也錄憂職思遵憲憲也錄詢往跡取善周也錄增五事加潤澤也錄箴解記以身率厥屬也反覆申告先後甲庚變佚爲勤期底於績六府

可脩三事可和九功可敘九敘可歌有弗休休者乎戚者乎於戲茲聚峰先生篤於教民者祖於戲豈獨可教方也已作民事錄引

禺山文多摹子宏山文多鑄經故自較勝一籌

進修日程引　名山任　文祖堯

祖堯以南荒鄙人濫竽名庠訓導每清夜自思官何以訓導名也得勿欲摹諸生而訓誨導引俾各德業進修而後厥職無忝耳顧合一學之諸生羣而訓誨羣而導引談何容易即在耆碩猶難稱職矧德涼學淺如祖堯者而可輕言哉雖然祖堯不能以德行學問爲諸生模範願學前輩之砥礪德行磨礱學問者以其爲模範乃取了凡袁先生善過格及洱海巡道馬公課士合程併爲一名曰進修日程每生散給一册按兩月一稽查年力衰邁及有疾病者勿問其餘均期日有日就月有月

將一意進修終始罔間庶不負朝廷作養盛意以爲有用眞才祖堯亦得借免溺職之咎矣倘若假此爲苟求之計因而巧取饋遺是則貪婪之尤士林所羞稱者也祖堯履任八閱月於茲矣一念鄙衷想諸生俱已見信必不學此貪婪之爲第不身先倡率終屬空文乃自取日程册置之案頭亦如諸生例每日或善或過或曠或功一一備書週稽查諸生日亦與諸生相稽查凡看過經書大家辨問倘有鄙見未到處不妨各出意見盡心講明更有過失不及自知處猶望明以教我以便改圖斯爲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之善舉倘若以祖堯有一日之長而曲爲隱諱實之以德愛人之君子必不其然諸生當共勗諸所有條例開列如左。

顧名思義以盡厥職凡有司鐸之責者不當如是耶此朱子所謂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者也非是則廣文一席爲贅疣真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此所謂敎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此人也

懷惴滴唾壺可卒

儒學日程引丙作

日程必書儒學者別異學曲學也異學則無裨於綱常倫紀曲學則無當於天下國家惟儒學則道在人倫敎垂經籍上可整綱肅紀下可易俗移風其有關於世道人心也甚鉅故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卽首建儒學設官分職以董之令多士就其約束日從經籍中講求夫倫理一時列在宮牆者官明此以淑士士明此以自淑經義博通彝倫攸敍未離圭竇已足爲鄉曲之儀型見之服官自能以經術飭吏治以軌物端化原克致夫齊治均平之效是以當時之天下閭巷咸悖孝友之風

草野亦識君臣之義風俗正反側消職此故也迨至晚近此學不明不特官不能以約士士亦不受官之約悠忽者旣壞於因循曠達者或流於誕放卽矯然以豪儁自命亦惟是採春華忘秋實奢精神於帖括冀邀青紫而經義彝倫之學未嘗過而問焉雖其中以綱常爲已責亟力躬修以天下爲已任留心經濟者自不乏人然而求什一於千百又落落如晨星矣無怪乎倫紀日頹風俗日壞天下岌岌鮮寧宇也祖堯目擊心傷匪朝伊夕茲承乏婁庠謬膺董敎之責每清夜自思厥官雖卑厥職難稱通庠多士縱文藻日盛如經義彝倫之學稍有未明則與祖宗建學育才之意大相悖戾溺職之罪將安所逃划庶司百寮或禦侮或徵輸或刑名或奔走罔不各供乃職以仰報朝廷惟是敎職獨泄泄然漫無所事朝廷亦安用此職爲哉爰與二三同官協恭共事採集先儒各功過格重加參訂並讀書規則纂爲日程復獲覩證人社約及遷改格敎諸格尤爲精詳並補集於內名爲善過格蓋合前後諸格之名以取遷善改過之義正將發梓忽值先帝升遐天地震動人心沸騰時事孔棘不遑舉行今幸皇上登極國運中興正士人實力躬修以期大用以圖報仇雪恥之日謹將日程令諸

生照格填寫依限稽查務期各勵名節以維綱常各務實學以弘經濟庶不負聖天子作養之恩或可挽頹風於萬一祖堯等亦借以免溺職之咎也夫說來更警切其感人易入處總在能躬行以爲多士倡耳

前明宛坡同知楊公諱以成者吾滇激江府路南人也性踔方有勇畧以明經爲黔貴陽府通判分駐畢節衛績勞久著陞同知仍官其地當是時奢酋犯安順賊亦乘閒披猖動以數萬臨城先生密書告變先事網繆滇撫發兵援勦先生鼓勇督戰身先士卒生擒叛目徐黑斤於畢節城外賊眾望風披靡斬獲無算旋以奸吏內應賊復聚眾圍城相持日久先生度勢不能支義當死守令吏乘夜取徑達貴州歸印藩司比城陷先生先投

纓不死賊擁逼入營先生厲罵不屈賊遂殺其家口十三人時伊弟以榮同在圍中先生復乘閒密書五紙具言賊中情形連兵協勦計日可滅狀使弟潛行入滇赴告王撫納溪爲賊所得奪其書殺之先生遂被害時天啓二年也事聞贈光祿寺卿廕一子建祠祀之蓋其忠義之氣根於天性故臨難不辭致命遂志比之張巡嚼舌穿齦顏眞卿握拳透掌英風義烈髮髯皆同今其曾孫進士天恩居京師念其祖大節願得大人君子一言以光先烈夫發微闡幽儒者之事況孤忠亮節如公諒爲士大夫所樂道也詩等誼屬桴里敬敘其事以乞言

爲如讀段太尉遺狀得其神而不襲其貌吳香亭惟忠孝節義人作忠孝節義文字更有取光

鍊句鍊字色色高古

卓識確論

感數古人尙友同心

句法卓鍊有光

反振有力接軸緊

制作至周極盛經夫子刪定刓瑕礪畢蕭艱而學術始一。秦火則蕢之厄也漢興搜羅百年存者半亡者亦半掇聖鐸於灰燼啓賢關於馬歇斯文未墜則武帝之功也當是時稽古名儒若田何伏生高堂生申公毛萇輩傳習授受各有師承故漢有註疏宋有經解迫明有廿一史則充棟連楹若夫諸子百家愈積愈繁難以窮詰矣稽古藏書者周則晏嬰惠施漢則桓譚蔡邕曹曾魏則李謐晉則張華唐宋士大夫喜藏書而李泌孟洪爲最明末虞山某搆書百萬卷在古無有滅於絳雲一火

此藏書之大畧也予家畇町臨邊徼販書者皆舉業文字如經史理學儒書子書無有也遊籍後居京二十載購書二萬餘卷兩次載歸朝夕誦讀又慮散失零落乃次第編目一經二史三理學四詩文五雜集六名帖題其廬曰藏密所謂百聖彪徂千古心在豈直居爲奇貨亦貽我來葉矣省視暇與古人周旋一室案奉紫陽遺像懍若嚴師不敢暇逸借以收攝身心敢矜博洽炫俗哉至於繼繼承承無忘燕翼則在後之人焉苟慢遊是好欲縱是作不念吾二十年搜集之苦心千萬里載歸之雅意與夫錄殘補缺丹黃甲乙之手跡或不戒五厄或他人是有則不孝莫大乎是又或徒存牙籤終年不一省覽與塵埃蟲鼠共敝於故箱敗簏之中以至磨滅而不可收拾猶之不孝也昔姬公朝讀百篇孔子韋編三絕仲舒有下帷之苦子政傳校書之異楊雄自奏不學卒業石渠王充貧好古觀書洛陽又如向朗課籍江泌讀月賢褒懷筆劉崧燎麻難以毛舉矣夫周孔聖人猶遑志時敏矧惟下士甘心撥落彼董劉楊王諸君子號稱博雅重當時而名後世學何負於人哉嗟嗟不學之徒任未謂之行尸走肉韓愈譏其牛馬襟裾或云將軍之負腹或云視肉與撮囊可不爲大哀乎覽者可以憬然悟矣藏書之法並錄於後乾隆己卯立夏日書

考李實四時月令云五月濕熱蠹蟲生書自是月以至七月百日內宜三度舒而卷之又須天晴日朗曝於大屋之下涼風之處不宜陰雨曝必令乾萬不可乘熱氣而卷之蓋熱則生蟲彌速也切記

古云積詩書於子孫子孫未必能讀然子孫縱不能讀亦不可不積以貽之謹齋先生藏書籍以收攝身心而反覆叮嚀於束書不觀以致磨滅之不孝其垂教深矣吾人皆當奉爲箴銘焉

再提再頓總是見道之言其照應入手處所謂文成法立也

苦口苦心文情則極樸茂

讀莊子內篇通說引

秦漢而下至於今說莊者蓋無慮數十百家山鳴谷應羣響畢臻至有謂非郭之註莊乃莊之註郭者譁殆矣王子猷有與徑造竹下嘯咏移日致誠高矣及問主人姓氏茫然南華筆意而始誰固不若脫粟布被之自公孫門下也吳人譙鐵匡酒半復有鐵匡至姓氏衣冠無不鐵匡也人咸詫之乃商鐵匡從容語曰觀子之才自足取名於天下奚用假號於僕爲其人笑曰于知天地不貳乎鐵匡不一乎子子而說子之鐵匡而後人者于假我乎我假子乎我一鐵匡也子一鐵匡也其一也無辨其不一也亦無辨夫鄭昭一波不平又起一波文心之妙

宋聾其不假道一也藏穀亡羊又豈以挾策博游異乎資瞽者之言相師之道也階而席之席而階之不乃益之以昧矣循河而東必至於海我亦奚塗之是求乎以河爲循雖有他道不敢出也然則止於內篇之七者何也蛻翁曰向平禽慶之縱游期於五嶽五嶽登而天下之山舉然矣甯必山山而爲遙蕩恣睢轉徙之遊也哉吾將與夫聞鐘聲而思鐘內者爲之一叩蒲牢焉

迦葉拈花世尊微笑具此慧解方可讀莊

恒言篇四引

恒言者何置食也貯食也頓之於器曰置集之於中曰貯其實一也出之於已采之於人皆是也用以自奉用以奉人亦是也菜我恒言也果我恒言也甘酸苦辣物物可恒言也着核我體也掘拾我恒言也厭飫我化也烟雲溪山天地之恒言也經史子集聖賢之恒言也我嘯傲乾坤而枕藉書傳以文章花鳥爲恒言無適而非恒言也謂之恒言可也謂之非恒言不可也此其所以爲恒言也

妙義環生非徒涉筆成趣

募引

重修青龍寺募引

安甯段昕浴川

今天下需財孔矣而財之絀也益甚上而長吏次而薦紳以至士農工賈諸人所日謀措者求贍其一身一家而猶不足於供少有興作即攢眉捉襟拮据萬狀今乃欲分其甚絀之財以興可已之事不惟予之所不忍言亦西方諸聖人所不樂聞也或曰種善緣者有福田利益在夫置父母妻子衣食之用而爲寂滅之教增有爲法是名爲愚捐有限之物而希不可知之利是名爲貪

子方欲破人之愚醒人之貪而乃作爲語言文字以誘人施捨是猶揚湯止沸而益之以薪也具佛性者實應且憎而又何青龍寺緣簿之戔戔者爲然予考之郡誌歷乎石門則青龍寺之修非以希福報蓋以培地靈也安甯爲滇西首邑山川秀爽甲於南中科名之所以盛風俗之所以淳兵燹之所以不灰燼水旱之所以不仳離者實有地靈嘿相之而地靈之勝則以螳川之滇洞蟠曲有以蓄一郡之氣而爲之襟帶也然能砥昆海之濁扼石門之項而鎖鑰螳江則惟青龍寺實擬其吭焉寺之興廢其所關豈不鉅耶寺創於元修於明其名青龍說甚誕今以歷年久遠殿宇傾於風雨廊廡壞於鼠雀金碧沒於塵網失時不修不至委於芻牧牛羊不止是無以培一郡之勝而坐視古蹟之頹廢也寺僧欲任之而力不逮因乞予言誘之予謂修廢利則可已而培地靈則不可已分一家之囊篋以希後福則財之絀可慮合眾人之鋤銖以襄善念則財之聚不難況近日郡內山川名勝凡可以供游眺者無不巍焉煥焉以侈前人之觀而娛遊人之目況此鎖鑰螳江者而乃言財絀耶則是予所不忍言或即人所樂欲聞亦未可知也遂援筆書之以爲之導云

通體充暢力爭上流正是作者善於占地步處

起一段有黃河落天東海之勢

會擅愈緊作沸者皆知警悟矣

以培地靈說出許大關係擅一篇之警策

喚醒大千世界中無數渴睡漢不特爲緇流棒喝

募修羅次圓覺寺引　羅元琦

丟縣治東南十里許爲圓覺寺重岡迴抱寺隱山陬其由來舊矣予征途往還嘗指詢其地欲涉歷未遑也乙亥仲春趙生昌劉生文秀告予以住持僧圓增矢願興修丐余敘厥顛末募四方以共成之予惟緇流陋習莫甚於持簿踵門其實舌底裝巖半化爲空中樓閣此有識所共嗤而予備員黌宮覩泮壁之湫隘缺罅正圖所以繕理而葺新之方高目焦思自營吾分內之不暇而暇爲豐千饒舌張皇龍象之虛冥以縻物力也耶余固辭二生請益力且備述是僧操行堅苦不忍數百年古

刹蝕落於風雨榛莽中必欲宏茲鹿苑使西來一燈迴光返照予乃瞿然曰允若是又吾輩所當器重而許可者矣今夫剽其名昧其實而怠若事者彼視夫殿廡之頹傚棟宇之飄搖漠然不介於中直以爲傳舍焉耳求其返始尋源憬然於本根之所自來者吾儒中指不多屈茲僧獨恪遵法界荒涼饘粥窘縮之會毅然以恢復是任是則可風也檀那中甯無願力宏深結淨土之緣者爭有志者事竟成知貌座雙林重扇宗風於鷲嶺矣行見寸銖累積布地成金彙廣種之福田培蓮華之雅祉異日名藍聳時塲開選佛子選勝尋幽倘一經過其地瞻梵宇之輝煌或較麗於宮墻之輪奐方振顏汗媿而又烏能嘗議其後也哉然則是役也雖無當於子之初衷而實足爲世之曠業遺本者勸且有所警於予也

浮屠持鉢每借利益福田以誑惑愚人此獨取其以恢復舊基爲一切偷安者勸較昌黎之文暢序更翻進一層總之皆儒者立言之體其筆力亦足相倣作佛教序一字不肯假借仍是自作議論識見高人數倍餐筆山

重鐫序而輕寺院　固吾儒占高地步處迫喪其詩諒

其心明其寺之不得不修則使閱者動念而功易成此又智者圓通肆應之道然終罔護始念使人知輕重之別予曰敬鬼神而遠之其此之謂乎　楊鋭湖

現宰官身而爲說法詞婉義嚴直以釋氏之慈悲行吾儒之斧鉞矣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序　楊一清

儒者之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用則經緯天地參贊化育以康濟斯世斯民垂教立則傳之無窮六經四書如日麗天凡有目者之所共見去聖逾遠正學日以湮微濂洛諸大儒起而闡明之至紫陽朱文公先生集諸儒之大成其所傳述有功聖門與六經四書並傳天地同爲悠久矣前輩嘗採葺先生答問要語爲經濟文衡有前後續三集板行已久字多漫滅總督遵運都府沁水李公謂其傳不廣出所藏善本屬淮安知府西蜀趙君俊重刻之同知楊君毅通判羅君脩衡推官塗君文祥咸與力焉都府以書徵予序夫先生之文布在經傳括天地貫古今窮事物之奧極鴻纖之變吾儒當會其全豈文衡可得而盡耶顧今之學者未仕局於舉業仕則奪於職守讀書窮理往往有遺力焉是書鉤元撮要自道德性命之蘊以至薄書名例之細具載乎其中於是玩索而有得焉明體達用之學致君澤民之術庶幾乎不昧其所從矣亦可以弗畔矣夫世俗聲律伎倆之改徒爲木災較之廣是書之傳熟得熟失有不待論者一清末學小子何敢序先生之文而都府志崇風教郡守諸君式克相成皆不可以不著於是乎書

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皆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斯言也殆見朱子中年未定之書而云然耶又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雷霆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摧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同甫奇人然與朱子皆未能得位而行道是有命焉不可以強而致也楊文襄學問事功皆有可稱於敘朱子文衡謂

有明體達用之學致君澤民之術則可知朱子所學非迂疎無用明矣今世不能學朱子之學然莫不讀朱子之書故不可以不辨

誠論深摯力雄健厚

韋秋山詩序

楊一清

潤州故多詩人國初顧利賓郭天錫戈仲京俱有名詩壇然未脫元末氣習視虞楊范揭諸作家已不逮況可班諸盛中唐閻耶顧自諸君之後名家益寡予成化初僑居鎮江得丁易洞先生隱居教授名能詩根極理致而格固宋元家也弘治閒得易洞弟子韋秋山詩名尤著深沉蘊藉成一家言鄉人士從之學詩者甚眾今自庠校至閭野凡負才藻以聲律相高者皆其徒也秋山學道安貧不求聞達蕭然環堵中屢空弗厭郡邑大夫招致之非其人輒避不見鄉論亦多之稱其行不忝其文顧不壽以歿幾二十年有奇宏其所著作多散失不存羽士何守懸嘗從學詩裒其遺藁得若干篇將屬秋山門人台州同知俞君燦刻以傳請予志一言予讀宋詩嘗愛陳后山亦於其行不於其文也后山有壁立萬仞之氣如肯綮送子瞻忽死鄉編袍之類皆非世俗所及秋山伉直矯厲幾近之今後進之士以才美相雄長習奢徇靡以為常聞秋山之風當稍知改革否則古今作者何限板刻遍天下又安用刻是為哉秋山名椿字大年姓韋氏秋山其號潤之丹徒人

後幅筆破餘地寫秋山身分絕高

滇南文畧卷十六終

滇南文畧　卷十六　序　四七

滇南文畧卷十七目錄
序
明
楨弓叢訓序　張含
轉注古音畧序　張含
圜池瑣錄後序　張含
白泉先生集後序　張含
空同詩選序　張含
李何精選詩序　張含
陶情樂府序　張含
徵最序　張含
薦賢序　張含
敘才篇　張含
送楊生廬墓還序　張含
轉注古音畧後序　楊士雲
蒲見素林公生祠序　楊士雲
送邦伯劉公入覲序　楊士雲
東平振旅詩序　楊士雲
送余先生知嵩贼詩序　楊士雲
江祀篇序　楊士雲
重刊家禮四要序　楊士雲
送李廷實知都匀序　楊士雲
董氏族譜序　楊士雲
甯遠伐績詩序　楊士雲
重觀滇海序　楊士雲
聚峄泰議序　楊士雲
三臺鹿鳴序　楊士雲
送環江俞君赴華陽王府教授序　楊士雲
李元陽

巢陽初頤圖　兩先生鑒定　開泰趙世模范麓書丹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嘉穀時亮　會纂
常熟李書吉小雲評閱　蒙化張登瀛雁儕　參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羅次薛方殿次岫校訂
受業滇西周健　楊同枝

明

序

檀弓叢訓序　張含

楊子用脩居滇。敷文析理。祺昭發晦。時罔坿。含乎吾翁少司徒所錄宋璧山謝氏點勘檀弓。以似子。則曰茲錄奇矣。所病遺耳。割錦擿璧。惡乎可。乃移楷舊章罔逸。尤曰茲集舊詁。如庚成之飭穎達之明矣。弗取。澔之集說之雜矣。弗汰。澄之纂言。發揮旁通矣。故而弗廢也。乃寧稂揠莠。以爲叢訓。讀者嘆焉。謂茲訓也。裨於道與文也。大矣哉。顧甫甫嘆嘆。乃依法深類。溫溫綏綏。非形諜成光。悤悤然操縵而逆寡者也。豈諸子之偏。豈異端之蕩。豈狂夫之疏。豈藻人之麗。豈曲士之拘。豈談客之虛。茲道也。奚弗道。茲文也。奚弗文。其中如曾子之易簀也。子思之不喪出母也。季札之葬子也。說者之文與記者之辭說。聖賢之志荒矣。乃塵正之。楊子之說。於是乎有裨於道。且也不通乎文。未見其爲明乎理也。檀弓孤行之意。奚弗是。邪亦猶解在林屬齋於周禮獨取考工記也。楊子之訓。於是乎有補於文也已。予壹不知夫陋儒之盲也。曰吾志於道而已。何以文爲。則是宋人語錄。可以替六經矣。文何由而昭乎道。道何由而昭乎文哉。乃姚安太守柳濱吳君安甯二守有遷張君雄司玉峯李君讎校書墨。則謂茲弗可弗梓。乃九工圖之。工費由俸出。讎校書墨。則張應極。舍重其傳也。道而文。重而訓也。文而道。弗可弗

漢人序經如是如

轉注古音畧序　張　含

世繩。政渾但渾嗚麾嗚。靈函典閩。嗅而文字隱隱弗見。此一段原
世契。政乳治乳謦謦世圖政斤斤擊音墜又擊音牽觀鳥制文。古字音義
命龍聲音函乃泣閟乃啓。靈若若雉雉殷殷翼翼。典繁自義斬迄
脣蜩慼蒼姬閨嬴赤漢僉。氏百流叢殘九雜。靈梦體彰。初漢而深
世風荐降踵軼移馳鬱若馬而凡將。元若雄而訓纂總。贊其蘊美
條音義穴旁段形聲。洞璋隙艱。譬辭醋翰。理烟而指深。也
不溺陳恩深。致蘊哉。世細難陟易常檢不奧慼。庖趨而
俣廣逐。無瑰目無渾耳是。故政弗古。由文淺而不郁。文
弗古。由字局而弗該。詛知符形也。而義賓殊焉。體詭也。此一段傷後世遞變之弗古若也

而聲實平。焉弗踐古迹。乃觸奇而驚。弗發今覆。乃晝恆
而固是故辭怕匝隨而廢文。俗澆漓而廢政。政由文也。
文由字也。楊子譯廿。共兌古賁文。概概論世。尊鄉。渾渾
媲揚埒馬憫世習醨。則原文。喫文匿彩。則原字。病字沈
義則窮。音駿綱鴻蒐。淵探嶽企。乃制轉注古音弓。弓三
百二十倒錯經剌子音叶而翮義析而晶。可以扶微學。
函雅故曾曾小子早知服膺。則字沛。字沛則文郁。文郁
則世醨。世醨則古振。古振則有功於緝。於契於圖於頡
於嬴劉夫靈射典。廿時窪乎則彰而復閉。靈暈典覞時
兆乎則閉而弗彰。若此則楊子功不在匡緯政枋。在乎

文不在飾羽辭華。在乎字夫躬道者首路光初者震軌
楊子員文挾藻。天驥海鵬。上下趨越。字與文。與元耶後
耶肆睹楊子。文又幽與不晦。坦蔚不恣。瑰乎帝文。朴乎
皇質密經逸史必匡世奚弗。行字。行字亦有遲哉。況楊子於
今文輕輕匝匝藏於心。於今字。博博嘖嘖發乎辭。辭極
而躬顯。著著欲昭世。揭日月泝河漢。含出。顧曉曉有喙
哉。畸於今而牟於古。畸於人而牟於天。子也。所乖於世
也。舍也所合於子也。之文也。之文也。之政也。之簡也。世
與道道與世轉以轉移易之易者

典其字耶古其質耶與其文耶衍其氣耶萬松如以
為善學子雲信然

墨池瑣錄后序　張含

周官保氏六書後世區分四種一曰篆籀部居則景伯叔重析其源二曰音韻正變則休文才老發其隱三曰訓詁名物則安國景純專其門四曰點染臨摹則元常逸少善其事古學豆分而瓜剖後進童習而白紛有能兼鑒切之者吾見楊子矣蒼雅林統之緒鐘鼎鼓碑之遺聲韻響注叶之祕勒趨趨知駐之奇助夕心到日月手編其所論著盈篇餘言訂往籍之是非解書流之盤錯富哉言乎益者多矣此墨池瑣錄又其游戲論說之餘上稽鴻荒聖文龍有圖鳳羽之字中考峋嶁神迹

河海草木山石罔弗順位凝體嘽嘽驗驗訖而賁也故蛟龍麐鳳龜鼈魚百怪冷然而音雜然而形以成天地之文道在是矣夫豈耀綺絢采隱辭詭調者所得同日語也含載繹其言或如詭而暢或立曉而奧或多而有要或直而愈紆或縟密而至或壯麗而沖球瑝鳥迹之中鳥奕魚網之上與日月爭光可矣含載推古人於詩文主體調性情迄宋人主道理議論古人謂氣清濁有體不可力致宋人用力於氣虛而不實併體不振詩文之弊極矣逼作者數人力古法而懲宋弊然世復文隱故其間由巧肖形貌剝奪胎骨勦奇附同晦辭支理

白泉先生集後序　張含

嘉靖丁酉含返自京師謁崇楊公於滇臺自夏歷秋數侍公側公乃盡出平昔所撰著者含選是委於是崇陽公選稿成焉從而序之曰崇陽公詩文棠陵方子選矣含得而復選焉不多多求精也崇陽公靈哲之資豪雋之才遠大之志剛正之氣天所偏賦故於峯嶽獨縣偉氓孤環藻府既而俊拔於鄉騁於京遨於閩振於越乃茲開府於滇赫赫滋甚含繹其言剏詩緝頌合典企謨佩實銜華猋裁吐雅蓋其積渾噩之氣負嵎咈之勢象天行之文法地勢之章於是日月星辰烟雲霞霰川原

矯怪誕削弄糟粕之餘滓蒙不移之愚駭冥索之瞽亦弊也已天地自然之文固若是乎哉且凡選所編多矣固擇亦弊矣獨不觀之誰昔乎諸侯千有餘國風之所取不過十五西周之王十有二國雅之所取不過其六詩三百爲經三千其何此孔氏遴詩之法也故茲選曷敢弗嚴嚴而古法與法而傳之則蒼蠅絕羣合不患名之不並遠於後世也已而又出在滇所著者合選是委於是崇陽公滇稿成焉又從而序之曰文與詩之不振古道久矣古體質而燿文含情而潤色弗實弗脩弗咸弗發此誰昔熊熊噩噩嗚嗚雅雅之文也流蹟二漢風猶存焉流蹟六朝風漸靡矣流蹟四唐體漸薄矣流蹟於宋弊也極矣虛談理氣文鄙傷易詩槁槁靡神流蹟於今襲宋而畔古有志者鮮且窮搜六籍何字言理何字言氣然弗言理事弗理矣行弗言氣道弗氣矣夫蓋理蓄於事氣蘊於道紀實而言事與理之道盡矣崇陽公文豪世代道繼古昔少而立言於時軼倚周雅轡馭楚篇競麗卿雲比良遷董薄宋今之陋而不爲文富而雄若繁而簡詩妍而密若豪而則流蹟極於宋公則沂而不蹟固轉而馳者哉本德而立言者哉故德以將功則功懋德以將才則才廣德以將治則治隆懋焉廣焉隆焉固所以衛道而匡世哉傳曰天下無害聖無所施上下和同賢無所立遵者交夷不庭滇乃多事正高位者可施可立之秋則公重於滇者文行於滇者道紀銅柱耀龍編者時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含亦曰文武中丞百代爲法乃嘉靖壬寅鶴田先生復訂稿稿爲白泉先生集梓於滇謂含昔辱委選俾損益二序託名其間嗟夫序述乎事事因乎時時往而不可易矣爰屬二爲一以爲復君子目其序而問其時焉則昔之序今之梓皆可考而知也

標質立幹含英咀華

空同詩選序

吾師空同先生詩。梹樂府古雜律排絕句。總三千一百三十六首。其四十九首。吾友升庵楊子選焉。總得一百三十六首。其中或點或圈或批迄曰是足以傳矣。暇以示含。含曰選何嚴乎。曰弗嚴猶弗選也。子謂我嚴乎。惡弗反乎。選太白子美詩不嚴乎。夫選也者。選其精也。精而後可以爲選矣。然精之中又有精焉。子何謂我嚴。曰譬茲若言。含曷敢弗嚴。唯唯否。何以應子。於戲吾師之爲詩也。凌企騷雅。越漢魏。兼李杜而時出之。集之傳久矣。敢謂選也。獨傳乎。曰子選二集。選也傳而全也。不傳乎精而傳之中又有傳也。傳其精與傳其全也。孰愈。曰譬茲若言。含曷敢弗嚴。唯唯否。何以應子。於戲三集選矣。精之中精者也。傳之中傳者也。詩之道也。道之極也。苟學詩者能則於是。殆濟江海者之獲舟楫矣。舍舟楫而求濟者有之乎。是以詩弗可弗選也。選弗可弗嚴也。多而不選。選而不精。不精而不傳。弊也。久矣。含與楊子幼而同志於文與詩也。故三集之選亦同於求精而不隨世以務多矣。於戲選詩其嚴乎選詩其嚴乎。

非學識兼到必不能嚴於選必不能傳其精

李何精選詩序

以舌爲耳者。恆學古虐今。噫。其固哉。詩豈有古今。顧作者何如耳。吾師李空同先生。吾友大復何子。廓清詩祲。與世異趣。一時學者始羣羣馬騖。中岐岐馬疑。卒帖帖焉信且服矣。吾友升庵楊子之評曰。空同樂府幽秀古艷。有鐃歌童謠之風。其古詩緣倩綺靡。有顏謝徐庾之韻雅流之。振也。又曰廣長數萬里。上下數百年。詩得李與何其知言哉。李集吳梓何集秦梓。江陰湯右卿氏於二家猶數數焉。其於格詩猶嗜之不去口。蓋得其善者機也。屬子選而別刻之。李得五七言若干首。何得五七言若干首。何得夫務多者淆。崇修者雜。仰觀夫三百篇矣時微逸矣。弗淆淆害言。經象之齒也。犀之角也。孔之翠也。酥之醍醐也。香之旃檀也。多乎哉。不多也。右卿右卿懋置之耳矣乎。

先生又嘗選青蓮全集。惜皆未見。今李何集中亦不載此序。然其言操選貴嚴貴精。實不刊之論。今裒輯全滇詩文。不敢言選。亦愧未能也。

陶情樂府序

張含

博南山人酒所倚聲爲樂府傳詠滿滇雲而人莫知其與彼寄也予嘗贈之詩云事到東都須節義地當西晉且風流故知山人者莫如子矣昔人云喫井水處皆唱柳詞觸情匪陶也昔人云東坡詞爲曲詩稼軒詞爲曲論若博南之詞本山川詠風物託閨房喻巖廊謂之曲史可也昔人云以世眼觀無眞不俗以法眼觀無俗不眞推此意也雖與九歌並傳可也

曲史二字創而確文亦貴

一法一凜然可句法

徵最序

張含

於戲夫最之爲言也要其極而言之等而上之之謂也騰越守節齋劉公恆乃歲丁未其冢子秉仁登進士榜第乃永昌郡博長貳雲溪楊公思震几山金公湯保山少公平橋盧公國器衡千戶侯龍田張君軒徵文於罔山外史含以多節齋大夫洎進士君外史曰於戲傳曰不知其子視其父大夫吾友也吾固有以知進士君矣於戲溫泰靜穎者大夫之性之最也器度淵曠者大夫之德之最也秀勁毅敏者大夫之才之最也博棣精邃者大夫之學之最也最道得故其蓊茸萌悟典政鑑明著克詰懷諼迺緊終葵最哉最哉於戲霸聰允哲者進士君之性之最也業宇凝遠者進士君之德之最也儁永瑩粹者進士君之才之最也淹通閎蓄者進士君之學之最也最道備故其檢躬防禮剛介奮肅履則罔渝迺瞠倫越醜最哉最哉於戲國家科目惟進士途最迺進士君奉絲發軔得由是逸最哉最哉雖然由是途而最於仕者或功業凌駕乎千古文章啓範乎後世者固有人焉或身家傾覆於一朝聲名流穢於百世者亦有人焉故曰殷鑒不遠惟吾大夫洎吾進士君鑒哉鑒哉則明德復哉威功著哉世祚延哉百福周哉駿譽康哉迺

最哉最哉保厥終罔光初哉則最道得矣備矣於戲古稱談遷接武彪固踵迹駸實並美此則又大夫洎進士君家世文學之傳庶幾乎司馬班崔三氏之良可以同日而語者矣最哉最哉雖然要其極而言之等而上之則含也迺復有言焉祿無常荷荷於仁福無常享享於敬仁且敬焉此又要其極而言之等而上之最之至也古所謂贈言規德之道端有在於是者以君子亦有樂聞乎此乎

文奇意正紆餘委備不徒作者可以傳矣升庵原許

美不忘規想見古君子之交道焉

薦賢序

蜀東岸李子之符守楚雄也以儒飾吏暮月化成乃遬撫白泉汪公察其賢而薦乎朝東岸子之賢昭矣白泉公之明著矣於是郡屬南安王牧輔乃顓息不遠千里過禺山外史曰嚴君命不肖子鍛狀聞外史辭備惟外史術辭以贈吾郡守王公辭質惟外史諒外史曰吁東岸子固含友也其性靈折其度温雅其猷淵弘其履剛栗其貌莊肅其文蔚炳且力於行道勇於行仁含固知東岸子之爲人於宿昔矣於戲孔子曰三年有成乃東岸小春月化成不遠乎雖然吾知之矣今世不聞行孔子之道久矣乎無人焉苟能行其道則易治何必三年王牧之辭曰吾太守公守是邦也貞事肅度慎剛嚴脊率衆表屬屹屹以古道治今民乃郡脇昔也民困今也民輯昔也訟劇今也訟減乃當路於上者賢同則墝守異則毀毀墝沓然公裕如也恆其心於政而翛如也以般外史曰吁有是哉有是哉此固古昔東吏之治郡之道極焉者耳則暮月化成豈求速者哉設教神化之功不求速而速者也含嘗嘆今之吏不

奉法貨賂爲市苛刻爲明侵牟黔首是故士磽瘠無所農桑繫畜民慆庶怨良伏頑驕士陋風靡有難言者焉傳曰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先王居之以儉約俾不至於生患東岸子喻於是是故治楚一以儉約擾民俾不生患於戲楚壤埆瘠氓萌困此繁艱之郡也賴比得賢守治焉乃今東岸子卒以儉約擾之則茲矣隆哉又哉今之世也得見乎古之政也含嘗歎炎劉多循吏其崎國匡世卒焉顯著赫赫者固儒列也乃若東郡之願復得耿君則世祖且駭其爲軍吏焉嗟乎以軍吏治郡而能見思若此其循良之風之所激與乃今之守也則世

之儒矣於純何如焉是何古今邈若是之懸也含竊歎吾永昌裁鎮設郡久獨木山子以儉約擾民而民有復得之思接守而能致木山子之思者鮮矣東岸子行其以巡撫公之薦若黃霸之徵龔遂之召立朝樹勳以治郡者治天下俾名著當時譽垂無窮則巡撫公爲國薦賢之道庶而士類屬傳詠歌頌贊之風勃矣其楚人蒙嘉澍受遐福願留而復得見思於永久者又奚止東郡之於耿君也若爲楚大貢名而播德紀風而昭蹟則固外史者之事含曷敢當

抚定能行孔子之道則易治作主俯仰唱歎無限低徊

敘才篇

永昌郡博楊子者楚中高俊也其事事於學官而輩聲流譽負重望於一時蓋已三越期月矣迺外史張子舍龍蟠與世相左發願啟門謝賓客迺楊子數過門張子不謝楊子迺就之叩窮皇胥赫大氏奧業探討藝苑文囿中遂章洽如也於是楊子數過張子張子數出見楊子迺巡按御史抑隅劉公察楊子才迺燁燁於板命以美其政此亦誰昔勵世表賢激風振才之道也楊子性資靈穎而勵器度宏卓而淵是故其立身也則於淹中可以跂其禮於揮翰也則於江左得以論其詩其崇教

也則於文翁庶乎埒其操其持厥也則於胡威亦可繼其清負茲儁暢之才專理文學之政殆持太阿而烹小鮮飛夜光而彈伏翼馳玉騏而驂坦途灼金龜而測微兆則於政也何有何有於戲郡設學官以養育人才百餘年而官於官者操履學術咸鮮克備必昉於楊子迺罔弗備是故今之旨也士風始勃勃而振士氣始鏘鏘而充凡士之美質而嗜學者皆知精乎義理之學匪汲於科舉條例之文也於是知楊子之賢於人也遠矣賢於人也遠矣於戲蛟龍必騰於天淵鸞鳳必翔於雲衢則楊子將來要銀艾襲龜紫以成光明俊偉之事業

固不基於是乎。永昌照府子徐子、保山明府子孫子少
府子盧子子宇文子、永昌趙萬戶甫郡邑司教子金子、
子蔣子衛參事子趙子、咸訪張子於蝸廬徵辭以昭楊
子於歲。徵楊子操履學術備曷動諸子。徵諸子知張子
於楊子數過門必數出見焉曷訪廬以徵辭闡才以昭
事也於是乎益知楊子之賢於人遠矣。賢於人遠矣。
排鼻則昌黎精藻則抱朴

送楊生廬墓還序

楊生世春者少孤母段育之。嘉靖二年十月母死。廬諸
墓三載。歸襄家君逸翁封秋官尚書郎每日吾受天子
寵命罔所報稱俗尚頑殄。盡淬礪以勖諸人。適見楊生
喜命表敘將往賀焉。郡士夫亦咸屬表。表按易曰。苦節
不可貞。廬墓非禮也。原其心而已。人心靡同嚮往殊絕。
致力於所易者恆寡焉。顧屑有難乎為之自慰感之也。
輕廬墓匪可議矣。況空山落葉風雨瀟瀟鳥聊鬼燐怖
迥前後罔迮嘖莫之往也。廬墓豈易哉。楊生未嘗學問。
知母不知死生知侍母不知其他慷慨從容倏爾完久

美質近仁者與。聞楊生廬墓夜執於盜。泣乞死墓傍盜
嘆釋而去。諸戚論使還。拒弗納。謁饋者日繼。人感於孝
矣。豈易哉。豈易哉。推是以往。聖賢地。詩曰。庶幾夙夜。以
永終譽。楊生勉之。遂白郡侯周公劉公、郡博聶公、段公、
偕賀。因以勖諸人。皆謂之楊孝子云。

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

轉注古音畧後序。

周保氏六書曰轉注者文字之變通也非轉文也轉聲注義變而通之自然之音也漢許氏以考老爲轉注轉文類也匪通也宋王氏以長爲長長行爲行行爲轉至轉聲類夥通也吳氏以諸韻相通轉聲相叶一字數音音函一義援古作證二千五百字奇轉注之極通之極也元楊氏以並累眾文互轉成注於文而弗於聲常也匪變通也夫六書相通轉注通音也音載諸經祖宗也子史而下咸子孫也知音可通經也升菴楊氏博學好古洞貫微奧正許之拘從王之正補吳之闕而昭保氏亭毒君梓之傳也

之教斯轉注古音畧所以作也方諸韻補去取彌精數亦殺馬才老斯道不墜之幸慰矣乎宜並傳也貳郡可

直截了當如漢人注經愈光序以古奧勝此序以簡質勝

莆見素林公生祠集序

生祠何昉乎周公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王命享周公亦曰明禋休享斯後世生祠之禮之意乎而奉於民尤難也非有所私感愛焉已爾非有所求遺愛焉已爾弘治初莆見素林公以滇副使巡金滄於時夷寇猖獗盤據於賓川首暴於趙四境震驚公迺疏城趙以遏寇衝州寘卅而衛之以治其地夷用屏息民用安堵趙尤賴之咸胥慶以生公去胥念罔釋以事神者祠公表祀公也效禋享也永愛於不忘也越正德庚辰巡察陳君原習至日是人心弗容已者祀弗可弗稱乃碑越嘉靖丙

戌守郡葛君志貞至曰某何敢拂民之好祠弗可弗葺又碑爰裒先今祠祀及公在趙所詠爲集以傳且睠士雲曰子茲產受賜如趙盍序諸士雲則起對曰昔晦翁以范文正爲宋朝人物第一公在皇明猶文正之在宋也遊公盞歲立朝諫憲宗請誅左道風節挺挺與爲校理司諫皆同治南中諸所興建迄今賴之與守邠延者同晉用於孝宗武宗之朝撫江蜀於珍寇亂與總西帥者同晚起於今上龍飛之日掌邦禁詰姦刑亂崇論弘議有裨新治與參大政者又同茲趙之祠與邠慶之祠同矣祠之詩文與富穆諸賢亦同異時廟享之配與

之封如周祀功宗享明禋者又將無不同斯則有國史以傳若是集尤可爲遐上之對云。覽者當不有感於斯水淨沙明文成法立制勝處全在氣韻

楊士雲

送邦伯劉公入覲序

予讀漢章帝詔至勑二千石尚寬明戒矯飾末嘗不嘆曰長者哉帝之卓見也夫矯飾者豈非所謂苛爲察刻爲明輕爲德重爲威者乎寬明者豈非所謂安靜不煩悁悁悶悶無華者乎夫苛爲察刻爲明輕爲德重爲威者非六條所察刻暴煩擾者乎匪直元和有之元封以前亦有之矣安靜不煩者非宣帝所稱賢人君子者乎匪直元和難得神爵五鳳之閒亦未易得也夫刻暴煩擾者非若熹小鮮擾之則亂者乎民斯疾也怨咎弗同矣賢人君子者非方而不訓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

耀者乎民所安也懷咎弗同矣二者奚翅元元之休戚雖陰陽和盤國脈理亂恆必由之漢世英主惓惓於是有以哉皇明稽古爲治尤重牧守考課之典視元封之制加詳也褒嘉之典視神爵五鳳之制不殊也然而更治之削猶元和也惇惇者寡猶元和也聖明更化德意屢頒綜核新嘗極嚴且備潁川黃霸之治宜有聞矣吾大理喜得劉公政率自中殆誠而能動者其尚寬明者耶賢人君子者耶肆當入覲天子宜不待以宣帝之待黃霸者耶將治理如潁川褒嘉如潁川邦人蒙福寧有既耶悃俾循良專美有漢於公之茲

東平振旅詩序

楊士雲

嘉靖丁亥冬十一月孛甸告變。安氏之遺孽也。戊子春正月。武定繼變。鳳氏之餘孽也。二賊密邇於滇。胥煽以動。覆城邑。戕吏毗。東偪石城。南偪威楚。遂合圍省下。要求劫脅。勢甚熾。守城撤諸酋兵戰守。以俟上命。噫。棘矣。維時青城周公。以副使飭戎於楪榆。邏武勇。昭法令。懸賞格。厲兵秣馬。馳至威楚。逆擊賊回蹬之麓。卻之慮其潛出間道襲我。要會復馳至弄棟。據諸險隘。先扼之。命下。諸諸守臣。尅期盪定。乃馳至滇陽。共圖方畧。公當分攻武定。與諸道互為掎角。遂深入而肆伐之。俘百人。馘二百四十人。招懷七百人。諸道所獲未算焉。無何元兇授首。而夅甸之賊亦就擒矣。於戲。戮鯨鯢為京觀。馴龍蛇為赤子。紓九重南顧之憂。戡黔中未有之賊。公克成厥功者也。茲振旅而旋。鄉薦紳播之聲詩。附勸以九歌之義。俾予序之。君子曰。惟用兵德也。伐叛刑也。刑行則威柔服德也。德刑政事典禮不可易也。政成則親和眾事也。事時則利軍行有制典也。典從則嚴賞共刑否禮也。禮順則勸公皆有焉。斯功之光定乎可歌也已。行柄天下之兵可覩也已。然則是詩也。江漢采芑之前驅乎。可作也已。

送青巖余先生知嵫峨詩序

楊士雲

國家重師儒之職簡用特異甲科遺才也苟有聲焉得入臺中暨入臺中暨守貳令長為郡邑又有聲焉亦得入臺中暨諸省寺與甲科之流相頡頏也周官曰以賢得民記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也師而克任罔弗克任奚翅郡邑雖方岳可也奚翅臺省雖公輔之望亦可也昔在先正若胡願庵魏文晉年恭定垂聲震烈皆其人也今天子特下綸音申令典顯拔儒碩以實在位青巖余先生掌教大理再期耳模則模範則範遊臺旌之撫臺旌之總制太司馬伍公旌之遂擢知嵫峨將有進於嵫峨者也青巖蚤得鄉薦以乙榜署教松滋歷安陸公安積有聲效甲科之遺才也宜進與甲科之流相頡頏也能為師宜能為長能為君也今夫師之職以教舉道尊焉爾而惟陋之安鮮克勵焉斯晝已令之職以政舉德隆焉爾而惟詘之集鮮克勵焉斯晝已勵則修修則聞聞則揚揚則進進則如鴻之漸也誰能禦之青巖雅志也式副國家簡用之意哉諸君子詩詩之贈皆吾鼎也予何能序之乘韋先也

短兵相接勢極廉悍卻有無數埋伏照應在內

江祀編序　楊士雲

江祀編南瀆獻官太史掲也太史祀南瀆者今天子龍飛楚甸光紹丕圖分遣近臣徧於羣望者也祀四瀆者嶽瀆配天地紀綱天下明神之祀國之大事也作江祀者太史欽承休命職當載筆宜頌鴻烈覩永久也廣哉淵乎幽明感通影響也休咎徵驗象類也黍稷馨香明德也玉帛精潔無苛慝也祀史薦信忠信也此頌之義也與序在位肆懿德懷柔及於河嶽一也至其往來在道形之永言亦風雅之遺音也蓋求友生懷兄弟誦山甫感時曠古兼之矣太史同官咸論之有以哉編總曰

重刊家禮四要序　楊士雲

儀禮首冠昏經喪祭人道始終備矣節文度數詳矣而世降日滋廢且久矣於戲此文中子所重歎乎宋晦庵文公本儀禮采諸家禮作家禮一書酌古準今簡易可行我文皇帝頒學宮其望於天下後世篤矣瓊山文莊公槩括家禮爲儀節尤簡易也今鶴田蔣公又省儀節爲四要彌簡易也期俾人人可行已矣公守廣平嘗以是書畀諸生力振頹風復之古道茲膺簡命貳滇憲詰邊戒行部大理亦以是書授諸生移風畿輔者以風迺王急於教訓正俗者與降典折刑者與吾令侯汝言請重梓用廣厥傳公可之郡守富川劉君亟謂令曰監司倡吾與若爲古之師帥也慎諸梓成汝言屬士雲序因讀而嘆曰要哉夫季氏之祭至繼以燭溫公之儀人所憚行非煩乎難乎效古之意不泥古之文晦庵定論也而畧浮文敦本實竊附孔子從先進遺意晦庵作書之本指也公兼得之哉夫要衆體所會者也易易知也簡易從也而禮之恭遜仁之忠慤義之時宜知之密察罔不咸已雖儀禮亦可槩也學者最諸若夫天下固生民之坊上神聖神之化公之序悉矣學者繹諸

入手數行已探驪得珠以下但逐段咏嘆而義自見

送李君廷實知都匀序　楊士雲

都匀介甌貴開壤僻而險舊置衛兼領　長官司稔於弗靖弘治中迄用大兵戡定之廼並設府專統理蓋衛主鎮府主牧鎮主威牧主化鎮以威而或戾不若牧以化而可馴也顧所統吏咸土授民咸錯種號最難理爲守者尤難於他守焉銓部必愼簡其人以充李君廷實以右軍都督幕府擢守茲郡或者難之予知君之優爲無難也天下至難馭者軍軍政尙嚴嚴近刻刻則衆有弗輯之患君叅幕府獨操之以簡簡非不事事之謂也宏裕博大以爲容御衆之體也軍政尙密密近煩煩則下有多擾之患君叅幕府獨操之以寬寬非縱弛之謂也宏簡繁舉要以爲務臨下之體也執此以往何難於守亦何難於都匀哉史臣贊循吏曰政畏急張戒弗寬也又曰理善烹鮮貴崇簡也寬有保字之仁而感乎之道著簡有清靜之義而寓壹之化成脫肆威用智嵐黃霸笑卓茂雖中土齊民弗利也矧險僻難理者乎昔衞颯守桂陽邦俗從化任延守九眞徼外慕義皆善用寬簡移變邊俗者政迹章章有輝汗簡人心豈獨化於古而難於今哉然頒當辟太司徒鄧禹府延嘗爲大司馬屬贊畫大猷夙弘補益故所至有聲君先後兩叅督府世

勤宿將諳新甯郭武定韋咸倚重之其爲衞任二子奚難哉行見都匀爲桂陽九眞之化矣軍且行五軍蕞僚合餞之以予在鄉曲知君爲悉屬序於予予因道君之所以優爲者爲都匀慶也

意極深刻筆極清峻氣極樸茂局極宏厲非西京不能有此

董氏族譜序

楊士雲

董氏族譜。譜董氏之族也。董氏之先可知者始祖蒙氏布燮成。入朝於唐考諸史咸通閒也。成以下世次不可知。至段氏布燮生生布燮誠誠生布燮昇昇生布燮慶海。鄧川同知寶慶生鶴慶知事旻嵩沙羅長官賜寶生救長泰宣慰學錄儁佑則歷宋而元也。旻生太和總旗惠。以下救生恭以下則入我皇明矣。夫世遠族繁匪徵弗信。譜之作難哉。作譜者表溪巡檢仁鶴慶六世孫也。慨譜無存。而寺碑表誌狀之尚存也。爰遵譜例首圖系次。履歷次文獻。可知者謹書之。不可知者闕焉。譜成將

寗邊茂績詩序

楊士雲

國家邊徼重地。必簡命兵備臣涖之。準古兵刑合一之制。蓋重任哉。頃議兵備兵民並寄。卓異者必超格補用。尤重厥任焉。皇上大紹大統。登進英賢。時川姜公既復儀部郎。遂涉吾滇兵備副使。簡厥克任重也。所涖即六詔之地。化久未覃。草竊時起。甚而潛養亂階。識者有隱憂焉。公至奮為。已任曰。平民罔不寇賊。乃始亂。乃胥漸在古則然。今豈異乎。聖人乃命降典命平土命播種。命制於刑之中。在古則然。今天子命我亦豈異乎。於是宣德意。條方略。動中肯綮。又以賞罰鼓舞之。一掃近時玩

愒之弊。踰時小革面。大革心。四境蕭清。頌聲流聞矣。公何以得此哉。蓋公策馭酋豪。必折跋扈。必殄魁黨。邊始亂也。夾懷諸類。必鐫戒石。必嚴方察。閔胥漸也。山社有學。必須製訓。必給經書。敷敏典也。疆域有守。必險走集。必嚴候斥。奠居土也。樹畜有業。必予牛種。必墾汙萊。必通貨市。厚農生也。于紀有法。必矜眚過。必刑怙終。敘祇德也。而治內也。尤恤民隱。慎舜憲。敦風教。禁涯慝。以為慰撫。觀示之方。不遺餘力於戲。此明天子之命古聖哲之法。惟公式克欽承。而備舉咸宜矣。夫邊始亂則厭弗滋。閔胥漸則寮可理。數敏典則化。奠士居則

安厚農生則足教祇德則中內治脩則外益甯非公明以照之威以震之才以運之德以本之烏能一弛張操縱閒而通安遠甯之若是即是可徵公之卓異矣刑可措兵可銷克副茲重任矣茲奏最有日鄉大夫士樂公政之有成慶遐土之有遺且非可以久公也標事列圖彙爲聲詩以歌之屬予序之昔卻缺有言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乂坤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德莫可歌其誰來之今公之德孰非可歌者乎欲人弗歌得乎其預有勸之道乎雖然此公之德在一方歌於一時者耳行將簡在大廷超格柄用以總

憲度振兵機望愈隆任愈重移一方之甯以救天下德之可歌愈大且久書之史策被之管弦與天下後世共之今日之歌奚足以盡公哉

先生落筆總不作兩漢以後文字宜其沉浸穠郁乃爾

重觀滇海序

楊士雲

本朝聲教四訖稽古作程內簡臺史外列臬司觀風於天下一人大觀在上四方觀化於下非省方觀民何以設教嘉靖乙丑聚掌毛先生以臺史觀滇維時中官肆虐罔遏巨室封利罔幅戎心叵測罔馭曰茲惟亂本不可長亟疏論狀咸得請大閹罷鎮羣醜熱服迄於今賴之報命中傷左官壬寅以命臬再至再巡洱海攝詰戎兵維時獘貶久逸難變陵德做化難閑草竊潛作難弭甚而金沙可達難於謀始曰茲亦惟亂本毋狃乃教民事毖民淫嚴斥蜮議請疏江圖永久餘風用殄畢棄咎

亦罔不咸賴升庵太史題重觀滇海張之鄉大夫士歌之進于序之於乎觀之時義大矣觀之初六童觀罔鑒趣順謂之童觀斯昧六二闚觀寡鑒從順謂之闚觀斯狹六三觀我生自審行可謂之生觀斯察六四觀國之光明習國儀謂之光觀斯有融先生德兼三四應上近五故茲觀風上神大觀下神觀化隼可射狐可獲戎可戒孚可革寇可禦大川可涉觀民設教明哉熙哉滇職永利休哉可歌已予聞在昔介軒王公有辭罔俾二公專美西南又可歌已其諸觀陝與天下者咸若是獨滇乎哉庸附羣言之首

抱定觀卦作主前敉雨次巡滇標舉罷閹鎮服羣醜化夷弭亂望揆疏江等事已伏後射隼獲孤戒戎涉川種種矣末只一點自醒文亦甚古可云奇而法按滇志名宦毛鳳韶字瑞成湖廣麻城人由進士起官御史嘉靖間按滇時閹鎮爲害滇人苦之韶至抗疏斥罷後復以僉事分巡金沿道尤多惠政云

聚峰奏議序

楊士雲

監察御史聚峰先生己丑按滇壬辰按陝氣多奏議輯其要者書爲二帙夫滇西南服陝西北服繫天下要害鈞也自昔徼狥兆夥非增邊守私壞法乎非侵權利放越軼乎非開邊情滋寇衅乎非歷邊運繁耗國乎在諸藩亦有然者置於不問稔矣要有大於斯乎先生毅爲已責迺建議革之抑之處之通之不遺餘力五壞十蠹五策四夥三等三利之列皆本仁義盡事情準古驗今請於朝覆於部下於制府行臺董振興釐一如俞旨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有合德也夫古今奏議陸宣公

爲稱首樽德輿敉於永貞蘇軾評於元祐薄瞻註於紹熙咸惜其弗遇當時冀其獲遇後世云爾先生遭逢聖明經濟之才畧見展布中興美業與有補焉鴻翼方漸遇矣嗣有條賈董之言紀貞觀之政金石不朽汗簡有光無窮之聞亦遇也詩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有令名也夫疏河議附茲僉滇慮請嘗嚐亦偉矣

前半力爭上流有扼吭搤臂之勢後半風水相遭自然成文

三燕鹿鳴序

楊士雲

鹿鳴燕者國家賓興賢能之盛典也三載一舉天下同期御史以按臨巡歷臨試事滇爲都御史以撫臺首脩文告燕馬諸有事於試者燕馬登諸鄉書播諸天下後世者也嘉靖癸卯白崖劉公撫滇適其期馬上遡弘治己酉厥考石坡翁按滇適其期馬又上遡弟五泉公按滇適其期馬父子兄弟三燕鹿鳴天下古今鮮儷者與自昔父子舉士若楊氏於陵嗣復有矣兄弟未也兄弟判臺若李氏峴峘有矣父子未也三世益州若周氏訪撫泊楚有矣前制一道未也劉氏非天下古今鮮有原有委經溝洫深知教職之非卑官也

送環江俞君赴華陽王府教授序

李元陽

威楚俞君奉命自太和教諭遷華陰王府教授其寮友趙上君率諸生數十人請曰環江之在太和其士夫所取人皆以可寄民祉望之今遷秩乃爾在環江固不見其幾微而衆望不無缺然願請一言以慰之余曰古者設五經博士以教授其責至重非其人不選也蓋以經術行誼詔諸生非身有之則弗勝其任矣然在一郡雖名教授其所導率者民開之俊秀耳若夫藩王之教授尤有重焉其所課試者皆王室之適子庶子藩屏之休戚係焉朝初皆命國史編修充補其職自後公族蕃庶封土日衆國史英賢不足布列始於庠校師儒中選其考最及爲外臺所獎督學所稱者第其資望次王之禮重不可得矣是知官本不輕顧人自處何如耳環江之在太和端慎自命既有爲師之基矣若夫爲國師之法在環江一講求之閒而已予閒之冶師之將爲官而用之亦不可謂不重矣厥後自視太輕苟升合之祿以求榮於王門其於式穀爾子蔑焉弗聞如此而欲望爲湛盧也必察鐵之銛鈍而施陶鎔焉梓人之將爲宮室也必視材之大小而加斤鋸焉故爲師之法各因其材之清濁學之淺深遇者抑之不及者引之高而不使

送環江俞君赴華陽王府教授序

李元陽

威楚俞君奉命自太和教諭遷華陰王府教授其寮友趙上君率諸生數十人請曰環江之在太和其士夫所取人皆以可寄民祉望之今遷秩乃爾在環江固不見其幾微而衆望不無缺然願請一言以慰之余曰古者設五經博士以教授其責至重非其人不選也蓋以經術行誼詔諸生非身有之則弗勝其任矣然在一郡雖名教授其所導率者民開之俊秀耳若夫藩王之教授尤有重焉其所課試者皆王室之適子庶子藩屏之休戚係焉朝初皆命國史編修充補其職自後公族蕃庶封土日衆國史英賢不足布列始於庠校師儒中選其考最及爲外臺所獎督學所稱者第其資望次

凌獵卑而不使自畫嚴而不至峻經寬而不使狎侮皆師之法也君子之立志不獲高位以行其政令幸而得施一邑教一國亦不翅足矣何也政令能禁人之非而施教使人自不忍爲非其神益人國國有出於民祉之上者矣豈細故已哉瑣江其往矣遂次第其語以爲贈由教諭遷王府教授立論之次第人皆能之至後幅政令施教數語眞可謂戛戛獨造矣然其說亦祇上空談也

滇南文畧卷十七終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120
作者=
页数=771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